幸存者

赵形 著

俞前同志
审正

赵形

2012.5.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 / 赵形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9-5180-5

Ⅰ. ①幸… Ⅱ. ①赵…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1860 号

书　　名	幸存者
著　　者	赵　形
责任编辑	刘　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80-5
定　　价	4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3
第四章/// 022
第五章/// 034
第六章/// 045
第七章/// 054
第八章/// 063
第九章/// 069
第十章/// 078
第十一章/// 087
第十二章/// 098
第十三章/// 106
第十四章/// 112
第十五章/// 121
第十六章/// 132
第十七章/// 141
第十八章/// 151
第十九章/// 157
第二十章/// 166
第二十一章/// 175
第二十二章/// 186
第二十三章/// 194
第二十四章/// 202
第二十五章/// 211
第二十六章/// 223
第二十七章/// 233
第二十八章/// 245
第二十九章/// 253
第三十章/// 262
第三十一章/// 276
第三十二章/// 283
第三十三章/// 290



第三十四章/// 300

第三十五章/// 310

第三十六章/// 319

第三十七章/// 326

第三十八章/// 339

第三十九章/// 347

第四十章/// 358

第四十一章/// 366

第四十二章/// 375

第四十三章/// 381

第四十四章/// 388

第四十五章/// 395

第四十六章/// 405

第四十七章/// 412

第四十八章/// 417

第四十九章/// 421

第五十章/// 426

后　记/// 434

前言

我半个世纪的金陵生活，一闪间进入了古来稀岁数退休回到吴江。我的三位忘年交更属寿星级人物了，他们的人生历练极富传奇色彩，是具有大格局、大境界的人，进入新世纪才绚烂归于平静。

第一个结识的是蔡青年。他回金陵兵工厂任党委书记时已是正师级，住后花园一号，有个小院子，院内不种花偏种草。比我早进厂的老兵工都知道，他是贵州人，1932年就去了东北长白山，参加了杨靖宇领导下的抗联部队，是个修枪、造枪、打枪的高手，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他种在院内的草皮非同寻常，取自当年杨靖宇牺牲地流淌有英雄热血的小南山。他悉心养护着它，如今已长成一片绿油油的草坪，叶枯根不死，逢春又发青，他就像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在一个无言而奇幻的寓言世界里一般。

他第二第三个的同族兄弟，刚从缅甸和泰国归来，都曾是中国远征军人，入缅抗日过。怎么同族不同姓？我不便多问。马中国小住一阵就回缅甸了，鲁汉人却留了下来，并由蔡青年通过高邮县六安人民公社书记孙中伟安排进了公社卫生院中医科。他为什么不就近在南京城里给鲁汉人找个对口的工作呢？这我又不便多问。

疑问终于在"文革"中初露端倪：蔡鲁马同族三兄弟是改了姓的三百年前平西王吴三桂的第十一代后裔。高邮是吴三桂的血地，那里的马棚湾有吴氏宗族的祠堂屋及平西王的遗物呢。

我真正了解鲁汉人和马中国这两位中国远征军的幸存者，是在看到了鲁汉人自撰的回忆录《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之后。

1942年春，以滇军为家底的十万大军随杜聿明第一次入缅抗日，在军事指挥失误之下被迫退入中印缅三国交界的千里绝地野人山，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尸横遍野，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大悲剧。杜聿明自叹："丧师辱国，罪无可恕。"他拜托部下在走出野人山的那一天，定要为在异域罹难的官兵举行公祭，缅怀壮士们。

根据鲁汉人的回忆录记载，他们这一支队伍曾在野人山两次奇遇古猿的后裔——现代高级猿（俗称野人），奇遇了千年巨蟒。尤为惊心动魄的是鲁汉人自己被野人所掳，当了八年俘虏，1950年春才从野人山逃出，摆脱了半人半兽的生活，之后他流落到缅北红宝石矿区行医为生，再后来到了仰光唐人街……

想当年被困野人山，苦于难觅那能引领罹难战友军魂归国的图腾物，最终在仰光大学老教授的开智下得知传说中的蟒珠（俗称夜明珠）能作通灵的图腾物，可由

高僧诵经执幡寓托此灵物将中国远征军亡灵引领出野人山……

1962年，鲁汉人和马中国在异国相遇，又借国民党残军中将段希文之力组成一支探险队两进野人山，采得蟒珠和野人头骨……1964年春，兄弟俩毅然结伴秘密回国投奔蔡青年……

从个人小历史讲，同族三兄弟都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从中国大历史讲，他们跟抗日时期东北抗联英雄史诗和远征军野人山悲壮历史联结在了一起。蔡青年一生续写着长白山草皮无言的寓言，坚守着崇高的精神家园；鲁汉人和马中国续写着野人山蟒珠和野人头骨无言的寓言；他们都成为了金陵护灵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下，1986年，贵州马家寨和江苏马棚湾两地吴三桂两支后裔重聚于金陵城下，为了尽早让罹难于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战友亡灵借助图腾物与祖国同胞见面，由鲁汉人出资，选定千年前南唐李后主和韩熙载吟诗作词的圣洁地——溧水县无想山下的无想寺，营造大佛殿，铸造含金青铜无想大佛，那两颗蟒珠用作大佛双眸，立碑缅怀"死为中国魂"的野人山罹难者，定每年公历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雪耻日。此举染奇幻主义色彩！

蔡青年跨越党派之界鼎力相助尤为珍贵。长白山野草无言，野人山蟒珠无言，野人头骨无言，然而，中国大地能听懂野草的倾诉，祖国母亲能听懂儿女们灵魂的呼喊，人类能听懂祖先古猿后裔的啼鸣，无想、无言的万物象征着爱，祖国博大的胸襟能包容一切。

难忘长白山！民族英雄捐躯的地方。

难忘野人山！军事悲剧发生的地方。

难忘无想山！金陵人民守灵的地方。

赵　形

2008年初春于松陵

第一章



原属滇军野战医院的军医鲁汉人和师参谋马中国，他们刚刚编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序列就随同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一起行动了。

长长的队伍正穿越滇西缅北崇山峻岭中的滇缅公路，全部美式配备的正规之师不是行军在前进的路上，相反，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日作战的失败，杜长官走在一条生死难卜的路上，十万大军在异域流动，铁流成了草原上缓缓移步的羊群，打狼人成了牧羊人，中国军魂系于一身，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连战马都骑不动，躺在了担架上指挥撤退。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并不是软柿子，也曾与日寇打过几仗并取得了胜利，那又为什么兵败而逃在滇缅路上如此的狼狈呢？数十年后，杜聿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于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 1941 年 6 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先入缅布防。始终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当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对英宣战后，我第五军、第六军即行动员入缅作战。而英方表示‘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英国驻缅总司令胡敦拒绝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它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日寇决战。”

除了以上杜聿明的回忆文字，随队军医鲁汉人和师参谋马中国的回忆更具体：

“第二〇〇师在同古与日寇激战 12 天，有计划主动撤退。英军第一师及装甲

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我新编三十八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又星夜用汽车运到英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驻地，发现日寇仅有一个大队，而英缅军共有七千多人，辎重车辆百余，竟然束手无策。经我军猛烈攻击，至午时即将日寇击退，被围英军全部解围。紧接着史迪威和罗卓英通报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日寇三千人，令第二〇〇师开赴乔克巴当向敌攻击。但当时根据司令部摩托化骑兵搜集的情报，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日寇这时却向棠吉、罗姆前进。棠吉是我国畹町的门户，必须保全棠吉。但由于二〇〇师徒劳往返，已延误时日，将士疲于奔命，战局已陷于危殆，棠吉被日寇占领。我军奋勇克复棠吉，花了不小代价，却又因准备曼德勒大会战，又将棠吉放弃了。1942年4月23日，日寇重占棠吉，大胆向腊戍、梅苗前进，至29日，腊戍陷落敌手。我军奉蒋介石令向密支那转进，正决策间，又收到敌人5月8日占密支那的广播，并已向惠通桥急进，与我先头部队接触。5月9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我军击回东岸。10日，日寇占领滇西重镇腾冲。日寇56师团席卷了我军整个后方。”

至此，中国远征军从最便捷的惠通桥回国之路被断绝。十万大军被阻于惠通桥西岸，隔着怒江看守在桥东的中国驻军向桥西被日寇侵占的松山阵地炮击，日寇从桥西岸向东岸的我军阵地炮击。敌我隔怒江对峙着。十万中国远征军只能兵分三路撤回国内：

东路军向景东方向撤退；

中路军是司令部和第五军军部在一起，人数众多，因此又分成三股，一股经孟洪、孟关、葡萄、高黎贡山返国，一股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一股是第五军直属部队，由曼德勒西北转打洛到新平洋，过野人山，入印度利多后返国；

西路军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

好心的杜司令长官怀有异途同归的意图。只要大方向对头，不成形的千军万马总能九九归一进国门。不料丢车上山的决心下得太晚，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死伤过半。唯一一支未曾与司令部同行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他主张按史迪威的命令向西退入印度，由温佐折向西北，进入印度边境的山林地区，5月22日就到达印度东北边境的普拉村，死伤最轻，损失最小。

缅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经济情况分成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重镇曼勒（即瓦城）；以南为下缅甸，重镇仰光。国土大部分为红土壤。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汤彭山脉；下缅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连者为登劳山脉。全境有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萨尔温江，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中国滇西公路相衔接。

上缅甸的胡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那里都是原始森林，一千多平方公里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不见天空，中国人历来把它叫做野人山。盆地与山岳间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旱季到来，闷热异常，大风横吹，猛兽出入。因之有“地球绝地”之称，听了就灼痛灵魂。

中缅交界地带的气候，也分雨旱两季，自五月下旬起至十月间为雨季，阴雨连

绵，潮湿极重，蚂蝗、蚊虫很多，瘴气特重。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五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野人山的东部边缘地带与中国和印度接壤，但从未有人敢于穿过野人山进入中国或印度，哪怕是世界上第一流大探险家。同理，中国和印度敢于深入野人山去缅甸的人也未见有过报道。仅有野人出山晒太阳，巨蟒出游遇猎人的种种传说。人类有过筑公路越过边缘互通的工程计划，至今还是纸上谈兵，似乎未经野人山的领主野人的批复而不敢动工。

六月天，上缅甸雨水特别大，整天价倾盆大雨，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此刻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步，也无法架桥摆渡，工兵扎制木筏，被洪水冲走。从曼德勒到密支那的这段公路上，挤满了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各类战车、坦克，挤满了溃退下来的中国官兵和最后一批英缅军，还有几十万逃离缅甸的印度人和华侨。人挤车拥，人叫马嘶，混乱不堪，还夹杂着抢钱劫财的歹徒，被害人苦怜的哭喊声，更有敌特施放的烟幕弹，跟踪远征军的行军路线……

鲁汉人和马中国成了杜聿明的临时保健医生和卫士。特务营出身的马中国对鲁汉人说：注意观察，有可能日本特务制造混乱，刺探我军情报，搅乱军心，隐藏着危险呢！鲁汉人点头：必须加强对司令长官的警卫啊……

可是，比这更严重的事态发生了，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已得悉：密支那被日寇占领，龙陵失守，敌人前哨已占据惠通桥西岸的战略要地松山，桥东的中国军队奉命将东岸的桥塔炸毁了，以阻敌前行占领保山。

后路被阻，回不去啦！……

同一句话，像幽灵一样笼罩在十万中国远征军、十万英缅军的心头，比瘟疫的传布还快，加重了心理压力。敌人又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投弹，死伤了一批军民。英军和难民快速离开密瓦公路拐向印度方向。那里有几条崎岖的小径能通行，但带着辎重的大部队是通不过的。

第五军直属部队在曼德勒西南小镇皎施参加了一次盟军中、英、美三方指挥官紧急军事联席会议，面对在缅甸全线崩溃的战局，研究加速安全撤退问题，至于同样狼狈地行走在滇缅路上的几十万老百姓，军人自身难保，不及他顾喽，尽管他们一心认为倚傍着中国军队逃难会得到保护。

曼德勒距离印度边境并不遥远，按说中英缅三军联合击溃日寇的封锁，然后一起撤往印度，是条最明智的举措。而英军驻缅战区统帅亚历山大败将还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对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队主将杜聿明宣布：会前得到英国政府通知，准许中国军队及其装备往印度避难，但入境必须申报难民身份，英国军队予以收容并指定地点集中管理。杜聿明听后怒火中烧，在会议桌上面对面拍着桌子说：中国军队千里迢迢出征缅甸，是帮助英国军队打日寇，我们的中将师长戴安澜为解救你们而牺牲了，中国军队反倒要做你的难民？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不必去印度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

于是，他坚定地又是被迫地带领部队分三路返回祖国，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率部归国的步伐。作为他的部下，鲁汉人和马中国对安全而体面地回国充满信心，

这是中国军人的选择，这是一种悲壮的选择。当时中国军队未曾有过野外求生训练，未进入野人山，许多人就成了散兵游勇，结伙同行，全凭个人自行谋生，相约回国后如何找寻到对方，在什么地方再见面。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般一个接一个前进，没过一昼夜便找不到北，各自逃生似的朝前走了。参谋部发现了这个情况，向杜聿明报告。大军到达缅北温佐——由缅甸转向印度撤退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在一个教堂里召集师团级军官开会，意志坚定地说：

值此国家危亡之际，我全体将士必须同心同德返回国门，逼走野人山，走出一条活路来，见了野人不用怕它，活捉了带回国，让国人见识见识英国和印度没有的动物。

参加会议的鲁军医被司令长官的苦中作乐精神激笑了，他从小也曾想入非非要在贵州老家的大山里寻觅这种传说中的稀有灵长类动物，今天行军到了真正的野人山，说不定真能见到甚至活捉到几个野人呢，先睹为快的自然是中国远征军了。

鲁汉人在家乡是个小有名气的悬壶先生，靠祖传医方行了三年医，现在跟杜聿明身边的随从副官常连长组成了个医疗组，野战医院的护士们也跟随司令部行动，正向上缅甸胡康地区转进，准备穿越野人山，取道滇西回国。

跟识瘴气、识草药的鲁军医不同，马中国当杜聿明的参谋是因为他原是特务营的，认识地形，机智灵活，由他组成一支先遣连在前面闯险探路。杜聿明提提神向马中国叮嘱：前面道路艰险，千万小心，必须披荆斩棘引导部队前进！

明白！马参谋应声，我们在大树干上用刺刀削去一块三角形树皮做路标，用尖头指明左右走向，顺着走决不会有误。

中路大军出发了。东路和西路大军也同时实践战略撤退，各奔东西各奔前程。英缅军和孙立人的三十八师早在前面的岔道上转向印度，跟中国远征军中路大军已有数十公里行军距离。

日寇尾大不掉，仍在后面紧咬不放，殿后的第二〇〇师负责掩护，为了给主力撤退赢得时间，且战且退，主动将日寇引向科林以东地区展开运动战。打前的九十六师在距离密支那以西 40 余公里的孟洪即遭敌阻击，日寇形成前后夹攻，后续部队正潮水般向第五军直属部队涌来，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得已，杜聿明率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官兵连夜由卡萨下公路，向西北方向摸去，趁黑夜掩护进入野人山边缘地区，这才躲过了日本特务的耳目。不见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身影，日寇在缅北的大雨淋漓中找寻了几天几夜，往返行军上百公里，只能作罢。这时的杜聿明离开滇缅公路已有五十公里，刚刚进入胡康河谷。

军用地图上明确标着，密支那西北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胡康河谷和茫茫热带原始森林。但这还不是真正的野人山，因为这地方还有小路小道，还有猎人活动，说明有人类的脚印，只是没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茅舍和烧烤熟食的炊烟。

鲁军医在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图书馆里读到过人类发展史，书上讲猿人和类人猿的分界线在于两点：猿人懂得炙烤食物了，能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了，如石斧

等。北京猿人便是个实例;类人猿只能取食野果或生食猎获物,做出甩石块以自卫的动作。智人阶段才有了语言交流,懂得了营造房舍,脱离了原始生存姿态,知羞而编织了草裙……野人山里如果真有野人,是兽是人用这个标准去鉴定不会错……

猿人才是原始人类,或称野人。鲁汉人心里的底线比较清楚。马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不及鲁汉人,所以一定要鲁大哥参加先遣连,万一遭遇了野人,好歹有个识货人,该杀该捉由他做主。

野人山,暂不论里边有没有野人,这块千年不动万年不挪的热带雨林可是个阴森恐怖的世界,又是个神秘诡异的世界。那里有浩无边际的莽莽林海,有神奇的电闪雷鸣,有魔鬼般凶残的猛兽,有惨绝的瘟疫,有肆无忌惮的山崩地裂泥石流,有毒蚊子和吸血的蚂蝗,万年无言无语的山中有传说中的山神蛇神向人类张开血盆大口……

野人山,千余里绵延纵横的山岳,没有路没有道,没有人类设下的标志物,走上数百里或许转回了始发地,从蓝天白云土石山泉到竹木藤萝草苔地衣,从鹰隼鼠兔蛇虫蜈蚣到猴猿狼虎牛象猪熊……全都相生相克又相峙相依,保持着亿万年的大自然生态平衡法规……

野人山里的野人靠野果生存,生食荤腥为辅;野人山里的巨蟒,靠荤腥生存,食野果为辅。这些都不为中国远征军所知。地球上的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种人从未去干扰、侵占、破坏过这块神秘之地,它有它的存在规则,谁去破坏,将受到相应的惩罚,谁去亲近,它能否领受?一切都猜不透摸不清,百闻不如一见,在十万人齐动脚踏上一遍、梳理一遍的大兵团作业中,巧遇、遭遇、奇遇野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鲁汉人非但不怕,且存乐观,这样想的时候先遣连已经接近了野人山。

马中国用三块大洋请来了个在林边狩猎的掸族猎户帮助探路以求能走好开头的路,扎入一条能通向彼岸滇西的慈航之道,险途变通路,一年后再谋远征抗日之计,二次入缅与日寇在滇缅公路二千里战线上决战。

眼前的野人山,平均高度在海拔2600米以上,热带雨林地域山势险峻,乔木遮天,藤草遍布,千万年的温湿天气,动植物腐烂后散发出有毒气体——瘴气,在低空回流,小环境被笼罩不散而成了死亡谷,成了陆地百慕大。如果有野人,它们能忍受瘴气,人类却无法适应,即使敢于深入其中去探索,这个想吃螃蟹的人也定然死在蟹壳旁边了。

见头难见尾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辎重马匹一路吱吱嘎嘎挤压着泥石路面缓缓转进,拖拖拉拉的步兵步子跨不大,太累太沉了,可野人山尚未进入呢。马中国率领的先遣连是轻装前进的精干队伍,它离大部队已有一昼夜路程,不时用收发报机跟后边的司令部保持联系,指明行军方向,报告前方敌情以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鲁军医能用云南傣族语跟缅甸掸族猎手对话,他不时地探询野人山的秘密:

你在野人山里见到过野人吗?

猎手告诫似的回话:野人山里的确有野人,我看见野人走出树林晒太阳,举枪

打都来不及……它怕人，跑得很快，一闪眼就不见了，但里面不怕人的野兽很多，可得小心。

你听说过野人会吃人吗？

它不主动袭击人，我没听说野人会吃人，远远地看见它时不用怕。怕的是蛇神、老虎、野狼群、野牛、野猪。

除了这类大家伙之外呢，还须注意些什么？

山里到处有陷阱，不与野人、巨蟒相遇的话，地上长的毒蘑菇、迷魂草也很危险，少食也会神经麻木产生幻觉走不出野人山，连巫婆也靠它装神与鬼沟通，误食多了会死亡。

你独自在这荒野地方狩猎，不怕饿肚的野兽蹿出来伤害你吗？

我有枪，枪法准，不怕的。

你进入野人山最多走到哪里？

顶多十里吧，没有前人踏出的路了，就退出，里面很危险，蚂蝗、蚊子都能咬死人呢！

你认为走到哪里有危险了？

见死人骨头了嘛，谁愿送死？我们掸族过去每年要祭蛇神，它就在大山洞里。

哦……掸族怎么祭蛇神呢？

老辈人用小女孩祭蛇神，现在我们改用猪肉，半只猪。

改得好，是谁想到这么改的？

没有女孩了，不是谁想到了。

猎户向导神秘兮兮地庄重地给鲁汉人讲用少女祭蛇神的历史有好几百年了。缅甸多蛇，用活人祭蛇神的风俗确实存在过。美国有个动物博物院，里面就有一条缅甸巨蟒吞食一条三米长的穿山甲后被它攻穿肚皮两败俱伤的实物标本展览。幸亏南方多狼，北方多狐。不然在莽莽野人山千里之域，“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说不定身为男子汉的中国远征军会被狐狸精抓去一大批呢。

你见过的野人是什么样的？

没有尾巴，像人，直立着走路，大小雌雄都有。最近一次见到它们是去年夏天。

鲁汉人心里想：那就不是传说，是真事，野人山里有千年巨蟒，被掸族人奉为蛇神，有野人，还不是一只两只。

先遣连跟随缅甸猎手进入野人山灌木丛，深入进去十里地的样子，他不敢继续做中国军队的向导了，拱手求情道：

长官，让我回头吧，现在领你们走，回去时我一个人，很危险的。

鲁汉人知道留不住他，便答应白天放他回去，对他说：晚上单独走是有危险，跟我们一起露天宿营吧，天亮了再走，十多里山路半天够了。

当夜他们就在一个山谷地坪上宿营。猎手吃饱了饭，收受了一些干粮和盐巴，天不亮就摸黑跑掉了。吓退猎手的是热带雨林中的巨蟒还是野人？……

第二章



先遣连是轻装，披荆斩棘，树干上刻路标，工兵把路铺铺，花不了多少时间。

大部队下了密瓦公路开始时还有土公路可勉强通过美式机械化装备，走了几天，土公路走到了尽头，见到了马参谋留在大树干上的三角形标记，进入野人山地域了，路面变成了羊肠小道，机械化的优势，美式车辆辎重在这里成了劣势，人类的科学优势在原始森林面前只能止步。杜聿明必须在人与装备之间选择其一，面对后有追兵的处境，不进野人山队伍往哪里躲藏？左思右想想通了，活的战胜了死的，人比武器更重要，忍痛割爱，一声令下：

烧！

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顷刻化为乌有，成了一堆堆废钢铁，一簇簇战神的遗骸。

中路直属部队在胡康河谷迂回跋涉近一个月，本可以绕道回国的，终因雨季洪水凶猛，走出河谷成为泡影，泥石流改道，把新觅到的一条回国通道也阻塞了！在进入野人山左边山道近月，只剩下一条路——正面翻越野人山，自左向右插入滇西高地，人往高处走才能避水淹，雨季里踏出一条新路来。这是条冒险的路，然而别无选择：日寇已从三面围拢来，准备聚歼气喘咻咻的中国军队。杜聿明的第五军三万八千人，最后跟日寇脱离接触的二〇〇师八千人牺牲过半，也抛弃辎重进入野人山，把胡康河谷丢在身后，向野人山纵深转进……

保存下来的骡马大队，跟三五成群的队伍蹭蹭蹭地走着，不是为了马革裹尸，而是为了在万不得已时填人肚皮，吃马肉总比吃人肉人道，马兄骡弟们，走出野人山再讨公道吧，你们的头骨将放置于祭台上受到人类的朝拜。杜聿明想得还算周到，三路大军分头撤退时都带足了两个月的食用盐和供运输的骡马大队，可惜时间过长，粮断炊歇，这批补充军粮吃完，军队一样会抛荒在野人山祭蛇神的……

后进的大部队中新病号加入伤病员行列，不适应这大雨连绵和无日照的环境，

从未见过的手掌那么大的蚂蝗，蜻蜓似的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们开始向侵入它们领地的人类发起第一轮进攻，破伤风、疟疾、回归热以及其他热带丛林传染病不招自来，大行其道，队伍中有了减员。这个热带原始森林生物圈内的老住户们在向过路客发出警告：

你们人类不是万能的！

有个发高烧的战友，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蚊虫叮咬，大雨冲洗这个自然界的自我清理过程，短短数小时内变成了一堆白骨！官兵死亡名单逐日增加，沿途尸骨累累，惨不忍睹。野人山的山神似乎在向进来的中国远征军宣告：用不着我派蛇神和野人来跟你们周旋，调遣这些小喽啰就能收拾你们这些异类，这里是我山神爷的领地，还不快撤！

鲁汉人觉得队伍进入了一个既恐怖又神秘的世界，有神的力量在操纵人的生死，人在这里是很弱小的无能为力的。你看，杜聿明也患上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鲁军医被召回，他的药箱里携带着自己配制的祖传丹丸"彭祖壮阳固蒂长生延寿丹"，才让司令长官坚固了元气，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延误了二日路程。另两路大军的境况大同小异，也已死伤累累。隔数日，护理杜聿明的副官马连长却因传染上了回归热，不治身亡了。一军之将的杜聿明入缅之前没有认识到热带雨林的残酷，面对一堆堆白骨，一个个中国军人离世而去，变成无言无语的灵魂，像一朵朵白云飘游在异国他乡，他无言告慰……

人类的祖先古猿是从大森林里走出来的，多少万年后重新进入大森林，非但不能称王，反而成了囚徒，任蚂蝗、毒蚊、蚂蚁宰割，成了悬浮的灵魂，显得多么无能！

几乎跟中国远征军被困野人山的同时期，德国法西斯也有一支精锐部队长途跋涉迂回穿越非洲原始森林，企图以奇兵突袭英军后方。部队在一个不知名的湖边，大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不知怎么的变成了1800具骷髅架，有的完整，有的散落，不仅皮肉、毛发，凡含有纤维、蛋白质的物品，无一例外一无所剩，而武器、手表、金属纽扣、眼镜等则完好无损。经现场搜集还发现了大量体形巨大的蚁尸。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支精锐部队原来毁灭于非洲黑刺大腭蚁。这种蚂蚁大如拇指，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集团性大爆发，数以亿计的蚂蚁聚集成群，浩浩荡荡地朝着一个方向作长途迁徙，疯狂地吞食一切可食之物。从现场看，部队曾用机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抵抗过，但最终还是被个体毫不起眼、整体却十分庞大的食人蚁吃掉了！

世事有时很像是寓言，超出了常识和常态，人们想象着大自然中存在一种超然的力量，能帮人类实现想做成的事情。鲁汉人面对战友死亡的图景，无力去救治他们，就想象着今后抗战胜利了，白骨难以回故里，用什么招魂幡能将亡灵引领回中国……

再有阿根廷蚁，上世纪二十年代通过船只传入欧洲。欧洲科学家发现南部有一个超级大蚁群，绵延5000公里，从意大利西部海岸沿海线一直延伸至西班牙西北部。数百万个蚁穴中的数十亿计的阿根廷蚁，它们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是基因

上很接近，使它们相互承认，尽管它们来自不同蚁穴，有不同的蚁后。合作使蚁群以比通常快的速度扩大，连原子弹都无法消灭它们。

幸哉，中国远征军并非逼走在非洲原始丛林中，不会遭遇食人蚁，也不是在欧洲战场，阿根廷蚁远隔着太平洋呢。哀哉，亚洲热带雨林有更残酷的个体在等待着中国军人。鲁军医搜集野花野草野果，运用吴三桂军中秘方治疗不断发生在身边的病例，竭尽全力抢救战友们的生命……

可是，野人山中太险恶，遮天蔽日的纵深地带野兽多了起来，到处有藏蛇卧虎的可能，它们的领地是不可侵犯的，兽性是宁死不屈的，人类斗不过猎手所说的蛇神和野人，又根本不清楚是否走进了哪个山大王的领地，因此很难预料什么时候会发生遭遇战。

先遣连每人携带长短枪各一支，子弹千余发，一把锯劈两用柴刀，还有炊事兵、工兵若干。两头跑的鲁军医最辛苦，他是按马参谋刻在树干上的三角形路标两边照顾来回跑，晚间用弯头电筒照亮军用地图，在圆圆的光圈里寻觅密支那、腾冲、松山、保山、昆明这些熟悉的地名，脚下是野人山里的哪一段却不知道，谁对它都陌生，在野人山，为越过一条山沟得花十天八天，想象不到的艰苦。

鲁军医……鲁军医……

在前面开路的马中国怕回头去给杜聿明治病的鲁大哥单独行动有闪失，便抽出两个营长回头接应，见林中有手电光晃动，马上呼喊起来，鲁汉人应声，双方会合。

我们已经走了五十多天，怎么仍旧走不出去呢？鲁汉人问。一个营长回话：从收发报机里得到消息，松山在我们进入胡康河谷前就被日寇占领了，腾冲接着沦陷，如果没有怒江，我们自己炸断了惠通桥，日寇恐怕早就占领整个云南省了。另一个营长说：

天天在山里转来转去，兜来兜去，已经饿死、病死了不少战士，眼睁睁看着他们肉体变白骨，灵魂跟肉体分离，肉体跟骨头分离，无言无语跟我们分离，我心里说，战友们，一路走好，他们也好像在对我说，你们一路走好，总有走出去的一天，野人山没有围墙，不能把中国军人永远围住……

鲁汉人同意这位营长的话：对，野人山再大也围不住十万大军，有人牺牲了，有人活着走回了国门，活着的人再战，为死难烈士报仇，为中国军人雪耻！

谈抗日形势，心头阴云密布。先遣连身后的大队人马在一片绿色、蓝色的空间行进，在密密匝匝的树与藤之间钻来穿去寻找空隙，寻找希望，探索突围之门。龙舌、剑麻等锋利的尖针叶片，带刺的藤蔓不留神就刮破了军衣，刺破了手脚和脸面……又有一批体质下降的伤员病号终于成了野人山深处第二批殉难者，历史在教训人类：什么才叫危途天险！

野人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天生热带雨林，野生动物的王国，人类认识它已晚，跨越它已晚，人在山中走，由不得你了，山神爷又命令这方天下起了暴雨，刮起了大风，哗哗哗一阵响，雷劈风削下的残枝断木满地躺下，腐叶下

浆，葱香四溢，连个用来支撑力量的落脚地都没有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结果，两败俱伤，红眼相对，半瘫在地，心动嘴不能动，脚动身不能动了……

叭——叭——

大智慧的人类帮助它们这对冤家结束了决斗，免受不死不活的痛苦折磨。真正的森林之王是手握现代化武器的现代人。大家饿着肚皮朝野葱地围拢来，手提长枪在离虎三丈远的地方止步，观察一会儿，确认虎和牛已死，才冲上前去分食这天赐的第一顿美餐。

野牛肉人人敢吃，老虎肉没人尝过，怕吃下肚发火生毒造成无谓的牺牲。马中国听说过那个非洲人在豹子洗澡的水塘里洗澡后全身起豹纹的故事，他力主不贸然去吃虎肉，只剁下野牛肉，用篝火搭架炙烤了饱餐一顿，每人分得一块备用，支解开的野牛肉挂上树枝，后来者不会错过，让战友们去受用，生命得以延续。虎肉不想食用，皮也省得去剥，吊起来示众，谁敢冒险吃虎肉，想得虎皮虎骨，就麻烦他们了。小组里有个带照相机的营参谋，还为虎爷留了帧遗像呢。

小组十多人在篝火旁站岗放哨宿营，睡了个饱食后的好觉，天一亮又踏上了艰苦征途，他们离开大部队已有三天路程……

大部队赶上，分割、煮烤了野牛肉，吃了个精光，救活了一批将要饿死倒毙的战友。斑斓的虎皮剥下张开风干，成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防护套，雨天淋不到雨水了。怕吃虎肉生虎皮的杜聿明下令留下虎骨，表示定能走出野人山的信念，他说：回国后泡瓶虎骨酒作为纪念吧。

传说地狱有十八层，一层要比一层苦。中国远征军过野人山，一程比一程险，这一程又熬过去了，下一程阎王路上又有一批体弱者被野人山张开的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亡灵在向苍天呼喊，白骨在向地缝下沉，减员的事天天发生，许多战士在罹难前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走向死亡。他们生前都明白，是杜聿明司令长官不愿受英国人亚历山大的侮辱才逼走野人山的，他自己不也在受苦受难同生共死吗，野人山里有山神的话，会有神助天佑的，命大的活着走出去是中国人的光荣，形象再狼狈，总要比那些高鼻子英国军人站得高挺得直，可以向全世界宣告：

你们的性命是由中国远征军从日寇枪口下解救出来的，否则，你们怎么能在伦敦街头坐着喝咖啡啃牛排呢？我们的113团为营救你们，失掉了400条兄弟的生命……

鲁军医眼见一个个倒毙的战友，恨不能自己化作一只精卫鸟，飞出野人山，飞回中国，带上一盏神话中的宝莲灯，重返野人山，引领活着的远征军走出野人山，又化作一个寓言中的精灵鬼，引领战友们的亡灵飘回中国的天空，飘回各自的家里与亲人在梦中见面团聚……

第三章



在野人山里兜圈子的中国远征军成了狼狈之师……

鲁汉人和马中国所在的先遣小组紧步朝前摸索了一昼夜，这才真正进入了野人山的主人——野人活动的核心区域。

这一大片绿色雨林，少说有一百平方公里。东南亚各地雨林，气候不尽相同，生长的植物种类也不相同。前面这块地方，生长着大量的芒果树、香蕉树、枇杷树、桑葚树，当然，全是野生的原始品种，连上帝都未曾插手调理过。瞧！向上生长的，冲入云霄，向下生长的，插地三尺，有的有三丈，根连根，干倚干，盘根错节千百年。从地貌上观察，这里有了野兽搏斗留下的痕迹，树上有了果实被摘的痕迹，说明有食草动物生存在此，这里是它们的天然粮库。鲁军医对战友们说：

野人是杂食动物的话，这里倒是它们理想的天堂，树上有吃不完的鲜果。从书本知识得知猿猴类动物主食应该是果子，花果山才有孙大圣嘛。这里没有大湖大河，不会有象群，大家放心睡上一觉，等一等后边的大部队。

马参谋明白鲁军医要花些时间去采草药了，以防后边的队伍中有病号。小组的战友们找了个干燥的台地坐下休息，放下行军锅、长枪、背包等物件，准备在此过夜。有的人去找泉水，有的人去小解，马中国要跟鲁汉人研究一下行军路线，跟进途中，忽听远处传来一个奇怪的新鲜的啼鸣声：

耶噢——

象吼？……虎啸？……猿啼？……狼嗥？……人类尚不识此种新语音——野人的啼鸣。

鲁汉人和马中国不约而同举起军用望远镜搜索着，终于在镜片上捕捉到了一只浑身长红褐色体毛的林中精灵。它站立着走路，双臂夹掖着两个穿中国远征军制服的女兵，正向一道河沟跳跃，翻过一座小山包，钻进了茅草丛。背影中，未见有

尾巴。鲁汉人对马中国说：

可以肯定，我们今天真的奇遇上了野人！

滴滴答……收发报机这时响了起来，译电员走向马参谋，行礼后说：司令部的消息，半小时前，发现了野人，劫走了正在山沟里小解的译电员小朱和护士小林。是小朱和小林？鲁汉人很觉惊诧，她们两个我很熟悉！一定要想办法将她们从野人手里夺回来。马中国立即对译电员说：给杜长官回电，我们发现了野人，正在设法营救她们……

那个会摄影的参谋加入了追踪野人营救小朱小林的队伍，全小组人员的睡意一下飞走了。

野战医院的护士和女译电员是军中为数极少的女战士。她们都是组成中国远征军初期从保山华侨中学里挑选出来的华侨学生，野人山的磨难把强壮的男子汉摧毁了，女兵们成了男兵们的保护对象，她们才顺利地活了过来，更显宝贵。今天不幸落入野人之手，眼巴巴看着她们被劫持，怎不叫人伤心断肠！

你有什么好办法？马中国问鲁汉人。

我们先去察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山势，估计一下野人最有可能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想营救她们的方案。全小组的人都跟鲁汉人行至一个山冈上，居高临下观察四周的山地峡谷和树林茅丛，视野中看到山冈对面的高地上有个简单的形似人类所筑的"高脚屋"物体……初步认定这里不会有猎户或探险家的足迹，它定是野人自筑的简陋居所，用来避雨挡风的，小朱和小林有可能被劫持或拘禁在这种地方。在这种鬼见愁山谷里，人类不会筑观察哨楼长期跟踪野生动物作科学研究。山坡很陡，虎狼熊豹爬不上去，在那上面筑一小屋很安全，这是灵长类动物胜于其他大型动物的智能表现。假如没能发现它，一定煞费苦心继续找。马中国同意了鲁汉人的估计，回宿营地商量营救战术……

鲁汉人提出：砍竹子，竹竿头尾连接，紧靠山坡搁住后人通过它滑下，到了谷底，再通过它向对面的山坡上爬，爬至高脚屋下……

马中国明白鲁汉人的用意，竹竿当云梯，袭击高脚屋，野人想逃，两座山冈间的谷地比较开阔，不易躲闪，可以用枪击伤它。谷地上有水沟，浅可蹚，深可游，地面高高的茅草丛、野生竹林，人可用来作掩体……

打枪啊！……打枪啊！……大家正在商议，忽听山谷里传来译电员小朱的嘶叫声，震心裂胆。鲁汉人和马中国闻声迅速跑向高地，朝山谷观察，看到这样的场景：小朱迎风往这边猛跑，似乎是在见到了远征军战友的身影后才冒险出逃的。野人在她身后追赶，步子特大，耶噢之声不断……

山谷里的大风将小朱的长发向后劲吹，飞起了黑色波浪，野人的棕色长发同样被大风吹成向后飘扬的波浪。眼看小朱将被野人抓住，鲁汉人很想开枪打击野人，可它跟她处在一条直线上，自己是军医，未曾受过严格的射击训练，怕误伤了小朱而一时不敢贸然开枪……他曾闪过一念，如果族弟蔡青年在这里，他是神枪手，小朱就有救了……

一瞬间，野人已抓住小朱的双臂肘部就势一抱，转身朝那边的高脚屋猛跑，其攀登速度比人类快上三倍。一忽儿又慢了下来，原因是它回头猛跑时是背风，大风将它的一头乱麻似的长发吹向面部，遮住了双眼，看不清脚下和前面的物体，顾着去拨开"红云"而放慢了脚步。这给鲁汉人一个启发，想到战胜野人的一种战术……

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打芭蕉叶，一阵阵啪啪声，刀砍竹节，一阵阵啪啪声，夏夜暴雨中的野人山里很有些可怖氛围。鲁汉人和马中国带上两个战友，各自带上武器和绳索，借夜色和风雨的掩护，从竹竿下滑至高坡底。他们每人双臂上套了两个竹筒，以防被野人抓住后能够来个金蝉脱壳，化险为夷，拔枪转入反击。这种奇异的佩戴是鲁汉人看到野人抓住小朱的实景后一激灵想出来的：

兽类不像人类，它只能做本能性的习惯动作，人类遇险时便能应用上竹筒脱险。演练了几次，果然见效。出发前，鲁汉人交待战术：

野人不吃人，小朱活着就是证明。它为什么抓她们，我猜有两个原因，一是它见了与它一样能站立着走路的异类，产生好奇，抓去跟它做个伴；二是小朱是异类异性，它起了坏心眼。我们不是它的抓捕对象，它向我们进攻时，先借竹筒解脱，向它的腿部开枪以自卫，不能打死它，我想抓个活的回中国去研究一番……

山谷很长，风从南向北吹，风速能吹落帽子，呼呼地作响。涉过水沟，摸到高脚屋下，先作潜伏。天热，穿短袖衫裤，短枪佩在裤腰皮带上，四肢和脸面涂上了驱蚊油。竹竿梢头系了根粗麻绳，第一个人爬上去后将它系到树身上当做保险绳，万一脱手人摔下，不至于造成伤亡事故。

下了一天的雨总算停了，夜空中不见星月，也不能用手电筒照明，高脚屋里不会有人类文明之光，一片沉寂笼罩着千里雨林中的这个山谷地，四个人先后登上山岗，高脚屋就在离竹竿十丈远的地方，听不到那里边有一丁点儿动静，哪怕是细微的一声呻吟……

怎么搞的？……

鲁汉人心里纳闷和着急起来。传说野人的听觉、嗅觉特别灵敏，下面的声音往上传很清晰，它怎么没发觉？世界上常听说谁碰上了野人又谁都抓不到个活的，原因恐怕人类根本来不及擒获它，也说明它是种比猿猴还敏捷的灵长类动物。他闪过一念：唐诗里那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句子，说明猿在一千几百年前曾存在于长江三峡两岸的丛林间，啼声不绝，难道今天就在地球上灭绝了？野人山里听到的耶噢声会不会是这种猿类的啼鸣？……

今晚的行动方案是：天微亮发起攻击，发现野人打它大腿，剥夺它的逃亡能力；发现小朱小林，四个人轮流驮着她们脱离险境；另有野人追来，便由两人应战，两人负责转移，并确保她们的安全。

高脚屋里竟然整夜无声无息……

奇了！四个人在天光中围住了高脚屋，挪步至门前探望，屋内既不见野人，也不见小朱小林，但是她们的黄军装外套和鞋子、帽子混放在一起，散落状铺陈在草

地上。鲁汉人惊悟之下对马中国说：

她们被它转移了！它不会吃人，又不见血，不至于被害……看来我们低估了它的智商，它比一般狼猴聪明得多。

马中国说：那么它应该称猿人，俗称为野人是符合身份的。

鲁汉人摇摇头说：进化到猿人的标志是会取火，烧烤食物，会用手和脑制造出生活用具和简单的战斗武器，会运用简单的语言交流思想……没有这些智能就不能算猿人，只能称类人猿，或称高级猿。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过的人类学知识。当然，俗称它为野人，好记好上口，也不必去计较。我们听到的耶噢声不能称为野人语言，而是它的啼鸣而已。高脚屋内没有发现它取火烧烤熟食的痕迹，是未成猿人的证明。

鲁汉人在马中国面前是业余研究野人的权威，他同意了他的判断。鲁汉人又说：

它一定另有隐蔽的洞穴在附近，高脚屋是临时驿站，先走一步，跟我们玩起了斗智游戏。

马中国点点头，说：她们被它转移藏匿在哪里，很难找。我们也躲起来，窥测到它的行踪后才能探明它和她们的藏身洞。

鲁汉人扫视四周后说：你说得对，它要吃东西，要采集东西给她们吃，不出洞日子没法过。我们躲在岩石和茅草丛背后，不间断地观察，定会发现……

野人终于再次露面，是个一米九以上的雄性野人，它长发，脸、胸、腹部已无长毛，手掌脚掌跟人类相当接近，厚大而灵巧，步行时腰背挺直，臀部无尾，脸面微露表情……最有别于原始人类猿人的地方是尚不知遮羞，不会像猿人那样自己制作草衣。

耶噢……

它在呼喊同类还是发现了人类而发出求助信号？哦，它看到人类的入侵了，却并无主动攻击人类的举动，大概不知人类的高低深浅，竟一撩腿转身溜之大吉。

跟踪它！鲁汉人忙说，找到小朱小林之前不能打伤它更不能打死它，否则得不偿失。

交手之间，显露出野人不如人类聪明了：它不懂斗智游戏，直接朝藏匿小朱小林的洞穴跑，不回头，搬开洞口巨石，自顾自进去后觉得平安无事了。野人的粗心和诚实是智力不够的表露，它不会想到人类跟踪它，甚至想捕捉它，认为躲开去就万事大吉。

鲁汉人从望远镜里能看清：山洞在巨岩的缝隙间，洞口无伪装，满坡散落的大小石块是从山顶因泥石流下泻而形成的自由落体状，如果排列成堆成行，就有可能是野人用作投掷的武器了，就可能认定它是原始人类猿人了。野人进洞后，返身又将巨石堵住了洞口。两个战友要冲上前，被鲁汉人扯住衣服：

不能盲目进攻，逼得它太急，野性发作先把她们临危处死怎么办？我们按兵不动守住洞口，它总要出洞觅食，时机到了再行动，一举成功，不伤它，也不伤她们是

最理想的结果。

四个人匍匐在离野人洞穴五十米的一块岩石背后，做好袭击准备……

啊，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石洞里走出了两只雄性类人猿！它们是父子，是兄弟？人类分不清它们的关系，只能作推测：它们发现了对面的人类活动才从高脚屋转移到岩石洞穴的。凭鲁汉人对野人的业余研究水平，他对今天野人制造的“扣押人质事件”有如下的推测：

至今世界上发现的多处人类始祖的遗迹全部是洞穴。比如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郊的尼安德特人等等。远古时代的中国人从有巢氏开始才有了住房。现代野人还不懂营造巢穴，为防不测，它们在小朱逃逸后抓回去，关押进了岩洞。她们被抓，证明野人作为灵长类动物异性的性线气息已有反应或感觉；她们被藏匿，证实它们不但不吃人，对异性会加以保护，不存伤害心。这种动物野性比猿猴少，智商又不及猿人多，介于猿与猿人之间的灵长类动物，苏联的人类学家称作高级猿，中国人称作野人。

小朱和小林遭受到今天的不幸，在力大无穷的雄性野人面前毫无反抗能力，只有惶恐加羞辱，神志昏沉，不可能作无谓的挣扎或无畏的拼死一搏了，或许仅存等待战友来营救的希望，相对而言，倒比被虎狼巨蟒吞食的厄运好过千百倍了。

这两只高级猿是外出寻食的。它们心计不高，自认为监视它们的人类已经离开，不再构成威胁，她们又被绑着，便大大咧咧下山过谷去采撷野果了。成了人质也罢，成了“压寨夫人”也罢，她们要进食，这点常识想必野人也懂，该尽的责任不能当儿戏了。它们这种小社会人口少，却地大物博，树上长满可口的果实，所以一起外出，没想到留下一个看守山洞……

好机会！马中国先行动，鲁汉人跟进。四个人用几分钟就冲到了野人洞口，洞口竟张开着，巨石滚在一边。鲁汉人对两个战友说：

我和马参谋进洞将她们驮出来，你们守住洞口对付野人！

岩洞有一人半高，很宽畅，满地柴草，地面干燥，没有粪便尿渍，但有一股难以名状的腥气和膻气。柴草堆上多了两个人，她们活着，蜷曲在那里，马中国趋前看去，她们四肢被茅草和藤蔓捆住了，缠住了，动弹不得。两个人用刺刀割断了藤蔓，解开了茅草，一人背起一个，连话都来不及讲，抓紧时间撤出岩洞……

小朱小林知道自己得救了，自由地双手抓痒痒，被毒蚊叮咬处抓出了条条血痕。幸好内衣内裤齐全，不裸体不寒冷也不必羞涩，伏在熟悉的人背上，闭上眼，犹如被消防队员从火场救出。鲁汉人对小朱说：

我们来了四个人，别哭别喊，别让野人听到……

出了野人洞，两个战友替换着背上她们，一瞬间，悲喜交加。驮人的不用防野人，便将防野人追击的竹筒换给她们，并说：套在手臂上，一旦被野人抓住，可以金蝉脱壳，我们打野人时就不会误伤你们了。

六个人八条着地的腿脚噌噌噌朝高脚屋方向撤，地面全是石块，高低不平，坎坎坷坷，茅草齐肩，走得很慢，爬高坡时只能放下她们搀扶着走。没有竹竿是无法

撤到谷底平地的，只能原路退回。高脚屋里保持着原样，小朱小林拿回了自己的帽子和鞋子，磨蹭着穿戴时，耳畔却传来了耶噢的啼鸣声——野人采野果回洞发现了"人质"被劫，高嚎着追了过来，它们的攀附能力远比人类强，十分迅捷。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鲁汉人指导小朱小林：

从竹竿往下滑落，费力少，又快，必须手脚并用，交替抓住盘住一段一段往下滑落。

马中国对两个战友说：你们先下，负责在地上顶托她们，我和鲁军医殿后对付野人。

两个战友作了示范，小朱小林照着做，总算安全落地，又被驮着往那边的高坡撤。如果野人舍命追赶夺俘虏，谷地上的一场遭遇战在所难免，鲁汉人和马中国最后落地后，短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殿后保护……

耶噢——

来不及分辨是人言还是猿啼，野人已从岩壁跳下，在他们身后紧紧追赶，它们决不放弃已经劫持到手的俘虏，一瞬间到了鲁汉人和马中国的背后，他们无路可逃，被迫返身应战，连瞄准射击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都没有，风来爪来，抓住了他们的双臂又刚好抓住了竹筒。它们不思改变战术，他们如果拙手拙脚还是有可能当它们的俘虏，幸亏这老一套的战术已在意料中，双臂往后一探，身体后仰，金蝉脱壳了！野人抓住竹筒，往后一仰，顿然失去重心，身体调整过来时，他们已跑出五丈远，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差和空间距离，可用来拔枪瞄准发射子弹还差那么一点点……

幸亏山谷中的风向没有变，仍然是从南边吹来，他们是顺着风朝北跑的，野人的步子虽然大，又撵上了他们，却被山风吹乱了长发，遮住了视线，眼前目标不清，不得不去撩开长发找目标，松手又被大风吹个满脸，腾不出空爪去抓眼前的目标，一磨一蹭，又拉开了距离，偏离了方向……

叭——叭——

眨眼间，鲁汉人和马中国蓦然回首侧身，同时间朝两个野人的大腿部开了一枪。他们想它们若要负伤穷追不放，倒要活捉一个带回中国去研究一番了。可惜它们没有追，停住步，呆呆地望着他们逃跑，自己蹲下调理伤口了，或许在想：对手智力超过我们，武器又了得，不是我等能对付的，腿都不能挪动了，逃为上策吧……于是乎放弃了战而胜之的奢想。

鲁汉人眼看它们踉踉跄跄落荒而逃，不再继续开枪置它们于死地。它们在野人山这个动物王国里一定对付过虎狼巨蟒，未曾遇到过今天这样难对付的异类，遭此袭击一下丧失了战斗力，或许会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了吧。

鲁汉人从小就对野人有浓厚的兴趣，今天真与野人相遇，在不被野人攻击的条件下，他放了它们一马，放了两条生命。留守在对面高坡上的那个会摄影的参谋，为他们兄弟俩留下了一帧跟野人交手的战场写真照，后来连杜聿明也见到了，底片被冲洗后印了许多张，送给了许多走出野人山后来成了驻印军的战友。

安排好小朱和小林的睡眠休息地，鲁汉人和马中国向司令部发过电报，吃过野餐，两人坐在篝火旁聊起白天的事：

留下它们，鲁汉人说，让它们同人类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今天是我们侵入了它们的领地，俘虏小朱小林不是它们的错。人类是由已灭绝的古猿进化来的，这是十九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直系远祖腊玛古猿（距今 1400 万年—800 万年前）的生存环境是森林，人类近亲南方古猿（距今 500 万年—100 万年前）和猿人（距今 100 万年—20 万年前）的生存环境则是疏树和草原。那么现代生存着的野人——类人猿是否就生活在这块热带雨林的山岳疏树间呢？人类的原始时代属游牧人群，走到哪里能生存就留下，不断适应不断战斗才不断进化，成了猿人、智人、现代人……地球上难道没有几支古猿群落游荡到了可以采集野果维持生存的地方，就此停止了向猿人进化，当同时代的猿人进化成智人时，它们躲进了大森林，并生存延续至今以至退化成只能发出耶噢耶噢啼鸣声的现代高级猿？古时代的人类“同之禽兽”，生物既能进化，也能退化，今天在野人山看到野人是不奇怪的……

马中国一直钦羡鲁大哥在野人方面的研究，不当军医，他一定会是个人类学家，这时也感兴趣地搭上几句凑兴，说：

中国的古人类学家们对“北京人”头盖骨研究了多少年，写出了有关中国猿人的大文章，你如果能在野人山里找到一颗野人头盖骨，把类人猿研究一番，又互为补充，对比着研究，这不比“北京人”更早么？

活的野人今天看到了，死的野人遗骸很难找的，野人头盖骨就更难觅啦！……鲁汉人自知离人类学家的要求很远，业余兴趣而已。

隔天，鲁汉人将小朱小林送回到长官司令部随军的医疗组，吃了些西药，又在毒蚊叮咬处涂了些药膏……她们闭口不谈被野人抓去后的遭遇，谈猿色变，心理压力在其次，被野人洞里的毒蚊子叮咬后发起了疟疾，双双躺在了担架上，成了重病号，夜夜梦见野人，羞辱感和恐惧感不再能离开她们，竟至神经都有了些偏差。鲁汉人又回到她们身边伴在担架旁喂自配的中草药……

小朱和小林都是滇军野战医院里的护士，小林后来学了译电技术，她们都是鲁汉人的老部下，个人关系来说，鲁汉人把她们当做女儿。接着几天行军，进入瘴气区域，疟疾变成了瘴疟，也就是回归热，双双一病不起……

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和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动植物，具有那种天然的免疫力，在得到及时治疗后能挽回生命，就像高原上的牧民不易得高原病那样。中国远征军是汉家军，躲不过这魔鬼乐园里的瘴气纠缠，沾上了身，使之虚弱，发高烧昏迷不醒，三五天才退热，不出两天又开始烧，烧烧停停，周期越来越短，让她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一夜，小朱对鲁军医说：

鲁院长，我和小林看来都走不出野人山了，带累了你们……放下我，你们走吧，我的军帽留给你，把我的灵魂带走……

小朱是他的老部下，帽子也不能带走灵魂，鲁汉人只能劝慰她：小朱你别悲观，

我们一定能在杜司令长官率领下走出野人山的，快到滇西了，安心躺着，别乱想。

最终，小朱和小林燃尽了身子的精气神，只能含恨离世而去，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两朵鲜花的凋零，两块美玉的损毁，没有条件为她们祭奠，白骨沉下去，灵魂升上天，鲁汉人拿起她们的军帽，不能收藏起她们的灵魂，无法带回她们的忠骨，轻轻地将军帽重新戴上了她们的头，低头闭目作告别礼……

她们死于野人山，死于抗日战争。

她们成了两颗美丽的年轻的亡灵。

鲁汉人自愧自己医术不高，遗憾不能带回她们的亡灵，回不了国门家门的游魂在野人山上空飘荡游散，做了异域鬼，太可怜了。杜聿明也得的这种病，他用了鲁军医的"彭祖壮阳固蒂长生延寿丹"救急，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性命。那个常连长就因传染着回归热不治身亡的。又因交错传染，再一批远征军战士葬送在野人山的瘴气面前，像秋风扫落叶般束手无策，变成了路旁、溪边、棚舍里的无主尸体，让暴雨去例行自然清理工作，留下堆堆白骨，其余化作了大地的肥料……

谁能带回战友们的亡灵，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他们举行一次野人山祭奠？……鲁汉人扪心自问。灵魂是无形的，无言的，无重量的，十万顶军帽钢盔都藏不了带不走的。

瘴气还让一些战士烧得神志不清，赤身裸体在林中又吼又叫地乱舞乱咬，撕咬自己的战友，犹如鸦片烟瘾君子的复发。全部美式配备的中国远征军变得这般无能为力，成了饥饿、疾病、野人、蚊虫、毒蛇、毒气任意宰割的对象。野人山，似大漠无边，似沧海无际，如魔鬼冷酷无情，走进去的人出不来，中国远征军的日子比地狱还地狱，活着不如死，祈望一死求得永恒的解脱……

因为弱者死了，美者死了，活着的远征军是些丑陋的中国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倒不失为一个坚韧不拔的群体。鲁汉人和马中国是这个群体中最坚强的两个，他们相信至少有一小半人能最终战胜一切走出这个没有围墙的野人山，走回没有围墙的国门。走在鲁汉人身边的马中国跟他讲着旁人一时听不明白的话，对上几句，打消些路上的愁闷和苦难：

吴宪公当年造大清的反，创建大周小王国，被清军追击时也不会有如今远征军的遭际吧。鲁汉人说。

研究野人你行，研究历史我行。我们的老祖宗平西王在追捕南明小王朝时也入缅作战过，说不定进过野人山呢，所以他今天在暗中保佑我们，尚未死在这里做荒山野草的肥料。

鲁汉人笑言：或许是的，他要我俩活着回去，他请来了野人给我俩传猿话，可惜听不懂。当年是他这个平西王领兵十万下缅甸的，今天希望他帮一把，领不回亡灵也会把活着的死剩的中国军人领回国门。

听懂听不懂猿话不重要，是人是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尽早走出野人山……

中路的中国远征军直属部队境况很糟。不料还有更糟的，据史料记载，东路的一支部队有整团的人成了白骨，无一生还，人们发现他们时，只见排列成行的机枪、

汤姆枪和子弹箱。马中国和鲁汉人这一组先遣连的人必须把死剩的直属部队带出野人山，把一军之帅杜聿明带出野人山。日寇尚未战胜，远未消灭，惠通桥西岸的半个云南落入敌人之手，东方文明古国的半壁江山陷落在日寇铁爪里，光复国土的历史重任落在中国军人肩上，四亿五千万同胞在盼望远征军大反攻大决战，何日是雪耻日？

鲁汉人走着对马中国说：

军帽里藏不了亡灵，子弹箱里带不回灵魂，活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决不能让战友的亡灵永远留在这块伤心地，做荒山异域天空中的游魂……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人山回到祖国，一定要为他们立块纪念碑，造座灵塔，专程回到这里，引领他们的灵魂走出野人山，选个地方举行野人山祭……

灵塔和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呢？

马家寨狮子山的神庙旁。

请哪里的高僧念经引领呢？

到时候才能考虑呐。

第四章



中国远征军远未走出野人山。

清冷的月光下，野人山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杜长官命大的话就能率领部队艰难地走出野人山，为了那个英国人亚历山大上将，为了全体中国远征军，他应该活着走出野人山。

鲁汉人和马中国也应该活着走出野人山，不仅为了有人为小朱小林这两颗美丽的亡灵立纪念碑，为千万颗战友的亡灵雪耻，更因为他们是一个有三百年历史的老家族的后裔，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和陈圆圆或其兄吴三凤的后裔。

他们隐居三百年，后来又怎么学起老祖宗武举人吴三桂当了兵编入了中国远征军的呢？

贵州省有个天龙古镇，坐落在黔南天台山脚下，据考证，镇上生活着一群“老南京”，他们是明代初年由应天府（今南京）迁徙贵州的征南屯军的后裔，六百年来已经与贵州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房子虽然采用石料建造，可模式和装饰还保留着江淮地区的风格。

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狮子山脚下有个马家寨，据查证，也住有一群“老南京”，他们是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平西王吴三桂的部下，为了逃避灭门之灾，军师马宝带领陈圆圆一家躲藏在这深山里后，他自己又出征去了……

吴三桂反清兴明，自称“总理天下水陆兵马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又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一日在湖南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事败，得当时思州（今岑巩县）知府李敷治的关照，陈圆圆削发为尼避于平西庵，改名寂静，字玉庵。马宝出家鳌山寺当了和尚。吴三桂义子吴启华、孙子吴仕龙从湖南潜身于马家寨，死后归葬于狮子山下的吴氏坟山。陈圆圆的墓碑上刻有“吴门聂氏之墓”六个字。

此域为山谷荒地，一为掩人耳目，保护后人，二为纪念恩人马宝，取了马家寨这个名字。陈圆圆又传下密语，以便后人能与江苏省高邮县六安镇马棚湾老家另一支吴氏子孙认祖归宗。至清末，马家寨这支吴族已秘密传承了十代，密语只有少数直系传人知晓，从不与外族人道及，泄密为最大耻辱行为，共除之。

马家寨四周群山起伏，丘陵连绵，古木参天，左侧的深川河一泻而下，两岸景色秀丽。狮子山峰突起，形如狮首，远望确像一头雄狮。1922 年的马家寨仅有 300 户人家，房舍百余幢，星散于山的南麓。龙蛰河日夜流淌，水声滔滔，吴族人口的繁衍却不声不响。山腰上的神庙也是家庙，庙里的泥菩萨死物有情，它们明白山下的吴族人都改了姓，将祖先到水尾镇最先落脚的地方叫"襄子屋场"，含义是吴姓人都是吴襄的后代。吴襄是吴三桂的父亲，在驿道旁的马棚湾养马驯马发家。吴三桂从小受父亲影响，练功习武，寨里人为了避忌灾星降临，不提吴三桂而提吴襄为始祖。

马家寨交通不便，民国建立以后才有军队光顾。村童们常去山神庙玩打弹皮弓、甩铜板、捉迷藏。大自然没有冷落了流落异乡的这批吴族人，白云蓝天，青天绿水，黄狗水牛白山羊花公鸡，加上黄瓜棚竹篱笆墙，好一幅自给自足怡然自乐的黔东南山区田园风光图。

人丁兴旺的山寨年轻一代中，有三个精壮小伙子，他们都是吴三桂的后裔、陈圆圆密语传承人。为了长大后能走出大山，希望有出息，父母都给他们改了姓：

粗脚大手高身材的叫鲁汉人，他爱看祖传军中秘方、中药古籍、爱上山采药、下河游泳、上山探奇游走，玩乏了，沉睡过去爱做梦；

心灵手巧心细的叫蔡青年，他善思摸新东西，玩得一手百步穿杨好弓法，人称神弹手，十三岁进铜匠作坊学徒就能造出土制小手枪。

人称山里小秀才的叫马中国，他略有文才，能写能画，线装《介子园画谱》被他临摹了一遍，家藏董其昌送给吴三桂的画，不轻易示人。

他们同族同祖弟兄三人，学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组合成桃园三结义式的金兰之友。启蒙教育靠寨里的私塾先生——蔡青年的父亲教授给他们的诗经、话本、传奇以及三百年前吴三桂军中留下来的医书秘方和军事工程操作须知等自编读物。初中走读去了水尾镇公立学校，高中去不了县城，就只能做工种田学医。

马家寨的女性从小不缠小脚，吴族都知道这村规的原委：大清皇帝不倒，一旦查出家底前来清剿，留双大脚，平时方便下地爬山，遇灾祸时能跟男人们跑得一样快一样远，等于给自己留下条活路。吴三桂的后裔如是想，后来进入的外来户对为什么要时刻做好逃难的心理准备就不清楚了，问也白问，族人决不道及。

马家寨人心中世代燃烧着反清抗清的一团热火，特别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和解脱，长期形成了一种共性：愿为雪耻而活，愿为雪耻而死，男子汉尤甚。

自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辛亥革命赶下龙庭后，马家寨人看了几年，深信汉族人的天下不会再被夺去了，于是，平西王后裔们家中都在中堂里挂起了吴三桂的画像，供奉起祖宗牌位，上面写着：吴宪公莲位。此举跟江苏省高邮县六安镇马棚湾

的吴族人一模一样，那里的“三桂堂”重新修缮了一次，祠堂里的三棵桂花树金花银花开满了枝头。清朝委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称为宪公，抚、藩、臬三司为三大宪，三桂为三藩之一，故称宪公。上了年纪的马家寨人都能说上一些吴三桂的故事，国人贬他，族人总会念叨他，谁叫他是吴族人的先祖呢，民国建立之后就公开化了，雪耻的对象虽然没有了，精神枷锁确实解脱了。

鲁汉人初中毕业后，从传下来的军中药典和秘方中自学中医中药知识，无师自通，少年时代就能当悬壶先生了。家乡山多野兽多，从小在梦中很想去抓只山中小鸟玩玩。书上写，地球上有雪人、野人，他也想去山里抓只似猿似人的什么动物玩玩。有时跟蔡青年和马中国在山神庙里讨论，想解开世界野人之谜，梦中竟跟野人睡在一个洞穴里，醒来毫发无损，他还在说梦话：野人不吃人，我不怕……

进入青年时代，他们兄弟仨相聚于月华下的山神庙，在新形势下生发了憧憬……

吴氏家族与清王朝三百年的生死宿怨因民国政府的建立，将诛灭吴三桂九族的大敌消灭了，从感情上说，自然倾向于反清复汉的孙中山、黄兴、蔡锷、李根源等风云人物。民国十四年，岑巩县城驻扎了新军，南方革命势力深入到了贵州山区农村。有天早晨，太阳刚从狮子山背后探出半个大红脸，马家寨人第一次见到了新军。是一个连长带着两个卫兵顺着龙赘河行至狮子山兜风，不料想连长一不小心左脚踏上了村童屙在泥路上的野屎，险险乎摔了一跤，便放出狼狗去追咬村童。十八岁的蔡青年碰巧在村头看到了这一幕，急忙朝村童招手高喊：

跳上前面的矮墙，狗咬不到你了！

村童跑得飞快，接近矮墙时又力不从心半道滑落下来，手抓脚踮的身体悬在半空中晃动，像荡秋千。狼狗蹿到矮墙下，咬住了村童的衣裤。蔡青年情急之下上前托住了村童的双脚，借力使他安全脱险，自己留在了狼狗面前反成了被追咬的人，只得就势跃上矮墙，狼狗训练有素，百战不殆，它也想舍命跃过去。他掰下半块墙砖朝狂吠着的狗头掷了过去……

蔡青年的手感极好，眼力铁准，弹皮弓练就的功夫熟稔，砖块命中了狗最怕受伤的鼻梁，断了骨，汪汪汪几声惨叫后躺下不动弹了。它不知道这个姓蔡的马家寨青年跟同族兄弟在山神庙比赛弹皮弓功夫，能远距离击熄蜡烛台上的火苗，比赛掷铜板，能百发百中百步外的铁香炉炉膛，他赢得的铜板还收藏在铁香炉底下的地坑里呢。

狗主赶到，对骑墙的这个山伢子哪肯放过，蔡青年运用手中法宝——弹皮弓，玩一玩《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架势，夹住一颗铁弹丸，拉开弹皮弓，嘣一声，嗖一阵风，铁丸正中那个追上来的卫兵额头，他顿时鲜血直流，被迫蹲下去料理自己，无法举枪报复了。

蔡青年这时才知道闯下大祸，立即跟村童一起跳下矮墙分头跑向山背后躲藏起来。他边跑边脱下青布裤衫，团团拢拢扔给一户熟人，换上晾在竹竿上的白布大褂黑裤头，佯装在晒场翻晒脱粒的新小麦……

连长和另一个在后边的卫兵赶来追问，听受伤的卫兵诉说几句后马上一家一户查问凶手，决心要抓获那个穿青布裤衫的小青年。马家寨人自然呵护本寨人，谁都推说没见过。虽然全寨人铁板一块，但国民党新军隔天派兵包围了小小的马家寨，逼寨主限期交出作案人，不交人，抓寨主去坐牢。

寨主姓徐，也是陈圆圆密语传人，他不敢懈怠，清查全寨时，蔡青年敢作敢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再问缘由，问出那个屙野屎的村童竟是寨主的孙子。都是吴三桂的本家人，哪能随便交出去让外人宰割？贵州山区已有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果将这种事政治化，变成大案怎么办？徐寨主自己担载了风险，答应抓不到凶手自己去坐牢，那个连长才解除了包围。徐寨主夤夜找到蔡青年的老父——一个文化的传布者、病蔫蔫的老塾师，劝说蔡家快让孩子离开马家寨出去避避风头，过个一年半载再回来，或许那个新兵连长调防了，一了百了。

蔡青年当童工时已学得一手修理短枪的技术，天下饿不死手艺人，一走了之便罢。走前与本族兄弟鲁汉人和马中国聚会于山神庙密商对策，遇事拿主意、年岁也最长的鲁汉人拍着铁香炉说：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干脆直接回江苏高邮马棚湾寻宗归祖，我们有密语，马棚湾吴族肯定也有。

从族谱上知道，高邮住着更多的吴三桂后裔，去那里蔡青年能得到自族人的庇护。鲁汉人又说：新兵老兵都是丘八，我们不能对丘八们抱什么希望。你老弟人聪明，出山闯一闯，说不定因祸得福闯出个新天地来，气气这些丘八们，雪雪吴族三百年来的耻和气。沿海各省都在打仗，各地在招兵买马，你若进部队，十年八年以后说不定大有出息，接过宪公的班，当个总兵回来光宗耀祖呢。

不当山海关总兵也要当个武举人回来！马中国添一句。

族兄族弟在怂恿他，说拔气话壮胆。蔡青年也是个有志青年，看惯了大山有石脾气，但并不想当武举人，只把兄弟们的话当消气话、定心丸。鲁汉人又说：你的弹弓本领弹无虚发，入伍受训后能当神枪手！

蔡青年表态：到那边避避风头，能进工厂进部队更好，过几年我会回来的，别为我担心，老父亲的生活拜托你们照应啦……

鲁汉人长思后说：铁香炉底下地坑里的铜板留着当做纪念吧，我们凑了几块银洋给你做盘缠和伙食费。你家里的事，由我负全责，每月卖中草药积攒下的钱给你父亲过日子。为了生活，我决定把进大山捉野人的事放一放，先当几年走方郎中。

事不宜迟，蔡青年当夜背起背包，装上三双草鞋、一双厚底布鞋、一把油布伞和一包麦饼，轻装离乡了。送出村口，星光在天空闪烁，远山的倒影伴着蛙声，野风阵阵，月轮挂在狮子山巅，照亮了马家寨的茅舍、瓦屋、山神庙、吴家坟山里的陈圆圆墓、马宝衣冠冢……

鲁汉人脱下上身的白布小褂披在蔡青年肩头，叮嘱他：有了落脚点，马上写信报平安，免得大家记挂，放心去奔前程吧。

比较多愁善感的马中国，弹了男儿泪。

避开有国民党新军把守的山口，遁向水尾镇去搭乘通县城的马车，泥地上留下了蔡青年最后一道脚印，让车轮的辙印继续送他向一个充满未知数的远方行走……

兄弟俩在回寨的路上边走边说，马中国说：《后汉书》上有则记载，说的是西汉末年有个叫赵孝的青年，他弟弟赵礼被强人抓去了，当时正闹大饥荒，人吃人，赵孝担心弟弟被强人吃了，便自缚报告强人曰："兄肥弟瘦，愿以身代。"强人被赵孝舍己救弟的精神感动，释放了赵礼。

鲁汉人笑道：强人选择了凶恶，赵孝选择了爱善，背景一样，行为迥异。我们兄弟三人今后各有选择的话，你应选择读书，蔡老弟选择当兵，我选择行医。我看蔡老弟如能做个武举人回来，马家寨的族人脸上有光，三百年了，不兴我们吴族来次轮回？陈太婆留在马家寨的种子，春来草自青嘛。

夏夜说梦话取取乐，排解路上的沉闷罢了。为了担负起蔡家老父的生活，鲁汉人外出行医去了。马中国也要尽点力，决定卖掉一幅董其昌当年送给吴三桂的画。卖给谁呢？卖给他未来的堂姐夫——缅甸华侨司马中。堂姐马学娥正与昆明殷实人家的这位留学生谈恋爱，大致上说，司马中会入缅甸籍，不愿意回到这兵荒马乱的昆明的，堂姐从马家寨迁走时，自己再舍不得脱手的话，家传的文物可能会流散给外人……仅隔一天，他提着长方形木箱去了昆明，找暑假回国的堂姐未婚夫。

鲁汉人重承诺，手执小黄旗和摇玲，肩背药箱串家走巷，愿者问病，信者受医，日夜走四方，像个流浪汉，像只信天游，小饭店里借宿，药材店里坐堂，交得起交不起药费的他都施诊，医术秘方为大众，救人为本，积攒下来的钱交给蔡青年的老父亲。

经济落后的黔东南山区，病家视医德好的走方郎中为神医，待他为上宾。鲁汉人的秘方是祖传的，书上没有见过，大医院里的大夫不会，草药就地取材，当场见效的病例多了，传扬他的病家多起来，行医三年，声名鹊起……

这一天，鲁汉人行医至茅台镇附近的一个村寨，遇到一开靠赤水河水酿酒的百年老店姓丁的老板，他的儿子小留子病了，什么病，闹不清，热伤风引起咳嗽，内寒外热变成疑难病症，同类病适用的药在他身上不见效，去茅台镇医院，大夫说是风寒。丁老板早年丧妻，一儿一女，十九岁的闺女丁美亚操持家务，去城里看病走了酒店生意没人做，正在着急，便请过路的悬壶先生医治。鲁汉人坐下来，丁美亚沏上清茶，将弟弟——一个瘦瘦小男孩扶出房门，平躺在凉席上。他察言观色看舌苔，号脉问诊……丁老板在旁巴望有奇迹出现，女儿在旁为郎中先生打扇降体温，小留子闭上眼，咳一声，全身振动，很痛苦的样子……

鲁汉人诊断出小留子犯了普通的感冒，病变原因：屋内有酒精分子刺激，小环境不适合病孩起居。暑热又引起中暑，饮凉茶止咳降热又形成内寒，呼吸道忽冷忽热一折腾，神医难下手了。他对症下药用秘方：让丁美亚从厨房里拿出大块老姜，在它上面打个不对穿的洞孔，塞进黄豆大小一粒生鸦片烟，封住洞孔后放置在瓦片上烤焦……

老姜块渐渐地散发出了焦煳味也不熄火，直至姜块里外焦透，鸦片膏子全部液化后浸入了姜体，然后才将焦黑如炭、发出阵阵烟熏的姜块碾成面粉，让小留子用温开水分三次服下，睡屋外半天以见疗效。

嘿，果真药到病除，不咳不喘不痛了。过后减量服用以巩固疗效，待鲁汉人去茅台镇行医三天后回来复诊，见小留子在街坊上欢笑着玩耍了，饮茶下饭消化系统畅通无阻。真是土方气死名医，富裕的丁老板要重谢，高薪挽留鲁汉人在酒店里挂牌开诊所，兼顾出诊，由丁美亚做助手。有了固定收入，可以扶持族弟一家的生活，鲁汉人便随遇而安，正式在酒店里做起了坐堂郎中。

天下没有不死药，也不会有包除百病的悬壶神医。不多久，鲁汉人终于遇到了大难题——连个病名都叫不出的新病种。乡人给这种地方病取了个怪名：男患者为狮子麻，女患者为美人麻。到病家去探病因，家家谈麻色变，总括两句话：女人得病，脸面越长越美；男人得病，脸面越长越丑成狮脸。最终结果一样：死亡。

鲁汉人犯愁了，这愁不像蔡青年遇到的愁事可一走了之。他回家彻夜查阅三百年前吴三桂军中老军医留下的药典和病例，查到云贵高原历史上曾流行过这种怪病，病例上写"病家双手虎口上观察到两块俗称老鼠肉的肌肉块失去弹性，确诊其为麻风病"。至于有什么特效药，古书上留下了空白。他去问病中的蔡老伯，老人说，前人不及总结或尚未摸索到秘方，地方病有自行消踪的特点，却不知其病起何故。焦急和遗憾都无用，鲁汉人暂按麻风病常规药物配制了些中成药，尽力控制，无法根除，会复发，间隔期视病人自身的抵抗力而定长短。

为了找到根除此地方病的良方，鲁汉人曾专程去岑巩医院请教老中医，并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医学杂志，看到有对此恶疾的病理分析报告：

在12000倍显微镜下，这种过滤性病毒才能看到它的真相。它能从密封的玻璃瓶里钻出来，可见其病毒菌的渗透力。表面病态分两类，男性蜕变成狮形脸，女性蜕变成月份牌的美人头像。共同点：体内血液循环渐渐受阻，心脏不堪重负，最后窒息而亡。

病理找到了，三百年来就没有一个完善的有效的药方？鲁汉人不甘心，他要为患者找到一种有效的土药……

丁老板见鲁汉人医术高明，医德受人尊重，便对他倍加器重，对他那志高行洁的表现流露出难掩的喜悦，两撇八字胡抖抖擞擞，意欲请他入赘做上门女婿。爱女美亚亭亭玉立，生就一双闪闪烁烁清丽无比的眼睛，最近她的脸庞越加丰腴美丽了，一派春意盎然，是少女怀春的反应。鲁汉人或许不做进山捉野人的梦了，改做迷离恍惚的春梦了，但究属贫富两个阶层，自己借丁老板一方土地开诊行医，岂能有非分之想呢？一经丁老板主动提亲，他也就顺水推舟应允了下来。丁老板便胡子翘翘地单独跟女儿说：过了秋分，择个良辰吉日，爸把你的终身大事办了，也了却我和你死去的妈一件心事。美亚却并不热烈，含羞答答，婉曲地作出回应：

我不……她红颜如昨，情绪却少了点情窦初开的阳光少女应有的那种激动，好让做父亲的费解。

那个年代，农村婚嫁父母做主，年庚八字排一排，不犯冲就行。秋来冬初举行了大礼，宾客散尽，洞房花烛，小夫妻情切切意绵绵，上床共枕时出乎意料，美亚战栗着嗓音向向上帝报告：

汉人呵，我不能再向你隐瞒了……

你说吧，我听你说话呢……汉人沉静下来。

千金小姐悲婉袭人地诉说着她自己的隐痛：我得了美人麻，不能戕害你，我是不能结婚的……在同你一块去病家时，我听到了病家的话，病情与我身受相同……

丁美亚悲郁苍凉的诉说和清正高洁的操行，无可指责，新婚之夜的惶惶不安，使双方烦忧结集，抱头痛哭了一场，声音不能太响，顾怜着安睡于店堂里护店的父亲，两颗痛苦而坚贞的心灵互相劝慰了一番，约定不能让父亲知道。分床入眠前，他按祖传医书病例上的记录查看了她的手背，按压虎口，肌肉果真松软，失去了弹性。

新房里的红烛熄了火苗苗……

新房里的新人梦断相思桥……

鲁汉人在生活中重责任，追求一种精神的完美和理想，他一定要探索出根除美人麻、狮子麻的中草药来，早日医治好美亚的病，拯救所有患者。他劝慰美亚耐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将破解世界野人之迷的兴趣抛在脑后了，上山采药不再去想是否有只奇异动物在向他走来，梦中的幻境是峨眉山、昆仑山，那里有仙草哟！

丁美亚内心更加痛苦；鲁汉人的高风亮节使她惺惺相惜，不愿就此耽误丈夫一生一世，那是生命价值的抛荒与虚掷，无谓的浪费，用自己的不幸去带累对方是种罪过……

大约在新婚满月之后的一个晚上……

丁美亚灯下枯坐良久，她抱怨人生遭际的不公不幸之后，厌世的情绪便在心中洇开来，灵魂好像走神发作了，目光散淡，神思恍惚，顾影自怜，美人迟暮之感也就提前袭来，在等待鲁汉人熟睡之后，蹑手蹑脚摸进了那个父亲经营的祖传百年酒窖……光脚走路，泥地上不起一丁点儿响声？把个同居一屋的父亲和弟弟蒙了？不是的。他们昨天摇船去了茅台镇卖酒又买生活用品了，她是看准了时机的。鲁汉人沉睡时是不易惊醒他的，这一点也被她记在心里了。摸黑，她只能端起一只端得动的酒罐，嗅嗅酒气浓烈，竟有个自然开启的裂口，便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够，还想去端另一坛，却已酒性发作酩酊大醉，脚腿和身子自己做不了主，缓缓倒下……因为泥地和肉体都属"软件"，手中没有了易碎的硬件酒罐，发出的声响没有惊醒鲁汉人。

丁美亚平时不喝酒，过量的烈酒会酒精中毒，暴饮等于自杀，这一点她清楚，终因过量药酒入肚毒性发作而找到了归宿，沉沉地昏死在百年老酒窖里……

青春如许，美人如归。

鲁汉人清晨从酒窖里抱起美亚烂醉如泥的身躯，平放在新床上，低头呜嘘呐喊：美亚……美亚！她通体烨烨，原先白洁如凝脂的皮肤变成了紫色，酒精毒性和

药性已走遍全身，半天她还不醒转来，他已无能为力去解救她，神医未谙还魂术。

美亚与他同房不同眠，是为了他，多么清高自持的性格，真是个美人胎，现在又成了一坛烈性美人酒，它比醇香的茅台酒还要沉香，偏偏遇上了美人麻……他为了赎情，岳父又不在家，便采取了个异常措施：不报丧，不安葬，自己与尸体共眠，为了防腐，他调配了一缸中草药汤剂，每晚给她涂抹、消毒、灌肠……

鲁汉人尝过百草，熟谙中草药防腐术。

岳父与小留子回来后怎么跟他们说清楚呢？哎，一别永隔，无心去想那么多了，顺其自然吧，如果岳父告他，他也愿意追随她去阴曹地府圆一圆夫妻美梦的……

奇中出怪：她奇迹般的在父亲和弟弟第三天原船返回时缓缓地苏醒了过来，先是"尸体"蠕动了一下，又渐渐恢复了知觉，像做了个悠长而吃力的梦，去另一个世界搏了一场，全身感觉疲惫乏力，抬手一摸，不大爽快，精赤条条的身躯上好像涂了层糖水，感觉口渴了，想喝水，便从牙缝中迸出个字来：

水……水……

父亲哪知女儿得了美人麻，哪知前天她进地狱游走了一回，刚踏进家门，听到她的喊声，当她睡懒觉了，没好气地嗔怪起来：美亚，你是个大人了，汉人这么忙，谁来专门服侍你？自己起床喝。

鲁汉人刚好不在房间里，他去邻居家出诊了，赶回家踏进家门见岳父不知说什么好，他又不知岳父在跟谁说话。新房里又传出"水……水"的呼喊声，在鲁汉人听来不啻是震烁千古的死人说话，惊诧美亚的回阳，哎哟，她的昏死乃酒精起的麻醉作用，并非中毒身亡，醒来求水解渴而已。父亲仍唠叨：

我和小留子在外几天，换下的衣服不能过夜，今天洗一洗，快起床。

鲁汉人立即端上一大碗温开水，顾不得先跟岳父打招呼，推房门进去，见美亚确已醒来，酒精的后劲基本消退，能用双手端起大海碗将水咕嘟一饮而尽，抹抹嘴，又能自己扶床下地小解了。虽然双脚踏地时身体疲软有一阵晃动，拧了拧又站稳了。她依稀记起喝过大量的酒，酒后之事一概不知，现在怎么搞成这样？见丈夫守着她，便求助：

我饿了，想吃，有什么东西拿来……我昨天喝了酒……

美亚，你可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鲁汉人要她回忆，测试她的思维是否恢复正常，又说：你酒精中毒昏迷三天啦，不是昨天哎。

真的吗？三天了？……不跟你说这些了，快拿些能吃的东西来，我饿了……

我去烧碗红糯粥，你先吃个鸡蛋糕填填空肚，三天不吃东西了，不能一上来就吃肉饭的。鲁汉人出房门先拿来鸡蛋糕，又去烧水煮粥，完了又将脸盆端来让她洗脸擦身，一边嗔怪她：

我问你呢，喝那么多酒想干什么？你以为酒店老板的女儿醉不倒吗？

他忌讳直言"寻死"二字。美亚嚼着鸡蛋糕没空回答他的问话，一个人在思摸着，回味着，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曾在不久前做了件事……眼前身处自杀未遂的尴尬

境地。鲁汉人出房门后她自己抹身洗涤，换上衣服。热腾腾的红糯粥、炒鸡蛋、油焖虾已放在小圆桌上：

吃吧，吃饱了再讲话，告诉我，你怎么摸进酒窖瞎喝了一通的，为什么突然酗起酒来？我没有跟父亲讲你做了这件蠢事，他们刚刚回家，还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呢。

在丈夫追问之下美亚有些后怕，只能实言相告，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幸福，她不愿连累他，想定主意自己先"走"。鲁汉人听后十分动容，知道妻子的心灵在暗中受煎熬，自己疏忽了，便安慰她：

唉，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在探索根除麻风病的中草药方……天有眼，你回阳了，复活了，不然父亲和弟弟不知会怎样为你哭泣为你痛心呢！

美亚放下碗，不吃了：冒了一次险，闯了趟鬼门关，仍然没有能改变现状，仍然是世界上的一个废物，活着跟死了一样……鲁汉人悉心开导她：权作一场虚惊，犯了次夜游病，别再提它了，不去讲这段傩戏了，你再莫瞎想，我多陪你说说话解解闷，一定会好起来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经历了这场大难，接下来就会好了。

赤水河畔的百年老酒店复归平静……

鲁汉人对妻子还是不放心，停止了出诊，夫唱妇随，过安贫乐道的家庭生活吧，帮助岳父料理经营酒店业务吧，教教小留子的功课吧，是不是暂时放下"悬壶"，提起另一壶——上山探访野人去?!……贵州有大山和森林，有传说中的野人生存条件。他还真的去了趟遵义，这比回趟岑巩老家近多了。他在家里也有探索项目：观察美亚大难不死之后的变化。发现了什么呢？发现她重现了青春活力，有别于过去的那种美人麻带来的病态美……

三个月之后，美亚消退了愁容，鲁汉人试着重提美人麻：来，你再让我看看你的手背，撳撳老鼠肉。他命令式地拉过她的双手，往桌面上手背朝上摆平，用自己有推拿功的大拇指，运力撳住虎口间的那两块"老鼠肉"……

他将信将疑，重又摁了多次，再摁自己的虎口肌肉作比较，找感觉，怕误断了……哦，他明白了什么，知道这变化的关节在哪里，他拉美亚起身直往那个百年老酒窖跑去……

老酒窖一副老面孔：酒坛、酒甏、酒缸、酒筒排列整齐，多半为酱色陶瓷质地，只有一排茅台陈酒是白瓷容器。勾兑过的名酒埋在地坑下多年了，卖时有个好价钱。门联上留着半副红漆写的对子："李白斗酒诗百篇"。由于年代长了，酒窖不密封了，地面有洞，门框有缝，大大小小的酒容器虽然泥封的泥封，加盖的加盖，仍然酒香扑鼻，对人，对不速之客——蛇，富有同样的诱惑力。有的封泥被撞破了，碎落了，敞着或大或小的豁口，因为太多，人手又少，丁老板一双老眼顾不过来，漏检是难免的。鲁汉人拉着美亚追询：

告诉我，你那天晚上喝的是哪坛酒？

美亚双眸环顾，转身三百六十度扫视一周，又一周……找到了靠近走廊右侧的那只掉了封泥的黑泥坛，回忆着说：好像是这个坛子吧。

鲁汉人凑近坛口：除封泥被捅破之外，周边一圈黑色干泥巴证实敞开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坛外壁的几条酒的流痕用手指重抹就能抹去，它应该是新痕。他端起酒坛晃荡几下，掂量后估计出有十多公斤，鼻孔嗅嗅，有阵阵药酒的香气溢出，刺激得人好舒服。又把它搬至阳光下，低头从坛口往里细瞧，发现了异物——两条乌沙蛇死在酒坛底面。不知是哪年哪月死在了里面的。

你快来看！黑黑带花两大砣！鲁汉人年纪不大，却通晓百草，对贵州高原地区常见的乌沙蛇很熟悉，它游过的草地，草就枯萎而死，全身有毒，没有人敢去冒险抓捕，但有弊也有利：顺着枯草便能发现它。美亚寻短见，瞎摸乱来喝了一通酒，无意间与它相逢喝出了个医药奇迹。

美亚，你是偶然间喝下这坛蛇毒酒而使美人麻自行消退的，证明这正是治疗麻风病的民间特效药……鲁汉人的思想冲开个闸口，通了，通了！他怀抱酒坛，像疯了似的快步走出老酒窖，进新房，放下酒坛……

美亚，你坐下，你坐下，今天你是个真正的发明家，了不起！

你今天怎么了？美亚被丈夫赞扬得莫名其妙。嗨，是你在无意中发现了根除麻风病的特效药，将能拯救所有的美人麻、狮子麻患者，岂不是个大功臣吗？美亚听了还是弄不明白丈夫喜从何来。鲁汉人喜不自胜地告诉她：

你摸摸自己虎口上的老鼠肉，是不是又有了弹性？——你得的美人麻在喝过这坛乌沙蛇药酒以后已经痊愈啦！

真的吗？……美亚来不及相信，摁摁自己虎口上的肌肉，低头眼看良久不转睛，乐极生悲了，泪水哗哗流，呜呜哭出声，庆祝自己的新生。鲁汉人一挥手，像挥刀斩病魔，说：

我要用这乌沙蛇泡制乌沙酒，发明新的民间秘方传给老百姓，让他们不花钱也能治好麻风病，实行自救。

从此以后，鲁汉人进行着这项研究，美亚成了他的助手，不分昼夜，同出同归，进山爬山，越沟跨冈，虽传说中的野人没碰着，乌沙蛇倒是每每满载而归。忙乎了半年，百年老酒窖里摆起了蛇罐阵，编上日期写上号，浸酒的乌沙蛇不到一定时间浸泡药性浸淫不够是不能应用的，临床试验当在一年之后。

有了些时间守家了，美亚身体好了，第二年就为丈夫生了个儿子，取名鲁小亚。喜得子后，鲁汉人回到马家寨会见好兄弟马中国，向他报个喜，同时带一笔蔡老伯的生活费回去。马中国跟鲁汉人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出乎意料地对他说：

鲁大哥，我最近去了趟昆明，见识增长了不少。看到一则招生广告，最吸引人——云南陆军讲武堂招收新生。我准备去试试，你去不去？

鲁汉人觉得有些唐突，一时不好回答。马中国不放过他，又说：马家寨人种了三百年田地，清王朝不倒是没有出头日子的。这雪耻的大功还是别人去替我们代劳了。现在这批有大志大勇大智慧的人在昆明创立了学校，马家寨人起码应该有这种闯天下的精神，也为建设民国出份力。招生广告上说，讲武堂特别需要军医，大哥你不挺合适吗？而且只招云南贵州人。

我是个草头医生，民间走方郎中，不是科班出身，部队里要的是外科医生。鲁汉人微笑道，何况我有了家庭和孩子，早两年就好了。

马中国点子多，为吴太公雪耻的精神不灭，他迂回曲折怂恿道：你家中堂里挂着的那副对联是不是这样的：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清帝退位，袁世凯下台，蔡锷病故，孙文创立民国……马家寨人为推翻清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吴宪公传给我们的大关刀，流给我们的血，是为了雪耻，他的在天之灵指着我们说：你们忘了清朝诛我九族的事了？

鲁汉人也有雪耻精神，也有尚武思想，但他并不想当兵。马中国又引经据典鼓动着他：我记得有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失了许多，你若失去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照诗人的说法，马家寨人三百年后失去了一切，对不起老祖宗……我决意去报名应招了。将相无种，天圆地方，脚下的路对谁都一样。他就这般头昂昂走了，好似吴三桂平西王式的英雄气概遗传给了他。

鲁汉人回马家寨第三天，马老弟真的做独行侠去了昆明。自尊心很强的鲁汉人雪耻心不比他小，不比他轻，对马老弟兀然敬然之后就想自己：如果我为了小家安于现状，金兰族兄弟远航了，难容做大哥的没出息，日后相见自己站在小舟上看大海，便会经不起风浪，枉为他们的大哥……做个不知雪耻的吴族后人是没有精神支柱的庸人……对呀，我为什么不能勇敢一下呢？……

正在游移不决间，接到蔡青年从南京写来的信：经招工应试，他已进了南京一家前清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办的金陵兵工厂，月薪十块银洋。这像一帖催化剂，鲁汉人被触动了：要不要去报考应招陆军讲武堂呢？当军医还是继续做民间走方郎中？

当然，人民国政府办的讲武堂更靠近雪耻精神的发扬，蔡青年有了固定收入，免去一份负担也是个原因，但主要在于讲武堂的反清精神和里面有一批反清人物吸引了他。鲁汉人是个有侠风义胆的人。

云南陆军讲武堂原来是1909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才办起来的。当时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李烈钧、唐继尧等。1911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提前毕业，十八人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元帅，当年就是这批毕业生中的一员，他在蔡锷军中任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排长。这个讲武堂的反帝反清传统后来变成反共，蒋介石从这里培养出的军事人才，大多数派往大西南剿共去了。

鲁汉人怕没有血性地苟活，有一颗愿意感应时代的心，蔡青年和马中国走的路，他们的雪耻精神让他十分羡慕，终于在回茅台后就向美亚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说：

我很想到昆明报考云南讲武堂，当军医……

对一个农村少妇来说，夫君远行，精神负担或许太大，但她也有望夫成龙的念头，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句有说服力的话让丈夫回头。鲁汉人解释：

我去当三年军医，退伍回茅台，提拔当军官，接你去昆明。

美亚先有点哀怨，低头长思不发言，她又很了解丈夫的人格和志趣，他是大汉，他是大海，不是胸襟狭隘的小河沟，最后作出了折衷的要求：你真能考上，当三年军医就回来，说明你为过国了，好么？

好，我一定做到不当军官就回来，当了军医就接你们去昆明。

夫妻之间有了共识，便去做通父亲的思想。丁老板看重女婿，说话比女儿爽快利索：只要美亚答应了，去就去吧。我守着店，将来做不动了让小留子接手。昆明是个大地方，我不能叫你抱着酒坛子不挪步，耽误了你的前程。贤妻又有个好爸爸，这离妻别子的大事一次性摆平了，皆大欢喜。

鲁汉人和马中国如愿以偿，同期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军训一年后，一个当了军医，一个当了特务营的勤务兵。第二年他们结识了新朋友，比他们低一期的本邑人段希文。第三年，退伍前他们都升官了，鲁汉人接丁美亚母子到昆明市……下半年，兄弟俩一起被派往剿共前线进入苏区……

丁美亚住了几年兵营，过家属生活，交上了马中国的新婚夫人——吴娃做朋友，以姐妹相称。养兵的日子终于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不打内战打日寇了，第一次入缅抗日，中国十万远征军败退野人山，是中国军队的悲剧，也是鲁汉人和马中国这两个耻辱在身的吴三桂后裔，身上又加重的一层耻辱，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和历险，何日走出野人山，何年是雪耻年？难定。

第五章



中国远征军还未走出野人山。

呈现在鲁汉人、马中国面前的又是一个新境界：

清冷的月光下，蝙蝠、飞鼠在夜空中，在森林的空隙间成群结队地乱飞乱舞，它们是在黄昏中捕捉同处绝地的昆虫，或被狂风吹起的野果的残体。地鼠在地洞中乱窜，估计比世界上的总人口还多，这地段密度更大，巨蟒离开了它们就有食物危机。不知名的鸟儿虫儿在这个恐怖世界的黑暗中唱着悲愁的命运之歌。浓雾中的猴儿在跳跃……在啼叫。

战士们不啼清泪常啼血，一条铺满尸体的白骨路弯弯曲曲长又长，搞不清究竟还有多远、多长、多险恶？

马中国带领的这支先遣小组始终走在最前头。鲁汉人一心二用还得回头护理杜长官，又再朝前赶上马中国，好在他人高腿长，又有大树干上的三角形路标。为野人的事前段路途上多耽搁了几天，大部队离他们只有一天路程了，彼岸是中国滇西？是印度佛国？经纬搞不清，像头瞎驴在转磨道……先遣连也有减员的，鲁汉人赶回，马中国这个小组只剩下了九个人。

九个人聚在一起燃起一堆篝火，点亮几支火把，支起睡袋，支起行军锅，边野餐，边休息。在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岳地区点燃火把，不亚于燧人氏发现了钻木取火教会人熟食一般，火光照亮了一块地一圈空间，照暖了前胸和心扉，有了人气。不过这时的林中人像个准野人了。野餐锅里的肉有野牛肉，有飞禽，有野菜野花，饥不择食，无毒的天物都行，吃个半饱为止。唯一的调料是各人轮着撒下一小把粗盐，但愿不是在吃"最后的晚餐"。要是军中没有悬壶先生出身的鲁军医，大家又不懂中草药知识，不知多少人会植物中毒因而丧命。

鲁军医被战友们看成了李时珍。他揭开药箱，检点药品时发现用来代消炎药

的食盐不多了，就没有撒向火锅，留作急诊时做消毒消炎药吧。箱底还有一层秘方用药：烟土、砒霜、麝香……它们被密封在玻璃瓶里。处在险境中的中国人，怨英国人亚历山大，怨蒋介石指挥失误都没有实际意义了，被迫成了探险家，成了鲁滨逊，真的走不出去了，也还是要生存下去的，即便成了野人，也要跟野人山里的真野人为伍主宰这个森林王国——我们手中有武器，树上有野果，打得赢，饿不死，怎么不能占山为王呢？

鲁军医的奇思妙想很多属于他对野人的研究和兴趣，虽然他当年困在野人山里，并不知道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森林里有小人国，中国新疆大沙漠里有避难的部落，日本森林里还有单个存活下来的中国劳工刘连仁，但不久前遇到的两只雄性的动物，是人是猿他能基本认定，高级猿的存在确是事实。世界上的女人占一半天下，连野人也离不开女性的人，它们劫持异类中的女性，是因为野人山里缺少雌性野人……那么它们群落中的雌性高级猿又到哪里去了呢？只有雄性或只有雌性，单性是不能从远古延续至今的……真是太费猜疑了。古猿消亡了，现代的高级猿假设正是一支或几支亚洲古猿从几百万年退化而留存下来的，它们分别生活在像野人山、神农架、大小兴安岭这样的地方，也必须是个种群性别数量基本均衡的部落。他判断野人山里一定会另有别的雌性野人存在，并将这个想法跟马中国说了。

哎，前几天我们不是已经跟它们打过遭遇战了吗？没尾巴的能直立行走的就是野人，这好认，出现雌性野人，我们这个男人国要小心了，谁都不愿当它们的俘虏。

先遣小组继续行进至一座高山下的地坪，这里茅草茂盛，雨林密布，少见的松树长得挺直，不是人工种植，一定是由鸟类在无意中传播到这里的种子生长而成。山脚下还有个大水塘，水色发黄，并有异味异气散发出来，不能饮用，食用水要寻找山泉。鲁汉人在水塘边游走了一圈，细细查看一遍，竟没有发现任何野兽在塘边喝水时留下的脚印或排泄物，没有老象死后的枯骨皮囊和剑刺般的牙……

野人山里不可能有工业污染，塘水是泉水汇集而成的，应该是清清的才对，它发黄发臭是被动物侵临污染所致，塘边滩地却没有任何此类痕迹，是什么动物在水塘里沐浴嬉戏的呢？鲁汉人抬头朝远处的山脚下看去，咦！有条倒伏状的茅草成半个筒状的通道从水塘通向山脚，被风折断的枯枝挂在树与树之间的半空中。谷地宽广，比野人出没的那个山谷小些，无瘴气，能见到大块天空，有太阳光照射到朝南的山坡，适合露宿。

即使很细心的鲁军医，他也没有想到小组已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巨蟒谷！那倒伏成半筒形的茅草通道，误当成旋风狂吹后的杰作，其实正是个千年巨蟒长年游行下塘洗澡、饮水的“华容道”。马中国借篝火查阅军用地图，上面未能标出山名，更没有界标，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人迹罕至，留待上帝给山取名吧，因为它管理着地球。马中国说：

就在这里休息过夜吧。

他派两个战友值班，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轮流着。随后跟鲁大哥围着篝

火商议明天的走向以及食物的储备。另外五个战友裹起美国鸭绒睡袋休息了。

半夜，风声如涛，呜呜作响，常有阵风吹走地上枯枝的嚓嚓声。空气中时有一阵不可名状的腥味儿漫漶着，不像瘴，不像兽类，大家并不太在意，后半夜，马中国和鲁汉人要换班查哨，便推开鸭绒睡袋并排睡下，篝火不灭，由值班人添柴。

大森林里的后半夜阴森可怕，氛围恐怖，草响叶飞狂风骤起时是各种山大王级大型野兽出洞觅食的前兆，夜行动物的眼球天生地适合夜视，能在微弱的天光中反射出夜明光来窥视世界，月亮只是天上空挂着的一盏灯，对它们可有可无……

天空月轮掠过中天，鲁汉人和马中国起身查哨，那五个战友中的一个起身小解，三人合在一起朝山下路口的哨位走去，那个下半夜值班的正唤呼壮胆：

快来烤火喽！

岗哨设在两山之间是防野兽从峡道中间闯入宿营地侵扰，而高山上不会有兽类从百丈高峰跳入谷地的。四人汇集一起后朝岗哨走去，一边喊：换岗了！……

篝火像朵生命的花，站岗的战友应该作个愉快的回应壮壮胆，可走上前去岗位上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奇！……是被熊瞎子摸岗摸去了？被野人劫去了？大惑不解。手电筒照，什么都看不清，若被虎狼吃了，天亮后才能从遗物上认定。一阵从未有过的重压袭击着八颗心，夜空下的大森林更可怕了，人都起身围在篝火旁等天亮。鲁汉人说：

我觉得有被野人劫走的可能。劫走小朱小林的是雄性野人，它们是捡老婆，劫走岗哨的是雌性野人，它是拉郎配。野人山很大很大，野人群落不会是一个。两性分布不平衡是会发生这种事的。热带雨林中生长着各种药草和野果，野人误吃了会不发春、不生育，因此断了一个高级猿群体的后。

马中国是地球上有野人一说的支持者，他相信鲁大哥的生态平衡观点，附和道：

任何野兽伤害了人，武器总会丢在原地，草皮上会留下血迹。现在哨位上什么都没留下，那么只有野人裹挟住了他，人又裹挟住了枪，一块被俘了。

哎，人不会喊救命啊？我们八个人都听不到吗？有个战友说。莫非他打瞌睡，被野人裹挟走时不曾醒？

哦，他是爱睡觉，睡沉了不容易吵醒，这我知道。另一个战士说。

马中国拍大腿后悔：哎，你怎么不早说，我可以不叫他值班站岗嘛！鲁军医也有沉睡的毛病，我就跟他一起查哨来着。

谈谈说说等天亮，蓝天绿树又能分清了，走近哨位查踪影，草地硬是不见血迹，不见遗物，干干净净，一切如常，像鬼走过，风飘过，别说是人了。本该朝前赶路的，不明不白丢了个战友，找不回来死不瞑目，八个人在山谷里兜了一昼白费神，喊死了，无人应，被山崖岩壁反弹回来的仍然是自己的呼喊声……

第二夜，夜幕又徐徐降临，马参谋今夜放了两个岗哨，站在原位，他和鲁军医躲藏在一棵大松树背后，伏地观察哨位上的动静。增加个人，遇险时可互助互救，制服来犯者，不论是人是鬼是高级猿，打死了对方再看看……

借助远处的篝火亮光，鲁汉人和马中国都看到了，岗哨上的两个战友起先都是站着的，不动的，后来却像被谁牵着身子慢慢往前移动……移动……

不像在走步哟！怎么身子在并排着移动呢？鲁汉人拉了下马中国，屏住呼吸，瞪着眼看个究竟，可一瞬间他们反而加快了前移的速度，竟然消失在视野外，不知去向，既不叫，又不喊……四周的黑暗笼罩着一切，篝火的光芒照不清眼前发生的一切。鲁汉人好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摁亮手电筒冲上前去查看，马中国随后跟进，并做好了射击准备……

正前方不远处是高山脚下的一段坡地，白天检查过了，除了几块从山顶崩塌下来的嶙峋巨石横卧于地外，就是高高的茅草了。明明叮嘱过他们遇险要大声喊救命，战友们会迅速营救的，他们却欲喊不能。鲁军医懂得这是人在心脏受到外力压迫时无能为力的生理反应。如此大的压力，在自然界，在大森林里，只有遇到了巨蟒，人的胸口被它的巨大内吸力所控制，人透不了气，身不由己了，喊不出声了……鲁汉人对马中国说：

可能遇到了猎户所说的野人山蛇神了！

黑暗中，朝前方看，他们都发现了夜幕下有两道似蓝似绿的光束，像挂在山岩上的两盏电石灯闪烁着，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又亮了……啊！真的有巨蟒！鲁汉人拉住马中国回头喊：后面的人不要过来，都往后撤！

大家的心头一紧，一身冷汗，奔回篝火堆，重燃起大火苗。马参谋命令：把汤姆枪装满子弹，卧伏在地向那边两盏灯光的地方瞄准，准备战斗……

慢！鲁汉人对他说。为什么？他问。

排枪下，我们的战友没有生回的可能了，而巨蟒不一定会被打死。

这又为什么？马中国又问。鲁汉人的回话有些耸人听闻：

眼前这样的巨蟒，两天能连吞三个活人的缅甸巨蟒，它的鳞片已经角化得像披铠甲，远距离用轻机枪是打不死它的，它负伤后冲出洞来，我们更危险。我在茅台行医时听老年人说过一件事，像个寓言：有个贩卖雄黄的木匠睡在枯庙里，见面前忽然亮起两盏灯，明朝醒来，见一条很粗的巨蟒死在他的身旁……是那包雄黄救了他！

真可怕，想不到在野人山遇上了巨无霸。六个人暂且徜地不动，过一会儿才转移到大松树背后，以免遭到意外袭击。这巨蟒有多粗多长？大家忐忑不安，心狂跳着，汗毛直凛，枪弹无用，炸药包送不到它身旁，雄黄包最好，一物克一物，可如今哪儿去找？一个个长吁短叹，记挂着三个战友的生死。

月亮的清辉换上了暖暖的红日。

鲁汉人决心要寻回三个失踪的战友，交待大家不能趋近山脚下的岩洞，必须一致行动，避免伤亡。六个人拔茅草用来搓绳，好一阵，一根粗粗壮壮的茅草绳将六个人的腰部连结起来，以便相互借助和依托，如临大敌，手端汤姆枪，并排向那个神秘恐怖、昨夜亮着“灯光”的地方行进……

行进至高山脚下的坡地，见茅草丛中一块嶙峋的巨石前有个人形像具尸体般

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就是昨夜站岗中的一个战友。离他三十来远，有个张着黑洞洞大口的岩石窟窿，它的左右被茅草遮掩着，上端被岩石缝中生长着的灌木丛倒挂盖住了，石窟窿下部，细细观察才发现生长着被压倒的茅草，成了一条凹凹的通道的一部分，蜿蜒蜒蜒通向那个大水塘。

快，先将战友的身体抬过来，看能不能抢救。两人抬人，三人三把枪对准大窟窿，遇上有被巨蟒吸过去的感觉，就借腰间的茅草绳六个人抱紧，卧倒，向黑窟窿打排枪，鲁汉人实行施救。

哦，就像白天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似的，顺利地将这个战友抱回昨天燃篝火的地方。鲁军医看瞳孔，号脉，摸心口……还有救！不要慌乱，快拿药箱。鲁汉人打开药箱，给战友内服外敷，七手八脚侍弄了个把小时，奄奄一息的受难者终于逃过了鬼门关，还过魂来，渐渐有了外伤的疼痛感，皱皱眉头，活着呢！他是因过度惊悸而昏昏的，睁开眼，看到鲁军医和马参谋站着蹲着围着他，神智恢复后，余悸未消地嗫嗫嚅嚅说：

快……快撤……

鲁军医问：简单说说昨夜发生的事吧。你的战友？……

受难者运运气提提神后才说：我们觉着有个嘶嘶嘶的声音传到耳朵里，有个外力重重地吸住胸口，讲不出话了，被拽着往前移动，挣不脱，做不了主，像在草上飞，滑向山脚，看见两盏小灯亮着，后来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眼看着身边的战友直往前走，不管我……

鲁汉人听得惊诧不已，说：好险啊，你是被一块洞外的大石头挡住了右肩右腿才倒下的，不是巨蟒发善心，同你一起的战友进了蟒口，没有你走运，成了第二个罹难的烈士。

马中国摇头叹息，感慨地说：今天我们正像在一个寓言世界里历险，前一阵是野人山里的高级猿光顾，我们听到了它们的耶噢声，鲁军医称作猿话，昨夜探明野人山的巨蟒光临，我们听到了它的嘶嘶声，我称作蟒话吧……这猿话蟒话，组成了二则野人山的人类听不懂的有声寓言。中国远征军成了野人山的弱者，又一个战友成了这恶魔腹中的美食……唉！

除掉这冷血巨蟒又谈何容易：远距离子弹打滑，角质化了的厚皮穿不透。它暴怒起来谁能抵挡？近距离不等开火，它深藏在洞中见势不妙可游走，可盘地张嘴收拾你，连野牛都能囫囵吞咽，别说是人。蛇类的口腔上下腭能脱钩，普通的缅甸蟒吞一头猪仔不在话下。像这般的巨蟒寿命在千年之上，只有在这个千万年人迹罕至的野人山里才能创造出寓言来。比较起野人来，缅甸巨蟒对人类的危害显而易见，它残忍极了，休想求它发慈悲。

人类中的中国远征军谈蟒色变……

七人落难被迫在一起想除蟒计……

又是一个月色迷蒙的森林之夜……

照样生起了篝火，位置变动了，现在对准了巨蟒洞口。原先设岗的哨位上放置

了一只行军锅，锅里盛了野牛肉、老鼠肉、野兔肉，采撷了些能散发香气的野花——一锅煮。鲁军医在野兔肚子里安上了火药、烟土、砒霜。原本用于秘方的，这回用来除害，其中的火药是临时想起，从木柄手榴弹中拆出，想增加它的破坏力度。行军锅下燃着熊熊烈火，锅支在三角铁架上，架上有三个轴承固定着，设计成能向前滚动的装置……

炭火燃得旺旺的，锅里的肉在不停地翻滚，不歇地发出噗噗之声，水被不断蒸发，直冒热气，香气扑鼻，入缅三个月来人与这种食香久违了，不知这千年缅甸蟒王能上当受骗否？

七个人离得远远的，十四只眼球透过腾腾冒着的热气，注视着那边的岩洞。巨蟒虽然两昼夜连吞两个人，胃口大，消化快，嗅到扑鼻的香气不想放弃，习惯性地运足它力大无穷的气功，先张开血盆大口，舒展头部肌肉与韧带，撩撩信子，又闭合起来，发出嘶嘶的鼻息，又吐出紫红色的信子，又收回去，重复了多次，才滚动巨大的身躯，为了够得上前面的目标而渐渐探出岩洞，对准五十米开外的军用铁锅，一尺、二尺、三尺地不断延伸，头部上下腭收紧而形成的一个圆圆的吸气孔在不断地内敛、收紧、倒吸……

草地上的行军锅受到渐渐强大的吸力后，像部儿童电动玩具小汽车，新时尚的说法像电脑操纵着那样开进了蟒口，滚烫的铁锅侧翻着，下边的架子被下腭挡在了外边，又因沸水刺激而停了一会儿，难过地消受起人赐美食……

巨蟒的前段身躯也渐渐地缩回岩洞，整个吞食过程约有半个小时，真是惊心动魄难得一见的奇观。蟒是直肠动物，什么都能消化，不能消化的金银铜铁锡宝石之类，它能用自己衣胞类的内分泌物将它们团团裹住，再从肛门像一只只圆形集装箱似的排泄出体外，而且决不会乱来，贮存在它那巨大的岩洞内……

啊，真乃神通广大，又鬼斧神工，人类崇拜它，当做神蛇，当做图腾，少女成了它的美餐，没有人再提供祭品给它了，并不能改变它千年吃人的本能，平时靠吃各种鼠类充饥，偌大个野人山不会断粮，有机会重开活人祭，它照单全收，这回吞下野牛肉、野兔肉、老鼠肉全席后不知尊驾贵体无恙否？……

鲁汉人、马中国等七个中国远征军幸存者，面对野人山中的巨无霸，像面对神话或寓言中的蛇神，静观它将有什么法术使将出来……

篝火全熄灭了……

大家能从夜色中看到巨蟒的双眼发射出了两道绿幽幽、蓝莹莹的强光。在四周黑漆般的热带森林里，外界没有任何物体可以借光反射，它是借助人类双眸观察不到的微弱天光在自身发光，光源来自蟒眼晶体中的夜光，一种荧石化的稀土元素——牛磺酸物质。

牛磺酸是种增加夜视力不可或缺的化学物质。猫为什么喜欢吃老鼠？它是为了自己能够在晚上看得见东西，不吃老鼠的话，猫的夜视力就会大大减退。猫本身不能产生牛磺酸，所以猫只能不断地捕捉并且吃老鼠才能保证自己在晚上看得清楚，从而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猫头鹰捕鼠是同样的道理。老鼠体内含有比较多

的牛磺酸物质。宠物猫视力下降，不会捉老鼠了，不奇怪，原因就在它饱食终餐，不用去捉老鼠吃了。没有这种生物机理，狐不能夜巡，黄鼬不能偷鸡，鹰不能捕兔……然而它们的夜视力远远比不上这千年巨蟒的夜视力。它在无人灭鼠的野人山，正好为它提供了千年保健食品——老鼠，成就了它的超常夜视本领，超常的夜明光度，持久的自发光能。当人类的眼球成为"猫儿眼"，蟒的眼球成为"猫儿眼"时，一旦活体变成失去生命的遗体时，"遗珠"还能保持这种夜视功能吗？——由夜明石（荧石）加工成的夜明珠能自己发光可以证实活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体生前必须完成荧石化过程。

世界上的夜明珠已知的有三类：矿石加工的荧光石夜明珠；深海里采撷的海蚌珠；千年巨蟒眼球形成的夜明珠。1934 年菲律宾巴拉旺湾发现的海蚌珠俗称"老子珠"，重 6350 克，为世界第一珠。其中自然界中形成的蟒珠最珍贵。

可惜今天鲁汉人和马中国尚未识得这寓言和神话世界野人山里的千年巨蟒的眼球。

七个人远距离观察这蛇神这巨蟒的下一步行为……果真，过了两个时辰，天气变了，狂风骤起，草响叶飞，林木折腰，山岩崩裂的景象在高山下发生了！油桶般粗大的身躯从岩洞中徐徐游出，全身足有五丈长，草绿色的蟒鳞发着乌亮的闪光，它发起疯狂，见树就撞，树倒了，见石就撞，石裂了，大森林的一角一片混沌，天翻地覆，轰轰然的巨响震耳欲聋，巨蟒喷出一股股毒气，嘶嘶作响，冲向林野和天空，斗大的蟒头高高昂起，七寸以下着地，朝这边的大水塘游来……

这样的巨蟒，相当于传说中的神龙了！

中国远征军中的七个人能亲眼见到，是人生一吓，也是一生中的奇遇，要不是逼走野人山，人类或许永远见不着这惊天一幕了。可惜那位随先遣连行动会玩摄影的参谋已回到杜聿明身边，不能为后人留下这惊世的奇观了。饱食后的巨蟒力大无穷，七个人冒着生命危险看它表演。它游出岩洞后的暴怒，是因为四小时前吞下的砒霜、火药、烟土已在堡垒内部攻破了它的直肠，剧烈疼痛使它咆哮和疯狂，使着性子。又因为断肠的致命伤，它的千年生命史已走到尽头，想用喝水来解脱内痛，来缓解肚肠坚壁的裂变，来拯救自己，才勉强游动它那庞大而沉重的躯体，像一支绿色洲际火箭，笨重地滚进了大水塘，一阵轰隆响，溅起高高的水柱，水花四散飞舞，冲击波让人险险乎站不住倾向一边去……

森林复归平静，巨蟒不再窃行野人山，睡在水塘里不动弹了，老老实实告别人类。七个大难不死的中国人步步为营凑近已能看清水面的塘边，扇走不时飞扑在眼前的蚊蝇和牛虻，趋得更近些好看个究竟。战胜死神后的心情是喜悦而轻松的，欣赏它时，又悲愤交织——两个战友还在它的直肠里作它的消化物呢。但见这角质化的圆桶体上闪着斑斓的寒光，如龟壳般坚固贼亮，如斗的头，如球的眼，皮剥不下，肉不能食，战友的尸体难找回，上下腭脱钩时吞人吞牛一样爽，如今成了农村戽水机一般的铁管，仰起了它的出水口，过几年又会成为一堆长长的烂肉和皮囊……

随它去吧，马中国说。我们进蟒洞看看。鲁汉人说。

鲁汉人先走，带领战友们直奔离大水塘三百米的大岩洞……

嗬！洞口被巨蟒它那又圆又硬的笨重身躯摩擦得光光滑滑，上部留了些残存的岩石本色和粗糙表面。人无须弯腰即能进入，像鲁汉人这样的高个儿只须略略低下高贵的头。岩石面上有层草样湿润的地衣，呈黯绿色。旱季一定会干燥些，上端的岩缝里也不会有水滴滴下了。巨无霸的洞宫内并非一无所有，排泄物的堆积层布满了椭圆形的四周岩壁，有股蟒蛇特有的腥气味，但不刺鼻。大圆洞的尾梢还有条长长的通道，不知通向哪里，像用来通风的。蟒蛇睡觉时是盘着的，爱干净，常常洗澡净身，澡堂就是山下那个大水塘。洞宫内设有食物储存，设有柴草铺垫，看上去热带雨林没有寒冬，它的冬眠期限很短，吃不到荤腥时也吞食青草和野果，以适应大自然提供给它的生态环境，偏食的话，活不到今天，熬不成千年老寿星了。小型动物鼠类等可能是通过尾梢的长弄而入，闯进洞来的不速之客倒成了它的美餐。

蟒洞是个天然溶洞，被它千年前用作老窝后，盘踞着的中央这块地方已经留下了明显的圆形凹槽，这与它的盘卧和不时蠕动和消痒有关。在没有人类活动的野人山里，它的排泄物内自然不会有金银财宝等人类的饰物残留下来。前天和昨天吞下的两支汤姆枪还不可能被消化，不会排泄出什么铁蛋蛋钢蛋蛋，至于骨头之类，凭它的消化力，过夜就成它的营养品了。

七个人走出蟒洞，马中国又在嘀咕着：它在吃人以前的漫长岁月里，靠什么荤腥来维持生命呢？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想法游出洞去长途跋涉寻食，怎么生存？难道真像神话和寓言里蛇神吃仙草和仙水度日吗？野人山不会是居住有西王母长有蟠桃的昆仑仙山吧……

鲁汉人接他话茬：它什么都吃，你不见这里到处有山鼠乱窜吗？这是它的主食。人是天赐之物，平时吃不到，千年里它不知吃过几回呢。它或许见过野人，见过老虎，它无手无脚，跑不过它们，不一定敢主动进攻，相安无事到今天还是曾有过生死搏斗，我们难猜测了……这样吧，把蟒蛇的粪蛋蛋敲碎了看看……

做什么？马中国问。

自有道理——它不能消化的只有金银铜铁锡和珠宝，粪蛋蛋里留下什么不就能知道它在千年之内曾吃到过什么了么？比如这两天吃了远征军，排泄出的粪蛋就会有钢铁在里面，可惜还来不及消化。

大家觉得鲁汉人说得很有理，不妨试探一次，便七手八脚搬弄起来，乒乒乓乓一共敲碎了近千个，从中发现了什么？——仅仅发现了一副变了形的银手镯。这是个不小的意外收获，马中国遐想着：有可能是一千年的古物呢……忽又说：走不出野人山，见了金山银山都是空欢喜，这个银疙瘩要它何用？甩了！鲁汉人可不这么想，他抬抬手聚拢七个人，认真地说：

我们即将走出野人山了！

除非蒋总司令派飞机救杜长官出去……马中国摇摇头持否定态度，叹息着。鲁汉人却满怀信心，捡起变形银手镯说：

不用派飞机，我们能走出去的，能回到中国的。你们看，这是中国云南傣族妇女或者缅甸掸族妇女的银镯……不就等于说，这千年巨蟒曾经游出野人山，曾经接触过人类，在我们的战友罹难前，它也曾吃过人！否则，蟒粪蛋里的银手镯从哪里来？它这样巨大而笨重的身躯是爬不了很远的长路的，顶多饿极了出洞游击一下，在野人山的边缘地带与人类社会接触，开开眼界，吃到一顿美餐后必须赶回洞……那么，它出游的距离不就是野人山的边缘吗？它游上一天一夜的路程，便是我们带领部队冲出野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你们谁能说这只银镯不是人类女性的遗物，而是野人的遗物？

也有可能是野人抢了傣族妇女的银手镯，巨蟒吃了野人呢？这个战友的话近于调侃了，野人的审美观念不会这么高级吧。马中国明白了鲁大哥的意思，为他辩驳：

即使这样，野人不会远离千里野人山到昆明市去活动的，它的出游距离难以超过蟒蛇，蟒粪蛋里的银手镯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我们快走出野人山啦！

鲁军医信心百倍地说：最多再走三昼夜，定能回到人类社会，是滇西，是印度，吃不准。蟒蛇着地穿行的速度比人快，我们走三个日夜还不及它游一天？

从蟒粪蛋到求生路的启示，很合理，大家信服。虽然现在每个人的模样很像野人：胡子长，头发长，衣衫褴褛，一身虱子，脸色憔悴苍老，伤痕累累，斑斑驳驳，但为能很快走出野人山，重见光明，重见国门而高兴。马中国说：

给杜长官报个喜吧！

先遣小组遂向杜聿明发了电报……

热带雨林中，这支苦难的中国军队的司令长官正躺在行军床上。官兵们轮流抬着他走了曲线距离几千里的路，他忍住痛苦，保持着尊严，什么时候雪这个耻还不能去想，清醒时问：

队伍到了哪里？靠近昆明了么？

军座，我们仍然是在野人山里打转，进入国门尚有时日。身边的副官答道。杜聿明虽然不很清楚野人山已经吞噬了多少官兵，可他应该记得为他服务的常连长，还有小朱小林都不在了，听到此，他有气无力地说：

给重庆老头子发电报吧，请他派飞机来搭救我们，先空投食品和药品。报务员找到了一块林间空地，架起电台，拨弄拨弄电报发不出去。报告长官，路上几个月来几乎天天有雨，机件泡过水，到处跑电，没法正常使用……报务员懊丧地说。杜聿明仰天长叹：唉，盖上了虎皮还会被浸湿了……

隔一天，难得放晴，好不容易觅得一块阳光台地，开启虎皮护盖晾晒半天，将积存在内部的潮气慢慢蒸发干了，架上天线接通电源，插上耳机和发报键——

滴……滴滴滴……

一次，二次，三次……数不清多少次了，把呼唤重庆电讯总台的讯号发出去之后，等重庆回电。嘟，嘟嘟嘟……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短促的响声，这是重庆的回电！

中国远征军部队的一部分——第五军，尚在野人山中存活着的信息终于传了出去！

接着，杜聿明又收到了马中国的先遣小组追拍给他的电报：先遣连已转进至野人山边缘地带，回国指日可待！

第五军及其直属部队、长官司令部全体官兵为之化悲为喜，转危为安，想到了整装，想到了要给祖国同胞一个惊喜；留下了向日寇雪耻的种子部队，来日决战有希望。杜聿明又跟东西两路部队通电，却无回音……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派特种部队寻找失踪的部下，杜聿明才知道，有一路早半个月进入了印度，整编成了驻印军，有一路遇到了瘴气，全部罹难于野人山。伤亡总数是个永远无法统计精确的谜，因为有一部分散落在缅北边远地区，被当地少数民族收留了下来，为了生存而成了侨民，还有的成了国际流浪汉，成了猎人。

中午，天空传来久违的飞机引擎声……可惜，因找不到部队在野人山所处方位又飞了回去。先遣小组挑选好了一块高地，爬上去，一齐动手在林莽中劈出一块小空地，堆上柴草，一俟天空传来飞机的嗡嗡声，见机身上没有日本鬼子的太阳旗标识，就点燃……

乌黑的浓烟冲天而起。

军用运输机开始空投。

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有救了，杜长官活着，能冷对英国人亚历山大说句壮士话了，雪耻之日将会到来。先期到达印度的孙立人部组织了营救队伍备上各种用品，分路从印度境内进入野人山接应，在边缘地带每隔数公里设置一个收容站。有谁能知道哪个难友会从哪个大森林的缝隙间钻出来呢？队伍已不成队不成伍，全成了散兵游勇叫花帮，仅保存了一颗向日寇雪耻的跳动的心。只记着杜聿明得救处叫达罗。

据历史记载，最后一个跑出野人山的远征军战士，比第一个跑出去的晚了三个月。这虽然比等待奥运会马拉松赛的最后一个拐腿英雄跑回体育场终点线要长久多了，但新闻媒体当年不可能知道，真正最后一个走出野人山的人，应该是在八年后的某一天，从野人手里逃脱的军医鲁汉人。

是年七月底，中国远征军陆陆续续挣扎出了野人山，来到印度边境的利多。有一小部分人瞎摸瞎摸走回去了滇西。在整理建制清点人员时，杜聿明哀叹：

丧师辱国，罪无可恕，我无脸做野人山祭，谁来雪耻？拜托大家了！我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死难的官兵。我走了，缅甸的仗，拜托了，野人山里罹难的官兵遗骨，托付给你们了，带不回遗骨，也要想法将他们的亡灵引领回国，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祭奠他们！我在国内等你们的好消息。逼走野人山，是个悲剧，责任在我，中国军人要牢牢记取，抗日战争胜利后再祭奠他们吧，帮我雪耻的人，我感谢他们！统计表明，他们的第五军，出国人数为三万八千，战斗减员为七千三百，撤退减员为一万四千七百，现有人数一万人。其他各路损员约三万人。年初，他受命率十万精兵，美式配备，出国门，入缅甸，何其壮哉，如今伤亡过半，活着回国和撤到印度的不

足五万人。而且鬼使神差竟然摸到了英军统帅亚历山大要挟他当难民的印度地界，实在令他寒噤不止，哭笑不得。是年八月上旬，幸好重庆来了命令：

着杜聿明将军率第五军军部机关回国。

他深表哀叹后，离印前夕，在利多设下个简单的灵堂，与官兵亡灵挥泪告别，即日启程回重庆了。马中国也随第五军机关回国了，他不久就调到李弥的第八军，决心反攻缅甸，为死难的同胞雪耻报仇。而最令他悲痛的是在走出野人山的前夜，睡在他身旁的鲁大哥竟神秘失踪，留下了汤姆枪和行军皮鞋，睡袋、手枪、短刀、布鞋和药箱竟随同他消失的无影无踪……

是神秘失踪？

是神秘死亡？

是神秘的第二条巨蟒向他进行报复？

是鲁军医想多留几天，上山盗仙草？上山抓野人？

马中国回国后不知怎么样向丁美亚说清楚，怎么样去安慰她，见到好友段希文又该怎样对他讲……只能这样……他在千思万虑后定方针：不能将在野人山发生的实情告诉她，让吴娃出面劝慰，让她继续住在昆明带小亚读书，等待鲁大哥从印度整训整编后随驻印军回国……

第六章



鲁汉人睡在大榕树下，想到终于能走出野人山了，回昆明与美亚和小亚团聚的日子到了，远征军第五军命不该绝，杜聿明将军的福气大……他在鸭绒袋里做起了美梦，容易沉睡，这是他的习惯。明天救援物资就能从天而降，今晚也不用派岗哨了。马中国很细心，安排七个睡袋一字排开，等距离一臂间隔，发生什么情况，伸手即可传递信息，但还是少了个心眼，未将七个睡袋用行军背带相互连接起来。沉睡中的鲁汉人终于半醒过来，迷蒙中脑袋里的思维仍在断断续续进行……

野人山里一路走来，我们奇逢了野人，奇遇了巨蟒，死了很多人，像进入了地狱，比起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入口处的三只猛兽狮子、老虎和黑豹，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山头上燃起那堆柴火，见到了飞机，确定无疑我们得救了……啊，让后人去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的官兵们建造一堵哭墙吧，让小朱小林这样美丽的灵魂升天，让被巨蟒吞食的两个战友的灵魂升天，化作白云，冉冉飞回中国上空……啊，他们不认得路怎么办？……这时候，体内的生物钟提醒鲁汉人：天亮啦，该起床了。他睡眼惺忪地睁开双眼向上方望那启明星……

啊！……他一阵寒噤，见到的不是启明星，不是美亚和小亚，而是个站立着，似曾相识的，浑身长着黄褐色体毛、双乳挂在前胸的雌性野人！它双眼闪烁着红润色的光，五官搭配在一起并不狰狞，并且略有近似人类的表情，长发蓬松，呈干枯状，身高近两米，臀部无尾巴，背微驼而前倾，四肢略比人类长，前后爪已与人类无异……

鲁汉人在双眼的搜索中，还发现野人洞的另一边着地睡着一个小野人，猜不准是雌是雄，有多大岁数……莫不是上次相遇两只雄性野人家族中的另一家？那么它们又为什么两地分居呢？……如果等会儿有雄性野人回来，说明它并不缺少雄性主人，又为什么要抓我来充数呢？再如果回来的竟是上次被我们打伤的那两只，

会不会对我实施报复？……人类重视雪耻，它们懂得要这样做么？

上帝保佑鲁军医，他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在眼前，只是沉睡不易惊醒的生理习惯耽误了他跟马中国一起走出野人山的时机，不能参加驻印军组成的新远征军了。

野人山里的现代类人猿群落，有可能是从蒙古大草原迁徙而来，更有可能是中国云南"元谋人"的后裔或他的分支。从中国土地上发掘的古人类化石中，我们可以证实中国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

160 万年前的元谋人；

115 万年前的蓝田人；

80 万年前的郧县人；

6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

50 万年前的沂源人；

30 万年前的南京人；

23 万年前的金牛山人；

18 万年前的大荔人；

13 万年前的许家窑人；

10 万年前的丁村人；

5 万年前的河套人；

2.8 万年前的峙峪人；

1.8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

直立人是从猿人开始的，猿与人的区别以后不仅单单从直立这种本能的动物性为标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人猿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进化成了现代人，并分出了多种族群，血统、肤色、基因都不相同。也有极小部分地球上跟猿人一起生存的猿类动物，并未受到大自然的恩宠向猿人进化，同步前进：这是现代高级猿存在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解释。上帝为什么不曾顾怜到现代类人猿一族？——200 万年前上帝本人尚未出世呢，他后来自己主张人是他创造的，就不能怪他的无知，于是现代人就将它们归入猩猩科去管辖了。

地球上只有东非埃塞俄比亚大裂谷发现的人类始祖能与中国古人类相媲美。如若真是 160 万年前元谋人的分支，因为突发基因倒退的原因未能同时进化成猿人、智人直至现代人，那么，野人山里今天相遇的现代类人猿就非常有可能是元谋人的后裔变种，非常珍贵。过去发掘到的是化石，今天是活体啊。野人山的东南边是中国云南，远古时代更加洪荒，迁徙到这边来并非难事。

他下意识去摸身旁马中国的睡袋……才知下边已不是草地了，哪有马老弟？自己身居于一个大石洞里，当了野人的俘虏！它为什么选择了他？——是顺手牵羊：昨晚他睡在最外侧。换个位置的话，会是马中国了。此刻，鲁汉人想到了自卫和反击，他有枪有刀，暗自去摸，准备击毙它……忽又想到一路上打野兔把短枪里

的子弹打光了，或许还剩一颗子弹在枪膛里……打不中呢？自己必死无疑，野人遭袭击后是会反抗的。于是他暂时放弃了马上与它决斗的打算，从长计议吧。希望它有人类的情绪。这样想主要是鲁汉人心中对野人存在一种探秘的兴趣，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来了，像发生在寓言里的事，他今天不幸地遇到了，那么，为什么不在不存生命危险的前提下，研究一回它呢？换了马中国或者蔡青年，野人早倒地不起了。当下，他细心观察揣摩它对自己这个异类动物如何发落，也担心那个小野人的父亲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

它想到去那边抱起孩子了，是只雄性，估计一至两岁，刚睡醒的样子。

它见他动弹了，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动作所表达的意思，大概是在猜测他的动作对自己是否有进攻性来决定做出下一步反应……美国军用鸭绒睡袋是专为武装中国军队制作的，布质十分牢固坚韧，当胸有铜质拉链，它的智商还不够解读这新东西，不能主动帮助他完成拉开动作。但百万年幸存下来的高级猿毕竟属灵长类智能动物，比起虎狼狮豹自然文明多了，上次小朱小林的被劫对鲁汉人得益颇多，他有了对雄性野人进行观察了解的经验，为了生存，他从今天起必须研究对手……

野人也罢，高级猿也罢，类人猿也罢，称呼不同，它们不吃人，能与人类共处，只要不受外部力量的袭击，它们是善良的，静处的，已有相当多的智人性。劫持小朱小林是本性使然，它们不懂人类制定的任何法律，遵循的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异类侵入了它们的领地，干扰了它们的生活，它们要实行自我保护，人类应该理解和原谅它们、顺应它们。在这野人山里，它们是主人，是百兽中的智者，人类只有对它们俯首称臣，靠它们的合作和保护才能借这块宝地生存，人类若跟它不合作，森林中的每棵大树都将是绞刑架，每块台地都将成为断头台，单个的人，在这茫茫热带雨林中是很渺小的……

雌野人站在他的对面瞧着他，不动不哼不转眼，不知看出了什么名堂。鲁汉人仿佛看懂了，想通了，哦，必须学会与它们相处，取得它们的信任，弄清它们交流感情的方式方法，接受它们的喜怒哀乐甚至语言，借它们来近距离探索世界之谜：雪人、野人、高级猿、类人猿、阿尔马斯是不是同类动物的五个版本？惊慌失措已无济于事，智斗才有活路……

他记得昨夜入睡时，汤姆枪和行军皮鞋是放在睡袋外的，它只抱起睡袋走，没有捡抢，说明它不懂什么叫武器以及对它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在拉开铜质拉链，将短刀、手枪、药箱、轻便鞋大大方方移置在地后，竖直起上体，脱离睡袋，站立于石洞中间……

这个天然大溶洞有三丈多高，岩壁上有青苔，地面铺上了厚厚一层茅草，无粪便，无臭气。洞穴主人性格温和，看上去还比较善良，灼灼闪光的圆眼注视着他，仅限于观察，不加任何干涉和制约，似乎在努力留给他一个好印象：你是自由的，没有危险，这块地方的野果够你吃的，你不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只要你能听话。他不知道自己的动作能不能让它接受，所以不主动去跟它交流，相反，他试着去学它的

动作，让它有一种认同感，产生一种亲和力……如果它不反感，就算他的胜利。不是吗，人孩进入狼窝时什么都不懂，身体上的气息又截然不同，只能由着狼去摆布，哎，人孩竟能够在残忍的狼群中生存，长大，变成狼孩……瞧，它放下孩子，竟然坐下继续注视他的动作，放松了警惕放弃了自卫似的。他想，它由着我活动，不反感，一定无意中破译了它的什么密码，被它初步认同了。他油生了能活下去的希望，嗬，我是它的俘虏了，必须学会与它同居为伍的本领，摆正位置，从人变猿，别存在要消灭它的邪念……

它大步迈出洞口，双臂向左推动那块圆兜兜的巨石，又将洞口封闭了，留下一条半尺宽的缝隙，谁也出不去。他肚子饿了，随手捡起地上的野果残片不问酸甜啃了一口……

它忽然"耶噢——"一声，小野人跟它走了几步，并帮它推开圆石，一起走出洞口，返身将圆石复位，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在它这听来熟悉的嘶鸣中，鲁汉人认定它的发音器官尚处单声道向共鸣音的进化过程中，耶为主音，噢为气息余韵，不能算作语言的，无法跟人类交流，内中奥秘人类听不懂，但显然被它的孩子听懂了。今日始，鲁汉人定名为"猿啼"，够不上"猿话"的等级，野人是无言语的灵长类动物罢了。但又不听也要听，不懂也要懂，不学也要学，只要他出不了野人山。

鲁汉人在独处时进行冷静思考：人类在它眼里也只不过是种异类动物，我快放下做人的尊严和架子吧，不能把人间的习惯固守不变……侧目看了看洞口，又提醒自己：它对我存有戒心，我切莫麻痹大意。天下所有高级猿的防范战术都出自天性，它跟上次相遇的两只雄性一样，采用了相同的防备方式。我得耐心等待机会，出了洞穴再说，为重获自由，不到绝对有把握的时机不能冒险，不作最后的拼搏。

鲁汉人渐渐发觉，高级猿也在等待时机，为得到他的认同，希望友好相处，它拿走了他的短刀、手枪、鞋子、帽子、药箱和睡袋，且并未用暴力去破碎它们，也无智力去操作开启药箱——而钥匙就挂在药箱上。它力图使他的生活跟它一般模样，但又并不去用暴力撕毁他的军服，看来是真心想把洞中的环境布置好，让一个同样能站着立着的异类朋友一起生活，小野人有个保护人，遇到外敌入侵时，有个一致对外的助手，遭天灾时有个好帮手。

天气闷热，鲁汉人身上穿遮羞的短裤内衣，又不能出洞，怕生病体力下降，机会来了也逃不动，便在洞内活动活动身体，跟它斗不了力斗不了勇，斗智呢，没摸准它的智商有多高，要是他根本不懂，斗智又有何用？

不知挨了多少天野人山中的洞穴生活，它总是早晨抱着小野人出洞进洞，小心谨慎，巨石不离洞口。它们出洞是去采集山中野果，木瓜、芒果、无花果、野香蕉、野枇杷……什么都有，没有盛器，都抓在手里，吃一顿抓一顿，不懂储存和保鲜。洞口千斤石，他运用全力也推不动挪不走，逃跑是妄想，它的智力有不至于让被俘者从它手里逃跑的水平了……

日子就这么日出日落，雨下雨停慢慢地过下去，天天吃野果，从无大荤小荤改

善生活改变菜谱食谱，洞穴内嗅不到血腥气……哦，高级猿竟是素食动物？

日子久了，记不得当了多少天俘虏，从头发的长度去估计，当在四个月左右，雨季过去了，旱季到了。野人山里，有因泥石流而改道的事发生，野兽不长途迁移，旱季中才有野狼长途奔袭的事，不知其他动物为了食物有没有大迁徙的故事。半年了，他不曾发现它有什么亲戚同族前来串门拜访的事，连个不速之客都不存在，哦，也许它们母子太寂寞了才动了俘个能站立走路的异类陪伴它们的念头，并无旁的恶念。他不明白它们母子怎么到的这里，摸不准野人的氏族社会结构内部秘密，猜不透它是个失去丈夫的寡妇还是失去父母的孤女带着一个儿子，有了父母才有它呀，有了丈夫才有孩子呀，生活在野人山莽莽林海中的任何动物群落，没有根系血统是不可想象的，高级猿怎么能从一二百万年前衍生至今呢？少说点，李白写那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唐诗，至今也该有一千二百年了吧。

鲁汉人闲着无聊，好像进入研究高级猿的学术境界中去了，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他不能像个美术家那样去描绘，不能像文学家那样去描写——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没有油彩哟。当年只能一一铭记在心。他和马中国见过巨蟒洞，里面阴气阵阵；今天的野人洞和上次见到的野人洞都是朝南的，究竟一个是冷血，一个是热血，灵长类动物已经懂得选择栖息地了，有了相当的人性和理性思维。

鲁汉人研究野人的食谱：它隔三差五出洞采集新鲜水果，其中有苦有甜有酸，有熟有生有涩，就是没有含毒的——这非凡的本能比人类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水准还强。别以为人是万能的，有人说世界上当然称为精神动物的人类最聪明，嗅觉却远远不及受过训练的安检犬，野人或许在某个方面远胜于人类。

鲁汉人在研究中发现，野人尚未进化到有意识狩猎阶段，未见它储存过食物，洞穴内未见类似原始人类用于狩猎的工具，筑巢的工具，抗敌的武器，更谈不上有类似一万八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用火烤熟食和加工用的石斧了。观察所得，他断定它尚未进化到原始猿人阶段，不会用火，没有交流语言，有思维没有思想，没有高智商，它就不能算作原始猿人的亚洲遗族。

鲁汉人与野人为伍半年，世界野人之谜可以解开了，面对他，高级猿的猿啼声不能听懂，不能领会，小野人似乎能听懂，这是猿猴级的以音识谱，如果他能听懂了，识谱了，倒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他将成为懂得猿啼的第一人。他用全部精力观察它们母子，以打发这枯燥的被俘生活，消解天天具有几分危险的软禁日子。他有时犯思：要是哪一天我能出得洞去，为了转变厄运，逃出这尴尬处境，一定要去挖些迷魂草、致幻蘑菇让它吃下去……想下去，又觉不好：对人类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对高级猿是否同样有效？野生动物的免疫力和抗毒性与人类不同，它喝了，我也得喝，一旦弄巧成拙，发觉我在耍它骗它，它将作何反应？它的智商肯定比猩猩猴子高，有可能识破人类的伎俩……

高级猿也在观察鲁汉人，发觉这个异类对自己够老实本分，经受住了长期考察：不跑不攻击自己，终于在一个早晨，暖和的阳光将旱季森林间薄薄的湿气蒸腾成了晨雾，鸟雀在飞跃晨噪，夜游的地鼠隐入了地洞，它耶噢耶噢的啼声不断：破天

荒的给鲁汉人放风了，第一回将圆石滚动推开，洞口大开，带了他外出见见世面，去走走亲戚？不知道。

它带着他和孩子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走了半晌，来到一条山溪边。清澈透底的山涧泉水经久不息地汩汩流淌着……一路上，鲁汉人见到了许多远征军战友的遗骸，撒下的钢枪散件、子弹夹、皮鞋、皮革公文包、子弹箱、行军锅……人类好回忆往事，他见物思人，想到的就是中国远征军仇未报耻未雪，成千上万遗骨忠魂就这样无言无语无人问津地埋在异域，有谁想起他们，有谁引领他们回国呢？……

它不知在想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只见它走到一个红土堆前止了步，这让他很好奇：看它默不作声，坐在土堆前……

小野人开始自由玩耍，跳跃、爬树，戏水……过了一会儿，暖和的太阳变成中午的烈日，气温升高，燥热起来了。它便纵身跳入山溪洗澡，使用前臂和手指抓痒，梳理长发，低头哈腰喝泉水，大有做示范动作给他看的意思，嘴里不时发出熟悉的猿啼声……

鲁汉人学着它的样子，下水，洗澡的动作有意识学它，水清凉，喝一口，甘冽，无异味。他力图从生活的细节中取得它的认同和信任，最后能被它视为同类，犹如人类的婴儿能在狼群里生长为狼孩那样，全在于自觉地逐步地演变。如果自己突出异类样，保持人类的习惯动作，被它视为不肯合作、无法教化成它的朋友，那么下一步相处或许更难。

开头他真不知道它带领他到几十里处的这条溪边来洗澡、休闲、坐着晒太阳做什么，小溪在野人洞附近就有几个呢。直至太阳落下山去，它去拨开红土堆上的茅草和土层、碎石块，继而拨开下层的土块，发现里面埋着一具遗骸。鲁汉人对人的遗骸见得多了，眼前的头骨和躯体骨架一眼望去就分辨出不是远征军的，不是其他动物的，正是一副完整的野人骨架。他从上次相遇过的雄性野人想开去……它与它可能是母女关系，它们与它们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高级猿群落。至于为什么被分割成两个远远的小家庭，这就不清楚了。

这个谜，在一年后它又带领孩子和鲁汉人向另一个方向走，远远地走了一天路程，竟然让鲁汉人回到了那个浸有巨蟒遗骸的臭水塘畔，它突然"耶噢——耶噢"啼叫起来，好像在向鲁汉人发出什么告诫，它不再向前挪步，回头就走，面露惊诧，眼睛睁大……它这不正常的举止，让鲁汉人第一次看懂了野人山的文章：它看到了头搁在水塘岸边的千年巨蟒，闻到了这种特殊的气味，昔日里的旅程中估计它们的家族中曾遇到过这条巨无霸，还可能有过犄牲、搏斗，使它今天嗅到蟒蛇遗体的腥气就害怕起来……用同样的理由推断，另一边的那两只雄性野人也是被这千年巨蟒的腥气所阻遏，不敢越雷池（大水塘）一步。它们原是一家人的话，被埋葬的可能是它的母亲，也可能在那边生活着的乃是它们的丈夫和父亲，小野人是它们的后代……

鲁汉人虽然难以弄清野人山里的野人社会进化到了什么阶段：是母系社会抑或父系社会？既然命运让他落到这种地步，与人类远离了，与野人为伍了，就对野

人作一番观察和研究吧，这个实习机会是杜聿明赐予他的，无意间帮他实现了从小就有的愿望。它们为什么分居两地呢？可能是外出觅食遇到了山洪暴涨，泥石流改变了通道，再也跨不过原路上的大河了，或者在大水塘边遭遇过出洞洗澡的巨蟒，老年的高级猿一病不起，死后便埋葬在了溪水畔……

高级猿会用红土、碎石堆起个坟样的土墓，是它收殓了母亲的遗体，拖着尸体回头走力不从心了，就地掩埋，这是高级猿有别于猩猩猴子的标志，智商要高多了。然后，它带着孩子另找石洞居住，不甘寂寞，常常出洞转悠转悠，饿了采集野果，过起单亲生活，把自己的领地定在大水塘为界的地方。那边的雄性野人相依为命，等不回它们，便发生了俘虏小朱小林的事；这边的它们，出来转悠时顺手俘虏了鲁汉人来与它们做个伴……

至于别的东西，只能请天使去想象了，野人山是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神话世界、寓言世界、童话世界，这里发生的事，人类社会是没有的，从未发生过的。千万个远征军官兵死了，没有埋过一个人，没有一块坟地，一只老年高级猿死了，它的后人为它找了一块墓地入土为安——听起来不像个童话或寓言里的故事吗？

黑色的云翳遮满了热带雨林的天空，氤氲升腾的烟雾布满山谷。这厚绸般的浓雾送来了信息：野人山地区入旱季了。鲁汉人为适应季节转冷，出洞去采集野果的时候，用短刀割了捆长长的茅草，又去割了几丛剑麻，晾晒在树桠上……

食盐没有了，人类是不能缺少它的。鲁汉人用短刀挖出山地上到处生长着的夏柏桐的根，将它烧烤至所有水分蒸发，折出黑色的盐晶，先解决食盐的奇缺。人每天需要摄入 10 克盐，盐分损失又得不到补充的话，人体就会出麻烦。做这件事，先要解决火种。原先配置的美国打火机早不中用了，人类老祖宗教会他钻木取火的原始方法，这时用上了。他动手在一大段硬木上开了个凹槽，将木屑用石轮反复地研磨，渐渐冒出浓烟和火星，又用剩下的一块药棉从药箱里取出作媒子，蘸上酒精……

火种在生活中用处很大，一旦燃起，不能让它轻易熄灭了，他搜集了取之不尽的树枝，码在洞穴里，准备生篝火，让它成为这野人山密林中的长明火……

篝火终于燃起，它见过电闪雷鸣击起的火线火苗，因此对眼前的火苗一点不惊诧一点不躲避。他开始烧烤夏柏桐树根，用钢盔搜索析出的盐晶，又将剑麻叶片放在篝火旁烘烤……

它不能理解他在做什么，但也不去干扰他，反倒成了他的观众，既然上帝要鲁军医与它共同生活，他就想做个实验，能不能改造它，同化它，驯化它的野性，让它来适应他，而不是一味地适应它，让自己退化返祖变成猿人，变成高级猿的奴隶……

他用烤出的盐晶逐日盛放在钢盔里……

他剥去剑麻的表皮，敲扁它的茎条……

他理顺茅草的长茎，晒干，斩去梢……

然后，坚韧的剑麻和茅草在他手里编织成了草裙、草帽、草鞋、披肩……

他将采集下来的野香蕉、野芒果、木瓜、无花果、榴莲树上的刺果、地下的芋头、野马铃薯和山药烤干，切成片状块状，储存在洞穴中，以便在雨季暴雨天不必出洞撷取食物，不再挨饿……

他用树皮编扎成绑腿布，免受水蛭、蜈蚣、毒蚊攻击致使中毒病倒……

这一切的努力，首先是为了他自己，同时也为了同伍的它们，让高级猿母子坐享人类的文明。它也同时给了他这个异类朋友一些自由，默许有跟它不一样的做法，但它自己并不学样，仍然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动作习惯。在这一点上，它的摹仿性比猩猩猴子进步：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定势，难受外来影响，不易驯化。

鲁汉人感觉自己像生活在一个原始的童话世界里，那么美好，那么和平，那么安全。它胸前的确有块月亮疤，很美丽，毛色的变异很女性化，在类人猿中这是雌雄性别的标志，在所见的两个雄性野人身上没有、它的雄性孩子身上也没有。他改变不了它的野性，幸亏它的兽性已淡化了，不用怕它什么时候会兽性大发，危及到自己的安全。它改变不了他的人性，与它同吃同住，成了一家人，成了一个洞里的朋友。他的目的很明确：为了生存，为了等待时机，等待一个能逃脱它控制的良机，研究它，是困境中的缓兵之计罢了。

它的目的似乎也逐渐明朗化……

第三年的旱季来临之前，类人猿发春情，以它二十多岁的妙龄，有了同它的异类异性朋友共度良宵的本能要求，虽然它的脸部肌肉组合限制了它做出多么丰富的表情，但那种动物野性的天性表露无遗，有了少见的冲动，有了难解的嗔怒，具体表现在"耶噢——耶噢"的猿啼不断，时高时低，时缓时速……

鲁汉人想：它将洞口重新封死的话，我怎么办？这可不再是童话和寓言故事里的快乐世界了……

同伍已三年（他暗中在岩壁上用短刀做了记号，天色一暗一明为一昼夜，划一道横线，已划了近一千零九十五条），尚未觅得逃生的良机，万一不懂这山里的山规而惹怒了它，找来麻烦，人类的他是敌不过猿类的它的，必定有可怕的后果，为了将来的逃生大计，必须使它觉得他已心悦诚服于它了，要不，自己的末日就在眼前，就在今宵，一顿野果美餐将成为野人山里的"最后的晚餐"、行刑人犯的断头饭……

鲁汉人为此想了一夜：我与它语言不通，听了它三年猿啼，无法沟通，面对尴尬局面又不能牺牲人类尊严、扭曲性爱含义，去承受心理压力和心灵的苦难……终于，他借助自己丰富的中草药知识，起了个大早，去山头采集了一种能抑制动物性激素荷尔蒙的药草，熬煮了一锅汤，大家当饮料喝，假装着自己先喝给它看，再端给它和小野人喝，一连三天……

人类的智慧终于胜过高级猿！

鲁汉人假装着将爱转给它的孩子，抱起它玩儿，转移它的注意力……

高级猿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减退了情欲……

山洞的圆门仍然敞开着……

短刀、手枪、药箱、军帽、军装、软便布鞋和美国造鸭绒睡袋都未受损，像展品似

的陈列在洞穴四周，小野人有时会去拿来玩玩……

它是单纯的，无邪的，纯朴的，友好的。他对它使了个绝招，救了自己，同时也欺骗了它一次，请原谅他并无卑鄙之心，用心良苦也！它不再提防，有几次，他手握短枪，子弹上膛，与它距离很近，可以放心大胆地举枪对准它的太阳穴或胸口的月亮疤，用最后一发子弹进行报复，射向它的头部或心窝，让它的猿啼声成绝响……

它不懂手枪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不设防，开枪之时就是他的出头之日，自救之日，解放之日，胜利之日……

然而，在他基本上形成了惩罚它的决心时，却又改变了初衷，反而觉得自己闪过的念头有些恶劣和罪过，谴责自己缺德，怎么能利用人类智商上的优势，应用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成就——武器，去结束一个不同种不同类、尚未进化成猿人又处于同时代的人类朋友的生命呢?!

鲁汉人眼前闪过它胸前的月亮疤……

鲁汉人眼前闪过它的孩子……

它的死，将不可避免地把它的孩子逼上绝路。如果他向它开枪，它必然顷刻间对他发出中弹后的神经质痛苦，阵阵抽搐和挣扎、呻吟和喘息，更有悔恨和忿恨，他得以逃生，却无情地剥夺了它和孩子的生命……

鲁汉人紧握手枪，出得洞去转悠了一圈又回到洞穴，想换上一个胆一颗心，即刻实现蓄谋已久的脱身计，重举手枪向它射击……

他最终不忍心这么做的原因在于：

我们人类，跟野人同处地球已经有几百万年，人类已经有了几十亿，它能与人类从远古同步生存到今天，数量上又稀少得可怜兮兮，占了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一点空间，太珍贵了。它对人类无甚妨碍，是人类侵入了它的领地才得此报应——我被俘了。我仅是十万中国远征军中的普通一兵，它的生命却不菲，远比熊猫宝贵。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的野人山，有了它们一族，才名正言顺。它现在不伤害我了，我又没有失去人类的尊严，小朱小林又不是被它所害，我又为什么要无端地伤害它呢？……对，保存自己，也要保存它们，自己活着，也要让它们活着，不能在我手上终止它们的生命，死了我一个，地球上还有几十亿，打死了它，地球上还剩几个活体野人？天大地大，容不得几个野人与人类共处一个地球，那么人类就是走出了森林和草原的野蛮人，人类的伟大和智慧在什么地方？

鲁汉人出于人性的驱动，认为不如留下最后一颗子弹，放弃杀害它的打算，另做准备，找良机与它不辞而别，更好。再说，没有了它，他也无法抵抗外来巨兽的侵犯和威胁，离开它，在野人山是很难生存的，换位想想，它也在对自己起着保护作用。不能忘记，他想，我是它的俘虏，它是野兽，尚且优待了我，我理应尽到人类的责任，试着改造它，促进它的智力开化，一旦我逃出野人山，回到中国，一定要将这段神话般、寓言般、童话般的经历告诉中国人，让后人继续去研究高级猿……

此情此境中的鲁汉人，也好似成了一位灵光乍现的圣人了！

第七章



鲁汉人妄想促进高级猿的进化，加速它的猿人化……

这不，他学燧人氏钻木取火引来火种。

它从前只能从雷电忽闪中见识火与光的神秘莫测，今天有机会认识火与光了。

这不，他就地取材，用夏柏桐根烧烤析出了盐晶，每次烧煮野菜时，他在里面加上一些盐晶，熟食时它照吃不误，生熟均能适应，咸味在它嘴里和胃里过去是从未经历过的，现在接受了，没有反胃，这样就能增加它肌肉的活力，催促它的体格强壮起来，促进新陈代谢。

这不，它学会了用树棍点燃劈柴的动作，让篝火长明不熄，得到了温暖和夜间的光明。会不会取火用火是兽类进化成猿人、智人最后进化成人类的标志，起码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就能这么做了。现在，它在他的帮助下，几乎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进化过程，真让他很高兴，尽管这是在手把手的教导下完成的，尽管它仍然不能一步登天变成猿人。

它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话在它听来也不过是一种啼鸣而已。不必苛求，慢慢来，慢慢来，他先能听懂它的啼鸣也是一样的。能看懂双方的行为动作就行，能起交流作用就行，有言无言，是言非言并不重要，一切进化都在微妙中！

有位伟人说过，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自己。它能不能从劳动中学会些人类先进的东西呢？用人类的知识帮助它开发智力，促进它从类人猿变猿人的速度，像动物园里驯狮员那样，像马戏团里驯虎员那样……这些都成了他做实验时的借鉴。

不能光靠野果野菜过日子了，必须改变饮食结构，开辟新食源，制造新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促进它的智力发展，才能加速它的进化。新路子是狩猎，吃荤腥，吃熟食。办法还是有的：他引领它到处走走，它并无目的性，他心中有数——搜集

中国远征军前年大撤退中罹难战友遗留在野人山的军用品——刀、枪、盔、锅、箱、皮带，这些都是他现在想得到的东西，尤其工兵的工具能够借来开山挖地耕种，刀可以用作自卫刺杀野兽，枪和子弹可以射杀空手难以对付的对手，钢盔可以用来当锅煮熟食，盛放动物油脂，当做长明灯使用……

当然，他不会忘记借机摸清一条能出野人山的路！

鲁汉人扎着绑腿，穿着剑麻茅草编织成的短草裙，手握短刀，朝一个预定的目标走，它和小野人跟在背后，逢溪跳跃，遇石绕道，遇灌木丛就开劈出通道，遇高坡就攀登……一路上不时有爬行的蛇蝎，有低飞的蝙蝠相遇，有兽类的粪便和脚印，还有发乌的陈血留在石缝中竟然未被雨水冲走……

啊，在他眼前发现了一堆篝火的痕迹：枯焦的树棍和木炭，烤炙熟食的军用炊具、钢盔、一支汤姆枪、一具已不完整的骷髅……

再往前走，又发现了一只铁皮箱，上有 USA，几只穿破的皮鞋……他收拾起一些东西，打开铁皮箱，见到一张军用地图，十多发汤姆枪子弹……地图一般都属于部队长官使用，怎么会藏在子弹箱里？像野战医院，他当院长的都没有军用地图，临时火线救护站安营扎寨在哪里，都由后勤部口头通知……他由此又想到了野战医院的几个护士，她们怎样了，走出野人山了吧，不会遭到跟小朱小林这样的命运吧？他记得随军部撤退的还有战干一团的胡汉君、季明华，政工队的高淑梅等一批女战士，这些美丽的女同胞是否都成了大森林里美丽的亡灵，野人山的殉葬品，无言无语的骷髅？

鲁汉人还记得，随队撤退的还有些华侨同胞，她们是军部进驻昆明下关时从保山中学里的缅甸华侨学生中挑选的，担当随军翻译，她们满怀报国壮志参了军……难道也都曝骨荒山成了无言的灵魂？……他在悲伤惋惜之后，雪耻复仇的意念更增强了，能将她们的亡灵引领回国该有多好，他愿做这样的事，但自己必须先活着走出野人山……

鲁汉人继续朝前走，又发现了一具战友的遗骸，在烈士身边横着一把铁锹，还有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正巧是鲁军医相识的一个工兵营战士，他曾跟他聊过这把指挥刀的来历，是第二〇〇师打同古时缴获的，可惜没能带回国。他琢磨着它们的各种用途：铁锹用来挖地洞，设陷阱，钢盔用来做滴盘或盛油点灯，铁锅用来煮兽肉，指挥刀用来当屠宰刀，汤姆枪和子弹正好代鸟铳打野猪野狼。没有中国远征军来此走一遭，哪有这些遗留物资，今天想做什么都不可能了。比如有了铁锹，回去能挖陷阱捕野猪，上面铺上伪装，放上野猪爱吃的烤马铃薯，成功的希望就大增；汤姆枪里有子弹，加上铁皮箱里的几十发，至少能打几十只野猪野狼了。可以肯定，不惜力的一路去找，还会不断发现许多军用物资，当然，更多的是一具具军人的遗骸，灵魂上天的骷髅……

怎么能消极地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难熬的隐忍的日子何日是尽头？没有围墙的野人山何方是突破口？

野人山，千里狼嗥伴着猿啼……

野人山，野人母子伴着人类……

野人山，一个活人伴着无言的亡灵……

野人山的白天是漫长的，旱季的白天能做漫长的事，鲁汉人捐上那把铁锹走出野人洞，高级狼母子跟随着他。选定一条三岔路中心，他挖土不止，一锹一锹又一锹，硬是在这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第一次留下了人类劳作的痕迹，草皮，红土，碎石，树根……被不断地翻垦上了地面，堆在树林的空隙地块上，他累了，停下歇口气，接接力，擦把汗……

高级狼母子不会操作人类的劳动工具，不懂握住木柄上下搬运土块，但它们已懂得用一双大手去搬动石块，就像去推动自己洞口的圆石一样。他用藤蔓编织了两只盛土的筐兜，支了个拎把，用树棍作扁担挑起来。它只懂得拎，不懂得挑，双手拎两筐泥土，力气大，脚步快，效率比他高！这个准备逮捕野猪的陷阱挖了九天才完成，伪装，放置猪饵熟马铃薯又费了半天，收工回洞，等待来朝的收获……

陷阱仍空着，识途的野猪尚未来上当呢！

鲁汉人的双手不能闲着，他利用日照把枪和子弹擦拭一遍，检点一下机件和子弹是否受潮失效，对空试了一枪，地域广，回响不大，它们没有被枪声惊动，在它听来，地球的雷鸣山崩狂风电闪雷击都不能吓唬得了它，人类制造的子弹，枪响之后能击毙它，这种因果关系自然也是无所知的。真的，他现在已搜集到了几十发汤姆枪子弹和一颗原有的手枪子弹，把"它"处理一下，易如反掌，当日实施逃生计划不是不可行，但时过境迁，他不再存有枪杀它的念头了……心里在说：我活着，也让它活着，有可能的话，我将来还想二次进野人山将它领出，是猿是人，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见识见识。

野人山之夜又降临了，到了哪年哪月哪日，鲁汉人已难以算准，只能先用加法去数刻在岩石上的刀痕，再除以三百六十五天，算出自己在这无言的寓言世界里熬了多少时间。兽类出没可都遵循着它们的生活规律，比如说，后半夜是狼群出没的良辰，觅食至天麻麻亮才踏着晨露隐身离去，躲进深深的地洞熬日子，饿极了才白天出巡，袭击习惯于阳光下活动的异类。鲁汉人每晚带着汤姆枪爬上一棵分岔的大榕树隐蔽起来，半伏在树杈上，让阔叶挡住，这般耐心守候了三个晚上竟没有收获，第四夜，他在树杈上打起瞌睡，一边想人非非：狼皮可以做成筒子御寒防湿，狼油可以治哮喘病，做灯油，狼肉可以充饥……它们组成的团队可不好对付……

他正想得美，树下围了一群森林狼，正是一个团队，七八只，由狼王领头，猛狼冲锋，巨狼断后，狼崽观战兼放哨报警，一股狼臊气传来，一对对绿幽幽的狼眼像一盏盏电石灯，向树上的他扑来……他的枪法远不及族弟蔡青年，射击的子弹第一枪就不准，第二枪心慌也没有打中……狼最怕枪和炸药包爆炸，它们退后几步，要看看对手使的是什么家伙……不多时，又在猛狼冲锋陷阵的鼓动下围住大树干上蹿下跳，发动一拨拨进攻，跟他打精神战、疲劳战，天不亮是不会鸣锣收兵的……

鲁汉人原本不是个打狼高手，有些吃紧了，处境大不妙，借居高临下的优势近距离又打第三枪，才命中了那只猛狼！他不贪心，打死一只就可以派大用场了，狼

油点灯，狼皮作地铺……而狼群不退，要为死去的狼兄报复，狼王退守一边督战，发扬团队精神，无与伦比，如果此役狼中有狈，肩搭肩爬上树去，狼狈为奸，他很难逃脱厄运。狼群带哭围着大树嗥嗥乱叫，前爪已将树皮刨去一截……他防它们近身，掏出短刀壮自己的胆，与之对峙，等天亮，狼就会知难而退了……

他这样想的时候，大概高级猿能听懂近似猿啼的狼嗥声，它闻声出动了，像森林女皇大步跨上，伸出有力的大手去抓那只嗥得最凶的巨狼……

群狼竟怕它！在狼崽报警、狼王指挥下丢下同类兄弟的尸体四散而逃，留下了无数的齿痕爪痕和眼泪……直至狼影消失，他才从树上跳下，在手电光照下拖走死狼。

这次捕狼战斗，幸亏它做了他的保护神，才得脱险，这是鲁汉人万万想不到的。高级猿又在用耶噢——耶噢的猿啼声通知它的孩子，它肯定熟悉狼的特性和嗥声，过去曾与狼搏斗过，预防狼群在孩子身上报复，才不让小野人同行，独自前来助阵的。

宰狼时，它没有参观分解猛狼的过程，而是带着孩子去采撷现成的野果了。狼被击中头部，去掉头尾和内脏，是张完好的狼皮筒子。他留下四条狼腿，其余作了森林中弱小兽类的食饵。小溪里去清洗了毛皮和肉块，先用硬且有弹力的竹片将狼皮撑开，晾晒在大树干的桠杈上，在风中飘飘荡荡，活像酒肆的幌子。酒在这野人山里是不可能有的，有油，狼油，今天就可以熬出来了。

鲁汉人先引旺篝火，添进柴枝，支好烧烤用的铁三角架，一副白白的微带黄色的狼油切成小块盛在钢盔里，吊在火堆上，炙烤成液体，就是狼油，可以吃了。狼肉也需烤熟，下设滴盘，脂肪变成油汁往下滴流，又把它均匀地涂在烤肉表层，在炭火上不断地翻动，撒上些盐晶，香气肉味一阵阵溢出……

今天是它第一次进食由人类为它烧烤的熟食荤腥美味，而且是带着咸味的、香气的，从人类的角度想，应该是味道不会错……哦，它接受了，品尝了，看不出它有什么异常反应，好像啃噬得津津有味。如果它这一种族在一万八千年前如同北京山顶洞人那样懂得取火学会烧烤，今天不就跟我一样，不是高级猿而是现代人了吗！……鲁军医作如是想，像生活在寓言中。前些日子天天生篝火，日夜不熄，是怕断了火种，今日始有狼油了，可以点灯了，留下火种了。他拆开美国鸭绒睡袋取出些鸭绒，掺和些剑麻皮线搓成油绳，浸淫在狼油里，狼油盛在钢盔里。野人山不可能从地下挖出古陶罐来，因为这里没有人类文明的沉积层。权且用钢盔代替陶罐瓷碗，按在地上，点燃一根灯芯，洞穴中就此有了盏长明灯，过着日日夜夜有亮光的日子了。但愿那个原来在这个钢盔下活着的中国远征军战友的死灵魂保佑鲁军医实现他冲出野人山回归祖国的愿望，你的灵魂今天跟狼油一起燃烧，明天鲁军医一定引领你一同回国，做个有国有家的国魂家鬼，并且要为你雪耻，为你做野人山祭……

鲁汉人不知道高级猿在一旁看懂了多少，接受了多少，智商进化了多少：怎样生火，怎样做灯，怎样烤肉，怎样储油，怎样狩猎……这些都是猿变猿人的必修课

程哎！

三岔路口中心的那个陷阱，伪装盖板上的诱饵换了几次鲜货，野猪仍然不肯冒死光临，不会"老猪识途"吧？鲁汉人就当此计失算了，打算另行选址……蠢家伙还真的来了！大概想到要增加营养，改善伙食，出窝觅食的频率高了，一跌跌进了两只小野猪，另一只老猪，可能真的"老猪识途"，在陷阱四周留下了大脚印，绕过去了。小野猪也不小，重量相加不低于一只老猪，皮薄肉嫩，岂不美哉！它们的獠牙不长，刺毛不硬，但活捉它们还煞费周折。鲁汉人挥动那把日本指挥刀，将蠢猪各补一刀，野猪的叫声犹如破嗓子狼嗥……

耶噢——传来一声猿啼，它怕他又撞上了狼群，赶来助阵。

这一仗比狼好对付，死猪用把力气就提上来了。见了死猪见了血它并不害怕，过去或许曾与之厮杀过。两只小野猪净肉三百市斤，两副板油十市斤，是个大丰收。猪油可以用于长明灯，猪肉风干了储存起来，当做防荒防灾时的救急食物。鲁汉人见它渐渐适应了熟食荤食，每天一顿野猪肉，两顿野果，并能控制进食时间，不像先前那样饿了就采食，吃不完就丢，不懂积存。一些人类开办的动物园里，大型动物是能够驯化的，它是灵长类，接受程度起点肯定高：

高级猿开始饮用行军锅里烧沸的水了……

它将野果放在清水里洗净，切削后盛放在编织筐里风干，增加食品的甜味……

它将山药、芋头、野马铃薯放进篝火余烬中烤熟焐热，口感又香又甜……

它下溪流用竹篓套活鱼，经过炙烤，加上盐晶，丰富了食谱，改善了饮食结构……

火可以遏制死亡，增加生机，高级猿学会了用火烤肉，用火煮水，但没能学会吃鱼。大概鱼刺使它的口腔难以忍受痛苦。利用火和懂得熟食是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是人和猿的一大区别，想不到在他的驯化下它学会了，这可大大增加了鲁汉人活下去、逃出去的力量和信心。能将它们母子带出野人山成了他的第二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最重要，可至今他还不曾把如何将千万个亡灵引领出野人山的办法想周全想到位。

没有健康的身体，机会来临了又怎么能逃出野人山？鲁汉人用爬山锻炼体格，增强体质，每天坚持不懈，周围的大大小小山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站在山头上眺望是他的秘密——总想从高处鸟瞰群山和丛林，探出一条通向人类社会的活路来，通向中国滇西的神道仙径来……但他失望了，野人山还看不到边。他缺少一架曾经有过的军用望远镜，被俘的那个晚上，正好挂在马中国的胸口。

从岩石壁上刻下的横杠杠一一数来，鲁汉人吃惊地算出自己落入野人之手已经有七个年头！

这第七年的雨季，连日暴雨，雨量特别多，把他和它们困在洞穴中。他拆下睡袋改制了一件雨披，罩住头及上身，打着赤脚，出洞去疏导水流的方向。雨水淹进野人洞是不能堵只能导的，这是人类先祖大禹留给他子孙后代的知识。它学着他的样子，冒雨掰开水道上的泥块、被大水冲刷下来的碎石。发生山崩，河流改道，地

貌大变，这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大暴雨伴着大风，刮倒了许多扎根不牢的小树和扎根不深的阔叶乔木，断枝横陈在地面，斜挂在树与树之间的半空，地面上，兔、鼠、蛇、蛤蟆……到处乱窜，它们的老窝水满为患，变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野人山弱势群体，表面上看去，它们似乎在快乐地游园，处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呢。

就在鲁汉人可怜这些大森林里的弱势群体时，耳畔听得一声猿啼，它作出的惊讶状，他已能意会，一定在它的生活经验中、在它的视野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接着，他耳畔也听得在那边的竹林里发出了哗哗啦啦阵阵声响，竹竿纷纷倒地……出现了成队的亚洲象！七个年头了，他第一次见到呢。它们有两种情况才不安分地长途出行，一是被泥石流和山洪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赶出了领地，二是太多的老鼠的老窝被大水冲垮，成群结队迁徙，另找避难所，因而困扰了这批庞然大物。大象无敌，它们的克星却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能钻进它们的大鼻孔捣乱的老鼠。野人山发大水，动物王国也乱了阵，翻了天，象群所到之处，野生果树一扫而光。它们仅仅是过路客，不会在野人洞附近久留不挪窝，尚能应对。年年都必有的大暴雨，对洞居穴居的小动物是一大考验，是种天灾，千万年来，就这般物竞天择、自生自灭……

白老鼠为人类的科学实验作出了牺牲。

黑老鼠为野人山里的巨蟒提供了食物。

鲁汉人和野人母子躲在洞穴里，从圆石背后看着大象群踽踽过境的一幕……

水灾过后，鲁汉人重新在洞口架起了篝火堆，洞穴中更换了铺草，打扫干净，码好储存的食物。那盏钢盔作盘的油灯没有熄灭。他重握汤姆枪，心里犯嘀咕：如果大象群原路返回，外出途中与之相遇怎么办？我无法告知它们母子心中的担忧……于是想着有必要在高处建筑一个能避开大象群或老虎狼群的高脚屋……

雨季间隙的晴日，他用日本指挥刀当竹刀，走向竹林，砍下一批粗竹一批细竹，去掉竹叶，一根根拖运回来，在篝火旁加工成建材，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丈量好尺寸，做过编号，码在一边。又用茅草和剑麻搓成不怕雨淋的绳索，不惜时间一天天积聚够了筑成一座高脚屋的建材。人类的祖先进化到有巢氏时代，就是以能自己走出自然洞穴建造出自己的住宅为标志的。高级猿并不能做这些动脑筋的劳作，只会用力气搬运东西，从平地拖至山头，傍着大树十支起竹竿，其他一切全凭鲁汉人去营造了。

高脚屋的结构很简单：在四棵间距大致相等的阔叶乔木中间，用数十根粗竹竿横七竖八互为依托捆扎成竹寮样式的楼台，再用细竹扎成坐板，上下走动靠竹梯，顶棚上全用棕榈阔叶和树皮覆盖，防雨防晒不防风，这山头三面是陡坡，虎豹爬不上，大象望而生畏，站在上面能望到十里以外的绿色林波，可惜远处又被高山挡住了视线，留下了野人山地域无限大的恐惧感，不然，远征军怎么走了几个月都没能走出这鬼地方呢?!

鲁军医引领高级猿进入有巢氏时代后，没有停止促进它演化的努力，又琢磨起家具来。在这里，奇缺的恐怕是锯子了，没有它，制作最简单的椅子都困难。办法

最后被他想了出来：用日本指挥刀削掉洞外的两颗大树，修理成有圆平面的树凳，坐在上面不锉屁股就行，高低与他与它差不多，小野人另外设计做只竹编的小凳给它。

他用短刀削竹，雕出个竹篦梳子，世界上首先有了野人的专用护发工具……

他用那只铁皮箱做了个洗脸盆，热水冷水都用它，不用再到河边去饮水……

他在远处挖了个粪坑，能不能影响它朝文明方向走一步，就由着它们吧……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结果证明：驯化、同化、教化起了些作用，它的生活习惯在操作上有了猿人化的含量：懂得蹲在篝火旁添柴棍了，懂得往长明灯里添猿油了，懂得兽肉烧烤后食用了，懂得当天吃不完的东西储存起来了，懂得大小便不能随便了，懂得编织和搓绳的动作程序了，懂得……尽管离他要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肯学就是了不起的进步。

但它不会懂得鲁汉人有时带上火把在晚上登上山头竹寮去做什么。鲁汉人身临绝境六年，尚未失去走出野人山的信心，权且当寓言中的童话中的老渔夫老外婆过日子。他上山是耳听上空有飞机越过，便高举火把，送出野人山里有人类活动的信息，让飞机上的驾驶员、乘客、军事专家……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有个人，或许是猎手迷路了，或许有个远征军尚未走出野人山，他还活着，在密林深处的某地，正向过境飞机发出求救信号……

他的这种努力，能收到效果吗？

鲁汉人离开战争多年，只能如坐井观天的青蛙，瞎猜野人山外的人间事：怎么，战争结束了？军用和民用飞机都停飞了？野人山上空没有航线？

真的，抗日战争结束了，野人山中遍地的尸骨也被多年的暴雨冲洗干净了，一分为三：灵魂出窍飞上了天，腐肉消化入了地，白骨散架各东西。

鲁汉人是想：在我有朝一日逃离野人山的时候，它们学会更多的猿人化的生存技能，在我二次回野人山请它们出山的时候，它们能健康地活着，独立应对一切。

鲁汉人是想：我在书本上看到，人类在古猿阶段只会发怒，流泪，不会笑。今天我看到高级猿面部有了个笑肌，可说是种进化的标志，智慧的表达，证明它们也是在缓慢地变化着。猴子变人我是无法研究了，从高级猿怎么变成猿人的实验，第一手资料可掌握在我手里。它的小孩能受到人类文明的启蒙教育，义务教员是我。战争中的失误，漂泊，历险，奇遇，送给我这么个机会，既出于探索，也出于无奈，天赐良缘让我实现了不少小时候的那个宿愿，希望这个小野人成为独具优势的高级猿新一代，更接近于猿人，加速向智人阶段的进化……

鲁汉人做事认真，除了药箱里药包上有几行文字，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参考，没有一页纸能用来记录，他是怎么培养小野人的呢？只能靠言传身教了。他为了加速它的智力进化，便增加了它的食肉量。它不会说话，大野人是改变不了了，小野人能不能从小学讲几句人话呢？

他做了有趣的实验，开始时用一句简单的汉语训练它的说话能力，假如这种试验在它身上获得成功，它意味着一步进入了现代人行列。

野人山的孩子……

他这样苦口婆心地教它，可惜这种努力没有成功，教了两年，它没有学会。遗憾的不仅如此，让他这个有志于野人研究的人更遗憾的可能还有一件事，他自责自己的科学献身精神还不够，所以永远是个业余的。怎么回事呢？笔者在1998年的报纸上看到两则报道，可以知道鲁军医是有所指的。第一则：

湖北发现世界首例活体"杂交野人"。

1997年9月13日，在总部设于武昌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播放的录像中，展示了这一世界奇观。屏幕上出现的杂交"野人"系雄性活体，初看去与常人几乎无甚差异。细观之则见其头部尖小，长有明显的矢状脊，身高约两米，赤身裸体，步幅很大，四肢及形体特征均似"野人"，但它无"野人"那样的长毛，也无语言。

……

据介绍，该录像是1986年由野考会员在神农架毗邻地区拍摄的，当时"杂交野人"33岁，其母健在。该妇早年丧夫后一直守寡，对杂交孩子羞辱万分，始终不肯对调查者透露半点细节。

第二则，见于广州《羊城晚报》：

1938年7月间的一天，在四川省大巴山区的巫山县当阳乡白马村（今玉灵村），一个叫张光秀的年轻妇女，给正在原始森林中砍柴的丈夫送饭，突然被一只体型高大的"怪物"抓住，背进山洞住了二十多天，等她逃出来时，已经有了身孕。

1939年3月间，张光秀生下了一个很像猴子的奇特婴儿，男性，姓涂取名运宝。他身上长有又细又长的毛，脑袋很小，直径约8厘米，脸型上宽下窄像猴，腰弯背曲，两腿弯曲，手大而指尖，就像猴爪。他一年四季赤身裸体，爱吃生冷食物，生活习惯像"野人"，故山民称为"猴娃"。

一天夜里，他被火盆中的炭火烧伤了屁股，此后，身体日益虚弱，1962年8月终于病故。

1997年7月下旬，已故著名野考专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刘民壮千里迢迢赶到巫山，在当地协助下挖出"猴娃""遗骨"，运回竹山官渡公社进行测量。

刘教授采用国际标准，对"猴娃"尸骨一丝不苟地进行科学测量，结果惊奇地发现："猴娃"的颅骨和盆骨根本不同于现代人，更不像猴，而具有多种原始人的特征，可概括为"亦猴亦人"，其猿类特征远远大于人类特征。

这两则消息，后来研究证实，都属于人胎的生理变形，畸胎而已。鲁汉人当年在野人山与野人为伍八年，为了保持自己人的尊严而未做这方面的实验，因之没有留下一个"混血野人"，或者"猴娃"，从科学上讲，深感错过良机，时不再来，失去了黄金般的时段，无可挽回了。

这种人种现象在现代科学上已经可以得到验证：在动物界，稍高等的动物均实行有性繁殖，每一种动物染色体数目各不相同，携带的遗传基因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物种之间一般不能杂交繁育后代。极少数动物因其遗传基因非常接近，交

配后可产生后代，如狮子与老虎交配后可繁育狮虎兽；马与驴交配后可繁育骡子，等等。这些后代称为“种间杂种”。雄狮与雌虎生子为狮虎；雄虎与雌狮生子为虎狮；公驴与母马之后代为马骡；公马与母驴之后代为驴骡。这些“杂种”因其染色体发生“错乱”，基本上不可能再生育后代了。

鲁汉人运用自己的医学常识和对中草药的知识，控制了高级猿的情欲，对野人的认识是无人能及的。在他的生命中的这几年，似乎生活在一个无言的寓言中，切切实实得到了野人的保护，没有它们，哪有自己的安全与生存空间。虽然他与它们无言无语，相安无事，要做到人猿统一交流思想还无法实现，这是人猿智商和生理上的局限所致。猿啼传音，他多少听懂了一些它们的意念，但很不够，他仍在努力从小野人身上着手，打开缺口，教它第二句人话。

咦，难道鲁汉人忘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乐不思蜀”，不想逃出野人山了？

不，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可乘之机，想从小野人身上打开逃跑的缺口呢！具体步骤一时还很难想周全。

第八章



月光如水，银河灿烂，野人山的天很蓝。鲁汉人对天望月，它们不知他在想什么，当然也不会听到诸如“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这样的家庭昵语。被他昵称为森林之子的小野人，按人类的活法已经七岁了，不会讲一句人话。目前尚无一位语言学家能帮助人类与高级猿之间沟通，创造“世界语”的那位波兰人柴门霍甫量他也做不到。凡事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了。自从那句“野人山的孩子”汉语学不会后，鲁汉人没有轻易放弃，想换句更简单的中国话作范句，换什么话再做试验呢？

煞费苦心的他，想了许多……

他想：人类开始相互交往时不也是这样不懂什么是语言的么，后来不都创造了出来？全世界的民族语言有几千种，各不相同，听起来不也像我今天听猿啼一般只闻其音不明其意么，后来不都能通过翻译达到了互通！马戏团里的驯兽师们也不是单靠动作演示附加食物作诱饵成为了马语者、虎语者、狮语者、猴语者吗？哦，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千万次的重复才能见效，我何不在动作和音调上再作努力，加上不厌其烦……总能让它学会一句中国话、一句人话的……

他又想：中国的甲乙丙丁，英国的 ABCD，阿拉伯字 1234，意思一样，文字本身不存在什么灵性，文字与生活经验结合之后才产生字的实际认知意义，语言也一样。我坐在树桩上面对面教小野人学口型学发音，学着我的动作传递我的话意，它发出耶耶之声，动作的意思好像是明白了的，音发不准……过渡的难点在哪里？吃不准。它母亲的啼声是耶噢，尾音有个自然的转折，往低音处拖了一拍，小野人的耶声没有了拖音部分，是种进步还是退步？吃不准。说远去，它们这一族分支不就可能是在古猿进化到猿人阶段退了回去才成今天亚洲的野人山里的高级猿吗？我们现代人中偶尔也有人类返祖现象发生呢。全身长毛的毛孩，形象雷同于高级猿，智力等同于人，这是肌体形象的退化，智力却不退。小野人五岁时学会了搬柴草点

燃油灯，添箩火，爬竹梯，这些进步让我高兴，胜过它妈妈。它学不好汉语，那么ABCD能不能学好？波兰人柴门霍甫创始的世界语能不能学好？哎哟，可惜我自己都不会呢……我不能灰心，教它学第二句汉语……对，学“中国远征军”五个字……

鲁汉人就开始教小野人第二句汉语“中国远征军”……

又是半年下来，它只会发出三个简单的音节，失败了。或许难度仍然大了些，野人的发音器官是永远跟不上人类的，让它继续说它的母语——猿啼吧，顺其自然吧！

不过，他这时才悟出了那个日思夜想的逃出野人山的具体步骤，那个“缺口”：凡是他与小野人两个活动的时候，可以随便走到哪里，随便离开洞穴，随便外出多长时间，只要不夜不归宿就行，高级猿从未干涉，这种情况下他是自由人，小野人是无力阻挡他的行为的。野人山里的日子很单一，日复一日只是为了觅食，一切由大自然安排。在他自信获得了自由之后，在他精确估摸出它还不具有人类级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智商后，便认真考虑起实施逃跑的计策和逃跑的步骤来了……

他同时还想到，自由尚有局限，一旦被它发现他在欺骗它，想逃跑，它将作出带危险的反应，所以必须先为逃跑作几次试探性的“模拟演习”，不到有十分把握的时候不冒险。

第一次试探当然只能放在“森林之子”身上。

这一天，他单独带了小野人出去玩耍，走呀走呀，走得很远，回来时顺便采撷了些野果。他身上没有穿旧军装藏旧军帽套上拾到的旧皮鞋，脚上是剑麻、茅草混编的草鞋，不像是个准备逃跑的人，一路走，他指手画脚教小野人第三句汉语发音，它半生半熟地学着：

森……

森……

林……

林……

之……

之……

子……

子……

尽管他用口型舌音做示范给它看，到它嘴里打了个滚，舌头不及人类长，关键部位喉咙口的“小舌头”太短、声带不能在内气冲击下高频率地振颤，大舌头又舔不到上腭骨的适当部位，全靠口腔在发音，只像啼不像话。他苦笑着滑出一丝游思：历史短暂的美利坚合众国土著人如若像你这样学英语，哪一天能融进英语系国家？文明到哪天才能在北美洲开花？

走呀走，他停下步，教它绘些圆形、方形、三角形，意在打个基础，将来学画太

阳、树木、月亮就不难了，握树枝跟握毛笔铅笔也相似……继续朝前走，竟到了一个新天地：

眼前有个人工开辟出来的路面，平整的土地上不长草，碎石、煤屑、铁钉、烟壳、打火机这些现代人类活动时留下的遗弃物件，证实这里有过人类的足迹，而且估计不出五年。他想起部队里传过英国人要从野人山边缘筑一条从印度通缅甸的战略公路，以补滇缅公路的不畅，他又想起巨蟒蛋里那副银手镯，离野人山边缘不会太远了。眼前的场地是筑路工人集体劳动的场所，香烟壳是英国货、印度货，肯定不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遗弃物。那些筑路的英国人、印度人既然进得来，又能出得去，我难道走不出野人山……他一阵高兴，带着它沿这条人类加工过的路基朝前走，一路上注意地面的遗弃物件，终于拾到了筑路工人使用过的钢钎和铁锤等物件，这时，他可以认定这就是当年缅甸、印度、英国在滇缅公路被日寇占领后暗中修建的那条战略公路，然而又为什么没有打通而半途停工了呢？那么，沿着这条废弃的路基走能通印度……

鲁汉人领着小野人加快步子往前走了一大段路，竟然路没有了，被密林阻断了空间，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回头走，手里多了两样东西：钢钎和铁锤。它替他拿着钢钎，他掮着铁锤，一直走到天暗下来才回到了洞穴。他注意到并未引起它妈妈的怀疑和不安，也没有耶噢耶噢的询问或责怪声。他从长期观察中了解到，高级猿在生活中不会窃窃私语，不会在小野人面前议论他，不像人类有什么长舌妇，它呼喊时才鼓舌，不得已才说话，是个不善言谈的朋友，猿啼即使是言语，他听不懂，等于无言。

去年山洪冲刷了山洞，让他和它们有了共识：要能住得高一些有多好！觅食和不受外来力量的制约，是野人山里新居民和旧住户的努力方向，能避大雨、挡大风、躲雷电就相当于人类社会的别墅式住宅了。他在四周转了一圈，终于见到朝东一面有个天然溶岩洞，位置在山腰，虽然石壁不很规则，却能容下十来人，生活空间足够了。他第一次引领着它们同行进入岩洞，让它们感觉到这里能防水防风，真的不错……

高级猿是否有这种感知力，他猜不准。第二次是他单独行动，掮了铁锤进了洞，从早到晚一整天劳作，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火星四散，改造修理洞壁岩石，成了个石匠。它曾去当过他的助手，搬搬石块、递递饮用水之类，不是不肯而是不会扶钎下锤，再一次证明这仅仅是只高级猿，达不到能做工打造出石斧的猿人智慧，尚不会使用劳动工具。

经过小半年光景的内部整容手术，终于凿成一个地面平整、四壁无“刺”的一处安全住所。这石洞平时用来储存食物，发洪水期间可以躲进去避灾，石洞口拦起来，以防小型动物窜进去偷食……

小野人已能搬动铁锤了，懂得不在新居里随地大小便了，进步真快。

钎和锤为人为猿立了大功，自身作出了牺牲——磨损了一大节。没有钢铁制作的工具，野人山的野人哪能一步登天住进这现代人人工凿成的石屋？小野人爬

向山顶，从山腰起仅一百步；从山腰到山脚也是一百步，山洞是个接力点。他用钢钎凿出了向下走的一百级台阶，再也不用爬行了，让它们今后活得更像人样。余兴上来，他最后在石洞口右边凿了四个阴刻大字：人猿洞天。

改变不了它们的猿性，改造不了它们的声带，听不懂它们的猿啼，鲁汉人没有恨铁不成钢，不死心，在小野人七岁时，他又教了它第四句汉语：

中……

穷……

国……

国……

人……

人……

阿弥陀佛，中字到它嘴里打个滚成了穷字，鲁汉人不禁好笑起来：看来五千年的中国人跟穷字难分难解，连它也知道中国是个穷国，中国人何时能脱贫呢？……唉，字音学不准，稚子不可教也，算了；又从人类学的观点讲，小野人能学会三个字中的两个字发音，这种进化已是奇迹，尽管发音还不够普通话标准。

第七年的旱季，鲁汉人领一家子出洞去远游，采野果，心中存有另一种试探：他穿上保存在"人猿洞天"里快七年不穿戴的旧军装、旧军帽，加上捡来的旧军鞋，身背汤姆枪，腰佩仅盛一颗子弹的手枪和一把短刀，全副武装重现当年旧形象……看它会不会从新鲜中勾起昔日旧印象，从而怀疑他这个异类最终是想逃跑，离开它们，因此要限制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甚至断他的食，进行报复……

鲁汉人和它们母子俩平安无事走了半天。它们总是走在前，他在后，它们有时耶噢耶噢通着"话"，他听不懂，又看不透。世界上所有动物，高等的，低等的，都有自己一族的语言，人类耳听仅是不同的啼鸣。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不大入耳？改称灵长类人物也行。他对猿啼仅能意会那么一点意思。小野人在他教化下智商长进了多少，不清楚，难量化。野人山纵横千余里，他不知道脚下的处女地属于印度、中国还是缅甸，它们的国籍该属哪国，恐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难断这桩跨国悬案了。

有了这次"全副武装"的演习，鲁汉人树立了一个信念：一旦像今天这样离开它们远行，它们是不会阻挡的，不会禁止通行的。生活在野人山的野人不懂得欺骗，如果我对它们进行了欺骗，它们上了人类的当，受得了吗？……我日后逃出野人山时不可能采用杀戮的手段，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归人类社会，也不可能通过与它的谈判协商达到由它放行的目的，用欺骗的方法不辞而别是唯一胜算。不这么做，我又岂能在此生活一辈子，寓言世界、童话世界、神话世界神仙才津津乐道，混一千年一万年都不怕死，也不会死。野人的俘虏是不好当的，失去自由的人就失去了人格和尊严……他的心灵日日夜夜在滴血，理智痛苦得天天在抽搐，他必须想办法解脱这种原始生活的羁绊，早日回到中国昆明过正常人的生活……然后，向地球人宣告我们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确实生存着一种灵长类动物，叫类人猿，叫高级猿，叫野人都

可以，重要的是，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同祖同种不同族，快去请它们出山，做我们的上宾，善待它们，帮助它们，保护它们，这是中国远征军遭遇野人山大悲剧后捡到的一件大喜事。

然而，逃离它们的黄金时刻不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不论天阴天晴，它们是天天挂在天空的，它们却有时不在他身边、有时都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时可以逃脱，但它们比他跑得快多了，三百里的距离都能追得上。身边的小野人，像个人类所称的"跟屁虫"，形影不离。高级猿虽然放手让他与小野人同行外出，时间可以很长，但临行之前它们母子是否有默契，有交待，有设防，早早放了根长线……他又听不懂它们的猿啼声，一旦它实行计划，小野人有足够时间回去告诉它妈：那个教我说人话的老朋友跑了，快去追！而他却蒙在鼓里……

当然，鲁汉人决不会为了逃脱它们而向小野人下毒手。那太残酷了，太不人道了，太愚蠢了，太薄情了，非人类所能为。他一定要觅得个两全其美的机遇，十分有把握的机会，从这个寓言世界里悄悄地出走……若干年之后再悄悄地回来，用和平的方式方法，还是用科学的手段将它们擒获，请出野人山，一时很难说，也不排除用武力，但有一点毋用置疑：必须做到不伤害它们。活着走出野人山第一，安全第一。鲁汉人所以存有这样的愿望，源于他在昆明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书，那上面有段关于高级猿的记载，记忆犹新，梗概是这样的：

1925年，苏联红军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部队在帕米尔地区行进，从一个山洞里忽然传出一阵奇怪的耶耶声。红军战士们持枪上前，将洞口围住。众人以为是白俄残匪，向洞内喊话，要他们出来投降，回答的只是阵阵凶狠的耶耶声。战士们便端起机关枪向洞内开火，一面冲进去。枪声过后，洞中一片寂静……

战士们回出来，点燃了火把向洞中搜索。蓦地，他们发现在洞的深处有一个中弹的类人生物。那怪物被抬出洞口，人们看到，它很像人，浑身是毛，口中还在喘气，但不久便死去了，战士们把这一事件报告图哈切夫斯基将军，他立即赶到现场，面对这个类人生物，将军叹惜道："我可能站在一个高级猿的躯体前，但它的身体是这样的像现代人。"

将军深知这一发现的重要，便叫来随军医生检查。医生对这类人生物全身检查后说，除身上的毛跟人类有别外，它和现代人完全一样。遗憾的是，军队还要继续前进，它们无法保存这具尸体，只好恋恋不舍地将它掩埋了。

鲁汉人有了这个理性知识上的沉积，就比较明确与他同居为伍的野人山野人，母子俩便是这种在帕米尔发现过的高级猿。如果事件发生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就是说，亚洲不仅一处有类人猿。它的存在价值比现代人发现的所有动物都宝贵。它是揭开人类从猴到人演变奥秘的唯一活体。从哲学史、宗教史来讲，它对上帝创造人类的学识是个挑战，它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进化论是个见证。

鲁汉人想：为了捉摸透它们是否对他有了防备，先要麻痹对手，经常一个人出外走走，早出晚归，造成习以为常的假象，一改小野人拖油瓶式的跟随……

鲁汉人在野人洞四周控制在十里、二十里、三十里的范围内当日能打来回的时

段内，独自一人游走这寓言世界，携上短刀和汤姆枪以防不测，去营造他永不离开它们的氛围和诚信度……他在这东西南北四十里范围内，有时还会发现一具具已被大雨清理过的中国远征军遗骸……1942年的大撤退，跋涉中所遭遇到的厄运，实非外人所能想象，如今壮志未酬，曝骨荒山，何日能为他们雪耻？他们的亡灵能认得回国的路吗？谁来祭奠他们？

这些有了些年月的白骨，有被毒蚊吮叮而死的，有饥饿而死的，有疲惫过度而死的，有误食毒野果而死的，有死比活着好受而自杀的……死后都被饿肚的昆虫群体分享了。鲁军医浩叹一声，似乎耳畔听到了盘旋于空中的亡灵们在向他呼吁：

我们众兄弟不能马革裹尸回中国了，鲁军医，你能把我们这些找不到归途的孤魂野魄引领回国吗？

鲁汉人下意识地抬起头，一只只飞舞着的蝴蝶倏然间变成了一朵朵悬浮在空中的白色游魂，无声地漫天乱窜，上上下下，不肯落地。是啊，我怎样才能帮助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战友魂归故乡呢？为了他们，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突破口，采取行动……

活着走出野人山绝地的中国远征军幸存者，有责任为他们的亡灵超度、祭奠、雪耻！

第九章



催鲁汉人采取行动的动力源之一是一个泉水澡……

这天的天气很燠热，他去十里外的由山泉汇成的清水塘洗澡，脱光衣服让自己强壮的肌肉与大自然来个零距离接触和亲和。阳光照在清澈的水面，将他的身影清晰地映现在水面……不意间，侧过头，眼睛看到了自己后背上的那处已经久违了的印记……

他跟马中国入伍第五年，部队接到蒋介石下的一道密令：凡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各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所有人员都得集体加入国民党，以示忠于党国之决心。不愿加入呢？——清除异己分子，开除军籍，暗中把你列入共产党嫌疑分子。早他们一年参加国民党的讲武堂学员，在部队里另有个暗行：对非国民党员军官实行监视。何况他俩还不是云南籍的。

早从1927年"4·12"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对内也控制得更严了。鲁汉人所在野战医院属司令部管辖，而马中国所在的特务营早就这么做了。加不加入国民党，事关重大，鲁汉人去找马中国商量对策。族弟见了他却轻松自在地说：政党、主义、军队三个系统是一样的，采取强制集体加入，是一种甄别手段，不参加反倒是自我暴露了政治倾向，而实际上你我都不是共产党，何必犯傻冒替共产党戴红帽子做人质呢？

那么，你们特务营也是这么搞的？

鲁大哥，鲁军医，你们野战医院已经慢了个节拍。不参加共产党，人家能相信你自说自话忠于党国吗？特务营是经过挑选的，无一例外。

特务营属滇军的哟……

滇军虽与中央军有区别，但地方军也属于国民党的呀。眼下中国只有两家有军队，你能去参加共军吗？

鲁汉人在政治上比马中国略为愚钝，顿悟后拍拍他的肩说：马老弟，你真是个识时务的滑头！马中国有了发挥的机会，说：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做不了俊杰，做不了英雄，做个滑头总比呆头好，期望值太高了，恐怕会像宪公那样落个悲剧人生。

马中国指的是吴三桂。鲁汉人对野人研究和中草药有兴趣，马中国对祖宗历史有兴趣，且有独立见解，他说：

我们的老祖宗吴三桂为什么不能成为俊杰呢？……哎，他先反清，后反明，最后又反清，睁眼看不清大势，任凭个人意气，有英雄反骨，无俊杰谋略。要是没有军师马宝补上一笔，为吴族作出了贡献，护送全家进入贵州的大山区，靠陈太婆一双小脚怎么能把家安顿在深山沟里的马家寨呢？

为了不被视为异己分子，最终落个开除军籍另案审查的下场，受损的是一家子，鲁汉人履行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且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检查是在滇军司令部所属野战医院皮肤科进行的。他俯卧于白帆布病床上，被打了一针，过后一切都不知道了，半小时后，醒过来，觉得背部有刺痛感，热炙感，但已被专人替他穿上了衣服，有了穿衣镜都不能看到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回到昆明下关的家，美亚做好饭菜，递上一瓶家乡特酿……

吃过晚饭，一家情意切切，小亚已经上小学一年级，懂得为爸爸端凳讨好了。入睡前有许多事，其中之一就是照例要冲个热水澡活活血，鲁汉人今天却说：

美亚，我今天不洗了吧，背上有伤……

当医生的自己怎么会受伤呢？……我来帮你洗，擦擦背，看伤在哪里，重不重。

那好吧……鲁汉人脱下上身内衣，动作不大，却觉得背部皮肤有种炙热和干热痛。美亚看到了什么西洋镜，喊出声：啊！是被什么毒虫咬的，发蓝色，像爬满了蚂蚁，成了一条粗粗的线，一动不动。

鲁汉人不信，说：哪会呢？我自己看看，拿面小镜子过来……

美亚递过一面小圆镜，让他坐在穿衣镜和小圆镜之间，从两个镜面校正视角，看清后背靠左上有铜板大小的四个字排成一条粗粗的蓝线，像条大蚯蚓，又像小蜈蚣。

快帮我看看四个什么字……他喊美亚仔细看，她凑近看了一会儿报出答案：

反……共……义……士

太污辱人愚弄人了！鲁汉人非常恼火：为什么要在人身上强制刺上政治性标记呢？

他弄不清这是龙云的杰作还是蒋介石的恶作剧，对美亚申辩似的说：我从军是为了医治军队打仗中的伤病员，不是卖身，屠宰场里的猪才被打上烙印！……美亚，你帮我拿瓶蓝黑墨水过来，在我背上补刺几笔……美亚乱了手脚慌了神，问他：

这样不痛吗？……补什么？

鲁汉人想了想立即说：你分别在反字左边加个辶旁，共字左边加个亻旁，义字左边加个亻旁，士字的下边短横加长，变成个土字，让人看不懂返洪仪土是什么意

思就行，以后有机会再去上海、南京的大医院处理。

美亚有初小文化，她明白丈夫的用心用意，便照着他说的去做，又下不了手，缝衣针在手里发抖，鲁汉人鼓她勇气：你读过岳母刺字的故事吗？岳飞当年也没有麻醉药，区区小痛算什么，我受得了，别怕，来吧。

美亚狠狠心，在丈夫背部用针刺着……小亚不懂大人事，只懂得听话，代妈妈拿来蓝黑墨水瓶，用药棉醮着往爸爸后背上涂鸦，将四个字的地方途了一遍，还童趣地问：

爸爸，我家的墨水怎么不是红的？……老师的是红的！

为了这件懊恼不快事，鲁汉人去找段希文聊天解闷，求答案……

段希文是云南宜良大渡口村人，1927年进入讲武堂第十九期步兵科学习。此人机警、好胜、好交友。家庭出身官僚地主，有社会背景。鲁汉人和马中国的那块老牌子——吴三桂后裔究竟是过时的硬币不通用了，立足军界，要靠像段希文这类有大背景的人。鲁汉人是第十八期的，留校当军医，是段希文的老师呢。然而，段希文在云南有势力，进部队第二年就当连长，第三年当了营长，驻昆明下关区。

鲁汉人从军三年期限快到，美亚有约在先，不能解决迁居团聚问题，在妻子面前不好交待，心里焦急起来，想到了段希文，通过电话相约前往下关，段希文在营房接见他时问：

鲁老师，你在市里没有亲戚吧？

鲁汉人如实回答后，对方热情地说：我是云南人，对昆明市挺熟，你是贵州人，星期天没处跑，可以到我家里喝茶聊天，过天神仙日子，调剂一下紧张的军营生活。

鲁汉人说：段营长好客，我一定陪你做一回神仙。跟我同期的族弟马中国，他分配在特务营，有时我到那里过星期天……考虑几次，觉得初访朋友就提出要帮忙的事，有些唐突了，话到嘴边又收回。段希文未作多想就接话茬：下回你请他一起来。特务营是个有战斗力的部门，我与他们的营长也是朋友。

段希文不是一般人，他注重发展自己的势力，注重交谊，物色自己的铁哥们，手面大。讲武堂一期毕业生都是滇军中的少壮派，最高长官是龙云。地方军重乡谊，容易建立私交。他又说：怎么，鲁老师还不想将夫人孩子迁来昆明？要当了将军才肯安家？他主动向鲁汉人这么说，是对朋友摸过底牌的。

鲁汉人正苦于难以启齿抖露心事，他竟主动关心，超前探知了别人的难处，那何不向他既借东风又借箭呢！忙道：房子是个大难题，搬不来，买不起，租不到合适的……过几年再想办法吧。

段希文拍着胸脯说：住到下关来吧，我家里有几幢房子空着，用了人在看管，这样不就一举两得啦，我省了钱，你成了我们云南人。

这么说，好像反倒是鲁汉人帮了段希文的忙，房子不住容易发霉虫蛀，辞退看房人，又省了房主一笔开支，还多了个知己朋友。鲁汉人当然顺水推舟接受馈赠式的住宅，站起身道谢：段营长是个仗义人，我先谢谢你，相约下星期日与马中国宴请你。

段希文的机敏和对军内人员的熟悉，使鲁汉人迷惘：听说你那位族弟还没有成家，要不要我为他做次月下老人哪？昆明姑娘美人多，我有办法让你的族弟满意。

后进讲武堂的段营长对云贵两省子弟下功夫是有大背景的，鲁汉人思想纯朴厚道，哪能知道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黄埔军校分化成国共两个系统；陆军讲武堂被国民党中央接管后，虽然被控制，逐渐成为反共营垒，但其中滇军的地方实力派也在形成气候，段希文便是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中的后起之秀。

过了一星期，鲁汉人做东，在昆明大鸿楼酒家设宴，席间段希文带来了一位妙龄少女，姓吴名娃，刚刚初中毕业，芳龄十八，长得文静白美，又不失活泼春意，天姿绝佳。段希文的介绍不流俗：

吴小姐是敝人妻室的堂妹，向往军营生活，崇尚军人，可惜讲武堂不收女兵，我这里也没有适合她干的绘画专业，马连长爱好书画文物，配你不是天作之合吗？仕女工笔画你我或许不如她呢！红颜不让须眉——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哈……

马中国想：她也姓吴，业余兴趣上是个志趣相投的人，不失为理想的选择，又是段营长的自家人……热热闹闹相识之后也就牵拢了红线，留下各自的地址和营盘里办公的电话。

鲁汉人的安家问题解决了，美亚和小亚成了昆明市的新居民。马中国跟吴娃通过接触了解，没有展开爱情马拉松赛跑，年底结了婚，段希文成了两家的大恩人，知人知心的好朋友，吴娃称丁美亚丁姐。

鲁汉人和马中国成了马家寨走出来的武举人，对马家寨吴族人来说，蕴含着一种"振兴"的意义和"重温"的惬意在里面。年年盼这三个有出息的吴三桂后裔回乡看看，远在南京的蔡青年最近连信都没有了，鲁汉人和马中国直到这一年春节因马中国的堂姐马学娥远嫁缅甸打其力市的华侨司马中先生，他们才结伴回来送行，并且在酒桌上认了亲。马学娥好客，留下了在打其力新家的地址和宅电，馈赠给丁美亚和吴娃各人一枚缅甸产红宝石戒。

探视活动中，他们拜访了蔡青年的父亲，送上了钱款和礼物。病中的老人问起儿子，鲁汉人实言相告：我过去一直跟他有信通的，今年没有接到过，不知什么原因，他最后一封来信说去了东北吉林。

不是在南京做工做得好好的，怎么想到要去吉林呢？吉林是个什么地方，吉利不吉利呀？病中的老人眼花耳背，不闻天下事了，解释不清也不必多说了，在问清了近几月蔡青年已没有钱款寄回家之后，鲁汉人向老人说定：

这个月的钱，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下个月的，我从昆明邮寄，不用发愁。

马中国委托那位徐姓寨主的儿媳每天义务为老人做些家务，搞搞卫生，伴他讲讲话解解寂寞。吴娃送了些食品茶叶给徐寨主表心意。都是吴族本家人，敬老是传统，告别乡亲前，去祠堂屋向吴宪公、陈太婆神像作了拜别礼……

探亲回昆明，段希文见鲁汉人不见外，对他说真话，话不多，却有分量，有深意：

鲁老师，你有了党票，又有了刺花，不久定会被提升，这是蒋介石先生惯用的一

套治军手腕，他跟滇军自己的路子不同。

果不其然，鲁汉人不久就被提升为师野战医院院长，军衔晋升为上校。马中国也有了新进展，当上了团级副参谋长，军衔也是上校。有一次家庭聚餐会，鲁汉人问马中国：

你我都入了党，我的后背被刺了反共义士四个字，你有同样的经历吗？马中国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政治标识，个中原因我现在不便说，这是特务营工作的守则，以后你会明白，比我告诉你更好，我的工作危险性比医生大……

段希文更有了擢升，从新成立的五十八军十一师一团任营长开始，最后当上了中将司令。这三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朋友戎马倥偬，虽然都在滇军中服务，却已经不能经常见面：鲁汉人和马中国都被派上了剿共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是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鲁汉人到了苏区，身处内战前沿，才从同僚中探知，所谓的“反共义士”印记，目的是迫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的国民党军人“不成功，则成仁”，若被红军俘虏了去，看到背上的政治标识，必死无疑。那么，这些军人心理上会产生勇往直前决一死战的精神力量。实际上，鲁汉人作为一个师的野战医院院长，是没有机会加入火线救护队的，倒成了师长团长的保健医生。

追剿红军的滇军始终没有出云贵地界。鲁汉人离红军的最近距离也要在二十公里。1936年，他与马中国又归入原建制，回到昆明龙云部队。段希文鲲鹏展翅另有重用，与他们两兄弟中断了联系，并且离开了昆明。马中国在电话里说：

鲁大哥，共产党的枪弹有眼，不伤我们马家寨人，我一个零件不少回来了，你也一样。明天我带全家到你那里拜访，吃饭，请美亚嫂子准备好茅台酒哇！

两家主妇忙的重点不一样：吴娃忙着筹备带给美亚母子什么样的见面礼物，美亚忙着招待族弟和弟媳的菜肴。

一辆军用吉普把马中国夫妇送到下关驻军营房，门上警卫行过军礼，看过证件，放行了，通过营区才转到鲁汉人的住地。女士见面，姐妹相称，自有许多女人的话可谈；男士见面，军人见面，兄弟见面，自有更多的内容可谈。大家守着这条家规，饭前品茶，一对在客厅，一对在卧室……

马中国和鲁汉人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谈起了剿共见闻，一面品着新茶：

我真的怕你让红军给抓了去，凶多吉少哇……马中国谈战争也是这般轻松自如。

我离开真正的前线远着呢，倒日夜担心着你——特务这行当共产党是不会放过的。鲁汉人也很开朗，战争改变了人的胆识。

马中国这次才公开了那个军中秘密：我的确深入进了红色匪区，并且乔装打扮直接跟那里的老百姓谈生意经，做了商人不做的事情：搜集情报。我的危险性大，一旦露马脚……所以特务营在集体参加国民党时不强调剌什么字。混进匪区，但凡有个万一，容易脱身。共产党是知道国民党这个秘密的，蒋先生将计就计，认定这种识别标准，会把真正的特工人员如我辈给疏漏了过去，不剌字对我干的这工作

起了掩护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你鲁大哥一个野战医院的院长剩了“反共义士”，我却免受了这份罪的原因。

鲁汉人苦笑着说：哦，真像《三国演义》里的蒋干盗信和黄盖苦肉计了，但不便与他明说自己改字的事，接着问：你进入匪区没被红军抓住，可曾抓住红军呢？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在江西瑞金，我们抓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红军的中年人，他自己也承认了，师长准备枪毙他。可是那些老百姓冲出来七嘴八舌说，“我才是红军，他是假的！”我看看后面出来争戴红军帽的更像红军干部，一时花了眼，真假难辨，最后带回师部关押起来，查到最后，没有一个是真的。

马中国讲着讲着苦笑起来，呷了口茶。鲁汉人好奇地问：真的都上哪儿了？

真的都跑了呗。人家也有情报网，我们在路上，他们也上了路，没有内线很难·马到成功。

你们特务营卧底，怎么鉴别真假红军？

我们先找来县长和保安队，查户口簿，没有发现一个外乡人，核对保甲长，一个不假，没有发现或搜出武器弹药，怎么能断定他们中谁是红军呢？七十二难，只有请能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来破案了，而我们遇到的是七十三难……

那么，第一个站出来自认的人是真的。

为什么？马中国反问，又呷了口茶。

我听说过那里的红军干部有不愿带累百姓而从容牺牲自己的精神。

可是，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乡绅出来保他，说这个人没有参加过苏维埃政府的任何活动，只是个读书人，在外读了洋书受了洋气，不怕当兵的，爱较劲认死理。师长只能由那个乡绅保释领走了。我们连乡绅都不信的话，在匪区能干什么？

你这么说，苏维埃政府的管辖区里没有共产党了？五次大围剿白忙了？

噢，你我都想不到：连那个乡绅都是共产党！师长大呼上当，再派部队去抓，全村的男人都上山参加了游击队，留下的女人和孩子怕当人质，都步行到长沙和南昌当叫花子去了！

真有这等事？……奇遇，奇观！

那还能是假的？我亲历的。共产党叫做赤化村，老百姓百分之百被赤化了。师长下令烧毁了全村房舍，来个赤天赤地的赤化，从地球上消灭了这个自然村，从军用地图上抹去了这个小红点。

可是红军让出了江西、湖南、湖北，却到了陕西，黄河都不能阻遏住他们，那里的刘志丹等着朱毛去领兵呢。鲁汉人领导的野战医院跟师部一起行动，消息来源不亚于马中国所在的特务营，兄弟俩私下谈话像在交流情报。

马中国问：鲁大哥，你这次参加剿匪遇到过什么奇闻奇事呢？

鲁汉人摇摇头，用力一挥手：马老弟，不说也罢……唉！

马中国不解：军医和伤员的关系有什么难处的，有什么难说的？

我遇到的不是赤北，而是腐化！鲁汉人说。

共产党腐化?

国民党军队中的腐化。

克扣军饷了?师长上青楼了?

我也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

鲁军医凝重地讲述着一个故事:

我们野战医院在山区找不到营地,只能选在一个神秘鬼谲兮兮的山下道观安营扎寨。道观里有老道长、道士,还有个道姑。道姑的出身很贫苦,山区少可耕地才出家的,住在水月庵里。野战医院的护士借住在她那里,设几个床铺……有一天,我们接收了一个受伤的团长住院治疗,睡在病床上,护士半夜去为他换药打针,他却不见了影……这个团长摸到了水月庵道姑住的净房,在松明火光照明下,查房的护士看到了她管理下的病号压在道姑身上,干那辱没道教清规、违反军纪的丑事。你看,这能不是腐化吗?护士不好意思当场出这个团长的丑,不敢指责他,防他恼羞成怒举枪杀人,有意回避了,也没有告诉我,回来待在屋里等候他换药打针。

为什么不去报告师长呢?

这个团长是师长的亲戚,护士也曾被他调戏过,告不倒他的。

那后来呢?军队里是不允许存在这种腐化堕落分子的,不管他的军职高低。

后来,后来世界上多了个冤死的女鬼:道姑遭强暴后含羞无处诉,就在后山的一棵歪脖子松树上吊死了。

是那个护士告发的?

对,发生了命案,她不能不说了。

团长受到了什么军法惩处?

发生在剿共前线的野山沟里的事,发生在区区一个小道姑身上的事,你说比起一个剿共有功的团长来,谁轻谁重?——啥事没有,团长荣归昆明驻地后,伤疤就是军功章,提升了一级。

马中国和鲁汉人侃侃而谈各自在苏区剿匪的见闻后转入了不轻松的沉思。沉思什么?兄弟俩沉思一个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治理下的村寨,为掩护一个红军干部,竟然全村男子上山打游击,女子和孩子流浪进城当乞丐,舍家弃村为了一个目的——对付国民党军队的清剿。

沉思什么?兄弟俩在沉思为什么一个去剿共的国军团长,却在一个善良孱弱、孤独无援的小道姑身上发泄兽欲,视军法军纪教规为儿戏,反而逍遥法外、加官晋级?如此格局,如何战胜共产党和红军?究竟谁兵谁匪,谁正谁邪?

女人,女人到哪里都是个不幸者!马中国叹息那个上吊自寻短见死得可怜可冤的小道姑……吴娃和丁美亚刚好从卧室推门走出,这句"女人,女人……"的话灌入耳膜,吴娃不问原由便问丈夫:女人靠边站了之后,男人们谈女人谈得津津乐道,你们哀叹女人的不幸,能不能讲点给我们女人听听?

马中国这位夫人比好人头丁美亚厉害三分,快嘴活舌,善泼辩。鲁汉人代马老弟对答:他和我谈的是军队女兵的事,不能外传,妻室也不能例外。这样吧,你先讲

讲你们的私房话，然后么，我给你们讲个奇遇的故事。

我跟丁姐的私房话，等会你去问问她；你们讲的女人故事，我们倒要听听……嗯？

马中国说：吴娃，我们吃饭吧，肚皮饿了。我跟鲁大哥讲的是军事秘密，别多问了。

最后一个跟出来的小亚先往饭桌边的椅子上坐下等吃饭，吴娃并坐在丁美亚左侧耳语：丁姐，你可得小心，鲁大哥天天接触的是野战医院里的女兵，美人儿也不少，他又是她们的头……美亚只是笑，不说重话：男要脸，女要皮，君子不生厚脸，部队里哪能随随便便，他是头，不管好自己哪能管好一个医院？

鲁汉人今天当东道主，在昆明款待马中国夫妇，触景生情想起了遥远的蔡青年他那浮萍踪影，对马老弟说：

青年他到了东北吉林，几年不见他的书信了，我琢磨，那里不早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吗！国民党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在陕西啊！

马中国的神经被他这句话拨动，醒酒似的说：嗨，这样的大问题，我怎么压根儿从未想着呢？他不至于去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服务吧？

决不会，决不会的！满洲国的儿皇帝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青年不会忘本出卖自己和祖宗的灵魂的，他的反清思想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蔡老伯就是为了不肯留辫子从学校教师位子上辞职的，马家寨是他第一个挂出吴宪公神像的，所以我从小就很佩服他老人家。

啊！马中国的神经又被拨动了一下：青年会不会去参加东北抗日联军？长白山不是在吉林吗，山里不是活跃着共产党的杨靖宇部队吗，他从小弹皮弓功夫特别好，又爱捣鼓机械枪支，他参军条件比我们强，他将来当将军当英雄的机会比我们多，他继承吴宪公武举人的希望比我们大……

兄弟俩从老二蔡青年长期不复信这一点上加以猜测：要不是处于特殊困难的环境中，通信不会中断，邮路不会不通，只有战争才有可能让他不得不中断通信，“忘”了父亲，“忘”了情深义重的兄弟俩。经历战争的人明白这些。

在场的丁美亚和吴娃对她们丈夫的话，有些是听懂了，有些听不懂——他们从未跟自己的妻子讲过有关吴三桂、有关陈圆圆、有关马家寨的事，以及这两位古人跟他们的关系……

鲁汉人后背上的这个蓝色印记，今天映现在野人山的这个清泉池塘里，无人知晓，不用担心，却因此勾起了他往昔的回首和缅怀，对马中国、蔡青年、段希文、丁美亚、鲁小亚、马学娥、吴娃、司马中……的想念。

我不能长此以往生活在野人山了，必须走出去，跑出去，冲出去，早日回到人类社会，回到亲人们身边……

我死在野人山无关大局，那千万颗远征军战友的亡灵不能永远留在怒江之西做异域上空的游魂野鬼回不了国门，回不了家……

至于究竟如何能将众多的亡灵由他引领出野人山绝地？亡灵是无影的、无声

的、无形的、无言的，唯一的办法是从野人山这块土地上找到能寓象征意义的一种图腾式的物体，才能作为精神的载体将亡灵引领出去……

心有余，力不足，他还悬着呢……

第十章



上一次他穿戴着旧时衣，握着旧时枪，跟它们母子俩远行了一趟，高级猿并未产生怀疑，鲁汉人决定再作一次试探，跟小野人边教边学边漫游，成功，就带了它回归人类社会，不成功，只要自己不离开它，高级猿不至于怀疑他想逃走，想欺骗它……

良机总是姗姗来迟……

这一次，不是他主动带小野人远行，而是小野人自己出去远足了，游春了，到时候竟然没能回来吃午饭。高级猿啼声不断，毫无回音，它做出向外甩手的动作，鲁汉人看出是示意他快去找孩子回来。

他冠冕堂皇带上手枪、短刀，穿上旧军装、旧皮鞋，戴上旧军帽出发了……

他知道汤姆枪里还有若干颗有效的子弹，随时随地可以向它开火轻而易举就能把它击毙然后外出去寻找小野人，最后带它出山供人研究，也可以先收拾了高级猿，遗体供人研究，带出一个活体，全世界的野考工作者求之不得呢！但鲁汉人最后还是决定不能重犯苏联红军的错误，留下它们，对全世界都好。再说，自己尚未找到野人山的出口，万一逃不出，它又被我击毙了，自己跟小野人怎么办？

鲁汉人的仁慈是符合人类天性的。留下活体野人才能使后人将来有擒获它们的机会。亚洲的其他地方也曾发现过高级猿的踪迹，偶然间与人类邂逅未能捕获的实例很多：

二十世纪初的资料里就写到，尼泊尔谢尔巴族一位漂亮的姑娘名叫拉卡芭·杜玛妮，她有一天赶着一群西藏牦牛在珠穆朗玛峰山下的一条小溪边放牧，猛听到身后有声音，急忙转过去，只见一只体态高大貌似猿猴的类人生物来到她身边。姑娘见状，发疯般的叫喊起来，可那生物扑过来一把将姑娘抱起，沿水边奔去……姑娘的叫声惊得牦牛轰地四下奔跑，那生物扔下姑娘，径直向一头撞向它的大牦牛用

手掌狠狠一击，牦牛跟它争斗起来……姑娘趁机飞快地逃跑了。

这或许就是神秘的喜马拉雅“雪人”。

意大利探险家赖因霍尔德·梅斯纳肯定“雪人”与人完全不同，是灵长类动物。他花了十年工夫在中国西藏、尼泊尔、克什米尔间的世界第十一高峰加舒尔布鲁木1峰地区寻找“雪人”，最终见到了它。

1949年9月5日，中国神农架地区，从羊角洞原始森林中忽然跑出八个红毛野人，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发现后，派出两千多人追踪，追到了深山一座草房子里，它们躲在里面，士兵们把草房子围住，点把火烧着了，逼迫野人出来。七个两米高的野人冲出来了，以飞快的速度跑掉了，士兵们来不及举枪瞄准它们。剩下的一个小野人被火烧死了。

1960年，川藏公路163—165道班上，一个女工到河边洗衣服，突然一个长毛野人冲过来，将女士抱起就走，抱进崖洞，严加看护，外出觅食时，用大石头堵住。女工靠野人寻来的食物活了下来，并且同居了十年，每年春情发作时，雄性野人的确耐不住寂寞，强迫它的女俘与它发生性关系。直到1970年，那个女工才有机会逃出了野人洞。她为什么没有受孕？是个谜。现代科学可以用基因染色体不同来解释了。

如此说来，人类中的育龄妇女在与野人中的雄性同居能生出混血的“猴娃”、“混血野人”的传闻就不真实了。

新闻报道还有许多，例如：

1976年5月13日夜晚，神农架林区党委的五位领导干部在郧阳地委开完会，乘吉普车返回住所，在一个叫椿树垭的地方，遇见到了红毛野人；

1979年4月19日下午，湖北房县榔口乡的邹永发老人在山上牧牛，遇到红毛野人。两个月后，该县的龚玉兰母女，在一个叫水池垭的地方也撞见了一个红毛怪人。

传说中，神农架、内蒙、甘肃、青海，西藏等大草原大戈壁上都生存着“阿尔马斯”类人猿，跟野人山离得很远，迁徙是有困难的，不会是同一个种群同一个家族吧。

北京周口店山洞里发现的“北京猿人”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第一项轰动世界的伟大成果。

现代人是多地区起源的，除非洲外，亚洲的巴基斯坦以东，中国的云贵高原一带，喜马拉雅山脉一带都适合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生活。比较先进的人类种群出现后，落后的种群尚未灭绝，它们因处于劣势、弱势，竞争不过人家，便躲藏起来，“避不见人”——这可以说是野人山高级猿存在的一种解释。

话又该回到鲁汉人第二次全副武装出发去寻找小野人的事情上来了。

“中——国——人——”他手打喇叭筒不断地喊，高声地喊，拉长音调喊，有几分凄苦状，山神爷都快被他的嗓音震慑了。

这时的小野人是不是也想走出野人山到外面去看看另一个大世界呢？怎么从

早晨到中午半天时间不想回家吃饭？迷失了方向？

鲁汉人做好了两种准备，中午启程时带着那张从铁皮箱里得到的军用地图。这上面有野人山的走向，外围的地名。上次走向印度的路走不通，这次换了个方向朝中国地界方向走，走一段，喊一次：

“穷——国——人——”

他有意将中字喊成穷字，学小野人学话的口音喊，让它一听就懂。他取出短刀，在通向中国方向的道路上，挑大树干刻上个X号，目的在于这次逃跑失败的话，下次再逃不会走错道。几十里方圆，这几年中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肚里是有一张心图的，跟军用地图上定的方位对照，白天借太阳升起的地方定东方，大致不会错的。他的喊声在山岩和树干上成了回声，一阵阵重复。不知怎么的，不怕引来狼群了，自认为它们应该认识他，他是它们的老邻居了，快八年啦，他也养出了几成野性，不怎么惧怕它们了。他还在路上见到了卡宾枪呢！咦，不知小野人钻到哪一片森林里去了，竟然一点回音都没有。在野人山里，识途的老马也不敢吹嘘自己不会迷路，小野人有可能迷路了。他继续边走边喊，跑到月亮接太阳的班了，林中渐渐暗下来了，归鸟的聒噪声也在林中响了起来，伸出手来，离眼一臂远，快不见指影了，一个人远离它们，竟也觉得有了些许孤独感……他放慢了脚步，心想要不要回头走原路回去呢？……不，不！他自己壮胆，手握着短枪又朝前走了一段路，闯一闯或许今晚是吉日，能走到野人山的边缘了，或许能见到一个晚归的樵夫了，或许能见到一个猎手了，就像我们进入野人山前雇用到的那个掸族猎手一样……

鲁汉人抱着冒险加侥幸的心理，硬着头皮朝前走，多少年过去了，他仍不知野人山的深浅，心里嘀咕：该到边缘地带了吧……这时天完全黑了，四周不漏一丝光亮，他被困在一个燠热的谷底，蚊虫、蝙蝠上班了，老鼠开始夜游了。他感到肚子饿，疲乏，口干，难找野果充饥，只能留下一点力气，爬上一棵大树，在那中段分叉的地方，作野营床安安全全地睡一宵再说。他可以几夜不睡，乏透了，一睡又非沉睡不醒，像上次那样，被劫都不知，误了事甚至要他重新安排生死。这回可得小心，睡在地上有可能被过路的食肉类野兽当做送上嘴边的天鹅肉，当夜啃了……

一夜未归，它会怎么想？把他当做外出寻小野人迷了路的朋友？当做负心的叛逃者？他将后脑勺枕在树枝上，双腿绑在树杈上，以防不小心滚落下去，他想着天亮后的事……走出这么远了，它可能找不到他了，回头走，恐怕没有好收场，朝前走，更接近边缘地带，才能见到希望……他就这样在一幕幕的幻觉中希望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他饮用一种草药，涂了一种草药，很有驱蚊效果，它们不再叮咬他了……

是一条出洞晨浴的大蛇穿地而过，把落叶层弄出的沙沙声响将他惊醒了。他居高临下看去，见它张开大嘴，像在打哈欠，露出耙齿，吐出红红的信子，吞食一只硕大的老鼠，或许是它使他幸免了它的攻击。他见过千年巨蟒，并且战胜了它，未免小看眼前的过路客，其实它也有碗口那么粗毛竹那么长呢。

昨晚晚归的樵夫没有碰上，今日晨游的猎户有没有呢？只要有进山的人，就可

以断定离开野人山的希望来临了……他在寻找，他在等待，下了大树，先找些可吃的野果，可饮的水，再续他的逃生之旅，在转弯之处，总是在树干上留下一个X记号……

鲁汉人虽然大失所望，没能遇到外星人式的樵夫或猎手，前面的路更加迷惘，心里更加惆怅，大自然却给他传来了一阵阵远远的、微弱模糊不清的怪音：

呜……

当下，他先误以为狼嗥，想一会儿都吃不准天外飘来了什么声音，是这般的陌生，又是这般的熟悉，直到他于1950年真的逃出野人山的前夕，那个晚上才忽然惊悟：那不是过去很熟悉的汽笛声吗？就是在这天的凌晨，他冒险出走并获得了成功。眼下，他当远处有了狼群，并在向这边游击，他止步了，手中有枪，不可轻敌，得好好准备着迎接一场人狼搏斗……耳畔更近的地方，又传来另一个熟悉的声音：

耶噢——

是猿啼。是它们追寻到了他！他估计自己少说离开野人洞也有七十里地了，无法去想它们竟能跟踪追上他，难道高级猿具有一种特异功能，能远距离嗅出人类一路行走留下的气息，沿着这条无形的气息路来跟它会合了？为了不让自己露出局促、尴尬和无奈的样子，变被动为主动，打消它们的怀疑，化解难以预料的危险，他应声：

"穷——国——人——"

以此装作一个百里寻子，恪尽职守，从昨天喊到今天的朋友在迎接它们的到来。它们终于找回了他，赶紧往回走。他旁观侧视，没有发现它有发怒的表情，不被怀疑就好，落下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远处又飘来一阵"呜——"声。它们没有听懂，只是愣怔了一下。他若无其事跟随它们回头走，不时在大拐弯的地方抬头望望那刻在树干上的X记号，一点不错，它们果真走在他昨天走过的原路上，可以肯定高级猿的嗅觉远胜于服务于人类的安检犬，逃出它的手掌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啊！……七年前，1942年，远征军路过它们的洞穴，也许有跟今天相似的距离，它凭这种天性，这种超然的生理功能，嗅到了远征军的气息，将我从数十里外的大榕树下生俘了！……鲁汉人一路走，一路在这样想。

回到洞穴，"一家人"团聚了，喝水，进食，坐下休息……山间谷地又充满了野性的平静生活，盎然的人猿之乐，好像这畸形的三口之家这一昼夜什么事都不曾发生。它不懂什么叫瞒骗，他的第一次不良行为"瞒天过海"了。

鲁汉人脱下全副武装行头。逃不了就留下来，活下去，也不去想这次小野人走失是不是它为他设下的测谎计，小野人是怎么自个跑回家的，是不是当了妈妈的配角，玩了他一把。他开始做着两篇心里文章：

日夜琢磨听到的那个陌生又熟悉的"鸣"声；它能凭嗅觉长途追踪，我今后用什么办法——除了击毙它——才能顺利逃脱它的控制！……

活着，他决心作第三次武装出逃……

活着，耐心迎接生死一搏的时机……

活着，为擒获它们进入人类社会……

活着，为引领战友亡灵出野人山……

活着，为龙的传人觅到个龙图腾……

活着，为战友亡灵举行野人山祭……

鲁汉人为了减少这次出逃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要给它们一个“我永远不会离开野人山”的印象和感觉，决心从头开始，几乎想把燧人氏到有巢氏再到神农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浓缩在不到一年的时段内。今天起，他开始了农耕作业，好让它们也能从钻木取火——筑巢凿洞——耕织时代一起过，一步完成三大步，以便在他逃离野人山时它们也能“自食其力”，不再单纯地去依赖大自然的恩赐。

种什么？他选择了野生无花果。这种野果，原先是星散着生长的，采撷不便，他便在谷地的湿土上用铁锹开垦出一块一亩大小的面积，移植进一片树种，绿绿的一片，不用浇水、洒药和看护，只需除草，熟了，拿果实充饥。

他又移植了一批竹子，春天里开出一个个泥坑，连根带泥埋进去，培土压实，根须向阳，第二年便能萌发新芽。

当然，他在确认它明白了他的好意后玩了个狡猾：移栽了几株穗顶生着黑色棘芒，形状像小麦的种子——它那含有麦角碱的果实，有一种致幻剂的作用……

它很诚实，根本无法觉察他的狡狯……

老天不负有心人，大半年之后的某个深夜，野人洞附近传来了“呜嗥——”一声狼嚎，竟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悟：狼嚎的尾音尖而上翘，去年他听到的那声“呜——”却是平直的，尾音不存在高低变化……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多少年前听惯了的卡车汽笛声！

一日顿悟，无法入眠，从寓言世界走出来似的：野人山不是西藏神圣的阿里岗底斯山脉中的岗仁波钦峰，不是神圣的玛旁雍错湖，他不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什么留恋的呢？赶快走，结束这原始的非人的俘虏生活，早日带人进入野人洞请它们出山，早日引领战友的亡灵出山，回中国，回昆明……

鲁汉人一夜时间想周全了一个问题：

上次出逃时用了一天时间，远远听到了那个飘来的卡车汽笛声，声源大概离自己有五里地，也就是说，重返人类社会顶多朝前走五里山路，直线距离就更近，花上一个小时足够了……稳住它，起码要达到一天时间，办法是让它们母子饮含致幻剂的麦角碱汤，控制好饮入量，使之致幻不致死，留下自己逃出野人山的时间就行……

尚未想周全的一个问题：

那数不清的千万颗战友亡灵是无形无影、无言无语的，我怎么引领？搬一石，携一骨，都无法寓象征灵魂这层含义……这是魔法神法才能做到的事，佛法巫法才能做到的事，这是济公八仙才能做到的事，上帝玉帝才能做到的事……而自己是个凡人。

要不等将来回到中国后，请名山名寺的大法师大活佛做大道场，用招魂幡将野人山的路重新走一遭，将死亡名单一一呼喊着把他们引领出野人山……

想到天亮，大清早起身，他用铁锅煮了一大锅野菜，加了些盐晶，盛出一碗后，又加入含有麦角碱的麦粒，煮沸一会儿，又分别盛在用青竹筒做的碗里，端上当圆桌用的大树桩，三个成了一家人的人猿朋友一块吃了这最后的中餐……

高级猿喝惯了他给它煮的抑春汤……

小野人照例捧起竹碗嘟嘟地喝着……

鲁汉人喝着碗里的望着它们喝光……

他戴上旧军帽，穿上旧军装，套上旧皮鞋，佩上旧手枪，插上短刀，留下了那把日本指挥刀，束紧剑麻茅草混编的腰带，揣好路上吃的干粮——熟马铃薯……

哦，第三次全武装出行了，他，鲁军医，最后一个中国远征军幸存者，恢复了人的模样，恢复了人的精神……

它见他这般穿戴，没有怀疑……

他没有马上行动，须等待它们有所变化才行，过量不过量？效果理想不理想？……

俘虏逃亡，总是带点冒险性……

它们昏昏欲睡时，他启程了……

朋友们再见！

野人山再见！

野人洞再见！

亡灵们再见！

它们体内的致幻药性一过，发现他不在，匆匆踏上熟路急追，起码要在次日的中午。鲁汉人估计自己能逃出野人山了，不怕它循着气息从后追踪了。他循着大树干上的X记号，弯弯曲曲赶路，步幅加大，速度加快，到下午赶到了上次留下最后一个脚印的地方……他停步，辨辨方向，听一听……啊，又听到那种鸣声了，是汽笛，是人类社会传给他这个与人类久违了的人的福音！

鲁汉人的确站在了野人山的边缘地，但并非滇西而是缅北。他兴奋着，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人见到了前方的荒岛，有救了，拼命朝鸣声响起的地方跑……

大约还有一里山路，天亮时就能抵达有汽车日夜奔驰的公路了，他真想大声唤呼：我活着回到人间啦！……

耶噢——

高亮的猿啼在向他唤呼，从身后的林中传来。早季没有雨水，不会将他留在路上的气息冲淡，高级猿醒过神来后独自加快步子追赶，超前了。是它，是它！……鲁汉人急出一头汗。被它抓回去，不是他用子弹打死它，就是它用巴掌打死他……

啊，他回头已能看到它在清晨的阳光下忽闪着的身影……抬头朝前望，公路上车轮碾碎石黄土腾起的尘埃，从树隙间已能窥见，他误认为自己回到了滇缅公路呢。

耶噢——

又是它发出的啼鸣，更近了些。鲁汉人的步幅和速度，因为有八年野人山爬山的磨练而大有长进，三步并作一步跑，跨上了公路……

天无绝人之路，那头开来了一辆运输货车，马达的隆隆声先入耳膜，不管它是哪国的，不管它朝哪儿开，他必须搭上这辆救命的车。他高举双臂，用汉语高呼：

停车……停车……

八个年头了，他没有机会跟中国人讲话，舌头快不知往哪儿添了，千言万语好似都被他健忘了，最记得的，说得最多的不只有那句短语吗？他不管人家懂不懂，连声呼叫：

中国人！……中国人！……

奇妙的是，今天这句汉语人家听懂了，并且看懂了这个举臂拦车的穿黄军装的怪人，忙来了个急刹车，停在了他面前三米远的路上。冒险拦车，这种行为不用解释，不是搭车便是抢劫，来的是辆军车，驾驶员有武器，不怕的。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问清情况，副手在室内举起手枪对准了他。车停人停，近在咫尺，看清了他的鬼模样，不禁吓了一大跳——野人！

你是什么人？

鲁汉人惊诧：他能讲中国话！我遇上了中国人，难道真的是滇缅公路？……对方大概想想不大对头：野人怎么能讲中国话？穿着黄军装？见他长发披肩，黑不溜秋满脸胡子，似人似鬼，很纳闷……鲁汉人又用汉语回答：

我是中国远征军……

三分钟时间，在他这样跟司机答话的时候，高级猿——真正的野人从路边的林子里穿出站在路边耶噢耶噢啼鸣，不敢冲上公路。司机是缅北掸族人，能讲汉语，确认他是个丑陋的中国人，估计属散兵游勇，在野人山边缘地带迷了路。在这蛮荒冷僻的山间公路上，允许搭车等于救人一命，否则赶路会饿死、累死、渴死在大山里，跟在大沙漠、大戈壁没有多少区别。眼下又见到一个真正的野人来临，心里也慌了，忙示意让他爬到车斗的货物上去：

快上车——

鲁汉人双手搭上车斗周边的挡板时，高级猿大步冲上公路，想夺回他。司机进驾驶室后怕野人袭击不好对付，又当他已爬上了车斗，便启动车子呼的一声开走了……

高级猿已经伸臂够上了他的背，他躲开它，往下一闪，再也不能爬上去了，便向左跨一大步上了驾驶室外边的踏板，在车子的动态中站稳了！高级猿被车轮滚起的团团尘埃挡住了视线，第二抓没有抓住，眼睁睁看着这个怪物把它的朋友带走了。他一手紧握门把，一手紧握手枪，回首朝它的身影作最后一次眺望，祝它平安，快回到你那个充满神话、寓言、童话的世界里去吧……

甩下一段路，司机侧脸看到窗外的远征军一手握枪，有些吃惊……

我是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的，帮英国人、缅甸人打日本鬼子的！他有时间

高声向窗里面的人说话了，作解释了。

你从哪里来？司机能全部听懂他的话，隔着玻璃窗，通过缝隙传问话。

我从野人山里逃出来……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我们撤退时大部队进了野人山。

你今天准备去哪儿？

回中国云南。

司机好奇地、吃惊地侧脸朝他看了好几眼。司机是个中年人，知道缅甸抗日时期中国国民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事，仰光光复时他在那里见证了中国人与日本鬼子的大决战。

那是过去的事了。司机让位给副手开车，跟鲁汉人一本正经说：现在我们缅甸成立了联邦政府，宣布独立了，日本人已经在五年前无条件投降，英国人也走了，中国国民党逃到了台湾，中国不称中华民国了，成立了新中国，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行驶国家权力。军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轰轰烈烈家喻户晓的大事件，你这个自称中国人的半野人怎么会不知道？

哦……哦……鲁汉人无法回话，目瞪口呆。

你在野人山干什么？

我八年前被野人俘虏了，在野人洞与野人为伍没法脱身，找不到出路。死了很多战友，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幸存者了吧。刚才的那个野人就是来抓我回去的，谢谢你们的搭救。

啊！……掸族司机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不敢全信面前这个半野人说的全是真话，但神情比较平静，心里或许在想：中国人都挺会编神话寓言的，《西游记》、《封神榜》不都是中国人编出来的吗？……

请问先生，车子是往中国的昆明开吗？

不，这里是缅北山区，车往仰光市开，仰光是我们的首都。

下面不是那条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

是接印缅公路新筑的战略公路。

缅甸境内的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

你又在问过时话了。

掸族司机或许是同代人的关系，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态度友好，他跟鲁汉人讲了政治性十分强的话：

1950 年，我们联邦政府在缅北筑了这条战略公路，穿过野人山边缘地区，便于战略物资的运输。这条路的修筑是一场缅甸国内民族革命胜利的成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 年初，《昂山——艾德礼协定》在伦敦签署，确定了缅甸一年内独立的时间表，被英国统治六十一年之久的祖国终于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结束了缅甸民间不见菜刀长度超过 6 吋的屈辱史（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收销毁缅甸人手中的所有武器，刀超过长度要依法惩处）。缅甸民族英雄昂山，他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与吴素及其党徒的爱国党之间矛盾激化，1947 年 7 月 19 日，昂山被刺身亡，

他的后继者完成了他的事业，成立了联邦政府，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结成友好邻邦，发展了传统友谊。修筑的这条公路往东走通向畹町市。

请问，中国军队——我说的是当年的远征军，都从缅甸回到云南了吗？

你说什么哟，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逃跑了，没有什么中华民国了，哪还有远征军在缅甸？

我不信，怎么一个大国，说没有就没有了？五千年啦……中国。

司机的掸族祖先就是中国云南的傣族，他也能算个中国通，笑笑说：中华民族是五千年，朝代是不断地换的，中国一共换了多少朝代？中华民国就不能换？

鲁汉人也笑笑，自认从另一个神话、寓言似的世界逃出来，什么都跟不上了，问：

嗯，是哪一年改的国号呢？

你又忘了，我不跟你说过啦，1949 年 10 月 1 日。是公历，不是国民党的皇历。

今年是什么年份？

公元 1950 年。

民国多少年？

这要问你这个中国远征军自己了。

鲁汉人从野人山这个神话、寓言世界逃出来不到几个小时，又进入了另一个感觉陌生起来的人间世界，两眼不瞎却像在摸黑，隔世之感油然而生……

第十一章



鲁汉人跟着军用货车走了……

远征军的亡灵还在野人山……

前面是缅北红宝石矿区，劳工的世界。

红宝石和翡翠，是这个东南亚佛国主要的矿产资源。缅北是主要产地，尤其是曼德勒地区。鲁汉人对1942年之后的世界一概不知，连年月日的概念也是模糊的，仿佛世人都在蒙着他。这个掸族司机也估猜他是个被共产党赶出中国的国民党残军，或者是个走私贩毒的流窜犯，为了伪装自己，佯装疯癫才这般的呆头呆脑，说话不着边际，牛头不对马嘴。

货车载着他开进前面一个军用转运站。它属缅甸联邦国防军管辖。异域他乡的军人，看到司机带回了一个高大的半野人走进办公室，都哎哟的惊诧不已，张望着鲁汉人，听他讲的是汉语，他们中的多数明白了他从什么地方来，更感新鲜和稀奇，决定好好查问后做处理。野人山里跑出野人来代代有传闻，走出个高高的怪怪的中国人来，况且间隔时间等于中国八年抗战，今天才从野人手里逃出来，这个远征军军人真像沙漠里流传的阿拉伯神话里的人物了。

那位好心肠的掸族货车司机将鲁汉人转交给这个转运站时，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军货多，没有空房间腾出来让他住下，倒不是查出了问题。司机跟他说：中国朋友，下一站吧，那边的站比较大，我有熟人，一定会接受你、欢迎你的。

站上的缅甸人，一定把他看作野人了，怕出意外，不好对付。是的，他囚首垢脸，佩着短刀手枪，一头长发，凌乱且枯黄，吓人心跳。鲁汉人跟司机说：

太让你费神了。到下一站，我在你引领下，自己留下跟边防站协商，希望能够由他们直接送我回国。

司机答应了，货车继续往前赶路，约一小时后进入一个大站，这里行政机构、管

理职能就比较齐全，驻站的边防军也多，司机跟站上的熟人接头后说了几句，便与鲁汉人友好地握手道别。鲁军医一无所有，送给他那把短刀作纪念——美国军用品，在缅甸是受人欢迎的，司机很高兴。

接收鲁汉人的缅方国防军是位低级军官，他还像八年前在部队里，行了个军礼，威猛不足却架势尚在。对方开始盘问：

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国民党远征军？

鲁汉人想：眼前的军官这样问我，一定是从我的旧军装、旧鞋帽上认出了我国民党老兵的身份，还问，是不很相信，若拿不出证件，有可能先把我当做特务抓起来，这就要摸清缅方倾向于中国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后才能说真话……他并不全信司机在车上跟他讲的话，认为中国还是国民党在掌权，总司令蒋介石还在陪都重庆，八年前，杜聿明就是接到了重庆打来的密报回国的，不幸的他一觉沉睡睡出了两重天。军无戏言，不知缅方军官怎么回答，便问：

我听你们的司机说，日本人被打败了，赶出了缅甸，英国军队也走了，这些都是真事？

真的，他没有骗你。军官笑他提这个笑掉牙的往事，问：你还不曾回答我刚才的提问呢。

鲁汉人答非所问：在中国的日本人也被赶走了？……他太想了解在野人山的八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都被赶走了，先是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把日本人赶走了，中国人叫赶下东洋大海……接着国民党和它的军队又被共产党赶走了，中国人不叫赶下太平洋，叫做赶到了一个中国的海岛上去了。中国的变化很大，是世界大事。

鲁汉人相信全是真的了。只要中国土地上没有了日本鬼子兵，从缅甸回中国，走滇缅公路，安全返回昆明没有汽车靠双腿双脚跑也能跑到。密支那在缅甸人手里了，从那里走到中国的畹町他走过……但中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他不敢轻易做出决定了。为了回答对方提问，他只有脱下上衣，背对对方出示“证件”，先证明自己是国民党的军人，再证明自己是远征军就方便了，并且作了改字的解释。

缅方军人听完，哈哈大笑：我们相信你是国民党远征军了，但这个又有什么用？远征军早没有了，但缅北有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同我们缅甸的国防军打仗。

鲁汉人不敢相信天下大变变得这样快，昔日入缅打日寇的国民党军队跟缅甸的国防军在打仗，世界沧桑，顿生一种被人遗弃的悲怆感，也明白了一点：缅军方将不欢迎他这个昔日的远征军，他努力证明自己是国民党老兵也不起作用了。命运如何？……回野人山是不可取了。

缅方军官说：不过，我们吴努总理跟中国周恩来总理是友好的，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送你回中国。

缅甸的政治人物，听司机说过是有个昂山，有个吴素，吴努总理是新人。他没话找话，问：英国军队真的也走了？

我们独立了，外国军队怎么能赖在缅甸不走？你这个国民党老兵赶快脱下旧

时衣，别再提什么中国远征军的事啦，对你会安全些。我们现在不把你当做军人看待，中国人，我们会负责送你回国。缅方向他提出了遣送意向。

缅甸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了，他变成了无根之木，在这里是不能久待的。不但野人山中有神话有寓言，人类社会中也有“山中方三日，世上一千年”的神话发生着呢……

过了一会儿，边防站来了位军职高些的上尉站长，对鲁汉人和善客气，说：老先生，你的姓名、年龄、在中国的家庭住址都还不曾向我们通报呢，不好登记造册留档，不便帮助哇。

鲁汉人一一报上姓名和身份、年龄、住址，上尉记录着，很认真，最后友善地说：

鲁先生，看在你是老牌的中国远征军，对缅甸抗日作过贡献，又是从野人山不幸遇险而归，应该说是野人山里被困中国远征军中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了。我们一定帮你过好在缅甸的这段日子。先去洗澡、理发、换衣、吃饭、一面检查身体，一面安排单人房间住下，好好休息几天，有事明天再谈。

上尉走后，由他的副手负责今天的安排……

第二天，上尉派人送给了他一些生活用品，一个绿色旅行箱，两叠缅甸货币——老盾、新缅元各一半。下午，上尉进入他的住房问话前先说：啊哟鲁先生，你比昨天年轻了很多！然后问：想去哪里——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休息的这两天时间内要想好，我站要负责给你开下行的站名，回大陆就开仰光，那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去台湾，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唉，我能去哪里？……无家可归。

中国昆明下关不有你的家眷吗？

让我认真想想……

我们帮你去跟中国大使联系，否则要通过第三国才能与国民党的台湾政府代表联系上，一切尊重你的意愿。

让我再想想……

鲁汉人当然不能不郑重考虑下一步的走向。自己是国民党员，上校军医，正常去向应该去找在缅甸活动的国民党军队先归队，但缅甸军方肯定不会同意。要求去台湾？他在那里无亲无眷无朋友，去了做无依无靠的独行客？去了隔条海峡，想回大陆又困难了。去仰光找共产党的中国驻缅大使馆，通过外交途径回国与妻儿团聚当然好……可自己参加过“剿匪”，今天去投奔昨天被国民党称作“共匪”的共产党，自投罗网风险大……

鲁先生，想好了吗？上尉过了三天前来催促他落实去向了：我们军务在身，不能为你久等不决，请你明天上午给个答复，过了这天的中午可就没有去仰光的便车搭乘了。

出于无奈，鲁汉人一语定音：我去仰光找中国大使馆吧。

噢，还不失军人做派，早下决心早回家嘛。上尉满意地露出笑容，回去安排。

促使鲁汉人这样表态的力量，不是突然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或者思想倾向，而

是一种明智的权宜之计。不找中国大使馆他能到哪里？虽然当年台湾尚非法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他真一点不知道国际国内的事。进入野人山时世界上还没有联合国这个组织呢。不走这条冠冕堂皇的路，缅方肯让他这个中国远征军的老兵去自由远征，加入到缅北的国民党部队？他们的国防军正在跟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呢，放回军医，只有等战争结束才行得通。就算让他参加战争，不死不伤即俘，他早当够俘虏了！

缅方边防军与上级联系，上级与中国驻缅大使馆联系，同意接受他回国的愿望和申请，手续到仰光办。上尉在这天上午又来了，递上一份用缅文、英文、中文书写的身份证明，与他道别：

鲁先生，马上有便车到，祝你一路平安！

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国民党老兵，能受到如此礼遇是不错了。当年缅甸国防军在缅北自己的国土上吃了国民党军队的大亏，东南亚邻近国家都有新闻报道。意气用事的话，可以把他当做伪装特务抓起来再说。优待他的原因有两条：缅中两国有外交关系，是友好邻邦，善待中国人；他不属于败退后非法进入缅境的国民党军队。

1950年秋末，鲁汉人开始像个国际流浪汉，又踏上了去仰光的漂流之旅……

车行高处，远眺野人山，已没有什么留恋，却留下了万般无奈和遗憾：自己逃出来了，想不出办法能引领出战友亡灵。他跟马中国的这段野人山里的奇遇，意义不同于三四百年前吴太公出国抓逃往缅甸的南明王，起因确有相似处，谁叫他们不安分，不守业，要当兵走世界呢？……好歹今天又在过人的生活了，不能再去入伍打仗当俘虏了，失去自由失去尊严是人生最苦恼心酸的事……

货车向缅甸中部进发，一路上的热带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公路两旁树木婆娑，翠竹掩映，椰林摇曳，途经一个又一个小集镇，小竹寮，货车不停歇，他也能看到许多珠宝玉器商店，红宝石、翡翠在热带阳光下闪烁，街头货丰人杂，车水马龙，穿着花筒裙、花鞋，面抹黄香楝天然香料的傣族姑娘，让人世间更显妖艳多姿。缅甸男青年个个脸黑皮肤细，穿着沙龙裙。路边的摊档上有各种热带水果：香蕉、椰子、菠萝、洋桃、芒果，还有竹筒饭、叶包糯米糕等等。

货车又穿过一个山区集镇，又见一条江河，又是一排木屋，一排斜顶的高脚竹寮，一座佛塔在炫目的阳光照射下如同翡翠般闪闪烁烁……

鲁先生，我们在这里下车吃点东西，带点货去仰光。司机换了慢挡，刹车，停下之后对他说。客随主便，他跟司机下车，先在小饭店里用餐，司机好客代付了饭钱。司机又进了一家珠宝店。他徘徊在店家的玻璃柜台外欣赏，不进去。他是个知趣的人，但凡这种商店，大小老板或熟客进去不碍事，像他这般穿着寒酸，几乎身无分文的中国人，跟缅甸人又不相识，万一店里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有嘴说不清，因之，他视为是非之地的就不跨进去为好。

这里是著名的红宝石之乡，橱窗里各种宝石璀璨艳丽，玲珑剔透，令人爱不释手……

里勾搭！……店堂里的一位先生用傣语说了声“你好”，看到鲁汉人穿了身掸族装，误当是同胞行家在仔细赏宝，搭起话来，很会做生意。

掸族与傣族语言相通，鲁汉人都能听懂。受人尊重，主动与自己搭话，他这个久无熟人，很想与人搭话的人为之精神一振，回了声里勾搭。店主很认真，向他介绍产品，不厌其烦地从红宝石说到绿宝石，从蓝宝石说到猫儿眼和钻石。他曾给美亚买过一枚钻石戒，懂得点儿这门知识。你不充内行反被内行人看不起，便难辨深浅地说：柜子里的那枚钻石成色挺好。

店主按他指头指向，从柜子里取出钻石戒盒子，不脱手，平举着说：一颗灿烂夺目的上品钻石，应该有 57 个面——冠部 32 个刻面，亭部 24 个刻面，加上底部一个刻面……不信，你数数。

鲁汉人假意点头，神态让店主看来他很识货。他因为看熟了野人山里的巨蟒眼，野狼眼，对蓝色的折射光很敏感，它们的眼球晶体也有这种色彩的反射。先生，你家里有好货不妨拿来小店鉴定，不收费，我这里有最先进的测定仪。鲁汉人骑虎难下，把假内行充下去，跟店主热情攀谈起来，一面等待司机办完事：

我家祖传的宝贝中，是有一颗的……

闲聊中，司机回出来了，手里多了个小黄布包，沉甸甸的，出店门时跟店主打了个招呼：老马对面！掸族语——再见的意思。鲁汉人也顺势笑盈盈说了声老马对面，跟司机忙着登车上路，店主依依不舍地对着他的背影喊：

下回来，带给我看看，免费鉴定……

鲁汉人回首向他挥挥手，一头钻进驾驶室，门关上后随便问：小黄布包里装的点心路上吃？司机不见外，直接回答：不，是红宝石。用黄布包装讨吉利。

人工的，天然的？

是人工的，也是天然的。

这话怎么讲啊？

出土的时候，红色中带点紫，不很值钱，宝石工人把它们放进高温炉热处理后，变成了鸽子血红，就值大价钱。只有这家店能加工。

鲁汉人哦了声，司机兴高采烈，如数家珍：我们缅甸的红宝石大矿区就在面前公路左边的山谷里，我们去看看，那里有几万人在日夜开采，大中型矿由国家办厂，小型矿由私人办厂，中型矿也有土司办厂的，最大的矿在曼德勒城周围，英国人开了几十年了，现在归缅甸人了！

开采红宝石矿很难么？

红宝石矿开采起来不很难，它是伴生在土石层里的，与砂砾容易分离，不像黄金生成在岩石层里，上层的矿石风化了，成为大量砂金和极少量的狗头金被大雨冲刷下来，堆积成许多条黄金沟。专家说，宝石是远古时代火山爆发后的结晶。开采技术不复杂，山民都是用土法开采的，每家每户手里都有货，外来客只要有力气，受雇于矿主的，拿工钱，自己想开采的，合伙开，交国家税收就行。

产地的与仰光的红宝石差价有多大？

拿到仰光去售给那些富商阔婆贵夫人，花花公子靓小姐，很抢手，比在原产地的价格高出十多倍！珠宝店大量收购，在世界珠宝市场不愁脱手……我们缅甸别的不产，就产三宝：野人山里的大蟒蛇，曼德勒的红宝石，萨尔温江里的大乌龟。

那么，这生意真做得呢！

嘿嘿，我跟这家珠宝店老板关系不错，人熟了，收购了山民手里的货，请店里的朋友加工，带到仰光转手，赚点外快。

哦……哦……鲁汉人的心尖扑扑跳动，眼下他只有惊叹的份，一无朋友二无路。司机对人情路况熟，发挥他的优势，说：车子马上要路过矿石区了，可以随便从民工和山民手里买到，很便宜的。政府管不了那么多的私人矿主个体户。过去英国人在那里有大公司，现在走了人，关了门，矿里的工人失业后懂技术的便自己开采，做小业主，做工头，雇工人……红宝石不像金三角里的鸦片烟、海洛因，政府管得不是很严的，矿多税收多，国家也有好处。这有点像我们跟中国的边界线，有山有沟，有森林，村寨里有傣族、掸族、白族、傈僳族、苗族，祖上在中国在缅甸很难查清楚了，管理得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的军队赶过中缅边界进入缅甸，政府就管不住，学着中国皇帝造长城也来不及了……中国的南明小皇帝和吴三桂的军队不都曾越过国界到了我们缅甸吗……

哦……鲁汉人佩服缅甸的这位司机很能侃，不留神侃到了吴太公身上。传说吴三桂也曾屯兵野人山，遇上大蟒，视为神，没奈何退出来转向了打其力……

鲁汉人在想吴太公抓南明小皇帝时屯兵野人山是什么样的境况……司机又说：毒品和宝石走私都归黑道上的武装马帮经营，他们受各个贩毒集团的头子雇用……马帮，你懂吗？

哦，哦……他确信了那句话：跑长途的卡车司机，一个能顶三个江湖客。

卡车驶过一座佛塔，进入大山区，从国家设立的路标上能看出：进入红宝石原生矿区了。抬头见高压线、电线杆、路灯，平视可见许多星散的简陋的木板平房、竹寮，尚未通电的小村落，独家屋燃着蜡烛、煤油灯、电石灯。唯一大改观的，引缅甸人自豪的是新购买到的菜刀比老菜刀长了，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人管不着了。

夜色渐渐浓重了，广场、街头挤了不少山民和外来民工，一片繁忙，像个山区夜市，灯光若隐若现，明明灭灭，人影幢幢，机声隆隆……货车停靠在一家矿区卫生院前边的广场上。粗大的红十字灯盏下，席地而坐的，躺着的，搁脚插腰站着的，都是矿区民工或山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衫褴褛，赤脚光背，说着，笑着，哭着，闹着的都有。

他们都是来这里看病的，路远的回不去了，露宿一夜，红十字灯下刚好能借光，人特多。司机熟悉这里的民情，向他介绍：这里缺医少药，怪病又多，英国人和日本人带走了缅甸宝石，这些却没有带走。

有麻风病吗？鲁汉人问，好像想到了什么。司机说：有瘴气病人，有矿上出了工伤的人，外来民工没有钱看病，都拿挖到的红宝石换药。医院是政府办的，但医术高明的医生不愿进山，小病误诊，大病等死的事常有。英国医生一走，这里的有

钱人得病也只有上曼德勒或仰光了。

你为什么选在这里停车过夜呢?

哦,看病吃药缺钱的矿工、山民会跟过路的司机宝石换老盾啊!我给他们老盾或缅元,他们给我带土的货,大小贵贱双方满意便成交。

哦……鲁汉人像发现了感兴趣的新鲜事,不轻易答话,应和着。

果真的,有几个持红宝石的病人家属寻着了他,讨价还价几句话,成交了。司机不去怀疑宝石有假货,对方不会怀疑司机持假币,诚信的交换,一块蚕豆大的红宝石,一粒指甲大的翡翠,能换回一叠老盾或新缅元,山民或矿工都会十分满意,笑逐颜开,朴实和闭塞的他们,不太清楚小小宝石的大大经济价值,想法天真:钱能解决实际困难,石子不能吃不能玩。

鲁汉人身边虽然有一些边防军上尉赠予的缅元和老盾,他不敢出手交换;钞票换成红宝石,到仰光后一时没有人收购,吃住没有了钱,难道也用红宝石去换饭吃、付房租?去做仰光街头的乞丐?贪不得,玩不得……

忽而油生一念:哎,我倒不如暂时不去仰光,留下来做一段时间非法移民,在这块红宝石矿区打工落脚,行医赚钱,积攒一笔钱或红宝石,再去仰光找中国大使馆……

健谈的司机朋友真好,他代鲁汉人开了一夜房间,付了钱,自己却睡在驾驶室里,以防放在里面的红宝石甚至连货车一起失窃,对鲁汉人说的却是另一句话:

鲁先生,不用谢,我听家里老祖母说,我们全家原本也是云南腾冲人,六十年前不满清朝政府,一次起义失败逃出来的……

鲁汉人细嚼这句话,甜味足足,快意乐乐,不多说了……他在小客栈里睡不着,床空着,从窗口朝外看了半夜的山景灯光,盘算着什么……生活的磨难,意外的遇难,催坚强者奋进,他不甘心就如此模样狼狈着双手空空通过中国大使馆被遣送回云南……昆明一家子要靠他生活,回去了没有军饷,马家寨没有了族弟蔡青年和马中国,无人做伴,万一坐牢吃共产党的官司,处境更糟。今天顺利回去,何日回野人山擒高级猿?怕不再有机会了。想积攒下一笔钱为野人山里罹难的战友立个碑的想法落空了不说,共产党是不信佛不信神不相信灵魂的,我能请到高僧、法师大张旗鼓出国入缅引领亡灵出山吗?……

大清早,司机起身前来叫他用餐,说:鲁先生,我们吃了早点心继续赶路,中餐买些干粮和饮料在车上吃,不下车了。

鲁汉人突发奇想,问:这里有华侨吗?

缅甸各地都有中国人,原来是中国人的更多。你要去找的话,注意了,现在的华侨分两类,一类向着北京,一类向着台北。1949 年前是没有的,国际上的事很复杂,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就应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了。

哦……鲁汉人佩服走南闯北的司机是张活地图,知道的事情真多。他已想好了要说的话:我从野人山逃出来,除了一条命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旅行箱和新衣服全是边防站赠送的,回国不能没有钱,中国有句老话,一钱逼死英雄汉,所以我想

先留下来不走了，在矿区打工赚了点钱再找大使馆。

怎么，你不想回国了？

我是中国人，参加的军队是国民党的，共产党不会留用，我就不能生活。听说缅北有国民党的部队，说不定里面有我的朋友……昨夜我想了，不如留下，赚点钱，寻访朋友，当几年华侨再说。

司机见过世面，不为难他：也好，祝鲁先生好运、发财，菩萨保佑你。我知道在仰光、曼德勒、打其力、密支那像你这样的国民党老兵留下不走了的人不少，有做生意发了财的。

双方握手加拥抱，结下一段路情人情，各道一声“老马对面”，一个上了停在对面的货车，一个挥手目送货车远去，各奔前程……

缅甸红宝石诱发了鲁汉人的玫瑰色遐想？有相当一部分。大部分在于他想到缅甸是个佛国，何不花钱请这里的高僧活佛做野人山道场，将亡灵引领出来呢？佛法无边，普度众生，只有倚赖佛祖了，将亡灵结在哪个物体上都可以，只要在活着的人们精神上认定了，有佛则灵，先将那个图腾式的物件供奉在大佛殿里，我能回，亡灵就能回！……这样做，先要解决大笔钱款的筹措。二进野人山擒获高级猿好办些，组织人员，购买枪支（包括麻醉枪）也都需要钱款，不攒够一笔钱，这两桩事就白话一篇空话一场……

不找中国大使馆，留在缅甸，野人山里的野果、野猪肉、野狼肉不要钱买，街头的芒果、椰子、洋桃、西瓜可是老价钱，靠边防站赐予的几叠缅元老盾能生活多少天？一定要马上想法寻钱……他记得 1942 年在曼德勒城，那里的大街上，穿黄色袈裟的和尚手里托着个陶钵，向任何一家的门口放下，自己到别处去办事了，那一家不管是富是穷，都会将当天自己最好的饭菜放进陶钵里，和尚到了开饭时候前来接走，进餐。缅甸佛国对托钵僧优待，可他是中国人，当托钵僧的资格都没有……只有靠自己，靠祖传秘方和自己的医术讨生活，有了谋生手段，在矿区站住脚头再求转机！海外的千百万中国人都是这么打拼过来的……

鲁汉人在红宝石矿区住下的第二天，从小客栈朝东窗口里看到日出的云端里露出了一束束曙光……

他起身后，在休息室里饮茶翻报纸看看，不经意间看到华文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正沿着北纬 22 度，东经 100 度，朝着罂粟花所喜爱的金三角地区遁去！”并援引中共报纸的口气报道：中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西南战区的大失败，疯狂地抗争，疯狂地挣扎，疯狂地逃亡，遁向缅甸联邦的领土。

怎么，缅甸联邦国防军没有在中缅边界上设防？哦，那里是一片直径数百公里和台湾岛面积几乎一样大小的原始森林，虎吼与狼嗥震耳欲聋，无边无涯的莽莽林海不见天日，哪里还要派人去守卫？鲁汉人现在身处的红宝石矿区，在平原与丘陵的中间地带，处于大森林的边缘，跟缅甸、泰国、老挝三国边界上总面积 50 万平方公里的大金三角地区刚好南北相向。

鲁汉人在矿区转悠了一天，选中一个去处：华侨开设的东昇饭店。它专营中国

烹调食品，突出云南“过桥米线”。他估摸老板会是云南人，想借他这个市口，租一角地方，挂牌坐堂干老本行讨生活。

夕阳轰然坠落，大地腾起一片淡蓝的暮色，树丛黯了，山峦黯了，乳白色的雾霭从山凹里倾泻下来，腐叶的味儿充塞着小集镇，夜市的灯光一片朦胧……

鲁汉人进入东昇饭店是以吃过桥米线作为敲门砖的。老板刚好出去采购明天营业的货物了，他先跟店伙计拉上了近乎，等老板回来正式商谈。这里的华侨不强调初来乍到的同胞你是哪个党派的，相信哪个主义的，对国民党老兵的他不忌讳，伙计愿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帮助鲁汉人玉成此事。

东昇饭店老板年纪四十开外，虎虎威威，操昆明话，鲁汉人一见惊心：怎么这样巧，竟是马中国！……然而在他信口开河喊过“马老弟”之后，走更近些细瞧，又顿觉失言了。老板跟马中国的长相真是太相似了。我不认识这位先生哟，认错人了吧。老板凝视着他，能为顾客错认了人而责怪么？鲁汉人脸色紧张又羞愧，实在太希望见到马中国了。老板见他误认后不好意思，立即转为嘻笑：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他乡遇故人。我姓李，木子李，不姓马，请坐，坐下喝茶。

鲁汉人马上转过神来，找落场势，辩解着：李老板是昆明人么？对不起，马中国是我的族弟，跟你长得太像啦。店伙计凑上前插话：这位鲁先生原来是在国军的野战医院当院长的，我说我们老板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老兵，当过连长。

谁不是因为中国内战而流落到异国他乡求生的呢？误认过后成朋友，李老板双手按住鲁汉人坐下！你我都是天下沦落人，不必见外。伙计泡上两杯热茶，新交朋友攀谈起来，李老板又说：

我是中央军里的连长，因为会烧菜，被司令部调去当厨师，为长官办酒席。民国三十八年前夕我就看出时局不对了，便暗地里跟在缅甸英商银行里做事的叔叔联系上了，在大陆国军全线败退时脱下军装做了逃兵，不想去台湾，便从滇缅公路乘车到了缅北，向叔叔借了一笔钱，在这里开了家菜馆，大众化的菜，适合民工的胃口，山民有了客人，不上菜馆饭店吃，炒几个菜，由伙计外送。

这么说，驻昆明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都撤到了台湾？

大部分中央军撤到了台湾，从大西南战场上退下来的一部分走金三角原始森林，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等待时机反攻大陆。台湾方面说，要在今年中秋节打回大陆吃月饼！

鲁汉人眼皮跳动了几下，笑问：中秋节不是已经过了么？

谁又搞得清他们，我是生意人了，关心的是赚钱，养家糊口，不再是战争的胜负了。

鲁汉人又询问了驻昆明的部队，是想知道马中国的去向，然后才能打听到美亚母子是否与吴娃一起随马中国撤退到了台湾，也还想问问好朋友段希文去了哪里……抗日战争后来是怎么打的，日本人什么时候投降的，胜利后的中国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本账他无法弄明白，今天听了李老板说了这些话，既

感悲怆，又觉新鲜。

今晚鲁先生你就住在小店里吧，吃饭，开了饭店不怕吃饭的，我不收费。李老板是在看了他出示的那张证明后说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遁走野人山的壮举，他在昆明参加了光复古城腾冲的庆典后听战友们说的，他也曾去松山参观了当年中美盟军攻打主峰留下的战场遗迹，对鲁汉人这个远征军老兵有一份战友的情谊。

鲁汉人看到眼前的氛围不错，试探着向他提出借一角宝地挂牌坐堂行医的事。店伙计帮腔助力道：鲁医生是野战医院院长，医术一定高明，李老板生病也不收费，嗨嗨！李老板举臂赏了他一记不痛不痒的软巴掌，表示"辟邪"。

我挂牌行医，兼做点红宝石生意，一举两得。他怕李老板犹豫不决，忙补充了另一个内容。李老板好像来了兴趣，问：怎么能一举两得呢？鲁汉人说：

治病，这里的山民和外来民工手头缺钱，我收他们的红宝石，不收现钱。收的货多了，我跟李老板合伙做红宝石生意，有你做店保，我们拿去珠宝店加工成鸽子血红宝石，定期去仰光卖个好价钱。

李老板听后很惊诧：想不到你还很在行嘛……不过，做这种生意单干是不行的。

怎么有风险？

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四国沿边界线有马帮贩运烟土、军火的，有黑社会抢劫红宝石商人的……我劝你不要涉足这种生意场，露了眼，等于进了生死场。

那么我专做坐堂中医吧，生意清，去山中采撷些中药材卖卖也可以，我识很多种药草呢。

你当过野战医院院长，在矿区挂牌坐堂会有病家上门的，这地方缺医少药，对中国的草药和针灸很相信。

缅甸地方当局怎么管理？

除了来征收捐税，一般的事不管，只要有店保。国情跟中国不同，缅北地方上的土司，权力仅次于政府，天高皇帝远，仰光的中央政府管不到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通过当地土司间接管辖，土司一句话，就像一块金砖，又重又值钱。

哦……鲁汉人习惯性地点头应悟。幸亏了李老板的"国情介绍"，心里亮堂了许多。中国人在异域创业打拼，就靠这些先期开创事业的华侨同胞关照。离开了祖国，犹如离开了母亲；离开了侨胞，犹如离开了兄弟。鲁汉人尽量适应新的环境，做到守法经营，减少麻烦，站稳脚头。悬壶济世的中医道德规范同样适应于全世界。

李老板为鲁汉人做了店保，他顺利地找到了生存的依托，这一夜的心情很踏实、很快慰，睡得很沉很香……

芸芸几万人云集的红宝石采矿区，缅甸联邦政府官办医院只有一个，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在民间，不像中国到处有用中草药治病的走方郎中。红宝石多，地方病多，医生在这种偏远山区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比地方官员高仅次于小土司。疑

难病症治不好，巫婆神汉也能混饭吃，甚至发黑心财。

土司是当地少数民族或宗族的土皇帝。一族的领袖人物是由长期的历史、政治、文化积存所至，宗族保持了他的神圣地位至高无上。像金三角里的大毒枭坤沙，就是世袭土司出身。鲁汉人在开张前打听到这方的土司姓庹，就特别留意，心想可不能得罪了他和他的族人，多问一句"您尊姓"为好。

纳百川于脑海，擒万象在胸间，这是中国人在异域求生存发展的处世哲学。缅甸人大多没有姓，有姓的，如这位姓庹的土司，查查他几代族谱，一定是祖宗在中国的。了解居住国的国情民风，对鲁汉人很重要。

矿区终究是矿区，人口不很多，中国人不很多，闹市区域也尚未形成繁华的唐人街。从野人山寓言、神话世界逃出来的鲁军医，从高级猿身边逃脱的鲁军医，身负两大抱负和愿望的中国远征军幸存者，业余野人研究者，回归人类社会后很快适应了异域生活，他对人和善，对友仁义，乐意接近劳苦山民，愿意为穷苦的民工、拾宝求生的外来人奉献出他的真本事，因为他自己并不高贵，知情者可以把他定位在国际流浪汉的范围内……或称他为游子、游士都可以。

第十二章



一块长方形木板，白漆底，黑漆字，终于悬挂在了东昇饭店堂口：

中国名医鲁汉人诊所

矿区地处丘陵地貌上，自然界生长着多种多样对人类起着医疗保健作用的中草药，是个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识宝者得宝，鲁汉人做开诊前的准备，主要忙在去山间林中采撷药草药材，林林总总不下上百种，特别发现这里的“参三七”个大质高，不亚于云南产品。三七是个宝，医治内外伤和妇科病有特效，止痛止血，是誉满全球的云南白药中的主要成分，配方属中国国家级商业秘密。吴三桂军中就有三七配成的几种散丹秘方，祖传药方中有类似白药的记载，鲁汉人有幸少年时代就掌握了这些看家本事。他给杜聿明配制的“彭祖壮阳固蒂长生延寿丹”救了司令长官的命，就取自吴三桂部下军医的秘方。边防站上尉赠予的缅元，花在了添置医疗用具上了，称上器具或设备的都买不起。开业前他成了光棍汉，前面还得加个穷字，一日三餐全吃李老板的白食，免谈今后看病不收费，有了雄起之日，当在报答者之列。

李老板有些不放心，指导鲁汉人做生意：第一个病人被你治好了，名声传扬出去，活广告会招来回头客，很重要。

大夫要有大夫样，鲁汉人专门添了两件白大褂，两顶白布帽，一替一换。坐进堂口，仿佛回到了昔日茅台镇老丈人酒店里行医的情境中去了，心情愉快了不少，思念也多了不少。为他担心的还有店伙计，竟憨憨地站在店门外冷眼看路人中有没有粗心大意不去看一眼这块大木牌的。过桥米线不吃可以，鲁大夫不开张，他可身无分文了哇！

缅甸人很容易接受中国的传统医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深远影响，二是人种、民族、地域的相仿，三是近百年中国人进缅甸居住、做工、经商的增多，四是1949年以来大批中国军人及其家眷涌入缅北避难，既带来了麻烦，也掺进了许多中国文明。从历史上考察，缅甸掸族本是中国古老傣族的分支，老挝（旧称寮国）的佬族、泰国的泰族、越南的佬族都是中国傣族的同源兄弟姐妹。中医中药在东南亚影响颇大，应用甚广。中缅一衣带水，从地域上讲，比之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那一种一衣带水关系更为密切，距离更贴近，边民之间自由通婚，难分娘家。公元一世纪，缅甸国王曾派外交使节访问中国。唐朝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骠国（当时缅甸国名）派外交使节访问中国，到达长安，唐德宗李适设宴款待，大诗人白居易出席，写了一首诗来赞美缅甸国乐的演奏：

玉螺一吹推髻耸
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
花鬘斗撇龙蛇动

可见得中缅的关系多么地悠长深远了。

就像现代的韩国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孔子后裔一样，缅甸境内及东南亚各国也生活着一个比孔子更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望族、龙的传人之一——吴文化的老祖宗吴泰伯后裔群体。

这两个汉族的圣人级人物的后裔怎么会在几千年之后的韩国和缅甸生存发展呢？——哪位有兴趣专门去考察一番并写出文章，他的博士论文肯定能厚积薄发一蹴而就，终身戴上博士帽。不信你去试试，这里边的历史含量太丰富了，蕴藏的油层太深厚了。鲁汉人有时会这样去遐想，自己也是龙的传人，但仅是年代不够久远的那个一代枭雄吴三桂的后裔，今天仅是个刚从野人山野人洞逃出来的浪迹东南亚的老兵，不能靠写论文吃饭，不能靠研究野人吃饭，燃眉之急是诊所开业，在异域讨口饭吃，但愿开张大吉。

呵，先有大清早路过东昇饭店驻步抬头观察的，将信将疑探头朝里张望的……

上午九时有了第一个问脉者！

接着就有了后来者：

腰脊骨扭伤者来了……

神经性颈痛者来了……

瘴气受害者来了……

月经不调的山民来了……

肺部咯血疑患痨病者来了……

店伙计暗暗数着求医人数，为鲁大夫高兴。毒蛇、疯狗咬人，伤者为急诊病人，鲁汉人一时未备特效药，被他转给备有这种药物的矿区卫生院，就此认识了院长先

生……

鲁大夫每天看三十多个病人，有的施气功治疗，一挥手发功，那些腰圆膀粗的矿工竟像喝醉了劣质酒似的东倒西歪，晃晃悠悠起来。山民信神，民工信佛，都相信中国大夫用神功佛法在为他们治病，做善事，支付的治疗费、药费不计较，一颗小小的红宝石足够了……

有病无钱也无红宝石的，鲁大夫照样接诊，认真治疗，免费送药。中国大夫有求必应的好口碑开始传扬，看好了病，支付了红宝石的，还送来了锦旗，并且都用中文写上"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等赞美语。锦旗挂在墙上，是广告，宝石藏在箱里，是财产。

几个月下来，鲁汉人不仅有了数量可观的红宝石，还有少量的蓝宝石、黄宝石、钻石、翡翠。气功是从小练的，在讲武堂没有间断，在远征军里没有间断，进了野人洞的八年更没有间断，它是闭口功，家传的。没有这一手国医的基本功，难称正统的民间中医，只能入草药郎中之流。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鲁汉人医遍了红宝石矿区的穷苦病家，渐渐的在民间有了"中国神医"的声誉，名扬缅北，成了百姓福音。他也视矿区百姓为衣食父母，没有勤劳朴实憨厚的他们，他连曼德勒街头的托钵僧都不如。

背后有人称他为千年难逢的"唐人"！

时间长了，鲁大夫身上果然有了一袋天然红宝石，有了为数不多的翡翠、钻石、黄宝石、蓝宝石、玛瑙，品位有高有低，形状有大小，是真货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那句"聚沙成塔"很能概括它。李老板为他购置了保险箱，跟他去了那家能加工成鸽子血红的珠宝店，鲁汉人真的成了不止一次的"回头客"。

卫生院院长闻听这位中国名医的名声越来越大，便主动邀他去讲授中医中药知识，他推诿自己不会讲缅语，掸族语也不流利，怕不能胜任。院长又向他求教秘方，他说靠此吃饭，不便外传，再等三年再说。但为了搞好关系，避免官家与私家之间结怨，他折衷了一下，收了几个掸族青年医生培训针灸术以及传授了几种常见病的配方。

中医代表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他又讲求医德，对赤贫者实行义诊，院长是个西医，不会像中国医生那样每每能中西结合起来施诊，连他自己的夫人犯了妇科病也是请鲁大夫治愈的，便盛赞中国名医有神通，抓的中药赛仙丹，鲁汉人在第三年便公开了"彭祖延寿丹"的秘方给院长。当然还留有一手，配方不止一种，疗效各不相同，根除回归热的秘密仍旧守口如瓶。这也就够了。

院长终有一天，来到东昇饭店言之凿凿道：鲁大夫，这地方都归庹土司管，你想认识一下他吗？

我不敢高攀……但占他一块宝地营生，日后一定请院长引见。

噢，是这么回事……院长把话转出口腔胡同：庹土司府上有两个病号，卫生院的主治医生出诊三次都不敢给病人下诊断结论，怕下错了药，我这才打破门户之见……非你莫属了。院长很坦诚。

为什么贵院的大夫不敢下诊断呢？这是医生的天职啊。

我们的水平有限，是原因之一；生病的人，是庹土司的夫人和公子，医好了没说的，医不好……院长的嗓子眼有些抖音，过去我们这里有家英国人办的私家诊所，设备好，能做大手术，不用去仰光。国家独立了，外国人走了，殖民主义者不愿为赶走他们的人服务……

鲁汉人心里明白了院长说话的分量。土司等于皇帝，公子等于王子，夫人等于皇后，性命贵重，谁担得起相当于御医的重任？不治而亡，见死不救，卫生院有责，治不好，治死了，主治医生轻则毁了一生名誉，重则坐牢杀头……

因此啊，我想请鲁大夫去会诊一次，这一救不单救了庹土司家两条命，也救了卫生院。

鲁汉人说：啊，这倒很像火线救治伤员了……那好吧，我随你去一趟，扬汤止沸也应该去。刚刚说妥，准备出诊，他来了——

一位五十岁模样，长相英俊，身体健壮，肤色黑油油的富态汉子，身后跟随了几个家丁保镖，下了自家的三轮包车朝这边迈步走来，有礼仪地对院长说道：

我去卫生院找过你了，说你去了东昇饭店……院长受宠若惊，弯腰作揖着向来人作介绍：

庹先生，这位就是中国鲁大夫！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庹土司立即向鲁大夫抱拳作揖，心直口快陈述家人病情：敝人太太一年前犯产后血崩，当时用云南白药做了治疗，不见根治，久拖成疾……小儿又生人中疔，卫生院大夫屡诊不见效果，长途跋涉去仰光或曼德勒，怕病人经不起路途颠簸……

鲁汉人见他急匆匆的来势，这样的病家最忌慢郎中，喝杯清茶也嫌多余，便不等须臾，背起药箱对庹土司说：

马上出诊吧，不能耽误了！

鲁汉人跟院长坐上一辆三轮车，庹土司坐上自备的机动三轮车跑在前边，家丁保镖紧跟在后，马达噗噗响，黄尘滚滚，红尘滚滚，自有一番威仪。三轮车上的防尘布幔落下护住了座上客，前方留下了个观察孔……

不是庹土司备不起小汽车，矿区的小道尚无公路。院长在三轮车的防尘布后面跟鲁大夫讲：庹土司不土，他大学文化，是中国人称之为书香门第那种层次的人物，掸邦民众很拥护他。好客，仁慈，乐善好施，是个积善人家。他父亲在缅甸出生，祖父是中国人，做红宝石生意发了家，有山地几千公顷，有矿产两处，养着上万人呢……

庹土司的山庄别墅离集镇不远，半小时的轮滚人跑就到了。宅门跟中国南方的石库门相似，多了些佛教色彩的石刻砖雕，黑色瓦顶，飞檐翘壳，庭院中种植了许多香樟树、广玉兰树，围绕着一棵砌了花坛的粗大铁树。石块铺就的走廊曲曲弯弯通向正厅。

鲁大夫被破例奉为上宾，品名茶尝鲜果前，洗脸洗手都由女佣服侍，香汤沐浴

的卫生间里也是宝石铺地，品位不高的玉石就是了。安坐的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中国字画，气派很中国化，看不出英国六十一年殖民统治留下的旧痕。水磨砖地面，竟是中国江苏吴县陆慕（今陆慕）出的"金砖"，故宫地面铺的也是这类砖啊，不但不是努力"去中国化"，反而强调了中国皇家气息。全套楠木雕花家具，细观浮雕却不见了中国传统的古代传统神话故事，而是佛教故事的组合……

庹土司极心细，看出鲁大夫的惊诧一瞥，对他说：这个厅是我祖父一手筹建完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面方砖，铺就的是中国清代皇宫里同样的砖。不过区别还是有的，皇宫里用的是官窑产品，我家用的是民窑产品，是我祖父用一袋红宝石私下里去换来的，运输这批金砖，用了三个月时间，两条大木船，夜渡怒江……

鲁汉人觉得庹土司对人宽容大度出言亲和，便也放开了思路：哦，这在中国清代怕也难免治你一个欺君之罪呢。

是的，是的，在缅甸，清朝的慈禧太后管不了啦！庹土司自己笑起来，院长也跟着笑。鲁汉人没来得及笑，看到女佣这时抬着庹太太睡的担架过了门槛，落地，缓缓推向正厅中央。原来这副特殊的担架下安装了四个硬木轮呢。

嗬，在鲁大夫面前躺着的是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不再呈现应该有的富态了。庹土司请他上前观颜问脉，好像已将一切希望都交给了他，双眸信任地注视着他，期待中国名医说出的第一句话……

鲁汉人并不急于开口向病人问这问那，仅仅弯腰凝视着她，专心致志地用三指作武器诊断病情……

庹土司胸前左口袋里的金壳挂表记录着时间，安静到了能听出秒针走动的嘀嗒声。院长有些紧张，不敢举杯呷茶……

半个小时都由秒针一圈一圈走过去了，院长坐在那里快急出了冷汗，若是引荐了庸医，他难逃责任，有碍自己在庹土司面前的信誉，但是他在闪过此念后又恢复了平静。幸亏主人有文人的细心和耐心，金壳挂表揭开着表盖，当鲁大夫不注意时，用上眼睑半遮下的眼球瞄了那么一下……

一个小时过去了，缓缓开金口的鲁大夫对庹土司说：庹先生，尊夫人的病，不用着急，命家人做件事：杀只大母鸡，取出肚里的鸡油，整鸡去毛，洗净，不能开膛剖肚，利用鸡尾肛门扩个小口，耐心取出肚内五脏，空肚里放些姜葱，炖一锅汤，先烧开，接着慢慢熬，砂锅铁锅一样。

女佣去杀鸡取油了……

鲁大夫悠悠然从药箱里取出一颗特大号参三七，用宰鸡刀刀背把蒸软的它敲扁，成了颗敲扁橄榄，放进铁锅干煎，几分钟后三七块煎出了药气味，接着将一大块黄黄软软的生鸡油丢进铁锅，跟发焦发黑的三七块一起煎熬，嗤啦嗤啦一阵阵响，鸡油渗进了三七块，掌握火候，不能让锅内起火，炒几十下，起锅，冒出一阵冉冉上升的轻烟，让它冷却了，鸡油层将表层枯焦的三七块裹住了……

庹土司和院长静观着，感到新奇，感到神往而诧异……

那一边放置在炭火上的大锅烧开了，沸着的水面上漂起白沫，用竹丝爪篱撩

去，慢慢炖着，汤水中心呈小沸的滚动状，不断冒出阵阵热气又不冲锅盖……

下边的炭火慢慢煨着，鸡汁溢出，阵阵肉香扑鼻了，鲁大夫才将起锅放凉的熟三七块扔进鸡汤锅，仍让炭火加大些继续炖……

伴着母鸡汤，一边在炖，一边在聊，鲁大夫洗过沾油的手，品着名茶，问：

庹先生，令郎呢？

他在后厅歇着躺着呢。

不正好利用煨母鸡汤的这段时间让我看看公子的情况？

庹土司有些失态似的说：嗨，我看傻了！是啊，是啊，快扶孩子到这里来……

十来岁的庹公子，鼻肿眼蒙，嘴唇红紫，比黑人的嘴唇还厚还红，三餐进食已很困难，不能说话，病情拖得比他母亲严重，卫生院不敢收治了，命在旦夕。鲁大夫定神看去，啊，庹公子的脸部快成了贵州傩戏的面具了！虽然连舌苔都不能一瞥了，他心中却一目了然，当场从药箱里取出冰片、砒霜，向主人借上一撮细盐，糊糊磨磨成了半碗粉末的白灰微粒，用医用凡士林涂抹在纱布上，再将白灰色粉末撒在这上面，最后又将纱布覆盖在疔疮患处，取胶带封牢固定……

连续外敷五昼夜，一天半换次药，洗净创口，忌吃蒜葱辣椒。鲁大夫轻描淡写，驾轻就熟，不吐危险二字，不谈出诊和医疗价钱，又谢绝荤菜款待，破例喝了盅黄酒。

卫生院长对中国鲁大夫这两套独特的治疗方法很感兴趣，想偷学，席间问，他回答：

这些个都是祖传秘方，药典上没有。

庹土司便问：请教鲁大夫的祖上是谁？能否赐我开智一语？

在这般地位的人物面前，他一时不能编排出个漏洞百出的新故事，便实说：

吴三桂是我三百年前的始祖。他在平西王的高位上反清复明兵败后，陈太婆和军师马宝带一家人和他的部下隐居在贵州马家寨。军医随马宝避难时手上有几本手写的《周朝药典》，那上面记录了许多病例，有药品的种类和用量，有药性药理说明，完全是经验之谈。可惜吴太公兵败病故，没有能整理刻印出版让世人受益，成了祖传民间偏方。清朝皇帝要诛灭吴三桂九族，马家寨吴族后裔直到孙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才敢承认自己的老祖宗是谁来着。

庹土司站起抱拳作揖，表示敬意：我在求学时代读到过吴三桂这个中国人，历史书上写到他领军到过缅甸，迫使当年的缅甸国王交出南明小皇帝带回昆明处死了。

庹先生真是位博学之士！鲁大夫说了这句恭维话后归还本行：让尊夫人躺着休息静养，单喝母鸡汤，每顿一海碗，喝到三趟水，药力不够的话补一服。过十天半月再杀一只，照我的方法操作。我留下一颗参三七，煮鸡汤时水量加大，多喝几天，味淡无妨。

院长看出鲁大夫要走，在一边对他耳语打问出诊费和药费。鲁大夫抬头对庹土司说：

待尊夫人和贵公子双双无恙了，再行支付不迟，若无明显疗效我是分文不收的，赶紧送仰光大医院。今天恕我不说药到病除之类满话，固本，稳定人体阴阳的疗效肯定会有。

鲁汉人的生意经是：对富裕的病家不开价，让他们自愿地交上他这个中国医生朋友，等于聘到一个不须支付聘金的保健医生，情到了，自会用感情投入的方法回报他的真诚。

庹公子的人中疔拔毒消肿三天后露笑，七天后基本痊愈，能起床活动了，庹夫人连喝两只老母鸡汤，月余，脸色泛红，下身干净，能正常进食，下床活动。通过病例，充分证实三百年前祖传军医秘方的珍贵和神奇，仙丹神药都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龙的传人虽然未能见龙，龙的精神值得提倡。

对卫生院长，鲁汉人没有公开后来庹土司向他馈赠了什么宝贝，匡估不会少了红宝石，对救了两条命的恩人不会小气。三个月后，庹土司发了大红聘书，请鲁大夫当了家庭保健医生，为他建造了一幢新诊所，俗话说：鸟枪换炮了。

为了答谢卫生院长的引见，鲁汉人向他公开医治妇科病——产后血崩的秘方。缅甸联邦政府卫生部聘请的前苏联医药专家在得悉了中国传入的这个秘方后，特向苏联科学院和卫生部报告。苏联地处寒带，地下矿藏虽多，地上可难长喜热湿土的参三七，便在同中国的经贸谈判中提出向中国购买一吨货的要求。缅北产的参三七也就水涨船高，价格上扬，走上人工栽培的发展路子。

矿区栖身，异域度日，又跟庹土司这样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可说是鲁汉人在缅北漂泊生活中的一个奇遇。有了自己的诊所，身边也积攒了相当多的红宝石，相当多的翡翠、黄宝石、蓝宝石、钻石，凭他的医术医德，尽可以在缅北发展一番，营造一个很理想的生活环境，成为名医之后成为富翁，成为一个受缅甸人尊敬的唐人。野人山的历险，就当做人生的一段磨练吧，痛苦过了，别去记它，总比罹难者幸运吧……

咦，他想的偏偏是精神的追求，中国龙图腾的追求。不为战友亡灵做点事，不为他们的雪耻做些事，为自己活着，做名医，做富翁，人生的大义又在哪里？他想，只有到仰光的唐人街去才能有希望碰上昔日的远征军战友，才有可能打听到马中国一家的去向，才有可能打听到丁美亚和小亚的去向……矿区里这几年得到的实惠不很重要，不值得留恋，去仰光后才有可能请大寺庙里的高僧活佛做法事，引领亡灵出野人山……倘然打听到马中国仍然留在大陆，蔡青年也在大陆，那么再去中国驻缅大使馆办理归国签证不迟，在缅甸办不成的事，在国内，三兄弟共同商量重返野人山的大计，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组织考察队、探险队从我逃出的山口进入，路近多了，到时的野人山不再神秘，不再恐惧，而是个熟悉的寓言世界了，寓言的主角当然是高级猿，我要让世人认识它，研究它……

为战友的亡灵觅个永久性的安息之所容易，建造个缅怀他们的纪念碑纪念塔也不难，经费也绰绰有余了，问题是将几万颗亡灵引领出野人山再长途跋涉二千公里进入中国昆明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关键的一点是理想中的亡灵的图腾物难找难

求难兑现……

要问还有什么不让鲁汉人安于现状想离开缅北矿区，那就是他总认为作为吴三桂三百年后的后人，不该死在国外，异域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血地在中国，祖地在中国，根在中国黄土下……鸟倦当知返。

在这几年的矿区生活中，他打听过中国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活动情况。他记得1942年3月12日之后，进入缅甸的有第五军的200师、新编22师，96师，第六军的49师，93师……那年头，缅甸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大军营。缅甸人告诉他，93师没有走，不过不是老牌的93师，而是在大陆兵败后国民党把失散在缅北的残部整编为93师，驻地在中缅边境的车佛南地区。

哦！……马中国会不会在整编的93师呢？他有个堂姐马学娥不是远嫁给了缅甸打其力的司马中吗？他不去台湾不留大陆会不会投奔堂姐马学娥呢？……

在鲁汉人决心离开红宝石矿区的这几天里，想了很多，想得很远，仿佛八年的野人山生活，长期以野果野菜为主食，那里面的维生素含有壮阳振刚的免疫力，原始性的生活使他生命力旺盛，重塑了他似的。

哦，他也曾想，假如自己不懂260多种中草药，就难以煮成抑春汤对付高级猿，如此说来真得感谢老祖宗神灵的保佑呢！

哦，鲁汉人还曾想，缅甸人称他为唐人，是继承了一千多年前骠国对唐朝的友好邦交感情，在缅甸做个唐人是愉快的，仰光的唐人街一定比海外的其他国家的唐人街美丽，做那里的唐人街唐人会潇洒，会自由……然而，我鲁汉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安逸活着……

第十三章



马中国跟鲁汉人睡在野人山的一棵大榕树下，失策在于没有将相邻的鸭绒睡袋连结在一起。鲁大哥因沉睡意外失踪后，他火急火燎，知道短期内想寻到人的希望很小，可部队要开拔，重庆已有了回音，不能滞留在野人山痴等。在达罗，杜聿明发表了要为罹难的战友亡灵雪耻祭奠的悲壮话之后，他奉命坐飞机回重庆了。余下的、活着的三路大军在印度集合整训，重组成中国驻印军，准备第二次入缅跟日寇决战……那时，史迪威公路也修建成了！1943 年 11 月为此雪耻之仗，中国又动员了军队二十万之众。他马参谋当然要参加的，并且侈望出现奇迹；说不定哪一天会在战场上重见鲁汉人。

1942 年 5 月 3 日，日寇扛着太阳旗踏进畹町，扬言要以这个傣语为“太阳当顶”的中国城镇为起点，插上太阳旗，占领全云南。从昆明经畹町至仰光，全长 2000 公里的滇缅公路，日寇已侵占大部，就是在惠通桥西岸被中国军队阻挡住了去路。

1943 年夏季，中美军事最高统帅部决定攻打被敌占领的中国土地松山，打通滇缅公路。由宋希濂统率的十七集团军和美国史迪威将军的一个军联合作战。投入的兵源来自中国驻印军和驻守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司令长官是卫立煌。

马中国第二次应召参加了第八军，这次是在国内抗日，不是远征。松山、腾冲、龙陵这三个战役先后打响，有机配合，连续作战，不让三地敌军有喘息机会，中国军队的雪耻之战在此一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惠通桥的铁索横卧于怒江天险，这年已不能通行，两岸山势峭拔，山谷蕉林茂密，山腰橄榄错落，山顶荞麦稀疏，十里不同天，气候多变。日寇侵占了西岸的重镇腾冲之后一时无法越过怒江天险，便在腾冲与尖高山之间的松山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作为推进的前沿阵地，直接炮轰怒江东岸重镇保山。

松山高 500 米，周长 250 公里，满山长着云南马尾松。它是滇西抗日主战场之

一。马中国担任了松山攻坚战役中的一个主力团指挥官，决心死战一场，不惜血洒沙场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同胞雪耻，为鲁大哥报仇。

在云贵高原，松山是座不高不大的山，怎么成了啃不动的拦路虎了呢？

在缅甸，中国人开办了不少工厂，日本鬼子侵占缅甸后，有家中国侨民开办的云茂纱厂被日寇占领后劫持了大批基建钢材。松山被占后，日寇过不了怒江，占不了保山，常常受到从东岸保山越江飞过来的炮弹攻击。于是日寇便利用这大批钢材营建了庞大的防御工事，卡断了滇缅公路的脖子，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日方自称是亚洲最坚固的堡垒，中国军队不用十年时间以死伤十万之众的代价，休想攻破它，光地下工事就有数十公里纵深。

惠通桥位于云南省龙陵县境内松山腊猛村脚下，跨怒江，古代为由保山通往芒市的驿道渡口，1942 年日寇占领龙陵，前哨窜抵桥面，有少数日军已跨越了东岸，被国民党军队打了回去，并炸毁了铁栏和桥塔，日寇便在松山山头架起大炮向东岸的保山市轰击，市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受害不浅。因此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败了，日寇定会乘胜抢渡怒江侵占保山，进而占领昆明……

然而，战役打响以后并不顺利，先后攻了九次，敢死队死伤千余人，仍未有进展。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李弥和史迪威将军很焦急。

轰炸松山！史迪威下令。

燃烧松山！李弥下令。

于是，中美联合军团动用了飞机，轮番轰炸松山敌军阵地，动用了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将满山的马尾松几乎全部燃着，不剩一根青绿色的“马尾”了，大火烧得天空通红。飞鸟走兽绝迹，三十里外能看到火光。这下日本鬼子只能见鬼去了！让马中国解了心头之恨心头之痛，朝野人山方向下意识地拜拜，他要邀请死在野人山的战友亡灵飘来欣赏中国军人的复仇之火、雪耻之火，鲁大哥，你若果真死在了野人山，就来跟兄弟我一起欣赏吧！……

军官们在实施大轰炸之后，集中在一个山坡空地的野战帐篷里开作战会议，研究打扫战场的事，却突然神出鬼没地从腾冲方向打来了一批远程炮弹，炸得军官们昏头转向，抱头卧倒望苍天，下令：

火速清剿腾冲方面的敌军炮兵阵地！

侦察兵打前站，马中国首当其冲，特务营里挑选一个排打头阵，后续部队搜索一昼夜，松山四周和通向腾冲方向的山山谷谷里都找不到一个漏网的日寇，别说是炮兵阵地。

大火燃烧前的松山，山高林密，大树参天，浓荫蔽日，鸟类的天堂。

大火燃烧后的松山，一片片秃山头，光山坡，像一群裸露的怪兽。

不见敌影，怪事出在哪里？

占山之敌，为日军南进中精锐的第五十六师团第 113 联队，是个加强联队，兵力约 3400 人，组成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劲旅，死守松山。联队长早发狂言：叫中国十万大军来换。

松山包括阴登山、大小松山、大垭口、滚龙坡、长岭岗等山，周围25公里内山峦棋布，丘陵起伏，顶峰海拔较高，滇缅公路越过怒江上的惠通桥向西，依山傍村，环绕松山后经过宽不到35公尺狭长起伏的滚龙坡而下，延伸至松山脚下，尤为险峻，日军占据松山就完全截断了滇缅公路，控制了怒江惠通桥附近的腊猛大渡。日军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群，储备了大量弹药和粮食，早就准备长期据守，断我外援，阻挠中国军队反攻。

战役前期准备阶段，马中国对松山作了侦察：松山顶峰为敌主阵地，山上有七个天然石洞，作为掩蔽部和指挥中心，防御工事构筑特点是深入地下，隐蔽坚固，不易破坏；伪装巧妙，不易发现，因此飞机轰炸或炮击均难命中。在大垭口谷地有小型发电厂，供照明之用，阵地内埋设水管和电线。

我军攻击松山的第八军指挥部设在阴登山。日军经营不到一年，松山竟能构筑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地下网络，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是怎样的疯狂。负责侦察敌人炮弹从哪个山谷阵地发射的马中国为避开日寇地面特务的跟踪，在天色渐黑以后脱下军装，带上勤务兵，乔装下乡察访住在松山四周的本土老农民，他认为日寇搞这么大的军事工程，附近的中国农民不会一点不知道，爱国者一定是会向中国军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再说，日寇侵占松山后孤居深山坚守，不可能深入到中国老百姓中间，本质上是头暴力莽撞的野牛而已，不可能不引起农民的反感和仇恨。他带上了许多盐巴，装在黄布袋里，走访当地傣族老乡……

散居于松山四周，离不开青山与土地的云南少数民族过了一年多日本铁蹄下的奴隶生活，近月以来坐在远处的山头上"坐山观虎斗"，看中国军队怎么收拾松山里的日本鬼子。马中国熟悉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生活，知道食盐是偏远山区山民生活中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送上一斤，就能交上朋友，又能打消他们怀疑你是日本特务——外乡人不会知道傣族山民心目中真正的黄金是什么，更别说日本特务了。这一妙着果然收效，突破了过去国民党正规军的打法：从不发动群众参战，打仗是军队的事。

傣族山民告诉他：

小日本把山下的地道挖到了腾冲城外，炮弹是从那边的地道出口打过来的，地道出口在一座古墓的墓道口……

小日本的山洞一直从松山的顶峰挖到了恩梅开江的江边上，军用物资、粮食都是在深更半夜从江边的出口地洞运进去的，洞口伪装得一点看不出来……

小日本的运输驳船满船来空船去，运了一年，储存的子弹够打三年仗，粮食够吃三年，你们打起来不封锁恩梅开江不行，不堵住这些洞口小日本会跑，夜里我曾见过有穿黑色皮衣的水鬼从洞里爬出来，一个猛子人不见了……

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吃了败仗，国穷兵弱受强敌欺，但老百姓从不忘记自己是个大国的百姓，做了敌人铁蹄下的奴隶，骨头里仍旧不把东洋人放在眼里，"小日本"三个字是中国人的口头禅，他们太希望中国军队这回能争口气，把"大日本帝国皇军"占领的松山一举攻下！

马中国立即将情报向李弥作了报告。

中美前线军事长官坐下开会研究新技术，怎么攻破松山这个坚固而又庞大的地下堡垒群。马中国建议：派兵封锁松山外围出口，组织巡逻队打伏击，用江水向所有发现的江岸洞口灌水！

美国军官通过翻译官明白了话意，连跷大拇指：OK，OK！李弥摇摇头，一口云南话：

松山地势高，恩梅开江地势最低，从江边洞口灌水，水往低处流，怎么灌得死旱老鼠？派部队封锁出口打伏击，我赞成；灌水，松山范围太大，要用多少时间多少水？鬼子也是想到水攻这步棋的……白娘娘水漫金山，金山有多大一点？何况那是神话，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战争，是打败过许多国家的军队、不可一世的日军精锐部队。

美国军官讲实力政策，出了个主意：哈罗，有美国军队调一批大功率抽水机泵，抽恩梅开江的水灌松山，统统变水老鼠！

美国人的发言增加了李弥的信心，这个战术比强攻取胜把握大，牺牲少，他表示同意，挂电话给何绍周军长。军长亦无别的高招拿下松山，也同意试试，时机战机一到，转入战役决战，要求前线指挥部把握好。李弥放下电话听筒当场拍板：

按水攻、封洞、打逃敌的战术原则分兵，选好歼敌战场，务求一举全歼松山之敌，不留后患。

相持了好长时间的松山攻坚战，战术上有了新办法，全军高兴，让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高兴。如果由他率领的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的中国远征军像杜聿明一样未出国先在松山战役失败，受阻于松山，怎么向国人交待？怎么打腾冲？怎么打龙陵？怎么打曼德勒？怎么打仰光决战？兵败野人山的大耻未雪，大耻又加奇耻大辱，怎么向国人谢罪？

美军调来了大批抽水机泵和胶皮管，从恩梅开江拉到松山脚下，几十条水龙喷水，从我方阵地掘进的地道洞口出发，是夜潜入经大火燃烧过后裸露在外的敌方地洞口，拉进胶皮管灌水。江面上开来四艘军用运输艇，装满水泥包，将江岸上新出现的人工洞穴一个不漏地封死、封死、封死！

一艘艘武装木船守候在江面上，准备抓俘虏捉水鬼；消灭敢于顽抗之敌，捞尸体。

一天，一夜……

噗噗噗的马达声，闹腾了三昼夜，梅里雪山流下的雪水不断补充着江水总储量，但不见江水往上涨，证实大量的江水提升到了陆地，灌进了松山的千孔百洞……

松山仍无动静，不见日寇出去，不见鬼子狼狈逃窜……

凶残而狡猾的日军在跟中国军队、美国军官们唱空城计？

军中一时愕然，怅然……

马中国作为二次参战的老兵，身负为战友为鲁大哥报仇，为中国远征军雪耻的

重任，连中国境内的日寇都无法战胜，感到极大苦恼，愁肠百结……

苦恼是本好书，愁肠结出真知，终于被马中国读懂了：日寇是分层次开掘地道的，地洞群不在一个水平面，洞中人员可往高处走，集中到山顶；或者闸水断流，灌进去的江水退入掘成坡度的另一端，由地下坑道将水排出，流向远离松山主峰的秘密出口……

日寇也许正在洞中暗喜：中国军队想将江水灌到500米高的松山主峰，请天神天将前来助阵也难办到。中国原始猿人山顶洞人都能想到山顶洞穴里栖身能躲开洪水，今天的中国军人和美国军人怎么想不到大日本皇军会开掘出能防水攻的坑道呢？

于是，马中国向上级谈了自己的想法，前线指挥部组成四支侦察小分队，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搜寻松山外围的地洞坑道出口有没有水流涌出……

马中国亲自带领的一支侦察小分队向南进发，步步搜索，进入了缅境……

缅北和滇西都落在日寇魔爪下，中间无国界可言，侵占者兵力有限，战线太长，中缅两国边界线均无边防哨所存在，有的仅是日军流动搜索队，爱国者组成的游击队，伪军的保安队，各走各的道，遭遇了，火并一场，打胜的追，打败的退，死了的倒霉……

松山日寇，死里逃生的信念不改，美国兵、支那兵从不放在皇军精锐联队的眼里。

经我军长期攻击和飞机轰炸，加上怒江东岸保山的重炮射击，松山地面工事被破坏，火力不足了，不可能组织反攻到山下与中国军队决战。同时，后路已被攻击龙陵的我军截断堵死，向缅境突围转移决无可能，只有死守阵地作困兽斗，妄想斗它三年，日本本土大本营的援军步行、游泳也能赶到松山来解围的。

此时段，缅北滇西的制空权已握在美国盟友飞虎队手中，日本空军的优势已丧失，无法施援松山守敌113联队了。

因松山尚未攻下，滇西公路不能打通，影响反攻全局，反攻龙陵、光复腾冲的战役，决战曼德勒、决战仰光的战役都要推迟，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来蒋介石紧急命令，严令第八军限期克复松山。如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在此紧要关头，军长何绍周召集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梁筱斋、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等将领连夜开会商讨攻击松山高地计划。经研究，决定用坑道爆破，炸毁高地。指定王景渊为指挥官，统率第八十二师第246团和军部工兵营，进行坑道作业，在松山高地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进行对壕作业——掘进两条平行的隧道，构成两个炸药室，针对松山顶端，装进十吨TNT黄色炸药：

左室50箱

右室70箱

经过不到十天的时间，完成了爆破准备工作。为掩护工兵营进行对壕作业，每昼夜不停地用小部队在松山顶峰周围向敌阵扰袭。

1943年9月7日夜，撤出工兵营。

翌日凌晨三时，军长下令起爆，轰隆隆一阵阵巨响，跟八级以上地震一般，松山顶峰整个山顶被炸翻，日寇第113联队全军覆灭，在顶峰做"山顶洞人"的日寇无一幸存！

一了百了。

在松山其他地区的扫荡中，敌酋第113联队长切腹自杀。

马中国的侦察小分队在向南搜寻地道坑洞时，遭遇上了从松山南侧坑道溃退下来逃生的三十名漏网日寇，敌我短兵相接，拼命厮杀，在这个局部战斗中反而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激战半日天黑了才收兵，集中起来数数，牺牲了五个战友，剩下的连马中国在内三个人，处在暗夜中的树林里，辨不准方向，走走走，退到了缅北与泰国的边境又向缅北折回……

松山日寇113联队残余，虽然以多胜少地打退了马中国的小分队，可最后还是被我搜索部队击毙或俘获了。至此，侵占松山的日寇在其他部位的残余势力也被逐一消灭。是役，历时九十三天，日寇兵力三千四百人，绝大部分战死，负伤而失去战斗力，同时失去了自杀能力的鬼子兵，被我军野战医院收治抢救，人数仅为九个。

我军伤亡八千余人，血流成河……

怒江在大峡谷中日夜奔走不息，带着梅里雪山融化的雪水，带着中国军人雪耻的血，复仇的血，流淌着进入缅境……

怒江，你跟惠通桥都是这场恶战的历史见证，是胜利的见证，光荣的见证，悲壮的见证……这跟由野人，巨蟒，蚂蝗……见证野人山的大撤退完全不同了。

参加松山战役的中国军人中，多半是从野人山走出来的远征军——中国驻印军，有的上次没有死，这次光荣牺牲了，他们完成了为战友亡灵雪耻的任务，史称新远征军。

马中国这时和他的两个战友尚未知道，参战的十六万中国人正在庆祝松山战役的胜利，鸣锣收兵后不会下火线，光复腾冲的战役又打响了，他们回来，正好赶上收复这座用火山石垒砌的名城的决战时刻。

11月3日夺回龙陵。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猛育胜利会师。

第十四章



马中国他们身穿中国远征军制服，倘若在缅北与日寇再次遭遇上呢？情势十分严峻，得想出个隐蔽自己的妙计才好……

为了安全，他们白天潜伏于丛林间，夜幕降临，进入农家歇脚问询和补充食物。猛听到已进入缅北山区四十公里。这家少数民族人家的男主人跟马中国讲了自己奇特的家庭经历：中缅两国划界时，考虑边界的走势，便于管理，在国土面积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常有变通的事发生，他家就是这样划进了缅甸，他的一家亲戚却从缅甸划进了中国版图。

马中国试探着问：做缅甸人做中国人都好，不做亡国奴最好——缅甸被日本鬼子占领三年了，你愿当亡国奴吗？

男主人说：我这里跟外界很少接触，独家独户，深山老林，从未跟日本人照过面。

女主人带个小男孩在另一间茅屋里，不插嘴，对军人来访不惊诧，因为语言相同，不是日本人，不用怕的。马中国见地处偏僻，原来就是家中国人，心静下了，人坐下了，慢慢问：

我们都是中国人，很好。你没有见过日本人，我们却是追击日本鬼子追到了这里，请问这里距离松山有多远？

啊，中国滇西的松山？松山跑到这里景东，两地有两天路程三百里呢！

那么，景东离打其力又有多远？

去打其力？比去松山近多了，二百里。

男主人给马中国一个启发：何不去一趟打其力堂姐家呢！……

哟，你们路上走了两天，还没有吃饭吧？男主人热情地问。我喊家里女人给你们煮锅饭！

马中国肚子饿不说客气话，思摸一下拿出主意：老乡亲，我们都没有带老盾，送你一只金壳手表比较实用，看表比看太阳准，下雨刮风天它也不会停，你只须每天动手开一次发条，忘了，停了，再上发条它又会转的。不过，当然，我们也有个要求：借三套旧衣裳，换洗一下身上的军服，借住一宿，明天就走……可以这样麻烦你吗？

有真挚的感情流露，有诚恳的语言表达，有灼灼的闪烁的目光，周济布施困难的人是少数民族农民的美德，男主人拒收金壳手表，女主人默然忙碌起来，煮饭，炒菜，烧水，洗衣，找寻凑够三套比较合身的男人衣裳……

你这里鬼子兵有可能来吗？有可能，我们就得放哨。

不通大路，汽车、三轮车进不来，日本人单个不敢进山，你们放心睡，我和家里女人为你们守夜。

谢谢了！马中国想着壮壮老百姓的胆，明白些抗日的道理，同命运的中缅两国边民都需要：老乡亲哪，日本人野心大，侵略中国和缅甸，泰国和越南，寮国和高棉，印尼和菲律宾……它自己有多大一点国土，多少一点人口？能上战场的男子有多少？战死了，日本女人来不及生，生了来不及长，所以只要被它侵略的国家共同起来抗日，日本鬼子终将被我们打败……我们三个中国军人就是1942年从野人山走出来的远征军，不死的中国人不把小东洋赶下东洋不罢休……

长官你说得对，说得对……

马中国一边等吃饭，一边跟男主人拉呱。当他们聚在一起吃这顿香美的山乡热饭时，女主人已将三套军装洗涤好了，让夜风晾干，身上换了山民的粗布装束，区别最大的地方是老百姓的服装都是有补丁的。

马中国知道布匹、食盐是山区边民最缺乏的生活必需品，便说：老乡，军装是远征军的衣服，留给你们作个纪念，我们明天不带走了，抗战胜利后，别人看到这衣服就知道你帮助过中国远征军……这里还有一小袋食盐也送给你啦！

送衣赠盐，乐坏了女主人，殷勤周到地招待着他们。男主人在油盐里添加了一勺菜油，说：野人山里死了很多中国军人我听说过……长官，你们三个就睡在这间堂屋里，明天我送你们一程。

女主人铺好床板，抱被褥枕头，安置客人睡觉，做完事，道声"老马对面"领着孩子回房安睡。三个穿上便衣的中国军人睡下不脱衣，不脱鞋，手里握着短枪以防万一……

菜油灯盏亮着，火苗像一柱畸形的脊骨。马中国因暗中哀悼五位牺牲在林中的战友，联想到野人山罹难的战友……唯一可慰藉的是今天倒下的是在中国地界，不做异域鬼了，认得回家的……他又必然去想失踪的鲁大哥……

马长官，我们明天去哪里？两个有幸活着的战友迷迷糊糊中醒来问他。

不是已经到了缅北景东了吗？回头走，三百里，向前走，两百里，两天路程到打其力，趁热打铁去探望一下我堂姐！借些川资，找一条安全的新路线回国。没有钱，没有吃，枪膛里的子弹快光了，这样的处境很危险，缅北是敌占区，沦陷时间比松山长，我们不能送货上门……

马长官，我们不穿军服却带着枪，不知像哪一国的土匪下山冈……

马中国长期干特务这一行，有经验，他说：不穿军装，不像远征军，能应变哟！……路上遇到缅甸人问，我们回答是昂山领导的游击队；碰上美国人英国人问，我们说是中国远征军的便衣侦察兵；碰上日本鬼子呢，我们对他们说，是来为你们送行的——举枪就打，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战死了也光荣，不向鬼子投降！明天各人灌满一壶开水，穿这身服装不像下乡的便衣队？最好能碰上美国兵，借支卡宾枪用用呐！

像，呵，真像！两个战友一曲苦乐闲谈完毕，入睡了。愿他们做个好梦……

爱夜思是马中国的习惯，不直接回松山而选择去打其力，是他权衡的结果：虽然松山已被我军包围，说不定已被攻克，但滇西重镇腾冲在敌手，大片国土上有日寇活动，三个穿军装的中国人一路很不安全……缅北局势跟滇西不同，那里的伪政权不成气候，昂山的抗日武装，各地的土司武装，英国殖民主义的旧势力中有家族式、企业式的保安武装，混在一起抗日，小股日寇不敢单独闯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小小三人武装在缅北山区夜行日宿，像云游僧，走走停停，步行三昼夜抵达打其力，寻访堂姐马学娥，堂姐夫司马中……

打其力是缅北小城，商贸比较发达，华侨在这座城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城中心的唐人街上有同乡会馆，有中文学校，华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马中国的突然光临，使堂姐马学娥惊诧不已，栗栗惶惶，不明真相。他换了服装，带了两个陌生人，手里握着枪，是哪路神仙降临人间？马中国老老实实向她说明乱世中闯来找她的缘由，介绍了同行战友。马学娥四十五岁了，温和热情，双眸秋水盈盈，脸色朗透，跟纯粹的缅甸妇女肤色显然不同，说话亦软声软语，马家寨乡音未改。她知道中国派远征军的事，但因战事不断，姐弟多年不通音讯，不知马中国也成了其中光荣一员，而且竟是二次入缅。中国抗日，缅甸也抗日，堂姐一家没有当缅奸，在政治上就有了统一性和可融性，语言上有了共同点，消除了安全上的顾忌，话也就多起来了：

中国弟，你是根据我在家乡留给你的地址找上门的吧，好记性。

是啊，忘记了老脚本，我这次便寻访不到你了，戏也唱不成了。我们带枪，诸多不便，丢枪避险不是中国军人做的事。

你们的胆子真不小，路上碰到鬼子怎么办？打其力城南有日本人的兵营，城中心有伪政权和警察局衙门。

嘿嘿，真的遭遇了，冤家路窄，怕是见不到你和姐夫了。

饭店由我一人撑着，雇用了一名厨师，两个服务小姐，一个打杂的。

姐夫呢？

老板还是他的名分，姐夫欢喜弄文舞墨，这你知道。他另起炉灶开了书文物古玩商行，买卖、鉴定中国字画古董和缅甸、泰国、高棉佛像。等会儿我领你去见见他。

马学娥里外一把抓，她先让他们把短枪收藏起来，坐下歇息，泡上三杯铁观音

红茶，这些小事都自己去做，不让服务小姐代劳，因为三个顾客，是远道来的自己人，家乡人，祖国来的军人，一边做事，一边能聊上几句，问问家乡的事，中国的事。她能力出众，不仅是司马中先生的贤内助，返身进账房打电话：

喂，远方的客人来拜访你啦！

谁？战火纷飞的年月，竟有贵客自远方来？火凤凰是男是女？

堂弟马中国！马家寨的两个人有印象么？还有个叫鲁汉人，会替人家看病的那个。

啊，舅老爷驾到……我去你那里吧，我这里堆满了东西，不方便设宴招待。

马学娥一手按住话筒，回首说：中国弟，他说他到这里来，你们别走了，我给你们办桌接风酒，缅甸式的，家庭式的。

马中国他们便在饭店里面等待司马中……

马学娥放下话筒问：马家寨的鲁汉人和蔡青年他们在做什么？

马中国情绪黯然，不无伤感地回答：蔡青年去了南京，进了一家兵工厂，十多年不通信了。最后一封信告诉我们他去过高邮六安镇马棚湾吴太公的三桂堂，很快就要去吉林做工……鲁汉人，我跟他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在一起，逼走野人山后，在一个地方露宿，早晨醒来，七个人中唯独他连人带睡袋一起不见了，你说怪不怪？

竟有这样的事？被狼吃了？

虎狼吃人吐骨头，不吐骨头也得剩下睡袋哟！我们在野人山遇到了千年巨蟒，它吃人，我们处死了它，点子还是鲁大哥想出来的呢……不会有第二条吧……

难说。这么大的野人山，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条？……千年古银杏，一雌一雄才能传花粉呢！……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巨蟒吃人是不吐骨头的，连衣带枪都能下口，都能消化……

或许是山神接走他了……

哪有什么山神，你到了佛国缅甸信神信佛了吧。

喔！野人山里有野人，莫不是……马学娥不忍心把话说全了，转回头说：你姐夫是能人，有学问，等会你问问他。

我们在野人山里的确见过野人，并且跟这种鲁大哥称作高级猿的动物搏斗过……它们只抢女人不抢男人，野人不吃人。

野人山里传闻有野人几千年了，只有雄的没有雌的，它们能活到今天？它抢了女人就不抢男人？雄的叫拉女配，雌的叫拉郎配！你们当时怎么不好好找一找呢？

我们在野人山里死了几万人，那时少一个人算什么，不可能为他寻不到就不走出野人山了。

马学娥只能转换话头：这次你们走了四百多里路，怪可怜的，在我这里住几天再走吧。

滇西松山的攻坚战打得怎么样了，我们还不知道，不能在打其力多待，想补充些给养就回去。雪耻仗，光复仗才刚刚开始，等光复了腾冲、龙陵、曼德勒、仰光后

可以在打其力多住几天。

你姐夫是个文人，他能给你什么给养？古董是玩的，古画只能挂在墙上看……

姐弟俩正说着话，司马中驱车赶到。

这位斯文人温雅洒脱，谦逊朴实，他属于文人经商，对中国书画有相当高的鉴赏水平，马中国转手给他的那幅董其昌的画成了他的收藏真宝，不轻易示人。今天双方重逢于乱世中的打其力，难得，叙了一会儿旧情，问问马家寨的人物，摆摆龙门阵，喝铁观音茶，喝到观音下山近黄昏，洗过澡，一桌接风酒马学娥已操办好了。按打其力民俗，洗尘宴席叫猴宴。

店面堂口暂停了夜市，关门吃饭。

打其力城内，日寇为什么不驻军？——因为常有昂山领导的游击队进城活动端窝子，鬼子让缅奸组织的伪警察局去周旋，城南驻军从不敢三三两两逛街作逍遥游。这样，有时会有伪警察不请自来，巡查有没有反日的游击队进城活动。像今晚，碰上伪警察就会露马脚，所以先关上门，好做应急准备。

司马中瞧着面前三个被热带太阳光晒裂烤红的中国汉子，咂摸着用贵阳话说：

敝人姓司马名中，跟舅老爷的姓只差一个字，他却是代表着中国人。中国人的家宴，关起门来吃太阳——缅甸人暗地里指吃掉扯太阳旗的日本鬼子。我对猴宴一窍不通，这是打其力人招待贵客自远方来的名菜，你们看猴头上贴着太阳旗呢，更应该吃了！

马学娥让丈夫在客人面前唱主角，自己话不多，含媚道：先生和我人了缅甸籍，中国人的心不会变，中国抗日，缅甸也抗日。欢迎以后常有家乡人来。

司马中倾力证明自己还是中国人，美语佳话连珠：

跟祖国来的亲人关门聊聊，祝中国远征军抗日取得最后胜利，预祝同盟国在全世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赶出缅甸！……我是个碌碌无为的人，不能跟诸位抗日勇士比，你们光临是全家的荣幸。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影向着东南亚，我出于对华夏文化的热爱，想到许多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所以开办了文物古玩商店，饭店让她经营了。

马中国听司马中的话中有爱国思想的流露，日寇占缅后不参政不媚日，心里挺高兴，否则一切免谈，说不定还有危险，所以大加赞誉：

司马兄富而有志，人在国外，心还是龙心，愚弟感佩。法西斯是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中缅两国深受其害，中国军队在滇西打通滇缅路后就将反攻，与日寇大决战，收复所有失地。华侨华人支援中国军队抗日的都将在抗日史上记下一笔。

马中国并非闪烁其词，他们三个人的回家路费指望在这位有中国龙心人身上刮片龙鳞呢，这话要待受用猴宴的时候提出来——酒兴中容易事半功倍。

猴宴上的猴子是从动物园买来的被淘汰老猴，服侍它是马学娥的绝活。她亲自掌勺招待过仰光来的市长先生。大套间里，一张光光平平的柚木大圆桌正中开了个圆圆的洞孔，大小可以调整。圆桌面是对称的两个同心圆面合拼起来的，专门为了用来夹住猴颈。客人上桌坐停前，被劫持者猴大王早已上了桌面，它像个囚

犯，或者称做牺牲者，被夹住颈部，桌面下的身子是自由的，四肢可以有限地活动——被圆筒围住了。人是猴子变的，人吃猴子不等于吃自己的祖先吗？好残酷啊！《护生画集》的漫画家丰子恺疏忽了，没有绘过劝人不吃猴子的画。

马学娥举刀，一刀刀先刮去猴头顶盖上的毛发，而后用纱布浸了温开水把头顶部洗净。第二步操作，用圆规脚画出个直径如怀表大小的圈。这个圆规是专用工具，一只脚定位，一只脚上不是铅芯而是把利刃，猴头的皮层被划开，流淌出的鲜血被纱布抹去，抹过几道后渐渐地少了，没了，猴子在嘶嘶地叫疼，控诉人类的忘祖。第三步，各人准备好银勺和小瓷碟，马学娥已用圆规脚上的利刀揭开了猴头盖骨，马上呈现出一个圆洞，洞中的活脑体在搏动，富有生命力。她用一把银勺探进猴脑壳搅拌，立时成了一罐浆糊状白色液体，稍带微红……

请各自动手吧。她作示范性的从中掏出了一勺，计量的话，半颗桃仁大小一克来重，递给马中国。

吃个新鲜，吃个新奇，动起银勺。这种猴宴跟中国广州的粤菜“龙虎斗”——猫蛇宴席相似，在缅甸不稀罕，远远比不上中国北京的宫廷宴和满汉全席。味道好不好？吃个名件罢了，咸不咸，淡不淡，带点腥气味，好在哪里？不过，猴脑的营养对人类或许有用。五个人用银勺从猴脑壳里去掏，尽管银勺小如指甲，三下五下就吃去了一半，这种享受并未引出欢乐，因为那猴子脑死心不死，桌底下的身子和四肢在不断地挣扎着，而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肌理性挣扎力，使得猴子全身内在的精华通过脊髓在不断朝上涌动，脑壳中的液体又渐渐溢满了，像泉眼般不断有新的液体提供给人类分享……

马中国在席间不由得从猴子谈到了他在野人山的历险和奇遇，谈起了他跟鲁大哥与野人搏斗、与千年巨蟒斗智，谈到了他与鲁大哥露宿在大榕树下的那个晚上，醒来时，鲁大哥突然失踪的诧异事……

慢！——司马中忽然举起手来叫停，且慢且慢，你刚才说野人只抢女人不抢男人？不对不对。我读到过一本书，有雄野人抢女人，也有雌野人抢男人的，这个我跟你堂姐聊过……

是我对司马说，鲁大哥从小是个野人迷，十岁就独自上山想捉野人了。马学娥插话。

对，她对我这样介绍鲁大哥的。难道你们遇上了雄性野人后就没有可能遇上雌性野人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可能雌野人丧偶，青春期不甘寂寞呢？野人跟人类差别不是很大哩！

马中国大受启发，站起身离席，抓头挠腮，坐到沙发上沉思……

极有可能，极有可能他被雌野人劫持去了，你说得对，我不敢往这方面想，而事实上野人山出现野人抓人不是第一次。

他家里人怎么样了？马学娥问。

鲁嫂丁美亚和儿子鲁小亚那里，我不敢如实相告他失踪的事，推说是军务在身不能……

你说说，他有可能活着吗？比如说，他被雌野人抓了去，又从它手里逃脱了，一时走不出野人山罢了。马学娥急问。

马中国很了解鲁大哥，他有资格推测他的凶吉：野人不吃人，他的野外生存能力强，能识百草，野人山里有许多野果，四季都挂果，他手中有刀有枪，不会饿死，不会被野狼咬死，能不能斗得过野人，我说不准。如果能逃脱，凭他的能耐，别人不行他行，因为失踪的地方离野人山边缘不远了。再如果斗不过野人，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远征军中最后一个亡灵了。

司马中听马中国与马学娥在对话，也知道马家寨的鲁、马、蔡、徐四姓实际上都姓吴，是吴三桂、陈圆圆的后裔，死了的话很可惜，秘传人中又少了一支后人……他力图把话题扯开去：他会活着回到马家寨的，大家不要为他瞎着急，讲些愉快的话题吧。

马中国不解，问：姐夫，你怎么能肯定鲁大哥会活着回马家寨呢？

司马中被将了一军也不慌神，回话：野人不吃人是不？野人山里有吃不完的野果是不？他手中的刀枪有可能敌不过野人是不？有可能子弹打光了，刀遗失了是不？他识百草能避免误食毒物是不？别着急，慢慢来，换了我，先混日子，学学苏武嘛，人比野人聪明嘛，他想活命，想逃出野人之手，只有一法：欺骗野人，人他的圈套，人就能脱身……

你说说，鲁大哥有这种能耐吗？马学娥焦急地问马中国。

他……他应该有，应该有。马中国心中燃起了希望。司马中问：当年你们有没有拍下野人的照片呢？

杜聿明身边有个搞摄影的参谋，跟我们一起在先遣连活动时拍到过野人，可惜我回国后再没有见过他，战争在继续，我又参加了攻打松山的战役。

谁手上有野人照片，我出十万老盾买下作收藏品！司马中是故意加强讲话的趣味性，冲淡因鲁汉人失踪引起的悲壮氛围。

虽然没有留下照片，我可以给姐夫绘制下野人山野人的写真像……

画像也行啊！全世界有几个人能有眼福见到野人的？你见到了，又能凭记忆把它画下来，远比所有靠画神鬼吃饭的画家强，画值钱！你想，南京明孝陵的朱元璋画像，像很丑，其貌不扬，可那时没有照相机啊，能给后人看到皇帝的真容貌，再丑也是宝贝！外国传教士画家给清代皇帝留下的几代圣像，不就成了故宫的珍藏吗？出高价都不能出卖的吧……中国历代有靠画钟馗吃饭、出名的画家，你将来退役后可以做画野人的专业画家嘛！

姐夫，我不会卖高价，你只要预付给我们三人一笔够回松山的路费就行！

家道殷实的富商要面子，做姐夫的要在舅老爷和他的战友面前争面子，立即说：好，请你留下一幅野人山野人真相墨宝，我赠款送你们平安回松山，能得到吴三桂后裔的真迹，值！全世界第一幅野人图由我收藏，值！

用过猴宴，搬开圆桌，让服务员小姐去收拾，席面上菜，继续进餐。司马中说：

从打其力城向东走，有一条边民通向泰国的小道，再由泰国进入中国比较安

全，走私和越境的跨国商贩都是这么走的。你们手中有枪，只要避开日本鬼子在城南的兵营，不会有危险了。我是个书生，没有能力给你们的手枪补充子弹，你们在路上碰到独行匪徒抢劫，仍可以唱空城计来个死诸葛吓退活马懿……嘿嘿，我举这位古人为例只因他姓司我姓司马为荣而已。

马中国一行三人，在打其力住了一宿，借得路费，借到了边境地图。第二天不宜出门，马中国全用在绘制野人图上去了……

画幅的右上角，有马中国的题记：

> 余同鲁汉人兄入中国远征军，1941 年赴缅作战，营救英缅军，抗击日寇，打通滇缅路。1942 年 5 月奉命撤退返国途中，过中印缅三国交界之野人山千里热带雨林，余同鲁兄遭遇野人并与之搏斗。过巨蟒洞，行百里，是夜露宿大榕树下，鲁兄绝地失踪，是灾是祸，悼然也。忆往昔战事，悲从中来，祈望将来重开研究事业，给野人以定位，给世人以解谜。特补绘野人山野人图像赠司马中先生收藏，寄寓余之希冀，非玩墨赋闲耶！
>
> 中国吴三桂后裔马中国

这题记的落款是应司马中的要求，马中国只得从命。读者诸君这时当然比马中国清楚，鲁汉人只是失踪，尚未在地球上灭迹，而且与他生活在同一块同一国缅甸土地上，现在正与野人为伍，过着非人非兽、亦人亦兽的苦难生活，当了野人的俘虏之后，正在努力设法挣脱野人之手，但尚未遇到良机，一时间走不出这无言无语的寓言世界。这个龙的传人像条困龙，跟他想要引领出野人山的千万颗亡灵一样，苦于找寻不到那颗含在龙嘴里的夜明珠……

马中国他们在第三天断黑后离开了司马中夫妇，踏上归国路……

打其力之行，是滇西松山之役中的一次越境行动，一次战争中的插曲。松山之役此时打成什么样子，主峰的大爆破他们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也无从阅读，因此归心如箭。一路上无事，倒让马中国遐想起另一座松山来了……

吴三桂少年时勇冠三军，在崇祯十二年继任辽东团练总兵时，不过二十七岁。初为辽东松山总兵，随洪承畴在松山一带布阵，企图解除清兵对锦州的包围。后来，松山、锦州先后城破，洪承畴、祖大寿降清，松山大战成了吴三桂人生的转折点：满清皇太极、崇祯帝和李自成三方面都想拉拢他，历史造就了他后半生的复杂经历……顺治十七年四月，吴三桂请兵入缅，缅人执南明永历帝献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 年）吴三桂奉命将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绞杀于云南府，南明政权在他手里灭亡……

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立国"大周"，八月十八日便中风而死。

谙熟家族历史的马中国，在缅甸的土地上油然想到了老祖宗吴太公的一生功过。自己在四百年后参加了另一个松山战役，也入了缅，注定要失败的是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

如果说，自己的老祖宗当年不犯“不可一世”的称帝做王思想造成的叛逆罪，不必太在意朝廷的撤藩主张，也不至于平西王不做去做“平头王”，吴族子孙的日子恐怕会过得平安多了，中国地图上恐怕也不会有一个除了高邮的马棚湾之外的马家寨——这样一个隐蔽、神秘之地了。

第十五章



鲁汉人也在想马中国，找马中国。

不过，时差相隔了十三年。

在向缅甸联邦首府仰光进发途中，鲁汉人曾下车询问过路人：那条由中国云南昆明通向仰光的公路在哪里。他很想再一次看到它的面貌。三月的某一天，他终于进入了仰光市区。

友好的中国近邻缅甸，是个信奉小乘佛教的国家。首府仰光是座塔城，大小佛塔遍布全城，僧尼满街跑，檀香处处飘，珠宝首饰商店把仰光打扮得金碧辉煌。人们好像已经记不得 1945 年 5 月那场中国远征军和缅甸人民一起对日寇的仰光大决战了，十多年的战后重建工作，使名城恢复了生机，民族恢复了元气。

三月的仰光，比北京的七月还热，人像掉进了火热的锅炉房，热风扑面，脚下生烟。白塔路上，行人远远的就能望见那座高耸入云的大金塔，塔有 326 尺高，塔顶像个小山尖，街道的两旁长着椰树，像千手观音一般，张开修长的叶片，摇摇曳曳，迎接观光客，也接纳像鲁汉人这样的国际流浪汉。在仰光能不能遇见熟人，心中无底。他一路观光，那高大的榕树，让他油然想起他与马中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开始了他的另一段人生。如能在大榕树下重逢，那真是佛国仙祖为他们安排的神仙聚会了，是寓言式幻梦成真了……

粉刷着橙红桔黄色的英国式建筑物与金碧辉煌的佛塔寺庙，构成了一幅令人心醉的热带风景画，把东方文明和热带韵味的氛围表露得生动有致，生趣盎然。日本人占领它的时间不长，没有留下多少历史痕迹，街头的阅兵台、升旗杆、狼狗院这些缅甸民族被外族侵凌的耻辱标志物已荡然无存。同是东方民族的华人，除了在唐人街唱主角，马路上到处可见，缅人与华人和睦相处千百年了。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新缅元，老盾不流通了，但可以去银行调换，华侨银行展开这项业务。和平来

之不易，殖民主义的、二战的创伤已经得到医治，但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尚待时日，红灯区、土烟馆、夜总会仍然照常营业，崇高与陋习共存，乞丐与妓女为伍……

马路上行驶着木板棚汽车，车身低矮，车尾冒着浓浓的黑烟。公共汽车行驶时不关车门，司机习惯开快车，倒是一大景观，异域风情。仰光恬静，既阳光又传统，男女老少依旧穿筒裙，拖鞋，斜背着缅式挎包。妇女梳着发髻，髻上插着鲜花，犹如一幅幅流动的风俗画，好似又见到了唐朝贞元十七年大诗人白居易写的那首诗中的缅甸国乐演奏员的形象。

鲁汉人自认为是个天涯不倦客，行走在佛国首府，用自己的眼光看仰光，感受仰光，认识仰光，因为他想在这块繁华的土地上谋生，寻找生活的转机，寻觅旧时战友，追回一种寄托和希望，探求一个谜样梦样的图腾物……

上回入缅，在缅北打仗，没有能够到仰光，1945 年 5 月的大决战时他已当了野人俘虏三年。它对他是陌生的，他对它也缺少了解，能容纳他就行，不打万年桩。庹土司馈赠给他的缅元不少，够他花半年的，但他选择的第一顿饭菜是糙米饭，煮黄豆，鱼虾酱，相当于矿区民工的消费。饭摊小老板为了拉住外地来的客人，善于交际，跟他海吹仰光的今古百家新闻旧事，他很想在聊闲中了解仰光城在卫生医疗方面的行情。

仰光城又是个受尽苦难的东方海港都市。三教九流行色匆匆，外来客形形色色楔入这个城市，小偷小摸从掏人家的口袋楔入，耍猴的用锣声楔入，卖身女用肉弹楔入，贩毒者用麻醉品楔入，强盗海匪用刀枪楔入，英国殖民主义者、日本侵略者用大炮飞机军舰楔入，只有中国人的楔入，不用大炮也不用圣经或金刚经，而是用做苦工，做小生意。作为今天的新外来客人，他要用神奇的中国民间秘方楔入仰光！鲁汉人用掸族话问小老板：

仰光城里的私人诊所多不多？

多，西医的多，中医的少。在仰光，有钱人买英国药和日本药，做工种田的买中药，这些药便宜。

仰光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是指最有名的，举世无双的。

嘿，大金塔哟！全身的金箔净重七吨，塔顶悬挂一千零六十五个金铃，镶嵌的各种宝石起码有五六千颗……小老板如数家珍，爱在外来客面前显示一个仰光老市民的荣幸和通晓。

这不算稀奇，我们中国的西藏布达拉宫里有八座用纯金包裹着的历世达赖埋骨灵塔，其中的五世达赖灵塔耗金 3700 公斤，等于三吨半还多，八座加起来多少，你估算算？塔上镶嵌的各类钻石珠宝两万颗，其中一颗比成年人大拇指还要大的珍珠是在大象脑子里生的……

哇！……小老板听憨了。

另外一座十三世达赖灵塔，镶嵌珠宝十万颗还不止。八座加起来多少，你估算一下？比这些更珍贵的是五世达赖灵塔里埋藏着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一颗，大拇指骨一个。世界上能用什么东西跟它去比呢？

这一通神吹海聊让小老板真正认识到“国家大藏宝多”的道理了，比是比不过中国的。世代信佛的缅甸人对佛祖的舍利子和大拇指骨感到神圣至极，伟大至极，但为了争回自己的面子，嘴不软：

数宝贝和黄金我们缅甸数不过中国，数红宝石，对啦，我们来数红宝石，翡翠也行，中国一定排在我们后面了！

鲁汉人反问：你家有几颗红宝石呢？

我？我没有，真正的红宝石，在仰光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你家有人想买红宝石吗？我有一颗大的一颗小的，从矿区买来的，卖出手肯定比仰光的便宜。

你有红宝石？小老板端详着他，像在认定他的财富等级。他只是想试探红宝石在仰光的市场价位。小老板吹国家可以，吹自己没本钱了：我们是城市贫民，买不起的，红宝石是富人玩的东西。

鲁汉人摸不到市场价位，改口告诉他：我是中国医生，在红宝石矿区行医时，矿区的病家有时付不起医药费了，便作价给了我自采的红宝石，所以我想问你仰光的红宝石价位大概是多高，我想换成现钞，付给你老板的饭钱。

喔，你是中国医生，在我小饭摊用餐我很荣幸。卖红宝石的事，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唐人街有一片华侨开的华达利大珠宝店，这家店收购红宝石，生意做得大，有信誉，别的宝石当然也收。

好的，谢谢你了。你能替我临时找处出租房吗？等我在唐人街看中了门面房，开了诊所就搬走，时间在一个月左右。

聊出了信任度，小老板说：在我这里吃饭，比唐人街便宜，中国菜我也会炒，你吃在我这里，房间不嫌小的话，我家有间空房，免费住几天不妨，出租收房租要政府批旅馆执照的。

能让鲁汉人放心的是，仰光的普通市民，家境不富裕，但在这个国度里，一是信佛人心善，二是珠宝见得多，不稀罕，为一颗红宝石就见财起意？小老板看上去诚实可信，便暂时借住了下来。有个栖身地，交个好朋友，何尝不好。当然，阅历多了，在任何人面前不会露富抖阔。

仰光，在这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国家是不是个立足生财的首善之地，他还得观察一番，白天去闯荡、熟悉一下这个滨海大都市有必要。饭摊小老板做了他的第一个向导，为他找来一张仰光市区交通图，指着唐人街说：华人的大本营就在这里，我们叫它德由丹，缅语中国街的意思，是全国最繁华热闹的第一商业大街，抗战时期堆满了美国运往中国的物资。我们听说是因为滇缅路被日本人占领后卡死了松山的滚龙坡，军火运不动。

鲁汉人心想：何止军火，缅北的密支那被日寇抢占，中国的十万大军回不去，造成了野人山的悲剧……

睡过仰光第一夜，早起，早餐后向小老板问清了路线，身上带着所有的红宝石、黄金、缅元以及其他珠宝，步行进城寻找德由丹，约摸走了半小时，就见一条宽阔的

长街，两边林立着数不清的摊店，其中有中药铺，但这里还不是德由丹。他留意看，细心问，对方操掸邦话，他答缅语，对方回汉语，他说汉语，一个店主弄明白他要去唐人街，便支差自己的孩子领他一段路，陪他到了中国街……

到了！小孩子指给他看一块搪瓷路牌，一溜烟跑了，在人堆里穿行，像条小泥鳅，天真纯朴，不伸手不开口讨一分领路钱，就因为他是中国人。

进入唐人街，他发现了这里的不同：路牌、店号都用中文、缅文、英文同时标出。缅语他能简单说几句，缅文是拼音文字，用33个字母，他看不懂，英文字母他认识，拼音也不会。中国街并非单指某一条街，而是一个社区，是个华人小世界，包罗万象，三百六十行都有，甚至连现代中国大陆上已失传的冷门行当，这块异域天地里都有，总体上说，是在缅华人聚居的商业中心，不失繁华景象。

鲁汉人浏览了一天不够，第二天又去，告别小老板时打招呼：今天我回不来别等我，房不退。谈业务有可能会住在德由丹，办成事后回来结账吧。实在呢，身上携带这么多沉甸甸的东西，来回跑，路上不方便不安全，急于脱手变成华侨银行的支票和存折。昨天他已找到了那片华达利珠宝店的地方，观察了一会儿，今天决定先找个靠近华达利的小旅馆住下，整理一下物品，上门先把这件减轻身体负重的大事办了。从表面上看，他身材高大力不亏，随身只有那只缅甸边防站上尉赠予的旅行箱，里面是些换洗的衣服，生活用品，并不重，不抢眼，盗贼不会特别注意他，一旦上厕所，紧身衣里的"藏品"——五颗度土司馈赠的特大红宝石，九公斤重量的红宝石统货，十三块翡翠，八块蓝宝石，十块绿宝石，五块黄宝石，半斤黄金货币，若被黑道上的人吃准咬定盯住，那么，非但他们会关注他，红灯区里的美人儿也将"关心"他，大千世界里的人类同胞有时比异类的野人难对付，他的奇遇够多了，不希望有什么劫案在他身上发生，仰光大报上登上一个中国医生的照片。

仰光唐人街的一家小旅馆中，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单人房间，四壁不透风，不漏光，门窗齐全，自己掌握钥匙，床铺之外有半桌、靠椅、台灯、挂衣架。门关紧，忙将紧身衣、束腰带里的东西，旅行箱里的东西聚拢来，又将口袋里的证件、行医执照、零钱也统统清理一次。钢笔、手表和匕首三小件是他写药方、看时间、防不测的功能性物件，伴他多时，都放在口袋里的，不必清理。住店时旅客登记簿上写的是"中国医生"，证件是边防站开给他的。一个中国人到仰光中国大使馆签发归国护照，小旅馆老板也是华人，认为已经得起政府部门检查了。洗刷过后，鲁汉人穿戴上换了套浅色西装，领带、皮鞋也很时尚，拎过刚从街头添置来的黄色牛皮小提包，以便适应新环境，休息片刻便将所有变卖之物放进小提包，反身锁上房门，步行重上唐人街，从从容容步入华达利珠宝首饰店……

老板是位资深老华侨，传了四代，资本厚实，信誉卓著，所以连市郊的小饭摊老板都知道。鲁汉人个子高，拎着总重量十公斤的提包未显吃力，走近高柜台，轻轻一放，先递上样品……

我找你们老板。

简短一语，伙计看到是红宝石，便朝写字间喊话：危老板，看货！

写字间走出一位花甲老者，气韵神色上可认定是个老练稳重的富商，他缓步走向玻璃货柜，朝高柜台上的样品闪过一眼，又掇起一颗用肉眼细细打量，重又放下，开亮台灯，光从底部映照样品……第三步，才从浅色西装口袋里掏出终年不离身的一柄套了保护绒布的放大镜，去除绒布套，又擦去上面的微尘，凑近样品从上、左、右仔细观察它的真伪和质地……是曼德勒矿的吧？请先生到里面雅座洽谈。

双方入座。老板先问：

如何称呼？

姓鲁——鲁智深的鲁。老板尊姓？

危——危险的危。鲁先生跟我做生意不会有危险，本店讲信誉，为顾客保密。

店伙计鉴貌辨色，泡上两杯红茶，递上香烟，打开空调，关闭隔离门，然后才自动离开，一切例行公事显得训练有素，文明礼貌，老板与客商直接面谈的商业秘密不是随便哪个下属都能旁听的。危老板言简意赅：

鲁先生是行内人还是行外人？

敝人行医为业，中国民间称悬壶先生，我是祖业为主，宝石仅是我的副业。

哦……您的货样不假，并且已加工成鸽子血红，是个行家了。多少价位一克拉愿脱手？

国外华人是一家，危先生是老行家，您开个中间价位，我愿卖，您愿买，就一言成交，不跑第二家了。

好！我给您一份国际最新牌价表看看，您同意了，相信我了，我们再看货论价，分类定价，不搞统货，对您不吃亏。

一言为定。

有多少货？全带来了吗？

近十公斤，包括还有些蓝绿黄宝石和翡翠。

啊……鲁先生，请您再说一遍。

因为鲁汉人报出的数量和重量实在跟铜铁之类金属才相称，黄金和宝石市场交易用语习惯上不用公斤去称谓的，除非国家金库的司库员大出大进时报的重量才以公斤或吨作单位数量来计算。是不是黑道上劫来的不义之财到仰光销赃？……鲁汉人看到危老板滞凝的目光，感受危言耸听的样子，不再重复报数了，只能多说几句解惑的话：

请危先生不用有危机感。我原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名军医，1942 年人缅抗日，作战不利十万大军逼走野人山，我八年后才走出野人山，1950 年起在缅北红宝石矿区行医多年，病家手中缺少现钱支付医药费用，只有自家开采的红宝石以货代币，也有相赠的，半赠半买的，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有了今天这个数。我便想在去中国大使馆办理归国护照前处理掉这笔财物，带回国会有麻烦，放在身上不安全……

他掏出了那张边防站的证明和红宝石矿区行医的证书让危先生过目，以正视听。

危老板过目后打消了隐患，证明眼前高大魁梧的鲁先生确如鲁智深般真实可信，诚实可爱，决非不义之财，便爽快地说：

鲁先生，您如数拿来吧，我亲自给您办理这宗大业务，数量重量都三对头六对面过秤计算。兑成现金或开支票由您拿定主意。

鲁汉人接下来便在危老板的雅座里称量过数，总计三千四百五十六颗大小不等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危老板都看花了眼。用它们铺床睡觉，真可以在那上面做宝石梦了。蓝绿黄三种宝石，翡翠以及少量的钻石和玛瑙等杂件另作了价。留下的是庹土司送的五颗特大红宝石和黄金，放回黄色牛皮小提包。缅元随身带，数量不多，一身轻松了，说了句轻松话：

啊，我总算将危险品转嫁给了不怕危险的危先生了！

危老板做了这笔大生意，也很惬意，坐吃一年不穷，说：您这样的客户，百年老店百年难逢，有危险也得冒次风险了。做生意，要有双亮眼看人，像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谁能不相信？货真，人也真，心也正，中国人不欺中国人。

交易顺利，换来了华达利珠宝首饰店两张巨额支票，兑换银行是仰光华侨银行，密码六位数，很好记。鲁汉人走出华达利，危老板送出门，举手告别：

老马对面！

啊，摇身一变，鲁汉人可以在仰光城里做寓公了，坐吃山不空了，在知情人眼里成了红宝石大商人，上了百万富翁排行榜。大事办成，下一步行动自然是要马不停蹄去觅一处华侨开的中药铺门面坐堂行医，重操旧业再求发展，再积资金，再等机会——打听昔日旧部的战友或中国远征军的家属和遗属。

唐人街小旅馆的老板对鲁汉人头几天并不太在意，小店住进的哪会是大客人大财主，只听说是个中国中医，在跟中药店联系坐堂开诊的事，消息终于从华达利的那个伙计那里传出，本店住进了一位藏富不露的真财主——大红宝石商人！这叫瓶口好塞，人口难封，人家并无恶意邪念，仅是崇富思想的流露，难究其咎。老板睡不着了，主动要求鲁汉人换大房间，面露愧色地说：鲁先生，您这样有身价的人，怎么能住得这样平常，不知者不罪，不用加钱也得给你换个有空调有卫生间的大房间……

鲁汉人笑着回话：你别听小道消息，我去华达利典当了一颗祖上传下来的红宝石戒指，换成了日常开销的缅元，不然我支付不了房租了，没有听说过旅馆老板请客住宿的。

这着棋动不了鲁汉人的心，老板亲自出马收拾房间卫生，借机开导似的说：鲁先生，敝人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您是位大财神，街头都在传说您呢！……闲着没事，一个人寂寞，不想找个阿猫（缅语中，民间对姑娘的暗称，也用作对妓女的隐称）玩玩，调剂调剂精神，放松一下喔？

鲁汉人初涉仰光，不懂花花世界红灯区的俗语，但意思似乎比野人山里的猿啼好懂，可他还是误解了，敷衍着，答应着老板的一片好意：小狗小猫我小时候玩过，现在哪有时间养宠物？

老板笑呵呵，有意曲解他的话意，献上热情：从小玩过就好，白天谈生意没时间，晚上玩，晚上玩……我去代鲁先生张罗，肯定最好最靓的，价钱不会很贵……

鲁汉人这样想：我在唐人街是要住下去的，一时找不到代表中国远征军象征亡灵的图腾物，有可能长期住下去，老板做人情帮我买只宠物猫解解闷，也好，离开时作为礼物转送给他，还个人情……那好吧，你代我买一只活泼可爱一点的，猫龄在一岁左右，无须名贵品种，花多少钱我先支付给你。

买回来您玩了再说，玩了再说……老板还当他有意跟自己说暗语呢。

太阳落山，路灯开启，夜幕徐徐降临春光满城的仰光……

旅馆老板一个电话摇到海岸红灯区……

鲁先生，鲁先生，阿猫买来了……旅馆老板轻轻叩响他的房门，随手挂上小木牌："请勿打扰。"又重叩了一阵。

鲁汉人白天又在唐人街为物色店铺、洽谈挂牌条件而忙碌，回来洗过澡上床休息，很快入睡了，劳碌后的沉睡是他的生理特征，已经有过一次给他带来了生命旅程的转折……买宠物猫的事，他压根儿没有带入梦乡，在老板重叩后微微惊醒中回了话：明天再说吧，你先帮我喂喂它。老板在门外听呆了：我的个鲁先生，阿猫给您找来了，怎么能让她站在门外等一宵呢？……我这里有总把钥匙，开了房门你自己进去，鲁老板今天喝了些酒，不想起床开门。老板找来总把钥匙，在路灯下对上号，轻轻打开了他的房门，推一把，阿猫小姐跨进门槛，老板将房门又锁上了，自管回进账房坐定身子听"风景"，做好了多种准备……

阿猫是个精美的姑娘，花容灼灼，年轻阳光，富有东南亚女性的健康美，黑里俏……

旅馆老板跟红灯区的妓院老板不是第一次干此勾当，仅是旅馆业和"花界"的正常业务往来，双方都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跟解放前的旧中国、旧上海一般模样，名称上是"玉堂春"之类的文明牌。电话里是这样提的：缅甸姑娘，会讲汉语，年轻美貌，服侍好鲁老板，讨他喜欢，可以做包姐。妓院老板当了二十年老鸨，懂得生意大小，她先估客人的大小，听说是位刚入仰光的红宝石华商，大富翁，特别挑选了这个刚卖进院子正在调教中的妙龄靓女，关照好收取包银之外的进账必须怎么怎么分成，做好这桩生意坐吃三春不穷，提出做小，回来再由老板出面开价议价，不可自作主张，要是不小心做砸了，倒赔！

色情行业也有他的风险，花界的青春饭好听不好吃，有钱人家的少女正在读书追求前程，穷苦人家的姑娘落入风尘……人类啊，你真不及野人山中的寓言世界那么纯洁，不及原始母系社会那么高尚无私。缅甸姑娘进入鲁老板的房间，轻轻移步，摸索到床边，自己在黑暗中宽衣解带，脱去筒裙，脱去上衣，脱去内衣，脱去绣花鞋，全身一丝不挂了，留下了身上三件宝，假珍珠项链，假红宝石戒指，假翡翠手镯……

阿猫奉老鸨之命，自己也想千金玉体一掷换来梦想得到的真珍珠项链，真红宝石戒指，真翡翠手镯，打个翻身仗……啊，全靠今夜这个不愿露富的中国红宝石富

翁了。

缅甸妇女有戴首饰的习惯，是种社交礼仪，出门时谁不戴上一二件。有钱人戴纯金的，戴真货，无钱人戴镀金的，戴假货。珍珠宝石是财富的象征，是地位的标识。一个拥有大量红宝石的富翁，世人瞩目，美人回眸，更令千红粉这一行的女子倾倒……

鲁汉人因为身藏银行存折，五颗特大红宝石和缅元黄金，睡觉沉一阵醒一阵，刚才被老板叫醒后又沉睡了过去。办完一件大事，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别的可以吸取教训，此类实难自我控制，今晚他又睡出了事，这次不是自己被俘，换位了，是个被财富吸引来的美女，自愿做他的俘虏，轻轻地钻进了他的薄被窝，滚烫的、富有弹力的肉体贴近了他的背部，他却尚未惊觉身后多了个不长红毛的活人……

阿猫此时心里在想：自己是被一个叫鲁老板的中国人招来的，不会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吧……大概只是想试探我的主动和自觉性才故意装熟睡的，老鸨的经验之谈教会她的操作法应该用上了，服侍好大老板，让他一高兴，一掷千金，就肯定愿意在自己身上多花钱……

鲁汉人在朦朦胧胧中发觉有人起手解他的裤腰带……里面可藏着百万美金的银行存折呢！铁扇公主钻进了他的肚，而不是他钻进了牛魔王的肚，是孙悟空该醒来的时候了……他伸手去摸那只解裤腰带的手，摸到了一只纤纤的软滑的小手，他喊出了声：

谁？……

我……我是鲁老板唤来的阿猫。

一阵柔软的小女人不很纯粹的汉语。他竖起上身，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哎？……是鲁老板唤我来陪夜的呀，我请旅馆老板开的门。

鲁汉人起床，伸手去半桌面上揿开了台灯，那束柔和的光线，先向下然后折射向四边散开，已经能够照亮这十六平方的房间了，在光线和投影之间，鲁汉人看到近在咫尺有个富有曲线美和诱惑力的女子身体，像模特儿一样站在他面前，且一丝不挂，微微有些抖索和不正常的心跳……展览？……引诱？……卖春？

阿猫初次上阵，曝光后很羞涩，双手双臂不知去挡住遮住哪处为好，最后定位在双臂打结遮住了泄露春光的乳房上。鲁汉人可以从她那羞月般的样子看出，她不是风月场中人，还是个孩子，还是一朵鲜花，自己可以做她的父亲了，中华男儿的传统道德堤坝不能坍塌……

姑娘，你姓什么？快把衣服穿上。

我姓吴。不是缅族尊称加上的吴姓那意思。鲁汉人的心往上一揪。他明知道缅甸人是不分姓和名的，有姓，必是祖先在中国的移民后代，那是历朝历代迁居缅甸的中国人，况且也是吴姓，当然这不会是吴三桂的后裔，但商周时代吴王泰伯的后裔流散在东南亚的很多，她的血统是无疑的……

你什么时候干上了这个行当？

我入院不久，是第一次接客……

谁送你进妓院的？

是父母……不，是女老板……是我不讨鲁老板的欢喜吗？

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的说话，他听不明白，她又说：鲁老板，我不能带钱回去会被女老板打骂的……你救救我吧，答应我陪你睡一夜，睡一个月都行。她渐渐褪去了开头的惊慌和羞涩，认为在面前的他是她的主人，是女老板的主人，靠客人吃饭的卖春行业是反客为主、寄生在客人身上的。

鲁汉人对她说：小吴姑娘，我三百年前也姓吴，可能还是一家人。钱，我会给你一些的，但劝你别去做这种事，回去念书、种田、做工、养蚕都比做这种事情强，快别毁了自己，毁了姓吴人的声誉。在中国，姓吴的是出了圣人的古老姓氏。缅甸是没有姓氏的，你姓吴，可以肯定老祖宗是中国人。中国跟缅甸在唐朝以前就有邦交了。

阿猫这才听话乖乖地穿上衣服，不声不响站在那儿听候鲁汉人发落。他以长者的感情轻轻抚慰着她的秀发，又轻拍她的嫩肩，说：小吴姑娘，我告诉你，鲁姓不是我的真姓，为了骗中国清代皇帝才改的。家在昆明，有妻室有儿子。我还曾在野人山与野人为伍生活了八年。我的经历中苦难多多，九死一生，绝处逢生，活着是不容易。今天我劝你要好好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不要怕苦怕累，更不要靠别人活着，靠男人活着……

鲁老板，你跟野人……

对，为了活命，我做了野人的俘虏，但没有失去做人的尊严。我也不能为你付出我做人的道德和尊严，但我可以付给你少量的钱财帮助你。我在缅甸做了好几年的医生，是个受人尊重的中国人。

怎么，你不是红宝石大老板？是个医生？

我是中国医生，也做红宝石生意。我有些钱，所以能够给些你。鲁汉人拿出一叠缅元、一块黄金、一颗特大红宝石，递给她。

不，不，我没跟鲁老板睡觉，不能拿你的钱的……拿了回去也不属于我的了，我们女老板要搜身……

啊！鲁汉人倒一时犯难起来……

我问你，你是卖身进院子还是被人贩子骗进仰光红灯区的？

被父母卖给院子的。

多少钱？

十担米钱。

你父母为什么要卖你？

我弟弟生病没钱看。

你家离仰光多远？

一百五十公里。

通汽车还是轮船？

通汽车。

你愿意回家还是留在仰光红灯区混?

回家。

你弟弟的病医治好了吗?

不知道呢。……女老板不准我回去,赚够了钱才可以。

鲁汉人深深吁了口气,朝她凝视着,庄重地说:你明天拿着我赠给你的这些东西,一路小心不要在人前露眼,绑在腰带里,口袋里留足乘汽车和吃点心的钱,回家交给父母后,让他们去跟女老板交涉,还清十担米钱,将你赎出,然后将你弟弟带给我看看,有什么病,我给他治好了回去读书。

阿猫的理解力在他开导下提高了,问:鲁老板,嗯不鲁医生,你怎么不出面赎我呢?我做你的寄女干女,不就可以代表我父母了吗?

鲁汉人摇摇头,惋惜地说:傻孩子,由我出面,你那女老板会敲我一大笔竹杠。你回去把钱给她,她马上转手又将你卖掉,赚双份缺德钱,你还有可能离开仰光去金三角给土匪做小老婆。由你父母去办,将字据撕掉,中人在场,一切就断了,她赖不掉。今后你和弟弟来仰光,由我出面做保护人,妓院女老板就不能向你下毒手了。姐弟俩快回去上学,中国的读书人有句名言:"书中自有黄金屋",是说读书读出头,有了知识,有了本领,也能赚钱了,你还会落进红灯区出卖自己才有生活?

阿猫似乎悟出了鲁医生的话比传教士的空话实在,对她的一生,对她的全家是个转机,便跪下表示感激和谢意,看上去是个有个性、懂事理的女孩子:鲁医生,你为什么对一个缅甸小姑娘这么好?……

鲁汉人回答得很奇妙,说:吴姑娘,你若今后想回报,就代我留意一下你家乡附近有什么名山名僧,在我不想做医生的时候,或年纪大了想修心积德行善了,说不定会去当和尚或居士。

吴姑娘不解,问:我家附近是有大庙大寺大和尚的,我弟弟不是生病就会去做国家规定的童僧半年……你年纪大了又为什么想去出家做僧人呢?

鲁汉人埋藏起这颗心,不便跟这个涉世不深的姑娘深谈了。在他有了经济实力而又无法觅得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图腾式象征物的时候,他做了自己在缅甸出家,组织僧俗人等进野人山,用招魂幡,做道场,念经拜香将亡灵引出来,沿滇缅公路行香二千里回昆明的准备。到时候自己是僧人了,就能办到,有唐僧西天取经的精神,中国人没有办不成的事。

阿猫在鲁汉人的房间里度过了半夜,天不亮就去赶车乘回家的长途汽车了。

鲁汉人送走了阿猫姑娘,又补睡了一会儿。旅馆老板没有来打扰他,认为阿猫已经得手,自有女老板分给他一笔红粉钱。上午九点钟起床,未见阿猫身影,他觉得奇怪,又不便直面过问此类红粉事,只能在账房里挂了个电话过去,大概是在跟红灯区的女老板通情报……

鲁汉人知道,这类事联邦政府不管,仰光市政府不管,也还有黑道插手,如果阿猫在他这里失踪六天无消息,不会放过他。凡是不干净的地方,安全就无保证,财

富是把双刃剑，也是灾祸的代名字。鲁汉人看重不屈的灵魂，不是为了亡灵，他又何必发财？人活一口气，人死全如泥，他不为金银珠宝活着，但他不能死……

他隔日搬出了这家小旅馆，去向不明。

第十六章



鲁汉人又逛唐人街。

仰光唐人街，一个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华人小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的华人共有八万余人，大多数居住在这个区域的里弄街道，形成了很大的社区，以籍贯为基础的同乡会馆开展一些联络联欢、互助互济活动。其中规模大的有福建、广东、云南三大会馆，小的有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四川、辽宁会馆，各自以集资方式建造起大同小异的庙宇，一方面为了能融入佛教国度的社会，一方面是作为活动中心。

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人多，光成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会馆"是远远不够的。

在各自建造的庙宇里，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他们或她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中国象棋，一切仍按国内家乡的风俗进行。这些人群在中国长大，无法看懂缅文和英文报纸，却已能讲道地的缅语和英语。天天来会馆跟自己的同乡朋友坐一会儿，聊一会儿，识字的看一会儿报纸，排遣孤寂。他们为什么不重新学习新知识？鲁汉人问起这些，他们每个人有一段历史苦水向他倾吐，大多数是在中国多次政局巨变时期跑出来的老兵，不单是国民党的老兵，还有在中国大陆奋斗失败了的商人、文人、学者、记者和艺人。

鲁汉人首选在云南会馆活动，目的忒明确：寻觅中国远征军的遗属和旧友、陆军讲武堂的同学，探听中缅边界上的信息。他自从在红宝石矿区得知昔日的第93师还在缅北，就估计定然有他们的家属在缅甸落脚。军官们一家老小以及他们的财物不可能随队作战和流动，仰光是最有可能安置接纳这批人的城市，金三角地区是第二选择。唐人街上的一些店铺，会是某些军官家属开办的、经营的。

鲁汉人在唐人街活动了几天，有了不少发现，留下了一个"中国万花筒"的印象。先是人物很杂且色彩斑斓。中国的东南边陲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在中缅、中

越、中泰、中老边境的边民中民族分布无法划一，国内战争中，二战中，因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原因，有一批批炎黄子孙在被动情况下流落到了东南亚各国，缅甸是一大迁徙地。在中国大西北，历代的蒙古族、回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在战争中互相迁徙也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多民族杂居。

鲁汉人在云南会馆里住了下来——边防站的证明上写着他原是昆明市居民。他白天去觅开诊的店面，傍晚跟人在会馆里下棋，在认识的棋友中就有几个昔日的旧军官，他们远离家乡，远离祖国，是有种不安的悬念，但远离战争，也是种解脱。他跟这些民国遗民英雄不谈当年勇，不再提那些棕褐色的战火烟云了。没有料到的是遗老中竟还有清末流落到此的北洋军阀后代，三百多年前南明小王朝时期流落下来的一户老南京的后裔！说不定是他的老祖宗吴三桂无意中遗留下的人，被善良的古骠国人的后代容纳了。缅甸人不称这些中国人为非法移民，而称中国移民。这样算下来，会馆里就有大唐遗民、明末遗民、大清遗民、民国遗民了。他们在这里生存下来，继续写中国字，唱中国老歌，看华文报纸，弹拨中国古筝古琴，拉中国二胡，喝中国茶，下中国象棋，讲中国民间故事，华人嫁华人，华人娶华人，谈中国新闻，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新闻是在华文报纸上看到的，内容有北京政局，台北军事动态，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中国与缅甸军事动态……

鲁汉人吃惊地从旧报纸上翻到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活动报道：

李弥坐镇泰国组织“云南反共救国军”打进云南四个县……

台湾派七百余名军官的特工人员到缅北，充实国民党到二万人，西至孟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等地，南北长 530 公里，东西宽 280 公里，活动面积比台湾大好几倍。

缅甸军方以最精锐的八千名剽悍善战的克钦族军为主力军，重金聘请三千至四千名国际兵团的印度兵参战，进剿中国残军，结果，萨尔温江大战，缅军败在中国残军手下，引起了国际社会严重关注，联合国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岛；台湾当局派原残军副总指挥柳元麟重返缅北，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副总指挥提升为总指挥，由段希文任副总指挥……

段希文！——这个久违的名字在鲁汉人眼前一亮。多年不见，他成了将军。在红宝石矿区，他听说过国民党军队在跟缅军打仗的事，但看不到华文报纸，不大相信。今天见到的虽是旧闻，却是真切的。李弥率部打进云南四个县，又被共产党的军队赶了出来。出于国际压力，以国民党旗为先导，开始撤退。他们先乘卡车到打其力，步行越过缅泰边境，抵达泰国清莱。然后又乘美国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到台湾。先后撤退的有李弥的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二十六军军部、第十八纵队、第二十一纵队等，共 5473 人，另有家属 1030 余人。整个撤退工作一直延续到 1954 年 3 月。台湾郑重宣布，泰国证实，美国宣布：“滞缅国民党军队已经撤台，缅甸的主权已经得到维护。”

上面是鲁汉人在旧报纸上看到的旧闻。新闻却是报道段希文近日在泰国活动

的消息。还有一篇专门介绍他履历的文章，说他的部队驻在老罗寨：

段希文将军，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在滇军历任见习员、排长、副连长、副区队长，1938年调至鲁道源新成立的五十八军新十一师一团任营长，1942年升中校副团长，1945年任副旅长，抗战胜利后升任少将副师长、师长、武汉卫戍司令。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又逃到广州，其爷爷段克昌派特务李光祖接其至香港，之后拟定潜入缅甸组织武装，1951年任残军第二军区司令……

段军驻地为老罗寨。

鲁汉人放下报纸瞎思摸：嗬，我在野人山遭受大难时，他官运亨通……能见到他，向他借几个人几支枪应该不成问题……他没有进过野人山，那里的莽莽群山密密森林，藏匿下千军万马难觅踪影，如果没有1942年的惨痛教训，国民党滞留在缅北的军队说不定会进去作一次尝试，吃苦倒霉的事便会轮上段希文了……

既然段希文在缅北，找到他，不难打听到马中国的下落，能找到马中国，不难组成一支探险队重返野人山，先将高级猿母子请出野人山，先做成一件事，来日方长，再觅引领亡灵的图腾物也不迟……

想不到，鲁汉人刚要出发去老罗寨，仰光的华文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闻：《缅甸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全长约为二千公里的中缅边界全部划定。

标题下的一段文字明确了具体内容：

根据中缅边界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将继续对两国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树立新界桩和订修、改造旧界桩。为保护勘界工作人员的安全，中缅决定派出联合勘界警卫部队——突击队。

鲁汉人放下昨天的报纸，坐在那里沉思起来……在这种新形势下，不论从政治角度或军事角度去观察分析，来不得半点粗犷，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集结在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在缅北一侧会同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他不想跟中共军队作战，不想参加这场丛林游击战，但又想急着找到段希文……

住在云南会馆的国际流浪汉鲁汉人，有钱也不能叫鬼推磨，而在作静思：中共为什么还要打击退出国境的国民党军队呢？跟缅甸国防军联合进攻，这是一场什么战争？他难窥其奥了。由于他1942年春天就进入了野人山，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过程在头脑里是块空白。

请高级猿母子出山的想法虽然受阻，他对野人的研究思维没有停止，入睡之前时有漫游……人是猴子变的，不错。世界上有黄种人，黄种人中又分蒙古人、西亚人、东亚人、南亚人，个子有高有低，肤色有差别；欧美是白种人，与南美的巴西人又有很大差别；印度是亚洲人，它是棕种人，跟同属亚洲的中国人又有很大差异；非洲是黑种人的天下，北非与南非的人种又有很大差异；巨人国与小人国的人种差异就更大了……说明地球上自有灵长类动物以来，在人类的演变进化过程中，不会是只有一两种猴子在变，起码有四种五种猴猿的分支在变，变成了几百万年后的今天，地球上出现了多人种的分布格局。野人山里至今没有转变成猿人的高级猿又是属

于哪种猴猿的分支呢?

一觉醒来,不允许他去想猴猿了,想去找段希文的念头也是不现实的……继续行医吧,在缅甸再流浪几年吧,等待机会组织探险队吧,现实迫使他安心在唐人街找适合坐堂开业的中药店,做几年唐人再说。

俗话说,到啥山,割啥柴。通过游说洽谈,总算跟一家叫同济堂的中药店老板商定,可以设诊所挂牌,先去办完了手续。这个时段,阿猫吴姑娘带上了她的母亲和弟弟找来,摸上了云南会馆。他为他们一家人租了一间老民房安顿下来,一面为她弟弟看病,一面留下阿猫,诊所开张,身边有个洗洗刷刷,煎煎熬熬,收账结账,做些中药加工的人是不可或缺的。

吴姑娘的母亲去红灯区替女儿办理了赎身手续,此事的变幻,妓院老鸨后来弄明白了,也敲不到竹杠了。小旅馆老板摸不清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好意思直接问她。

诊所在同济堂开业,同一天,阿猫姑娘拜中国鲁大夫为师,又拜为干爹,双喜。白大褂一穿,是个标准的护士角色,提高了中国大夫的形象档次似的,连同济堂药店老板都赞叹不已,为中药店添了阳光和色彩。鲁汉人带她学医,让她在他离开缅甸时有一技之长立足社会,有个安定的住所。

阿猫母亲在儿子的病被鲁大夫治好之后就回去了,对鲁汉人感谢之外,说:

儿子身体好多了,回去就进家乡的寺院做小和尚,过一年半载再来看望。

鲁汉人拜托阿猫姑娘母亲一件事:请你代我关心一下缅甸寺院高僧主持做道场用什么招魂幡?怎么样引领亡灵回家的?使用什么法器?她不明白鲁大夫的真正用意,但表示愿意问个清楚,只是感叹道:

阿猫她干爹,鲁大夫,那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

缅甸仰光上层社会的人士,受英国科学文化影响较深,不大相信神秘兮兮的中医里面有什么科学,开辟业务的环境和条件比在红宝石矿区难多了。能有几个像庞土司那样的病家?开业一个月,在报纸上也做了广告,有地位有钱的仰光人,生病仍去住大医院,吃洋药。鲁大夫生意清淡,好在现在的鲁汉人吃银行利息也能生活,不着急。上门试诊的,多数是住在唐人街上的华侨华人,跟他在云南会馆相识的同胞。那一群明末遗民的后裔们,听说中国鲁大夫有吴三桂军中秘传药方,抱着传承仿古的心理,请鲁汉人妙手回春,每每有药到病除的疗效……后来,怕开刀动外科手术的缅甸上层社会人物,听说唐人街中国鲁大夫能接骨能针灸,也来试诊……再后来,听说鲁大夫收取的费用低廉,上不起大医院的平民阶层也来试诊,在病情得到控制,有了明显疗效后,成了活广告,病家不限于唐人街的华人了。去过大医院又看不好的病家中,有政府官员呢。开业一周年,鲁汉人在仰光唐人街站住了脚根。第二年,不去细说他看好了多少病人,赚了多少钱,虽然收不到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了,却收到了象征大福星的礼物:小金佛像、翡翠如意、玉石观音……又有人在街面上称他为唐人了。

第三年春季,有一天早市。

一位满脸愁容的中年妇女，披金戴玉来到同济堂门前，鲁大夫刚好不在，她先问老板：

这里的中国鲁大夫可在？

他天不亮上山采仙草去了。

啊，他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大夫，称道他是唐人？

鲁大夫祖上是中国名医世家，自己当过野战医院院长。他在六年前不肯去大陆，不肯去台湾，仙人指路从野人山走到红宝石矿区，又走到仰光唐人街，本事大得很，专治骨科、伤科，兼治妇科，小儿科，自己不吹嘘。他上午去山上盗仙草了，下午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你先跟他的女徒弟阿猫姑娘谈谈吧……

吴小姐——同济堂老板回眸找阿猫。

她被老板升级成了小姐，很高兴，含笑接待了这位贵客。现代说法，属白领阶层，富态，知识界职业女性，项链、红宝石戒、手镯三大件都是真货，阿猫看了眼一亮，接待她时心直跳，一直坐等鲁大夫采药回来，双方面询，回答了一些情况，内容单一：家有骨折病人，预约明天上午来门诊。话语呢，缅语中夹了汉语。

翌日上午八时，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拥挤热闹的唐人街，停在熙熙攘攘的同济堂门前，昨天那位中年女士从轿车里抬出一位男士，她的丈夫，帮她抬担架的是她家的家佣和她胞弟。

一个月前……她向鲁大夫诉说着病历：他骑摩托车时被开着车门狂驶的公交车撞折了小腿骨，过一宿送英国人办的医院照爱克司光片，英国医生说不用动手术，包扎一下就可以了。在家躺了几天，血色的红肿不褪，不放心，第二次复诊时照爱克司光片，才发觉第一次误诊了，说要截肢。丈夫不愿就此变成残疾人，就转院进了首都医院整骨科，绑石膏，打消炎针，止痛针，拍片确诊是骨折，又在家躺了个把月，人发高烧，红肿不褪，看来只有截肢了。为此，父亲和我很焦急，恰巧小车司机是位唐人街的华侨，他对我说，唐人街有位中国名医，大陆来的鲁军医，有祖传秘方，能治疑难病症。我跟父亲商议后，他主张请中国大夫收治，倘仍不见效，悉听医嘱，再截肢不迟。

昨天鲁汉人已略知病家伤情，怎么治疗，心里有过一夜思考，当下观察过骨折部位，查阅了医院的爱克司光片和诊断记录……

他用力朝红肿部位一寸寸摁摁揿揿，一声声问：这里疼吗？……哪里最疼？

病人抬臂指指发烫的腿，皱紧眉头不时告诉鲁大夫哪里最疼，哪里稍疼……

阿猫姑娘在近旁充当护士，给病人盖上毛毯，塞紧缝隙，有了她，更像个急诊室了。

鲁大夫，能在您这里收治吗？中年女士焦急地用不安和希冀的眼光望着他。

我收下吧。

鲁大夫，要不要开刀？要不要截肢？病号自己问。鲁汉人回话：不用动手术，药物治疗可以了。女士惊喜参半，问：不用截肢了？

自然，中医疗法，不用截肢。

多少天能治愈，能下床活动？

估计一星期内消肿，半个月内去痛，一个月内接骨，巩固期比较长，起码三个月，半年内在病室里做些恢复功能的活动，下床慢步走动，绑腿布和夹板才可以去掉，拍张爱克司光片送来复诊，比照前后两幅照片后我再下结论告知实情。

女士听中国鲁大夫这么个治疗和疗程，时间表明确，不含糊，便爽朗地问：鲁大夫，医疗费用付现款还是开支票？

鲁汉人一以贯之，说：治愈了再说，治不好，我不收费。

女士略作迟疑状，怕中国鲁大夫跟她玩中国走方郎中的江湖诀。鲁汉人从不强人所难，语气平和，透明度和病家的自由度充分：

相信中国传统医术医药的，又相信我的，请留下；不十分相信的，要赶紧送大医院动手术，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答应收治，当然对你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病号终于自愿留在了同济堂。女士留下胞弟做陪护，留下父亲的姓名和家庭地址，之后跟家佣上车返回，大概急于向父亲报告情况去了。人群中有不少熟识她的人，提到她父亲的名字都肃然起敬。

她父亲的名字叫温素奈，是仰光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学家，跟缅甸皇族有血统关系，因为没有姓名之分，都叫他温素奈教授，而不像中国人习惯的以姓概全叫温教授。鲁汉人双耳无闲去听街头巷尾的议论，回首问同济堂的掌柜：老板你有干货紫花地丁、七叶一枝花、野杨梅树皮这几样中药吗？

老板想了想回话：紫花地丁、七叶一枝花的干货都有，野杨梅树皮……没有人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吧？我这里恐怕不会有，挺新鲜，是秘方用药吧？

野杨梅树皮入药，是祖传秘方。仰光近郊有活树吗？

嗯……南郊出杨梅，原始母树肯定是野杨梅树——得过问当地老年果农才清楚。

好，谢谢你。

鲁汉人连忙关照阿猫姑娘做好准备，洗刷煎锅，油灯里加上煤油等等。自己打的专程去仰光南郊果农集中的老果乡……

南郊是出产热带水果的种植场，枇杷林、杨梅林、洋桃林、菠萝圃一片片，芒果树林、椰林、草莓圃一块块的望不到边。询问了果园主人，他指引客人走到几棵原生种野杨梅大树下，根据客人提出的要求，削去老树支杆上的树皮，等于是修枝，取去树皮的枝干当年锯下当柴烧，区区几块树皮哪能要钱？树皮入药，果农觉得新鲜，鲁汉人不说自己是医生，推托为治自己的病寻的土方子。

中午赶回同济堂，采得的野杨梅树皮还散发着清香呢。掌柜的拿来看个新鲜，阿猫姑娘帮着把它洗净、切断成烟卷长短，放入砂锅煎煮。鲁汉人旋即返身去了唐人街开设的一家古玩商店，向老板购买七枚古铜币。仔细打量，是乾隆通宝，品相不怎么好了，店主同意廉价出让。他顺顺利利回到同济堂，天色已暗淡，进入自己的诊所一角。病号担架则安置在同济堂老板的账房间，那里地方宽松些，放得下。等等鲁大夫还不回来，见病号有了些微言，神情也不那么放松了，老板便跟留下做

陪护的病号内弟拉起闲篇。内弟闲得无聊，问：

这个中国鲁大夫，祖上真的是名医么？

我见过他的《祖传秘方大全》，是明朝传下来的，手写本朱砂红标点，线装布套。店老板哪能不偏袒在店里坐堂的医生？

嗬，我听父亲讲过，中国明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在缅甸待过。

缅甸土地上曾容留过南明永历君臣，这段历史是他任历史系教授的父亲讲过，所以对明朝传下来的鲁大夫手中有祖传秘方的说法很相信。老板代鲁大夫摆龙门阵：

你看过中国的一出京戏叫做《盗仙草》么？白蛇精变的白素贞为了救治被自己现身时吓死的丈夫许仙，她专程腾云驾雾去昆仑山盗仙草，遭遇鹿鹤童子阻拦也不退让，斗了一场，她的心不比你们急？

许仙他没有别的药方可吃吗？

哎，许仙得的可不是骨折，他是被她吓死的，不盗仙草救不活。

喔！……

多谢同济堂老板为鲁大夫义务扬名揽生意。他跟病家打个招呼回到店堂。阿猫姑娘正在将煎煮成软条的野杨梅树皮捣碎，浸入白酒，又加入研细的紫花地丁、七叶一枝花掐成一砣带汁的药饼，直接外敷在被清理消毒的红肿部位，起到消肿、去血瘀、降温的作用。

鲁汉人回来了。他将七枚乾隆通宝一一敲碎，不断地放在酒精灯上加热烧化，一双手忙不过来，不让病号的内弟闲着，请他端住一盆老陈醋在身旁坐着。古铜币烧了一会儿，发着暗红色，连手将它在液化前的一瞬间浸入醋盆，像淬火一般，滋啦啦一声，冒出一蓬蓬带醋味的青烟，烧烧蘸蘸，不断重复，一盆老陈醋汲进了成散片状的乾隆通宝里，变成了"醋铜"，然后将它们放置在药店里的铸铁缸里捣成醋铜粉末，状如咖啡粉，立即让病人用温开水一口口吞服下肚……

空气中仍然留有一股老陈醋的酸味呛人鼻息……

一昼夜，只饮温开水，帮助醋铜分子往下流，渐渐被身体吸收，无任何食物进肚与醋铜混杂，第二天才进食。第三天，病号拿着处方，带上鲁大夫写的医嘱，回家前电话通知派车来接。这次只来了讲汉语的司机和一个家佣，白领女士在上班，她弟弟代办了手续。鲁汉人在医嘱上写道：一星期后换外敷药，半个月后换第二次。三个月后去拍爱克司光片，检查骨折部位愈合状态，片子送给我过目，无异常，就可以在室内慢步活动，恢复肌肉功能。

七天过去，病家重又出现在同济堂，这回白领女士自己来了，她想亲眼看看效果图——当面拆去绑带、纱布和夹板，露出病腿，揭去外敷物：红肿状已消褪，摁摁皮肤，不再疼痛，略感不适。阿猫姑娘为病号清洗创伤面，敷上新药、重新绑扎。病情大有好转，病人面露迷幻般的笑容，好似遇见了神医，神采飞扬地回去了。白领女士在上小轿车前回首举起快镜拍下了同济堂，给鲁大夫留了影，当时不知她为了什么，后来知道是奉父之命，温素奈教授想认识一下中国鲁大夫，如果"效果图"不

好呢？大概不会容他在唐人街欺世盗名了。

三个月后去拍爱克司光片，先回到同济堂，鲁汉人看过爱克司光片，做了外部按摩，通通血脉，观察病人表情便知内部骨折处的愈合情状……他对陪同前来的白领女士说：

你来看，在灯光投影中能清晰地看到骨折部位多了醋铜形成的丝丝黑影，青铜质地的粉粒已经渗进了断骨缝隙，跟骨质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断骨稳稳地吻合了，接牢了，这主要靠病人自身的骨质生长，醋铜起了黏合剂的作用。余下的几个月主要是为了长肌肉，增加钙质，更稳妥地保护好肢体，避免意外损伤。

鲁大夫您真比菩萨的灵丹妙药还灵，医院里的骨科大夫都说他们从未见过这种神奇的接骨法……白领女士终于神采奕奕地说了赞美之言。鲁汉人不张扬，他认真地交待：

余下的疗程中，按我的话去锻炼，逐步恢复运动，欲速则不达。到时再去拍片，拿来我再看看。

半年后，整个疗程满了，白领女士拿了第三次拍的片子回同济堂复诊，鲁汉人看到片子上没有了接骨处的黑影，证明新生的骨质已经覆盖住了醋铜的表面，青铜物质的分子成了骨质中的一部分，骨化了。这时他才放言：

可以让你先生去公园散步了。

白领女士感恩图报，却不急于如约支付医药费而提出了真诚的邀请：

我家父见过你的照片，是他要我代他向您提出邀请去我父亲那里做客。

她递给鲁汉人一张温素奈教授的名片，说：上面有电话、地址，哪天有空了您先通知，他派车接您，这比他约见您方便。

这是鲁汉人入缅以来第二次受到上层社会的一家人发出的盛情邀请。五十多岁的他，可以做温素奈教授的客人了。能真正进入这个圈子的华人，包括发了财的华侨都很少有此机会。鲁汉人将它作为一种荣誉，一种诚信，一种民族友谊，接受了邀请，同时提出：

能让我的干女儿作陪吗？

作为护士不行，您的干女儿当然欢迎。白领女士非但重新认识了鲁大夫，又重新认识了她的同胞吴姑娘。

缅族占缅甸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有些缅族的分支源于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他们保留着原有的姓和名，例如庹和吴两姓。千年的历史沧桑变迁，形成了一个面积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少数民族竟有一百三十四个，土司们仍各霸一方，各自拥有武装和地方政府，“金三角”的形成有其历史的、民族的、国际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几个人闹了兵变就能占山为王做草头王，靠海洛因混世成魔王。

鲁汉人身在国外，有时闲来也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想想：过去几千年不也是军阀混战，各霸一方，改朝换代，景况复杂多变，成了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肥肉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多么重要……

鲁汉人也替自己想想：仰光的缅甸人称我为唐人，是他们把我当做有外交关系的友好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看待的，如果我代表国民党残军的军医，就不会受缅人的尊重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一句"唐人"称谓的背后就是强盛二字。中国为什么变得强盛了呢？海外唐人街上的中国人日子过得舒心了吗？日本鬼子兵自从赶回东洋之后就无力重新爬上来，叫嚣建立"东亚共荣圈"了，这又为什么？他不得不认识到，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强盛起来了！

在强盛起来的中国人的面前，日本鬼子兵才不能重新从东洋大海爬上中国的领土……

属于中国人的野人山中国远征军六万亡灵，什么时候能引领出野人山呢？……

鲁汉人徒唤无奈和无能了。回春的妙手无法写春秋了。他一直深信动物一生追求的是生存，人类一生追求的是精神，其次才是生存，两者迥然不同，而如今自己的生存有了保障之后，尤感实现引领战友亡灵归国的重要性了……

第十七章



温素奈教授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的热带风情显现的花园别墅里。

迎接鲁汉人的小轿车停在车库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便站在正门迎接他了。黑苍苍的方脸，金丝边老花镜，白色宽衣在风中飘飘忽忽，留长发，穿镂空皮鞋，伸出的右手上戴着红宝石戒指，有贵族风度与气质。

鲁汉人握住他的手后，他没有很快就放开，就是说老教授不仅是礼仪性的，他代表全家感谢中国鲁大夫。干女儿感到有些拘束，小声喊了声温素奈爷爷，老教授仰天大笑：

啊你的汉语讲得不错，随你干爹学的？

我家住缅中边境，从小就会讲了。

唔，好聪明……

从名片上看到，老教授不仅是仰光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缅甸国家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同济堂老板提供的非官方背景材料：因他有皇家血统，联邦政府成立后，英国人和皇族都退出了缅甸历史舞台，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存在，特别是他跟国防军司令是亲家，出入军营有特别通行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深有研究。

这时，老教授没有立即迎鲁大夫进会客厅，而是跟女儿女婿儿子一起引领他和吴姑娘在庭院里到处走走，欣赏他的热带鱼和缅甸杜鹃花盆栽。漫游式的活动了半小时，然后分成两组：干女儿跟随老教授家人去了他收藏室参观，享受茶点；老教授与鲁大夫进入会客厅雅座谈心。家佣送上香茗和芒果、菠萝片，出去后便不再出现，除非听到老教授的传呼。会客厅陈设简单，只有一套精工制作的竹器家具，墙上无挂饰，地上无铺垫，桌上无盆栽，上方却是别出心裁，透明玻璃顶棚，抬头见蓝天，利用了自然光照，别有一番闲情逸致。老教授捋捋银发，推推金丝边眼镜，用纯

正的中国北京话与他谈话：

鲁大夫，你恐怕在想，我的汉语水平超出了你的想象。告诉你，我父亲出任过清朝时缅甸驻京使节，我生长在北京——解放前的北平。

难得，您原来是位中国通。我这个中国人至今尚未去过北平呢，枉为枉为。

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全国都走到的，你们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他才走了半个中国。

我是贵州人，始祖为江苏人。年轻时在云南昆明住了几年，眼界不宽，知识浅薄。

我在老北平生活了几年，上了那里的小学，学了中文，学会了京片子，比你更肤浅了。但是对我后来研究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很有帮助——我可以直接读懂中国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论文和专著了。你说的昆明，地理上不远，仰光可以直通，可我没有机会，只能从文献上认识昆明的金殿和洱海……那座金殿跟中国的古人有关，他叫吴三桂。

您说得对，您很熟悉中国历史。

老教授看到鲁大夫对他的话尚感兴趣，并非对牛弹琴，话兴浓起来了：

吴三桂到过仰光。他率领的十万兵马前来捉拿中国南明小皇帝，逼缅甸国王交出了永历帝，这些事件明史上都有记载，吴三桂当年在缅甸的历史遗存我们还能找到。他后来不愿与清王朝继续合作，自立为大周王，制造了"三藩之乱"，从民族斗争的历史观出发，这是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汉民族不服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人统治的必然结果。历史上蒙古族如此的强大过，威震欧亚，创立了元朝帝国，最终不敌以朱元璋为首的汉民族反抗。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吴三桂是被逼走上反清道路的。我们缅甸也存在这类历史问题，缅族赶走了英国人和日本人之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允许保存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土司相当于你们中国清朝时代的藩王，在国家主权领土统一的大前提下，只要土司不造反，可以分享一部分地方权力，这对巩固边疆有好处，有些像中国的民族自治县、自治区、自治州。

鲁汉人真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民族斗争的历史，毕竟是教授，他今天只有聆听的份儿了。老教授转了话题：

1942年，中国十万远征军帮助英国人打日本人，退入野人山，死伤过半，这是个世界军事史上的悲壮剧。中美英三国是二战时期的同盟国，貌合神离，如果团结好了，指挥好了，三个世界大国加缅甸，打不赢小日本？武士道？意译成世界语不过是不怕死三字，中美英缅都是伟大的国家，都有不怕死的英雄，数量上，质量上，精神上都远远超过日本的，可惜那一次失败了，二次入缅总算打了几个漂亮仗，光复仰光时我在学校。

鲁汉人的心弦被老教授拨动了，话到嘴边又忍住。作为吴三桂的后裔，不能露；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的一员，不能露；作为最后一名走出野人山的幸存者，本可以讲些悲壮或奇遇的故事，但那是败军之歌，有失中国军人的脸面……老

教授见他不接话，又道：

哟，我说远了。为感谢鲁大夫救治小婿，我赞赏你的医术，想见见你。为感谢你，我今天陪你去鉴赏一样东西，它目前尚属我的私家收藏，缅甸人中能见到它的也很少。我知道中国的宝贝很多很多……今天我请你看的恐怕中国新老两个故宫博物院里都没有……

什么宝贝？世界上真正的宝贝是无价的，比如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大象脑子里生成的珍珠、"北京人"头盖骨等等。迷离、深邃的未知数，老教授他想开启什么样的潘多拉魔盒给鲁大夫见识见识呢？……温素奈教授和他的女儿陪同鲁大夫和他的干女儿乘坐小轿车到一处神秘陌生的地方，门卫见老教授手持特别通行证，带领三个人，便放行了。连过三道门，进入一间有厚铁门的地下室，那里密不漏光，连警报器上的红色指示灯都被人为地遮住了……

鲁大夫，你看到了什么？……铁门自动在背后无声地关闭后，老教授问。

哦……看到了，前面有块蓝宝石在闪闪发光呢！鲁汉人不假搜索就一目了然。

任何宝石都是不能自行发光的。

那么会是一只蟒蛇的眼球……

你怎么不猜猫儿眼之类的东西，一语定在了蟒眼？

我见过大森林岩洞里的千年巨蟒的眼睛，它会在夜幕下自行发着蓝色的光亮。

哦，是这样……借自然界中的夜光，野兽一般都能发出蓝幽幽的目光，我们人类中的极个别人也有这种发夜光的功能，但只能是活体，死后就失去这种功能了。

啊，前面是只通了电的彩色灯泡……

我用特别通行证，过了三道门，领你鲁大夫来欣赏一只通了电的彩色小灯泡？岂不对你太不恭了？……地下室里是通电的，可这小灯泡藏在密封的水晶盒里，不能通电。

是缅甸的一种我未见过的猫儿眼……

你还没有猜对，猫儿眼也是种宝石，任何宝石是不能自行发光的。

那只有请教了……

老教授不作声，返身在墙角开启了暗室的四只壁灯，光线集中到前面的那只水晶盒上。密封的盒体里面有只白金托盘，盘中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浑圆，在灯光下泛着钢蓝色、胭红色、橙黄色、紫褐色、玫瑰色……究竟是什么色的组合，弄不清，认不准，看不明，七彩斑斓，把双眼看花了。

四个人走近观察：

这斑斓的七彩光是这颗珍珠的反射光，不但水晶盒是高度密封的，即使气功师从体内发功，用红外线透视它也进不去。水晶盒安放在紫檀木座上，木座上还有三张贴牢的白纸，分别用中、英、缅三种文字打印的标签显示在上面，内容相同：

此系千年巨蟒之眼球晶化而成，俗称夜明珠，能在黑夜无自然光源的条件下自行发光。原理是蟒珠中含有矿物质丁云母，汲收热能光能后会

发光。人工制造的是荧石夜明珠。自然界中天然形成的蟒珠很罕见。据传，中国元朝成吉思汗在公元 1206 年曾拥有九颗龙口明珠，亦称“九龙真珠”。

此宝来自中国清王朝东陵慈禧太后墓葬之中，是否为九龙真珠中的一颗？国家和民间收藏中目前已知者仅此一颗，殊为至宝。

海蚌珠也称夜明珠。1934 年菲律宾马拉旺湾发现的海蚌珠，俗称“老子珠”，重 6350 克，为世界第一珠。论世界上已知的三种夜明珠类型，最上品者为千年巨蟒晶化之眼球矣！此宝能通灵！

此宝能通灵！

鲁汉人一下子像被仙人指路明了目，开了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民间舞龙，靠前边的夜明珠引领才能游动前进，不停地翻滚。夜明珠与龙身是个永不能分的联结体，龙嘴吞珠，若即若离，含而不吞，吞而不咽，龙腾珠跃，龙是中国人的图腾物，夜明珠不就是图腾珠！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亡灵，就是龙的传人的亡灵，唯有通灵的夜明珠去引领，战友的亡灵才能走出野人山，识得回国的路——野人山巨蟒洞里的那条千年巨蟒的眼球，不正是我要找的能承载六万颗亡灵的眼球吗！

啊！鲁汉人继续想，不禁打了个寒噤：巨蟒已被我们毒死在大水塘里快二十年啦！还能称为夜明珠吗？

温素奈教授可不知道这位中国鲁大夫此刻在急剧地想什么，边走边说他的话：这颗夜明珠目前由军方保护着。它怎么进入缅甸的，暂时不能向你公开，以免引起国际争论。

鲁汉人几乎没有听到耳边老教授的这句话，他想的是：夜明珠是蟒珠，它应该是一对呀！心里激动，却未曾轻易说出口。

鲁大夫，你见过灵蛇珠么？

鲁汉人回过神来，匆忙回答：我只见过蟒珠，巨蟒的眼球，灵蛇珠没见过。

它能发光吗？在什么自然条件下发光的？

晚上，天空无光，三百米外有堆篝火，巨蟒深藏在岩石洞中，我们见到两道清晰的蓝光向外射出……

不会是虎眼吧？

那巨蟒后来被我们毒死了！不会是别的野兽，也不是野人。我们跟野人打过交道，它的眼睛跟人一样，晚上不会发光。

啊，鲁大夫跟野人打过交道，太刺激了！曾跟别人讲过吗？比如记者，他们会盯住你不放的。老教授的女儿表示惊讶而发问。

干爹跟我讲过他跟野人一起生活的事……阿猫姑娘不经意间说漏了嘴。

老教授惊讶地问：你刚才怎么说？打死了巨蟒？见到了野人？不用机枪或小钢炮是打不死它的。我年轻时曾带领考察队去野人山，遇到了巨蟒，随队保安人员

用手枪和手榴弹都打不死炸不死它，幸亏我们乘的是军用吉普，深入野人山不很远，赶紧撤……

我们有两个战友被巨蟒吞下了肚，一个被岩石挡住了半个身子才幸免于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妙法把它毒死了，不是打死的。

它有多粗？

大油桶一般的身围，像传说中的神龙，很长，只是没有四足，民间称它蛇神。

啊，那一定是条千年巨蟒，世人很难一见，你们是奇遇了……是在野人山里见到的吗？

正是在野人山。

哦，或许就是我那年见到的呢！它的眼球就是蟒珠，又称灵蛇珠，人工是无法加工的。人们能够应用光学原理加工出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翡翠，可以用荧石加工出夜明珠，但不可能加工出灵蛇珠和海蚌珠，后两种夜明珠是可遇不可求的，其中只有灵蛇珠能通灵——它是蛇神的眼球。

通灵的含义是什么呢？

有灵性的东西是无言无语无形无踪的，是神话、童话、寓言式的在活人与灵魂之间做着沟通的工作，做着精神寄托的工作，灵蛇珠在两个世界之间做有形的图腾物的工作，它承载着通灵的神职。西方神职人员手中的圣经也是用来做通灵的图腾物的。离开它们，有言的活人是无法跟无言的灵魂通话的……

巨蟒死了，它通灵的眼球会烂掉吗？

不会，不会，它早已在活着的时候晶化了，晶化了的东西就永不腐朽。非洲大象死后的象牙几百万年都不烂。中国西藏布达拉宫里那颗象脑里生成的珍珠，大象死后才被发现，能演化成珠，你说要多少年？珠者，晶化之物也！

啊！鲁汉人明悟了，激动了，一个伟大而神圣的收获在等待着他！

鲁大夫，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发现并毒死了那条巨蟒的呢？

1942 年的夏天吧。

野人山，不是专业的野考队、探险队是不敢冒险深入的……1942 年夏天……对了，鲁大夫，你莫非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我想只有他们才有可能遇上它，战胜它！

我曾经是中国远征军中的军医，十万人中的一个幸存者。

老教授解了这个谜，又饶有兴趣地追问：巨蟒死在野人山的哪一地段，你能回忆起来吗？比如地貌有什么特征，山头有什么特别……我可以请求联邦政府组织一支野考队前去你说的那个地段探险，重新找到那条被你们毒死的巨蟒遗骸，采得灵蛇珠，一颗归你，一颗归我，放大说，一颗归中国，一颗归缅甸，怎么样？

鲁汉人今天像面对博士生导师的论文答辩，当场必须回答……可他没有能回答出来。老教授又不等他的回答继续问：

鲁大夫你说过见到了野人，你干女儿还说你跟野人山里的野人一起生活过，真是这样的吗？

真是这样的。鲁汉人想：不谈灵蛇珠，改谈野人，他是人类学教授，我不妨向他讨教些野人的知识……终于问道：

野人是猿还是人，世界上有定论吗？

老教授马上溜然回答：真正的野人活体至今还没有捉到，所以世界上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都难下定论。通常的说法是类人猿、高级猿、野人三种。野人山里的野人，许多缅甸人都亲眼见过，缅甸人也称这个中印缅三国交界的原始森林山岳地带为野人山。我们探险考察了三十年，深入一百多公里，一无所获。也曾得到过脚印、毛发之类的东西，分析出铁、锌、钙等化学元素，这些工作在中国早就有人做了。我考察和研究人类进化史，就是受中国北京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的影响。能获得现代野人活体，将对古人类进化论的学识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可贵的是，鲁大夫见过野人，曾与野人生活过，是古猿后裔抑是猩猩科的灵长类动物，你应该比我清楚。

鲁汉人体内的细胞有一部分属于研究野人的兴奋细胞，一旦被老教授拨动，又活跃起来，昔日与野人为伍的生活又闪回，又上演了……

以我的观点，倾向于野人是猿不是人，真正称得上野人的是猿人。类人猿、高级猿，还是猿，不是人。依赖大自然提供物质生活条件才能生存的类人猿智商上还不够，几十万年后能不能向猿人进化，谁也说不准，难题留给上帝去回答吧……老教授下了定语。

一行四人出了兵营，小轿车停在车库里，阿猫吴姑娘跟随白领女士去进餐了，鲁汉人跟随老教授进入他的书房，心里默想：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图腾物明确了，采回灵蛇珠是活在仰光的第一件大事，擒获高级猿是活在仰光的第二件事……

老教授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郑重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装的华文书籍，香港版的，递给他时已替他翻到了给他阅读的那一页，对他说：

这书里有一节蒙古学者阿姆拉诺考察野人的文字。蒙古人称野人为"阿尔马斯"，你看看，我们再探讨一下。

鲁汉人坐在老教授的书案前认真地阅读起来：

> 十三世纪，一个名叫卡尔庇尼的意大利人在蒙古沙漠上发现了一种野人，它不会说话，跑得很快，全身是毛，生活在冰雪之中。1940年4月，俄罗斯旅行家布·巴拉金的骆驼商队行进在阿拉山沙漠时，发现在夕阳照耀下有一个毛发蓬蓬的人站在沙漠里，很像一只猿，它弯着腰垂着一双长手。五十年后，巴拉金的这个记载被阿姆查拉诺找到。他对"阿尔马斯"进行了四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它正在灭绝，它的分布地区已日益缩小。曾见过"阿尔马斯"的戈壁居民说，"阿尔马斯"很像人，通体覆有一层红褐色毛发，身高像蒙古人，背有点驼，走路时膝盖是半弯着的，颌骨很大，前额较低，眉弓突出，女性乳线较发达，雌雄都能直立行走。
>
> 1937年，蒙古人道吉在戈壁的一个僧院里，意外地看到了一张"阿尔

马斯"的皮，这张皮保存得很完整，各个部位和人类一样。这就证实这种神奇的类人动物——高级猿是存在的，至少1950年还存在活体。如果对它下个定义，那么不妨说，站在人类的定位上看，它像猿，站在猴子的定位上看，它像猿人。目前还存不存在活体，要靠人类学家、大旅行家走遍世界去发现，去探索，去求真。大千世界一个人不可能窥其全貌，野考工作者的研究课题，研究空间，还很多，还很大。

老教授给鲁汉人上了两课：世上夜明珠有三种不同物质；野人有四种称谓。课外的收获却是最大的：

野人山里的千年巨蟒的眼球即是灵蛇珠，是理想中的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图腾物！我一定要尽快组成一支探险队，二进野人山，回到那个无言的世界里去！

鲁大夫，你能屈尊住在我这里绘制一幅进野人山的路线图吗？老教授见他合上书本后才提出。"阿尔马斯"是存在的，至少说1950年还有活体存在。

鲁汉人的心理活动旁人难以捉摸，他婉拒了老教授的好意，说：不能麻烦你了，我诊所里天天有病家来，断了人不好，该回去了。路线图，我回去后根据记忆绘制了送给您。

那么，我在家恭候鲁大夫的好消息，让我们来一次联合探险，在世界野人研究和夜明珠采集两个领域中有所突破，重振你们的大唐国威，重写缅中国际合作的新篇章！

为了感谢中国鲁大夫的妙手回春术，老教授馈赠给了一尊纯金小佛像，造型很美，类似柬埔寨吴哥城那种佛教文化风采，又带有印度古代佛像艺术的影响。佛像由阿猫姑娘捧着，老教授对他说：

鲁大夫，你将为缅甸的野考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如果真能擒获野人活体，从而证实阿尔马斯在野人山生存着，世人便能知道它与已经灭绝的猿人之间的进化关系，整个人类进化史将更丰富，更确凿。如果采得蟒珠，与我收藏的这一颗作比照，就能解开中国元朝成吉思汗在公元1206年拥有的龙口明珠出自哪种巨蟒的谜团。

我将尽快绘制出路线图，让阿猫姑娘送来，您等着吧。鲁汉人道别时说了放心话。

回到同济堂，白天照常开诊，夜里回到云南会馆真的为老教授绘制起路线图来……然而，他并未将八年与高级猿为伍的生活和盘托出，没有将他逃脱野人时的那条路线提供给老教授，更不想将进入与逃出野人山时的那两种刻在大树干上的路标送给对他不薄的缅甸朋友，留一手，留给了自己，留给了中国，留给了六万亡灵！

阿猫姑娘送去路线图回来，老教授带话给他：我们有熟悉野人山的野考专家，跟你一起去，国防军派一个连的装备齐全的探险队，安全没有问题，希望你做好准备……

鲁汉人心想，十万大军都走不出，一个连进去了能走出野人山？怕不够蚂蝗和

毒蚊吸血的，希望老教授只是种事业的追求，离行动还远……

谁知老教授老而弥坚，仅仅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想定一个主意，一大早赶去仰光近郊的首都卫戍司令部，请国防军配合历史博物馆野考队的野人山探宝行动……

国防军的兵营里，战士们正在列队高唱由德钦巴同作曲的《我缅人之歌》——

我们永远热爱父母之邦缅甸
我们为联邦拼死作战
我们对她拥有主权
我们为她献身
把重担挑起
团结一致保卫这珍贵的土地

门警看过他的特别通行证，通过一道道门跟司令员见了面，经过密谈，他又喜滋滋走出司令部，乘小轿车回到别墅，静待国防军给他打电话报告落实情况……

一星期后，老教授打电话给女儿，要她赶快回同济堂，请鲁大夫同车前来共商行动方案……可女儿只给鲁大夫打了个电话：我父亲已跟首都卫戍司令部联系好了，他们派车，派保安人员……

什么时候行动？

请你鲁大夫今天马上去，方便吗？

诊所里有病家呢，今天走不开的，明天吧。

女儿回电给了急兮兮的父亲……

鲁汉人放下话筒，搓搓手，手心里渗出了些汗珠，一时难以启齿说出对干女儿不利的不解的话语，转了一圈回进堂口，才对阿猫姑娘这样说：

你在同济堂再住上一个星期，第八天就回家，代我给你母亲带去几句话：在家乡的寺院里为我献上三支香给菩萨，给当家和尚带上一些还愿钱，为你们全家祝福祝寿。我要去一个地方找朋友，近期不一定能回仰光唐人街了。你把租房退了，回家后补习文化，寻机会报考护士学校或继续学习些中药中医知识，争取生活独立自主，经济上跟家里不必分家，和和睦睦，行善积德为本分，学好了本领有勇气再跟母亲同来仰光……

阿猫姑娘不知道干爹为什么突然决定要离开仰光离开她，但绝对听从干爹的话已经形成了她生活中的准则，只得含泪接受变卦的生活。白领女士奉父命上门邀请，小轿车停在同济堂门口，老板事前也得到了鲁大夫的口头招呼，结清了房租，接受了礼物，成了一问三不知的旁观者……

中国名医鲁大夫已驾鹤西游矣！

阿猫姑娘后怕没有了干爹的保护，红灯区的老板会打回复阵，仰光成了是非之地，不到一星期就向同济堂老板退了租，摘下牌子，收拾收拾悄然离去……

灵蛇珠，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唯一图腾物，跟亡灵一样流落在天地之间。灵蛇珠，通灵奇宝出现在中国远征军亡灵飘浮的同一块异域土地之上。

灵蛇珠，你只属于龙的传人！属于野人山这个无言的无形的寓言世界。

灵蛇珠，你这象征精灵之光的神物，美利坚合众国都会为此惊诧不已。

高级猿，阿尔马斯，类人猿，与鲁大夫为伍八年的野人山另一种精灵，你从哪里来？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是从阿尔泰山脉那边流徙过来的。人类能万里越疆，猿就不能越界？中印缅三国交界的野人山千里之域，完全有可能活动着生存着蒙古猿人的分支，也完全有可能生存着云南元谋人的后裔——未能继续进化的猿！中国鲁大夫是野人山高级猿的俘虏，同时也赋予了他活擒它们母子充当保护人的资格！

山神，蛇神，人是万物之灵，无言的生灵需要一个代言人，中国鲁大夫得天独厚责无旁贷了！当晚，鲁汉人交待过干女儿回到云南会馆想睡也睡不沉了，闭上眼，梦就来，马家寨的吴氏祖宗在宇宙间，通过小小的金佛像这个图腾物，于无声处通灵给他：

仰光虽好，不是吴三桂后人久留之地！

唐人街虽好，终究不是千年前的大唐！

赶快远离佛国天香地，引领你的战友六万亡灵，回到中国去！

既然有了图腾物，祖宗、佛爷都在托梦给他，云南会馆就不值得他留恋了，龙的传人的亡灵正在等待他这位掌管夜明珠的幸存者呢！那闪闪灼灼的灵蛇珠光，让他闭不上眼，半夜启程了……

那一厢，温素奈教授也为此等得人消瘦！女儿禀告他：唐人街云南会馆里的鲁大夫不知去向……

暂别还是……他的干女儿阿猫呢？

女儿亲自跑了趟同济堂，阿猫告诉她：干爹说，有个朋友要他归队，他只能走，真对不起教授了。

归队？他归什么队？……好个唐人街的怪人！老教授眼前一片迷茫，之后历史知识又让他自我清醒过来，明白鲁大夫的不辞而别远走他乡是有原因的：他的确是位爱国者，他不愿将灵蛇珠与我均分，他不愿将阿尔马斯留给缅甸人，哪怕是遗骸……

老教授后悔没有派人看住这位鲁大夫，惊惊愣愣地倒在床上检点自己的重大失误，算计着怎样去追赶这位怪人回仰光……

女儿放心不下，下班后赶往父亲那里，见他急成魂不守舍的样子，忙安慰他宽解他：

哟，鲁大夫是跟你吹吹牛开开玩笑的，你怎么十分当真了呢？世界上野人和灵蛇珠这两件美事怎么都叫他碰上了呢？神话、寓言、童话里发生的事您也全信了？

不像，我感觉他不像是个爱开玩笑的中国人，你见过唐人街上几个中国人欢喜吹牛的？

不像又怎么样呢？

派兵去追他回来……

他用中国秘方救治了多少仰光人的命，他又没有偷你抢你骗你什么宝贝，小金佛像是你送给他的，派兵追他，师出无名，佛祖不容吧。

唔，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到哪里去了……老教授自责起来，有些失神了。

缅甸这个上层社会的家庭里，父女争议中国鲁大夫的恩恩怨怨，终于没有去采取极端措施硬把鲁汉人拉回来，进而强迫他同去野人山寻宝擒猿，而是当做了一个爱吹牛的中国人留下的一则笑话，一段趣闻，一个传奇故事。老教授过了一会儿还在咕哝：

好一个长眉高个的中国人，有高明的医术，唐朝的中国人会作诗作画的人特别多，会捏算阴阳八卦的也特别多，神秘莫测……现代的唐人仍不失为有传奇色彩的人，聪明的人……

女儿接话：他的干女儿说，鲁大夫是归队去了，同济堂老板也说过，鲁大夫过去曾是个军医，任过野战医院院长，他想到归队，大概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中有他的朋友……老教授用研究课题的精神在沉思，在自语：缅甸人都知道，只有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横穿野人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句中国谚语。不进野人山，怎么能遇到千年巨蟒并毒死了它，怎么能遇到野人并曾与它为伍？

女儿顿悟：那样说来，鲁大夫的话都是真的！不是神话，不是童话，也不是寓言。

老教授遗憾不已：可惜可惜，天下奇宝将永远失落在野人山，在莽莽原始森林的一角散发着它永远不会消失的夜明光……高级猿将永远不能被人类了解……

于心不甘的温素奈老人很执着，为了暗中寻访鲁汉人的下落，直至探访外交部的出国护照登记处。只要他这个国际漂流客不漂出缅甸国境，相信迟早能找到，上演一幕新的“唐人寻访记”。

老教授确实是位可敬可爱的学者，有股考古学家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有股高僧读经般的韧劲。鲁汉人虽然不礼貌地离开了他，但他不会忘记他。

鲁汉人为了实现引领亡灵归国的愿望，恢复了国际流浪汉的生活状态，归队成了他重返野人山的必由之路，归队之后才有可能寻访到老朋友段希文……

但是，鲁汉人出走当夜并没有急于离开仰光城，他怕老教授借用军队的力量玩关门断路的办法搜索他的行踪，学了个乖，住进了他到仰光第一天借住的那个小饭摊的小老板家，先避避风头，窥视一番再说。

哦，仰光城虽然没能多一个托钵僧，却真的是多了个游士！

第十八章



市郊小饭摊的小老板，见他这个老顾客提包拎袋急匆匆赶回来，很觉惊喜，问：

鲁大夫，你今天咋想起做我的回头客啦？

我要离开仰光一段时间去外地看望一个从中国来的朋友，顺便探望你，叙叙旧，住一宿再走。他搪塞了一下。

你一直住在唐人街云南会馆么？生意可好？

生意很好，可我的生意不像你的生意，不希望你来照顾，今天我来照顾你的生意吧。

承蒙鲁大夫抬举小店。小老板用原样的饭菜接待他：糙米饭，鱼虾酱，煮豆，加了一碗藕圆汤。为他安排好房间后下厨去了。

鲁汉人为避免发生意外，立即钻进小房间——那间原先住过的免费出租屋。这回他肯定是要双倍付钱的。到一地，客人休息是常事，小老板不会怀疑他是为了躲避一桩为难事才做寓公的。他先朝木板上躺下，想想明天该往哪方走在哪儿停……直至小老板推门进来请用餐，他向他提出：

你这儿有什么报纸？闲得无聊，想随便翻翻。

有，我自己不订阅，替你借前几天的报纸吧，缅文的、中文的都有，消闲，无所谓消息过时不过时，是吧。小老板擦擦手拉上门，鲁汉人忙说：不必借人家的去了，你自己家里有什么旧报纸？随便拿几张给我，过半年一年的都不要紧。小老板的回话很有趣：哎家里的旧报纸……你这房间里墙上糊的不全是过时的旧报纸吗？有缅文有中文，有前个把星期的，不能算很旧吧。

鲁汉人在跟他出门用过餐后回进小房间看去，在刊登的新闻稿中，有个大标题还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禁打开了灯，趋近细读，亏得小老板识些字，糊墙时没有把报纸贴颠倒了，得以顺顺当当看清了：

《征收特货反共捐及护运费暂行办法》

课捐一：特货（生货）每 1.6 公斤课泰币 50 铢。吗啡按生货五倍课捐。

课捐二：生货纳税后如在本军设厂改制吗啡，另订管理办法并加捐吗啡每磅泰币 30 铢。

征收所八处：营盘、孟研、江拉、荡俄、赖东、老罗寨、马坑山（含弄八浪）。

征收办法：凡经营特货，一经进入本军地区，即应向附近征收所办理登记，并先缴纳反共捐百分之二十，领取收据及特货通行证，俟通过本军最后地区时，向出口处征收所完纳其余百分之八十的捐款。

护送线路三条：

东行线：孟研、孟马、江拉；

萨江东线：孟研、孟龙、老罗寨；

萨江西线：萨江西岸、弄八浪、马坑山。

逃罚：商人如有逃捐瞒捐者，逃瞒八十公斤以上者，没收特货一半。

职责：对完纳捐款的商人，本军有保护之责。

老罗寨，鲁汉人比较熟悉，远征军入缅时到过那儿。老百姓的语言，老挝语、傣语、泰语、国语、掸邦语大同小异，他可以应付，在那里流浪，找寻段希文变通的余地大……

从旧报纸上的旧闻中还获悉，缅甸联邦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向联合国告状而公布了这个文本，时间在 1959 年 9 月。一个败军的滞留部队竟然在别国领土上收起捐税来了？笑话。段希文是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活动在缅甸萨尔温江东线，鲁汉人去找他，当然不是去帮他收“特货反共捐及护运费”的。可爱的段将军近况如何呢？这年头了，国民党滞留部队和随军家属的处境又是如何呢？这些都不是秘密，为了告状，大多公布在了报纸上：

在缅甸滞留的国民党军队，撤至台湾的有 3600 多人，拒绝跟李弥撤台的有 5800 多人，即第二、第五军和西盟军区以及其他人员。这三股势力唯恐遭到人民解放军和缅甸军队的合击，靠近中缅边境的西盟军区部队逃向泰缅边境；接近中缅边境和泰缅边境的第三、第五军逃往泰老边境，想与中缅军队捉迷藏。

以佤族为主的西盟军区一千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由少将司令马国俊带领投靠情报系统，变成特务。以家乡人为主的第三军稳扎稳打，移驻泰国北部山区，把军部设在一处叫唐窝的山寨中。以云南、贵州地方势力为特色的第五军开始滑坡，受雇于老挝右派的吕维英等人拒绝参加老挝内战而被解职驱赶，于是发生了新的组合：

旗号：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指挥部。

代总指挥：段希文中将。

下辖两个军：

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中将。

第五军军长：段希文中将（兼）。

之后老挝政局突变，吕维英的第一军从老挝开往泰国途中遭到老挝联合力量的致命打击。与93师系列挂得上号的这股武装从此灰飞烟灭。怪不得鲁汉人在矿区只听说93师之名而不见其影了。然而，段希文却在日后一段岁月里抓紧他的第五军在恶劣环境中挣扎图存。他派出部分兵力回窜缅甸，恢复鸦片通道的控制，用税收维持生计。萨尔温江东侧受第五军控制。也就是说在别国的土地上收税的国际大笑话是段希文的创意。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萨尔温江的水，是中国怒江的水流经缅甸的，下游的吃水用水国家应该向中国军队缴纳水费。宁当强盗不当乞丐，强盗便有强盗逻辑。鲁汉人太了解这位昔日的朋友了，为他想想，段希文不这样，部下吃什么？将军、司令是不好当的。硬在别国领土上设卡收税是强盗逻辑，逻辑的另一面不正好说明滞留在缅甸的部队已经断绝了台湾方面的军饷，大者为军阀，小者为流寇了吗？

墙壁上的旧报纸，旧报纸上的旧闻提供给了鲁汉人一幅军情图。

第二天，他辞别小老板，一路往前行，离开仰光越来越远，也能见到那条从仰光通向昆明的滇缅公路了……

鲁汉人走的是乡间小道，穿掸邦衣，说掸邦话，不遇上穷极的团伙犯罪者和凶残的独脚强盗他是能对付的：近两米身高，怀有气功，八年的野人山爬山锻炼，小强盗难近其身，身上的存款单、四颗特大红宝石、小金佛像、缅元当不会有失财丧身的危险。他希望能早日找到段希文，人归队了，凭这笔财产，借助段希文的武装去野人山采灵蛇珠、擒高级猿，不会有困难……

中缅、中泰交界地区民族杂居的历史悠久，这给主体为云贵高原子弟的第五军带来了诸多方便，有了生存空间。据英国学者拉古伯里考证，世界上的傣族，发源于阿尔泰山，通过新疆境内那段山脉迁徙到了东南亚地区的傣族、掸邦是中国傣族的分支。所以段希文敢于控制缅北的贩毒通道，强占人家的地盘坐地收税，老着脸皮这么干。国民党的失败，不等于他的失败——可以看出他是个有战略头脑的将领。他控制的这块土地，是缅、泰、老三国的那个“金三角”的通道，因此不会断财路，第五军赖以生存。金三角内成千上万个种植鸦片的村庄，毒品加工厂到底有多少，建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全部底细。段希文的部队及其家属成了民国遗民，不靠收反共捐的名义吃反共饭，师出无名，马帮不会给他钱财。他是个正统的军人，不愿沦落成一个如“鸦片将军”罗兴汉、“巨无霸”坤沙这样的叫人发指的毒枭。谁叫历史把他推入这个绝境呢？

金三角的山民都以种植鸦片为生，美丽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开放，使世界疯狂。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冷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五十年代也积极地参与了鸦片和海洛因的运送和买卖，结果危及自身了，又打起反毒的大旗。可以说，金三角毒品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自己产下的一个畸形儿。

为寻访段希文，鲁汉人沿着萨尔温江东线日行夜宿，行医南下……称他游医游士都可以。

啊，忽然从东方的丛林中穿行出一支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全副武装，手执轻武

器，没有炮，没有后勤，行动轻捷，从标志上看，不是中缅联合组建的军队，但又不像那种所谓的反政府武装。军队的行动是秘密的、严肃的、正规的。鲁汉人赶路，好像撞进了地雷阵的兔子，引起了注意，侦察连的尖刀排自然要上前进行盘问：

干什么的？

行医的。

哪里人？

缅甸华人。

从哪儿来？

仰光唐人街。

有证件吗？

鲁汉人从药箱里掏出仰光市唐人街云南会馆为他开具的身份和行医证明。否则，有可能被视为国民党军队派出的便衣侦察，加之他背上的刺花，内行人一看就明白，是很危险的。

到哪里去？

打其力。

这支不期而遇的中缅联合部队尖刀排迅速从他面前过去了，没有找他的麻烦。鲁汉人当时并不清楚，是后来马中国跟他说的。马老弟干过这一行，消息又灵通。其实鲁汉人此去是老罗寨，找段希文，忽然改口，是想到报纸上公布的段希文军队设置的收反共捐的八处地点中有老罗寨，如果报了它的名，很可能引来进一步盘问。行医人四海为家，报了打其力才不会被怀疑他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联系，不会怀疑到他是反侦察人员了。

鲁汉人朝前走了一个小时，前面再次遇到一支这样的部队，用傣语问话，他也用傣语回答，程序相同，内容相同，速战速决，不愿在路上为这些例行公事耗时费神似的。他终于明白：这么高频率的出现速行军的小部队，不会是反政府武装或土司武装，究竟是什么部队，当天他不可能往中缅联合部队方面去想，因为他从来未见过，又难分穿了军装的中国人和缅甸人有什么两样。

他离开军队十多年了，军队的胜败与他无关，心无一累，但忽又觉得自己的编制还在军队里呢！眼前走过的这两支小部队，总要找到它的打击目标才匆匆而过，目标是谁？莫非就是滞留在缅北的、中缅边界的国民党残军段希文部队？那么他们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啊，如果我这时去找段希文，岂不是又进入了战争怪圈，等于去参战？……他的思想矛盾起来，左右为难。不去找段希文，又能去找谁呢？他不能像只无头的苍蝇乱转了，坐下来，掏出地图，查看到小城孟撒离得不远，对，我必须去那里，找所中学，找个图书馆，翻翻最近的报纸，了解一些消息，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缅甸发生了什么……战争，政治，经济好像对他都有了关系有了用处。孟撒是个缅北小城镇，不在段希文的八个收税站内，他步行到那里，找了一家中等旅社，决定在此休整几天，理理自己的思绪。旅社的第二层，有服务小姐代办旅客的一切事务，可以不出门一天天生活下去。他不属龙不属虎，用不着藏龙卧虎似的

三顿由服务小姐伺候，便自己去图书馆翻报纸，中午才回旅社用餐。

203房间鲁先生，你的报纸。服务小姐在喊。谢谢！鲁汉人打开客房门，接过报纸。按房间等级，二层单间的客人分发到一份免费赠阅的小报。他躺在床上消遣着看起这份地方上的商业小报解闷，花边新闻多，翻翻也蛮有意思，平时不接触，乍看尚新鲜。

第二天，他又去图书馆阅览室翻报纸，先看的是《密支那日报》，又翻阅《华侨日报》，上面有篇长文章，摘自美国《纽约时报》1961年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部分部队于1960年11月22日至1961年2月9日，根据中缅双方协议，奉命执行出国作战任务，捣毁了逃缅国民党经营十多年的老巢，协助缅方解放了拥有30万人口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意识形态方面看，这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间的协同作战。军事行动不得不受到政治上、政策上、外交上的某些制约。这次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没有越出双方协议规定的作战线一步，又没有做政治宣传，更没有干涉缅甸内部任何事务；不仅不要缅甸方面任何供应，而且将战斗缴获的大部武器弹药和全部金银珠宝贵重物品、鸦片等如数交给了缅方。

作战对象是逃缅国民党军一个总部和所属五个军中的三个军。他们由台湾直接掌握，受到美国支持，在盛产鸦片的金三角地区形成独立王国，与缅甸既是敌对又有共处。战略上避免决战，保存实力，以求长期生存，伺机再起。战术上以向云南边陲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这就决定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手段必须是远距离的突然奔袭，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

鲁汉人看到这种军事形势，去寻访段希文请他帮助自己重入野人山取图腾物，引领亡灵出山回国显然已经不适宜了，弄不好会当共军的俘虏。老罗寨肯定不能去了，段希文的部队说不定会被中国突击队摧毁……

鲁汉人中午回旅社进午餐，回房不久开始筹划在孟撒找个中药店坐堂开业的事。服务小姐又送来赠阅的那份商业小报，他道声谢谢，躺下看地方小报上的广告类，准备改姓名登一则开业广告，改姓吴吧，再找回阿猫姑娘，避开仰光的注意，老教授是看不到这里的商业小报的……哎，边想边留神上面的广告，看到了这么一则显眼的商业广告：

> 马中国文物拍卖行，经营各类历史文物，各国古玩，中国字画、瓷器、民间收藏佛像。欢迎寄售，公平议价，代办保险，兼做文物鉴定，高价收购中外文物藏品。
>
> 地址：打其力市唐人街275号

鲁汉人一时看呆了，不知是喜还是惊，军人马中国不能跟古董商马中国重叠在一起……再想想，哦哦连声，一点不奇怪：马中国这一支吴族的堂姐马学娥在打其力，应该是缅甸的老华侨了。他在中国历史的大动荡中不去台湾，不留大陆，必定

会到缅甸寻出路……

鲁汉人对广告上的"唐人街"275号发出由衷的带涩的苦笑：

他也做起缅甸唐人街上的唐人来了！……

鲁汉人在断了去老罗寨寻访段希文的心思后，别无他路可走，别无他人可投，同名同姓而不是马老弟他，也不要紧，果真是他就求之不得，虽然马老弟手中不会有枪，不会有人马，靠他帮助组成探险队二进野人山是不可能的，但他比段希文更合适，更能理解我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战友做的一切努力，野人，是我与他一起搏斗过的，巨蟒，是我与他一起设法战胜它的，我与他都是野人山历险的幸存者，悲剧的亲历者，六万亡灵的目睹者，我为亡灵寻觅引领出山的图腾物——灵蛇珠，他会认可，他会支持，他会同心合力的……

天助神佑，战乱中离散的马家寨人今天就能够在异域重逢了！

还有，通过与马老弟和吴娃能不能间接寻访到段希文呢？吴娃是段希文的妻室堂妹呀！

那通灵的灵蛇珠好像已在他眼前闪亮了，所有的远征军亡灵都已附着在两颗属于龙的传人的图腾物上，熠熠的珠光已演变成了灵魂的闪光，只有灵蛇珠才能承载着同一块地上中国人的亡灵飘出野人山，向东拐，驻足在怒江之东的中国土地上……

对了，我可以从走出野人山的这一边进去，少走很多路，危险性也少很多……

他深信，杜聿明司令长官在走出野人山前夕的重托之言马老弟不会忘记……

第十九章



翌日，太阳冉冉起身，万木披金。

鲁汉人也起了身，退了房间，几天休闲不得闲，丢了冬瓜得了西瓜，小报报出春消息，不是住进这一家，不是住在高档些的二层单间房，看不到免费赠阅的地方商业小报，那么与马中国的异域重逢一定会失之交臂，他把服务小姐视为传书的仙女，临别给了她几张缅元做小费。

天空阳光如瀑，他的心气也如瀑一般，踏上了去打其力的旅程，下午，车抵北门站，他按报纸广告上的地址信马由缰地朝马中国文物拍卖行逛去……

不假，唐人街275号是"马中国文物拍卖行"——招牌是块阴刻的长条柚木板，字体很熟，是马老板的手书呢！鲁汉人放下心，朝店面打量一番，推门进入，用中国话询问：

我有一尊缅甸的小金佛像，能在贵行寄售或者拍卖么？

掌柜的不是马老板，是个年纪五十左右的汉子，方脸盘，开口回话竟是昆明腔：请先生拿来过目，我马上请马老板跟你洽谈。

鲁汉人递上金佛像，掌柜的瞧瞧，既不是观音又不是弥勒，吃不准它。缅甸佛像的造型，是民间工匠吸收了印度教和吴哥窟佛像造型艺术而塑造的，跟中国传统佛教艺术不同，掌柜的半路出家看不懂，朝阁楼上喊：

马老板，是尊金佛像，你下来看看吧。

马老板应声下阁楼，低头跨楼梯，抬头看客户，第一眼就看清了鲁汉人，惊诧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天外来客，他的长相和身材是不容易被认错的，今天马中国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鲁汉人的瞳孔中储存着那年在野人山大榕树下最后一夜钻进睡袋前对马中国的印象，他容貌依旧，一眼认定：

马老弟！……我是鲁汉人哪！

马中国这才伸开双臂大喊着迎上：鲁大哥！

我从另一个世界活着回来，寻访你十多年啦！今天总算找到了。

马中国和鲁汉人相拥相抱，老泪横流，激动不已，两个马家寨吴氏秘语传人的胸膛撞击在一起了，昨日的阴阳之隔、千里之隔变成了今天的零距离，历史像链球，抛出去后又回来了，重量沉了些，是二十年的风霜加重的。

掌柜的伙计耳朵里常听马老板说起鲁大哥，说起蔡青年，自己排老三……他将金佛像重新用绸布包扎好，不看货了，不估价了，连连浩叹：奇人奇遇啊！记住今天吧……

马中国向鲁汉人介绍：这位老伙计，是我在1943年追击松山日寇时的患难战友，那时也是三个人，第一次到打其力找我堂姐……我为我姐夫画了幅《野人山野人图像》，他就听说过你的名字，知道你在野人山失踪了……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央军地方军几十万败退进入缅甸，他是滇军的，参加了驻印军二次入缅打日寇，也是你的战友，我投靠堂姐到了打其力，又在这里重逢，成了我拍卖行的搭档……

鲁汉人跟他握手，表示幸会。

快上阁楼细谈，打烊！马中国把鲁汉人拉上小阁楼，十三级扶梯压得咯吱咯吱响。

小阁楼共三间；一间会客，两间做贮藏室。楼下三间，左右两间一隔二，后半间成了卧室和厨房，前半间做了店面，中间店堂里设木梯通小阁楼。拍卖行初具规模，店面招牌确是马老板手笔：可惜我不是名家，毫无收藏价值……马中国不失为是个乐天派，正像段希文的观点：国民党的失败，不等于马中国的失败。

兄弟俩并肩坐在沙发里，鲁汉人比马中国高出一个头，对面的大穿衣镜里映出老兄弟俩的容颜：鲁汉人青绿满头，紫棠色国字脸，眼珠黑亮，粗眉蓬勃，红唇白齿，在青光幽幽的胡茬根包围下，像两扇一下紧闭的墙门，有种长盛不衰的健康相，这不能不说是借助于八年野人山的生活，吃了八年的野生植物果实充饥的结果——因灾得福。扯句戏话，如果野人山里长蟠桃，他就成仙了——传说神话中的西王母是专吃蟠桃的。孙猴子偷吃了蟠桃才有胆去大闹天宫。

马中国剃了个易见阳光的光头，圆盘脸，细眼阔眉，稍大的嘴配个挺直的鼻梁，不留胡子，阔额大耳，一副后福不浅的相貌，从不愁。

我和你没有死在野人山，今天又能重逢，是吴太公的保佑……马中国讲述他的经历：

我们在走出野人山后，到了印度的利多。在整理建制清点人员时，杜司令长官哀叹："丧师辱国，罪无可恕，我无脸做野人山祭，谁来雪耻？拜托大家了！野人山里罹难的官兵遗骨，托付给你们了，带不回遗骨，也要想法将他们的亡灵引领回国，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祭奠他们！我在国内等你们的好消息。逼走野人山，是个悲剧，责任在我，中国军人要牢牢记取，抗日战争胜利后再祭他们吧，帮我雪耻的人，我感谢他们！"为了复仇，为了雪耻，我参加了松山战役。到了打其力，为姐夫画了

幅《野人山野人图像》，回松山，刚好打扫战场。部队休整后又参加了光复腾冲的血战……对，应该说说嫂子的事了：我说你还在缅甸打仗，上面发的军饷我代你领来了，我把自己的军饷和奖章给了她。在部队的花名册上，你列入失踪人员一栏。直到仰光决战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凯旋而归，我又编了个新故事，说你接到上级紧急命令，有一批仰光前线下来的伤员空运到陪都重庆医院治疗，你身先士卒又带队去了重庆……最后，到了1948年，嫂子她自己也看出了苗头，你可能阵亡了……某一个深夜，她不声不响带着小亚乘夜车走了，从此昆明城里再没见到他们的影子……

鲁汉人沉默着，聆听着……

上帝啊，你生的是什么天眼，失踪案全落在同一个家庭！马中国继续说：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1948年底，眼看国民党军队在国内战场屡屡败退，万象俱空，大势已去，蒋总统的金陵春梦已完结，我便毅然决然携带全家投奔堂姐。十多年了，我没有申请加入缅甸国籍。为什么？——我叫了马中国，不能做中国人，不能回中国，不遗憾吗？我独处时不免回味人生，诅咒起战争来，有点像在走吴太公的老路了。我们三个人，蔡青年一去不返，生死不明，你失踪，活着回马家寨的可能性不大，我说啥也要回马家寨……1949年初，在堂姐夫帮助下干起了中国文物古董的收购拍卖交易，暂不能做中国人了，也要卖中国货，不踏中国土，也要住唐人街……共产党赶我出来了，没有说不让我当中国人，蒋介石先生到了台湾，他也没有否认自己是浙江奉化人，溪口镇上的丰镐房里有他的祖宗，有他的发妻呢！

鲁汉人听了马老弟这一番话，对他的守信和执着程度，自叹弗如。马中国不等鲁大哥对他详述这二十多年里的流浪生活，却主动讲他跟段希文在缅甸的直接联系，提供了许多本想打听的信息：

国民党大批军队和随军家眷从大西南越界退入缅甸、泰国、老挝（当年称寮国），几十万大军的大溃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缅甸、泰国的军队难抵挡。他们占山为王，不走了，做什么？——把两个邻国的土地做"复兴基地"台湾反攻大陆的桥头堡。除了野人山和爬不上去的梅里雪山，中缅、中泰、中老边界都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本营。云南和平解放后、被捕以后逃跑到香港的段希文也进入了缅甸，兵临打其力唐人街，巧遇上了马中国，重叙旧谊，给予马中国意外地打通了一条货源：承接拍卖、寄售中国旅缅国民党军官家属携带出国的私房，其中不乏珍品。马中国生意兴隆，市场扩大。段希文为了部队给养，除了征税征捐，还得自筹军饷，变卖金币银洋。

这么说，你跟段希文建立了关系，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想找他呢！

你找他做什么？他的处境很不好，中缅组织了联合部队打击国民党残军，他躲到泰国去啦！

鲁汉人想，幸亏没有去瞎撞，真的寻到了老罗寨，可能回不来了。兄弟俩接着讲到路遇两支小部队的事，马中国清楚这些事，为鲁汉人解了困惑，又有感叹：

蔡青年失踪，是个谜，你失踪，是个谜，我莽然回首想人生，如梦如幻，陷入了一种旷远的沉郁之中……今天你从天上掉下来了，掉在了唐人街275号，希望蔡青年也平平安安活着，为了吴太公陈太婆，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回去，唐人街里做唐人的时间不能长，死了变成鬼了，就认不得路了，回不去了……

是啊，就像死在野人山里的人，如果没有将他们的亡灵引领出野人山，怎么认得回国的路？杜聿明的话就成了空话，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十七年了，有谁去祭奠他们？

兄弟俩沉默了，像在为六万中国鬼魂哀悼，在心里奏一曲无声的哀歌……

中国的京戏拖腔都是冗长的，中国的哀歌是冗长的，军人亡灵的还乡路更冗长……

马中国好像要对鲁大哥讲的话讲完了，想要听听鲁汉人自失踪以后至今二十年里的生活经历和不幸遭遇，揭开人生的另一个窗口……

是的，1942年，是他们兄弟俩的奇遇年：遇上了巨蟒，遇上了野人，都是值得回忆的。当鲁汉人讲到自己被野人抓了去，做了八年野人俘虏的时候，马中国直摇头：

不敢想象，真不敢想象，你会被野人抓了去，太可怕了！

野人没有什么可怕，这个你知道。为了避免老教授让我跟他一起去捕捉高级猿，我才逃离仰光唐人街，准备自己组织一支探险队二进野人山……

野人山这么大，怎么抓？只有你领路，把它引出洞，用麻醉枪制服它……可想带回中国就难了，驯服它恐怕更难！

鲁汉人这时却直摇头：这些都不难，都好办。难的是怎么才能将六万颗战友的亡灵引领出野人山并带回中国去……老教授对我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图腾，非要在前面有颗通灵的灵蛇珠作图腾珠，图腾龙就能跟着图腾珠走，珠跃龙腾，灵蛇珠到哪里，龙的传人的亡灵也必然随着到哪里，活人看不到听不到，鬼魂却能随着灵蛇珠飘飘忽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马中国像在听鲁大哥讲神话讲寓言，开怀大笑：灵蛇珠这样万能的宝贝哪儿去觅？成吉思汗有九龙真珠，我倒听说过的……我搞文物拍卖经手的宝贝不少，唯独没有见过什么灵蛇珠，老教授的话未必可信吧。

鲁汉人提了提神，这才说到核心上：你怎么没有见着？只怪我们当年不识宝——那条神龙般的千年巨蟒的两颗眼球正是灵蛇珠哎！九龙真珠、蟒珠、隋珠、明月珠、夜明珠都是同一个图腾物的几种说法罢了！

马中国来了兴趣：老教授会不会故意戏弄我们这些住在唐人街的唐人呢？……

鲁汉人像在为老教授辩护：我是亲眼所见，我相信。标签说明文字写此宝来自中国满清王朝东陵慈禧太后葬葬之中。

马中国只得拉出后台：这样吧，我请司马先生来参加意见，让他与你谈谈世界上有没有灵蛇珠，他手中有一本精装的《世界奇珍》画册，看看权威书上是怎样写

的……

好的，好的。

马中国随手打了个电话过去，说明了用意，又叮嘱：吴娃、回国、唐丽都在你那里吧，叫他们跟你一起回到拍卖行，马家寨的鲁大哥在我这里哦！

时过三刻，司马中陪着他们乘小汽车过来了，一下子多了五个"唐人"——

风度翩翩的司马中；

风韵犹存的马学娥；

美丽温良的吴娃；

聪明内向的马回国；

活泼可爱的马唐丽。

司马中知识广博，收藏有中国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民国战乱的许多珍品，是位学者型的民间文物鉴赏家。鲁汉人除了两个小字辈——马中国的儿子和女儿——都见过面。感到奇怪的要数吴娃了：这是怎么回事？在昆明时丈夫就说鲁大哥在野人山失踪了，很可能阵亡了，一直瞒住了可怜的美亚母子……

马中国忙对爱妻作解释：我对你说过，鲁大哥在野人山失踪了，失踪就有两种可能：被野人俘虏了；被野兽吃了。今日证实是被野人俘虏去了，他做了八年俘虏后才逃出野人山，后来到了仰光，在唐人街又流浪闯荡了十多年……最后是看到了我在小报上登的商业广告才找上门来，天意，天意！

吴娃在惊愕中凝视着鲁大哥，心酸地问：鲁大哥，你知道美亚和小亚的事了吧？他们还在大陆，我们出国时很仓促，时局紧张，在昆明没有能找到他们……

鲁汉人点头回话：我听马老弟说了。命运不由人安排，让玉帝和上帝一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吧，谢谢你们的关照。

这厢的司马中先生正在翻动书本，一面插话：这样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在缅甸唐人街做了唐人，他们在大陆做中国人嘛。马回国常跟老伯伯有自发性的对话：老伯伯你入了缅甸籍，就不能做中国人了！

司马中在微笑中跟侄子说笑话：你也没有资格做长久的唐人，因为你的名字叫了回国，加上姓马，就是"马上回国"的意思……他一边翻开手中的《世界奇珍》画册，故意装作一副好笑的外国神父的模样，翻到某一页。

请看这上面这么几段文字……

鲁汉人和马中国凑近过去，顺着他的手指往下看：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12军军长孙殿英，以搞军事演习为名，率一个团兵力强行冲进清东陵内，闯入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挖开地宫，炸开石门，劈开棺椁，拖出尸骨，盗走随葬珠宝。

据记载：慈禧太后入棺前，棺中铺有三层金丝串珠绣花褥，上镶珍珠13604颗，宝石87块，白玉203块。还铺了一层珍珠，共3720颗。棺内慈禧头上放置一块翡翠荷叶，脚下有一朵粉红色碧玉大莲花。棺中的慈禧

头戴凤冠，冠上嵌外国贡品特大珍珠一枚。口含一颗百步之外可见寒光的夜明珠。身边有金佛、红宝石佛、白玉佛各27尊。慈禧脚下还放有两只翡翠西瓜，10个翡翠桃子，100个黄宝石李子，40颗红宝石大枣，60个黄宝石杏。在她的尸身上还有两颗翡翠白菜，菜心上伏着一只绿翡翠蝈蝈，菜叶上落着两只黄马蜂。她尸体上下左右放满了宝物，又盖上价值连城的陀罗尼经被。当时，盛殓的官员又捧出四升珍珠宝石全部填入棺内，而后又放进8匹玉制骏马，18尊玉制罗汉。单是凤冠上的那颗大珍珠价值2000万两白银。

孙殿英盗宝之后，引起公愤，他怕招来杀身之祸，便通过戴笠将翡翠西瓜、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宝物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夜明珠成了宋美龄鞋头上的装饰物，夜间下床走路不用开灯照明了。

鲁汉人看过之后极为振奋，眼睛离开画册，说：据我在仰光看到的标签文字，那颗夜明珠来自中国满清王朝东陵慈禧太后墓葬之中，与这本画册上的文字记载相吻合，世界上确实存在夜明珠！……我今天跟马老弟争议的大事就是世界上有没有通灵的灵蛇珠，也即夜明珠。

司马中好像在为鲁汉人的一幅名画装裱，刷上一笔：

我也听说过的，宋美龄的拖鞋是被中国的一个神偷偷去了。这个神偷轻身功夫了得，他听庐山上的一名清洁工说，宋美龄把夜明珠当拖鞋上的饰物，不当一回事，就动心思买通了蒋介石的侍卫官，借了套侍卫官的制服，潜入庐山蒋介石的别墅，悬空倒挂在走廊的天花板上，半夜出动时间选择在蒋宋外出交际未归的间隙，鞋在人不在……至于怎么进入了缅甸，过去谁也不知道，鲁大哥你的眼福不浅！

马中国动了心，相信有夜明珠了，鲁汉人的想法不是梦幻，不是寓言，便问：这么说，你是一定要二进野人山了？

对，我和你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采珠人！不拉上你，我拉谁？

我也去！不用你们拉。马回国自由发言，诱发了浓厚兴趣的孩子总有一颗少年的探奇心。

马中国深思过后提出异议：

我说鲁大哥，得到灵蛇珠的希望恐怕不大了：那对蟒眼的球体经历了二十多个风雨岁月，能不腐烂？大水塘的水很脏，又有毒，那样一个鬼地方，魔鬼都怕去……

鲁汉人用激将法：我侄子的胆子比你大，你跟我去不去无所谓了，让回国代父闯魔穴盗灵丹吧。

马中国摇摇头：当年能从野人山逃也似的走出去，等于从棺材里爬出去，没有天上的飞机帮忙，真不知是死是活呢。

鲁汉人不气馁，说：你怕去，我托你找几个帮手，买几百发子弹、几支枪、两支麻醉枪和针管针药，可以吧？钱我有。

马中国不是不想去，不是不知其采灵蛇珠的重要性，只是怕徒劳一场，杜聿明的哀叹是亲耳聆听到的，他怎么能忘？……思想转过弯来，才又说：

去吧，去吧，跟你一起去吧，你除了采灵蛇珠，还带有探亲访友的性质呢！

司马中听糊涂了，问：谁去野人山探亲访友了？

鲁大哥呗。

他有什么人住在野人山？

野人。

司马中与马中国的简短对话，把一家人送入云里雾里……马中国看到大家发懵，才知还未说清楚，就把鲁大哥与高级猿为伍共同生活八年的不幸遭遇转告大家。吴娃和马学娥听得汗毛凛凛，马回国和马唐丽听得生趣盎然。司马中先生连连点头，说：

鲁大哥啊，你真是个孤胆英雄，中国的鲁滨逊！野人和灵蛇珠过去在书本上才有，寓言里才有，你们却是亲历者和目睹者，值得二进野人山，冒险探险都是值得的。缅甸在英国人统治的年代组织过三次探险队，都半途而废了。谁有鲁大哥你这样的不凡奇遇？野人山将来被人类开发了，到那时，灵蛇珠会被拓荒者埋在地层里，或者被识宝的采去。既然是我们中国人发现了，应该属于最初发现者。你们是吴三桂的后裔，又都守着回中国的信念，带回去，在马家寨的狮子山上造座灵塔，佛教的传统做法是将宝贝深藏于宝塔的地宫……有可能的话，再将陈太婆的遗骸也从吴氏坟山中请出，供奉在家庙里，这是吴氏子孙的光荣。

司马中先生的想法很深远很周全。鲁汉人认为司马中还不够明义，不够切意，便阐述了自己的宗旨：

我与马老弟采撷灵蛇珠的要义是为罹难于野人山的六万远征军战友的亡灵觅得引领他们走出野人山的图腾物，两颗灵蛇珠象征着两盏长明灯，两颗龙嘴里的夜明珠，照亮他们归国的路，回归故里与家人团聚，做个家鬼，也让中国人永远记住这段悲壮的历史。知耻而后勇。

好，好，鲁大哥的深谋远虑令人钦佩！司马中跷跷大拇指。吴娃却提出了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大陆上的共产党能痛快地接纳远征军的亡灵进国门吗？

啊，真的，共产党能允许国民党的抗日亡灵归故乡吗？采得了灵蛇珠后，假如不能起到图腾物的作用，引领到怒江畔止步了，仍然让游魂萦绕于怒江、萨尔温江上空，做着归不去的中国梦呢？

司马中笑着说：这个问题太严肃了，需要由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先生坐下来谈判决定了。

你快别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马学娥的话让大家有峰回路转的美妙无比的新感觉：

哎，美国不纪念马克思，苏联不纪念华盛顿，很自然的事，谁提出过质疑？台湾纪念孙中山，中国大陆也纪念孙中山，也是很自然的事，两岸同胞都是龙的传人，国父只有一个，因为孙逸仙博士胸襟博大！共产党应该有必须有一定会有容纳中国

远征军抗日亡灵的胸怀，得民心者得天下……

吴娃不服，她问：那么，中共军队为什么跟缅甸联邦军队组成联合部队追击国民党滞留在中缅边境的部队呢？

哎，国民党军队反客为主打缅甸国防军哟！堂姐对政治关心，心态与吴娃有别。

马中国被堂姐的话说动了，认为共产党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容纳一切为抗日作战死在国外的军人亡灵回归。

鲁大哥的野人山之行意义深远，别争论了，我们活着，总有一天也要回去，一个个游魂，好像一朵朵花，应该开在祖国的大地上。龙必须游在黄河里、长江里……鲁大哥回去了才能跟嫂子儿子团聚。

一句伤感话，说得鲁汉人鼻梁发酸，空气凝结起来……

马回国少年壮志不等闲，探险很合他的好奇心，插话：鲁伯伯，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鲁汉人有意推诿：这要问你爸爸了。

马中国是希望小辈超过自己重振吴族家声的，若让儿子一起行动，跟随探险队进入野人山，领略一番野滋味，等于告诉儿子：你爸不光会做文物古董生意，过去也曾战斗过、辉煌过，出生入死英雄过，大千世界里漂流过，为国效劳过，寄寓唐人街之前也是一条怒江里的龙……然而，他没有立即满足儿子的好奇心，回首问鲁汉人：

鲁大哥，野人山里的巨蟒早已死了，采灵蛇珠并不难。野人是活的，它不会说话，无法动员，无法谈判，即使用麻醉枪把它放倒，不可能立即运回中国，安置在什么地方呢？打其力地方小，又没有动物园、马戏团，寄存驯养都很困难啊，你想过没有？犯厌食症死了呢？

鲁汉人早在心中细密地盘算过，胸有成竹地说：出野人山——我是指1950年走出野人山的那个山口，有条战略公路，我们借或租甚至买上一辆大卡车，将它们先运送到中国边界，预先雇用好马帮，进入中国就不难了。我有办归国护照的证明，回昆明后就可以装笼转给野生动物园照看……困难是在我去办手续的这段时间把它们暂时养护在什么地方……

马中国点点头，说：看来你想得很周全了……我去借枪借人借车，不用你花钱，养护的地方也能找到，马帮通向中国滇西的路也能找到……鲁大哥，我们只要去找一个人商量，百分之百能办到。

在打其力唐人街你还有这样的好朋友？……缅甸有这样的大能人？

这个大能人，虽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能了，但向他求助，借几个人，借几支枪、借辆大卡车还是不成问题的，枪还是美式的，跟我们在1942年用过的一样……汤姆枪、卡宾枪都有。

你在跟我开玩笑？

真的，人枪车都能借到。

在哪里?

美斯乐。

美斯乐?……好像不在缅甸吧。

对,美斯乐在泰国边界的泰国一侧,距离缅甸的孟安不远。

你在泰国那边也有了朋友?不简单,神通还是你大!

你忘啦,他也是你的朋友。

谁?

段希文将军。

原来,段希文的这支部队从萨尔温江沿线退下来,路过打其力跟马中国恢复了联系之后,在中缅联合部队的打击下,为避开锋芒,减少损失,保存实力,转弯抹角退到了泰国的山区小村美斯乐。马中国与他保持着秘密接触的渠道。这正是鲁汉人求之不得的惬意事。有了马中国,又有了段希文,他的计划——捕获高级猿,采撷灵蛇珠,引领亡灵回国的愿望可以实现了,自己回国的时机成熟了!

当日,鲁汉人将仰光唐人街华侨银行的存款、小金佛像、红宝石……全数信托给了马中国保管,两人筹划起回国回家、运珠运猿的大事……

殊不知,去访段希文,求老朋友帮助,鲁汉人和马中国从此又走上了一条新的历险之路,一条漂泊之路,一条奇遇之路,一条险险乎的不归之路!这个运用灵蛇珠作为图腾物,看得见摸得着的寓言式的灵魂载体,意欲引领无言的六万亡灵归国的设计,几乎成为一场空想,一场春梦……

想不到,走出野人山进入仰光唐人街,为避险又走进打其力的鲁汉人,身不由己继续行进在一条历险的路上……

人算不及天算,灵蛇珠你真能通灵,就该好生呵护鲁军医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第二十章



中缅联合勘界作战时间不长，在完成任务后，中国军队立即撤离了缅境。缅军不愿再看到死灰复燃，对国民党残军的追剿很紧。

这一期间，滞留在缅境的国民党残军只有两支：一支是李文焕带领的第三军，连家属总共750人，偃旗息鼓，沿着泰缅边境线在山岳丛林中一直向西走，绕过泰国边境重镇夜柿，又在荒山野林里走了两天，天下大雨，刮大风，来到小村子——唐窝。这是个仅有三十余户人家的傈僳族村寨。李文焕沙哑着嗓门说：

不走了，就是这里了！

第三军就在泰国的唐窝安营扎寨。虽然距离缅甸的边防站仅有一天路程，两国军队越境，外交上是件大事，不能贸然行动，比在缅境的困境安全多了。

段希文也别无他途，带着第五军，约1500余人枪，谨谨慎慎地穿过第三军原防区，进入缅泰边境泰国一侧扎寨，寻找宿营地，以图长久之计。他的要求是：营地应距泰缅边境线不远，距泰国城市不近，村寨不要大，地势必须险。派出小分队，最后选中距离泰缅边境线两天路程的孟安，大部队立即转进。

第一天，段希文率大部队冒着小雨走到美斯乐，正准备第二天抵达孟安，孟安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那里瘴气大，进入孟安的小分队全体病倒。段希文悚然止步，指指脚下：

就在美斯乐吧！

美斯乐也是个傈僳族人居住的小村，十余户，人口男女老少五十余人。虽然太小太穷，但它符合段希文选择营地的三个标准。尤为特殊的还有，这个村寨的傈僳族人，全都是由中国云南的傈僳族人迁徙过来的，唐代史籍称栗蛮族，都讲汉语。一旦发生战争，西边来敌，打不赢往东边撤；东边来敌，打不赢往西边撤。缅泰边界线，像中国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敌人不能越界追击，跨界用兵是国际争端的大

问题。段希文的部队本就无界，哪边安全往哪边开溜，只能利用这种空子，三个标准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傈僳人住在山腰，部队也在陡峭的山坡上盖营房。建筑材料就是四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树林和竹林。

七月的热带丛林，忽而暴雨如注，忽而烈日炙人。残军借着月光剖竹篾，不如此就连窝也没有。傈僳人只能为他们提供几把锄头砍刀，叮嘱他们晚上当心老虎豹子和野狼，不要出门观夜景。

一家之主的段希文，他为什么不下决心向中共政府投诚呢？因为被俘过，他的205师在广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自己逃到广州，又到香港，后来又被李弥拉拢到了缅北，能再投降取得中共信任吗？再是，新娶了金三角土司刀栋材的侄女为妻，投降后非但当不了官，一家老小靠谁？

泰国的国情比缅北好多了，比较适宜残军苟延残喘。缅北山区是出水色质地居世界之最的翡翠和红宝石的地方，但缅玉的开产和销售，在抗日战争后被缅甸联邦政府夺去了控制权，他想让军队转业搞采矿已不可能。过去的强收反共捐妙招，不灵了，八个收税站已被联合部队全线冲垮。再是，缅甸拥有136个民族，英国殖民者先后发动三次侵缅战争并于1886年正式在缅甸建立起殖民统治，一开始采取了"七邦七省"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的关系，诱发了缅甸民族分离主义的抬头。1948年缅甸脱离英联邦独立后，克钦族也借机要求独立，这时期，缅军中的一支以"早丹"等三兄弟为首的少数民族军来到缅北克钦地区，宣布成立了"克钦独立军"，段希文的1500余人枪是不够他们吃的，逃到泰国的美斯乐是最佳选择。

美斯乐的十几户傈僳族人是养不起1500张嘴的，他不得不把部队分解开，住到周围的村寨，一部分外出搞运输，驮运鸦片，弄些脚钱，一部分搞私营采矿，换取生活必需的粮食，一部分搞营房建设和生产，换取的金钱，与当地人做生意。另一部分人就是去打其力变卖珠宝首饰，用于发饷的不足部分。

这些段希文的近况，都是马中国跟鲁汉人讲的。马中国接着说：

这段时间，不少残军看出所谓"反攻大陆"纯属无稽之谈，对台湾彻底冷了心，开小差的携械历经千难万险返回祖国投诚。真是日落西山，接近土崩瓦解。十几年的颠簸流浪，军官的多数人娶了当地的华侨或少数民族女子为妻，离不开部队了，段希文在泰国商界和政界有许多朋友，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人常为残军说话，是唯独他能在泰国生存下来的原因，但又招来泰国报纸的公开挞伐。段希文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他能向谁诉苦？问天天无耳哇！

马中国讲的已是旧闻，最近时段，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泰国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了，他们高呼口号，大标语上赫然地写着：

捍卫泰国主权的完整！

泰国政府鉴于国内形势，正式通告残军：要么退出泰国领土，要么交出全部枪械，就地生产，当移民。

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很宽容，没有非要无路可去的残军走。如今的残军血凉

了，满目凄凉，满腔惆怅。残军也老了，出来时乳毛未褪的小兵，现在已是胡子拉碴的职业兵。作为残军首领的段希文，失去了方刚血气，增添了瞻前顾后的畏缩。这种尴尬处境，是长期内战的结果，蒋介石可以丢下孤儿不管了，他却无仙术变出金蛋银蛋天鹅蛋，养活一大家子。他昼夜难眠，寝食不安，人生路漫漫，岁月情悠悠，还能怎么办？

段希文通知李文焕："速从唐窝直接来美斯乐，研究缴械事宜。"

视枪如命的残军拱手缴械，就地生产，绝非轻松的选择，其痛苦难以想象，但别无选择。

泰国政府的特派员察柴少将到来的前一天，鲁汉人在马中国陪同下秘密来到美斯乐！

嗯，来得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来又是好气候呢？段希文不愧是个落难人物中的将领，他表面上仍然喜形于色，甚至能看到当年在昆明时的那种豪放，瘦削的脸盘上器宇平静，握手时举止有力：

鲁师，传说你血洒野人山啦！今天能在美斯乐见到你，天意天意，我很高兴。

鲁师比段希文高一届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结业，倘然不是在野人山蹉跎耽误了八年，军衔恐怕也得改善一下的。段希文当了将军，以先者为师的说法，尊称他一声鲁师也是在礼罢了，他受之有愧，忙说：

我今天跟马老弟前来探访，是以民间悬壶先生的身份晋见将军，早不在军界吃饭了。

不料，段希文却真诚地想留住他：不称师称先生不一样么？鲁师的医术我早有听闻，现在部队的处境，别谈野战医院，小小的诊疗所都没有，你这位悬壶先生能就地取材进行中草药配制，在这里很需要，比洋先生有用。泰国土地上生长的也可称中草药——植物没有国界嘛！你医治的也还是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

鲁汉人想：借人借枪的事尚未启齿，段希文倒捷足先登想好了先决条件，如果不允，不一锤敲定，就休想提这件事了……哎，倘然这里比较安定，又是高山老林竹海，藏猿埋珠的地方何必另觅？不妨留下来过渡一下，再提借人借枪藏猿埋珠的事，才可能会像处理一件家事那样方便……

段希文看到鲁汉人在游移，不清楚迫在眉睫的军情，便兀然急语，滔滔如流：

鲁师，我冒昧一句，我向你求助，你不能不允。明天我们都要成为异域的民国移民了，或者也可叫做民国遗民的。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华人，但我们不能去做那些地方的华人：越南和老挝那里在闹共产，我们不能去；中国大陆，我们回不去；缅甸为了赶走我们，联合了中共部队对付我们；好不容易我们在这块非共产党的王国一角借得冷土一方，泰国政府明天就要派兵来缴枪……我们这支部队处境很艰难哪！你是军医，留下来为这些没有人管的民国遗民——非法移民做件好事，我也属你这种性质的人，留下来让他们有人供饭罢了，你省得他们有病无医投，免得等死罢了，有机会，时机成熟了，他们想回去，死了怎么回？野人山里的六万亡灵都无人引领回去，也无法引领回去了，不如让他们活着回去的好，你鲁师和我做的是同一件好

事，他们都是些云贵子弟啊……虽然谈判成功的话我们缴械，你当的不是军医了，医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噢！

虽然段希文没有参加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的悲剧国民党军人都知道，他也是知道的，知道了就好……鲁汉人这样想着，跟随段希文去看看部队。

鲁汉人进入营地，见到了不少老弱病残的军人。蒋介石给了段希文一个中将头衔，1500名这样的兵，管不了而不管了，他在泰国悲秋似的天天为部队的给养和伤残老兵的医疗发愁，这个家不好当。作为一个军医，应该留下来照应自己的同胞兄弟，这跟自己留在缅甸千方百计为引领亡灵寻觅图腾物是一样的，何况现在这个图腾物——灵蛇珠已经有望得到了，留在段希文这里又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一步……

军座，我留下，在美斯乐设个诊所，专为中国军人看病，不用他们花钱，不用去求泰国医生。鲁汉人终于在段希文的语言感召下以立军令状式的语言答应留下了。

段希文听言，他自己也是个性情中人，很满意，很高兴，对他的两位几十年的老朋友鲁汉人和马中国说：

鲁师的胸怀比我大，马兄的胸怀比我大，我这个中将还图什么？就图部下们跟着我不吃亏，有饭吃，活得还像个中国人。大陆上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台湾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流落在缅甸、泰国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就统一了。海外的华侨华人是龙的传人。缅泰边境山中的中国人，中国军人，外国政府不会把民国遗民看作龙的传人了，所以要赶走我们，不允许我们借住在这里，不尊重我们了，我们自己可不能忘记这一点……部队缴枪后，变成老百姓，变成非法移民，不加入泰国籍，恐怕还是待不长，我是回不去了，你们都还没有加入外国籍，是可以回去的，可以继续保持龙的身份的……

段希文的内心其实是相当苦闷的，“龙”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回去，段希文当然指的回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是台湾？——蒋介石把他扔了，他怎么能将部下扔给不愿养他们的“老头子”？而云南广播电台有过欢迎他回去的广播。

马中国这时在为明天的缴枪一事焦急。他是很了解段希文的，但从不轻易向他提建议，心里在想：你段希文没有参加远征军，不知道当年杜聿明就是为了不愿向英国人亚历山大缴枪做难民，才有野人山悲剧的发生，只有坚决地跟美国人史迪威一起走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免遭一劫。军队缴了枪，等于走完了自己的路。远征军走出野人山，进入印度，组成驻印军，未作鸟兽散，才有第二次入缅雪耻的行动，才有松山血战、腾冲血战、龙陵血战、仰光决战的胜利……你成光棍司令不要紧，在泰国有朋友，子女都在美国读书，可1500名中国军人日子过不下去的话，加入贩毒集团……日益强大的金三角大毒枭坤沙就是靠国民党作鸟兽散的正规军加入，才有了今天的霸业，成了缅北第二支克钦军式的武装……

鲁师，马兄，请进司令部。段希文的邀请打断了马中国的思维。

司令部，原来是间五十平方米的大木屋，军座睡觉、吃饭、开会都在这里，是座

不设防的全天候开放的大本营：行军床、木板凳、军用地图、收发报机放置在一张用粗树桩做的"圆桌"上，死物中仅有一个活人——机要秘书守护着，与这里通话的也只有在唐窝的第三军军长李文焕。木壁上悬挂着久违了的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跟所有的武器一样，肯定都是1949年之前的产品，它们褪了色，蒙了灰，沾上了油垢，没有地方去更换，没有上峰给补发新的，就跟披挂在枯庙里神像上的衣袍有些相似了。段希文虽然黯然神伤，上眼皮发沉，心情悲酸苦涩，但在两个熟悉他过去风光的老朋友面前不肯服输，坐进破旧沙发时，慢吞吞的，龙态犹存。

司令部里无亮色。

鲁汉人坐在段希文对面，马中国坐在机要秘书的座位上，机要秘书成了招待员，为客人泡上两杯这里山上出产的野茶后便出去了。

军座，鲁汉人言归正传，向段希文提出要求：我留下，有个附加附件。

你提吧，人都愿意留下了，我还有什么不能答应你的呢。

我和马老弟想从你这里借两支枪两个人。

呵，这很好办，我这个空头司令掏钱没有，枪比人多，留几支卡宾枪、汤姆枪给你们，旧归旧，美国货！不留也要给人家了。人也可以给，由你挑。

麻醉枪呢？马中国只说了短短四个字被段希文打住了：嗯？你们借枪去打猎，借人做什么？不如跟我一起上山打野狼，这里的野狼很多，组织一支捕狼队，剥狼皮加工成商品，狼肉能吃……鲁汉人又笑着打断军座的话：

你慢着，你慢着，我今后陪你上山去打野狼，狼油可以治疗哮喘病呢……我借枪借人不是去打猎不是去当绿林好汉的，我是跟马老弟组织一支探险队去野人山……

鲁汉人不能不将事情的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段希文全神贯注洗耳恭听鲁师讲着野人山里发生的寓言般的故事，双眸闪出深信的幽光，圆顺通融地、无条件支持地表态：

啊呀呀，啊呀呀，太有我们中国人龙的传人的精神了！天下奇事怎么都让你鲁师遇到了，想到了呢！我在昆明和重庆听过许多人讲野人山的故事，杜聿明也跟我讲过这段非常艰险的经历，还曾给我看过一帧军人跟野人搏斗的照片呢！……这样吧，我给你们派两个人，借给你们两支麻醉枪、两支长枪、两把短枪，加一个火焰喷射器。龙珠引龙出野人山，龙的传人的亡灵跟着龙珠——灵蛇珠出野人山，多么富有想象力，合情合理又有寓言色彩的故事！灵魂，鬼，仙，神，谁都没有见过，可有几个人不相信的？谁又见过龙呢？可谁都认定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人就是靠这种龙的图腾精神传承了五千年。你们真的捉到了野人，采得了灵蛇珠，又怎样去处理呢？

我们想办法带回国，造座灵塔，立块纪念碑，保护起来，收藏起来。鲁汉人说。

好，好！……段希文又作深层的思考，提出了两个建议：

杜聿明想做野人山祭没有做成，你们顺利得手，就应该就地在采得灵蛇珠的地方摆个祭台做野人山祭，还必须聘请个高僧，带一面招魂幡进去，神职人员又带着

法器念了真经才能引领亡灵，这跟西方国家遇要事必请神父念圣经是一样的道理。第二，造灵塔立碑，最好在南京。为什么？远征军的亡灵呀！活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呀！那里才有北伐烈士墙，才有灵谷寺的无梁殿呀！那里的亡灵有一长列名单33240个，野人山里死亡了近60000个，都是国字牌的，灵魂对话，岂不热闹！我们听不到，不等于他们无言无语。你们将中国远征军的光荣带回国，我将耻辱留下来……我们的军队明天将消亡，除了耻辱，还能留下什么……

氛围悲壮起来了。

捕获野人后，启运回国是个大难题……马中国下意识转换了个话题。

你们想过运野人的办法了吗？

鲁汉人将他初步拟就的方案和盘托出……

段希文自己的被俘经历阻碍了他向共产党投诚，但他不惩罚逃跑回国的士兵。自己矛盾着，痛苦着，但存有促成别人向共产党投诚的心，即使像鲁汉人、马中国这样他很用得上的朋友，还是愿意让他们早日踏上归途，听了鲁师的陈述，他当场给出了一个答复：

我掌控着几条通向中国腾冲的秘密通道，你们出发前，我先派人在中缅边界、缅泰边界做好安置野人的准备，等你们领到了护照，回到了昆明，我会以相约的地点和时间，由马帮接运到位。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事我就爱莫能助了。

鲁汉人有自己的考虑：护照照领，可以不用。经过两国海关出入境检查，灵蛇珠一露眼很不安全，还是由暗道走人带珠为好。高级猿，野人，名称太显眼，不能让人知道是野人。应该另外去动物园购买一两只灵长类老化了的将被淘汰了的动物，混在一起运，以中缅两国或中泰两国间珍稀动物交流的形式，争取用合法的途径走，同时做好第二种准备，雇用马帮运至指定地点，又在指定的时间内由先行回国的人去接货，一旦被发现，已经进入中国，不像毒品走私，中国查得紧查得严，出示护照，说明原委，不难过关的。军座，你说呢？

段希文认真想开去……

他说：泰国跟中国有文化交流活动，我可以通过泰国上层的朋友跟上海马戏团联系，以泰国国家动物园与他们交流珍稀动物的名义，将高级猿定名泰国猿空运到上海，或者空运到昆明……

马中国自告奋勇说：这样好！先运到昆明吧，我愿充当饲养员跟高级猿一起走，由鲁大哥在陆军讲武堂门前与我会合……既然转运去上海是虚，白费这段运费罢了。就写缅甸猿，产地野人山。高级猿不就是出在缅甸的么！除了人类学家、动物学家，有谁识君？海关上是完全能瞒天过海的，你说这是泰国猿、非洲猿、印尼猿、蒙古猿、印度猿，又有谁见过？……

段希文也被他的话逗笑了，连说：好奇幻！

商定了这两件事，他们就为段希文参谋明天的缴械事情。马中国说：军座，我军没有了枪会被人欺的。应该留下些好武器。鲁汉人接上说：中国人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杜聿明求助于傲慢的英国人，酿成了逼走野人山的军

事悲剧；救助缅北英军，牺牲了戴安澜将军，他们却一点情面不讲。

寂寞失意、孤独无援的段希文如今身边有了两位昆明起家时的知友，经验之谈，话语贴心，倍感亲切，两鬓过早露霜的他说：

你们都不要走，明天穿上军装，做我的临时高参，一起参加缴枪仪式，壮壮我的军威，不能在泰国军人面前失去中国军人的面子。枪支的事，我将郑重考虑你们的建议。鲁师留下也有期限，到你顺利回国了，我也不留你了，这里散伙后，我大陆、台湾都不去，死在美斯乐了……这小地方，老住户都是中国的傈僳族人，地名也好，美斯乐、斯字换成同音的死字，我将来求个好死，死得美，死得乐，又能在高山上北望昆明……

段希文的内心是不平静的，谈话时的双眸有些湿润，以此来迎接那个悲壮凄愁的缴枪仪式……

这一晚，他们就在丛林中的司令部门口的两张行军床上睡了半宵，段希文派了个警卫员，以保证明天能客串缴枪仪式。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

美斯乐与阿卡卡寨之间的一个山坡地上，集中了全体国民党残军。泰国政府派的察柴少将率领一个连前来接收。司令台上高悬中泰两国国旗，虽然那面破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已经代表不了台湾，更代表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仅能代表段希文和李文焕。段希文和察柴并肩而立，本来应该由他先致欢迎词的，但他要察柴少将代表政府的立场先讲。

察柴少将代表泰国政府感谢国民党军队的合作，承诺在解除武装后政府将提供种子、树苗，帮助大家从战争中解脱。

察柴少将致词后，段希文应该致词的，但他闭口无言，剧烈地抽烟，只转过身子面对少将肃穆地扔掉烟头行了个军礼，然后解下佩枪双手呈上。察柴少将在惊愕中接过佩枪，回报一个更庄穆的军礼。段希文向部下举起右手，等到全体官兵明白了意思后，把手放下。台上的青天白日旗帜应势下落，这是一项号令，从此不能再代表什么中华民国在泰国土地上的存在了。鲁汉人和马中国才知道段希文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期的抱负是什么，清楚此时军座的心里是如何地沉重和凄凉……

疲惫的将士，此时大多数人已迈入中年，他们知道只要双手一离开枪架，便成永诀，刹那间，有人流下眼泪，有人跪在地上，双手抱头，大哭失声，十五年异域苦战，只换得“不啼清泪长啼血，将军百战声名裂”。

残军的末路使察柴少将也跟着怆然失色，把段希文刚才交出的手枪用军礼奉还，段希文疑惑地看着他，察柴咽声道：

请将军收下，你们离不开武装，离开了枪等于成为一团血。

“一团血”……此语出自一个泰国将军之口，难能可贵。知道金三角这个地球上特定地区形势的社会人士都知道，没有武器，别想在这里混，明天就会被有武装的黑道帮匪、反政府的游击队、土司家族武装吃掉！——他们早就虎视眈眈，扩充势力急需枪支弹药。

仪式结束，夕阳染红了天边，山峦、村寨抹上了一层金辉，袅袅炊烟呈淡紫色，几声禽啼在山峦间回荡。段希文和李文焕跟着察柴少将来到美斯乐寨口。

请各位先生留步。察柴很有礼貌地停步，一一握手。在夕阳的金辉中潇洒地跨上了骏马，走了，他是走向军人的鼎盛期。

跟随少将身后的一长串驮着残军武器的马帮队伍，不回头地朝曼谷，泰皇居住的地方得胜回朝，马匹比残军神气。

段希文、李文焕默默地站在寨口，望着长长的马帮消失在暮色乍起的丛林深处，听到那悠悠的马铃声时断时续，终于再也听不到了，只剩下空荡的山林间特有的若有若无的嗡嗡声。

一批残军军官骑着不允许再战的战马，溜向坡下的树林子，走向军人的黄昏期。

鲁汉人和马中国不安地做了一次助威的旁观者。营地暮色沉沉，鸦雀无声，仿佛人都走光了。段希文回到"司令部"，灯不点，闷闷地坐在桌前，几个军官跟着进来，各自坐下，下岗对下岗，谁能安慰谁？鲁汉人和马中国当起了客座军座，代他招呼，大家知道军座跟他们的特殊关系，愿奉为上宾。

段希文并不后悔交枪，若不交枪，残军没有出路，应该感谢泰国收留。也感谢鲁师和马兄做了回军师，献上"战国策"，留下了一部分好枪和弹药，用以自卫。多少年来，无论是缅军进剿，还是残军主力两次撤台，都因为有了枪，在这荒蛮之地，土匪如毛的山林里，三不管的金三角里站住了脚，否则，早被那些毛毛匪毛毛贼吃掉了。

鲁师，马兄，这里今天过后没啥事了，我配备人员和武器给你们，去野人山吧，把远征军的亡灵引领出来，把灵蛇珠采撷到手，把高级猿——缅甸猿擒拿到手，早去早回。段希文的口气低了八度，说：大家要改口了，不能称我军座了，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民国遗民了。

没有了军权和军队，自怜地以退休将军的身份当起了林中寓公，这些昔日的旧部，谁动了脸部不论哪一块肌肉，都会牵动泪线，因此都不接话，闷坐着，改口称昨天的军座什么新称谓好呢？

不设防的美斯乐迎来了第一个和平之夜，鲁汉人和马中国有幸做了一回和平居民，仍借住在"司令部"旧址。然而，和平女神并未光临，交枪的当夜，危机接踵而至，好像迅速佐证着察柴少将的"一团血"名言：村尾的竹槽水管里没有了水！

要诱杀中国人的接水人员还是要断绝全军的水源？

黑手伸进来了，夜幕中，袭击了"司令部"左边的原第五军的物资仓库……

残军家属区被人抢去了食堂里的两头猪和豆腐作坊里的五包黄豆……

段希文清楚，美斯乐的傈僳族原住民决不会趁火打劫自毁龙体，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几年来相处甚好，山中有驻军，客观上对原住民起了保护作用。怪事的发生，出自外来侵扰，他右手跟美斯乐的太阳一起上升，下令：

封锁美斯乐，准进不准出，包括傈僳人，清查人口，捉拿来犯者，看看谁在贵州

人面前唱傩戏、云南人面前亮烟斗！枪分发给战斗骨干，其他人准备刀斧石块。

第二夜，袭击者惺惺地抬着尸体撤走了。第三夜，抓住了袭击"司令部"主帅的马帮头子，查清此人跟"商人如有逃捐瞒捐者，逃瞒八十公斤以上者，没收特货一半"有关。段希文却将复仇者放了，告诫他下不为例，这次留下你一命，下次留下你的头。翌日，段希文派出几名亲信，带着银元去购买新武器，重新武装部队。同时，将夜间被抢遭袭的情况禀报泰国军方……

泰国有关人员通情达理，宽容大度，没有阻挠残军公开购买先进武器，反而要求协助边防警察保卫山区治安。段希文用公开购枪掩护了违约藏枪的事情，察柴少将特许发回了军官们的防身手枪。不在金三角生活的人，不会知道魔鬼的脸谱是什么模样。

残军逢凶化吉，又获生机。

段希文找鲁汉人单独密商：

鲁师，你作为老远征军中的一员，懂得中草药，更懂战争，又历经野人山中的磨难，仰光生活的阅历，更懂得异域生活的艰苦。我虽然不带兵了，可对美斯乐的所有中国人要负责到底，要起到如你所说的图腾物灵蛇珠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作用……你在这里，替我分担的恐怕不仅是医疗保健这一摊子，军事上的事也得给我当当参谋和顾问，去野人山的事缓一缓吧，夜明珠不会死不会变，不会失灵气，迟早都一样，野人，缅甸猿，高级猿……我不知这类奇异野生动物的自然寿命有多长，我想，即使在你去野人山擒拿它们之前寿限到了，也可以像"北京人"的头盖骨那样，把它取回来作研究嘛！采撷到灵蛇珠就更好，一颗引领六万颗人的亡灵，一颗引领野人的亡灵嘛！即使只有一颗灵蛇珠，你能跟它们共同生活八年，它们的亡灵也能跟中国军人的亡灵融在一起，附在一颗灵蛇珠上被你带出野人山，供奉祭奠的时候一起受用，他们无言，它们也无言，他们无形，它们也无形，人种不同，人猿不同，灵魂都一样……

一片真诚的友情，也是一阵求助的啼声，使鲁汉人从德从义从情三方面都无法不委身相助，帮助段希文和美斯乐的几千中国人渡过难关。马中国有家有室有业务，再拉回部队不可能了，让他先行回打其力做唐人街上的唐人吧，做些二进野人山的物质准备吧。

这样，去野人山的事被暂时搁置了下来。鲁汉人被段希文说通了，也清楚在缅甸在泰国离开了他，没有谁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打通回国之路了。段希文是靠一种自认的龙的精神在支撑着，鲁汉人又何尝不是呢！

第二十一章



鲁汉人身在美斯乐，心想野人山，有时也想到昆明的那些日子，是段希文让出了下关的私房免费提供给他做了安居之所……

三十年后的今天，是灵蛇珠和高级猿作了中介，云南会馆不住，住进了美斯乐的"司令部"大木屋，观月亮，听狼嗥，哪一天再能听到猿啼呢？他常与段希文一同上山打野狼，看地形山势，打起仗来或许能用上。八年野人山生活，改变了他的胃口，生吃野菜野果不拉肚，上下山坡和攀登速度超常。段希文发现了他的这种野外生存能力后感慨地说：

盛唐时代，中国人被西方人称为唐人，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经，这两位中国高僧为中国人争了面子。今天我这个不在唐人街上住的人在异域给中国人丢了面子……

鲁汉人知道段希文很爱面子：下不了决心回中国，是为了面子；不愿弃兵丢下1500人枪，是为了面子；硬充好汉撑局面，是为了不在外国人面前丢中国人的面子；远征军的亡灵回归中国大陆，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想到都是龙的传人，自觉列队成为引领者，出主意，出力气，愿意帮助两个幸存者实现这个招魂的愿望，也是为了中国人的龙面子……

在国外做唐人，比不上在古代长安做唐人了。鲁汉人说：我小时候看过《西游记》，唐僧在取经路上渡过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回了真经，鉴真和尚他东渡日本也应该有本《东渡记》记录他到日本传经的故事呀，可惜没有人写。

段希文为了适应东南亚国家的佛教环境和人文心理，他研究过佛学，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失败了，他能唯我独存的原因吧，自有他胜人一筹的招数。

鉴真和尚应日僧邀请东渡，几经挫折，历十二载，第六次航行才抵达日本九州，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哎，他肚子里有本不成文的《东渡记》呐！

为了捍卫中国军人的面子，他向那些敢于袭扰美斯乐的黑道匪帮开了杀戒，不留情面。除了大毒枭的武装之外，一支1500人的正规军，人老了，子弹不会长胡子，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好不容易恢复了自卫能力之后，打死了几股土匪。就像金钱卑视穷人，泰国军政要员纷纷质问军方和政府：为什么中国军队又有了武装？泰国军方何以视而不见？

报纸上披露：他们要求重新缴械，包括段希文的佩枪在内。

天！这是残军用维持生命的钱买来的武器，才得以自卫，得以维持生命的呀！

泰国最高统帅部重新发布缴枪指令，委派泰国政府部长级人员——特威居拉萨先生，亲临泰北监督缴械。这位特使宣称，他要对残军的两个司令部——唐窝、美斯乐进行地毯式搜查。

段希文跟鲁汉人紧急商议，电令李文焕派副官前来美斯乐。双方权衡利弊，达成共识：枪，不能不交又不能不留，要求泰国方面提供交枪后中国人的安全保障。

鲁汉人连夜秘密察看地形，深入高山丛林，寻觅到几处山洞和枯树洞能藏匿枪支弹药的地方，悄悄的，以打野狼为名，组成一支五十人的精干队伍，将新购置的几十支步枪、机枪转移出美斯乐和唐窝……

枪支的藏匿点都是常人难以徒手抵达的悬棺式高山洞穴，搜查者不动用空降兵无法探秘。鲁汉人从高级猿身上学到了几手攀登功夫，起到别人难以企及的作用，看得段希文大开眼界，问他：鲁师，你那马老弟是特务营的，他有你这手绝技吗？真太奇幻了，你爬山如履平地呢！

鲁汉人笑着说：他不会。我是从野人那里学来的。猿的手臂比人长，唐诗里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它可以在长江三峡的悬崖绝壁上攀登，上下自由翻腾，不时啼叫。高级猿比猿更聪明，是我们人所不能及的。

你鲁师能从野人身上学到东西，罪没有白受，今天能用在美斯乐，我留你没有错。你去捕捉它们，也能让我看到它们，就很有必要了。

这几天，无论在美斯乐，在唐窝，都是死一般的沉寂，连狗都蔫了，见生人不吠一声……

残军上下惶惶不安地等待着特居拉萨的驾临，领教一次在异乡做非法移民、三等地球公民的味道，自我感觉相当实际，教训深刻：军人不能没有祖国。

可怕的消息从广播电台先走一步传来：

特使将带几名精通武器和编制的专家来，将带最恨残军的政界人物来，将带好几国的摄影记者来，还要带囚车和手铐来，决不向残军妥协，答应任何补偿条件……特使明天就从曼谷出发，侍卫部队随行！

结果，出乎段希文和鲁汉人的意料：特使的信来了，送来了泰国最高统帅部的一道紧急命令，要段希文立即赶到清迈，面见泰国陆军副参谋长坚塞少将，有要事商议。

残军哗然。是否怕残军拒绝缴械，先用计扣下司令当人质？……

鲁师，你是我的军事顾问，是凶是吉，能不能预测？段希文是故意说笑话。他在曼谷和清迈都有上层朋友，不乏军界要人，事先并无内线向他密告泰国军方要诱捕他。世界上玩"鸿门宴"的老祖宗在中国，中国的高级军官谁不从小看过那本开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肚里的计策有几篓子呢。段希文做好了两手准备，向鲁汉人做了布置。鲁汉人壮段希文的胆：

军座，你上次是主动缴械的，泰国军方没有理由扣住你做人质，我们的要求不苛刻，不提供中国人的安全保障是失公正的，失信的。他们敢扣住你，我们还有战斗力，李文焕和我率第三军、第五军一起打到清迈去！

段希文上马，立即赶往清迈，只带了两个副官，一个准备了文房四宝，一个佩了短枪。

美斯乐的防务临时交给了鲁汉人。

情况的变化，又出人意料——

泰国最高统帅部拟请残军出兵，去歼灭叭当的反政府游击队。如果残军一举收复叭当，效忠泰皇，政府将把残军编为泰国的军事支系统，即编为民众自卫队，受最高统帅部节制，不再缴枪。

哦，天无绝人之路！

缅甸国土面积六十万平方公里，泰国国土面积五十一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泰国比缅甸多一点。两国的地域、人口、国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各邦各派的地方势力难操纵，反政府游击队的活动叫当局头痛。缅北在闹"克钦独立军"；泰北在闹游击队。

这个弯拐得太急，充满了戏剧性，又充满了危险性。如果知道当时叭当的形势，也就明白泰国军方聘请"中国雇佣军"也是出于形势所迫，不能单纯看作不等式的交换——用中国军人的生命换取居留权。

叭当，在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着，只能看见有个昌孔——清莱府所属的一个县，一个小盆子式的盆地。昌孔县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其最北边的山称为画梦山，山巅有一块小平地，立着一个小村子，即叭当。

站在小小的叭当村，大有一身跨两国之势：抬起左脚即可踏进泰国昌孔县，抬起右脚就迈过湄公河，踏进老挝。

政治军事形势比地理位置更险：不久前，小小叭当村的反政府游击队袭击了昌孔县城，县长投降，参加了反政府游击队。泰国政府大吃一惊，军方派一营国防军去驻防。谁知，堂堂清莱省的省长又被游击队诱捕，负责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被击毙。

泰国朝野震动！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立即调动飞机、坦克，先派去的那个营，进攻画梦山。大有铲平叭当，将反政府游击队碎尸万段之势。

画梦山陡峭入云，山路曲折坎坷，杂草丛生，树木遮天。从县城昌孔一出发，就弓着腰爬山，直爬到太阳落山，才能看到夕阳映红的叭当村。对这么个地方，坦克

只能在山野里打转转，连山脚都上不去。飞机比坦克优越，对着叭当俯冲轰炸，但炸弹都丢在山沟沟山谷谷里去了，山峰太多，飞机也不敢飞得太低，投弹者的眼中，小小的叭当村就像靶心，非有在高空发射或投掷百发百中十环的高技才能把炸弹投在它上面，谁也不敢去冒炸弹投中了，飞机拉不起来也被前后左右山峰撞下了的险，何况游击队有地下工事，炸着不等于炸毁，直升飞机下降，伞兵部队下落，不等散开兵力，早成了瓮中之鳖，人家也会打靶。投原子弹？你来下本吧。一个营的国防军仰着脸进攻，干挨打。他们拼死拼活打到山腰，伤亡过半，营长负重伤，只好撤退，不想明天再来。

消息传开，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其中不免有对叭当反政府游击队的渲染，对国防军的咒骂，为何没有看到游击队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强大?! 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安定分子、分裂分子消灭在萌芽状态？

威武壮观、富丽堂皇的皇宫也打破了沉静，泰皇后陛下御驾亲自到医院慰问伤员。叭当举国注目，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只有一个选择：拿下叭当，壮国威，平民心。

有识之士认为，对于叭当大动干戈地调兵遣将围剿，劳民伤财，事倍功半，远不及调精锐的擅长山岳作战的小部队进剿奏效。谈谈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上哪儿找这样的精悍小部队呢？有人提议：

起用国民党残军！他们能以几千人在缅甸连挫缅军几万人的进剿，无人可比。

有人反对：他们是被中共军队打败的流寇，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了，逃的本领强于进攻，打叭当是进攻战，怕力不从心。

死马当活马医吧。坚塞少将认为至少可以借这股力量去闯一闯，从中研究出最佳战术后，再派国防军围剿。于是，有了坚塞少将与段希文的面谈。段希文权衡部队的生死存亡，沉吟了足足半小时，洞察泰国的奥秘，沙哑一声喊道：

我同意。

一语重千斤！坚塞立即向他介绍了情况，问：请教阁下，将军的勇气来自充分的自信？

中国军人是龙的传人，龙不怕山水，叭当正是在山水中的一个小山村。

你说得很好！叭当村在画梦山上，在湄公河下游。看你这位舞龙将军的掌珠功夫了……

坚塞心头放下千斤石。少将的这块石头有两千斤：如果段希文不同意，泰国国防军必须同时伸出两个拳头，一拳伸向反政府游击队，一拳伸向国民党残军。很可能碰上两块难啃的骨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而且有可能逼急了促使敌方形成新的联合。在泰北缅北这三角地带这种重组是屡见不鲜的。

请派个人，马上随我回部队，同弟兄们商量一下，贵方直接传达泰皇的御旨。段希文清楚，这是留在泰国的唯一机会，如拒绝合作，就无法立足，只有接受这个任务，才能结束十几年的民国遗民生活、漂泊流浪生活，不当地球上的私生子了，恢复我龙的传人的轩然生活了。当然，要用生命和鲜血来换取立足之地是可悲的，当雇

佣军是可怜的，可是舍此绝无他路可走，谁叫自己沦落他国呢！

段希文和李文焕、鲁汉人连夜研究进退战术，通宵研究地图上叭当的位置，摆沙盘定出可利用的地形地貌……

鲁汉人参军后一直当军医，虽然练过枪法但从未正式趴战壕打过仗，作战参谋让马中国充当更合适。他的医术是自学的，战术也是自学的。诸葛亮出师前也没有打过仗，是看兵书兵法看会打仗的。鲁汉人八年野人山生活，天天看山爬山，看水过水，把东南亚热带丛林山岳看熟了，看活了，什么坡能爬，用什么技巧能爬上去，什么岩能踩，什么藤能拉，什么树能攀登……胸中有了一幅隐形的山水图卷和立体的可操作的程序。他朝画梦山的立体沙盘凝视了一昼夜，心中不时翻滚着段希文回来向他讲述的泰国国防军进攻画梦山叭当村的失败原因……

三个人也好似在山水间想找出一条能引领中国龙上山云游的路……

引领亡灵出山要灵蛇珠，引领部队上山恐怕也要灵蛇珠……段希文自语着。坚塞少将提供的情况是：北坡有条一线天式的山道，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上看出，被游击队用机枪火力封死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小道不能通行，动用重武器，轰炸，燃林，均不可取。几个侦察员摸上去，游击队发现后加强了戒备，设了机枪火力点，火力阻挡，只能撤退。

他们试图从北坡进攻过么？鲁汉人问。

据侦察员报告，山道很窄很滑，即使有一个侠客式的好手爬了上去，游击队派人守住，一个排的偷袭部队都不行，一个侠客顶什么用？今天不是冷兵器时代了。遇上大风大雨，小道上不去下不来，猿猴都会活受罪……

我一个人去探一探！

你？不，不能让你鲁师去冒这个险，要探，我另派别人。

选择一个大风大雨天的晚上，风雨作掩护，我一个人够了，实地去摸清情况后回来再定打叭当村方案。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难爬的风雨夜呢？李文焕问。

战机胜机都发生在敌方认为是绝地绝境绝时的时候……

两位中将站在沙盘旁，不看沙盘看鲁军医，急着要听听他这“三绝”的完整语意。

我去摸清实地情况，觉得确实是条绝地绝境中的小道，敌方就会在兵力不足时被迫放弃布防，撤回兵力，或者顶多留一兵一卒……只能抓住这种时机，出其不意，从北坡突袭，登顶拿下叭当村！……鲁汉人指着画梦山下那条绿色水道——湄公河问：

工兵营舟桥连还剩多少识水性的战士？

二十人吧。李文焕的第三军保存着这支水兵，他说：不识水性他们活不到今天。有次跟缅军遭遇，就是靠划船渡过湄公河的。

昌孔县城里有铁匠铺吗？鲁军医又问。

我想一定会有，就像中国的农村五匠，云南有，泰国也会有，泰国人不干，中国

移民中一定有。李文焕回答。

嗯，你想做什么？段希文问。

打造一百块能挡住枪弹的铁盾牌。

鲁师你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吧？

鲁师没有回答段军座他是不是从《三国演义》里学来的盾牌计，把深思熟虑后的想法说了一通：

过去政府军由北坡偷袭过，失败了，游击队就会认为政府军知难而退了，不可能派小部队发动袭击，即使爬上个把人，派几个人守株待兔也足够了……我们攻打南坡时，集中火力猛攻，持久地攻，不惜牺牲地攻……游击队战斗人员有限，弹药有限，经不起消耗的，一旦到最危急时他们必定会将北坡设的封山火力点撤走，去南坡救急，甚至不留一兵一卒，不是放弃，而是无奈。我们就可以用很少的兵力占领北坡，从背后袭击敌人，形成南北夹攻，这时的心理压力远比火力大，敌人能不崩溃？打一百块防弹铁盾牌，是尽可能减少南坡仰攻时兵员的伤亡。当然，关键是先由几个战士划船送我至画梦山下，从北坡夜探一线天，探明情况，只要能爬上一个人，就能端掉这个火力点，有三个人爬上北坡，游击队调转枪口支援北坡也不怕了……

段希文一世老谋深算，这刻也欣然地说：是条妙计，是条妙计！南坡的正面攻击火力不能减，不让游击队有喘息机会，无法支援北坡，战役就必胜无疑！鲁师，那就辛苦你一人了，我去向猿猴学习爬山陪你去也来不及了，千万小心，一定要安全返航。

李文焕调来了四个识水性的战士，操纵一叶小舟，择得个雨夜，送鲁汉人夜渡湄公河……段希文坐在大木屋司令部里静静地、不安地等待鲁师为他、为1500名残军、也为李文焕的750人的命运走出的第一步，将会等来什么？机要秘书为军座点燃了一把香，插入堆满木屑的钢盔里，那点燃的松明火把，照亮了灰暗的空间和物件，还点燃了两支红烛，放在沙盘旁，为全体残军的命运祝福……

这一仗，用句俗话：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翻。打败了，连在泰国做贱民的资格都将失去。天一亮，一夜未睡的军座迎接鲁师——同样一夜未睡的"老侦察员"。鲁汉人未去洗脸用早餐，喝了口热茶暖暖肠胃就忙着谈敌情：

北坡根本不存在人工开凿的小道，而是一条天然的便道，是采药人踏出来的，岩石上青苔很厚，青草、藤蔓过膝，路滑，常人上不去，站不住，要靠双手攀住老藤借力才能用双脚支撑住身体，这确实是条只有猿猴才能上得去的绝径，不用设防。我攀登至岩石洞口下端，听到了守卫人员的谈话声，证实平日里昼夜都是有人把守的，也证实北坡是能攀登的。抢先近距离开枪解决射击手，敌人就哑火了，南北夹攻是可行的。

有了获胜的希望，段希文通知全军在司令部开团长营长会议。唐窝就由李文焕回去传达，组织一个连的兵力就够了。中午，请来了泰方联络官，既是旁听，又是监管。军官们自由发言，对攻打叭当提出意见，献计献策。他们几经动荡，几临困

境，即使粗鲁的军官也有点政治头脑了，明白自己是一种雇佣军的角色，便有个团长站起来提出异议：

请问联络官先生，我们为什么要替泰国军队打仗？

泰方联络官不能单带耳朵和眼睛了，提醒对方：你们为什么住在泰国领土上？一个不忠于泰国的外国武装，我们能容忍吗？国际上没有先例。你们应该自己来证明这一点。

无人再语。

鲁汉人的心震颤了一下，如果今天军权在手，他或许会大喝一声：我们今天就回去！回到大沙漠，做个沙漠人，回到大平原，做个平原人，回到大草原，做个草原人，都能活。可现在是非法占据了泰国领土，人家不承认你是合法移民……

段希文缓缓地站起，深沉地说：

弟兄们，我有句话，希望切记，同泰国政府合作，是唯一出路。不合作，怎么办？台湾遗弃了我们，大陆不要我们……这仗我同大家一起打。老牌的远征军军医鲁汉人是我的朋友，野战医院院长，打死了光荣，打伤了由他抢救。我们是中国军人，是证明自己是条中国龙的机会，失去了岂不可惜！……

众人不再有异议。

在泰国的生活虽苦，军官们在美斯乐和唐窝成了家，不跟泰国政府合作，能去哪里？

晚上，段希文、李文焕、鲁汉人围着泰方提供的沙盘和地图又琢磨整整一夜，尽量避免存在什么失误，为了有个平安的窝，为了中国军人的面子，必须打好这一仗，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

从第五军、第三军中挑选出的五百名战士——残军全部精华，誓死上阵！

开战前夕，坚塞少将亲临昌孔县城坐镇，在军事会议上，段希文向他摆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案：

正面仰攻画梦山南坡！

坚塞少将蹙紧眉心，善意地说：泰国军方有责任向段将军、李将军传达国防军失败的原因，就在一味地正面仰攻、强攻上，而你们今天重蹈覆辙，是条老路，军界是切忌战术重复的。中国的《孙子兵法》我也读过……不知段将军、李将军的决策典出何处？

段希文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案，我们不能改变它了。贵军失利的原因在于火力不够集中不够猛烈，不够持久。我军为此打造了一百面钢铁盾牌和两百件防弹背心，决一死战又能达到减少伤亡的目的，每一波冲锋，投入的兵力保持在一百，五百名勇士轮番上阵冲锋，前赴后继，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战阵。敌方估计兵不满百人弹不满万发，消耗到一定时段，不是人亡就是弹尽……

中国古代战例很多，中国将军都很难通览一遍，坚塞少将不像亚历山大上将那样自大，抱着不信和遗憾，补充道：容我报请最高统帅部批准以后执行吧。

如果改变作战方案，我拒绝担任总指挥，李文焕将军和我不能对战役结果负责。

段希文站起身离开座位。坚塞少将勉强点头同意：好，尊重将军的决策，由你下令吧。容忍中国将军这种荒诞不经的方案，是因为自己不负战败的责任，不是联合作战。他是不愿看好戏也得看中国人上演了。只是心里暗暗不平：这是些骄傲的将军和士兵，也是些失败的将军和士兵，不奇怪……

段希文拿出总指挥的权力，硬话软说：

为了将军的安全，从现在起，请不要离开兵营，由我军保护，直到战役结束。

坚塞少将不知道中国人的宝葫芦里卖什么药。因为这个战役的部分秘密只有参加军事会议的坚塞少将知道，控制了他，等于控制了军事秘密。中国有汉奸，泰国有泰奸，战争通例，防不胜防，为了保证胜利，不能怕得罪主人了。

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够不够？坚塞少将也有一怕：怕中国人拖着不打，摆摆花架子，退而求其次，要求确定实施步骤。

只需一个星期，或许更短。段希文冷静地说，把坚塞听晕了。

鲁汉人从这时候开始，投入战术操练，不参加会议了，做个幕后诸葛亮是当军事顾问的本分。一百面盾牌左手握着，挡住头部和上半身，上边有个小圆孔用来观察前进路上的物体，防弹背心是土做货，胸前垫上钢板而已，打起仗来，估计下半身受伤的可能性大些，牺牲不可避免，学会防护，就能减少伤亡。

捣北坡的水路，战士们识水性就行，但必须选出双臂有力，会攀登的。鲁汉人在冒险侦察路况时做了件重要的事：将一根粗粗的棕麻绳牢牢地系在了火力点下端一棵老树的根部，只要穿上钉鞋，手脚并用，一手抓住绳索，一手抓住藤条，爬上北坡当在意料之中。

军事会议后第六天。

国民党残军兀然在昌孔县城公开亮相，锣鼓喧天，部队集结，毫不讳言：今天攻打叭当村，歼灭反政府游击队，不存在谈判余地。

坚塞少将的两道浓眉蹙得更紧了：老佛爷，山上闻风，布置下陷阱，山道上轻重机枪火力交叉封锁，中国战士可就难逃劫数了……共产党的军队所以能打败他们，不无道理……

嘭——啪！啊哟哟，竟放起了开战前夕禁忌的炮仗，怕对手听不到我这里要开火了？

四月底，雨季将临的一天，夜幕初垂，星光闪现，九时左右，误差不超过一分钟，五百名残军壮士在无后座力炮掩护下，手持盾牌，成仰角强攻画梦山的战斗打响了！

果然不出所料，游击队火力封锁了成45度倾斜的山道，不到十分钟，走了十里长道中的半里路，有了伤员。残军攻势不减，喊声不断，倒了一批，补充一批……

政府组织的医生战士，也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钢盔，配合和支援中国军队，在曳光弹中，看似有一条黄色巨龙在向上游动……

残军精锐，上阵前接到秘密命令：必须一鼓作气攻至山腰，不惜代价前赴后继向前冲，仰攻不止……

段希文亲自指挥，坐在泰方提供的防弹车上，举起望远镜，沿山道压阵，不准后退半步，查问减员情况，竟无死亡记录，过了山腰，火炮无法架设了，各自寻找掩体，冲锋枪、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齐发，杀声阵阵，开始有了伤亡记录，阵亡者作自由体滚下来……

坚塞少将身处二线，待在选定的观察所里举起望远镜，借光线和火星能看到一条中国龙似的向高处缓缓爬行，倒下的，枪支掉进山道边的谷底，不闻响声回音，岩石上火星直爆，弹头横飞，泄着光亮，划破夜空，血染南坡而冲锋没有停止……

坚塞少将烦躁不安起来：这样的中国军队，英勇无畏不怕死，怎么会在国内被共产党的军队打败，赶出了大陆？上次，国防军在冲到这段山道时，南坡丢下了百具尸体，今夜战斗已近四小时，野战医院里收治了二十名伤员，阵亡兵员仅六名……

在南坡发动进攻的同时，从叭当村上游三公里的树丛里悄悄地驶出一只小舟，没有灯火，没有人影，唯有划破沉寂的桨声，小舟顺着湄公河疾驰而下，午夜在画梦山北麓又悄悄地停泊……八个黑影带着卡宾枪、手榴弹以及一具新式武器——火焰喷射器，按照鲁汉人的布置，紧跟在他背后哈腰潜行，摸上了那条北坡的一线天……

午夜十二时，八人顺利爬上北坡抵达反政府游击队设防的岗哨火力点下端……

南坡战事正欢，枪声、爆炸声从无间断；北坡却是静悄悄的，岩洞里的哨位不见人影，不闻声响……

哦！……鲁汉人心中一阵暗喜：预计的战果实现了——北坡的火力点被迫放弃了，机枪调去支援南坡了……

八个人迅速占领了不设防的叭当村中心平台，展开队形，枪口指向南坡最高端的几个掩体，守株待兔，伏而不击……

一是敌情不清，二是冲锋的相约时间未到，三是南坡发出的红色信号弹尚未见到……

足有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游击队员朝山顶平台后撤，可见敌人孤注一掷决一死战的决心，也被证实战斗异常激烈，军座未能指挥部队突破敌人最高点上的几个阵地，抢占叭当村敌人指挥部，形势不容乐观……

凌晨三时，终于见到天空升起五颗红色信号弹，鲁汉人带领七人冲过平台，从背后向游击队最后阵地发起冲锋，一阵阵排枪声，一阵阵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顶……

嘭——

在火焰喷射器的火苗熄灭时，精神崩溃的余敌挣扎不动了，像一堆烂铁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跪在岩石砌成的地堡口，举枪投降，死亡的人，没有一个屁股朝

南的，证明他们是何等地顽强，生前不想放弃阵地后撤，向北坡逃亡……

拂晓前，这场歼灭战胜利结束，血和旭日一样红，段希文、李文焕跟鲁汉人在叭当村平台胜利会师！

据俘虏说，他们根本想不到有国防军会从北坡上来，南坡打了三个小时还不停，十二时不到就调北坡的守卫班机枪到南坡支援，加强火力，坚持打到凌晨三时，打不赢了，准备后撤，下湄公河……

国民党残军兵员损失不大，阵亡十人，轻伤三百，重伤五十，要不是防护得当，六小时战斗，连续仰攻，伤亡一定很大，尤其是阵亡名单将是一长串……

阵亡烈士送返美斯乐和唐窝安葬，村寨里一片号啕，家属哭得野狼都陪着掉泪。这一战，让坚塞少将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段希文向他道歉：

我们事先不能将战术布置全部告诉你，为的是防备反政府游击队有耳目，万一泄漏，只要一挺机枪一个射手就能把北坡的奇袭队吃掉，游击队后撤，从北坡下湄公河，虽然叭当村攻破了，留下后患，大局就难收拾，算不得歼灭战。南坡仰攻不止，消耗敌人的实力，又不留逃生路，打的时间长短就不重要了……想出这条妙计的既不是我，也不是李军长，是我特聘的军事顾问鲁汉人先生，他原是中国远征军军医，我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学长，我称他鲁师，是他亲自带领奇袭队从北坡摸上叭当村山顶平台，从背后向南坡守敌最后一击而完胜的。

鲁汉人战后从台后走到台前，过来向坚塞少将亮相：现在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客串的军座军事顾问一职自动撤销。对将军保密的意见是共同决定的，将军的安全，战役的胜利，就是对将军您最真诚的道歉。

坚塞少将不胜嘘唏，对这样的中国人他还能品评什么呢！

为了捍卫中国人的形象，为了全体身居异域的残军和他们的家属有个安乐窝，十名残军永远睡在了异国土地上，是光荣是悲哀？说不清。坚塞少将后来升为上将，成为国家总理，对段希文的个人友情不变。泰皇陛下亲自颁发给段希文一枚勋章，以褒奖残军的勇敢和忠心。泰国政府给阵亡战士的家属、负伤战士发了泰国公民证，对其他残军，也履行承诺，发给了居住证。

残军像一叶浮萍，在穷山恶水的泰北边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一块安身之地，正式宣布效忠泰皇，领了泰国给养。

鲁汉人是见证人，但他不想做缅甸人也不想做泰国人，段希文无奈地说：鲁师，去领张居住证吧。

让我跟马老弟作了野人山之行再决定吧，我不是为了居住证到美斯乐的。鲁汉人正式将二进野人山提到日程上。段希文说：

野人山让马中国带队，你不去不行吗？我派支小分队，汽车我派，铁笼子我请人焊，马戏团、动物园我联系，到时我送你们越境进入腾冲……

鲁汉人摇头，说：我不去，马老弟他路不熟，摸不到，不然远征军能三个月还走不出野人山吗？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噢！现在我们成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了，有武器了，合法

了，许多事可以帮你去办。

我参加打叭当，就是要证明自己还行！

见鲁师固执己见，段希文只得同意。鲁汉人不能再等了，他向打其力打了个电话，先让马中国父子赶来美斯乐与他会合。又打电话给干女儿阿猫姑娘，请她在家乡的大寺院里高薪聘一位高僧，带一面招魂幡、一箱香烛、一身新袈裟，启程到打其力找唐人街275号马中国先生，住在那里，再打电话联系，有人去接。

马中国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泰国国防军在坚塞将军率领下500名勇士一夜打下叭当的新闻，到了美斯乐才知道是“借兵计”，说：

了不起，段希文不放你走是有道理的！

马回国问：鲁伯伯，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野人山捉野人采灵蛇珠呢？鲁汉人却说：去你家接了一个老和尚一起走……

第二十二章



鲁汉人为圆二进野人山引领亡灵出山回国的梦，从1942年算起已有二十个年头了！

重踏这块留下了中国军人近六万颗军魂的悲壮之地，六万具遗骸的地球绝地，重新去会见那高级猿母子，再次听一听那听不懂的猿啼声，该有多么地高兴啊！二十年时间，世界变了，人老了，野人山会有什么变化呢？

那寄托着引领龙的传人亡灵的灵蛇珠，日晒夜露二十年，水浸菌蚀二十年，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高僧请来了，是圆通寺的大法师，八岁入佛门，通晓做道场的当家和尚，佛能通灵，珠能通灵，寺能圆通，大法师的法号也就是圆通，希望这回野人山的祭奠也能圆圆满满通通顺顺办成，告慰在天之灵，让他们在奇幻中得以超度。

东南亚的雨季刚过，热带丛林丹岸翠壁，浮云漫雾，从远处就能眺望到野人山的身影了。段希文为此行派的两个人——须祖月和储步日，都是远征军的第二代，选中他们，是因为从小在兵营里长大，如同兄弟，如同他们的名字，日月不分离。马回国比他们小五岁，三个小字辈年轻力壮，是准备抬高级猿母子的。进了山，两副担架四个人轮着抬，一个当替补。圆通法师专门负神职：捧两颗灵蛇珠出山。六万颗亡灵附在了灵珠上面后必须由神职人员引领出野人山，心诚则灵。

夕阳轰然坠落，大地上腾起一片淡蓝色的葬岚，水一般荡漾开来。山峦黑了，乳白色的雾气从山垂里倾泻下来，估计又将大雨。飞禽都归宿了，充满野性的原始森林浩浩瀚瀚，寂静死了。他们一行六人先乘汽车赶路，从打其力唐人街启程到野人山边缘的那条公路上行驶了一天半。中午抵达那条公路上的边防站。

我们终于回来接你们了！

在快要重新进入这个寓言世界之前，鲁汉人在心中暗暗念了一句。他是在跟

看不见的灵魂通话，包括小朱小林那两朵美丽的亡灵。他是在跟看得见的猿说话，十二年了，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学会的本事忘了吗？学会了狩猎吗？学会了升篝火、烤熟了东西再吃吗？学会了修理高脚屋吗？学会了进"人猿洞天"里避水淹吗？你们生过病吗？出洞远足吗？

鲁汉人不奢望它们像大象那样长寿，有大熊猫那样的寿限就可以了，就能再相会，就能捕捉到活体……如果它们重新组成了家庭，又将怎么办？六个人，两支麻醉枪可能不够用，就会存在危险，万不得已时要打伤其中的某一个人类朋友了……

马中国当年是从印度利多回到中国的，对鲁汉人逃出野人山的通道不知道了。汽车送到十二年前鲁汉人曾经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停下，六个人中三个年轻人两个年老人下车并不被人注意，一个和尚的出现，颇受关注，大有鸡兔共笼不可理喻的感觉。鲁汉人就询问那个上尉军官的下落，想会会他。说起旧事，站上的老职员还能记起鲁汉人当年那鬼样子，指着他：

喔，你就是那个从野人山逃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上尉五年前调走了。

于是，愿意免费送给他们一些饮用水和干粮，补充些新鲜水果，于是，六个人在边防站歇息，在食堂里用餐，圆通法师跟鲁汉人吃素斋。临别时，向朋友们道别，有人悄悄问他：带了个和尚做什么？

去还愿要做道场，祭蛇神，十九年前，那条千年巨蟒被他打死了！马中国糊弄人是点石成金，不露马脚的。

又上汽车踏上征途，沿简易公路还须走半天，计划在当年的野人山出口处停车，司机仍然不下车，看住车，吃睡在车上，六个人什么时候回出来，要等穿，不见不散，不耐烦了，顶多开回边防站住一夜两夜再回到老地方。为什么？捉到野人要靠汽车送货呀！能开进野人山早就租车了，人走打个来回要一星期，出租车司机是等不及的，所以段希文专门派司机服务到底，回报鲁师为美斯乐和唐窝两地中国同胞作出的贡献。

今夜宿营在这里了。

汽车停住，大家下车，鲁汉人给探险队成员壮胆：从这个山口进入，去野人洞不很远，一天半步行的路程就能看到我当年留在树干上的X记号，大家放心，决不会迷路，先就地休息养神，明晨赶路。

睡前又相互做了安全检查，防止有什么闪失。鲁汉人对马中国说：从这里到野人洞，你不熟悉，从野人洞去巨蟒洞，我走过，中途我见到过你当年留在树干上的三角形路标。

马中国回忆着：我们当年露宿在一棵大榕树下，树上刻了记号的。你又在去巨蟒洞的路上见过那三角形路标，就是说，后来我的走向跟你的走向岔开了，大榕树到印度利多的路上就没有路标了，你从野人洞到有三角路标的榕树下，就是你失踪的地方，从那里到巨蟒洞、大水塘我记得，我记得！

他们在理行走的路线，圆通和尚摸不着头颅，问：野人山里有做道场的庙宇吗？

马中国又点石成金道：大法师，大山里全是露天作业，山边边我们就露天宿营

了嘛。

圆通和尚只被告知请他念经招魂普度众生，并未说明捉野人采灵蛇珠引领六万中国远征军军魂归国。鲁汉人很认真，心不诚则神不灵，他对圆通和尚说：此番要辛苦你了，请佛招的魂总共有六万，招魂幡是引路，灵魂是附着在两颗灵蛇珠上的，灵蛇珠生在露天，靠地气才有灵气，所以都在露天做道场，马先生说得很对。

阿弥陀佛！圆通和尚从未招过这么多的亡灵走这么远的路，重任在肩呀。

晨起，收拾行装义出发。白天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走了半天，鲁汉人努力寻找当年刻在树上的 X 记号……岁月沧桑，竟无情地抹去了一切人为的痕迹，那 X 记号真的成了爱克司——未知数了。鲁汉人心一沉，没有告诉大家。十二年前的记号都看不见了，二十年前马中国留下的那些三角形路标哪能在大树干上活着？树天天长，它们活着，路标没有生命，死去了，没有路标指示可能走岔道，一岔千里，走三个月都有可能走不到野人洞、巨蟒洞……

天黑下来了，气温立刻下降至 10 摄氏度，上无日月星辰，天光全被绿色的天幕般的树枝树叶遮盖住了。大家掀亮电筒，成了黑暗中的六条光柱，六个光圈的彳亍爬行……

为了防止在慌乱中走散，遇到猛兽袭击时能用集体的力量迎敌，不至于一哄而散慌不择路，行动时腰系绳索，六人连成一串，鲁汉人走在前头，马中国压阵，圆通和尚是重点保护对象，没有了他，一切都是空的，六大皆空了，只有生死与共，一致对外。

鲁汉人说：再往前赶一阵，走一程，见林中坦地就休息，露宿半夜，天亮再走。他一路走一路想：会不会有勇敢的猎手在这十二年内进过野人山，到过野人洞和巨蟒洞……

后半夜，行至一块地坪，宜于露宿，便解下背包，摊开毛毯，支起帐篷……马中国向轮值的须祖月和储步日说：

大森林里不款待客人，走散了就危险，你们一个带日一带月，日月不能分开哇！站岗要紧靠大树，可避免三面受敌，不论何种野兽黑夜里的眼球都能发亮，看到蓝的绿的亮光渐渐近了，就要瞄准开枪，发光点多，就是碰上了野狼群，先开枪报警……

须祖月和储步日是段希文挑选给探险队的，嘴说不怕，心里不免打寒颤，在森林里，黑夜是各种山大王活动的天下，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可能在你身边发生……

下一班轮到两匹识途的老马——鲁汉人和马中国值班了。圆通和尚和马回国不值班属于爱护。其实，在野人山里谁都不敢说自己识途：二十年了，完全有可能发生泥石流而改道，野人不是也有找不到老路回家的事吗？否则不会发生二十年前抢小朱小林和鲁大夫被俘的不幸旧闻了……

一夜无事，六人平平安安迎来了野人山中的第一束阳光。

黎明后的行程很难走，热带雨林气生根植物很多，你缠我，我缠你，给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一般，本来它们是没有请人类进入家园这种准备的。尖戳没膝的大山姜，

人越过它像过刀山，越雷池。白花花的佛炎包花，气味让人窒息。九曲回魂草散发出阵阵香气。扎人毒人的霍麻、寒油、寒灵、腊身等等植物比比皆是。十里不同天，地也不同，每段山岳由独特的山势地形造成的小气候，生长出不同的野生植物群落，人类很难适应，它们的腐叶会在里面生成瘴气……

这次探险，鲁军医配备了蛇药、面罩、手套、皮鞋、驱蚊油，不怕毒蛇、毒蚊和蚂蝗了，毒蚊不能借瘴气害人得回归热了，山姜和荆棘也奈何不了中国人了。

二十年前十万大军过野人山，也仅仅是在地球上的东方一角划过一条线，远远谈不上龙的传人认识了野人山，一鳞半爪而已。这次来，识途者还是觉得很陌生。1996年，步行八年孤身徒步全国的上海探险家余纯顺，终因劳累干渴而脱水，罹难于已不止他一人穿越过的罗布泊，其悲壮过程告诫世人：探险是一项伟业，有了精神还需力量、智慧和科学。

第三天，靠鲁汉人和马中国的识途，接近了野人洞。那大树干上的两种标记只能说刻在了历史书上，因树的速生，已被时间的张力和树皮的张力抹去了旧貌，无迹可寻。快到野人洞，鲁汉人边走边跟三个新伙伴讲起了自己跟野人为伍的往事，年轻人似信非信提出了一串有趣的问题：

野人有尾巴吗？

没有了，这是它与猴的最大区别。

野人会讲话吗？

人会讲话，中国人讲中国话，野人是猿，猿啼声是话我也听不懂，等于无话。

它们能听懂人话吗？

在它们听起来，也不过是人啼吧……

侃着，侃着，临近了野人洞！……

鲁汉人提醒他们：野人能嗅到几十里外的气息，循着我走过的路寻找到我，险险乎被它抓回去！……

须祖月、储步日和马回国紧握手中枪，上了子弹，准备着……

不准向它们开枪，只准用麻醉枪！记住，我们是来请它们出去，不是来杀害它们……

马中国当年只经历了与雄性野人的搏斗，与巨蟒的智斗，不知它们母子俩安家的野人洞还有多远，二十年后回来，跟十二年后回来，对野人山的感觉很不一样。马中国这时想：鲁大哥是怎么跟它们一起生活了八年的？

鲁汉人集中在一点：它们将会用什么方式什么精神来迎接我这个欺骗了它们的异类归来？或许它们已经忘了，根本不认识我了……

终于，鲁汉人重又看到那个筑在半山腰上的“人猿洞天”了！他领头，端起麻醉枪往前轻步走去……马中国跟上他的步子，端起麻醉枪往前走去……

三个年轻人荷枪实弹，不时去眺望那边的“人猿洞天”，这边山头的“高脚屋”，因为叮嘱他们不能向它们开枪，注意力便分散了，松懈了。

鲁汉人和马中国一左一右，离野人洞只有五丈远了，刚好能利用那两棵当做圆

凳使用的树桩掩隐住身体，朝洞口细细观察，静静听着，三分钟后，鲁汉人心里不安起来，疑窦丛生：

洞口依旧，藤蔓围笼住了上下左右的石壁，跟地上的茅草长在了一起，那块巨型的能滚动的圆石被推在了一边，半个石洞敞开着……天天出入的洞口怎么会成了这个景象？

马中国也顿生惶惑，轻声问：你找对了么？周边环境都能跟十三年前的对上号么？鲁汉人注意了一下参照物：离野人洞不远的树桩还在，根部长满了向上升展的枝条，已不能坐人了……开垦出的那片小园圃已不复存在，被年复年的暴雨冲光了，篝火堆连灰烬都见不到了，对面竹寮式的高脚屋架子尚在，竹竿枯黄发黑，铺盖物荡然无存，一幅久无人烟的景象，别的野兽也没有光顾，看不到受破坏或受经营的迹象……

站到野人洞口，手电的光柱快速地进行搜索……洞内声息全无，那盏利用钢盔做成的长明灯里盛满了雨水，那张狼皮上横陈着一具成人骨架……另一边剑麻茅草混编的织物上并不见第二具骨架，空空的……

鲁汉人看呆了……

鲁汉人无语，抬抬手，六个人缓缓地进入野人洞，默默地转了一圈，见见现场回出来，鲁汉人叹息道：

是它，是它！骨架完整，定是病死或绝食而亡……更奇怪的是母亡子失，年纪不大的小野人去了哪里？……

它自己怎么会绝食而亡呢？马中国问。

鲁汉人无言，保持沉默……

马中国不追问了，拍下了现场照片。

圆通和尚生歧义：要为它在石洞里做道场招魂么？

大家收拾起枪支，放下担架，满脸迷惘和失落，缓缓走出野人洞后坐下休息。只有鲁汉人能读懂这野人洞里的半部天书——是野人写给他的。他在心里向天国里的高级猿灵魂自白：

你是抱怨而死的，抱怨而死的，又是受骗而死的，因为你接近了人类，有了接近猿人的思维能力，不会不懂我这个异类遗弃了你，欺骗了你，作为对我的报复，你死了。你已习惯了接受我的指导，这一切对你来说是超前的，我一走，乱了你们的阵，会想的不会想了，会做的不会做了，才告别了大自然。天上有上帝，你可告人类一状；为什么不愿跟猿同行？为什么不理解我们这一族？你也可告上帝一状：为什么让我们生活在未开化无语言的寓言世界里？

鲁汉人为不能听到猿啼而遗憾，为不能捉到高级猿而遗憾，为它的死而痛惜：人类离开了大森林大草原后心胸不宽广了，学会了欺骗术，学会了不诚实；野人依赖大自然生存，它一切很本真，不懂自私，不懂欺骗，无分畛域……至于小野人森林之子的去向，他认为不见尸骨就证明它还活着，独立生活着，母亲的死时间当在十年前，在石洞的自然环境中，十年才能使肉体成为白骨，小野人已经成长……哦，会

不会在"人猿洞天"里睡觉呢?

六个人作出反应,爬上一百级台阶去搜寻小野人……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它远走他乡了。撤离野人洞之前,鲁汉人从高级猿白骨架上取下了头骨,有了头骨就能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供人研究,全身骨架不易携带,放弃了。马中国给鲁汉人提了个建议:

依照佛教的观念,人死后肉体与灵魂分离了,灵魂不死,它还在,可能仍在野人洞里,既然请来了法师,何不在洞中摇一下招魂幡将它的灵魂带走!灵蛇珠有两颗,一颗做龙的图腾物,收藏六万颗远征军战友亡灵,一颗收藏它的灵魂!灵魂无形无言也无量,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难题。

不通哲理通佛理,便请圆通和尚在野人洞里焚香点烛摇招魂幡,做了次预演式的小道场,不过他没有诵经:佛经中尚无为野人灵魂所念的经卷,又不能瞎念。

六人轻装一次:扔下两副担架和绳索。

重又踏上去巨蟒洞、大水塘的行程……

野人洞去巨蟒洞的中间要经过鲁汉人失踪的那棵大榕树,上面有马中国当年刻下的三角形路标,从那里走向巨蟒洞就不用摸石头过河了。可二十年间树长大许多,小小的路标岂能存在?连千万具远征军的遗骸都被大自然的力量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能将部队顺利带出野人山呢?马中国问。

蒋介石先生无力改变中国的命运,虽然他口述让智囊陈布雷写了本《中国之命运》。

你说得对,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国民革命军以打倒皇帝为旗帜,今天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又要为另一国的皇帝效忠了……

三个年轻人跟在他们后面听故事,皇帝离他们够远又够近,须祖月和储步日回到美斯乐就要开始吃泰国皇粮,这可不像泰国大米那样白洁,那样好吃。

前边就将见到那条巨蟒的遗骸了,也就是说要采撷到灵蛇珠了!

六个人——僧俗人等各自换上胶鞋,戴上简易防毒面具,胶皮手套。圆通和尚不用动手,他手执招魂幡,坐着,那上面已经附着一颗亡灵了呢……

熟悉的巨蟒洞!……

熟悉的大水塘!……

大水塘里蚊蝇孳生,成了"混合集团军"统治着它们的领海和领空,偶尔有几只红蜻蜓像直升飞机似的在大水塘上空盘旋……

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幸而有了防毒面具。旷野阒无人声,也无兽迹,黑蚂蚁在称大王,不惜工本搬运巨蟒的遗产搬了二十年……

昔日的巨蟒肚里,那砒霜和火药、烟土已溶解在水中,水变成了被严重污染了的毒液……

巨蟒二十年前的形骸依旧,角质化的厚皮并未解体,但皮下的肉层已腐败,变成了黑蚂蚁的粮仓,角质化的外壳经不起时间的消磨,鲁汉人上前去用树枝戳了一

下，呈现给他一个窟窿……

巨蟒的头部仰卧于草地岸边的茅草丛里，吃人的大口自然张开，耙齿下的信子像条黑色领带挂在下腭处，软绵绵地躺着，水面泛起的泡沫，像串黄色的珍珠项链裹住了它的七寸处，微风吹来时，在动……

因为有毒，嗅觉灵敏的森林巨兽们二十年了没有一个敢光顾大水塘在泰山头上动土进行会餐——万幸，万幸！

鲁大夫单手握利刀，拨动巨蟒头部，确切地说，像个眼科大夫，心理上再加一层探宝者的好奇……求宝者的虔诚……

在他面前，两颗晶化了的眼球，虽然本体的眼底反光神经早已老化，功能消失，表面历经了二十年的日晒雨淋却丝毫无损，荧光滚圆，坚固明亮，熠熠生辉，比起缅甸老教授引领他去看到的那颗，更加浑圆，更加灵光闪闪，更加迷人，它们就像两个布满集成电路的光盘，一经高僧诵经招魂，六万颗远征军亡灵的姓和名、灵和魂，足可蕴藏在里面，一颗另类的野人灵魂更不在话下了！

啊，灵魂之光，通灵之宝！

龙的传人的冤魂，雪耻的军魂，野人的怨魂，都可以借此灵珠神物安息了！

大家聚拢来，先睹为快，参拜原生态状况下的灵蛇珠是什么样的。鲁汉人缓缓放下尖刀，掏出早已准备就绪的钢质空心圆球，两只分开成四个半圆球体，又用脱脂棉蘸清泉水小心擦抹了一遍……

衬里的纸张有讲究，不是宣纸而是昆仑纸。据说道家炼丹时用来封丹鼎口际的就是这种纸，在道教文化中有着特别显贵的意义：昆仑山上掌管长生不老药的西王母，她开蟠桃会招待众仙时用来包扎蟠桃的纸就是这种纸，故取名昆仑纸，它黑色，柔软无比，不伤被裹物体分毫。

一对灵蛇珠终于密封在钢球里了，钢球上浮刻着地球的经纬线，四大海，五大洋，中国人住的地方，中国龙出世的地方，在亚洲的东方！

五个中国人，一个缅甸高僧，手捧灵蛇珠，显得庄严肃穆，在大水塘边摆起了招魂道场，露天操作，天人合一，灵魂合一，圆通和尚手执招魂幡，口诵佛经里的招魂经句，五个中国人点燃香烛，摆开供物，一齐跪拜天地……

山神放行，蛇神放行，让中国人的灵魂，野人的灵魂一起出山回中国吧！阿弥陀佛！……

一支最短的扶灵人队伍，走着最长的送殡路程，脚板缓缓地返回着向前移动……

收殓起的灵魂宜早走，野人山里不宜滞留，回头走尚需三四天，若走错了，危险依然存在，麻痹不得，来时安全，去时不等于无恙。

有言有语的人类，告别了这个无言无语的出奇宝出野人的世界……

司机如约在山口等着，六个人重登归途。鲁汉人和马中国从人类社会回了一次寓言般的无言无语的野人山，又从那里回到了红尘滚滚的人类社会，带回了六万颗无言无语的灵魂以及一颗能啼鸣的高级猿头骨，还有一颗它的亡灵……一路上，

他们憧憬着怎么向段希文提出，选择在哪个良辰吉日，走上归国之路……

万分欣慰的是，或许就在汽车上过夜的时候，就能在梦中听到六万颗战友亡灵那欢快的说话声，就能再一次听到那野人的狼啼声了……鲁汉人下意识地去轻轻摸了两下钢球，又摸了一下被保护在昆仑纸中的野人头骨……

不信上帝不信佛的鲁汉人一路沉思着：

我业余研究野人，与它共同生活了八年，仅仅了解到了它的表层而已。绝食而亡，感怒而气绝，这是高级猿思维智人化的集中反映，这是人格化的体现，除了现代人，没有第二种灵长类动物能做到这一步……

谁说地球上只有人类懂得感情是什么？它的纯洁与本真可能超过了人类！

灵蛇珠熠熠生辉的球体上表层是光与彩，里层呢？一定是个无穷奇幻奥妙的大世界吧……

第二十三章



野人抱怨而死，段希文少了做铁笼的麻烦，但他消瘦蜡黄的脸庞记载着几十年异域苦难挣扎的印痕。鲁汉人和马中国采撷回来的灵蛇珠和野人头骨，比白娘娘从昆仑山盗回的仙草还宝贵。在司令部大木屋里宴请五位探险勇士前，他派车派人护送圆通和尚回缅北，一面向须祖月、储步日每人发了三块银洋作为奖励。马回国不要钱，送了支麻醉枪给他玩玩。

席散前，段希文立下军令状：

不准将灵蛇珠和高级猿头骨的信息透露出去，这是关系到中国军人荣辱的事，谁违反了，我要追查、军法处置！

年轻人明白军座的话语分量，灵蛇珠的分量，分别在军令状上签下了名字。连段希文自己也签了。通过野人山之行，马回国跟须祖月交上了朋友。储步日比较内向，不爱交友。

明天，马中国父子要回打其力，段希文留鲁马兄弟俩在司令部密谈：

这次探险，收获甚大，你们发现了它们，属于中国人是理所当然……天下事，有宝是福也是祸，在缅甸，在泰国，人们特别看重奇珍异宝，一旦传出去，皇帝不要皇后要，总统不要总理要，人家向你要，是开金口，高价收购，你敢不给？美斯乐便成了是非之地、地球上的热点，祸起萧墙……所以我对三个年轻人讲了重话。最终归宿是在中国，这段时日收藏在哪里，鲁师马兄考虑过么？

鲁汉人沉思一下，说：军座高瞻远瞩，言重九鼎。收藏在美斯乐、唐窝都不安全，我想保存在马老弟那边，等时机成熟，带回中国，造塔入地宫是今后的事。

马中国表示同意：我们两个是吴三桂后人，总有一天要回去，哪年能回去了，造灵塔的事才能落实，先在我那里放一放吧。

段希文在昆明时就知道他们的家史，怂恿他们回去是他的固有看法：历史上，

吴三桂族人的处境比不得吴泰伯和孔仲尼的后人了，灭九族后能留下来的，很不容易，能回去的一定要回！稍停，转而又说：

叭当一仗打下来，弟兄们不做民国遗民了，我得了勋章，但功劳最大的是鲁师，我希望你在这段准备时间里仍在我这里帮我管理这帮没爹没娘的泰皇新子民……军座说话时嗓音嘶哑。

鲁汉人回话时也有些悲壮：

军座，叭当一仗，我们的精兵牺牲、负伤的过半，再也经不起类似的折腾了，如果泰国军方第二次提出这种要求，作为继续存在的条件，怎么办？我发现在美斯乐、唐窝长大的中国孩子连中国话都不大会讲了，能不能出面在美斯乐办所中文学校，聘请华侨教师上课。

段希文摇摇头，面有难色，不无唏嘘：

泰国军方已明令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不得再做鸦片征税的事了，我拨出一营迁往大谷、弄八浪去建立生产基地，种谷子、大豆和玉米……这里海拔高，阴湿，土冷，种大烟行，种粮食收成微薄，日子很艰苦，我怕长久下去会军心不稳，留下一条后路，愿意走的，给予方便……

鲁汉人不再提办学校的事了。马中国提道：哎，军座，组织马帮，武装贩运药材和宝石矿是合法的民间贸易，现在不是成为"民众自卫队"了吗？不开发财源会坐吃山空难以维持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三个老同学，喝了几杯米酒，心事重重，想借酒烧愁，始终解脱不了前途命运诸多方面的烦恼。几千中国人这个群体是中国内战的产物，中国人之间应该不再战。

夜来风雨声，灯下静悄悄……

三个行伍中人，谈话见真心，段希文把话回到叭当之战，在坚塞少将面前大长了中国军人面子以后，他大有感叹：

我们中国人，不跟中国人硬拼，和外国人打仗，一定要给中国人争口气。在唐人街的中国人不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么——不让一个中国人在唐人街上乞讨，统一由会馆出面献爱心救助。

一个失败的落难的将军，永不言败。

翌日，段希文派一个班便衣护送马中国父子回打其力，护送人员中有须祖月和储步日，名义上是随马中国去取回拍卖首饰的款子，也确实给了一笔款子让他们带回了。给他们留下一个印象：灵蛇珠和野人头骨还在美斯乐军座的保险箱里藏着。其实，时隔三日，段希文才另派李文焕带领一个班的民众自卫队亲自护送去了打其力唐人街275号……

鲁汉人留在美斯乐，不领一分军饷，为同胞服务，义不容辞，目的只有一个：回国之事离开了段希文的协助万万不能。

马中国收藏灵蛇珠和野人头骨，等于收藏了定时炸弹。

吴娃是知道他父子二人去野人山捉野人和采灵蛇珠的。从这里出发的圆通和

尚回去时没有再到打其力，她只能追问儿子，回国却装糊涂：妈，灵蛇珠和野人都是鲁伯伯的，他在美斯乐，东西当然也在那里。他懂得军令如山，让妈吃了闭门羹。

马学娥夫妇在采珠启动阶段参加了夜明珠的论证，马中国回到打其力，司马中就上门打听，他运用旁敲侧击法探问：

马老弟，收藏夜明珠是件危险的事，近似保存周口店挖到的"北京人"头盖骨。你想，慈禧太后还不是因了口含的夜明珠遭了大灾？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都是为了那夜明珠……中国历史上为盗成吉思汗的九龙真珠，又导演出了多少江湖奇侠传？……

马中国坚守阵地：嗨，你别去谈它了，鲁大哥此行大动干戈，请了高僧，却只采得了一颗野人头骨，准备带回国去研究——活活的两个野人，一个死了，一个跑了，谁能想到？我们是找到了那个大水塘，死在里面的巨蟒被野兽分而食之，哪有蛇眼蛇蛋等人去拿？二十年啦！

啥？真的没有采到？……唉，我为鲁大哥遗憾一辈子，当年就懂得些世界奇珍知识的话，二十年前就得宝啦！司马中无心追问了，自侃道：你留给我的那幅《野人山野人图像》倒是件历史存照了，值几个钱的。

吴娃也不追问什么了，父子二人跟她捉迷藏，不知骂谁好，在马中国面前嘀嘀咕咕：

我听回国说了，野人骨，夜明珠都在鲁大哥手里……这可不行，山乡盗贼多如牛毛，金三角黑道猖獗，他能抵挡？……不是谁都没有见过夜明珠吗？倒不如预先做两颗假的，送过去，将真的收藏起来天王老子都不让看，遇上万一，用假的应付……

吴娃，是个好主意！是个好主意！

马中国从妻子的嘀咕中悟出了真理，眼前一亮，佩服她的机灵。他真的从收藏室里寻寻觅觅找出了两个蓝色玻璃球体的工艺品，装进两只锦盒各写上马体"夜明珠"三字，还注明采撷日期，放进另一只保险箱里……

真货仍未在吴娃面前露相。

吴娃还曾去问过店伙计，李文焕那天向他递上一只密封的铁皮箱，叮嘱了一句：里面是第五军、第三军的军事秘密，是段将军信托给马参谋保存的，任何人不准私自开启，除了马参谋长和你，对任何人都保密。真是军事秘密吗？店伙计回答她的话，跟马中国的话一样，跟马回国的话也一样。

吴娃跟段希文的关系比马中国还近，心系泰缅边境上的这支残军很自然，成了第五军的补给站也很自然。他们帮段希文，不是看到了什么前程，而是记挂着那些由云贵子弟组成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她曾担心过，对丈夫说：我们跟段军长的关系这么近，对将来归国有没有影响？司马中先生在我面前也说，既然最终打算叶落归根，就应该跟国民党残军减少联系，免得将来说不清道不明……

马中国告诉她：就因为段军长愿意帮助我们实现回国的愿望，我才帮助他在经济上解决一些困难。段希文这个人是讲朋友义气的，是有中国人骨气的，不贩毒，

不霸气，部下逃回云南的，他默许……

哦……吴娃对自己的这位亲戚为人有了新发现新认识。

在金三角生活的人，离开鸦片烟生产就难，坤沙扬言"老子要给地球打一万针海洛因，弄死它"，他也是民国遗民的后代，不贩毒，谁去养活他收罗的那些军队？所以说，段希文不容易。

吴娃嗔了他一眼：当年要不是我看到时局急转，催你赶快军转民，离开大陆找你堂姐，今天还不是窝在美斯乐或者唐窝当民国遗民？

马中国接茬：这倒也是……妇人之见中也有真知灼见的。

为了帮助在缅泰两国境内的残军，他给他们购置过医药和粮食。他想回笼一笔钱，运一批古董去仰光拍卖，习惯上要请司马中来商量、挑选。接到电话，司马中就会跟他一起钻进瓷器、字画收藏室整理。这回，字画堆里藏了那只大铁皮箱，马中国托辞这次单挑几件古瓷去拍卖。

残军军官中拿来的古瓷器中，不乏精品，高潮时有好几十万大军滞留在缅甸，货源充足；什么"紫口铁足"的南宋哥窑，失传已七百年，南宋弟窑花瓶，白胎厚釉，釉如美玉，失传已三百年。南宋官窑大瓷盆，用紫金土作原料，釉面类玉质感，最为贵重，司马中说：

这些宫廷贡品流入民间又转入军营，买抢偷盗想来各有一段传奇故事，能完好如初弥足珍贵，世界上几个大型博物馆里明瓷清瓷的精品不少，南宋珍品很罕见，估价在一百万美元……要是你们真的能采得灵蛇珠，美国人肯出大价钱，你们也不能卖……只有这类夜明珠能通灵，因为它出自蛇神！

马中国明知姐夫又想探真情，做冷处理：嗯，美国亿万富翁多，只有他们买得起了，金元帝国嘛。

他们整理、清点、造册，分类包装入箱，运入仰光市唐人街拍卖，住就住在云南会馆，一共住了半个月，父子齐上阵……

马中国后来对鲁汉人说，拍卖会期间有两件巧事：住，在云南会馆遇到了你的几个老朋友，老住户都提到你；卖，曾遇到一位缅甸老翁，他能讲中国话，他曾打听过你！好在马中国办事心细，记得鲁大哥讲过撤离仰光唐人街的原因，是为了躲开一位老教授的追踪，追踪的原因就是为捕捉野人、采撷灵蛇珠。狡黠的马中国这样回答：

老先生，您询问的那个中国医生我不认得，对，汉人，中国，我的名字跟他的名字含义上很相似，但他姓鲁，我姓马，百家姓上不是一家人或同族人，中国不像缅甸、缅族没有姓氏，中国有，有单姓，有双姓，人口又很多，找一个您想找的人，比大海捞针还难，您老先生就当没有这个人吧，不如去捞海蚌珠了……

可敬的老教授，可爱的缅甸爱国者！

马中国的古瓷最后是被一家美国投资公司买去的，筹到这笔款子后，通知美斯乐方面派车在泰缅边境通道接应提款。

这类通道，段希文有三个是自己掌控的。

热带雨林，马帮日夜出没，边防站很难派出大量巡逻兵，只要选定一个黑夜，走在巡逻队的间隙，便可悄声无息地从一国跨入另一国，畅通无阻，倘有边民证，就更方便了。这是久居平原大都市的人们，过马路斑马线都有交警管着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新疆戈壁滩上，服劳役的罪人们是在不设牢门的环境中生活的，为什么不怕犯人逃跑？——留在狱中做工，安心服役，每天有专人管三餐，有地窖睡着过严冬，你逃出去，没有人管你吃管你睡管你喝，走上半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喝不上一滴水，挖不到一粒粮，必曝死无疑，你逃啥？别跟自己的小命过不去了。

马中国随接应提款的汽车和武装"民众自卫队"队员向美斯乐前进，一天路程，中午不敢在半途停车进餐，吃了些干粮和饮料完事……

这一天，鲁汉人在组织人员打野狼。

叭当一仗打下来，截腿的、断臂的伤病员生活困难，到处流浪，呻吟徘徊在路边，沿街乞讨。鲁汉人目不忍睹，便组织有腿无臂的跟有臂无腿的荣兵们在一起，上山打野狼。取狼皮加工成狼皮筒子，取狼油治病——弥漫的瘴气使这里的人得了疟疾，段希文自己也得了气喘病，狼油能治愈哮喘病，狼胆可医疟疾病。

白天，各村有泰国士兵看守，形同军管。晚上，村中防务交给自卫队。山间小道上常有枪声报喜——又打到野狼啦！他估计马中国今晚能抵达美斯乐，便在村口等候那呜呜的汽车汽笛声……

怎么，有情况？马中国下车就问，他听到了枪声。鲁汉人领马中国进入村口，一边说：不，是打狼队开的枪。

段希文的"民众自卫队"门口，仍有一个穿着破旧黄军装的警卫在保卫他。佝偻着腰，帽子有盖无檐，十分寒碜的老兵朝马中国迟滞的一瞥，竟肃然起敬，行了个军礼，使他一阵憎然，民谚有句"酱缸打碎，架子尚在"的话，让马中国又苦笑了起来。鲁汉人知道老兵看重他的原因：马先生来了，钱来了，有吃了，米缸菜箩不空了。马中国是段希文的半个后勤部长。

段希文躺在藤椅里，机要秘书下班了，由他的夫人服侍。大木屋中梁上有几只百公斤重的野狼挂在铁钩上，悬着很好看。屋内有许多装上了狼油的罐罐罐罐，屋外有人在熬狼油，冉冉冒着的火苗，冒着的热气，空气中充塞着狼血的腥气味儿，铁罐中竟有一只从中国云南带到缅甸，又从缅甸带到美斯乐的美国货，国军遗产，可怜第五军的当家人，三十年来没处更换，1949 年美国断了军援，留下了 USA 与军座相伴到老……

鲁汉人指着美国铁罐上的 USA 说：这个罐能盛十公斤，每天一调羹狼油，吃下去对支气管炎、哮喘病有特效，军座正在用它。

"军座"两字最能触动段希文的神经了，他躺在那里是在睡觉，什么都没有听到，醒来见是马中国来了，便请夫人沏茶招待。马中国递上一只沉甸甸的包裹，对病中的段希文说：

军座，你清点一下。

这是几千人的活命钱，他交给了夫人，一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她和他们告

别后，马中国安慰他：

军座不用心焦不安，鲁大哥的秘方是祖上吴宪公军中医生传下来的，一定能治愈。

段希文点点头，问：打其力的情况好吗？

短期内不会有困难。这次宋瓷拍卖了个好价钱，部队可以顶用一到两年了。

谢谢……这么多人，大人小孩伤残人，衣服是个大问题，你看到了，弟兄们穿的是什么，一身三十年前的旧军装还在穿，更换一套夏衣，一大笔开销……它不像那个铁皮罐，三十年可以不换，美国货，牢得很……

这个时候，在台湾部队都该换装了，每人有一套美国卡其布制服，又能穿……马中国没有把话说全。又能穿三十年的话，大家都看不见了，管不着了。

鲁汉人在宽军座的心：

野狼油运出山，在曼谷、仰光、清迈、曼德勒都能卖个好价钱，增加收入；狼筒子卖给皮货商，转运到哈尔滨、长春、沈阳、迪化、西宁……谁不抢着买！

段希文摇摇头，说：当年是我没有勇气把队伍开回云南交给龙云或者卢汉……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能去想了……

马中国又旁加劝慰：

这不能怪军座，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抛弃了蒋介石……泰皇选择了你，这都是命运，你我非神仙，更无灵蛇珠领路，料不到的。

段希文让他们兄弟俩料不到：

我想过，由得穷途末路猢狲散，不如主动去试探一下中共方面……

马中国有些吃惊，问：中共方面有什么动作？有人来做军座的统战工作了？

段希文不忌讳：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云南的中共电台对外广播，欢迎我回去……

鲁汉人说：唷，有这种事？他们对你的处境很清楚嘛。

中共的统战工作很厉害。段希文的口气似乎在赞赏：我一个人，一家人，是可以像你们那样去曼谷做寓公的，但这一摊子我不能不管，他们是云贵子弟，我们的家乡人。

三个人各抒己见，很像一次密谈，说了心里话。段希文是个守信义的人，答应泰国政府不种植、不贩运鸦片了，看着那些大小毒贩占地皮发大财吧，掌控了马帮也不干老本行了。一军之主，败军之将，天天以复杂、压抑的心情度异域之梦，将一腔愁肠化作轻尘飘向缈缈天国……他想结束这一代中国残军的悲剧，可惜路难走道难行，今天他向两位讲武堂的知友诉苦：

我们是金三角里的一支三不管武装，泰国不管吃，不管住，不管发饷，仅仅管我和李文焕的一点补贴费；又是一支三国管的武装，出美斯乐一步，泰国叫了去充当雇佣军，缅甸把我们当土匪武装，中国大陆把我们当做美蒋特务武装……昨天有情报：有三个受不了穷苦的军官去投奔新近崛起的大毒枭坤沙了！我归天之后这支部队怎么办？李文焕的年纪也大了，他更掌管不住，他那边只有一个叫雷雨田的军官还年轻一点……

黄昏已过，段希文要回家属区去了，临走留下了香烟和茶叶，还特地留下了那架收音机，要他们也不妨听一听云南的中共广播。

晚餐，由机要秘书陪同他们上了村寨傈僳族人办的小餐馆，晚上，他们同睡司令部，屋内松明灯忽闪忽闪，野狼油一阵一阵飘香，这是个容易引起幻想的天然环境，鲁汉人和马中国通宵长谈，没有去开收音机听中共广播。

回马家寨，你觉得在今年能实现么？鲁汉人问。马中国答：

大陆上国泰民安，台湾不嚷嚷反攻大陆制造紧张空气，国际上施加压力，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动议，解决滞留在泰国、缅甸、老挝的国民党军队遣返问题，我就敢说鲁大哥的归国定居指日可待了。

老挝、缅甸境内怎么还有国民党军队？

马中国显然比鲁汉人更熟悉军情，他说：流散、混居在当地老百姓中间的，加入了金三角毒枭武装的，我估计还有几千人，有了家室的，入了外国籍的，这些人不会回去了。

我明天就向段希文提出，你看时机成熟吗？我怕夜长梦多，灵蛇珠不安全……

走秘密通道，离了段希文不行，进入国门，进入云南，我们就不用怕了，你先归国定居，我跟你探探路，你顺利了，我便有了前车之鉴，明年将拍卖行盘给堂姐……

鲁汉人和马中国长谈到天亮，那架收音机却睡了一晚上。段希文也睡了一宵，早晨按鲁汉人的规定喝下一调羹野狼油，压住气喘，走进盥洗室，清凉一下头脑，来司令部向他们通报情况：

你们先进早餐，我有紧要的话讲。

早餐很简单，粉丝鸡蛋汤，一个油煎馒头。他见他们放了碗，就从牛皮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情报记录稿，然后躺下说：

你们先过过目，这是我派出的秘密情报人员前晚送来的最新情报。

昨夜怎么不告诉我们？马中国问。

你刚到，再急也不能让你睡不着觉呀。

我们昨夜谈了个通宵。鲁汉人说。

啊！早知道你们睡不着，我应该昨晚就告诉你们的。段希文后悔着说。

情报记录稿看过之后，鲁汉人和马中国像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清醒了过来，段希文不再要询问什么，像宣布他的一项决定：

从六十年代开始，泰缅老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都视为自己的地盘，使这片蛮荒之地热闹纷繁，仅扯起旗帜要求建国的，就有泰国的反政府游击队，缅甸的克钦独立军，老挝苗族的反政府游击队。山大王，武装走私集团，贩毒黑帮，土司家族武装，不计其数。现在我们是民众自卫队了，宣誓效忠泰皇了，但从这些情报来分析，一旦泰国军方再次命令我军效忠，第五军、第三军将覆没，不留一枪一弹……我不能连累你们了，我派武装护送你们从一个安全的小道进入中国滇西腾冲！到了大陆，你们的昆明口音不会遇到大麻烦。先潜回马家寨，将灵蛇珠和野人头骨深藏好，再向地方政府报告，说明身份，说明你们是从段希文

的第五军里来，收听到了云南广播电台的广播……看情况说话，他们表示出热情，摆出具体明白的政策文件，就做主动归顺处理，否则，你们可作为做古董生意的华侨面目出现，中共有情报人员，会从驻缅使馆派人查清打其力唐人街有个马中国，仰光唐人街云南会馆住过一个鲁汉人，两人都是中国远征军，现在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医生，我跟国民党没有关系了，你们能有关系么？取得信任后，跟打其力家里打个电话、通封信。

中共政府能相信我们？在特务营干过多年的马中国略有些担心。

段希文把话说绝了：相信也好，不信也罢，既然是吴三桂的后裔，必须回马家寨！再告诉你们这情报记录稿上没有写出的事：储步日和他的一个邻居去参加了坤沙的贩毒武装，结伙潜入打其力准备向马中国文物拍卖行下手。这个情报是可靠的，他曾动员须祖月，而须祖月向我秘密透露了这个消息……须祖月的父亲是我祖父的关门弟子，储步日不知道我跟须家还有这层关联。客观上对灵蛇珠和野人头骨构成了直接威胁，我在，会马上派一支亲信力量去打其力保护拍卖行的，今后就难说了，被黑帮分子抓去做人质，要交出大笔美金抵灵蛇珠，要珠要人任你挑会很麻烦的，马老弟你赶快回家，跟吴娃讲，是我的主意，鲁师和你马上做准备，回中国……

为了野人山罹难同胞的亡灵回归中国，为了野人头骨的安全，为了灵蛇珠的平安，必须抢在恶人歹徒下手之前将它们运出打其力，同时保护好家人，让贪食的恶狗想咬刺猬而无法下口……

为了早日结束国际流浪汉的漂泊生活，为了从唐人街上做唐人恢复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汉人，鲁汉人和马中国必须勇敢地作一次撞击中共铁墙的壮行，破釜沉舟回马家寨……

第二十四章



段希文为鲁汉人和马中国撞击中共铁墙挑选了两条线路——

从打其力市郊小孟棒村步行九小时进入泰国，由一班便衣武装护送，在泰国通过段希文走上层路线代办两张护照、两张机票，合法进入中国昆明机场，这是官道；

第二条，乔装成商人，一个伙计，一个老板，走秘密小道进入滇西腾冲，由地下交通员按暗语接头护送，护照照样办理，带在身上但人不通过正常渠道，免受海关检查，确保灵蛇珠和野人头骨平安无事。

怎么走法，鲁汉人想过多次，权衡下来采用第二条线路。人好通过，皮箱里的灵蛇珠和野人头骨过不了安检仪的关，一定会惹来很大麻烦，因此第一条官道只能敬而远之。进入腾冲，身上有护照，可保人身财产安全。马中国也同意了"非法进入，合法定居"的方案，马家寨是自己的血地，自族人会容纳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定居的。

段希文也是权衡再三，采纳了鲁汉人的意见又做好了万一出事的思想准备：收藏好东西，投诚、坐牢都可以接受。

临别送行时，段希文向鲁汉人口授了接头暗语和地下交通员的住址后说：第一站到密支那市，找一个外号叫罂粟花的女子，她会带领你们进入腾冲……

马中国估计罂粟花是个情报小姐，跟昔日段希文收反共捐设站有关，这瞒不了特务营出身的他。在昆明时，段希文的社会活动能力就显山露水了，来泰国后跟上层社会打交道又八面来风，才能将一支非法入境的武装借住别国领土二十年，死赖活赖成了泰皇子民。诡黠也是一种处世高招，他是玩得最好的，能得勋章的只有他一个。

一支五人武装护送他们出了泰境，进入缅北，目的地是密支那市，行商打扮的他们是熟悉的，何况这次是乘公交车，快多了。1942 年夏，远征军大撤退时慢了一

步，被日寇抢先占领，断了后路，才逼走野人山的。按段希文的指引，他们来到北区湄公巷143号，抬头见一处平民住宅的小院落，石砌半墙，灰瓦顶数间房舍，院落中的大榕树占去大半天空，树下有眼石圈老井，从井内圈上的深深绳痕看，年代相当久远了，不会是新住户……

井边摆了张躺椅，竹质全新，躺椅的主人呢？那位叫罂粟花的女子，该是个人老珠黄不值钱的老妪呢，还是个久经风霜的暗道女子？鲁汉人用平缓的昆明人语气问：

有腾冲火山灰育种的南瓜秧出售吗？

腾冲是中国南疆名城，有世界闻名的活火山，暗语表明来客的前行目的地是中国腾冲。段希文交待的另一半暗语在罂粟花那边，必须双方天衣无缝地吻合，如果遇到意外，还可以去找备用的另一处地方，那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的本家，移居密支那有两代了，不是暗道人物，作为云南人的段希文竟也能找到这门老乡。李根源是腾冲人，本家人可以探亲名义陪送客人回腾冲，不至于滞留在密支那……

笃……笃……耳畔传来一阵缓慢的木屐声。

竹帘轻卷，从帘后探出个水灵鲜丽的美人脸。人面桃花格外艳，原来竟是位二十多岁的大姑娘，皮肤被亚热带的阳光晒得紫莹莹的，拖了双在室内走动的工艺木屐——脚面部的阔带上彩绘了罂粟花。

湄公河上漂来的吗？

姑娘的回答也是暗语，表示出对方的来路不是中国大陆也不是中国台湾，而是从缅甸或者泰国来，向腾冲方向赶路问路而已。暗语对上号，成了自己人，坐下交谈几句，姑娘明白了他们原是中国昆明走出来的人，年龄上是长辈，行业上从前都是军人，跟她父亲是同业同行同志，感到了几分亲近，谈了她的家庭和自己的有趣阅历。

这么年轻的一朵罂粟花，也有人生阅历？暗道上的秘密人物只有在战争年代才能显英雄本色，段希文到国外已经十六年，她被他看中用上时能有多大？又怎么挑上了她？……马中国很感兴趣，跟她聊起来。什么时候该动身越界进入中国，她会自己掌握——

原来，眼前的她，还真不一般。她是腾冲人，父亲为滇军中的团长，段希文部下。1948年底大撤退时母亲不愿随军奔波，不愿离开在光复后重建起来的山清水秀的腾冲，父亲也认为撤退是暂时的，蒋介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留就让她们母女留下吧。父亲在主力撤台时去了台湾，她长大后懂了事，听母亲讲父亲在缅甸密支那时打过电话报平安，曾说会来接她们，段军长跟他在一起……她读初中时，有意识地去查阅地图，看到腾冲离密支那只有小手指那么长一段距离，很近的。孩子的天真，不问东西南北中，带着地理书上的地图独个儿穿越界河，跑到了密支那，竟不知出了国。缅甸边防站见沿途乞讨的她，误当是边民家的小孩，未加查问。她乞讨了半个月，终被国民党残军设的"反共捐收费站"收留了，报告段希文，说有个腾冲

来的小姑娘找他。段希文接见了她，觉得她人小胆子大，是个可用人才，便告诉她，你爸爸去了台湾，我一定帮你找回来。一年年过来，她高中没有上，靠妈妈在腾冲开的烟纸杂货店生活，当她再向段希文讨爸爸的时候，便在此处湄公巷143号见面，成就了她在密支那——腾冲专线上做一名秘密交通员的事业。

什么事业？——护送秘密转运货物的商人过境，难听一点叫偷渡。这条"国际路线"就是她小时候瞎走走出来的熟路，既非公路水路，亦非马帮山道，而是一条只有她走通了的无名路。后来边民发了边民证，她住在密支那的时间长，陪客商过界河了，去探望母亲时在腾冲留住几天。

地球上本来没有这条路，两地边防站也不知有这条路，便成了"罂粟花小道"。

你靠什么收入维持生活呢？马中国问。

我父亲走时留给母亲一笔财产，她在腾冲开了片烟纸杂货店，我靠母亲生活。

送生意人过境，收向导费吗？

收多收少我不在意，给我太多了，我不要，不给我，也可以，走这条路的，都是中国人。

你能猜出我是做什么生意的么？

大概是做……嘻，我看不出来，我不问这些。黄白黑红蓝绿紫，而不是黄红蓝白青绿紫，是因为青色变成了黑色，有贩鸦片烟的商人秘密过境……这三年没有了，段军长不做这个生意了。

圈内明白，黄指黄金，白指海洛因，黑指烟土，红指红宝石，蓝指钢枪，绿指绿宝石，紫指运送特工人员进入大陆。这条秘密交通线，段希文从未用来搞军火走私和特务活动，出于对罂粟花的爱护还是老乡情结？要问军座本人了。扮作老板的马中国取出一叠缅元和一颗红宝石，对她说：

罂粟花小姐，我们虽然知道你的本名不叫这个姓名，也不用问清楚了，送你一颗天然红宝石去打只戒指戴戴，钱是我给你的向导费，别嫌给得少哇！

罂粟花不好意思，有些受宠若惊：太重了，太重了……

别客气了，我们含有送份你在台湾的父亲的轻礼在里面，段将军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父亲是段将军的老部下，你就是我们的女儿啦！马中国拉扯上了她的父亲，让她照着一份父爱的阳光。罂粟花爱不释手，捏着红宝石，看一眼又捏一次，放进小口袋，又掏出来按在手指上比试，露出笑盈盈的满足感。

她不怕遗失了？她这个闺房式的小院落，掉在地上也是自己拾得，没有接头暗语她是拒客的。马中国问：

如果我们回缅甸时仍走你这条小道，怎么跟你联系？

我留个腾冲的电话给你们，我妈再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你们。她真的留下了电话，但密支那的没有留，国内的事，只能让她母亲与她单线联系，国外的事由她掌控。

静观时，她像朵妩媚开放的玫瑰花，不是带毒的罂粟花。她问：

你们什么时候回密支那？约好日期，我可以先回腾冲。

马中国嘴活，马上回答：我这个老伙计可能在大陆内地开设个贸易行，一时回不来，我可能三个月内就回来，做第二批宝石生意，克钦邦有一批水色质地好的翡翠在孟供，到时候再送块大翡翠给你……他尽耍贫嘴，红宝石还是鲁汉人的呢。

马老板是个大老板！罂粟花娇羞一笑。她知道做宝石走私生意的巨商，为了逃税才走暗道的，货销出手，美元存银行，花天酒地一番之后，乘飞机当然比摸黑走山间小道快速舒适，一般是不会当回头客的，这个马老板倒不。鲁汉人临渴而掘井，问她：

你最近去过腾冲吗？

去年过春节，我在母亲那里过的。住了一个月，好像大陆上的工人享受探亲假，可惜段将军不给我发工资和路费。

明年让马老板给你报销！鲁汉人说，那边的情况，你能随便跟我们讲讲吗？让我们听个新鲜，解解闷。

嗯……我不太关心国家大事，小百姓管不了的。

我指的是你熟悉的腾冲市市民生活，身边发生的小事，记得的事，与密支那不同的事，不是情报，是情况。

这个嘛……三年前中国闹自然灾害，没有粮食吃，没有猪肉吃，没有蔬菜吃，许多地方饿死人……去年情况好些了，有米有肉供应了，不过食油、大米、面粉、猪肉、糖、烟、布、鱼、煤球、棉花、豆制品、火柴……都是凭票供应，凭证供应，光有人民币不能买到东西，有钱人可以上高级馆子吃饭，享受一顿忘不了的感觉……

哦……鲁汉人被她上了一课大陆专修课，得益匪浅，又转问：政府对美国，对台湾，对进入大陆的中国人是什么态度？……

那还用问——大陆上是共产党领导，年年月月日日讲阶级斗争，提醒老百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住旅馆，光有户口簿还不行，都要有单位介绍信，来客三天内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只剩下飞进大陆的苍蝇不查雌雄了。

那你怎么能住在腾冲呢？

我有边民证，是经过两国边防站核准盖章贴有照片的。

如果被大陆上的公安派出所查获了，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吗？鲁汉人担心的不仅是人身，是所携带的东西。

你们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个人接待，由他们安排就不碍事了，路上不出交通事故人民警察不会查问，不去住旅馆就不会碰到查户口的公家人。

嗬，这就是说，乘车船，走路，上饭店就餐，都是自由的，安全的，千万不能在腾冲市住客栈。这是从罂粟花嘴里讨得的不是情报的情报。她又说：

你们白天不能走，不能过界河，今晚在我这里住下。

为什么？马中国认真起来。

你们休息到后半夜起身，凌晨四点钟过界河。她有条不紊地，富有经验之谈的成分，撒下这句话，去准备饭菜、安排房间了。

他们乖乖地吃了饭，喝了茶，去睡了。她自己打点一下，也睡了，但煤油灯亮

着，不是防贼，是随时起身看天气。

他们是军人出身，地图的识别能力不比她差。密支那的地形，曾在选择大撤的路线时好好的研究过：它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密曼（曼德勒）铁路的终点。伊瓦底江拱卫东侧，复杂崎岖的山峦蜿蜒于西南北三面，是密支那的天然屏障。有路通卡萨，公路至八莫，另有山路东通腾冲，但中间必须横跨一条无桥的界河。界河两边都有边防哨所，必须受两国哨兵的检查，出示边民证才能通过。

罂粟花领他们走的便是这条山道这条界河。她小时候是盲目地走，无知成无畏，竟然碰巧被她走通了，河水落潮时人能涉水而过，涨潮时就要用上皮筏子现在顺着这条羊肠小道领客人走，通过两国边界河，成了"国际通道"，秘密性寓危险性，危险性中又寓安全性，段希文曾在她的引领下实地侦察过，起了个"罂粟花小道"的名字，她的别名自然也是段军座的杰作。

一宵已过，啊！——怎么不走？

他们睡觉不脱衣服，只是横躺着闭上眼等她的一声呼，通知上路……鲁汉人在她的闺房门口问：罂粟花小姐，你怎么自己睡过了头？不是花我们吧？……实在不忍心用"讹"字责备她，用了个"花"字替代了。她在门里回话：

我起床看过三次天色，昨夜河面上不能生成大雾，才没有唤醒你们，不是我睡过了头。

有大雾才能过界河么？

要有大雾，浓雾，薄雾还不行。她强调着，段将军给我的任务，我要对他对你们负责。

鲁汉人不便对她说，我们野人山都跨过来了，爬山趟水只等闲，怕什么？为了等大雾，只能在她这里不安地闷坐了两昼夜，终于在第三天的凌晨，各人手握电筒，提着东西，静悄悄离开密支那，夜色中，乖乖地跟随着她一直往东，往东……走着，走着。

四月的南国山野，遍地花草，红红黄黄，迎风飘香，沁人心脾，看不见，闻得着。三个人走的是条人迹罕至的密林小道，月色朦朦胧胧，山径崎岖狭窄，像条蛇的肚皮一般又滑又湿又凉，这样的路要走四个小时，鲁汉人不觉得累，罂粟花不觉得累，苦煞了马老板。罂粟花说：

走这里的山路有条经验：有路不越野，有脊不穿沟。谁不老实，抄近路，说不定兜个大圈子，七天后又回到了原地；想穿山沟走捷径，下去了，气温突变，也许你就回不上来了……

逢到难走的山道，她在中间用手电筒前后摆动几下来呼应。她不简单，背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渡河的橡皮筏呢，跑得轻松自如。

看，前面就到界河了……她伸臂指着前面白茫茫都不见的界河说，小时候，我涉河到了密支那，还不知出了国境呢！

马中国紧跟几步，气喘咻咻地在问她：我们怎么过？她回答：前面这段河面窄，水流急，又有边防哨，不能在这里过。

你别领我们送入虎口后自己跑掉哇……马中国困惑中还打趣。她低声回话：我自己也入虎口，一起过河。鲁汉人问：你过河去做什么？

我去探望母亲啊！我有中国边防站发的边民证，缅甸没有发，管得不严。

哦，怪不得我们在热锅上，你在冰洞里……这界河名称呢？马中国问。

唐人河。她竟然笑着在说：中国人过了这条界河往外走，叫唐人；往回走，过了这条界河又叫中国人了。我现在是中国人，没有在密支那入缅甸籍，是个华人。

你为什么不入缅甸籍呢？鲁汉人问。

我在等台湾的父亲回来，我去入了缅甸国籍将来不好办。

好，你说得对！鲁汉人有些感动了，对马中国说：马老板，我们今天好比挺进楚河汉界的两只小卒子，站在界河这边叫唐人，过了界河又叫中国人，恢复了你我的本名——中国汉人。马中国说：岂止于此，同时恢复了吴太公的本姓，吴唐人，不好听，吴中国，好听多了。

罂粟花没有能听懂他们的暗语，但志向相同，耐心相仿。鲁汉人赞赏她：

你真是一朵腾冲的无毒罂粟花！

罂粟花也分有毒和无毒两种，在金三角生活的时间长了就知道，段希文很谙熟此道，她引领他们沿着界河岸边走，大概是在选择一个理想的渡口，或是在等待雾气变得更浓些……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在中国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间构成怒江峡谷。流入缅境称萨尔温江，在毛淡棉附近入印度洋，除了怒江、萨尔温江，还有许多支流顺着原始森林盘旋回绕，成为峡谷的山涧，岩层底的水流虽急，但河床不深，难怪边界走向曲曲弯弯，蜿蜒多变，不是边防军和熟悉山势地形的边民，谁也分不清。这是条友好国界，两岸边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风情本省人也很难分得清，几百年前就是一家人。

罂粟花识天气，唐人河畔的雾浓起来，对面伸手不见五指，天空的灰色云团也在狼奔逐突般滚动。她说着吉祥话：

马老板今天福星高照，千等万等难等这种天气，像天意。

她拉开箱子，取出橡皮筏，打气筒，木桨，花五分钟把气打足了，三个人坐上去，把木桨递给他们，一边划，一边说：

过了河，我领你们走上游一条小道，直通腾冲，但凡拐弯道口，我都在树上刻了个中字，中字的一竖下端就是个箭头，定方向的……我与你们分手后要趟回中国边防哨位，走官道，日后回来不生疑，因为他们每天要对过河人登记，不见我过河，但见我回来，就知道我领人偷渡，必定会严加盘问。

哦，她本身也存在冒险性，偷渡这码事不轻松！两个有钱的唐人变成中国人，别在冒险行径中带累了这位可爱的跨国使者……

我今晚抵腾冲，住在母亲那里，明天在东门汇合，送一程，时间约在上午九时，地点：长途汽车站售票处，汽车过惠通桥抵昆明要一天时间。她最后说。

我们进入中国地界能够自理了，不用你操心的，就在对岸分手，后会有期，可爱

的一朵无毒罂粟花……鲁汉人说。

马中国、鲁汉人一左一右划桨，她居中靠后坐着，一块短桨板插入水中作舵，冒着浓雾划向对岸……

两国哨位设置只能在山势自然走向的缺口处，方能形成通道，因此两岸的哨位相距在一千米左右，利用大雾作掩护，斜对岸互用望远镜扫描都观察不到河面情况了，才有希望偷渡成功。她引领的"罂粟花小道"，连自行车都不能通，巡逻队又都是沿河岸走的，所以谁都没有发现存在着这么一条小道。

橡皮筏在浓雾里河水里漂流了刻把钟，缓缓抵达对岸山脚下的浅沙滩，赤脚上岸……

偷渡成功！

罂粟花同她的橡皮筏在浓雾里消失了……

分别离开祖国土地十六年、二十二年的两个吴三桂后裔回来了，赤着脚踏上了云贵高原这块热土，中共的铁幕钢墙没有让他们碰得头破血流。虽然今后的命运如何，都还是未知数，尚存忧虑，回来了就好！他们不是充当政治走卒，不是贩毒走私，不是穷困潦倒后回来投入祖国怀抱吮吸母乳的。从财富上说，名列万人之上了，两颗不年轻的心远未得到平衡。过了唐人河，都是中国人了，看到了罂粟花留在拐弯处的中字，意识到自己走在向腾冲前进的道路上，尤其是参加了1943年光复腾冲战役的马中国，心中更有一番激动……

在迷蒙的晨曦中，鲁汉人换了一套春秋装，马中国换上一套直贡呢中山装。无须扮作老板与伙计模样了，一人一只黄色牛皮箱，鲁汉人手中的箱子里：两颗灵蛇珠，一颗高级猿头骨，四颗特大红宝石，老教授相赠的金佛像；马中国手中的箱子里：换洗衣服，日常用钞，几本中医书籍，针灸盒，皮鞋，两颗蓝色仿真玻璃球体。箱子外观一模一样，孰轻孰重，孰露孰藏，两人心中一目了然，鲁汉人不能离开箱子半步，手不离箱，心不离箱，马中国不能离开箱子一步，里面还有护照，还有人民币呢。听过罂粟花大陆国情一席谈，决定在旅途上不耽搁，进腾冲城吃碗过桥米线即搭车去昆明，再转火车、长途汽车回岑巩县城，两宿在火车、汽车上过……

腾冲长途汽车站在高黎贡山环抱中的城东隅，有五里马路要走。他们吃了碗过桥米线，用昆明话跟店主聊上几句，问清了去昆明的汽车站，一路看看市面，一边走……

这个古城，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一百公里范围内有七十多处火山口，民间俗语"十山九无头"就是指的腾冲。火山石碎块比水轻，能浮于水面，地热温泉热气冲天，腾空而起，故称"腾冲"，最热的温泉有104摄氏度，俗称大滚锅。他们俩在陆军讲武堂学习时曾集体来此参观，今日的境况已不同于从前，马中国对鲁汉人说：

光复腾冲时，我们与日寇打了四十八天，全城一片焦土，血染城墙，尸骨横陈街头人难行走，战争的破坏很严重，你留存的印象改变了许多，一批中国第二次入缅的远征军牺牲在腾冲战役的烈士都埋葬在城郊国殇园。

这次重临古城不能观光了，下回吧，等第一次入缅抗日的野人山罹难战士像你们一样树起了纪念碑后，再来凭吊你们吧……

罂粟花真的很认真，有约无约，她来了，东站不大，早客不多，一下子就在售票处撞见了。她换了身装束，汉族姑娘样：短袖白衬衫，黑色长西裤，搭攀鞋。

去我母亲的小店里歇歇脚吧。她说。

谢谢你的好意！马老板为避免节外生枝，回她话：我们身有急事，回缅甸时我们一定去拜访，认识一下你母亲。

汽车票我来买……她真有代购的诚意。马老板拉住她：我们要购联票，你别送了，回去吧。原路回缅甸的话，一定会给你母亲打电话的。

她见他们决意要走，不在腾冲过夜，便在马路边作道别，并送了两斤用粮票买的腾冲糕点，祝客人一路平安，完成了护送任务。

长途汽车在昆明市下客，他们的终点站到了，要转乘火车去贵阳的羊坪，无心去浏览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都市面貌了，物是人非，又无粮票，只能购买几斤不需票证的水果带上车，找座位。按规矩，手提箱必须放置于行李架上，乘客收收藏藏行为神色不正常的话，反会引起特别注意。这个年代，他们不很清楚，中国大陆上一面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经济恢复期，一面是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开展期，你的箱子被人怀疑里面装了什么违禁品，乘警有权检查是否藏了定时炸弹的。

两只手提黄色牛皮箱搁在行李架上，离开了身和手，想打个瞌睡都不敢，鲁汉人对马中国轻轻耳语：

你先做回神仙，回过神来后我换岗睡……

马中国睡了，鲁汉人打起精神注意着行李架上的两只手提箱。两人同时睡，睡沉了很危险，鲁军医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终生难忘的。马中国又怕鲁大哥不能战胜自己，重犯历史性错误，一路上保持着似睡非睡的状态……

两颗灵蛇珠，是六万亡灵一个猿灵的保护神，他们是它们的保护神，可得记取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能睡着了……

火车通过贵阳站，停车了，列车员高喊：贵阳到了，贵阳到了……

他们要到羊坪站下车，并非贵阳，羊阳同音，惊醒后睡不着了，干脆不睡，伴着箱子过了一站又一站。过去小站不停，他们走出马家寨去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的年代，是双脚跑到镇远乘火车的。现在慢车能在羊坪站停了，接近了岑巩县城，少走很多路。

从羊坪镇转乘一段乡村公路就能到岑巩古城了。这条非标准等级的县乡间公路，车况路况都不好，一路颠簸，像散了架，发出的声音很像个老太太在喋喋不休，没有个完……

这里毗邻玉屏侗族自治县，侗族姑娘爱上近湖南的平溪去买东西，回岑巩也乘这趟班车，所以乘客不少。乡音未改鬓已霜，老年回乡伴明月，重祭堂前吴太公陈太婆。春来冬去，故乡换了人间，听一听同车的故乡新一代讲些什么——

平溪什么东西都比我们岑巩的便宜，银镯一块银元能换四个！

银镯里一定充了锡和铝，别上当！

那边的工分比我们这边高，每天出满勤，大队给你记工分，天天能挣五角钱……

不能光捡人家好的说，岑巩的女娃就比平溪的便宜！……有个毛头小伙子横插一杠谈调侃话。刚才对话的女同胞发话：女人说话不准男人多嘴多舌！

不服不行，六个岑巩挑出来的俏妹子，才能换上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你说她们值多少钱，它又值多少钱？

哎呀，这叫物以稀为贵，拖拉机比女人少多了。矮种马比水牛少多了，不就贵多了！

吁——我听说马家寨的人最近就买了台东方红拖拉机！

哈，不是他们买的，是别人送的！

谁能送得起这么大这么贵的钢铁家伙？它少说能顶十条大水牛的力气呐！

咦，一定是个在外国做大生意发了财的中国人送的……对，这种人叫华侨，你信不信？

你别把话说死了，许兴是个在中国做大生意赚了钱的外国人送的呢？

嘿，我的消息来自县政府的秘书，官方消息——是个在南京当大干部的马家寨人送的！

哪会是谁？……岑巩古称思州，只出傩戏傩技和思州石砚，没出过大人物嘛，县长还是外省调来的，明清两朝没出个本地大官嘛。

听说是几十年前就在外地工作的一个老革命，名字叫蔡青年，回家探亲时送了这份大礼！

什么？一个青年人就能当上老革命大干部了？吹！高干都是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的，起码也是个三八式……我不信。

我们公社书记认得他，小时候在一起，名字叫青年，人不年轻了，哦，大致像这两位老同志的年岁了，对，你更像些……被指定的是马中国，他穿戴新鲜，很像个高干的样子。

鲁汉人和马中国旁听着，不禁惊喜，心扉开了，热血沸了，但不露声色，只是抬头注意自己放置在行李架上的两只黄色牛皮箱，交换着眼神，尽量显得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样子。

汽车上的人不在注意他们，都在注意那两只一模一样的手提箱，因为它们被一路颠簸着，跳动得好厉害。地无三尺平，是贵州的地貌特征，坐在最后座的乘客不时地被颠得屁股离座头冲顶，发出了响声，真像那灵蛇珠活了起来，一颗颗亡灵在往外窜似的，想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嗅嗅那大地的花草清香似的……

他们的心，被蔡青年三个字冲击着，提了神，睡意全消。

第二十五章



高山，草甸，树丛，一片绿色；

黄牛，山羊，水牛，一片生机。

山城的街道宽了，机耕道上多了样红色庞然大物——东方红拖拉机，它带来了黔东南山乡社会的工业气息。但跟他们走出马家寨的年代相比，变化还不是很大：牧童骑着老水牛，小脚跟拍打着圆鼓鼓的牛肚皮，牛尾巴甩起来去拍打着在牛屁股上的牛虻，天地间人与自然相处得悠然自得，这一派黔东南田园风光没有被破坏。

岑巩县境内，多名山秀水，奇岩溶洞，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相传唐天宝年间修建的鳌山寺遗址，神秘的悬棺凿穴，木台古庄园遗址，思州八景……鲁汉人、蔡青年和马中国小时候都去玩过。

马家寨地处深山，状态封闭。马宝带领吴三桂亲兵家属一行人，危难中定居于此，就是看中了它的闭塞偏僻、荒山原野。三百多年来经过吴族人的苦心经营才有了个马家寨，有了吴氏坟山，有了狮子山上的山神庙……

那条通向马家寨的红土大道、两旁造了许多农舍、学校、商店、粮库、机耕站……都是新景物，平常而新鲜，几处上空飘扬的红旗，他们第一次见到，农舍的白灰粉墙上，有墨汁写的政治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很醒目，字字有斗大，他们并不很了解它的警示性和现实性。有红旗飘扬的地方，是乡公所，是学校，是医院？弄不清。做了二十年的唐人，对家乡的认识有了距离感。过去老百姓的住宅上是不扯旗的，学校和官府才扯，双十节开提灯会才扯纸糊三角小旗。

故乡永远是最美丽的。马家寨很小，但很美，远山黛蓝，近山翠绿，青青的天空，白云朵朵，映衬在蓝色的池塘里，红蜻蜓在芦叶间盘旋，苦草已开启朵朵玫瑰红小花，蝴蝶对它流连忘返，翩翩起舞……

他们不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放在眼里，只是提箱默默走路，路遇数人而

不识，擦肩而过。记得那年蔡青年和马中国打赌：谁能一口气跑完这条红土大道？两人跑了三分之二，上气不接下气，巧遇一个从县城里来的骑自行车的大汉，把他们一前一后带回了马家寨，以后竟再没有见到此人。鲁汉人当悬壶先生是最适合买辆自行车骑骑的，但知道了宣统皇帝在紫禁城里也在学着骑，便发誓不学，马家寨吴三桂后人发誓不学。

马家寨的吴族人，有根深蒂固的反清情结，这是不是算阶级斗争呢？改成"千万不要忘记反清斗争"就好理解了。中共提这种口号的政治背景，怎么能让他们——离开祖国二十年的游子窥测到呢？……

嘀铃铃……

兀然间，身后有辆自行车追身而来，车铃响过，骑车人主动下车询问：

两位老同志，你们要去哪一家？

马家寨……下面无下文了。

我也是去马家寨，同路。

我们是马家寨人，离井背乡二十年啦，我们有老房但没有老人，有个族兄弟在南京……

在岑巩县城你们没有搭车？

岑巩有出租车了？

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带人呗！

鲁汉人笑笑，点点头，表示友好。小同乡是个壮小伙，谈吐友善真诚，接着说：

同路走，前面路还远，我给你们带走这两只箱子，绑在书包架上，推着走，一边聊聊，减轻你们的负担，不收费用。

谢谢，谢谢！手提箱都不重，我们自己拎，不能麻烦你……马中国脑子灵活，摆摆手，闪过一念，说：小同乡，你骑车先走一步，跟马家寨的老人们说，有两个蔡青年的同族兄弟回来了……

小伙子吃惊着问：你们是蔡青年的兄弟？他从小去了南京，后来去了东北，是我们马家寨的老革命！

鲁汉人问：小同乡你贵姓？

我姓徐，听家父说，马家寨的鲁、蔡、马、徐四姓都是吴族人，我祖父是马家寨的老寨主，我是马家寨的现任民兵连连长。

小同乡的话无讹，要不是陈圆圆的秘语传人是不可能知根知底的。他也不随便说这些话的：有次公社副书记提到，蔡青年要想打听他的两个族兄弟在哪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蔡青年是真，他的两个族兄弟不会假，都是同族人，便更显热情，硬要夺手提箱往书包架上搬，一厢情愿一厢急：能交给一个贸然相识、路遇几分钟、自称是同族、民兵连长的小同乡吗？你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你嘀铃铃飞走了，找谁去？鲁汉人谢绝了他的热心，谢绝搭车同行：

不能麻烦你，不能麻烦你……

那好罢，我先走一步了，在大队民兵连连部办公室等候你们。虽然吃力不讨

好，小同乡还是很有礼貌，因为他们是蔡青年的兄弟。

大队民兵连连部办公室等候？……马中国有了些误会。他在打其力天天看报，知道大陆上的民兵组织是干什么的。小同乡不明他们的底细，极尽指点迷津的义务：

你们看见没？白墙上刷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我们民兵连宣传的。毛主席说，“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民兵的作用很大，地方治安，抓国民党派遣特务、美蒋空降特务，都用得上我们民兵……

这里抓到过这类特务吗？马中国诡黠地问。

空降的……抓到过……小同乡已经飞车远去，一拐弯，山影遮住了身影。

两个昔日的中国远征军才真正意识到了回到老地方进入新天地的压力，刚才这个邋遢的小同乡不至于用“先稳住，后擒拿”的战术对付我们吧？

十多年前，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部队窜犯进入云南四县，以后又抓到过空降特务，打下过美制高空无人驾驶 U2 型侦察机，这些，他们当然不会去关心。可是对新中国的新一代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常常敲警钟，1964 年敲的一记就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好他们两个游子越境回乡……

他们的脚步在向前移动，心中忐忑不安起来：说不定随时都有因莫须有的派遣特务罪而被捕……有马上失去灵蛇珠和野人头骨的危险……我们是不是在从一个恶劣的域外战争环境自动地投入一个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的漩涡中？或许，我们在向一个深洞进发……天晓得！我们还可能在向一个风洞前进……

天晓得，鲁汉人和马中国是为了带领中国远征军六万野人山罹难战友的亡灵回归的，是为了叶落归根与家人团聚回乡的，是为了做个吴氏坟山的家鬼回来的……

他们进入马家寨的当天，尾随村长找到了蔡青年的老家，才知蔡老伯已亡故，下葬在吴氏坟山。前年蔡青年回乡祭奠后便回南京了。鲁汉人和马中国的家人没了，老屋在土改时即被工作队划为敌产，分给了新住户。新一代马家寨人都用新奇的警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同辈人，同族人，认定他们是从马家寨走出去的人，是不是跟蔡青年同族，就好像在重新拾起一个遥远的故事，莫谈吴族人的热情欢迎了，连表情都有些不自然，话比类人猿还少，几个长者捋着白胡子在煤油灯下翻动保存完好的家谱、族谱，向年轻的村长敲定：

他们是汉字辈、中字辈的吴族传人，无讹！

村长仅睁大眼球重复了两个字：无讹？

他不敢相信马家寨走出去的老革命、大干部蔡青年会跟国民党员的鲁汉人、马中国是同族兄弟，鸡兔会同笼，革命与反革命是同根……一个记忆力相当好的老长辈面对他们说：

除了你们鲁家，马家和蔡家，还有徐家，是我们马家寨最老的住户了。三十年前蔡青年打狗惹祸的事，我们也都还记得，那个逃命的孩子，就是今天大队民兵连连长小徐的父亲，三十年前老寨主的孙子！

马中国说：记得，蔡青年是我们在一个晚上送走他的。当年的徐寨主，应该是徐连长的曾祖父了……徐老先生健在吗？

不在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人九十高龄，饿死了……老族人说。

既然根在这里，是吴太公、陈太婆的秘语传人，不论在外混得是穷是富，都应该接纳包容。如果在族谱上查不到，新移民是拒绝入户的。三百年来，吴族人严守这条不成文的守则。但理解、认定不等于热烈欢迎，村民的眼光始终是好奇、尴尬，无奈，冷淡……

村民是看干部的脸色行事的。村长的脑袋里很复杂：土改时他们两家的老屋以敌产分了，成分是历史反革命，马家寨他们这种人很少，大小地主都没有三个只有一大一小两个，今后又得组织一个专政组对他们实行监督、管制，有情况时，还要向公社汇报"敌情动态"……

鲁汉人弄不清生他养他的血地物是人非，将他们列入不速之客外来户的行列，为什么以吴族人为主的马家寨，吴族人没有出来掌权管事？——当年这个秘密尚未公诸于众，外来的和尚难念经，不知马家寨的人文底蕴啊！幸好接待他们过夜的是那位路遇的徐连长。

徐连长二十多岁，一定知道他父亲的那件踩狗屎惹祸的事，也就对族人蔡青年的救父义举怀有一份情愫，当他知道他们是蔡青年的兄弟之后，对他们的态度就不坏，既不探询什么，也不主动介绍什么，只是歉意地说：

明天公社来人，今晚委屈两位老前辈了，暂住民兵连大队部，不能好好招待，请原谅。我们公社里才有招待所，明天转过去。我的名字叫忠良，你们叫我小徐便了，有事可以找我去办。

马中国应和着：好的。行李我们保管，伙食自理，不用麻烦政府和乡亲的。

马家寨的自然面貌变化不大，人的思想已发生了大变化，找不回旧时的悠悠乡情了，大有隔世之感，三十年人生沧桑，蔡青年是革命干部，他们是历史反革命，成了两种人……故乡虽美，却有种凄美情绪向他们袭来，如果明天公社来的干部不承认他们是马家寨人了，他们总算还有条后路——去南京找蔡青年，去江苏高邮马棚湾寻访老根。能否向政府投诚？只有听了蔡青年的意思再说。要是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那就只能重返打其力或美斯乐或唐窝，重做唐人！

徐忠良带领他们住进了大队民兵连办公室，友好地说声"明天见"，并且握了手，不见外，不太像要上演"瓮中捉鳖"的架势。他们不清楚人民公社都有民兵组织，所谓的大队部办公室，放置一些民兵操练的器械而已，开开会，值值班，不是专业化的武装营盘。这间新建的红砖平房，里面什么家当也没有，还不如段希文在美斯乐的"司令部"呢。但又总算是公房，里面通了生活用电，有盏60支光大灯泡悬于两张单人床铺中间的半空中。他们放下黄色牛皮手提箱，坐落在床铺上，四眼窥四周：

民兵打靶归来的人头靶堆在墙角，是美帝国主义山姆大叔那种造型，蒋介石的人头靶，仿制了漫画家华君武的那幅名作"磨好刀再杀"。白粉墙上张贴着毛主席

像,《民兵条例》。砖地上没有见到步枪,横七竖八扔了些模拟手榴弹和步枪,练刺杀的头盔和木棒。

住在这间屋里,我们安全,它们也安全。鲁汉人若有所思,苦笑着,松了口气说。

明天公社来了人,你准备怎么样说?统一口径才好。马中国有些失落感。

公社是什么?难道大陆上把男女分成公社母社了?鲁汉人对新中国不了解,在矿区,在唐人街,都未曾有人向他介绍过。马中国也说不上真正了解:我对共产主义未曾有过研究,不能在你这个研究野人的专家面前谈论公社母社,明天看吧,来的是男子汉,或许你猜对了,来的是个女人呢,你不能问人家公社怎么还不来人啊。

那当然,做到有问必答,不提问,避免闹笑话……大陆上究竟换了天地,我们要多加小心。鲁汉人尚未把话说完,马中国警觉起来,指着墙角说:

啊,不好,看来他们疑心我们是派遣特务了,不欢迎我们回乡是小事……你看陪着我们今晚睡觉的这些东西……不是一种巧妙的暗示吗?疑必生查,查我们的思想,洗脑,我们可以说顺风顺耳话应对……查我们的手提箱呢?……鲁汉人被马中国这么一提拎,顿觉问题的严重,环境的险恶,说:

你我可能已被公社民兵连监视起来了,几乎成了千古遗恨的回乡第一夜……

鲁大哥,你看怎么样办?

先转移!

人转移,手提箱怎么办?

不,人不转移,手提箱不转移,里面的东西先转移……

经不起检查啊,哪有回国带两只空箱的?唱空城计人家相信,唱空箱计人家不信。

腾空一只,将另一只箱里的东西一分为二!

马中国这才明白鲁大哥的主意:我们的老祖产以敌产被充公私分了,公社完全可以用共产、公产、敌产的名义分掉箱子里的东西,实行共产主义:先走一步,把灵蛇蛛、野人头骨、红宝石、小金佛像转移走,别的不重要了……

马家寨这块吴族宝地,一下子成了他们的生死绝地!鲁汉人打开箱子,取出灵蛇蛛盒、野人头骨盒、红宝石、金佛像,装作出门小解,猫腰走丛草藤蔓遍野的小径,向南摸黑前行;马中国从另一只箱子里取出玻璃球盒、人民币、衣服……移人空箱,关上手提箱,眼随鲁大哥摸黑前行……

即使被民兵在这时发现了,凭鲁汉人的步速和爬山本领,尽能携宝逃遁,黑夜开枪射击追赶,要看谁的运气了。他们走的这条山径,很熟悉,正是小时候弟兄三个一起到山前的泉水池去洗澡常走的路。狮子山周围有许多溶洞,捉猫猫就在这里摆开战场的。今晚不是游戏,不是乐事,这一角偏僻闭塞,偶有野狼出没,人迹罕至,山下又是吴氏坟山,墓碑林立,阴风凄凄,磷光闪烁,朦朦胧胧的月光难以照清人脸……

似有几分野人山里的味道……鲁汉人暗想。马中国紧跟几步，因为空身，赶了上来。装这些宝贝的就是昔日里装红宝石的黄布大袋子，系在腰带上向后背着不妨碍行速。两兄弟站住，马中国说：

找一个人到不了，狼进不去，鹰鹫难落脚的崖壁才好……

他说的理想化藏宝地是难觅的。鲁汉人想好了狮子山上的一处地方：小时候蔡青年跟他们玩弹皮弓，蔡青年百发百中，把个山神庙铸铁大香炉弹满了一层铜板。铁香炉是明朝遗物，又太重，无人能挪动它，又因其古，乡人视为镇山之宝，能保吴族子子孙孙平安，怕坏了风水，百年来没人敢去动过它。可有一次，三兄弟曾合力挪动它一次，好奇心驱使，把香炉底下方砖挖起，瞧会有什么东西在地下，正巧吴族老辈借好风水埋下了一册军师马宝从衡州带回的《吴三桂衡州称帝始末记》手写本。鲁汉人肯定这是吴氏珍藏孤本，把它收藏了起来。这种文章在清朝时期是决不能出版发行的。空穴中呢，三兄弟闹着玩，放进了许多个铜板希望将来也成为古董。后来蔡青年去了南京，鲁汉人去了茅台，再没有人挪动过它！

如果今晚地穴里的铜板还在，证明没有人去挪动过它，是块保险的地方，有山神保佑，何不取出铜板，换置进灵蛇蛛和野人头骨呢……鲁汉人对马中国这么说了，他说可以试探一下，便一起爬上山腰，踏进山神庙，摸索到了大香炉，掀亮手筒：果真三十年如一日，旧貌依然，便弯腰合力去挪动大香炉，慢慢地撬起方砖……

鲁汉人伸手从地穴中抓出近百枚黄铜板、紫铜板，留出好大一个坑，将铜板递给马中国，从黄布大袋里将一件件东西拿出来，安置于地坑里，又重新盖上方砖，复归原样，最后又将大香炉合力移回原来的位置……

吴太公，陈太婆保佑……鲁汉人念念有词，放下心来。马中国手里捧着铜板，又用黄布袋收拾起它们。赶快回去！鲁汉人又像打叭当村那样脚步矫健的向山脚攀爬缓缓而下，马中国休想赶上他的步伐。他究竟比马老弟多了八年野人山与猿为伍的生活磨难，多爬了很多峨岩崖壁啊。

他们原想故乡同胞会把他们当大客人热情欢迎，为灵蛇蛛找个安身之处，为自己找个落叶处……一天时间苗头轧下来，大有被当做派遣特务的嫌疑，不知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幸好先走了一步，把事情超前做了……

急吼吼赶回民兵连办公室，重新坐回床沿细听门外边的动静有没有异样——直说了，防民兵连布下了什么暗哨。还算好，此行除了天上那轮朦胧的圆月像只窥探地球秘密的天眼外，别的眼睛今晚都闭上了，睡着了，马家寨三百多年来第一次不设防。

明天我们要注意两条，马中国说：不出大麻烦，你就说回国定居，老屋分给没房住的同胞是应该的，我请求政府照顾，给块宅基地新造一处平房。我回答探望蔡青年，事毕就要回缅甸。出了麻烦，大家都说是回乡探望蔡青年。投诚的事，扯上了段希文，不明对方底细不能露，只能透露给蔡青年，让他帮助拿主意。

鲁汉人与马中国对上了思路，统一了口径，说：马家寨不能留我，就去茅台。一切顺利的话，东西可以藏进酒窖，再一起去南京找蔡青年。他不是在南京当上中共

的高干了嘛……兄弟总要胜比朋友的。

消解了心病，有备无患了，竟睡了半夜好觉，早起精神很好，似乎一切都百无禁忌了，等待故乡从狮子山头升起的太阳……

公社干部是个女性，五十多岁，初识是很难猜其为人的。她是位地下党员，又是少数民族，从外县调来水尾镇任公社书记副职，不了解马家寨吴氏家族的秘密，更不了解他们跟蔡青年之间不寻常的兄弟亲情。眼下，她来了，对他们说：

我们曾听蔡书记提到过你们的名字，他那次来马家寨省亲也是我接待的。

鲁汉人递上两张护照，她看过一遍之后反应平平，也不疑神疑鬼，他想，村上老前辈确认了我们，蔡青年又提到过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个好结果，昨晚的"暗箱操作"就有些庸人自扰多此一举了……她坐下后认真地说：

我姓柳，是水尾镇人民公社副书记。上面事先没有电话通知公社，贵客驾到，我们一点不知道，昨天马家寨大队民兵连徐忠良同志向我在电话里汇报情况，我这就赶来欢迎啦！我分管这项工作，对马家寨的情况是了解的，几百年了，这个山寨一直保持汉族人聚居的格局，不像别的山寨，一般都有苗、侗、傣、白、傈僳等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

书记是共产党在各地各个单位的领导人，柳书记是副职，比她大的是正职，能被中共公社一级的领导接见，不胜荣幸。柳书记接着说：

我昨夜翻阅了你们的有关历史资料，知道二位原先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入伍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当了军官，参加了国民党，1949 年前后去了缅甸，简略说来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的，我们拒绝去台湾，滞留在缅甸，我做生意，一家在缅北打其力。鲁大哥一直是个医生，在军队里是当军医，离开部队后，自己在仰光唐人街开诊所……护照上都简略地写着呢。马中国应酬着，经受着。

你们在缅甸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加入缅籍，想回中国呢？柳书记开始查问了。还是善言的马中国回答：

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祖祖辈辈在马家寨，因为了战争到了缅甸，因为了内战，离开了祖国，缅甸再好，也不是祖国，做唐人街上的中国人，不如做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舒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游子选择叶落归根是最理想的人生归宿。

你们跟蔡书记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他是 1927 年离开马家寨的，1932 年又从南京去了东北吉林。鲁汉人回答。柳书记高兴起来，加上几句：

蔡书记他从东北野战军转业到了沈阳，又到了西安，最后回到了南京老厂，正师级待遇，现在是金陵兵工厂的党委书记。他在长白山参加了杨靖宇将军的抗日联军，立了大功，为马家寨人，为岑巩人增了光……

马中国接话，说得也理直气壮：我们也参加了抗日，二战时与同盟国的部队在滇西缅北抗日，松山战役，腾冲战役，曼德勒战役，仰光决战，柳书记你一定知道，就是我们的部队打的。

柳书记严肃起来，坚持原则，交待政策似的说：可是你们在抗日以后打内战了，跟国民党反动派逃出国门了，不要祖国了……我想当年不会没有一点机会起义或者投诚的吧？贵州是个穷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你们嫌弃了它，自己背上了个历史包袱。

天！功败垂成。马中国打了个冷嗝，有口不便说。他是1948年初就去了打其力，做了国民党逃兵，不是败兵；鲁大哥更加冤枉，1942年春夏进了野人山就没能走出来做人，他能表白孑然一人在野人山与野人为伍过了八年非人生活？这位柳书记能相信这些天下奇闻？历史包袱义指什么？

柳书记发挥她的优势：

因此，不论你们今天是从缅甸来，从泰国来，从印度来，从台湾来，都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年龄、职业、民族、籍贯、性别之外，参加过什么党派，得过什么奖状，上面都有立项，逐一填写。归国定居的手续在县里办，政审权不在公社。我们可以提供证明材料，证明你们是从马家寨出去的，籍贯岑巩。表格上有财物登记，带了什么回来，要核实，有违禁品，要主动交出，说明情况，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妥善处理。

他们呆呆地站起，目送柳书记离开大队民兵连办公室。她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站停，对陪同的徐忠良说：今天安排客人在公社招待所住下来，那边的条件好些，让客人好好休息，一边办事，有困难电话联系。

在马家寨一家村办小饭店吃了中餐，徐连长动用了那台蔡青年赠送的东方红拖拉机把他们拖运到了公社驻地水尾镇招待所，这是最高的礼遇了。招待所的规格高了许多，有客房，有台账，有服务员，有附设的食堂和小卖部。马家寨与外界接触的通道只有那条明末清初修筑的车马大道，旱天行车辆，雨天积水过多就会把自行车的轮子陷进烂泥坑。公社门口有条煤屑路，可抵达岑巩县城。

可喜的是小卖部里的香烟、糖果、副食品、日用品都免票免证供应，吃、睡、散步、购物行动自由。服务员有男有女，女的山里妹子，乡土气息浓厚，男的老实纯朴，知书达理，全是公社里的佼佼者，穿着大人物的服装：列宁装、中山装。马中国不识时务了，去换了套紫色西装老板服，格格不入反煞风景，他却另类想法：穿西装就是冲着这些小姑娘小伙子的，他们在山沟里见识少，认为穿西装的人从海外归来，心起敬意时主动去闲谈好不被拒绝。

吃饱了，闲坐在客房里，别让他们误认为我们是不出洞的老狐狸，出门去走走，找人聊聊……马中国西装笔挺有意坐进了会客室，购买了一包上海产的带奶油香味的凤凰牌香烟……

果然，不一会儿就有服务员中的她或他，主动上前借冲茶点烟的机会与客人拉上几句闲篇。谈什么呢？顺其自然，感兴趣的多谈几句，不感兴趣的少谈或不谈吧。

几天以后，马中国有趣地发现，对方都是学生，有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的，有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的，安排进了称作铁饭碗的公家单位——公社招待所。光靠长得好也不行，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连影子都进不了。他

们与客人忌谈三年自然灾害和饿死人的事；忌谈中苏论战和苏联逼债；忌谈镇反肃反抓空降特务……他们畅谈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与客人讲话有分寸，有警惕，暗中把握住一条底线，心中有个标准，一个人与客人交谈时，必有另一人在旁听着，有时插上一句半句，你很难分得清闲谈是受人掌控的还是自由的……

马中国还发现，问起马家寨，年轻人中没有一个知道底细的。那年头，马家寨的秘密尚未公开，全寨四个秘语传人的家庭，三个不在本土，知道的就数徐忠良一家了，他们不泄密，不谈吴三桂和陈圆圆，就不会有外人进寨探营。

其实，历史并非宝葫芦，还有一家上两代搬出马家寨的吴族人也是知道这一秘密的，口子最后从那里打开了，……

哎，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柳书记的下文。鲁汉人和马中国成了寓公，吃吃睡睡吹吹牛聊聊天，叫了公社招待所而养寓公了？不会吧。跟马中国聊过天的年轻人，也好像完成了政治任务，各干各的不再愿意跟他摆谱了。

两兄弟睡一室，明白了一个道理：蔡青年是共产党，我们是国民党，分出亲疏很自然，柳书记在冷落我们。鲁汉人说：我二十多年不交党费了，不靠国民党、不靠军职过日子，以党派分人间亲疏对我们这次回国很不利。马中国说：人家认定我们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不信你就瞧这个柳书记吧。

真是岁月如水，红尘如梦，走过的地都留下了鞋印。

有你们的电话……望眼欲穿等来了公社柳书记的电话。女服务员连个姓都不呼，不是舍不得花力气多说三个字，而是不好称呼，称同志，领导会批评犯立场错误，称先生，又会指责有资产阶级思想。马中国起身去接，鲁汉人跟进……电话筒里传来了柳书记的声音：

是我们的工作效率低，让你们久等了，过得愉快吗？我们去了县委和政协，为你们的事分头跑了几个部门……今天可以通知你们以下几点：马先生，你是团参谋长，办暂住户口要到县政协，公社的权力有限，请带上护照……去县公安局，再去县政协……鲁先生在吗？……电话筒转手给鲁汉人，柳书记在那头继续说：

鲁先生，你跟马先生的情况不同，你是要去茅台找妻子儿子一家团聚，不一定入马家寨原籍的户口吧。这种定居的审批手续相当复杂，时间长，要有耐心，要通过公安、民政、政协、统战部门……如果有个能为你做政治担保的单位或个人，那么就将方便许多……

电话在友好的再见声中和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上倔住了，结束了。内容归纳起来很简要：能在大陆上找到政治担保就好办；没有人肯担保，根据敌伪档案办事，属历史反革命，划入四类分子……一旦查明是偷越国境，"美蒋派遣特务"的名分非他莫属。

他们一夜没有合眼，一夜没有关灯，望着灯光想主意……

鲁大哥，你听出柳书记语中有骨头吗？"要有耐心"，等待什么？等待他们把网结好？

哦，她是不是暗示我去找蔡青年做政治担保？

你我老犬真了，我是干过特务这一行的，她要我们这么做，自己打个长途电话或电报给蔡青年不就行了？她是放长线，等待上级指示，决不会让蔡青年知道的。鲁汉人想不到落户马家寨的问题很复杂，光有家谱族谱不行了，弄不好会遭一身辱，在历史问题上被泼上一身墨，百帖草药汤也是洗不净"历史反革命"这块牌子的。于是，他们借口去县城办定居手续，连夜去狮子山取出山神庙里的所有东西，分放在腰带里、黄布袋里、口袋里，偏偏留下两只空箱子和一些衣物，休闲地走出招待所前跟女服务员说：两只手提箱留在这里，请代保管几天，房间不退，去县城办完事回来结账，预付一星期的房租，可以吗？服务员见有实物作抵押，又预付了房租，便满口同意了。

出于谨慎小心，他们唱了出空城计，留下了空箱子，前往第二站——茅台镇……

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是中国最有名的烈性酒"茅台"的故乡。附近各个村寨也出名酒，水是同一地质环境中的地下水，酒糟发酵工艺，勾兑奥秘由从茅台酒厂退休的老师傅那里传授给了他们的子孙，人死封口，封不死秘方，不准叫茅台，叫二台，味儿纯正赛茅台，真假包公难分辨。丁美亚的父亲就靠这条路子发家的。

马家寨成了危险区，说不定柳书记在两天之后发现了他们的马脚，会带领公安人员，民兵连追捕至茅台镇呢。好在他们都不知道鲁汉人的家在茅台镇的哪一家，尚能捉一天迷藏。老弟兄先走进茅台镇日用百货商店重新购置了两只黑色牛皮手提箱，所有宝贝东西也像换房进了另一间新居住下。另外添置了几件衣服和生活日用品。

按二十多年前的记忆，鲁汉人去寻找丁美亚母子的踪影……

现在的茅台丁家老店怎么样了？丁美亚回了茅台老宅吗？前尘影事涌上鲁汉人的心头……他终于摸上了百年老店丁家的门，见店堂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留着胡子，酷似当年的老岳父，便知这是谁了，便趋前一步再次细心辨认，正是他救治过的小留子，丁美亚的胞弟！

小留子……你还认得我是谁吗？……

小留子竟然第一眼错当他是个来沽酒的老顾客，随便敷衍了一句：你常来拷酒，怎么会不认识你。

马中国问：你知道他姓什么？

他？面熟陌生，三天不见五天见，总是这样，顾客总是这样，走马灯一样，去了又来了，承蒙常来照顾小店生意……

我是你姐夫——鲁汉人！他的话音有些抖。

小留子不敢相信他这一吼，面部表情因肌肉的抽搐热血一涌而活跃起来，不敢相信传说已死去二十年的姐夫活现在面前：

姐姐说你不在了……小留子的话音也发抖。

马中国认为有必要说话了，抢前一步：你姐夫没能从缅甸回国，我对你姐姐说

鲁大哥去了南京，也有可能失踪了，没说他不在了啊！

鲁汉人急问：先不说这些了，父亲在吗？姐姐在吗？小亚在吗？他们都好？

小留子不能很爽快地作答，热泪盈在眼眶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哽咽着说：

父亲十年前过世了……姐姐在三年自然灾害头一年，为了小亚的吃饭和读书两大难题能解决，改嫁给了茅台镇粮管所书记了，小亚拖油瓶过去，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因为……因为成分不好，没考上大学——政审不合格。后来就进粮站当临时工……不这样不行呀，姐夫你不知道，那个年头……

鲁汉人目光迟滞，心灵像受到了扭曲，心头像被刺了一刀，道德像被人辱没了一次，问：怎么样说不这样不行呢？不这样不行呢？

小留子清泪淌下滴上胡子而浑然不知，悲怨交加地说：姐夫你，你是国民党的军官……这可比得了美人麻、狮子麻还厉害……一个能治好，一个不能治。虎口的老鼠肉喝了乌沙蛇药酒就硬跳起来了，头上套住了"四类分子"可就……鲁汉人和马中国都读不懂这一页中国大陆上的石鼓文，站在酒店门口像被地心吸力吸住了双脚……中国的事不是离开二十年的他们所能料。姐夫，你们进来坐一会儿吧，我去找小亚，他现在仍旧叫鲁小亚，姓不改名不改，这是我姐姐改嫁时提出的唯一条件……

见了儿子鲁小亚，茅台镇的一角将会出现什么场面？引出丁美亚，如果她也认为比得了美人麻、狮子麻还厉害，我又何必去见她和小亚呢？对她会带来诸多麻烦的，我自己的政治担保还不曾着落呢……留下遗恨慰亲人吧，囫囵吞下两颗生活的苦果吧，这怪不得她的……小留子，我看不必这样了，我和马先生还有些事要去办理，这次不见了吧……你转告姐姐，说我和马中国来找过她和小亚了，情况知道了，请她保重身体，教养好儿子……

马中国想不出多少话，只是想起来说：吴娃很想她，后会有期啦！

鲁汉人怕在此耽搁的时间长了，被美亚母子知道了行踪追赶上来，又担心那位柳书记不放过他们，便转身对马中国说：

赶快离开这里！她知道我没有死，并且已回到了大陆，就行了，心不悬着了；她让儿子姓鲁，还认吴三桂的后裔这条根。够了。

两个人快步找了个转弯的小巷子，不从茅台镇的大街上走，避免天下新出了个"巧遇记"，鲁汉人对路径很熟悉，"撞车"的概率就小。马中国向走出街梢的他问：

这下，我们去哪里？……

去……鲁汉人一时回答不出下文。

踏上日思夜想的祖国，一连遇上了这些事，太出人意料了，真用得上五代十国时期有个叫陶穀的写的一首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换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一腔热血满怀期望能在马家寨或茅台镇"铁衣着尽换僧衣"，做寓公，做灵塔中亡灵的守护者，做研究类人猿的业余探险家，做个不停步的乡间悬壶先生……都落空了，现实把理想打了个粉碎，祭奠亡灵，为亡灵雪耻更是妄想……

他们走上了镇梢的一座石砌大桥，赤水河的清水在流淌，坐在桥栏上歇脚的人，脑中的思维也在流淌，心尖的热血也在流淌……

鲁汉人的一个想法给马中国一个惊喜，宛如桥下的九曲赤水河，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看，只有西岳华山一条路，去找蔡青年投诚！……他是共产党的高干了，书记了，不是昔日的弹皮弓大王了，他能不能保持那颗兄弟的童心，记住山神庙地坑里的铜板，跨越政治造成的鸿沟，不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行为准则……说啥也要去撞一撞这口木钟后才回头！

两人的脚掌踏在地球上，心吊在太空中，真的，马家寨尚且难容，蔡青年有这样的胸襟容下他的鲁大哥吗？中国大陆能留下一方热土给予亡灵，给予他吗？

去南京投诚蔡青年，包含着回吴太公的故里高邮马棚湾，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最后一块落脚地吧。当年反清的平西王连骨灰都没有，衣冠冢都没有，祖地的族人还是冒险接纳下了他的后人，三百多年后，相信也会认下这门千里外的族亲的。

对，是口高邮城头的木钟，也能撞出嗡声来！……

能不能在做了共产党一个大厂书记的门下做食客？鲁汉人不敢想得太乐观了……

第二十六章



巍巍石头城垣下。

青青古秦淮河畔。

有一座历史长久、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它是清政府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的洋炮局，后来改称金陵兵工厂，是中国最早的几个大型工矿企业之一。桨声灯影秦淮水，造就了文人墨客，洋枪洋炮的制造，也造就了旧中国第一代真正的产业工人。

蔡青年十七岁进入金陵兵工厂。他的三十年阅历也是几度风雨，可歌可泣，全身血色，比之鲁汉人，比之马中国，并不逊色。他没有奇遇类人猿，没有奇遇灵蛇珠，他在东北长白山遇上了一位比夜明珠更亮的人——杨靖宇。历史和战争为中国塑造了许多伟人，杨靖宇是其中之一。从马家寨走出来的蔡青年有幸成了他的部下，他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影响了这位吴三桂后裔的一生。

举目无亲的他，先去了高邮六安镇马棚湾，以陈太婆传下的秘语在三桂堂寻觅到了姓孙的吴族人，又托本族长辈的照应，介绍进了金陵兵工厂做工。他是学钳工的，具体说是模具钳工，在走出山区前就会开枪膛、修理瞄准镜等技术活，得益于他从小练就的弹皮弓穿杨绝技，屏气操作，一丝不苟，做工做得出类拔萃。因为他心灵手巧，又有文化，很快被厂方提拔为军械修理车间的技师，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运支部发展他入了党。

1931年，中国东北大地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蔡青年的人生旅程：为支援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地下党组织了一批老兵工进入长白山。他奉命北上先在北平西郊一个叫车道沟的地方住下，秘密地参加短训班，学习和受训的人共有五个，两个是他兵工厂的师兄弟：赵俊友和钱奎。内容有两项：学习吉林人的日常用语和手枪射击要领。一面等待来接头和护送的地下党交通员将他们送往梅河口镇。

梅河口镇是吉林长白山地区一个木材、粮食、牲口、皮货集散地，日寇占领东三

省后，这里是游击区，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已在这一带向日寇展开了敌后游击战，军营、军械所、军火库、被服厂遍布莽莽林海雪原，急需后勤支援，补充军械技术人才。

与蔡青年同行的另两个人是河南地下党支援的党员，都是杨靖宇将军的老家河南确山人，临时由蔡青年任组长。他们顺利抵达梅河口西梢头的一家酒店。

酒店的幌子上写了个倒悬的酒字，见怪不怪，正是地下党情报里交待的暗号——联络站标志物。

五个血气方刚的党员、兵工，民族气节坚强，没有血气就不来闯关东了，按北平地下党的指令，先由一人出面联系，接上头，万无一失了，才能通知其他四人。蔡青年穿着黑短袄，黑扎脚裤，大头翻毛皮鞋，狗皮帽，腰间扎了条灰布带，十足的长白山山民打扮，走进这家挂着黑棉絮厚门帘的酒店，往里间靠着柜台的墙壁坐下，不讲话，也不叫伙计上酒菜，只上了一碗酸辣汤热热肚……

店堂里已有了几个老酒客，抽着喇叭筒烟卷，谈着"干哈干哈"的吉林话，要不是在北平受训时也学过"干哈"，真不知道这就是"做什么"的意思。中国人日本人都穿了厚厚的黑黑的冬棉衣，不开口讲话，是很难分出国籍的，日本特务就常用这种办法混在中国人中间，侦探和捕捉抗联的人。一踏进东北敌占区，非得格外小心，地下党联络站不能拒绝敌特分子进门呀。

接关系的是位中年汉子，本地人，早早落座在柜台后边的一角，时间一到，他就冷眼注意着有无新面孔驾到……他发现了蔡青年，不讲接头暗语，而是脱下左脚上的皮鞋，探出脚跟，露出厚厚的线袜，在那上面缝补了一块圆形红布，意思是把日本鬼子踏在中国人脚下……时间不长，抖了抖皮鞋好像为了抖落进入鞋底的什么小石子之类的异物，又穿上了……

蔡青年用相同的动作跟对方的暗号对上……这是种设计巧妙而隐蔽的方式，双方不用近距离接触，不用对话，危险性极小，不在此行中，仙人指路都看不懂。双方不声不响借沽酒才坐到了一块，小桌上对酌，老板把厚厚的棉布帘落下一半，坐在帘外望风，里面小声细谈：

今天过来几位？

五人。

都装扮成干哈模样的？

剃头匠，磨剪子，擦皮鞋修皮鞋的，贩人参的，加我。

今晚住开，明儿分散，各人干哈就干哈，后天山里派的人来接应你们进山，时间是晚上十二点半，所以算作后天，实际上是明天深夜。

地点呢？

明天午八点你坐在这老地方喝酒，我在桌面上告诉你；山里今晚来的人才会告诉我呢。

翌日……

赵俊友、钱奎和两个河南确山县的同志，他们是一个战斗小组，身藏手枪，虽然

各干各的，分散开来又保持在视野之内，一旦谁发生意外，比如撞上敌特盯梢了，便打暗号招呼，集体向目标靠近，诱敌进入林子后除掉；如果形迹可疑者跑了，那就必须立即转移。对付单独行动的敌特绰绰有余，蔡青年跟他们一起活动时就更放心——短期训练时，他们知道他是个神枪手，一顶仨不在话下。可今天他单独去酒店接头了……

昨天的那个接头人在酒桌面上通知他：有个老头，傍着雪橇，会将你们拉到第一路军的一个兵器修理所去。

拉雪橇的是一头劳苦功高的毛驴……

蔡青年启程北上后，跟鲁汉人和马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五个人在北平西郊一个邮局向家里发了最后一封家信。进入长白山正值农历年底，修理所的兵工为新来的同志补了个迎新会，吃了顿野兔肉饺子。

五个人中，蔡青年是唯一的技师，即被任命为副所长，分管修理各种长短枪支。校正瞄准器和修磨枪膛是他的拿手活。修理所自己建有靶场，经过试射，检验合格后由他签字，送交库房登记编号入册。

原则上，兵工不参加战斗，另有武装保卫人员负责武器库和兵工的安全，遇到突发事件，兵工们才应急投入战斗。他们熟悉武器性能，亦工亦兵，都具备战斗力和牺牲精神，当抗联的兵工，危险与安全并存。蔡青年从小练就一套运气、瞄准、发射的真功夫，对射击要领熟稔，武器到他手里，“老爷枪”同样能焕发青春，弹无虚发，打你左眼不打右眼……一年时间下来，全所的同事都知道蔡技师这个人了不起的枪法了。

夏天是东北地区解冻回阳的好天气。蔡青年在第三年便自己设计、绘图、编制工艺，仿造出快慢机和步枪，支援赵尚志的抗联部队。这个创造性劳动，受到了一个人的关注……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修理所周围来了一队抗联战士，拥着一个一米九二的壮实汉子，他留着短胡子，腰挎短枪，脚穿大头牛皮鞋，身穿臃肿的老棉袄，走到兵工们面前，操着一口嗡音的河南确山话：

同志们！民族敌人大兵压境，我们兵力有限，给养有限，不可能派兵保护军械厂和修理所，大家不能轻敌，遇险要自己保护自己，拿枪独立作战，摆脱敌人，转移阵地，保存自己……打散了再集中，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争取最后胜利，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向日本鬼子投降！愿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此人具有轩然威武的英雄气质，铮铮的抗日意志，不屈的精神，这些光辉的民族正气对蔡青年的影响很大，留下的印象永不能忘怀。待他走后，才听老抗联的兵工对自己说：此人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时年二十九岁。

这是蔡青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这位赫赫有名、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相识，聆听到了他的讲话。杨将军每到一处，视察完了就走，像颗流动的星，来无踪，去无影，不留名不留影，预先通报下级时也用代号，在长白山这个特殊战争环境下，为保

护他，同志们都不称他的姓名，以防日寇的情报人员有机可乘，事后也仅在内部传颂杨靖宇来过了。

1935年冬天，军械所制造出了一批手枪，蔡青年被上级提升为正所长。杨将军在内部通报表扬了他。一个月后的一天，发生了真如杨将军告诫的险情：从通化市开过来日本鬼子一个联队，雪夜钻进大森林，其中一个小队摸索到临近军械所了才被岗哨发现，鸣枪报警，日寇在十分钟内已将军械所团团包围，翻过峰口直扑北麓的军械所仓库……

这是一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方毫无准备的袭击战。军械所有枪有弹药，但没有真正的战斗员和指挥员，军工们匆忙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应急投入战斗，敌情不明，难免紧张，但无一人怕死退缩，更无贪生者投敌。敌人是来端窝的，枪声已响，蔡青年岂敢怠懈，他七七八八将军械所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叫同志们搬到一个背山坡的大松树底下，大家起始当他要坚壁清野埋掉这些军火，他却下令赵俊友和钱奎：

给我装满子弹，长枪、短枪都装满了排在地上！

咋？你想跟鬼子拼了？赵俊友明知故问，他靠近蔡青年，是对所长寄予了生的希望，胜利的希望。

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向日本鬼子投降，这是杨靖宇将军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牺牲，怕什么？勇敢的人才有战斗力，怕死就不死了？敌人对中国人是残酷无情的，准备决一死战吧。蔡所长以后无话，全神投入战斗。

赵俊友和钱奎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替他装弹系带，一件件一支支往他的脖子上套，往地上排放，他上半身齐腰披挂了六支快慢机。他们又跟两个河南战友组成战斗小组，找掩体迎敌，一面为蔡青年作掩护，保证他不被日本鬼子的狙击手发现。可惜抗联的武器单发多，连发的少，比起敌人的重机枪、小钢炮劣势明显，正面硬拼肯定损失惨重，代价很高。蔡青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射击位置，进入各自为战的阵地，只要隐蔽得好，居高临下，是狙击手的理想阵地……

一个日寇抢先摸上了北麓，带着的狼狗冲在最前，它汪汪乱叫，发现了蔡青年……

在它后面爬行的鬼子兵循声就朝大松树打乱枪，岩石上溅出朵朵火花，弹头乱崩……

狼狗呀狼狗，不管你是东洋狗还是西洋狗，中国的蔡青年就是因了你们这一族才避难远走到金陵，今天你等又打冲锋在中国的雪地逞凶，你后面的主人不见人影就乱发射，也不是个好射手……

叭——

蔡青年手下不留情，首发命中，它一声惨叫倒地，扑腾一下不动弹了。

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保护蔡青年，赵俊友和钱奎也朝下打冷枪。有蔡青年在，他们有了主心骨，相信他能行，自己的责任是发现向他开冷枪的敌人……

轮到日本鬼子头接狗头的班了，探出一个钢盔刚冒过蔡青年的视平线，正中的

红色大星星闪着亮光……叭——被打倒一个，留下一声啊，这是开戒枪，蔡青年一生中惩罚的第一个敌人。第二个，连啊都来不及喊出声，仅作出了本能的一声叹息，将体内的余气退尽，五分钟过东洋，去见天照大神了。

一声枪响倒一个，枪响一声倒一个……北坡上又多了几个不动不吭的，像玩多米诺牌，鬼子兵死不明白，活的也不明白，想探头弄个明白：中国人的狙击手躲在哪个旮旯？结果，前后都成了死不明白的鬼子鬼魂。

蔡青年的战位在大松树背后，山岩的侧面，后为山谷，没人能爬上，一枪一点射，打完二十响，再换一支胸前的二十响，鬼子兵排队而上，无法在山道上集团冲锋，无法瞄准，自己先当了靶子，个个被击中了头颅中部，喊声啊都挤不出时间，回首望东京，可惜已睁不开眼睛，让长白山的雪替代富士山的白雪擦亮你们的眼睛吧！

从这条山道上窜进伏击圈的鬼子，连带一条狼狗，竟被蔡青年在一个小时内单兵作战撂倒了二十一个。

蔡所长的枪子，不可能有打伤的，只有打死的！连两个杨靖宇的老乡河南确山人也深信不疑。东洋人此番初识"东亚病夫"枪法的厉害，像看"东洋镜"，不识抗联第一路军的枪法，不见哪个中国人向他们开的枪。传说杨靖宇的枪法准，难道今天真的跟他狭路相逢了？

日寇中的幸存者，决不甘心袭击军械所大败而归，将组织兵力进行报复。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的枪声渐渐停息了，其他方向冲来的鬼子也没有得逞。蔡所长点穴法式的奇特枪法，孤胆迎敌的气概，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精神振奋的表率作用，使他一战成名，从所长、技师蜕变成英雄，全所兵工愿听从他的指挥。

快下坡搬鬼子留给我们的枪！

蔡青年一声唤，兵工们才想到也碰到了打扫战场这回事。清点下来，共计七十三具尸体，缴获三八大盖、小钢炮、轻机枪、掷弹筒、手枪、指挥刀、望远镜、屁帘式战斗帽、钢帽……几大篓，我方竟无一伤亡，无一失踪。

雪夜的遭遇战结束，虽然胜利了，军械所也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到莽莽林海的另一处，以防敌人报复。一支不正规的兵工队伍就在当夜人拉驴拖搬出了原址……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开庆功大会，有份战报里记载了蔡所长的战功，引起了杨靖宇将军的关注，经过政审，宣布蔡青年出任新组建的独立营营长，战斗队伍都由各处兵工组成。

东北抗日时间最长，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在中国军事史上是空前的。第一路军坚持到公元 1940 年 2 月 23 日，发生了悲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年仅三十五岁的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他在东北苦战十四年，这天刚好是元宵节，在吉林省濛江县城南六公里的三道崴子保安村，因叛徒程斌出卖了抗联的七十二处秘密贮藏点，日寇追踪到小南山下的一棵常青树下，打中了将军的心脏而壮烈殉国！他孤身一人多日未进一粒粮食，发着高烧，顽强地同日寇周旋……

杨将军的遗体，被日寇斩下头颅，照了张双眼紧闭的遗像，冲洗复印了几麻袋，在全境散发，以振皇军军威，还要看一看这个与他们转战了十四个年头的中国军人，捉不住打不死的英雄，是什么支撑着他高大的身躯？在医院的解剖室里，一双双发红的东洋眼，看到了他的肠胃里全是来不及消化的草根……

蔡青年也看到了这幅照片，看到了这个报道，在他眼前，杨靖宇将军的头颅比黄金还重比黄金还亮，肚里的草根比黄金还重，比黄金还亮……

杨靖宇教会他什么是共产党人，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民族精神……

1940 年后，东北抗日进入了一个异常艰难困苦的年代，各地土匪武装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多如牛毛，日特汉奸四处隐藏……在长白山大森林里坚持战斗的抗联部队被迫走出了大森林，是转移？不如说是让出阵地，保留种子，原先曾有过退到苏联境内的打算，结果不知为什么取消了，转向了大平原，大草甸，重新组合打游击。蔡青年率领独立营退出大森林时已升任团长，率领的队伍却是不到一个营的兵力，带着军械所的武器和工具，东转西移，十分困顿，想跟另一路抗联部队整合……

从地理山势条件方面看，东北不及山西的黄崖洞、河南的伏牛山，要保存规模在千人以内的兵工厂是不现实的。蔡青年不得不实行了化整为零的战略，自己只带领了战斗骨干，分头率队活动，何时再相聚，说不准，遇到友邻部队就归队一起战斗，被打败了，再隐蔽，战斗到光复国土为止！

不久传来消息：赵俊友和钱奎的两支小队伍与赵尚志的部队会合了。蔡青年也率队向赵尚志部队靠拢，行军两昼夜，前面要通过一个大草甸子。小队伍携带的是军械所的一批短枪和子弹，它们是军人的命根子，硬是用一辆车间里专用的手推车拉拉推推一路涉过了这个从东到西荒无人烟的地方。为什么不坚壁清野？——他们还有修械任务，还要打遭遇战，所有的修理工具也都装在手推车里，不能丢弃。这些钢铁家伙运载远行时觉得很沉重，口渴肠饥，脚步踉跄，前方将是什么凶吉在等待着他们，说不准猜不到，遭遇鬼子的巡逻队或土匪团伙，免不了血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

蔡青年看看军用地图，说：草甸子那一边有家小饭店兼小旅馆，到了那里有吃的，过大草甸子不能坐下休息，以防躲藏在灌木丛茅草堆后面的土匪向我们打冷枪，要快走。他举起望远镜搜索着那个小饭店，小小的抗联队伍又上路了。朝彼岸前进七里，终于见到了树梢头一缕缕的蓝烟，是野火燃烧后的狼烟……是人间炊烟？难分辨，十一个人结队推车往飘着烟的地方赶路才能有吃的喝的……

懂得小本经营的小商贩，在这大草甸子的进出口好似《三国演义》里曹操必走的华容道上开设了一片小饭店，专候长途劳累又饿肚的旅行者光顾，只此一家，经营经济饭菜、烟酒杂货，一夫一妻带了个女孩子，仿佛北京城郊的车马店，没有它，天下或许会多了不少饿毙者，小饭店因此成了旅客的生命驿站。

蔡青年的小队伍先将手推车停放在路旁，车头朝西，前轮小，定方向，左右两个大轮子两边的长手柄摩挲得溜光锃亮，它能原地作 360 度转弯，车载重，左右大胶

轮在草地上留下了自东向西两条绰约的辙印……

客人是干啥的？男店主主动上前招徕生意，听话音便知是本土人。这一家原先是四个人，全靠小店生活，后来妻妹被这一带的大财主谢东雇去为他的三姨太做女佣了，借这点光才在这土匪横行的"华客道"上站住了脚，安安稳稳过日子，因为这里属于谢东的地盘。

蔡青年向店主要了六包烟丝，六盒火柴，三瓶高粱酒，十一大碗杂粮饭，菜里加了把大蒜头末，红辣酱每人一小碟。饭菜不会马上做好，先用旧报纸卷起喇叭筒，填进烟丝，划了火柴抽烟休息。店主眼力真好，一眼就吃准他们是抗联小部队：从大草甸子上来的土匪，都会大吃一顿，高兴了花几个钱，不高兴了打个空招呼：赊账。他见过杨靖宇的抗联战士，见过汉奸日特土匪，三教九流额角上不写字也能认出谁是哪路神仙，谁是哪道山鬼。眼下这支队伍，付钱买东西，出语不粗鲁，吃得很省。

来了生意，女店主忙碌起来，忙过吃饭又忙招待，泡上大壶热茶，不收钱。男店主上前拉呱：我知道你们是干哈的……杨司令部下有不少是我们东北的，都挺好。

蔡青年不感到意外，杨将军留过足迹的地方很多。从他友善的态度看去，不会是一处敌特暗设的情报据点、网掳抗联战士的陷阱……杨司令的事，你也知道？蔡青年问。

知道，知道。这里有时也来土匪，他们从汉奸那里拿到了日本人散发的传单和杨司令被杀头颅的照片，扯谈着是怎么怎么抓到他的。

是怎么抓到他的呢？……听者有心，在当年抗联内部根本查不出是谁出卖了杨靖宇，蔡青年便动问。谈者无意：

我听来这里吃饭喝酒的土匪说，杨司令部下有个人，对抗联的秘密都知道，对杨司令的活动能不清楚？什么人，土匪酒后也说不清是谁。

哦……蔡青年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杨靖宇的牺牲实情当时敌伪报纸上大加宣扬，传说也不少，但并不清楚深藏在内部的毒瘤，并能亲手惩处他。男店主传递的信息：叛徒"对抗联的秘密都知道"——这个人不会是一般的战士、一般的百姓。

这个出卖杨靖宇的叛徒、师级干部程斌直到全国大陆解放后才伏法的。

这个大草甸子边缘的小店主怎么能在土匪、汉奸、日本特务出没的要道口平安无事地做着他的小生意呢？蔡青年正想探个虚实，林子西头响起了一阵嘈杂的人语声、脚步声……

男店主练就了眼窥四方耳听八方的本领，脸色顿变，朝大家摆手：是土匪……我来应付，大家先别动武！

蔡青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手触枪柄，又慢慢放松……男店主已奔向路边的三轮车，双臂使劲快速提起车把，在原地转了个 180 度调了个头，朝西的车头朝了东，放下，又朝东察看地面，发现有车辙印痕的地方便用双脚猛踢草皮，从西朝东乱踢一阵，印痕不明显了，他才松了口气，灵魂复位，鼻尖煞然冒出了几颗汗珠，人站在店门口面带笑意准备迎客，好像跟蔡青年一行人不相干，风马牛不相关，仅是路过

停下喝杯茶，正要朝大草甸子赶路的样子。

绿林丛中来的正是一帮绿林——土匪。

他们常来小店作客，捕捉猎物，身边都带着真家伙，见谁都目空一切，天高皇帝远，满洲国的皇帝虽然离得不远，但管不了他们。东北的土匪成分很复杂，有靠日本人兼当汉奸的，有靠满洲政府效忠皇族的，有退伍落难重入黑道的，有吃喝无着人伙当喽罗混饭的，有靠黑枪为抽大烟嫖女人不用花钱的……乌合之众亡命之徒的大集成。眼前来的这帮人，八个，有大背景：靠山是这一带的大财主谢东，他儿子在长春的满洲帝国警察局当局长。亦官亦匪，明里是保镖，暗里是土匪。至于蔡青年想探问的事，谜底就将揭开。

双方邂逅，都亮出了真家伙，又进不得退不了，十一对八，土匪们怕吃亏才没敢动家伙拼。男店主说话了：

别误会，别误会，他们是杨司令的旧部，从西边来，路过小店喝杯茶暖暖肚休息一下，连夜要过大草甸子的；这几位是谢家大院的保镖，是熟人。

为首的土匪叫熊队长，他漫不经心地朝三轮车瞟上一眼，揭开盖布又瞥了一眼，发出一阵轻快而诡异的假笑后说：

杨司令，抗联大英雄……你们要在今晚过大草甸子？有野狼群哩！……武装运送军火去长白山营地？杨司令死了，山里还有抗联，佩服！祝你们一路平安喽……

蔡青年未见土匪蠢蠢欲动，也免得带累了店主，留下这八条命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假装喝茶抽烟……

小店门前的这块空地上，两股武装的对峙，在笑声中充满了火药味，把个店主一家吓得心惊肉跳。熊队长连支烟卷都不受，也不坐了，说：弟兄们，回！……谢东家亲戚方老板你好好招待着，让他们多呷几杯，大草甸子的晚上风大着呢！

杨靖宇死了，还好像死诸葛吓退了活马懿，土匪们乖乖地走了。男店主等土匪走远了回过神来，露出内心的惊恐，小声对蔡青年说：

你们今晚要快走，我这里不留你们了，路上别耽搁，他们笑里藏刀，会在大草甸子等着你们下毒手，等不着，又会派人来问我……我就不能再说你们去了大草甸子，只能改口说你们怕野狼群，临时改变了路线，那么土匪们还会朝你们去的方向追赶，夺你们的枪，要你们的命，他们骑自行车，比你们快……

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些做法的，方老板？

哟，老手段了！大草甸子四野不见人影，他们集结一大帮子，四面围拢来，乱枪打死了你们，劫下钱财枪弹，一走了事。你们过来时没有看见地上有死人骨头和破烂东西吗？死人早被野狼和老鹰撕了吃了……景阳冈老虎吃人，县里贴布告，这里死了人，没有人管。

为什么没有人管？

哎，抗联的人死了，日本人或满洲帝国的警察会去收尸？——杨司令是个例外。日本人、汉奸死了，明的有人去收尸，暗的又谁知道？土匪杀的人多数不是本

地人，有谁去管？

一群害民蟊贼！蔡青年心里在怒骂。

方老板又说：我把车头调个方向，才骗过了他们，让他们相信今晚你们要过大草甸子，所以没有在我这里下手，如果知道你们刚从东边过来，那就难说了，熊队长的枪法很准……

方老板的话托出了一颗向着抗联的心，让人感激。蔡青年也在为他想：今晚在大草甸子不见我们，人财两空，方老板一家人凶多吉少，我们连累了他……深思后，提问道：

你说的那个谢东财主住得远吗？

五里八里不算很远，我去过几回，寨子叫谢家寨子，大家叫财主住的大院叫谢家大院。

他真的很有钱吗？

不假，很有钱！很有势！

他不做生意不种地，从哪里来？

抢来的呗！不是满洲帝国的康德纸币，而是金银财宝。谢东三代以上跟官府勾结敛财了，七八十岁养了三个太太，能没有钱么？

这一带的土匪多么？

多！暗的明的挂牌的都有。

土匪还能挂牌？

咦，牌子上写联防队、保安队、自卫队嘛。

如果抢得我们的枪支弹药，会送给谢东吗？

熊队长是谢东的保镖，干哈不送？谢家大院就少东海龙王的夜明珠、西王母的蟠桃了！

谢东手下总共有多少土匪武装？

二三十个吧，遇大事，可以去长春搬兵哪！日本人也会帮忙啊！今晚他的保镖队一定会全部出动，留守大院的不会多了，你们有十一个，少了打劫不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们是不干的。

蔡青年动上了心思……突然对方老板说：今晚你们一家三口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上哪儿？去干哈？

哎，谢家大院啊！我们决定今晚去拜访谢东老爷子，借颗夜明珠！

方老板愣怔在那儿不动弹不挪步，不相信抗联的人在向他说实话，问：你们去拜访他干哈？他是反对抗联的，要抓你们的，一个电话日本人就会开大部队来的……

屋里没有插过一句话的女主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忽然从里面跑出，跪在蔡青年的面前不由分说滔滔然诉说起七年前发生的一件家事：

你们要去谢家大院，好哇！我家亲妹子十四岁被谢东老爷子手下人抓去当他

三姨太的佣人，十八岁逃回来，她在雪地里赤脚跑了一夜，十个脚趾冻成两砣肉饼子，血肉模糊全麻了木了废了，再也分不开……第二年讨了个民间秘方才治好，又被谢家大院的人抓去做了头，养马养驴住马厩，没敢再从谢家大院逃回来过，她也不能跑长路了，啊！呜呜呜……谢东派人送话：跟方老板搭个亲戚走走，小饭店开着，我叫底下弟兄带只眼……唉，是哪门子亲戚呀？你们是抗联，管用，跟谢东老爷子能说上话，搭救我那受苦受难的妹子出来……呜呜呜，她叫秀娟，姓张。

哦，原来有这般的亲戚，蔡青年听后义愤填膺，问：谢东他为什么不肯放过她？反要跟你们这样的人家攀亲搭眷？

方老板一语道破：我猜摸着，谢东怕她妹子知道了什么，留在院子外面不放心。

蔡青年点头称是，分析下来，小饭店能在大草甸子这边存在下来，没有政治原因，跟谢东跟土匪没有任何亲情关系、利害关系，他们倾向于抗联的情结是非常自然的，无讹无诈，可以信任……

我刚才说的话，不是笑话。他和盘托出：土匪去大草甸找不到我们，扑空回来一定会拿你们报复，说你们帮抗联做事，说你妹子是抗联的探子，在谢家大院做卧底。我们不能不管你们的安全，决定今夜乘虚而入袭击谢家大院，端掉土匪老窝，救出你那妹子，也可探明他有没有夜明珠了。

离开这里，我们能上哪儿？

去沈阳，去长春，去大连，去哈尔滨都行。我们会给你们安家费，在城里做生意，去农村种地都能生活，安全能保证了嘛！

好个蔡团长，从长白山撤出来，身边没几个钱了，自己和部队的安家费还没个着落呢，许愿给人家发安家费了。他寄希望于汉奸、土匪、大财主谢东的头上，不拔掉这颗钉子，除去这种毒瘤，抗联的小分队要在长白山坚持下去生存下去是很困难的。

第二十七章



乘虚而入，机会难得。

抗联十一个勇士奇袭谢东的老窝，在蔡团长率领下组成了十四人“军民联队”，连夜向谢家寨子奔袭；以熊队长为首的土匪团伙一行二十五人在谢家大院蝇集后正向大草甸蠢动。

一东一西，唱着两出武戏……

谢家寨子在东北很特殊。日寇侵占东三省全境后，扶植了伪满政权，把各个集镇村寨由关东军划为“集团部落”统治着。谢家寨子因为有谢东和他的土匪武装才没有划为这种殖民地式的部落，尚无日本鬼子驻防。

寨子里穷人多，财主少，即使像谢东这样的大财主，他的住宅也是砖墙火坑平瓦房，多一道厚厚的围墙罢了。院落面积很大，一眼望去，一列列平顶瓦房包裹在长方形的高墙内，有点像故宫缩影。大院里能养马遛马，操兵训练，还能唱大戏。1932年始，谢东父子双双当了汉奸，倚仗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帝国傀儡皇帝聚财纳妾，成为地方一霸，官匪一家，几个“绿林好汉”归顺了他，熊队长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实际上谢东成了被日本人看好和信任的“集团部落”头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接见过他。

今天下午，熊队长回来说在大草甸子边缘小饭店口子上撞上了杨靖宇的旧部，带着一车枪支弹药和工具，肯定是要在今晚过大草甸子，人数较多，但只有手枪。干这种杀人越货的勾当，等于宰杀牛羊，花费些力气罢了，在茅草丛中埋伏一支长枪杀手；我打得到你，你打不到我，便能全部放倒对手，黑货黄货照单全收！

老爷子在中堂等你们的战利品，开庆功会，出发！谢东向土匪发放了步枪和手榴弹，熊队长带领自行车队出发后，他稳坐在大院中央的那幢最坚固厚实的平房里喝参汤，听留声机。

谢东今年七十八，常年进补长白山野人参保养，身体挺好，加雇乳娘喝人奶，白白胖胖，很看轻，大圆脸在电灯光下泛亮，狐皮袍，狐皮帽，扎脚缎料黑裤，脚套日本进口绣花拖鞋，与一切汉奸同病：爱上了日本浮世绘中的武士。大烟泡子搁在一边，刚抽过，人参汤还冒着缕缕热气，心里想着什么，躺下闭目养神呢。

谢东的大老婆、小老婆、三姨太都睡了。三个女人，年龄分成老中青：大老婆光生了个儿子，生病不育了；讨了二房，却又不能生蛋；再娶年轻美貌的三姨太，女店主的妹妹被抓来专门为了服侍她的。

谢东大院的马厩里挂着小马灯，一溜九间，九盏小马灯都亮着。像他的财势地位和条件，完全可以养上几只日本狼狗来护院的，因为狼嚎声大，吼警虽能防贼，可也惊醒犯失眠症的大太太，惊吓了爱睡的三姨太，谢东想：强盗哪怕贼偷？不用养狗了。

养了九匹马，养了一个人，这个人影在食槽间喂马料，操作了一会儿身影又到下间，全部做完了，又朝大院另一头去喂驴，脚步不快，彳彳亍亍走去……喂完了三头驴，才向后院门围墙下搭的小木板房走去，这个看起来像马夫模样的人，就住在这里边，看起来像男人，其实是个年轻的女佣。

后院门是锁着闩着的，围墙上端有碎玻璃和铁丝网，不容易攀登爬越，想逃亡的她，逃出了大院又怎样？方圆十里都是谢东的天下。她默默地劳作着，吃饭不拿工钱，不想逃了，一颗复仇的心夜夜不眠，马厩里睡的是马，驴圈里睡的是驴，小木房里睡的是牛——女店主的妹妹张秀娟。

这个平平常常贫家女，谢东死不肯放逐她并不是被看作了千金体，而是怕她把谢东大院里的千金秘密泄露给了世人。她能知道什么秘密？无法核实，只是猜疑，真要是确认她洞察或窥视到了秘密，谢东不会让她活到今天了。

今晚的大院，后门紧关，前门敞开，有四个土匪把守着，大部分护院的跟熊队长去了大草甸子。大院里的地面布局不同于一般东北土财主的庄院，九间马厩的对面，还营造了十二间坚固耐用的金属材料仓库房，里边的货架上，一层层地摆放着圆钢，品种规格不多，数量不少，似乎准备在大院里大兴土木工程造东洋别墅，又像老爷子在做钢材生意。

钢条钢管太重，小偷偷不动，强盗不敢到泰山头上动土，所以这些库房门从不上锁，长期存放，只进不出。其中最西头的一间，不堆放钢材，是个工具间，内有电焊机、切割机、钳台、砂轮机、工具箱……

张秀娟住的小木板房门朝东开，与仓库房相距百米，根本看不见什么，但听锯钢声、焊接声而已，最多从木板缝隙间能窥到一些电焊火花，因远了，并不耀眼。

值钱的东西呢，肯定在谢东自己的卧室里藏着，肯定在三个太太的房间里藏着。除了熊队长，很少有人能进得这些地方。他儿子不在这里住，有一间空房专门为他留着，也可能成了藏宝室。谢东祖孙三代经营了上百年，不义之财不会少，东北大财主又不聘用账房先生理财，家底外人是摸不着的。

那么，"谢家大院就少东海龙王的夜明珠、西王母的蟠桃了"此话从何而来？

秀娟！……秀娟……

有人在院墙后门外压低了嗓门连喊几声，院子太大，前门根本听不到。同样是压低了嗓门的回问：外面是谁？干哈的？

姐，是你姐，救你来了！

后门不能开啊！

快把马儿驴儿牵一匹到院墙边……

院墙外人肩傍人肩，人脚踏人肩；院墙内马儿靠壁站……一个人影轻轻翻墙落下，骑在马鞍上，又从马鞍上落下，踏在干泥地上，仅是噌的一声，像个铅球落在草坪上。

秀娟同志你不用怕，我们是抗联的……是蔡团长的贵州口音。

抗联的？

谢家大院的土匪要追杀你姐姐姐夫，我们救下了他们一家……说你在这里受苦，求我们将你救出去……

我开不了后门，没有钥匙……

谢东老贼在大院里吗？

在，他住在中间最大的那间房里。

你能领我们去吗？

院墙外又跳进三条黑影……

张秀娟见到来了许多抗联战士，便明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迈开不很爽利的脚步，腾腾腾走到谢东老爷子的房门口停住，起手轻拍红漆门板，说了临时想出的一句话：

老爷子，三姨太有事，她请老爷子去一趟。秀娟她做过三姨太的女佣，能被取信。卧室里的谢东也听出了她的吉林口音，欠欠上身，关了留声机，喝口温热的参汤，边走边嘟噜：

妈拉个巴子，深更半夜了，干哈事，明天再说不行了？手触及门锁时还在说；娘儿们婆婆妈妈的事真多……

司匹林锁嘎的一声，锁舌跳出膛，蔡青年即用肩胛顶住门板用劲一蹭，侧身一大步，闪电般站在了谢东眼前：

谢东先生，我们特来拜访你了！

你……你是……谢东动作迟缓，思维也迟钝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什么人敢这样对他：好说，好说，我可以送些康德币给你，加几块老龙洋，还是溥仪皇帝从天津带来的……他自以为强盗碰着贼爷爷，自己手下人又都不在，花几个钱打发了再说，日后不愁让弟兄们收拾。

我们是杨靖宇将军部下的抗联独立团！

抗联？谢东的心何止咯噔了一下。

杨靖宇已死，抗联被日本人追杀得无处藏身，跑到我这里来了，跟那个张秀娟内外勾结……稳住对手，等熊队长回来，一起……想到这里，他乐观起来，回神道：

我谢东知道你们近来处境困难……我帮日本人办事也是出于无奈，不是我放日本人进的国门……坐下来好商量。他想软化抗联，达到对方高抬贵手，放他一命。

蔡青年知道老家伙想跟自己泡蘑菇拖时间，泡到援军回巢；他不急，偏想等待那帮土匪回来好连锅端，不想快速结束战斗，悠着点无妨，回话：我们是来向谢先生借些抗日经费的，"好说"就好，报个数字吧！

要多少？我派人去取……

跟进一个抗联战士，上前搜了谢东的身，并未发现有防身手枪，战士命令他：

双手举过头顶！

他乖乖照办，面朝墙壁。蔡青年打开朝大院前门的一扇窗，守住窗口监视着大门动静，把谢东晾在一边，由抗联战士跟他周旋，不是逼钱，而是消磨时间：

抗联独立团要借五千块龙洋，五十两黄金，不收伪满帝国的康德币，要硬货。

啊……谢东装糊涂，听不懂。狮子大开口，听懂了也不会给。战士问：我们把你带走，还是把黄金白银留张借条带走？

带……谢东转动黄眼珠，带走货，吐出去心疼；带走人，出了房门院门更危险……大门上的四个弟兄干哈去了？巡逻的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用上五分钟也好啊！去大草甸子的熊队长也该赶回来了，抗联明明到了这里……啊哟……是上了抗联调虎离山的当了！

张秀娟喊开门以后便退避一厢，不动声色，静观这一幕幕不同寻常的戏剧场面：谢东老爷子平时连熊队长都怕他，今天他第一回怕别人，天变了地，地变了天似的，五千块大洋，五十两黄金的确不少，别人拿不出，他还是拿得出的，我知道。人命总比金钱重要……

我，我是有些家产……大，大多在长春儿子那边的保险箱里，留，留在家里的有限，有，有多少拿多少吧……对，对抗日，我作为一个中，中国人，也应该有一份……他言不由衷地嘟囔着，双臂越举越低，抖抖索索，灰白色的胖脸嘟哝着。

第三个抗联战士进了房门，押着谢东去取货，意思是今晚抗联有备而来，杨靖宇死了，抗联没有死，英雄死了，精神尚在，还有力量，你再狡猾，不缴纳抗日捐款是过不了关的。

谢东醒悟了？——他从箱子里搬出一捆康德纸币，捋下手指上的蓝宝石戒指和黄金戒指，求饶道：我给犬子打个电话，让他取款从银行邮来，我去兑黄金……

好吧，你慢慢取，我们慢慢等，不急……蔡青年不作出过急行动，天不亮，不撤走，熊队长不回来，不撤走，好戏在后头，不唱不落幕，不拿到"大头"拿人头，不端掉谢家大院穷人不安，抗联不安，满肚草根充饥的死神杨靖宇不安……

谢东心惊肉跳，抗联的反常表态引起了他的困惑和惶悚，莫不是开来了大部队，独立团包围了大院，为杨靖宇的死对我报仇，让我为日本人替死？

真的，一分钟一分钟挨到了天麻麻亮……

看守大门的四个土匪要换班了，在等待同伙接班。又过了一会儿，院墙外的泥

道上终于传来了狗吠人唤自行车的嘎嘎声，又传来了一阵沓杂的脚步声，一个比较清晰的高嗓门传进大院：

妈拉个巴子！全溜啦……连小饭店里的娘们都不见了，早该下手的……只有大院马厩里的那个了！

守住大门的同伙指着里边的一扇窗说：熊队长，老爷子一夜未睡，灯火通宵亮着等你们回来向他报喜呢！……怎么着？见红了？黄了？

老子跑累了……自行车都爆胎了，散架了，你快去把马厩里的小娘们给我叫来！

熊队长块头大，趔趔趄趄跨进院门，先朝靠椅上掷地有声地坐下，叉开双腿，像死猪老熊一般，让后边的同伙先朝谢东的卧室跑，没有立功，不用抢功，谁去向老爷子报告都一样。

谢东三个女眷的房间里尚无动静，天不亮是不起身的。蔡青年在谢东的卧室窗口往外望，大院里的能见度已够看清是狗是人了，朝这边走的人影清晰起来，与同志们相约的第一声枪响应该发出了：

叭——撂倒了冲在前的一个。

叭……叭……叭……又撂倒三个后来人。

熊队长发现情况突变，枪声是由谢东的屋子窗口发出的，一条火光倒一个，死的是同伙，不会是老爷子发神经，就肯定抗联占领了大院控制了谢东，他便随着后边拥进大门的同伙往左边沿围墙走，避开火力点，天不算大亮，还混得过去，一溜烟窜进了三姨太住的平房，不开枪，不暴露，一改往常遇险冲在前给老爷子亮自己相的习惯。

院子里枪声四起，战事进入高潮，双方对射，泄光交错……谢东知道刚才的困惑变成了事实，抗联今天是来端他窝的，磨蹭下去无生路，他想到了溜。蔡青年一面专注着惩罚那些日寇走狗向抗联下毒手的土匪，一边逼问：

抗日捐款藏在哪里？限你五分钟……

都……都在……谢东很不识相，他落下了举起的双臂并有所动作——

叭——这一枪不是蔡团长开的，战士急上加怒又怕老家伙有暗器，为了蔡青年的安全先下了手，送大院主人早几个小时上了西天。蔡团长见他应声倒下，后悔不及：

我们还没有从他嘴里探出藏黑钱的地方呢，既端了匪窝，又能筹集到一笔抗日经费该有多好！

哪……扣响扳机的战士也后悔不及。

窗口外，又有三个不识相的土匪朝谢东卧室这边冲过来，妄图冒险救驾。一个战士已经出卧室去狙击来敌，蔡青年在窗口伸臂举枪侧身撂倒一个，再开枪，另两个身影已转入死角打不到了。叭——外边的一个战士朝一个冲向木板房的土匪开了枪。

叭——冲进走廊的这个土匪横倒在躲避流弹的张秀娟面前十米远的地方。此

人张秀娟认得，是谢东的亲信，那年雪夜里追她的就是他。

卧室门敞开，张秀娟见到了倒地的谢东，她问蔡团长：他真的也死了？

蔡青年分神回话：他真的死了，可惜死得太早了……你别乱跑，防土匪向你开冷枪。

真真实实，谢东死了，谢家大院天字第一号死了，土匪一个个倒了，她认定谢家大院全完了，姐姐的话不假，抗联是来救她的，她所怕的人都倒下了，自己有了一种生出翅膀想飞能飞的幻觉……终于，她不用躲子弹了，不用怕谁了，鼓足勇气说：

蔡团长，你们跟我来！……

去哪儿？蔡团长估计她是要领着抗联战士进入三姨太太的房间去逼口供，取得谢东藏匿不义之财的确切地点，或者她知道就藏在那里……没想到，她非但没有去三姨太太那里，也没有去大太太、二太太那里，单单直奔大院里那一溜十二间码放着钢管钢条的仓库房，停下步，语气平实地对急着想找到匪窝藏财之地的蔡团长说：

在这里！……在这里！

站在她周围的人都不解她的话意，是不是还有漏网的土匪躲进了这些房间？她说了：

土匪一年年抢来的金条、银圆全藏在里面这些钢管管里，粗看是钢棍，实在是钢管，装满了金条银圆后再把两头焊死的，十一间里都是，一间不是……

一语九鼎！

石破天惊！

秀娟同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马厩里偷看到那一边的仓库里晚上有电焊光，常有重物落地的响声传出来，不知他们在屋里做什么。有一次，一个土匪跟我说酒话，他把我当了自己人："小娟，你知道我们天天晚上在干啥？有一批从大草甸子搜上来的袁大头焊进了钢管里，嘿，内孔外圆大小尺寸正好一样……要不要留一枚给你玩玩？"后来，我逃出被抓回，就不准我跟管仓库的人说话了，不让我走近那边的十二间屋了，这是谢东亲自向我提出的，违反了要枪毙我……

那次土匪酒后对你说的话，谢东追问过吗？

追问过。我说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什么。我知道说出来就有性命危险。把我抓回来，也是怕我把大院里的事说给外面人听……谢东光是对我怀疑，也可能那个土匪酒醒后想起了这件事，怕出事，向谢东报告了，又忘了他自己对我曾经说了些什么，酒话说过是记不清的，听的人不喝酒能记得。他危险送我一死，又侥幸免了我一死……以后我就格外小心，学做一匹不讲话的马，有话就跟马讲话，它不会去告诉别人……

张秀娟的话很真实。对她来说，是种偶然，对蔡团长来说，土匪的这种藏匿方式很奇异，很新鲜，第一次听说。是真是假，眼见为实，即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黄金白银才算数……

十一间库房门敞开着，一间的门闭着。

不费多少手脚，从每间抽出一根钢管，从工具房里搬出钳台、钢锯以及润滑油……

一根根锈蚀发黄的钢条，直通通的，重得很，掂掂分量就知道里面不空，成了圆钢，两头确实是被焊过了，透过涂在上面的红漆，封口上覆盖着同心圆的钢板。架子上码放好的钢管变成搬不动的钢条，不怕水火不怕抢，谁说土匪窝里少谋士？老鼠也知道搬蛋法，窝藏不义之财，谢东独辟邪门奇道。

兵工出身的抗联独立团战士，干这一行乃举手之劳，将架上钳台的钢管拦腰锯断，哗啦啦、哗啦啦两阵响，两个半截钢管里的金币金条洒落个满地，在阳光下闪亮，金光灿烂……

蔡青年收拾起它们，满眼金黄，抹不掉他心头的那层黄色——杨靖宇肚里的草根黄！千万颗抗联战士的人头落地了，千万颗灵魂回荡在长白山，千万个抗联战士的胃里都有草根黄！凶残无道的土匪靠日本关东军的庇护，劫夺了万贯家财万两金银……

土匪、汉奸罪有应得，大部分报销，漏网的只能去做独脚强盗。战士们由张秀娟带头引领前去谢东的大太太、二太太及留给儿子住的那间空房里粗略地看了看，搜了搜，没有土匪躲藏在那里就退出了，房内浮财分毫未动……

可称为血战土匪窝，为民除大害，不是张秀娟以及他们一家的协助，蔡团长和他的十个战士说不定倒过来做了土匪的盘中餐，头颅献给关东军了，永远与这笔巨大的财源失之交臂了。为了清理和保管好这笔巨大的"硬通货"，蔡团长推举几个熟悉会计业务的战士做起临时管理员，登记、造册、计量、存放、搬运都作了分工。

只有在大院外巡逻的四个土匪听到院内枪声大作，知道抗联独立团来端窝闻风而逃成了漏网之鱼。大院内曾经有过多少土匪，来来去去，从不登记，是笔糊涂账，去问三个女眷，她们都说从不管账。谢东手下有多少人，有多少财产，好像只有三姨太知道一点，张秀娟去盘问她，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看出对方的惊慌神色里藏了什么秘密，也就不去强人所难了。

抗联控制了大院，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为防日本关东军知道了派兵反包围，一切事情必须尽速处置。张秀娟最熟悉大院的人员往来，由她看守大门，配备了两个战士警卫，派出四人在外警戒。兵工们的手艺大派用场，一昼夜，锯开了全部管藏金银，满地的硬货朗朗有声，成了金曲和银曲，动人心弦，蔡青年面对这笔飞来横财，边欣赏边思摸如何处理它们……

一份抗联布告张贴在谢家大寨街头：

谢家大寨全体乡亲：

我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第一路军独立团所部，于1942年5月19日胜利奇袭了谢家大院，全歼汉奸匪首谢东以下一批作恶多端祸害一方的土匪，没收了一批不义之财，为纪念爱国爱民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除留下一部分用作抗日经费外，另一部分留给谢家大寨贫苦大众。请于今明两天内向寨内最长者领取分得数额之浮财，并造册备案。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独立团

那位全寨最长者，也是根据张秀娟提供的情况查实后决定的。此翁德高望重，为人公正，与抗联也有些历史上的联系。济贫是抗联的一贯做法，杨靖宇牺牲后，被蔡青年誉为草根精神，草根不死，逢春必发青，杨靖宇将军的精神也永不会死，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打扫战场后，蔡团长立即带领队伍搬出谢家大院，转移至通化市郊外的山林宿营地。

张秀娟撤出前提出了一个疑问和一个要求：怎么不见熊队长的尸体？蔡青年心一抽，只能说：是个祸害，不见尸，就是被他跑了，谅他也没有力量为谢东报仇的。接着提出参加抗联，蔡青年没有异议。她已经为抗联独立团立下了大功，再说，这些金银货物实在靠人力是搬不动的，由她牵出两匹良种马驮战利品，饲养它们又不可缺少养马人，张秀娟是唯一的合适人选。她双脚不太方便，不符合战争要求，但十一个男子汉也需要后勤服务，她虽然不能打仗，但她有觉悟，勤劳，坚韧，沉着，健康，不失为一个战士，不会拖累队伍的行动。总有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到时让她留在地方做隐蔽工作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张秀娟姐姐一家，随军活动了九天，要有个妥善安排，战士们可以做百姓，百姓不是个个能成为战士的。蔡青年考虑多日，决定发给他们五十块银圆，既是安家费，也是奖励金，让他们迁居长春近郊安家落户，重新创业闯生活。他对他们说：

方老板，我们在那边靠火车站的一个地方，有个好朋友（实际上是个地下党联络站），你拿着我写给你的字条去找这个人，他会帮助你们找到房子住下，找什么工作，到了那边自己决定，也可请这个人帮助。

方老板拿着五十块银圆，不敢相信是真事，去长春能找到住房，找到工作，不敢相信蔡团长有此能耐。真的去了长春，在小南站找到了要找的那个人，很快让他住下，并帮助他开了片小饭店，五十块中半数作了本钱。

方老板一家哪会知道，是军械所的一个老兵工疏散到了长春火车站机修车间，现在家住小南站，负责地下党的联络工作。算起来，这人也是独立团的一员。张秀娟姐姐一家的经历有点小曲折：参加了革命，自己不知是怎么参加的革命，住家成了联络站的一个宿营点，有了来人，那个老兵工会介绍到方老板家暂住。

不久，独立团奉命集结，枪支弹药和金银钱财全部上交给了南满省委。蔡青年仗打得好，保存了实力，走出了困境，又在谢家大寨奇遇得奇财，立了大功，集结时，上级宣布升任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并与张秀娟在长春结婚，成了革命伴侣。

1945年4月，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前夕，关东军想跑了，顾不上什么"集团部落"了，五月，蔡师长率领一批老抗联独立团战士和学生兵重入长白山，去支援赵尚志部队的赵俊友和钱奎又回到了以兵工为主体的独立师，当了蔡青年的有力助手，

张秀娟离开部队转入地下党做隐蔽工作，接任小南站联络站交通员，与她姐姐家相去不远。

蔡青年重入长白山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出卖抗联第一路军七十二处秘密贮藏点、出卖杨靖宇将军的叛徒，以免在日寇关东军庇护下逃往日本，逃脱人民的审判。

1945年，日暮途穷的日寇，受到长白山抗日武装的频频出击，垂死中，也不忘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带着走，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对吃草根的中国军人也存钦佩之心，不肯丢弃，转移到了哈尔滨，储存在军医院的标本瓶里。

蔡师长带一个营路经谢家大寨回访那个负责分银圆的老翁，忽接群众密告：老先生被谢东手下的那个熊队长杀了！土匪威胁道，分得的银圆是谢东老爷子的，必须全数奉还，谁不服从，跟他一样以命抵偿！

你们交还给了熊队长吗？蔡师长问。

交啦，不交还能活到今天见你蔡师长？熊队长先逼老先生交出了领银圆的登记册后才杀死他的，我没交还，是早把银圆花光了，只能逃进山里避难，所以没死。

家里人呢？

我寒江独钓一个人哪！银圆是花在讨老婆成家上了，出了这种事，能要老婆不要命吗？我便跟没过门的老婆说，我先上山躲躲，等你蔡师长回来，我下山，参加你的部队，灭了熊队长再安安心心快快活活过有老婆的日子吧。

熊队长住在哪里？

他呀，住在谢东大院三姨太那儿啦！

怎么住在三姨太那儿了呢？

谢东一死，大院无主，熊队长当天躲进了三姨太的房间，被抗联战士查问时，他藏进了大衣柜。仆感主恩，两人姘居，成了新院主！

哦……蔡师长听着，也在犯思：有资格当新院主的谢东儿子在日本人末日来临时是不会返乡守家业的……所幸我们击毙了绝大部分土匪，残留的几颗毒牙难成气候……当时未见熊队长的尸体也只能不了了之，都怪自己对发放的银圆太过重视，不留痕迹，不造册备案，土匪也就难找下家难下口，可以避免老先生的死，群众重受灾……一定要替老先生报仇，索回这笔银圆归还给受益群众，补不齐了也要由独立师负责偿还，以捍卫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的英名与军威……

我们会去拜访这个熊队长的，看看他是否死里逃生后又成了三头六臂的魔鬼……

蔡师长感谢告密者提供的情况，并请他随部队行动。当天夜晚便团团包围了谢家大院，土匪插翅难飞了，本不用他亲自出马去除恶，但别人并不认识三姨太的房间，并不认识熊队长，找错了房间，打草惊蛇，一旦发生了与土匪之间的枪战，造成部队战斗人员的伤亡就不划算了，还是自己旧地重游走一趟吧……

谢东死后，他儿子回家治丧时将母亲接走了。大院由三姨太做主，留下几个离了大院一时无法生活的家奴。熊队长与他姘居后成了新主，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

默许，时有日本便衣特务光顾，密谋对付杨靖宇残部。

熊队长当时并非慌不择路乱投宿，平时对年轻美貌的三姨太就有点心思，这回又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投之以桃，得到了她的信任。他比谢东年轻四十岁，谢东的死，对她对他反成了好事，成就了这对野夫妻。不讨还那笔不义之财，生活也能过得去，索还银圆完全是为了报复，找不到抗联的身影，老先生成了替身……

露水夫妻情欢后睡着了，一夜过后又是新的一天，三姨太穿衣下床时说：你别出门露脸，每天我先去打探外面的动静，抗联的人，来了会走，走了不会又回来？他们在大院里未见到你的尸，会知道你活着，你要回了银圆，露了相，他们能不为老家伙报仇？小心着点好！

她就是这样一天天为他活着，为他担心，今天照样穿黑衣上街转悠了一会儿，买了些食品回来，大门上的家奴为她开门……

熊队长知道些时局，日本人走下坡路了，关东军的便衣特务也不上门了，形单影只的他手下没有了同伙，像只不出洞的老虎，睡了吃，吃了睡，半夜出房门才敢活动活动腿脚……

蔡师长为了不去惊动谢家大院，包围大院的战士散开在围墙四周，很守纪律，围而不攻，守株待兔……

这时，穿便衣守在大门外的赵俊友闪出，拦住了三姨太轻声问：你别声张，我是熊队长过去的老朋友，问你一句话：他在不在你房间里？不说实话你别想回去！

候在另一侧的钱奎抢前一步拦住了开门的家奴：别害怕，别声张，今天我们替你值班看守大门，我们是抗联的！

三姨太的脸吓得红一阵白一阵，这还用问，熊队长的朋友她能不认识？分明是抗联的人又回来了！我，我喊他出来，他，他在睡觉，你们别打死他……

那位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很真实，一个战士去传话给蔡师长，不一刻，蔡师长带着那位告密者和几个战士来见三姨太，对她下达命令似的说：不能先给姓熊的送话，你在房门外叫他为你开门，房门开了就没你的事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不老实，我们的几支枪口先对着你……走吧。

三姨太步履艰难起来，一步一个心跳，像灌了铅，歪歪斜斜的步子走到自己的房门口，抖抖索索喊出声：熊队长……我回来了，快开门……

她出门是去购买面粉的，准备今天包水饺吃。她声音发颤，他误认为她买了面粉又购猪肉，拎不动，放在了房门前喘口气。便在门里答话：哎，来了来了，搁在那儿吧……

房门外的人都闪开了……

房门终于咿呀一声开启，熊队长这个长了一身横肉一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家伙出现在房门口，探出半个身体弯腰去拎地上的东西……下意识抬头瞧一瞧三姨太累成什么样，眼角瞟到三姨太腿在发抖，给了多疑的他一个危险信号，便迅速跨出一步将她一把抓住往里拉……下个动作就必定是关上房门。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空中一声响，熊队长肥胖的半个身体摇晃了一下，自然而然松开手放下了三

姨太，不由自主地将一身粗壮的横肉横倒在那门里门外分不太清楚的门槛上，上半身在外，下半身在里，做人做得尴尬，死也死得尴尬，算不算谢家大院的新主，谁来收殓，是摆在三姨太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姨太不要怨熊队长死得早死得快，她应该感谢蔡师长的神枪，才没有误伤了她，为她留下了自己吃饭吃饺子的家伙。

干净利落地收拾了恶贯满盈的熊队长，放了三姨太，返回了那笔不义之财还给原主，部队撤回营地。

重入长白山，蔡青年率队活动在辉南县和濛江县（解放后，为纪念杨靖宇更名为靖宇县）一带。任务有三：肃清汉奸特务武装；追踪杨靖宇将军遗首下落；秘密调查出卖杨靖宇的叛徒。

当年，日本鬼子把杨靖宇的头颅砍下后拍了无数张照片，冲洗后撒向抗联主要活动地区，但遗首不知被藏匿在了哪里，只能秘密将他的遗体收殓。此后，在濛江县地下党配合下，探知遗首存放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科。然而，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是很难从关东军司令部里盗出来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蔡青年离开濛江县。地下党探寻杨靖宇遗首的活动继续进行着。关东军溃退了，有谁去顾及一个死人头颅的命运呢？日本人把战利品留在了长春医学院，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接管，又成了国民政府的战利品。渗入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地下党探得了这个消息，决定派军医刘亚光打入国民党第二骑兵旅卫生队，借给国民党官兵巡诊机会，潜入解剖室，查到杨将军和另一名抗联名将陈翰章将军的遗首标本罐，冒着生命危险以拉医疗器材为由，偷运了出来！

1948年12月20日，杨将军的遗首被护送到哈尔滨，刚参加了长春战役的蔡青年专程去哈尔滨瞻仰了他终身景仰的老首长，被他称为草根将军的民族英雄杨靖宇。由于保存完好，杨将军遗首的眉毛胡须清晰可见。这位不屈的中国人，他那高昂的头颅，还像生命存在时一样的盖世，可惜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与他留下合影，如今看不到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了，要么以后到他的老家确山或许能看到他的少年留影。

杨靖宇牺牲在小南山，朱德总司令为他题写了碑铭。那棵伴着他遗体的常青树依然挺立在岩石边。值得快慰的是1945年蔡青年在长白山查察案情时，寻访到了当年为杨将军的遗体看护了半天的老牧民，老人告诉他杨将军的遗体日寇一时无法运走，由他看护时间虽然不长，被运走后他却做了一件事：用河水冲洗了沾满血迹的草皮。蔡青年请他领去实地看看……

这是一块山坡的青草地，黑土地上长着巴地的生命力很强的常青草，当地人就称巴根草。老牧人凭记忆用手指划了一圈地皮，说：

不会错，是这一块地，血被水一冲洗，草皮上没有了，入了地……

蔡青年马上想起了那句话："血沃中华！"他立即让老牧民拿来铁锹和纸盒，自己动手在沾血草皮的中心部位，连根铲下一尺见方的青草皮，装入纸盒，用茅草当

绳系紧成一个十字形，让警卫员捧着带回宿营地……

将军的血迹已然不见，它渗入了根部。

草根的自然气息与将军生的气息同在。

年年逢春草青，天地大气给了它灵魂。

蔡青年从此将它们移植在三只血色的陶瓷盆里，部队打仗打到哪里，它们就被他带到哪里……有老首长伴着，他伴着老首长。他能给予它们的仅仅是水和阳光的照射，它们给予他的却是精神、智慧和力量……

1945年底，蔡青年奉命回到长春，新编的独立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不久，军首长告诉他：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抢占了沿铁路线的许多大中城市，又要打大仗了，做好思想准备吧，缺什么？跟我讲讲。

蔡青年笑笑，出人意料地说：

首长，独立师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师部驻地办公的地方缺少一只比较大一些的养草花缸。

军首长很了解这个兵工出身的神枪手师长，很了解他与已故杨靖宇将军的关系。那笔交给南满省委的"献金"，解决了新编部队很多给养困难，特别是从南方急调东北增援的新兵，要筹建军服厂，收购棉花，换发新衣，要筹措军粮，与日夜空运的蒋军美式装备相比较，八路军过去从日本兵手里缴获的三八枪、掷弹筒、小钢炮是小巫见大巫，就要靠杨靖宇将军的精神，就要靠蔡青年这样的奉献……

军首长说了：你要飞机大炮，缺这些大件，我没有，蒋介石先生的运输队还在半路，你要只大一些的花缸用来养草，我有，一个延边朝鲜族的阿玛尼送给我一只荷花缸，空着，你拿去吧。养花是消遣，养草对你来说是举军旗，是见军魂……

依据这位军首长对蔡青年的理解，认可他从1945年起进入一个以小南山草皮为图腾物的无言的寓言世界里去了。

1945年，蔡青年从长白山里寻觅到的图腾物是草根，是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无言的亡灵。

1963年，鲁汉人从野人山里寻觅到的图腾物是蝉珠，是六万中国远征军无言的亡灵。

时差十八年，没有可比性，站在抗日的立场上考量，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朽军魂！

第二十八章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已经打了三年，东北战事频仍。

194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向东北蒋军发动了辽沈战役，长春成了被包围的一座死城……

蔡青年率独立师驻京哈铁路附近的小南屯，已将小南站一线围得水泄不通。这几天，他穿上厚厚的军大衣晚上巡视前沿阵地，师参谋长不时在跟他说什么，他听着，很少打断对方说话。人民解放军装备差，小米加步枪，再加上缴获的大炮坦克。蒋军在内战爆发前有大批印有USA标识的美国军火补充部队，还有适应严寒气候的美制军服。同样一件棉衣，解放军穿的是厚重却不耐寒的棉衣，围是围了，真不知谁围了谁；或许解放军被冻死，蒋军在碉堡里笑死。因此，蔡师长日夜思索的是这场战役尽量不要拖到年底，让老天和上帝左右胜负。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解放军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围困长春，围而不打，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或投降。

长春城内紧张起来，天气随严冬来临，降至零下20度，还不是最低点，水和食物一天天少下去，有掉进冰谷的感觉和饿死的心理压力。蒋军守在防御工事里不敢出来，一道道铁丝网与其说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还不如说作茧自缚，把自己死死围住在钢铁笼子里。军队的水电粮供应开始是有保证的，时间拖长，超出军事指挥员的估计，渐渐地窘迫起来，地处塞外北疆，不可能有美国飞机空投USA救援物资。锦州、塔山、黑山、大虎山的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长春被围之敌不知等到哪一天才能得救。想当年在美国飞机支援下抢占东北大城市，把共军赶到农村和山区，今天尝到了共军农村包围城市的苦滋味了。

与战争胜负无直接关系的长春市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停工停业，停水停电，断

粮缺食又即将直接威胁千家万户的生命……

天空下着大雪，不是大米……

地上层层冻结，不是冻肉……

铁丝网里伸出一双双冻僵的大手、红肿的小手、苍凉的老手，手里握着钢精锅、饭盒、大海碗、破毡帽……

老总、老总，给点吃的吧……

蒋军连自己的下一顿在哪里都不知道，用什么给市民？站岗的老总一改凶相：去向包围你们的共军要吃的吧，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没有！他所以在中间打了个噎，是怕泄露军机：军队已快断粮，是交战双方的重要军事秘密，不能说出口的，可不说实话饥民冲进军营抢米，事情更大。

共军包围的是你们，我们是被你们害的！……市民的抢米风潮有一触即发之势，老总又说：我没办法。

解放军长期包围，围而不攻，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引起蒋军内部兵变、起义、投降，不攻自破从而占领长春，扩大新解放区。

长春市的包围圈上，有的只隔着一条马路，敌我双方对峙着，讲话的声音能听到，换岗的士兵能看到，好像一方在等待对方下一班岗是否会扯白旗，派代表出来谈判投降事宜；另一方在看马路对面是否有红旗过街发起冲锋，那就是说战事有望快快结束了。

国民党军心动摇，人心浮动，老百姓陪公子读书读到哪一天？受苦受难挨日子到哪天？解放军允许城里人跑出来，蒋介石不允许城里人跑出去。虽然钢丝网上不通电，谁强行冲出去会当做通敌当场打死。日子久了，城里就有了饿晕、饿死的老弱病残者，哭声像传染病，一家接一家，像点燃的篝火，一簇连一簇，为先的是丧家联合起来要出丧，白衣披麻哭声震天响，突破铁丝网……

蒋军闭着眼睛都不敢开黑枪……

被困的市民要吃要喝要活命，采取自救行动跟着哭丧送葬队伍冲向马路对过的"解放区"求助。那里只要有硬通货——黄金、银元、首饰、金币、珠宝，就可以在商店里换到吃的喝的，战争使黄金白银失宠，让馍馍身价百倍千倍！

解放军无意断老百姓的活路，不开枪。

蒋军眼见铁丝网洞开，怕死，不开枪。

"解放区"的饮食品店、饭店老板们知道久围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最急需的是食品和饮用水，这些战时物资有眼光的老板早做了准备，他们擅自向来自"国统区"的乞食者宣布：

纸币一概不用，这里是解放区，用硬通货——金、银、珠宝来换。

饿极了、渴极了的人们，知道黄金白银和珠宝跟馍馍面包和白米不等价，但都知道馍馍能吃，硬通货能看不能吃，饿死了之后也会被人抢走，便极不情愿地，又迫不及待地抢先一步递过一枚枚金币、银币，一件件珠宝、首饰，换回一只只白馍、包子，一块块牛肉、羊肉，甚至于仅仅一片片饼干、一棵棵萝卜、一瓶瓶白开水……

前沿出现了新情况，汇报到师部，接电话的蔡师长拍案而起：

马上制止这种不等价交换！这是奸商行为，在发战争财，我们要严惩！后勤部拿出一部分军粮、食品救助长春市被围市民，严格控制，不准把粮食流入蒋军锅里碗里，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到我们这边来吃了回去，这样做，对市民有益，对瓦解蒋军斗志有利。

放下电话，蔡师长又想想谢东大院内的一幕，跟眼前长春小南站的一幕反差太大：前次是谢东爱金胜于爱命，这次是黄金与白馍同价。

电话铃声又响，传来前沿的请示：

发现金币银洋换馍馍包子的怎么办？

收缴不义之财，违者重罚，勒令停止营业，关押审查。

收缴的东西怎么处理？

由师部集中保管，待长春解放，出布告发还物主，你们先一件件计量造册登记，物主对自己的东西是牢记不忘的，这事今后好办。

挂了电话。蔡师长带着警卫员走出指挥部，向那只在院子里的荷花缸瞥了一眼，天寒地冻，青青的草皮发黄了，虽然不会被冻死，生命在土里，在根部，但也不能麻痹了，有一丝阳光，也要让它晒一晒，暖一暖，回一回神……

蔡师长进入前沿阵地隐蔽所，抓起望远镜观察……

下午五点钟，下面就收缴上来了第一批物件，袋在牛皮公文包里，请师长过目，清点，与登记册核对。警卫员要走了，蔡师长喊住他：

回来，回来，你告知师部官兵，谁接受过长春市民一针一线，马上交公，统一处理。

是！

蔡师长很重视这件事。两军对峙，对比明显，争取民心是取胜的重要一环。他拨亮台灯，将公文包里的物件取出，林林总总上百件，一一过目，跟登记册上的名称对照。虽然说，原物的物主一时难找，只要把一件件的重量、形状特征以及发现的暗记一一明记在册，物归原主很好做到。

哎！……他心一怔，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几枚中华民国三年制造的袁大头。这会不会是……他的猜测没有错，是张秀娟姐姐家的银圆。

方老板一家在长春小南屯开饭店作掩护，六年来站住了脚，解放军包围长春前，国民党决心固守待援，把铁丝网围了一道又一道，越围越大，他们一家竟被围在最外的一道铁丝网内，成了“国统区”，到了断粮绝食的地步，方老板只能忍痛割爱拿出三块袁大头去“解放区”换了三个馍馍。银圆面世很多，不会有人做什么暗记，但办事细心的蔡青年在发给他们前就记住了它们的制造年号。

嘀铃铃……电话又响。

是独立师参谋长的电话：蔡师长，喊话稿我初步拟了一下，马上由警卫员送去，你审核一遍通过后就通知播音员吧。

蔡师长兼政治委员，这件事便让参谋长代劳，经自己审正一次就可以了。这是

一份向蒋军的政治喊话稿，半小时后，寒冷的刮着北风的天空中传出一个热情的声音：

蒋军官兵们请注意：

你们被我们包围了三个月，我们为你们准备了食品和饮用水，你们可以扯白旗，不带武器，前来指定地点领取，以解燃眉之急，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愿意跟我们谈判的，也可以派代表，我们欢迎。连长来，我们派连长谈，师长来，我们派师长谈，对等协商，愿为和平解放长春作出努力。希望蒋军官兵们赶快拿定主意。

长春市民们请注意：

你们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过马路买食品和饮用水，受小商人的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保护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向居民区抛掷馍馍，我军把瓶装饮用水送到铁丝网最外层的指定地点领取。请注意听我们的广播通知。

被困的长春守敌，终于在锦州解放之后，明白前途无望，胜利无望，突围无望，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尽管长春以外的东北地区战火未熄，大虎山、黑山、新民地区正在打大仗，十月的长春回到了人民手中！

小南站的蒋军解脱了被困之苦，老百姓得到了解放。因为城市未受战火创伤，恢复正常秩序比较容易，战争转入了和平，几乎在一夜之间。领回金银珠宝首饰的市民，吃过解放军军粮的市民，涌向师部表示慰问和感谢。人群中有个人要求见蔡师长，警卫员问他你是蔡师长的什么人，他说是亲戚。

蔡青年的部队围困长春小南站时曾派人去找过张秀娟姐姐一家，可惜来迟一步，已被蒋军用铁丝网围在"国统区"。现在估计是他们来了，便随警卫员走出师部驻地迎上去，果真是的，便笑呵呵地问：

家里人都好吗？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联系上。

家里人都好，都好。方老板回答，打听到是你的部队在这边，抽空来看看你，别的没什么，嘿嘿。

群众场合不能长谈家常，蔡青年给了他一个家庭住址，说：秀娟跟女儿在家，欢迎你们全家来做客。

张秀娟和女儿蔡圆住在随军干部家属宿舍区，跟营区在一块，离小南站前沿阵地十里。城市刚解放，来不及搬迁，路况尚好，车马大道和公路均未遭受战争破坏。方老板全家搭乘马拉大车两个小时不到进了营区。

蔡师长住在一幢过去白俄商人的西式平房里，屋内两张床，一张圆桌，军用电话机放置在床头，壁橱里排放着炊具、中央摆着那缸来自吉林省濛江县小南山山坡上的连根带土的常青巴根草。他称它生命之草，灵魂之草，一种怀念，一份激励，一分力量，一勺自己灵魂的净化剂，都在这荷花缸中的草根里……

另一边有只壁炉，燃烧着焦炭，架上个铁圈能炖茶壶和菜锅，既可取暖又能热菜，上有抽风设备，不会发生煤气中毒。

壁炉左侧是张俄罗斯式的旧沙发，听张秀娟说，还是沙皇时代的沙发呢。

姐妹见面不容易，蔡圆虚五岁了，两家走动过一次。姐姐关心地说：蔡师长在

谢家大院缴了那么多金银财宝，四五年了，怎么不添置几件家具？

没收敌伪汉奸土匪财主的不义之财，必须全部归公，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军营生活打起背包就出发，能添什么？有什么用什么，暂时性流动性决定了我们不曾购置过一样东西。

我不相信——这只荷花缸这么大，这么重，蔡师长还不是买回家了？

哎哟，这不是他买来的，是军首长特批的，一个朝鲜族阿玛尼送的……

蔡师长也喜欢养花养草？他哪有一双狮子滚绣球闲不住的手？方老板也不信蔡师长在军营中玩起了这个谢东才玩的花样。

缸里养的是块吉林长白山里常见的草皮，草皮平常，来历不平常，它就是杨靖宇将军倒下的地方沾满鲜血的巴根草……军首长知道了他是从那里挖来的，不能不特批给他这个特权了……别的财物，哪怕是一枚压邪驱魔的龙洋他都没有留。

方老板已经站起身走到荷花缸边在凝视缸中的这块草皮……他是见过杨靖宇的人，此境此情全是幻梦一般，无言的青草竟会传出杨将军曾经给他讲过的话……真太奇幻了！

这草皮有灵！方老板指指荷花缸说：我刚才好像做梦似的，听到了杨将军跟我讲过的一句什么话来着，杨将军没有死，就是他跟我在讲话，杨将军死了，就是他的灵魂在跟我讲话，灵魂就在这块草皮底下。蔡师长养草伴草，他能日日夜夜听到杨将军的灵魂跟他讲话……

最了解蔡师长的不是秀娟而是你？秀娟姐姐指责丈夫。方老板无心回妻子的话，转个话题问秀娟：

蔡师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谢东一分一厘，他为什么肯给我五十银圆？

张秀娟这几年提高了不少，话会讲了许多：在他眼里，杨将军是英雄，你是百姓，他对杨靖宇将军是崇敬，对你是照顾，是奖励。我们享受供给制，公家什么都为我们想好了，我们还想要什么？

那两匹马儿呢？姐夫又问。

转入正规部队后，送给当地群众了。

怎么又送人了？

只能拉车，不能打仗，用不上它们了，部队里有骑兵连。

两家大人拉家常，两家小孩子成朋友，手搀手去操场看战士们训练了。一个姓方，一个姓蔡，一个名珍，一个名圆，大人互唤她们方方圆圆，连张秀娟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蔡青年要给女儿取圆为名的用意。

姐夫第一次坐上白俄沙皇时代的旧沙发，美不自胜，双手拍拍扶手，忽然联想到那辆手推三轮车的把手，问：哎，还有那辆三个轮子的车子呢？

早送人啦。

又送人了？那家伙装五百斤货长途运输不散架，是辆好车！

不送别人送给你？妻子有些热讽的含意。方老板叫冤：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辆三轮车是抗联的一件纪念品，留着它不好吗？马老了，识途老马也会死，车

不吃不喝不会死，急着送人干哈？

他妻子又表彰他：那车是该留着，没有他调转车头的事，我们跟蔡师长结不了这门亲，那会儿，你姐夫见了杨靖宇以后觉悟大提高，对抗联可是一片忠心。

张秀娟开始为姐姐一家人做饭，去军营食堂领来三份菜，自己又添了两荤两素招待客人，一边继续谈蔡师长的事，谈谈说说，饭菜烧好热好摊在桌上，等他回来。方珍和蔡圆玩够玩累了回来，先喝水吞饼干填饥，谁都不动筷。

半夜，蔡师长终于回家，进门见屋里来了他们，笑颜道：别等我回来才吃饭嘛，我不回来，你们就饿一天？这个规矩要改。

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便饭，姐妹俩收拾桌面，蔡青年坐下跟方老板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军解放了沈阳！

好哇！这么说东三省的三个省会城市都解放了。

蔡师长泡上两杯茶，问起小南站的事：我在师部搜集到三块民国三年制造的袁大头，正在找原主，是不是你们的？

方老板脸红了，难以启齿，说不全一句话，秀娟姐姐接上这尴尬老板的话：蔡师长，我们在铁丝网里绝了三天粮，孩子快不行了，我说你去马路对面……

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在问向商店买馍馍时出手的银圆是不是你们的？围困长春是对付蒋军的，给市民不可避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城里是连草根都吃不到的，你们这样做没有错，我们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了措施。长春和平解放全市人民都有一份功劳，你们在内都作出了牺牲的……银圆我们登记了，给了你们就是你们的了，明天去领回来吧。恢复营业，旧币不能用了，损失大吗？

不大不大，我早看出了这一点，时局会变化，留金圆券有什么用……

民以食为天，军队也要吃饭，不长期围困长春，郑洞国能投降吗？……不谈这个了，今天跟你们商量一件事：让秀娟母女留在长春，圆圆要你们照看一下。

留在长春干哈？她读书还早。

东北解放才是中国一角，部队要继续入关南下，解放平津，打过黄河，解放中原，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秀娟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圆圆上幼儿园。我们天天打仗，不能打完了仗再上学。

蔡师长看得远，说得对，让圆圆留下吧，方方大姐姐不小了，她能照应她的。方老板接受了。秀娟姐姐却另有想法，说：这几年方方带圆圆，过几年方方跟蔡师长参军吧，让她出息出息。蔡青年说：先让方方读完初中，过几年够参军年龄了，再说。

这次团聚后不久，蔡青年的独立师开拔到了沈阳，意外地部队走了，他却留下来，原因是沈阳军工企业基础好，自张作霖起，军工厂的比重占全国军事工业的四分之一，留下他参加沈阳市军管会工作，是人尽其才。档案上留下了他在金陵兵工厂的足印，抗联战史上留下了他独当一面全歼日寇的神功。现在转入大规模的集团军攻坚战，夺城战，神枪手的作用不像打游击那会儿了，师长去城头展现百步穿杨的绝技？不会玩这个了。指挥一个大型的万人军工厂和整个沈阳市的军工企

业，责任更重。他服从组织决定，转入接收工作，使其能迅速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

他将妻子女儿留在了长春，却将荷花瓷缸里的草皮带走了！

1949年底，张秀娟母女移居沈阳，一家团聚，家安置在一楼，蔡青年就想将草皮移植到黑土地上，让它重获地气，生命力更强。安泰离不开地，草皮也离不开地的。

可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奉命去了丹东，接受一项临时性、短期性的秘密工作：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具体服务单位，不是请他当狙击手，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的领导同志告诉他：一批新式武器要验收，具体任务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津市就知道。

短期出国，蔡青年担心草皮移植不当出问题，便交待秀娟暂不要动它，天天绕水晒晒阳光，回来再说。当夜就随军用吉普过了鸭绿江大桥。由他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专家组抵达战火中的清津市，朝鲜人民军的负责同志向他交待了任务：

苏联红军军士米哈伊尔·季莫费耶夫斯基·卡拉什尼科夫，1947年发明的轻武器——AK47冲锋枪装运到了清津市，数量有5000支。这是苏军标准装备，一分钟内可以接连射出600发子弹不会卡壳，整支枪泡在泥泞里取出后仍可照常射击。第一，军械小组的专家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试射验收任务。第二，带回两支AK47冲锋枪，拆卸、测绘、制图、编写工艺，进行仿制。

专家小组的成员不是别人：金陵兵工厂的老兵工赵俊友和钱奎。三个南京人在清津市日夜工作了三个月，一支支试射，校正，验收，入库，完成任务。其中的试射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交4998支，两支的拆卸、测绘、制图、工艺编制均在清津市完成。

回国后，草图变成工艺图，定名“47—51苏式仿制冲锋枪”。图纸转入西安一家兵工厂，先试制，半年后要投入成批生产。蔡青年为了试制“47—51”转业进入该厂担任厂长。赵俊友和钱奎也转业调入该厂，分别担任机加车间、总装车间主任。三个始发于金陵兵工厂的老战友成了“三驾马车”，蔡青年是他们的战友、领导、英雄和榜样。他们最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精神境界，最洞悉那只荷花缸里的草皮有什么秘密……是他们帮他将荷花缸搬上了大卡车，一起搬到了西安城！

西安古称长安，有三千多年建都历史了，自公元前1162年起，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以唐朝的建都史最长。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城市街道称“唐人街”。蔡青年有幸也因此做了几年西安“唐人”，倒跟自己戏称唐人街唐人的两个同族兄弟鲁汉人、马中国无意中不谋而合了。同一年，鲁汉人已在缅甸红宝石矿区行医；马中国已在打其力开店。

1956年，新的军工任务接踵而至：属五机部的金陵兵工厂要试制一种先进的远程常规火炮，当年的部长赵尔陆上将点名要军工专家蔡青年调回他的军旅生涯起跑线——南京。

两厂同属五机部，内部调干，很快就从一个古城调到了另一个古城，完成了唐

都——明都的乔迁。人迁家迁，那缸草皮没有被黄土地上的风尘吹老，它仍然青春常在，伴着蔡青年，无声无息地，无言无语地从小南山的黑土地上迁出，又从唐城的黄土地上迁移到了金陵这块帝王之都的沃土上。蔡青年被分配进一幢昔日里李鸿章部下居住过的旧式小洋楼里当了新房主，让他满意的是围墙里面小花园中的金陵紫金土壤，它湿润、温暖，紫褐色，阳光下泛起了雨花石般的光泽，最适宜野草的生长了……

从此，这块名叫后花园的紫金土上，新户主移植进了一块青青的草皮，并用点植法——将原来的草皮分割成若干小块，等距离排列，来春发青时将扩展成偌大一块草地……

荷花缸不能空着，留下一小块草皮，让它继续伴着蔡青年，天天能近在咫尺，瞥上几眼。南京离高邮不远，离祖先的血地更近了。这也是能让蔡青年高兴的事。

同期调回南京的还有赵俊友和钱奎，他们是作为老战友老助手被他"特邀"的。不过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又分别被调出了军工系统，支援地方，赵俊友出任南京市第二商业局局长；钱奎出任南京市新华书店印刷厂厂长。三个共同战斗了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才分开，赵俊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句话，依依惜别：

世上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从未请蔡师长吃过一顿宴席，怎么就散了？我去出任第二商业局局长，是专管全市餐饮业的，我一定要请蔡师长去吃一顿不散的宴席！吃了还在南京！是的，这有些像鲁、蔡、马三个同族兄弟的分不开一般，感情的、血脉的纽带是永远分不开的。

1958年人民公社化高潮之后，蔡青年还做了他本职工作之外的两件事：

专程去高邮县六安镇，结识了马棚湾出身新任六安人民公社书记的孙中伟。1932年底他到南京后也曾去过高邮，事隔二十六年，世道已变，那时的吴三桂后裔、密语传人孙中伟还是个孩子。现在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地位回祖地，自然受到故乡人们的礼遇。以陈圆圆密语传人这一特殊关系，族谱上是认同的，但当年的贵州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存在一个吴三桂后裔聚居的村落，这一秘密尚未公开，蔡青年是靠密语联系上族人的。这一次仍以密语达成与孙中伟的互信互认，让他很高兴。这证实严守秘密比严守祖传秘方更重要，基因乱了会生癌，密语乱传会乱认亲，万万使不得。

第二件事便是去马家寨省亲，向家乡人民公社赠了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向柳书记探问鲁汉人和马中国的去向。鲁汉人对家父的经济帮助，他们对他出逃避难时的相助，三十年来一直铭记在心，儿时童年两小无猜的友情更是刻骨铭心，总想知道这两兄弟如今活着还是死了，在台湾还是到了国外……

可以这样说，成长成高级干部的蔡青年，不曾想过物质享受，始终生活在左右他行为准则的两种精神世界里：对长白山草根的奇幻联想和对同族兄弟的深情期盼……

第二十九章



金陵兵工厂。

解放后，这座清政府造洋枪洋炮打太平军的兵工厂，从很远的山西太行兵工厂搬迁来了大批老兵工老干部。他们进入金陵古城后，仍然保持了原有的“晋风”：爱看山西梆子戏，河南梆子戏。南京人特别是城南一带，爱看扬剧、淮剧、越剧、锡剧和白局，对这梆子那梆子，怪讨厌，听不懂，对新交上的山西朋友讲笑话时也出言不恭，戏问：

山西有吊帮子戏么？

山西人刚入主南京，不懂江南人的刁酸话还当是指的要吊高音的河北梆子戏，连说：

有，地方上每个县差不多都有一个戏班。

在场的南京人哄堂大笑，笑给刘姥姥看似的。吊帮子本是江南民间的贬义词，并无对山西人的恶意，好在没有人去出卖南京人，告诉这江南俚语的意思给山西人听。

山西人爱吃刀削面，爱喝老陈醋，爱穿黑布裤子，爱讲左权将军，津津乐道黄崖洞的惊险战斗，爱讲文水县刘胡兰英勇不屈视死如归，还讲啥？——讲他们太行山兵工厂的老厂长王雄，说他是条好汉，说他把杏花村的汾酒当茶喝，能与工人同甘苦，表面上看是种怀旧，实际上是对新来的厂党委书记蔡青年不了解，心理上有排斥反应，不信任。

同理，南京老兵工对王雄也不了解，也不信任，但不直言，用旁敲侧击法提出几个山西出身的反面人物来反刺他们的“王雄热”：

有个人，不姓王，他姓阎，你们认识吗？

谁？

土皇帝阎锡山呀！

还有一个人，也不姓王，姓孔，你们认识他吗？想想，好好想想……

谁？

中国四大家族，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啊！枉为山西人，连阎老大、孔老三都想不起来了？

遗憾的是山西老兵工对南京很不了解，提不出什么南京的乡土人物。他们是知道南京出了汪精卫，出了蒋介石的，但小孩也会知道此二公都不是南京人氏。金陵兵工厂的老南京就是要封住山西老厂人的嘴，捍卫蔡书记权威，好像一场足球赛，金陵厂的人是占主场之利的。

蔡青年上任伊始，省国防工办负责人跟他摆情况：原厂长生病住院，原厂党委书记调北京学习，班子不能不换了，赵尔陆部长点了你的名。老厂的历史情况你清楚，这次是先身兼二职，厂长书记都是你，就像你在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也都是你。把火炮试制任务完成好，到时候太行山兵工厂老厂长王雄同志从北京学习期满回来接你班，你才能卸下一副担子，专任书记，抓思想教育，抓方向路线。王雄同志是位老八路老兵工，相信你们会合作得很好，打开老厂新局面的。

经一年奋战，出色完成了火炮试制任务，靶场试射，十发十中，蔡青年在全厂树立起了人气威信，让太行山的老兵工们也不得不承认山外有山这个道理。

1956 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金陵兵工厂是全国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苏联专家驻厂后，总工程师室主任朱新梅兼职了一年俄语和日文翻译——口译苏联专家讲话、笔译日文资料，但在提拔技术副厂长人选上，原书记和厂长有分歧，所以一直是个空位。为配齐领导班子，好让工厂这部巨大的机器有效地运作起来，王雄从北京回南京到任后，蔡青年就向他提出在厂长扩大会议上解决这个空位问题。王雄要书记先提人选，自己刚回来，刚到南京，没有发言权。蔡青年就提出让朱新梅作为唯一候选人，并介绍了他的几条优势。

政治上，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在火炮试制中，他负责测距仪试制，对胜利完成试射起了主要作用。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才生，业务能力强，知识广博，对珠宝鉴定工作，继承了独树一帜的祖传方法。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有一个非党的厂级领导干部，能起示范作用，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信任，对广大技术干部有鼓励作用。

王雄不再另外提人，同意书记力荐，请第五机械工业部审批。批复文件下来，朱新梅走马上任，解决了工厂遗留下来的这个老大难问题。对朱新梅本人来说，犹如一次解放，一次新生，一次动员……

蔡青年重族情乡情，轻金钱，从不为自己的家庭财政经济留后路，以至遇到像 1960 年这样的自然灾难，他也跟普通工人一样陷入困境。他将全部积累起来的资金成了家乡马家寨的那台东方红铁牛，三年后自己一家犯了浮肿病。女儿蔡圆没有能圆大学梦，早早进入南京棉毛纺织厂做挡车工。秀娟在家做家务，连家属工的位子都不去占。女儿多少有些怨言，在父亲高兴的时候，莳弄已经长成大片青青草

皮的时候，只能用一种调皮的戏谑的语言跟他说话：

爸爸，我做了一首诗，要不要读给你听听，愿不愿意听？

蔡青年很高兴，说：我真糊涂，什么时候你学会了自己能写诗了？读给我听听，好诗，我奖励你！

蔡圆的诗在肚里，在眼里，她闭上眼朗诵道：

青年身边有一宝

荷花缸里一块草

时过 5840 天

今年长成一大片

做父亲的听完女儿的“诗朗诵”觉悟了：她在挖苦他，对他表示出了一种不满情绪，一种不理解，甚至有些嫉忌……一种小心谨慎的反抗。他也只能厚着脸皮为草皮表扬她：

写得好！说明你很注意它，关心它，记住了日子，记住了天天为它浇水，花园里地上的这块草坪，保护工作就交给你这个绿化工啦！

女儿刮了一下自己的脸面给爸爸看：老脸皮！爸爸的反应又是一段话：

圆圆哎，我真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业余诗人，认认真真写写这块草皮……我从 1945 年春在三道崴子小南山常青树下挖取了这片连根带土的草皮后，十五年了，它活着，他就活着，我就像活在他身边，他也像活在我身边，它永远不会枯死……它比你的年纪还大。

在身边的秀娟插话：自然灾害不长粮，能长草，它永远不会枯死，你爸说的话很对。

不是简单的有了水就不会枯死，它附有杨靖宇的血，附着杨靖宇的灵魂……才永远不枯萎，逢春它又青……他抒发缅怀之情，像在跟女儿讲述寓言故事，抗联当年缺粮，杨将军坚持着，大家坚持着，断粮了，吃草根……

处于 1960 年，荷花缸里的这块草皮，花园里的这片草地，不仅使蔡青年缅怀杨靖宇，他联想到了大灾荒的年头，职工中间会不会有缺粮断粮的户呢？会不会发生吃草根树皮的事呢？……这件事，厂党委该重点抓一抓，如果工厂里有人饿死，我就是罪人……蔡青年受到草皮给他的启示，决定自己要下去走走，实地了解些实情，采取一些措施渡过难关。

他关心他人，关心他的人也有。

赵俊友转业到南京市第二商业局任局长，专管饮食业，在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年头，这个位子是个肥户美差，比当省长市长实惠，别人得浮肿病，局长能借检查卫生的名义到处走走，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饿不死的。赵俊友深受蔡青年那年袭击谢东大院后将抄没的金银上交南满省委救济穷人行为的影响，不做贪官馋官，困难时期不借佛游春，他想到了蔡师长，坐吉普车登门，请老上级老战友一家三口去新街口同庆楼品尝新味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营养。请蔡师长好好吃一顿的想法早就生成了的。

蔡青年勒勒裤腰带，拿出当年风行的“风味小吃”——烤黄胡萝卜片招待朋友，说：

小赵，浮肿病是身体少了一种什么维生素，医生已经给全家开了药，没关系的，我跟你去吃一顿，虽然自己付的钱，群众怎么看？……我一生中有个形象在教育我，应该清心自守。

赵俊友也见过杨靖宇，对一个人的影响，因人而异，感受到的东西不一样。我出钱请客，不是吃公家的，我也不当油嘴官去多吃多占，你放心。他说，他劝。

蔡青年摇摇头，说的是另一回事：我先请你吃烤黄胡萝卜条，大家都在吃这个东西。有困难我会找你，你尝了之后，我对你说件事……他见赵俊友尝了，才说：

我估计上万人的厂子，不会没有挨饿的人，一旦发现，我就写条子到你管辖的饭店里去吃饭或领肉包子，钱和粮票等工厂经济好转了，我跟你总算账，当年结清。

赵局长太了解他的脾气了，说：那好，先回去跟各店经理主任打招呼，落实你的济困计划。说完想走，却被蔡青年一把抓住：你快请司机进屋吃碗阳春面再走……体力劳动者消化快，做领导的要善于多想别人，少想自己……

第二个关心他，特来探望他的老战友是钱奎了，他转业到南京市新华书店系统，还兼任新华印刷厂厂长，金陵刻经处也由他管，说实话，他那里的确除了铅字上的铅粉有毒不能吃，没有什么油水可外流的，纸是有一些，不印上毛泽东头像的纸不是人民币，有谁要？他听赵俊友在电话里说，蔡师长全家都犯浮肿病了，有空没空都要去看看他，不要带东西，帮他在草皮上浇壶清水也是种安慰，我们缅怀杨靖宇他会很高兴……

钱奎生活很简朴，骑着自行车来了，书包架上夹了五斤国光苹果……

蔡青年绚烂之后归平淡，面对钱奎，伸手求援，似乎早就想好了，等他上门：小钱，你帮我办件事，别回答我办不到，你能办到的……

老上级，老战友，你说吧，我有你就有，我银行里存的转业费还没有动用呢，就怕你不开口，有力无处使。

你管的厂里不是有许多印书时切下的边角料吗？

有，都送造纸厂回炉了。

送一叠给我，按重量按废纸收钱。

你要一卡车都有……哎，我多问一句了，你要这些废纸做什么？

练字。

练字用宣纸、毛边纸多好！南京藏经楼印佛经时有许多废的宣纸，我给你送一捆过来。

我练硬笔书法，要用轻磅道林纸的。

喔……练硬笔书法，当然不能用宣纸了，道林纸最适合。

老战友相隔三天就专门派人用自行车带来了一捆轻磅道林纸的切边料，又白

又切,百折不烂,正因为知道蔡师长的清廉,送钱送物的事不敢做,上次送的五斤苹果总算他收下了,钱奎怕他要回礼才自己不来的。可还是被他一把抓住,硬要送货的使者带回五斤黄胡萝卜干给钱厂长"尝尝鲜"。钱奎明白,蔡师长是在跟他玩以货换货的伎俩。

好一个古板的蔡青年。

他的古板,他的举措,有时连老伴也欣赏不了,但他在家里有权威,她是不吱声的。比如,她姐姐寄来一封家信,夹进一帧相片,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过目之后问:

方方不是比我家圆圆大好多岁么,怎么成了个小姑娘?

秀娟睁目一瞥:你仔细看看这是方方吗?这是方方的女儿!

啊!……他才忽然想起,1948 年在长春兵营曾托过他一件事,说定让方方长大了随他参军,如今算来,她快二十五岁了,有了娃儿,参军是不行了……我把这事忘了,五年前国家招收女飞行员,是个机会……

吃后悔药来不及了,送件礼物给她吧,你是做爷爷的人了!

这回他从钱奎那里讨来一捆白纸条,派什么用场?张秀娟也不问,蔡青年担心职工因缺粮而体质下降,流行浮肿病,影响军工生产。去南京近郊丘陵地带买块山地种山芋吧,山芋长成了,国家经济好转了,粮食过关了,这笔购地费岂不是白花了?不合算。在万般无奈下,他想到了赵俊友和钱奎。此后他的口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支圆珠笔、一叠白纸条。此后,家属宿舍区内常有他的身影,走家串户,问长问短,问暖问寒,可是他又两手空空,不送粮,不送钱,不送礼,那些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家属孩子,多想他能给他们每人一只高级饼一粒高价糖啊!

职工家属都认识他,蔡书记你好!请进屋坐坐……嘴热心不热,千篇一律说这样的话。能热啥?——书记进屋,递支烟、划根火柴棒、泡杯茶,都是要凭券供应有限额:吃碗水饺、吃碗刀削面,刮去别人一份口粮;送块饼干,高价买来的,还在于抗浮肿病全凭这高价饼干里含有的营养素 ABC,谁请谁吃都请不起。大家空口说白话,差一步,回到了杨靖宇吃草根充饥的抗联年代。

蔡书记不进屋,他只是问问情况,看看小孩的菜脸,觉得这一家的困难真实无讹,便撕下一页白纸条,趴在窗口写一会儿,直起腰递过去,动情地说:

明天带上我写的这字条,带上孩子,去这家饭店领三十个大肉包子吧……

职工家属弄不清蔡书记在跟自己变什么戏法,显什么神通,玩什么空手道,但总是不看一眼字条上写的什么,便道谢,笑脸相送,看书记的背影远去了,还道声:你慢走……

这家的工人下班回家,家属传话,他自然而然要想:蔡书记不送救济粮送白纸条,隔靴搔痒,写些啥哟?低头捧读:

南京市第二商业局赵俊友同志:

今有我厂特困户孩子前来贵店领取大肉包子三十个,见条如数供应,

决不能有误。钱与粮票先记账，来年工厂好转，国民经济好转，一并总算。

蔡青年拜托

真乃“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吃的，那年月，火中取栗也肯去试一试。任凭一页细细长长的白纸字条，能看在你蔡书记的面子供应孩子吃白食？粮食和猪肉都要计划，那个赵局长是个呆憨朋友？他不想；我这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肚皮饿压倒一切！孩子们还是愿意去试试的，有个勇敢的去了……

嗨，还真的个灵验，赵局长看过字条内容，在上面加批了一句，请××饭店××主任按数发给来人，保存好原始凭据，容后与署名者结账。

哦，蔡青年的考虑很周全；白纸条几经周转，又要长期保存，轻磅道林纸才能胜任这种“历史使命”。当然，他不会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各按实际情况严格掌控，并且有相当的政策倾斜，实行突出重点的战略。

纸条战术实施三个月，他才听到厂工会干部向他反映，有个从云南昆明光学仪器厂调来的邓技师一家五口，生活困难，几年前去世的老母亲都因无钱将她的骨灰盒送去黄金山公墓安葬，仍搁在家里。

邓技师是第一代中国光学工人，蕴藏着云贵高原人氏的风骨，有难不求人，挺着过。他高高的瘦瘦的，有点元谋人的特征，年荒鬼亦乱，一家已经开始挖野菜度饥荒了，蔡书记的登门拜访，从云贵高原谈起，道出自己是岑巩人，拉家常拉出感情，谈到请他吃饭，邓技师马上说：

已经有邻居阎大妈给了我五斤全国粮票，能对付着过了，你们当领导的，操心的大事很多，职工的家事再大也是小事。

蔡书记不这样看：职工的事都是我的大事，给了你粮票，你没有钱去上高价的馆子吃饭，上副食品商店去买高价饼干，粮票等于画饼充饥。光喝稀饭营养不够，孩子肚里缺少油水要得浮肿病，不能上学，影响下一代身体发育，不是国家的大事？

邓技师知道瓜菜带野菜代肚子撑大了油水刮净了，孩子会留下发育不良症，但又不愿在书记面前呻吟，他淡淡地把话扯开：

在昆明老家，我们有块自留地，种上山芋，啥都解决了。

蔡书记看着这家菜色脸，又不愿接受旁人的物质帮助和金钱支援，愁色难收敛，思摸出个法儿，正言厉声道：

邓技师呀，我今天来是向你传达厂党委的一个决定，向困难职工采取帮困措施。你家的情况是厂工会反映的，符合条件。

邓技师想了：发救济粮？

我给你开张条子，明天是星期日，你带全家到新街口同庆楼酒家去吃一顿，别浪费了天物，吃不了带回家。

邓技师以为蔡书记在说让他开心开胃的话，哪有在大酒楼吃了不花钱又能吃不了的带回家的？书记深知确保重点的重要：邓技师负责炮队镜和海军潜望镜的光学冷加工，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关系，安抚了他的心，解决了他的实际困难，四两拨

千斤弱，如果金陵兵工厂是个衰草凄迷的污泥沟，就招不来、留不住金凤凰，邓技师就是从昆明招来的金凤凰！

同庆楼是南京的高级馆子，我全家去吃一顿，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哇！邓技师仍当书记在说笑话：凭我的工资，吃两块钱一桌的和菜差不多。他回了书记一句笑话，南京最低档的酒楼也找不到两块钱一桌和菜的。

蔡书记是认真的，他已经在轻磅道林纸上写就：

同庆楼酒家：

今有二商局赵局长的朋友，我厂邓技师全家去贵楼就餐，限收人民币两元，余款日后由赵局长跟我厂财务科结算。余菜务必请就餐者装盒带回！

蔡青年启

邓技师捧读蔡书记出具的奇文，不大相信，又不能拒绝厂党委的决定，权且接受下了书记的一片好心，空头支票，不加盖公章，他不损失什么，我也不会真的去吃，空对空，情意到了我收了，皆大欢喜。

蔡青年回到家，拨通赵俊友的电话：请他连夜通知同庆楼的潘主任，星期天会有这么一家子人去用餐，请上桌丰盛的实惠的菜，免酒，饭尽量吃，收两元钱，代备盛器，带走剩菜，实际该收多少，另开发票。让邓技师带走两元发票。这样，贵楼多收的两元，可向三个孩子分发大肉包子六个抵销，总之，不能让他花一分钱。

漏洞补过，赵局长满口答应，决不有误！

星期一，蔡青年在厂门口专心等候邓技师，见面就问：昨夜赵局长十二点钟打电话给我，说你们没有去，潘主任等了你们一天加半夜……怎么回事呢？

邓技师自知失礼，笑着搪塞：蔡书记，我星期天加班了，去不成后家里没有电话，忘了打个公用电话给你……过期不候，不去了吧。

不，这个星期天一定要去，全家去，说一不二，党委的决定你我都要执行。我跟生产厂长打个招呼，不安排你加班，战争打起来了由我顶班……

蔡书记已经下达行政命令了，邓技师不吃这顿饭也要吃这份情，不吃不行了，就连连点头说：好，我一定去完成任务。

邓技师换了全新的一套直贡呢中山装，黑色牛皮鞋擦得锃亮，妻子孩子也是穿的出场衣冠，光光鲜鲜，他们是在为工厂争面子，为蔡书记争面子，其次也为自己争面子。即使作了不懈的努力，跨进同庆楼，还是觉着跟富丽堂皇的小环境不相称，显得有些拘束和局促。

请贵宾上座……女服务员笑口常开，温良恭谦，递上菜单。

邓技师一脚落地就想定主意，双脚落地就掏出一斤半粮票两块钱，对服务员说，每人一碗阳春面。

女服务员不见他翻菜谱，不像吃客，一愣神，上前打招呼：老同志，下午本店不

供应面食了。邓技师有些尴尬，忙掏出白纸字条，说：这里是不是有位潘主任？

女服务员接了字条过目，彬彬有礼加热情——她们一星期前就接到潘主任口头通知：有位赵局长的朋友，姓邓，全家来用餐。贵宾今天终于来了！请上座，请上座……

全家人在小圆桌周边靠椅上坐定，女服务员请邓技师点菜。另一个往里跑，去请潘主任出场接待……

哪位是邓技师？潘主任胖胖的笑脸，很和气，手里捧了那张白纸字条，周边还有许多顾客在用餐，别弄错了，问一声。

我就是。邓技师站起回答，那动作，那表情，有点像中国笑星赵本山的本真相。潘主任也穿中山装，口袋里别了支博士笔：

好的，好的，我马上关照我们的一级厨师配菜，特级厨师掌勺，你们全家好好吃一顿，吃不了的带走，盛菜时荤素分开。这是本店新规定，不周到的地方请多包涵。

潘主任，我们随意吃点就行，我完成任务，你也完成任务了……邓技师听了刚才潘主任的话，心里忐忑不安，特级厨师掌勺，菜价不会低，商人做生意总是表面客气，收钱就不客气了……潘主任受赵局长再三叮嘱：邓技师是蔡师长的好朋友，让他全家满意而归才算完成任务。这时，他给了一个透明度：我们按赵局长说的办，赵局长按蔡师长说的办，你就不用担心超支的事了。

那个年代，共和国总理和共产党主席都在中南海忌吃红烧肉，与民同甘苦，"民以食为天"，古训提醒十亿尧舜后人。特级厨师做出的一桌美餐纷陈于圆桌面上：四冷四热、四荤四素，香气提食欲，一汤加瓶长白山通化葡萄酒。席间，潘主任专门前来作陪，敬酒，却不分食桌面上的菜。女服务员又端上一盘甜点心，带上两只铜精锅，说：慢慢吃，等会我来把剩菜装锅，别浪费了。邓技师纳闷，问潘主任：

不是不上酒吗？

酒是我私人送的，提神活血，总不能让你喝着白开水跟我碰杯吧？……

为什么一桌不下二百元的大菜，同庆楼酒家只收两元钱？蔡书记的佛法通天道法无边。鉴于不可能二进同庆楼做回头客了，邓技师想探得些秘密，问潘主任：

你是复员转业军人？

我不是，我们局长是。

赵局长跟蔡书记是同乡？

他们是金陵兵工厂的同事，东北抗联的战友，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上级。赵局长太佩服蔡师长的神枪啦！他说杨靖宇是大英雄，蔡师长是英雄。没有他的神枪，不可能只死日本鬼子不死兵工的。现在他们复员转业了，不在一起工作了，赵局长还是听蔡师长的，你是蔡师长的朋友，便是赵局长的朋友！

蔡师长自己带家人来这里吃饭吗？

赵局长不知请过他多少次，他不肯赏脸，这次是你代蔡师长来了，赵局长能不高兴？

他开出的字条，你们赵局长办不到呢？

我们办不到的，蔡师长决不会让赵局长去办。前几天，来过领肉包子的孩子，我们也给了。他不会找赵局长买汽车，因为赵局长办不到。他不会叫人为难。

万一碰到作假的字条呢？

不会碰到。蔡青年三字，赵局长一看就认出真假，讹不了他，三个字里面有三个暗记，只有少数几个老战友能认出，沿用至今，嘿嘿。

邓技师通过这顿饭，侧面认识了一个人。

渡过国民经济和自然灾害两大难关，工厂新产品在苏联专家撤走的压力下终于自力更生试制成功。女儿出嫁，在择婿方面，蔡青年是通过六安人民公社书记孙中伟搭桥，嫁给了在南京工作的一个高邮人。两袖清风的他，把所有的这种欠债在1963年全数还清，收回了字条。

蔡青年从未统计过自己的家私。记得起来的，仅有三样。第一样，大家都知道的——那片扩大了几十倍的草皮；第二样，去朝鲜清津市试射验收AK47冲锋枪后，朝鲜和苏联赠给他一支金质工艺小手枪；第三样，西安兵工厂派员送来一尊用锦盒包装的唐三彩工艺复制品——骏马，以示他四年唐城生活的人缘，佐证他曾经是个"唐人"。

1964年秋，他没有料到，他的两个在异域流浪多年的族兄族弟会结伴行千里，前来投奔他。战争让他们三个马家寨的吴三桂后裔成了唐人，和平又让他们三个唐人重聚于巍巍石头城垣下，青青古秦淮河畔。

第三十章



1964年，一个燠热的秋天。

初秋的南京城，炎夏已过，“火炉”余威不散不减，走在马路上，不穿衬衫也淌汗。高大的法桐遮住了两边的人行道，树枝伸展至路中央，形成了空中的绿色天桥，树影婆娑，撒下满地的网络……

秦淮河水在长干桥下流淌了千百年，桥头留有南京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刘伯承的桥名题书。明朝开国皇帝修建的城堡——中华门常年封闭着，不通车不通人，藏兵洞里躲进了怕秋老虎的草狗。城墙前移植的一排大雪松欲与城垣试比高，像古城的门卫守护着它。

东西干长巷，近百年来外来户自由栖息的棚户区，古城接纳了他们，他们却至今都弄不懂为什么长干桥堍东西的这两条长巷不叫长干巷，而称东干长巷、西干长巷？几千年的古城，六百年的城墙，文化底蕴深厚，住在城脚河边的现代南京人，有几个能讲出沈万山的聚宝盆跟这中华门（明称聚宝门）、秦淮河的故事？

公共汽车停在城外雨花路右侧斜对扫帚巷的回教清真菜馆马祥兴的门前。这是一家很有名的馆子，流传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上馆吃名菜题书的故事，老南京人津津乐道。

鲁汉人和马中国这两个离开唐人街将月余的唐人，第一次光临这六朝帝王都，游子无心去浏览金陵美景，向人民警察问清了去金陵兵工厂的路线，在马祥兴门前下了车，根据蔡青年三十二年前给他们最后一封信留下的南京地址，顺利地找到了正学路一号……

有远方朋友拜访蔡书记，门卫电话通知书记办公室，秘书面告蔡书记，由书记决定如何接待，发句话，下面会照办：

蔡书记，你有两位老家来的人，一个叫鲁汉人，一个叫马中国，人在传达室。

你再说一遍！坐着的蔡书记定神凝望着秘书。

秘书重复说一遍。

在确定没有听错之后，蔡青年毫不犹豫地激动地决定：你去让司机将我的车子直接开到厂门口，接送他们上我家，你陪同。

秘书走后，他挂电话通知在家的张秀娟，又挂电话给高邮六安人民公社书记孙中伟，一一作过交待，收拾干净办公桌桌面，夹起公文包匆匆步行去军代表室……因为下午刚好有个产品定型会，军代表要签字，王雄、朱新梅、光学技师邓光波都要参加，他不能因私事请假。

小车司机将鲁汉人和马中国开车送至后花园一号。陪同前来的秘书对他们说：蔡书记刚好下午有个重要业务会议，不能亲自迎接，先送回家，开完会他就会赶回来的，请在家稍候，我告辞了。

鲁汉人和马中国跟秘书和司机握手告别，转身提箱，就见一个中年妇女缓步走出院门来迎接他们了。老蔡多次提到他有两个同族兄弟，关系亲密无间，电话里告诉她今天来了！

我叫张秀娟，是蔡青年的爱人。请进屋吧，他等会儿就回，先坐下休息，喝茶。她热情地说，点心、茶具都已摆上了小客厅的茶几。沙发上铺了白沙底的常熟针织垫巾，朝南的玻璃窗敞开了，花园里的草地绿油油的，荷花缸里的草皮绿油油的，女主人刚洒过水……

坐在沙发里，开了吊扇，泡上了茶，心定自然凉，张秀娟又为他们打盆温水洗了把脸，凉风一吹，更爽。昆明话，东北话，基本上都能听懂，大哥，弟媳、书记，二嫂，三弟，称呼都还顺口，都能接受，不善言表的她怕怠慢了老蔡的兄弟，连声说：

让你们住在家里，这是老蔡在电话里说的，家里人不多，一个女儿，叫蔡圆，出嫁了，女婿是高邮人。住房还宽敞，有个空房间，省得去住旅馆了，省些钱……

马中国在领会上有些误差，他将蔡青年对女儿的取名和择婿看成意在纪念陈太婆和吴太公，想必早把家族秘密告诉了爱人，便口无遮拦地跟嫂子聊起来：

二嫂，我们和蔡老兄都是三百年前高邮人吴三桂的后裔，蔡、鲁、马、徐都是为了避讳，孙姓也是一样，其实都是一家人，姓吴。

鲁汉人听马中国在弟媳面前摆族谱，自己也难免俗，说：我们代表马家寨的吴族人感谢你。我们在国外二十年，又在唐人街做了唐人，千方百计想回来，兄弟团聚就是为了不断吴太公这条根系。

张秀娟可是从来未听蔡青年对她认真详细地讲过这些事。再说了，她知道了他们跟一个叫吴三桂、一个叫陈圆圆的人有这种关系，又怎么样呢？她倒听老蔡这样感叹过：西安过去是唐朝的皇城，时间很长，大唐帝国势力强大，外国人都称中国人为唐人，想不到自己也住进了西安，住到了唐僧修经写经藏经的大雁塔下做起了唐人……

她问：老蔡住西安那几年，说自己也做了回唐人，你们怎么在国外也做了唐人？中国人与唐人有什么不同？

有，有……马中国解释：西安人，南京人，吉林人，都是中国人，没有区别；唐人街的唐人，跟在西安做唐人，有一大区别：一个有根不相连，一个有根紧相连，味道不一样。

鲁汉人加一言：马老弟说得对，台湾、香港、澳门为什么没有唐人街？——那里的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唐人。

时过十八点，门铃骤响，主人大步跨进院门，跨进大门，三兄弟三十年后金陵重聚首，立即相拥相抱在一起，蔡青年千言万语并一句：见面就好，见面就好！能见面就好……

张秀娟从未见过兄弟相见有这种场面，止不住流了泪……

兄弟仨，小客厅坐定，关上门，开了灯，关上窗，打开了话匣子。鲁汉人奇袭似的说：

蔡老弟，我们这次回国，虽然是领了合法护照的，但是越境而入中国大陆的，跟三十年前的我们不同了，你是共产党了，我们却是国民党了。虽然马中国他在1948年就脱离了军队，做了生意人，我1942年脱离了军队，但都参加了国民党，你这位共产党的书记敢不敢收留我们，来是来了，见是见了，怎么个回去法，要问高邮吴太公的灵魂了……

马中国又加一码：我们去了马家寨，老家的公社柳书记不愿意收留鲁大哥。我在缅甸打其力有家，这次可算省亲。鲁大哥原来在茅台有家，现在没有了，回国定居有困难，那个柳书记强调一定要有大陆上的什么人肯为他做政治担保……做投诚也行，向别人投诚远不如向你投诚好了，我想起码有希望得到相当于俘虏的宽大处理吧……

蔡青年听明白了两点：主动亮出政治背景，不像拖人下水；自己为鲁大哥做政治担保，有可能在党组织内遇到阻力……

评说此事，离不开当时所处历史背景，蔡青年是要承受"丧失阶级立场"的政治压力的。三十二年前，是他们月夜送行他出走的，今天成了政治上的对立面，真是同根同族同血脉，相煎何急？蔡青年缓缓回话：

我相信你们，过去是兄弟，现在仍然是兄弟，你们今天来找我，就是相信我，我怎么会不相信你们呢？参加国民党，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更不是犯罪，你们不用向我投诚，也谈不上向共产党投诚，向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清楚你们的历史情况就可以了。马家寨不肯留，留在高邮祖地吧，那里有我们的密语传人，有同族同根的兄弟姐妹。我已跟六安人民公社的孙书记联系过了，吴太公的子孙不会拒绝我们，明天我替你们报上个临时户口，住在我这里。

三十年积虑变成眼前的一片光明。张秀娟一人操劳，准备好了晚餐，三兄弟的怀旧话在用餐后才正式开始。蔡青年说：

我在知道你们随国民党军队败退离开大陆后就这样想过：如果你们有朝一日回来，找到了我，怎么办？我很简单，你们变成穷鬼，我保证你们不饿肚子，你们变成罪人，我调到你们服刑的监狱，帮助你们改造，重获新生……我们马家寨吴族的

生存，是在清王朝诛杀九族的历史灾难中虎口余生的，不该珍惜它？我也担心你们与我永别了……现在，你们在我回家前跟秀娟说在国外做了唐人街的唐人，好啊，我也做了四年长安城的唐人，三十年后还是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

马中国还想为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1949年跟着一起败退的，1948年初就脱离军队去了缅甸投靠堂姐了。鲁汉人也想更正一下：我比马老弟提早六年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怎么会是这样呢？蔡青年不解。

1942年，中国远征军败退入野人山，我没有能跟马老弟一同随部队走出去，被传说中的野人连睡袋一起当了它的俘虏，此后八年我在热带原始森林里跟野人为伍生活，1950年才有了逃脱的机会……

马中国为鲁大哥的逢凶化吉生还而庆幸，又为他的离奇经历而骄傲，说：他是十万远征军中最后一个走出野人山的人，错过了驻印军二次入缅与日寇打雪耻仗的机会，打大决战的机会，一个人伴着野人过了八年，也伴着六万战友亡灵过了八年，真可以写部奇幻小说了！

马中国说话的时候，鲁汉人已从手提箱里拿出了从狮子山山神庙地坑里取出的一把铜板，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一阵脆响……

蔡青年沉浸在故乡那片青山绿草间，龙盏河的细浪又在他心中流淌。山村孩子的童年只有玩弹皮弓、甩铜板、爬树爬山和游泳，老人玩山雀、下象棋，青年人玩石锁石担大关刀……他前去摸起一枚铜板把玩着，在灯光下细看是什么年份浇铸的，又放下。

我听嫂子说你在西安生活过四年，你是真唐人，我和鲁大哥是假唐人……马中国扯开去说有趣的话题。

蔡青年像要证明自己的唐人资格那样，对秀娟说：你去把我收藏的三宝之一，西安朋友送给我的工艺品唐三彩——骏马拿来，给老大老三看看，马老弟回缅甸，当做礼物赠给他了！

谈笑间，秀娟起身去取唐三彩，马中国也起身从手提箱里取出两只钢质健身球，准备在见到唐三彩后也献个宝给蔡青年欣赏一下……

陕西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唐朝三百年二十多个皇帝中，有十八个皇帝都葬在那里，陵寝绵延一百多公里，世称关中十八唐陵。富有唐风唐韵的八骏马唐三彩，原型出于昭陵。

昭陵是初唐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大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建造的，前后花了十三年时间。陵墓建在长安以西五十多公里的九峻山上。地面建筑南有朱雀门、献殿，北有祭坛、司马门，门内设十四王宾石雕像，东西庑房有石雕骏马六匹（其中两匹被帝国主义盗走，其余均存陕西省博物馆）。西安朋友所赠唐三彩骏马是六匹之一的复制品，很有收藏价值。

大家在灯光下欣赏唐三彩，更加光彩夺目，马中国端详了好一会儿，连声说好。移走唐三彩，蔡青年才注意到他们手中各玩着一个健身球，便好奇地从鲁汉人手掌

中接过来掂掂分量，饶有兴趣地说：

我记得马家寨人不玩这些东西的嘛，你玩过大关刀，马老弟玩过佛珠……你们是从南洋学来的健身法？

鲁汉人空着手说：对，上了年纪的南洋华人玩石球的人很多，我们小时候玩掘铜板，你是玩得最好的！

记得，记得，藏在铁香炉地坑里的这些铜板竟然还在！……它们练就了我的眼功，练就了我的射击功底，受益匪浅。他将健身球还给了鲁大哥，又接着上面的话题说下去：

中国远征军的事我听说过，报纸上看到过抗日名将戴安澜殉国的消息……当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处境在杨靖宇牺牲后很艰难，不亚于你们过野人山。杨靖宇的英雄事迹，你们听到过么？

鲁汉人和马中国却出乎他意料的摇摇头。

蔡青年表示深深的遗憾，为了补上这段历史知识似的，他郑重地向他们介绍起小客厅唯一的清供物：荷花缸里的青草皮。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藏品了。我女儿为它写了首诗呢！它的生命力很强，你们进院门时看到的那块青草地皮，就是我用这块母体移植扩种的。

马中国眨眨眼，有些戏谑的神色：是你从昆仑山上盗来的仙草？

在我眼里，在我心里，它比仙草还宝贵，它是我们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倒下的地方，沾满他鲜血的一块草皮。日本鬼子砍了他的头，剖了他的肚，从胃里掏出的一包草根也就是这种草。我想起血沃中华这个词，想起了"野火烧不尽，逢春必发青"这句谚语，他的人格品德影响了我的人生，视为家宝的草皮，胜于唐三彩……

马中国瞧瞧荷花缸里的草皮，知道刚才把话说扁了，自己来纠正：

啊，我也想起了一句话，"有眼不识泰山"，顺其意改成"有眼不识青草"，这草皮一定是有灵气的，有灵魂的，你蔡二哥原来也生活在这种无言的寓言环境中，跟鲁大哥一样了！我为你身边有抗日民族英雄的染血草皮作镇屋之宝而羡慕不已。被人忽略的草皮，你却滋润着它……鲁大哥他也拾得一宝，你要不要看一看我们带来的通灵之宝？

通灵之宝？缅甸出红宝石，你们得了这一类宝石了？蔡青年问。

你看鲁大哥和我手掌中的健身球……

蔡青年没有看破。通灵是种精神意识的寄托，他能与草皮通灵。他与灵蛇珠之间不存在这种精神意识的寄托，当然是识不破他们的寓言了。马中国加一句：

自从我们偷越国境进入大陆后，还不曾打开来看过一眼呢！

蔡青年想了一下，明白了什么，嗔怪道：啊，健身球里是不是藏着海洛因？怕被海关查出才不乘坐飞机入境，要我帮你们在南京推销？在缅甸可能小事一桩，在中国大陆谁携带 50 克就将判重刑……他想用激将法使他们亮相。

马中国竟推波助澜加一句：对，鲁大哥你如果走上了贩毒路，快向政府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别丢了吴太公陈太婆的老脸。

蔡青年像被鲁大哥马三弟捉弄了似的，又像已经听出了些什么堂奥，问：别跟我捉迷藏了，怎么回事？

鲁大哥这个"嫌疑犯"一点不受惊吓，坦坦荡荡地说：我学黑手党，干黑门就得在暗室里，请关闭电灯，拉上窗帘，关上窗门，风扇不关倒不碍事，四周不能漏进一丝光亮……

在这一切都办到了之后，他才说：蔡老弟，弟媳，你们别眨眼……看到了什么之后告诉我……

在这暂时形成的黑暗世界里，忽然有两盏绿幽幽的荧光灯开亮了，形成两朵小花似的光晕，它不闪烁，明亮而柔和……

一会儿，室内灯光又亮起，两朵小花似的光晕消失了，蔡青年感到一阵迷离，问：

刚才你们给我变的什么魔术？

鲁汉人和马中国的手掌中托着健身球。马中国向蔡青年叙述了中国远征军退入野人山，他们遇野人，遇巨蟒，又进野人山采灵蛇珠，得野人头骨，请高僧引领通灵的图腾物灵蛇珠，承载着六万颗亡灵和一颗类人猿亡灵走出野人山的全过程……眼前呈现一片奇幻的灵光！

蔡青年被他们这种探骊得珠的人间奇遇所激动，被鲁大哥那种与类人猿共处八年的奇事所惊讶。他也曾在谢东大院的金银堆前激动过，也曾在杨靖宇将军牺牲的草坡上激动过，今天，他在这稀罕的灵物天宝灵蛇珠面前，不仅仅是激动，而是找到了对灵魂的理解和感悟！他应该是个无神论者，应该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有灵魂的……但在沾有杨靖宇将军鲜血和生命的草皮前，他油生了一种精神寄托，草皮便通了灵，有了生命，有了灵魂，自己愉快地、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无言的寓言世界里……他惊讶地发现，鲁大哥和马老弟视两颗灵蛇珠为图腾物，为六万颗军人亡灵和一颗野人亡灵的承载体，也不是一种精神寄托所产生的通灵感吗！不也是生活在一种跟他完全一样的无言的寓言世界里吗！……这个世界里，抗日联军的英雄杨靖宇的灵魂跟抗日的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灵魂是分不出贵贱轻重来的；牺牲的抗日联军战士的灵魂跟罹难的中国远征军战士的灵魂是分不出贵贱轻重来的……

蔡青年好像从这个寓言世界里走出来，感叹不已，说：你们是世界上见过野人的人，得了灵蛇珠的人，我是个见过金银的人，得了有灵魂的草皮的人，视无灵物为有灵，视无言物为有言，大家又愿意守灵，那么就让我们共同守住它们吧！永远做个护灵人吧！

鲁汉人对蔡老弟的话表示满意。

话题转到怎样落户的事。蔡青年说：我帮鲁大哥落户到高邮故土，水流千里归大海，你归高邮湖，住马棚湾，定期我去高邮探望你，你来南京探望我，一天路程很方便，长江隔不断的，听说国家正在计划建长江大桥了。你安置在公社卫生院中医

科，能继续发挥专长，你有兴趣研究野人可以继续研究，有野考活动，公费的，公社可以推荐，自费的，我可以帮助……我马上再跟六安公社的孙中伟电话联系一下，请他落实。

雷厉风行的他，马上走进卧室去打长途电话……十分钟后又回进小客厅，传递最新消息：孙中伟答应安置鲁大哥去公社卫生院工作，哪天落实了，派人来接……

落实鲁大哥的工作前，你们就在我这里吃住下去，白天去城里玩玩，休息跟旅游相结合，我下班后跟你们聊天，星期日，先去雨花台和东郊名胜区去玩玩。

蔡青年就这样结束了与他们的第一次叙谈。

第一个星期天，蔡青年陪同他们去东郊玩了一整天。马中国回来，对"金陵王气"有所领略，发表感慨却与众不同：

南京城不宜由内向外看，要从外朝里看，那么龙蟠虎踞、山水交融的帝王之脉就能看清一半；从紫金山上才能纵观金陵一目了然，看到天地灵气的升腾。朱元璋将他的皇城从凤阳搬到金陵是有道理的。

过了一个月，蔡青年留不住他，马中国接受了唐三彩骏马，乘飞机回缅甸。这次三十年后的兄弟金陵重逢，他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鲁大哥的突变，自己步后尘回国定居是迟早的事。说遗憾，就是没有能去高邮马棚湾。因为尚未接到孙中伟的回电，贸然前行是不礼貌的，也许会给孙中伟带来麻烦，让鲁大哥在那里落户以后，下次回国定居时一起去热闹一番吧。机场送别时，马中国在接受礼品后没有什么能回赠给蔡青年，便急就章似的想到用那对玻璃球体的钢壳健身球给蔡青年作个纪念。这本是吴娃出的点子，用来假充灵蛇珠的，现在安抵南京，用不着它了。

从机场回到后花园，家里少了个马中国，似乎有了一种失落感，会说会热闹的马老弟真是个让人爱的人，不容易忘记的人。面对这一对外表一模一样的玻璃球，蔡青年油然想到鲁汉人的那对真灵蛇珠……

他们偷越国境是在有护照有经费的条件下，为了不露灵蛇珠的真面目，为了不至失落才这样做的。他们视蟒珠为六万亡灵的图腾物，为野人亡灵的图腾物，想在大陆上营造一座灵塔，纪念中国远征军的野人山罹难战友……我挖取的草皮是真的，如果这蟒珠称不了灵蛇珠，称不了夜明珠呢？不能通灵呢？当然，不存在他们有意在骗我，也不存在缅甸的鉴定家（比如那位仰光大学的老教授）在骗他们吗？珠宝鉴定是个科学的严肃的工作，鲁大哥懂野人，懂中草药，不一定很懂这一行吧！

这一天，老兄弟相约去玩南郊雨花台，在烈士陵园二泉茶室品茶聊天，蔡青年有准备，要与鲁大哥谈论这件事，解开这个谜。他说：

你从佛国缅甸仰光唐人街来，一定知道佛寺里都将佛祖释迦牟尼的佛指安放在金质舍利盒内，特意造灵塔保护，叫做舍利塔，也有埋入地宫的。你们这对灵蛇珠应该为它打造一只类似舍利盒的盛器。再是，宝物不经权威专家鉴定，恐怕难定其真正价值……巨蟒的眼球就肯定是灵蛇珠？是夜明珠？就是真的吧，也有特级品位，一级品位，二级品位之分。我倒有个主意：是不是请位国内专家鉴定一下，然后存入中国人民银行金库里去？——未经专家鉴定，金库是不接受的。保管在家

里，有个万一，怎么办？……

鲁汉人的心被蔡青年说得悬了起来。在缅甸是不能公开展示的，更难说请权威专家去鉴定了，老教授肯定了蟒珠的性质，但终未经他亲眼鉴定，蔡青年提出这个问题，实在重要……便点头表示同意，问：

南京有这方面的国家级鉴定专家吗？

有，我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

蔡青年便向鲁汉人推荐了朱新梅：

我们厂的技术副厂长朱新梅，他是机电、光学方面的专家，他父亲曾为北京故宫珍宝馆鉴定过国宝，他继承了家父的一手绝技，成为了国家级珠宝鉴定师，有写认定书的资格。

鲁汉人笃信蔡青年，当然就相信这个朱新梅。兄弟之间真心换真心，唐人照唐人，特别是对灵魂的理解和释义是那样的异曲同工……

鲁大哥，我的修磨技术没有生疏，给你做个金质舍利盒存放灵蛇珠，怎么样？蔡青年自告奋勇，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办：换置出来后，你手里这对健身球钢壳不能空着，我给你请一位光学技师打磨一对水晶球体放进去。

水晶球体不能发光，乱不了真吧？

他有办法叫水晶球发光——他曾加工过东海县的水晶体，中间内核能让它人工发光。

马老弟送给你的那对玻璃球体不是现成的吗？不用去买新材料了。

那也行，加工费可以省些。

蔡青年的思维，现代用语叫做全方位思维。下一步就是对灵蛇珠进行鉴定了，地点就选在后花园住宅的小客厅里。如果有机会的话，鲁汉人还想请大陆上的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野考专家为他鉴定一下带回来的那颗高级猿头骨呢。“北京人”的头盖骨是由中国人自己鉴定的，专家能从骨质中的含锌含炭元素中鉴定出是猿是人。是猿，它又有多少人性？是人，它又有多少猿性？这将是个十分有趣的课题……他至今尚未把高级猿头骨在蔡青年面前露面呢，他怕吓坏了弟媳张秀娟。

从雨花台回来，征得鲁大哥同意，蔡青年挂电话给朱新梅：请你来我家，有要事相谈。

朱新梅，四十八岁，修长身材，微有拔顶，前额于是更为透出一层异常活跃的生命光泽。在中国光学科技领域，他是新中国第一代专家。长期以来他要求进步，是个培养对象。可是，遗憾的事在他身上缠绕得也太多，像生了先天性软骨病，工作二十年了，不能长舒一口气。那么，他政历上是不是有问题呢？天晓得。反右运动时，他表态：我在学校里有门功课不及格，就是政治课。共产党教育我、培养我，我有什么资格帮助党整风呢？请原谅，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弄得想抓他辫子的人下不了手。他直不起腰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既是位文物鉴定家，又是个有少将头衔的人，哥哥去了台湾，爱人是外交学院俄文教师，岳父在香港开办一家报馆，岳母是日本人；处在公元 1964 年，就像一串生满癌细胞的糖葫芦！

蔡书记不曾在他身上找癌细胞动手术，但凡对工厂有贡献的，毫不犹豫地给予信任和重用。今天有知遇之恩的书记主动打电话，说有要事相谈，这使他异常兴奋，有些受宠若惊。

朱新梅提起公文包步行上后花园书记家，门铃响，他的心跟着扑扑响，里面的书记爱人问：谁来了？

朱工程师……他的报名有分寸，不亢不卑，不带官衔。

蔡书记安排这次见面，态度严肃认真，不称他的职位，称他同志：新梅同志，这位是我老家的族兄鲁汉人同志，专程从贵州到南京找我办件事：鉴定两颗宝珠。我推荐了你，作出结论就要写鉴定书，便于存放在银行金库；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实事求是讲也没有关系，不能外传！

朱新梅被激灵了一下，迅速作出反应：我保证，对今晚的事不向局外人传递信息。

得到信誉保证，两人握手相识，朱新梅业务之外的事不谈，一句寒暄的话没有，说：鲁同志让我开始工作吧。

鲁汉人从手提箱里取出钢壳健身球，只要鉴定一颗就可以了，说：那么，请朱工程师开始工作吧。

朱新梅在灯光下小心旋开半个球体放一边，揭开昆仑纸……

鲁汉人关闭窗户拉上窗帘，蔡青年关上电灯。黑暗中，灵蛇珠毫光如烛……

俄顷，电灯光重又亮起，朱新梅重新旋上上半个钢壳翻了个身，再旋开另一半，又揭开昆仑纸，电灯再关上。黑暗中，灵蛇珠毫光如烛……朱新梅说：开灯。

在灯光下，朱新梅不敢在不戴专用手套之下去触摸，只是用放大镜对着眼前的灵蛇珠仔细观察了半个小时。鲁汉人和蔡青年屏息敛气，像唐人听经，等待熟读真经的高僧一个声音。朱新梅当场发表口头鉴定意见，并作了科学解释：

是颗有千年左右的蟒珠。蟒珠又称灵蛇珠、夜明珠，还有称为明月珠、隋珠和九龙珠的……自然界中的矿物、植物和动物，均有能在夜间无光环境中发光的。比如，矿物中含有丁云母的物质，叫荧石，俗称夜明石，用人工加工成珠，就叫夜明珠，有小如弹丸的，有大如笆斗的。我曾经鉴定过五颗，在南京收藏家手中。发光的原理，跟稀土元素有关，与各种光源照射的强度有关。荧石夜间发光，10 厘米内可见书上的字，10 米远仍可见到其发出的绿色磷光。它经光源照射 15 分钟后，在 72 小时内可持续发光。置于开水中，更可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所以要这样说，是为强调一点：自然界中含稀土元素的物质，就能发出绿色磷光，但它又必须借助外来光源的作用才能持续发光。夜明珠发光的原理一样，它们都是在特殊环境激发的条件下才能发出可见光的。某一物体，它处于露天，被日光照射 12 小时，晚上发光 12 小时，还处于持续发光的能量之内，这就形成了永远发光的效果，并不稀奇，更不神秘。鲁同志的这一颗，确实是千年巨蟒的眼球，它含有的稀土元素多，折射率高，时间长。它稀奇在什么地方呢？这条巨蟒一定长期食老鼠果腹，老鼠体内有种名叫牛磺酸的物质，正是提高巨蟒夜视力的化学物质。一般来说，蟒蛇的眼是近视，看

不远，它靠分叉的信子探侧空气中的温湿和气味。千年巨蟒在有许多野鼠生长的地区生活，捕食多了，时间长了，才能形成灵蛇珠。形成发光蟒珠的条件很复杂，物稀为贵，并不是所有的巨蟒都能产灵蛇珠，也不一定非千年不可。比如家猫，常吃老鼠的家猫比只吃现成食的，眼睛的夜视度肯定要好，会捉老鼠得多。难怪豢养宠物猫的人，常埋怨自己的猫夜间见了老鼠不会捉——它夜视力退化了怎么捉？……世界上不可能有不吸收自然光或人造光而能自身永远保持发光机理的物体，强调这一点是科学的，否则夜明珠会被人为的神秘化。巨蟒在活体时就具有了发光功能的死了之后不会有变化。慈禧太后嘴里的那颗夜明珠，一经盗出，重见了外来光源，当然会发光，没有光照，它在墓穴里，在她嘴里，这么多年了，是颗黑珠！……除了矿物、动物之外，能形成夜光的物体就是海蚌珠了。它生成在暖海的海蚌壳里，生成的原理跟人工育珠一样，稀奇在生成的年数比蟒珠还长。海水中所含的化学元素成分比蟒蛇生活的环境更复杂，形成海蚌珠的可能性更难。当然，回过头来说，矿石中产生的夜明石它形成的时间更长，少说也要几亿年……

鲁汉人和蔡青年在朱新梅面前都认认真真做了回学生。学问就是学问，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朱新梅的结束语竟跟鲁汉人和蔡青年的“无言的寓言”思维很吻合：

长白山的人参可以培育，含氧化钙、丁云母的夜明石可以开采，灵蛇珠是无法人工培育的，它是有灵气的，承天露，得地气者也！

蔡书记请朱工程师坐下休息、喝茶……

鲁汉人收拾起健身球，问一句：我们在野人山采撷到了一对，另一颗也在，要不要重复鉴定一次？

采自同一条蟒，没有真假阴阳之分，不必重复了。朱新梅摇摇手。

蔡青年知道，写鉴定书不像自己在白纸上写字条那么方便，他尊重知识分子，不去催促或询问。朱新梅是不会做拨一拨才动一动的算盘珠的，他接着说：

蔡书记，鲁同志，我明天写好了送来，鉴定书上要盖钢印，打钢印的机子公文包里装不下，事先知道了是来鉴定灵蛇珠也不能随身带上，否则在这里写是一样的。

不急，朱工程师，不急。鲁汉人说。

鉴定费多少？按规定办。蔡书记说。

尽义务，尽义务，见宝已是荣幸了。朱新梅连连摆手，事情办完，不肯留下来闲谈，怕在书记面前说错话，言多必失，小心谨慎二十年，还得谨慎下去，工作下去。专业范围内的话，他滔滔不绝，生活中的交谊和应酬话，他似乎不善言表。

握手送别，蔡青年送出院门才留步回房。

信实是货真价实的灵蛇珠了，蔡青年帮助鲁大哥走第二步：去请邓技师。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制作一对能发光的仿真品，对真的能起保护作用。世界上的名人，为防刺客也有找替身这一法。胜任这一工作的邓技师，是蔡书记信得过的第二人。

邓技师的家十分简陋，床、桌、椅、柜都是来到了南京以后从厂总务科折价购买

的旧货，软件仅三床被褥。粉墙上挂着一幅母亲的遗像，供着一只披黑纱的骨灰盒。老母随邓技师到了南京，亡故后一时难找坟地，想在将来归葬昆明，所以成了家庭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死灵魂与活人共眠一室。

书记亲临寒舍，技师不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书记对他的义举，他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盈，操着云南口音说：

请坐，请坐，给书记和鲁同志泡沱茶。

这是他家里唯一的珍品了，是在西双版纳的舅舅从云南到南京出差时捎给他的。另外，他有一本很有欣赏价值的老昆明影集，其中有昆明人百年前的老照片，还有一张野人照也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舅舅送给他的，一般不示人。老伴送上沱茶后跟孩子到了对面的房间，丈夫跟领导谈话，家人是不能参与旁听的。邓技师听了书记的介绍，又听了鲁汉人寒暄，便说：

蔡书记在东北生活打仗的时间长了，口音变了，听鲁同志的口音，很像贵州岑巩那边的人。日本鬼子打惠通桥时，工厂搬迁到贵州山区，地点就在岑巩县城，所以我一听就知道。

鲁汉人说：你说对了，我和蔡书记都是岑巩人氏，我在昆明生活了十年，1942年出国参战，从惠通桥踏上滇缅公路，1950年走出野人山后又在缅甸生活了十多年，今年才回大陆。

邓技师投去敬意的一瞥，说：中国远征军出发的场面我在保山见过，我舅舅就是其中的一员。国民党军队有野人山的败退，也有松山、腾冲、龙陵和仰光的胜利嘛！你1942年就离开昆明了，这么说，1949年昆明临解放的那种局面就不一定会知道了……

昆明不是和平解放的吗？连蔡青年也这样问。那年他在沈阳看到报纸上有报道，了解到一点大军南下解放昆明的消息。

和平是和平解放的，但战局很紧张，卢汉跟国民党的第26军打了一仗才解放的。

鲁汉人好奇地问：卢汉、龙云是国民党滇军将领，怎么会跟国民党的第26军打起来呢？

是的，当年不在昆明的人是不会知道那时昆明的混乱局面的……邓技师的经历，对蔡青年和鲁汉人都是新鲜的，所关心的，想听听一个亲历者的见证和描述。邓技师在他们面前觉得亲近，才像讲故事一般摆开了龙门阵：

我这一年在云南光学仪器厂做工，工钱发的是金圆券。1948年开始，金圆券不值钱了，纱厂老板发棉纱代工钱，一捆棉纱抵一捆钞票。光学厂不能发光学玻璃代替金圆券啊！我们拿到了一捆捆金圆券，忽然传闻银行发了假钞！换真币，银行反要没收，不兑换，众怒爆发，酿成闹事——抢银行。国民党派军队镇压，毙了26人。卢汉在他母亲请求下才停止了军队镇压。这次是滇军出手的。蒋介石知道了很高兴，卢汉取得了他的信任，管起了中央银行云南分行，得到了大批金银钱币，供养部队。他的部队都隐藏在滇西，准备起义。后来，蒋介石看出了卢汉的意图，急

调26军打昆明，把昆明市包围了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军队打国民党军队的混乱局面……正巧，那个时候有大批国民党军队从重庆退却到昆明，运兵车队有大卡车4000辆，浩浩荡荡，满天灰尘，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危急中的卢汉抓住战机盛情招待军官，每辆卡车按人头每人发50块大洋安家费。国民党官兵感恩不迭，都知道是滇军将领卢汉和龙云干的，便乐意挑出2500辆大卡车帮助卢汉运兵，把隐藏在滇西丛林中的部队运到昆明市，又挑选了一批炮手，用美国从缅甸仰光运回的大炮轰击26军阵地……

蔡青年和鲁汉人只在呷沱茶时双眼离开了一会儿邓技师的脸……

国民党26军摸不清那是什么军队的炮火向阵地突然袭来，疑是解放军到了昆明近郊，乱了阵脚。吃了大亏的26军困兽犹斗，继续调兵支援打昆明，情报渐明，是滇军起义了。卢汉深感处境危险，这时龙云已将军权交给了他，自己避难到了香港，孤立无援，最后一着：发密电要求刘邓大军火速支援，打退26军的围攻……这边，共产党的援兵到了！那边，国民党的援兵也到了，在昆明外围展开了全面的阻击战……卢汉的军队抓住战机从城里打出来，共产党的军队从城外打进去，双方配合，最终击退了国民党26军企图占领昆明、活捉卢汉的如意算盘……昆明先是混战，都想拿对方的人头，又急速转入和平解放，卢汉的部队闪电般占领各军政要地，控制了全城，每个道口全被封死，车不能行，人不能走，一批原想看卢汉好戏、拿他人头祭战旗而留在昆明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不及撤退，又无法化装逃脱，无奈地留了下来，比如像大特务沈醉等人就是这样的战利品……

哦……鲁汉人听得出神，这一块历史图卷是他的生活空白。1948年正是他准备逃跑的前夕，在为高级猿母子打造“人猿洞天”呢。

邓技师知道了鲁汉人是昔日的中国远征军，又跟野人山有着这样的特殊关系，又顺便说了件旧事：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时，我那舅舅在第五军当参谋，会照相，他在野人山抓拍到了几幅写真照，回国后我们在昆明见面，他送给了我一帧远征军与野人搏斗的照片作纪念。1948年底他去了台湾，1949年初又回来了。

你把它保存下来了吗？鲁汉人很关注，问他。邓技师一边回答：在，在，我拿给鲁同志看看。一边转身去取木柜里的硬贴面发了灰鸢色的照相簿，翻呀翻，翻到第八页，上首一张就是野人写真照片，下首一张是昆明金殿。

鲁汉人看到的是野人正面像，长长的褐色头发被山风吹起，黑白照片上呈现深灰色，飘飘拂拂，面目清晰，个儿二米，画面上还有一近一远两个穿军服的人，都是侧面，画家分别称做七分面和五分面。背景是森林和高山，无天空和山地部分。背面写着：赠光波外甥。

蔡青年也好奇地凑近趋前看个稀罕：过去传说世界上有雪人，探险家拍到了雪人的照片，还说它幼年时皮毛是红色的，成年时发黑，到老年时就像人类一样毛发变白，科研工作者已有结论，雪人是野兽，不是野人。野人是什么样的，听鲁大哥小时候说过，说到现在，他和马中国都在野人山见到了，我在长白山待的时间比他们

长，可是无缘谋其一面……

蔡书记，给你一柄放大镜……邓技师自制有一套 6—60 倍的放大镜，做工精巧。他也曾有过一柄放大镜，用以观察枪膛里的光洁度的。接过放大镜，调整焦距，对画面细细观察起来……

哎？蔡青年擦了擦眼，又抹了抹镜面，趴在桌面上转换了个迎光的角度看去……惊诧地说：野人照片上的两个军人，怎么有些像鲁大哥和马老弟的身影呢？

鲁汉人自己不容易看出照片上是自己和马中国，主要是那个参谋当年所拍的照片他们从未见过，不知道什么场景曾被拍了下来。让邓技师做"鉴定"，他看了也说像，真像！鲁汉人才被唤醒了记忆，确认是自己跟马中国被野人在山谷地坪上追逐的情景，最大的难忘的细节，便是野人前臂抓着的两节竹筒悬在空中，将掉未掉的一瞬被拍摄者摄入了镜头。

接着，鲁汉人回忆讲述了当年跟野人搏斗营救小朱小林的情状……

邓技师快意地说：今天是我的奇遇日！鲁同志既是当事人，我应该将它物归原主，这张历史性的写真照转赠给鲁同志了！

是的，存放在鲁汉人身边，是历史存照，是野人山历险的见证，是野人研究的实物影像，十分珍贵。蔡青年代表马中国和鲁汉人一起向邓技师道谢，夹进了工作笔记本，递给鲁大哥。

这无私的割爱和出让，使蔡青年进一步深一层了解到了邓技师为人的高风亮节和内在品质，他继承了中国工人的优秀品德，这对能否向他公开灵蛇珠，无顾虑地信任他，起到了大作用。蔡书记终于说：

就是我这两个兄弟在野人山遇到了野人之后又遇到了千年巨蟒，进行了一场人蟒大战后，又过二十年重返野人山，采撷到了灵蛇珠……经朱副厂长鉴定后确认是灵蛇珠，也就是俗说的夜明珠。你是光学冷加工专家，特地请你能在仿真玻璃球体上解决发光难题……

邓技师不假思索地说：要让玻璃球体发光，只有先切开，打磨，挖孔，抛光，内装微型电池电珠，再把它们胶合，无须与外界通电便可连续使用半年到一年——这种工艺品我在昆明老厂就做过。

我们真找对了人！拜托了，拜托了……鲁汉人接着在灯光下出示了灵蛇珠以及与之一般大小的玻璃球体。经邓技师目测，觉得仿制在加工技术上不存在难题。蔡书记叮嘱他：

加工费按外协件标准，开工票，但千万别跟外人细谈在做什么工件。

金陵厂外，金陵城内，我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邓技师撂下了话。

好，你是金陵城第四个知道这件事的人，连鲁大哥本人，是五个。蔡书记说完，收拾好灵蛇珠，与鲁大哥一起离开邓技师家，回进了后花园。

终于接到高邮县六安公社书记孙中伟的长途电话了：欢迎鲁汉人同志前来公社卫生院中医科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家安置在马棚湾三桂堂，行程日期自定，公社派车去南京接还是你们乘车来自决，明天再听你们的回话，后天最好能敲定，以便

公社有个从容的接待空间。

蔡青年放下话筒，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鲁兄虽然不用做唐人了，干的却还是唐人街上干的活，中医是他拿手的专业嘛。

第三十一章



择日启程，蔡青年亲自陪同鲁大哥从下关轮船码头渡江至浦口，换乘长途汽车至高邮县城。

高邮是苏北大平原上的一座古城。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属吴、越、楚三国。

战国末期秦王嬴政二十四年灭楚后，旋即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名秦邮。它四周低洼，北宋著名文学家秦观（少游）在《咏乡》诗中写道："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所以高邮别称盂城，高台置邮亭，又称高邮，至今已有 2200 年历史。

高邮这块由海湾形成的浅洼平原上，秦始皇为了发展交通和邮驿，大修驰道和驿道。两条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一条向东，通向河北省、山东省一带到海边，一条向南，通到江苏、浙江等省。

驰道就是人行大道；驿道行马，俗称马路。高邮属于交通要道，秦始皇二十七年便修有很宽的驿道，专门供给递送邮件的骏马使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高邮县界首镇通向临泽的北段马路，便是当年秦始皇修的驿道遗址。

有驿道，就得有马。高邮城南有孟城驿，城北有界首驿，六安镇旁边有个马棚湾，就是官方办的大养马场。界首驿、孟城驿所需马匹都由这里提供。吴三桂祖上以贩马为生而发迹，吴三桂出山后从这里运走了不少好马和青年。据《高邮人口参考》上记载，明末清初高邮人口锐减，这与吴三桂带兵入云南有直接关系，他带的兵是南京人、高邮人，还有一部分扬州人，封为平西王时，他手下有数十万大军。

高邮古城今天又要增加一户了，他既是外来户，又是老住户。六安镇姓孙的都是吴三桂的后裔，传至今日已有二十代，改姓的原因跟马家寨的情况一样。三桂青少年时代习武喜欢玩大关刀，六安镇上，他的后裔一直珍藏着一把 75 公斤重的关

刀,有人能舞动它。后代人有尚武的习惯,玩石担石锁的人不少,至今街头还有六到七块大青石,长约 90 厘米,宽约 40 厘米,厚约 30 厘米,重约 60 公斤,四面都有凹陷的耳朵。据传,吴三桂玩这些大青石,用力一提一转,急抓两边石耳朵,不停地提转,练出了惊人的臂力,考上了武举人。

六安镇仍保持了古市街的特色,明清建筑尚能透视出原有的布局和古风。公社书记孙中伟是个复员军人,四十多岁,身体魁伟高大,好客好义,一见面,他就握住两位本族前辈的手说:

一切从简,先休息半天,游览三天,看望一下宪公的神位堂和后人为他立的小传。第四天去卫生院报到,组织个欢迎会……另外,我们公社没有一个县政协委员,鲁医生是归国华侨,正合适。

鲁汉人有些惊讶了。祖地的吴族人敞开胸怀欢迎他,收留他,让他快慰,他知道蔡青年从中做了不少先期工作。从草皮上可以看出,蔡青年是会理解他并能帮助他为六万亡灵建造灵塔的,为灵蛇珠的鉴定和仿制,也是不遗余力的。陪同赴高邮也是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铺路架桥,看得出蔡青年跟公社书记孙中伟私人感情不错。高邮吴太公后裔根据族谱三百年前就知道有一支族人为了躲避灾难,由陈太婆和军师马宝率领到了云贵高原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三十年前蔡青年的寻访揭开了这个秘密,对上密语后核对了宗谱,认同了……

先到马棚湾宗族祠堂看看吴宪公的神位和小传,再看看三桂堂的桂花树!孙中伟放下手边工作,三人同乘一辆农用运输车啪啪啪啪开向马棚湾,刻把钟就到了祠堂。

看守祠堂屋的老人姓吴,是很少的几个没有改过姓氏的人。公社书记领着的自然是本族人,当说了是从马家寨而来,老人连忙开启正门,进头门又进入二门,才见一个大天井,里面生长着三棵有三百多年树龄的桂花树,粗壮高大,都是金桂,秋天满园浓香,金光灿烂。冬日,吴族本家都能分得一份,做酒酿、做年糕时洒一些用糖腌的桂花,又香又甜又好看,又能联想起这是三桂堂大天井里金桂!

天井过后进三道门,才是祠堂屋的正厅名三桂堂。字是后人题的,颜体,没有留名。供坛上没有吴三桂的神像,只有神位,木雕的,玻璃罩着。神位下方,吴三桂小传被装裱在一块长方形玻璃框架里,文字由高邮县文史资料办公室的地方志专家撰写:

始祖吴宪公三桂小传

吴宪公三桂,字长白,又一字月先。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2),卒于清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祖先是安徽徽州人,后人迁移到江苏高邮六漫(今六安)马棚湾,以贩马驯马为生。父亲吴襄是位养马、相马的高手,并因此发迹,当上了崇祯皇帝时的辽东团练总兵。

小三桂从小喜爱习武,胆大好斗,最爱吮吸黄鳝鲜血,膂力过人。他十岁那年,父亲吴襄中了武举,成了辽东名将李成梁的部下,后又投靠辽

西的征辽前锋将军祖大寿而青云直上。三桂从小喜习弓马，十八般武艺皆精，尤其喜欢使用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武艺超群。皇上命董其昌典录武科，三桂应试，领了第一名，成了个武举人。他从军旅生涯开始到称帝至大周五年（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病逝，终年 67 岁。其孙世璠继位，死守昆明，三年后昆明城降，吴世璠自刎。大周告亡。陈圆圆随军师马宝一行人夜逃。

孙中伟从祠堂屋后进的一间藏书密室里搬出一只樟木箱，打开铜锁，取出族谱卷宗，抽出其中一本，请蔡青年和鲁汉人两位本族前辈过目……

上面记载着吴三桂的后代经历清皇帝的大追杀后的流散方向：

儿子应正和两个女儿混在军中，跟那批高邮籍兵丁一起逃回江苏。儿子回六安乡下隐姓埋名。一女居广陵（今扬州）。一女居苏州。今天六安后裔应该是应正的子孙。应正生四子，三桂反清失败后，大清要灭吴三桂九族，他的子孙便只能改姓孙或陈或其他姓氏。

孙中伟又从族谱中取出一本，说：

族谱中我们没有见着应熊、应麟、应麒以及应熊的几个儿子的下落，也没有记载陈圆圆的下落。在六安镇的老私塾先生家里发现了这本大清同治年间出版的小册子。

小册子纸张粗糙，显然是民间私藏秘本，像野史，但从中确证了一个信息：陈圆圆为两地吴族后裔留下了日后相认的密语。这本民间流传的小册子全名叫《平西王反叛记》，其中有几段文字，摘录如下：

当清王朝几乎完成了对大陆的统一，只有云贵的南明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在抗清的时候，吴三桂从汉中出征云贵，并追剿南明永历君臣，直至他们逃往缅甸避难，方暂止步。他奔走激战十五年了，清顺治帝让他留守云南，待机入缅擒获永历。

第一次奉旨入缅强攻南明小王朝未果，他又派人与缅甸王莽猛白联系。缅甸王慑于蒙满骑兵的威力，慑于吴三桂十万大军压境，便设计宴请永历随从的大部分文官武将，在宴会间当场杀死。永历身边仅剩几个宫妃太监，失去了任何反抗力量，不能自卫了。

第二次入缅，吴三桂率十万大军进攻缅甸，逼迫缅甸王交出永历，被他带到了昆明，听候朝廷处置。大清皇帝怕南明小王朝死灰复燃，授权三桂就地处决永历。吴三桂遂下令手下人用弓弦将永历及其子绞死于市内箆子坡。吴三桂因此得到了最高奖赏，被封为亲王，钦命太宗第十四女嫁吴三桂长子应熊。应熊生子名世霖。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与吴三桂都相互猜疑：朝廷怕其势力扩大而尾大不掉威胁皇权；吴三桂怕朝廷撤掉藩地，削弱权力。所以当康熙的撤藩

圣旨传到云南，身为平西王的吴三桂决定反叛清王朝了。

康熙十三年(公元 1673)，吴三桂处治了云南巡抚朱国治后，宣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建国号"周"。康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诛死三桂之子应熊及他的长孙世霖。三桂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沿着反叛的路走下去。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八月十八日便中风而死，得的叫"中风噎喁病"，心力交瘁，气血虚亏，一蹶不振，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他的遗体与其孙世璠的遗体一起火化后骨灰送至京城。吴三桂的一些将领或凌迟处死，或斩首示众。

军师马宝和陈圆圆这批人先走一步留下了性命，应该归功于军师的预见与果断。吴三桂除妻子大福晋张氏外，有侧福晋陈圆圆等。除长子应熊外，尚有侄应期，子应麟、应正和两个女儿，下落不明。马宝和陈圆圆携吴三桂次子吴启华、孙子吴仕龙从衡州出发潜身何处，无人知晓。

民间流传：陈圆圆最后藏身云贵高原，削发为道姑，遗言子孙改姓鲁、蔡、马、徐四姓，有密语传给后裔以便后来将失散在云贵高原之吴族后裔能寻祖归宗，以密语来确认相互间的正宗血脉。有陈圆圆马宝死于京城一说，均无考证，不足为信。

六安这支是应正后代，扬州、南京等地民国初年曾有归隐者数千来六安马棚湾认祖，识密语者百分之二十，估计两个女儿未得密语，口头传承所致，我们也认了。过去云贵启华一支我们一无所知，蔡书记三十年前揭开了新篇章！今天我们安排你当县政协委员，是种政治待遇，不支工资，不代表吴氏家族。县政协开会你要出席。每年在三桂堂祭典祖先，那么，我们代表吴宪公祖的后裔，你和蔡书记代表陈太婆在马家寨的吴族后裔。孙中伟对鲁汉人说。

蔡青年说：古人的事我们管不了，管好这一代和下一代，管好鲁大哥的生活，拜托你了。

鲁汉人心情愉快，饶有兴趣地说：两地兄弟相距千里，相隔三百多年，相聚不容易，在马家寨，这个秘密尚未公开呢。以后一定要走遍马棚湾以外的高邮全境，水陆两栖，高邮湖里也要去泛舟垂钓一番呢！

孙中伟捋捋袖管提提神，爽然道：

我们这里在辛亥革命后就公开了，中堂里挂起了吴宪公的神像。他当年舞弄过的重达 150 市斤的大关刀藏在公社的练功房里呢，是件难得的祖传真宝了，我们从不跟外人道及……出了祠堂屋，我领你们去见识留有吴宪公汗水手印的大关刀，见物如见人，认识一下吴太公，摸摸他使用过的古兵器，感受一番武举人的气息神韵，得点灵气！

鲁汉人下意识地问：你也认为天下有通灵之物？

吴太公没有留下遗骨遗像，连衣冠冢都没有，他的子孙后代的精神寄托在哪里？不靠大关刀，不靠街头的那些石锁石担，我们连一点历史的踪影都触摸不到

了，通不通灵难说了，算是认识祖宗的物件吧，我们守护着它们。

马家寨的练功房里，也有一把吴太公使用过的大关刀，是马宝当年从衡州带到岑巩的，但没有六安的这把重。鲁汉人说。

蔡青年也曾触摸过的，他说：从时间上推算，马家寨留存的大关刀是吴太公晚年时使用的，力气比不上青壮年时期了，铸的刀分量也轻得多。

鲁汉人也说起了笑话：不会是在清朝的哪个年代请了个外国高级工匠打了一把充古董，美美他的子孙后代吧？

孙中伟听后开闸似的说：

哪会这样？大关刀的木柄上刻着吴三桂的字——“月先”二字呢！铸件上有明朝崇祯的年号，哪会有假？就因为这个汉族人惯用的字清兵不知就是吴三桂的用物，才“漏网”了。使用这把大刀时，他还不是武举人，经过清王朝267年的清剿，能保存至今很不容易。曾有人问我，吴三桂是常人还是奇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回答外族人：他是奇人——从小胆大好斗，传说有一天，他与几个小朋友在高邮湖边玩耍，见到湖畈边有个碗口大的洞，洞里有条碗口粗的黄鳝蜷缩在里面，头不时伸出洞口，围观的大人小孩子都不敢去抓。小三桂用力一把将黄鳝往外拽，黄鳝出洞了，往他脖子上缠绕，他对准黄鳝的肚门部位用手指一捣，黄鳝即刻瘫软在地了。随即用放高邮麻鸭的小锹顺势几下，鲜血直冒，他竟对着黄鳝头大口大口吮吸黄鳝血！……大人小孩你一锹他一锹，将黄鳝剁成几段，回家烧了吃了。夜里，小三桂身上发烫，不吃东西，也不喝水，睡了一觉，第二天做事练功臂力过人，能耍大关刀，打麦场上的石磙子双手一提便举起，令人震惊。后来他中武举人，黄鳝血肯定帮了大忙。一般人喝了这么多黄鳝血是会被烧死的……我回答外族人，吴三桂是常人——常在有帝王思想，没有走出英雄造时势的武人通病，不会看社会，最终的失败是他没有看到清王朝处在上升期，有军事雄才的武将在外打仗，有懂谋略的明主在内策划运筹，一人难敌四手，吴三桂靠手上那点兵力是不够的，放在宣统、同治、咸丰哪一代都行，恐怕被他造反成功了……我回答外族人，吴三桂是好人，他是汉人汉将，拉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有什么不对？如果你站在清王朝一面，吴三桂反叛，当然是坏人了……

三个人行至练功房，已有几个小伙子在练功夫了。大关刀放置在另一间小房子里，铁将军把门，钥匙在孙中伟身边，今天他是有准备的，要让蔡书记和鲁医生看看六安人是如何爱护始祖的遗物的。

一段二米来长的独木，中间雕空，外边彩绘，两头封顶，横陈于天然几上，封顶一头钉死了，另一头又有铜锁。孙中伟趋前开启铜锁，一个人抓住刀把上的红绸带朝外抽，木盖隼头落下，木盖脱落，一柄一米八长、一百五十市斤的钢质古兵器——吴三桂练功用的大关刀呈现在面前。铜质刀柄上有崇祯戊辰（公元1628年）字样，阳文，刀柄有龙纹图案，铜柄内空，孔中嵌入乌木刀杆，“月先”二字刻在木杆下端，估计会是吴三桂的刀功笔迹。

鲁汉人下意识的去抚摸了一遍，从刀柄至刀头，他在跟始祖零距离接触，相信

手到心到了。蔡青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大关刀，但看法不同，肯定了另一层意思：铸造工艺相当精细，明末清初南京已能打造出如此好的冷兵器，不简单。今天在城南还有个叫做铜作坊的地名呢。从历史档案资料里可以查到，明清时期南京城南是江南手工艺工匠艺人的集中地，打造弓箭的，染布印花的，织锦的……如今手工艺人的后代改行了，但地名留下了，城区地图上标志着弓箭坊、颜料坊、织锦坊……让人回味无穷。蔡青年是搞机械冷加工出身，懂得这些，便着意在刀柄上细细寻访，最终真的找到了此刀的制作地："南京铜作坊蒋兴记号制造"字样刻在大关刀的尾部。

蔡青年当天乘车回南京，明日始，孙中伟就成了鲁汉人的保护伞，客观上是这样。对这样一位有着坎坷、奇特经历的回归游子，认识他的第一步也是从医术方面入手的。他开始跟病家接触了，运用祖传秘方为人民服务了，意义跟在美斯乐为残军服务不一样了，族人也好，非族人也罢，都有一种在为中国人治病救人的满足感，回归感，幸福感……

鲁汉人白天上班，晚上暂居三桂堂——有个族规，外地来投奔的族人，祠堂屋就是他的家，不收任何费用。孙中伟早在祠堂屋里为他安置了一居两室的大房间，天井里的桂花阵阵飘香，环境静谧，正是能够坐下来写回忆录的时机！他的随身行李中，仅剩两颗庹土司赠予他的红宝石，一颗高级猿头骨，一帧邓技师赠送的写真照。灵蛇珠存放在蔡青年有防盗装置的后花园一号了，不亚于进了保险公司。怎么达到展示、造塔、立碑、公祭的心愿，就要看国内政治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了，靠个人的力量很难办到，先保护好它们是最重要的。高级猿头骨和小金佛像这两样"硬件"放在一起，一大一小，好像为了野人有个伴，又好像为了金佛像有个伴，这两件没有在蔡青年面前露过面，比起六万亡灵的图腾物蟒珠来当然还是有差别的，必须做到人在蟒珠在，人不在蟒珠也要在，发生任何事情，保护好两颗灵蛇珠是第一位的，比生命还重要。准备写回忆录的想法他没有在蔡老弟面前提过，写好了让他看看，然后对他正式提出为中国远征军六万亡灵和高级猿亡灵一并造座灵塔供奉起它们的事，以两颗灵蛇珠作为通灵的图腾物，是经过缅甸高僧念经招魂引领出野人山的，凡人们不相信佛祖还能相信谁？好在这种"无言的寓言"已被视草皮为有灵物的蔡青年认可，兄弟之间有了共识，今后提出为灵蛇珠造灵塔、为亡灵立纪念碑公祭的事，想必能理解……

三桂堂里亮起了灯光，鲁汉人写起回忆录，题名叫做《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

孙中伟总是隔三差五骑着自行车来三桂堂探望他，漫谈，看看他写的初稿……星期天，陪同他去玩县城境内的名胜古迹护国寺、孟城驿、界首驿、水部楼……端午节、中秋节，同舟畅游高邮湖，月下泛舟，一杯三花酒，吃双黄鸭蛋赏月，去湖中小岛下棋……

一忽两年过去了，蔡青年逢端午、中秋会来高邮，逢春节会邀鲁大哥和孙中伟去南京……1966年"五一"劳动节，蔡青年来高邮，鲁汉人终于在他和孙中伟面前

提出：

我回国除了寻根归宗，比这更大的就是为亡灵找个安息的地方，造座灵塔立个碑，经费由我出，选址最好不出南京市，请你们参谋参谋，当然，我知道你们通过了，不等于通过了共产党，这究竟是一件在大陆办台湾的事……

两个有政治头脑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都一致认为：塔是亡灵塔，碑是雪耻碑，死的都是龙的传人，抗日的烈士，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图腾物是夜明珠，跟龙不犯冲，有珠龙才跃，有龙珠才腾啊！作为护灵人，义不容辞。

三个吴族后人灵犀终于相通了。

第三十二章



"五一"劳动节过后……

由北京南下的一批红卫兵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魔火带到江南，点燃了秦淮河畔的金陵兵工厂。厂内首举造反大旗的一批"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沈远、汪卫、郑三元、邱运生为几个厂领导排了排队，想找个走资派开刀：

蔡青年，老兵工，老党员，抗联杨靖宇部下的神枪手，独立师师长兼政委……

结论：狗咬刺猬难下口；

王雄，老兵工，老党员，孤儿，左权将军老部下，神炮手，保卫局长……

结论：日本鬼子称他鬼见愁；

朱新梅……

有个助理工程师吞吞吐吐想发言，对这个上任不久的技术副厂长有话说，欲言又止。一号头头沈远说话有气魄有胆量有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大家在等米下锅，你快说吧……全国闹腾起来了，我们金陵兵工厂死水一潭，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跳忠字舞，做口头革命派，与大工厂的地位极不相称嘛！

助理工程师是个欢喜热闹有事干的年轻人，自己并无野心，却容易被人当枪使，他终于说了：

朱副厂长，社会关系复杂，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眼下难找本厂突破口，何不先找个党外的走资派祭祭坛，诈诈他，开个玩笑说不定能歪打正着……

沈远立即纠正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开玩笑，你的提法欠妥，换个提法叫清理阶级队伍就好下手了，他是技术副厂长，厂级领导够走资派了。

二号头头汪卫附和：这个提法好极了，没有活靶子，放空炮，空打雷，群众争取

不过来，是要先清理出一个来。

1966年夏天起始的"文革"噩梦是不是一场最大规模的政治玩笑，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金陵兵工厂这地球的一小角，完全是从"清理阶级队伍"为口号的政治玩笑开始的，拉开幕布的。

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在配备军事工厂干部班子时要求严格，蔡青年、王雄像刷在共和国大厦上的两块花岗石，那么硬，那么不可动摇，新冒出来的造反派，即使在前面加革命两字，也是撼不动、咬不动它们的。

三号头头郑三元思考周密：开政治玩笑，就要利用政治，找个管理人事档案的人加入造反派，朱新梅是干部，必须找个管干部档案的，必要时，材料便是炸弹！

四号头头邱运生自告奋勇说：我去动员干部科长柯平站出来！

上面亮相的"沈、汪、郑、邱"被金陵厂的职工称做"四大金刚"。沈远在蔡、王两块石头上找不到突破口，时间不等人，也只能这么办，他向大家补充几句：

明天发一号勒令时，加上"反动学术权威"。群众怕当保皇派，越左越革命，跟上来的人就会多起来，扩大造反派队伍也是当务之急。有些事要讲策略，可以让子弟小学里的红小兵打头阵……

南京八月份的天气，地头上的鸡毛菜长得最快，浇点水，一夜就能长老高。造反派也像鸡毛菜，一夜过来，又会出现几个造反派组织，领袖人物们成批成批自封自导一幕幕闹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不是这样吗？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干部国家领导人物，下岗上岗轮换频繁，有了电视机，有了电视看，老百姓看出了"走马灯"之外，别的都不可能看清看深看透的……

朱新梅胆小怕事，他看电视，但不看大字报。他怕别人在他身上做文章。他家里还有台红灯牌收音机，运动一来，他怕别人无端检举他偷听敌台，所以早早拆卸下来堆放在地板上。他的政治神经反应不属低下，早早把信件、报纸、书籍等类"文化炸弹"清理了一遍，凡属四旧，靠上封资修边的，自我鉴定后，全部销毁……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唯有日记，自信无误，没有舍得灭迹。他家人口不多，妻子去北京是探望儿子的。每逢一次政治运动，他习惯性地要自我估计一番，这次来势汹涌，感觉有些不妙：妻子前几年是苏联专家的翻译，风云突变后，里通外国的条件具备了；自己懂英、俄、日语，一家人套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都可以……唉，一家人懂那么多种外语干什么？用时嫌少，不用时嫌多，特定时期招来了是非，躲不了赖不掉，档案里全写在横格公文纸上，墨水是高级碳素墨水，一个世纪褪不掉……

要紧的还有呢，他的日记里，那一页记载着鉴定灵蛇珠的事，被他疏漏了，自写日记自作茧，没有从日记本里撕掉，误了卿卿性命，朱工程师算一例——196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半夜里，朱新梅家的房门突然被造反派支派的子弟小学里两个红小兵黄毛和白毛踢开了！

朱新梅，你家四旧未破，今晚我们来给你补课！……冲在运动前沿的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是红五类中最红的一类：老红军的孙女儿。她们被利用来冲击、迫害老

干部和知识分子，出了格，甚至闹出了人命，都可以划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或“红五类子女天然正确”的保护圈里。金陵兵工厂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不具备产生红五类的土壤。自从太行山兵工厂迁入金陵城后，厂里就有了红军时代的老干部以及他们的第三代，“四大金刚”利用她们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站在天天怕的朱新梅面前，戏的基调已定，当枪使的小朋友威风骤起，当靶使的朱新梅威风扫地，吓得浑身发抖，碰上赤发鬼，犯上政治运动综合症，连声道：

请破……请破……《十六条》万岁……毛主席万岁！……

朱宅像钻进了两只小老鼠，猫却躲在一边不敢动弹，翻腾了半夜，搜去一袋文字材料，包括他的日记本、工作笔记本。出门时，朱新梅不敢提出要收条，坐进沙发不吭声，已无力扇去门背后的一只过冬蚊子了，听造反派如何发落吧。

好得儿子在北京读书，妻子听说孩子要停课闹革命而前去说服孩子不要闹革命的。为什么？你爷爷是国民党少将，虽然是文职，也属天生的软骨病家史，练什么举重呢？……妻子一去不回，来过一封信，说她留在北京是为了陪儿子去天安门，说不定哪一天毛主席要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她决心等待，还为此购置了一架望远镜呢……

看毛主席，当务之急，革命行动，朱新梅不敢说个不字。他凡事都能想得开，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台阶，让一颗自尊心下落在台阶上，又找到一块自我保护薄膜将心包起来，使之受惊而不受损：家里剩我一个人，出什么洋相家人都看不到了，坏事变好事……

朱新梅！不准你出门搞黑串联，在家写检查，每天交给我。黄毛前来代表造反派下达命令。朱新梅在十三岁的小姑娘面前唯唯诺诺：

是，是，是……

他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过关不容易，包袱太重，不蔫不诺会招来是非，讨个和平求个平安，习惯了。造反派这几天挖空心思搞朱新梅的材料，找不到厂领导层里的走资派，运动怎么搞？砸不开橄榄核先敲软柿子，靠他去作典型揭开金陵厂阶级斗争盖子……从抄家材料中得到新东西，受到新启发，找到新米下锅，才能把金陵兵工厂这锅粥捣成浆糊，把政治玩笑真的开成……那么，花上几天时间摘录、编纂是势在必行。一般来说，兵工厂成员结构的素质不会差，内部哪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搏斗？朱新梅是人为地选为悲剧角色的，就像河伯娶媳，非得有个少女上祭坛，舍其又有谁去充当？

材料由一、二、三、四号头头分工查阅，遇有价值的东西开会吹风汇总一次，今天沈远有了新发现：

我在朱新梅的日记里看到了他在 1964 年 12 月的一页日记，念给同志们听听，奇文共欣赏，歧义相与析：

蔡书记族兄鲁汉人族弟马中国携带两颗宝珠回国，嘱我鉴定。经我亲鉴：均为蟒珠，亦称灵蛇珠，俗称夜明珠。两颗并存，更属罕见，可遇而

不可求。据鲁先生说，灵蛇珠采自中印缅三国交界之野人山原始热带雨林，为中国远征军归途中所获，犹如雅难将士之亡灵图腾物云云，其自戏称"唐人得宝"！

世上至今未见有自发光能之物质，夜间发光者，均为特殊环境下被激发而致。狗眼、狼眼、猫眼、鹰眼、蛇眼之球体均具此功能，但仅存于活体。唯晶化了的千年巨蟒眼球，内核因在其活体时期常能吞食到鼠类而具有了稀土元素丁云母和牛磺酸物质，死后才能荧石化，具备了发光功能。从科学观点出发，这种夜视可见光也属于一种光的折射。即使在黑暗的夜空，自然界中的天光永远存在，而人类的肉眼缺少稀土元素，更少牛磺酸物质，对天光的折射率远远不如鹰犬，更不及巨蟒。这种夜光的科学定名叫红外线，如今人类已能利用它了。

灵蛇珠乃陆地奇珍，海蚌珠乃海中奇珍，与夜明石加工而成的荧石珠不同，不能等量齐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只有灵蛇珠能通灵。

而今，南京有了真正的夜明珠！

二号头头汪卫不禁狂喜：

哇！朱新梅鉴定的结论不会有假，当年孙殿英东陵盗宝，宝贝中不就有夜明珠么！

三号头头郑三元接话茬：要保守秘密，追查夜明珠下落，不直接去问朱新梅，先从蔡青年、鲁汉人两人身上下手，东西肯定在这两人手里！

四号头头邱运生说：

布置人员监视朱新梅，别让他跑了！日记里提到的鲁汉人，听说到了高邮。他参加的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的部队，就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要抓他来做人质，为批斗蔡青年做准备。

一号头头沈远更具战略眼光：

这个鲁汉人，为什么要从老远老远的缅甸跑到南京找蔡青年？——寻找保护伞嘛！蔡青年不倒，朱新梅不会说，鲁汉人不会说。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三路，成立三个专案组，给他们分别戴上三顶帽子，抄三个人的家，借查抄黑材料的名义进行，最终目标是一个：没收灵蛇珠！

二号头头汪卫说：一号，你说详细点，下面好操作，我们听你的！

沈远的特点就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玩出新点子，自圆其说，让别人深信他是金陵兵工厂里最聪明的人，政治上最强的人：

蔡青年，不是刀枪不入的，不是下不了口的刺猬。他既然是吴三桂的后裔，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做些文章，戴他一顶吴三桂的孝子贤孙，想复辟封建主义的高帽子，成立他的专案组，抄他的家，特别注意抄灵蛇珠！……朱新梅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戴他一顶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想复辟蒋家王朝的高帽子，成立他的专案组，抄他的家！……鲁汉人是历史反革命，戴他的帽子就不止一顶了，去高邮抄

他的家，特别是灵蛇珠的下落，十有八九在高邮！也成立一个专案组。总之，不从政治上开刀，他们都是些隔年蚊子——老口，休想达到我们的预定目标。另外，我正在酝酿一个统一的组织名称送给他们……哦，就叫做"夜明珠唐人会"吧！成员有蔡青年、朱新梅、鲁汉人，加上一个在缅甸的马中国。到关键时刻才能抛出来，是个撒手锏！……根据？根据不就是朱新梅日记中的那句话么："其自戏称为唐人得宝"……

沈远的经纶之语，荒诞之论，巩固了他在造反派组织里一号头头的地位和声望，他预感到自己将会成为被人崇拜的偶像，成为"文革"中的当代英雄。

四号头头邱运生问：朱新梅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呢？顽固不化走保皇路呢？

牛头煮不烂多加柴炭呗！用他开刀，"醉翁之意"在蔡、鲁，"蔡鲁之的"在于蟒珠！沈远的造反智商高人一筹，言简意赅。

二号头头汪卫问：王雄身上的突破口找到了吗？

还没有……你放心，办法总会有的……沈远说着，示意汪卫跟他出去一小会儿讲句话就回来，走出造反总部就停步，轻声嘱咐道：

派你去高邮追捕那个得宝的唐人鲁汉人，别的事不去管了，负责做这方面的准备吧，先糊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挑百十个红卫兵小将……

朱新梅虽然在政治上喊不响挺不直，智商不比"四大金刚"联合体低下。他失去了行动自由，局限在家中小天地，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徘徊、彷徨，困惑……有一步走出了八卦阵，想起了被抄走的日记本里曾写过一段有关鉴定灵蛇珠的内容！哪能想到世界上会有"文革"这种事发生呢？飞来横祸，一生碰上一回的人也不多的。今天他碰上了。当年蔡书记叮咛过他不准对外人讲这件事的，他人格担保严守秘密的。他是没有跟别人讲过，但记了日记，被抄走不就等于告诉了第三者吗！怎么弥补自己的罪过呢？……读书人发起呆憨劲来有时固执得视死如归，软柿子会变成铜豌豆，什么都不怕的。他越想越觉得责任重大，对不起知遇之恩的蔡书记，对不起诚信于他的鲁同志……对，我非要冒险走一趟，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还来得及去告诉蔡书记，我这里出事了，快做好最坏的打算，尽量挽回灵蛇珠的危险处境……

运动伊始，学习《十六条》，蔡青年是不能理解"文革"矛头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上说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很像军队中上级向下级下达的军令。自己作为一个老兵，一个党员，一个高干，服从命令听指挥已成习惯，又自信大火烧不到自己身上，因此他照常工作，造反派哪一天要他靠边站，定他为走资派了，他削职为民。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别对我来这一套，我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家里除了荷花缸里、花园地上的青草皮，箱子里的工艺手枪外，值钱的就是鲁大哥暂存放在这里的两颗灵蛇珠了，对，应该连同朱新梅的鉴定书一起寄存到人民银行的金库里去……全力保护蟒珠，万无一失！

蔡青年牵肠挂肚的倒是鲁汉人。这种政治形势失控的话，鲁大哥是难避险境

的。孙中伟能不能保护他呢？鲁大哥奇遇了许多事，今天遇到的恐怕是最大的奇遇了，奇到共产党要打倒共产党了……在国内可没有一块地划为唐人街的，你中国人做不安逸，唐人也难做的了，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人生灾难呢？……今年"五一"劳动节在高邮，你曾向我提出为六万罹难于野人山的远征军亡灵造座灵塔立个碑，以灵蛇珠作无言的图腾物，我们都很赞同，愿意帮助你和马老弟实现这个愿望，为抗日而死的中国军人都应该缅怀，应该纪念，应该雪耻，应该祭奠……已经晚了，晚了，谁能出面去办这种事呢？人人避火的今天，谁会引火烧身做涅槃的火凤凰呢？谁能去做护灵人呢？……

蔡书记……蔡书记……后花园一号大门口稀客贵夜来访。

难以入睡的书记亲自去开门，被他的冒险行动所震惊：朱工程师你……

南京造反派正在全城抓"老人串联会"成员，他们最恨最怕那些老造反跟新造反的暗中较劲，被揪斗的走资派们一串联，将破坏他们的好梦。

你快让我进屋讲……朱新梅一反常态，自顾自闪进园门，返身关上，急吼吼地说：蔡、蔡书记，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鲁同志，我犯了大错误，我特来向你报告的……

蔡青年认真仔细地听了他的诉说，让他喘口气，没有去责怪他的"勤笔勉思"落下的重大失误。他的行动正在弥补他的过失，人格没有失落，对人对事还是很负责的，提前采取行动，冒险来通报，精神可嘉……

谢谢你的关心和责任心。快回去吧，在外多留一分钟多一分危险，相信党，相信群众，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多加保重自己！我会采取措施的，还来得及采取保护措施……

蔡青年仍很信任他，跟他握手，催他速归。朱新梅却长叹：

唉，蔡书记，我可能过不了这一关啰……我走了，你多保重，我也对不起你的族兄族弟，我在日记上都提到了他们……

没什么，一个走了，一个回了缅甸，一个不会是走资派，放心吧。

蔡书记，这很难说，造反派是血统论专家，他们算我老账，国民党少将的儿子……不会算到三百年前的吴三桂身上？

蔡青年一愣……

哟！造反派头头沈远，是"审远"的谐音，你要小心，我回了……朱新梅变得敏感，有点神经兮兮，迷信兮兮。

蔡青年跟朱新梅闪电式闷雷般的接触，能不能带来转机？……他关门，他坐下，他深思良久……

运动发展到今天，外面许多工矿企业的第一二把手都被打成走资派了，金陵兵工厂是中央部属大厂，干部级别高，不像学校里的教书匠，容易被自己的学生揪斗，但朱新梅的敏感和遭遇给蔡青年提了个醒，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受到冲击，难抓他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造反派荒唐起来，无聊起来，疯狂起来，说不定真的会抓住吴三桂这条三百多年前的长辫子，唐人这条短辫子来整治自己，第一步便是抄家关牛棚……

鲁大哥的两颗灵蛇珠存放在我家！

时隔一小时，凌晨一点半，轮到他冒险了，蔡书记出现在邓技师家门口，他轻轻叩门轻轻唤：

邓技师……邓技师……邓光波同志……

像朱工程师那样，同样用几分钟时间，蔡书记与邓技师在屋内作了一次闪电式闪雷般的夜访，临别谆谆留言：

我很可能会受冲击，会被抄家，会关牛棚，不得不才重托于你做两件事：请代我将两颗灵蛇珠，一块青草皮保护好！……灵蛇珠上有六万远征军亡灵和一颗野人亡灵，青草皮上有杨靖宇将军的鲜血和灵魂……造反派不明白这些历史和精神的神圣，会玷辱或损毁了它们……

邓技师明白了书记的用心和重托，回话：

蔡书记请你放心，我人在东西在，人不在东西也会在……我有不测，也会交待儿子用心保护好它们的！代你做一回护灵人……

蔡青年的身影消失了，邓技师返身关门，将手中接受下来的一只黄皮袋解开松紧带……

是那两颗安眠于健身球中的灵蛇珠……

另外一只方形硬纸盒中，是从荷花缸里移出的一块青草皮，带着湿润的黑土。它已不是全部，仅是原有的千分之一大小，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已在金陵的土地上成活了，蔡青年仍难舍弃这小小的一块……

啊，多么大的信任，多么重的责任，多么高的风险！

一对由他加工完成的仿真玻璃球体灵蛇珠，是去年交给蔡书记的。今天书记将一对真品信托他一个穷技师来保护而留下仿真品在自己家，怎样来保护它们，成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邓技师在室内转了无数个小圈子，直觉得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太小，一览无遗，另一间更小，能隐藏在哪里呢？

一种处在急难中激灵出来的灵感思维，具有创造性的神经思维拯救了他，化险为夷，让他找到了一处就地取材又能保险又存冒险的地方——母亲的骨灰盒！

邓技师接着又将青草皮移入进一只破脸盆，随随便便放置在窗台上，呈现出主人对它弃之可惜存之无妨的态度……

当夜，灵蛇珠终于无声无息地在老母的骨灰盒内安家落户了。

窗外已是旭日初升，凌晨六点钟。

邓技师为此半夜未眠，又精神紧张，他泡了杯沱茶来调节……

老伴、儿子、女儿起床，守神的他反而微有睡意，在床上躺下了……

小儿子不明底细，问爸爸：你去加班了？邓技师从半眠半醒状态中回答：我做了个好梦，跟孙悟空比赛吃蟠桃，你看，黄皮袋里已空空的了，是被孙悟空吃掉啦！

小儿子推推他，问：爸爸，你吃到了几只？吃一只，能多活一千岁呢！

第三十三章



金陵兵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是彻夜未眠，通宵达旦开着一个战略研究会。

会上作出的决策之一：监视蔡青年；

会上作出的决策之二：监视朱新梅；

会上作出的决策之三：揪回鲁汉人。

前两项是金陵厂内的事，后一项是奇袭行动，揪回灵蛇珠的实际拥有者鲁汉人，逼出口供，就能一蹴而就了！为防备另一个吴三桂的孝子贤孙、公社书记孙中伟的可能阻挠，南京派出了"远征军"两卡车——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红卫军各五十名。带队人是二号头头汪卫。

"走资派"的身份都由造反派头头发难和钦定，他们像猪圈里的猪牛棚里的牛，想宰哪个就宰哪个，想留哪个就留哪个，高帽子上写着"牛鬼蛇神"，被揪斗者的窘态，连老资格的被揪斗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瞅着了也要心惊肉跳，惴惴不安。这一阶段的造势活动，是造反派在全国夺权的前奏……

1967年1月26日，江苏省暨南京市造反派夺了省市级政权之后，各单位无一例外地先后换了新天地。金陵兵工厂成立了"联合造反司令部"，沈远参加了五台山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见到了从北京来南京点火的聂元梓、蒯大富，回厂风光耀眼、目空一切，不敢做的事敢做了，不敢斗的人也敢斗了。他不是不知道金陵天下犹如夫子庙文德桥上的月亮两半分的，有人唱戏就有人看戏，不听他话的老兵工在看他的戏，有两股潜在力量正在合流，一旦拉起山头，肯定是"铁杆保皇派"，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批斗一二把手蔡青年、王雄，朱新梅陪斗，振振造反派军威，杀杀保皇派蠢蠢欲动的气焰。

汪卫不参加了，他要去高邮揪鲁汉人，前期工作是派探子摸清他住在哪里，摸清敌情，以便偷袭成功带走人质……

造反派贴出公告：明天下午召开全厂批斗蔡青年、王雄大会。沈远一锤定音：今天晚上通宵对朱新梅榨材料。战果如何，直接影响到明天的批斗大会：搞好了，一鼓作气夺取厂党委的权，跟上全国形势。三号头头郑三元问：

那个"夜明珠唐人会"能不能写成大标语造造会场氛围？

沈远摆摆手：揪回鲁汉人，取出夜明珠，召开"声讨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滔天罪行"大会时拉出这幅大标语更好。

沈远的豪言激发了干革命的壮行，造反派决心挑灯夜战拿朱新梅开刀，秘密审讯地是一个前清时代废弃了的炮弹仓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水泥顶露在阴森森的夜空中，茅草遍地，黄鼬乱窜，造反派美其名曰"阴阳屋"。

主审官沈远吃饱夜饭就进入阴阳屋适应环境了……深夜十一点钟，朱新梅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胸前是块大木牌，上写丰富多彩的"文革"流行语：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国民党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朱新梅。

朱新梅不免低头思故事：也好也好，集众怒于一身，免家人受累受罪……

沈远向他发出第一支箭：最近跟谁搞黑串联了？……

梦中曾跟儿子黑串联一次，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

这些谈得上黑串联吗？

黑夜里跟儿子梦中思想联系哟……

本厂范围内的，是谁？

哦……对了，有两个红小兵到我家，跟我是串联过的……

谁叫你不着边际胡说八道！

我说的全是实话，家里所有的鼠洞都被我堵死了，还能跟谁串联？谁敢跟我串联？

站好喽！有个姓鲁的，你在什么地方见了他？这不是黑串联？

姓鲁的？

别装熊，还有一个，姓马！

对，他不姓熊，姓马，有这么回事。

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的？

嗯，在后花园一号，蔡书记家。

你去干什么？

去……去义务鉴定两颗灵蛇珠真假。

是真是假？

是真的。

在什么人手里藏着？

嗯……这可说不准了，姓鲁的是个远征军，他跟十万人都能串联……我开个跟我串联的名单给你吧……

你想给我开个万人大名单跟造反派玩？

不敢，不敢……我能有一万人，岂不成了师级干部，跟蔡书记平级了……我是

个小班长，顶多十来个人……朱新梅知道沈远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产生了逆反心理：你们半夜提审我，不像耍我玩我？你玩我，我玩你，玩到一块，大家玩玩……

那么，你写个名单出来，跟谁黑串联过，写清楚了！

朱新梅煞有介事，握笔就在纸上列出了十一个人的名单，排列成足球队出场的队型，想跟沈远玩一场足球游戏。

慢！……三号头头郑三元先将这十一人的名单抄下，说：这些人住在哪里，地址要写清楚。朱新梅拿回纸片，又在上面写了一会儿，递给郑三元时说：

这样写，清楚了——蔡青年，住本厂后花园一号；以下四人，住南京灵谷寺，东郊名胜区，人人都知道；最后一排五个人，住南郊菊花台，具体门牌号，你们要去派出所核对一下户口登记册；第十一人，朱新梅，守门员。

沈远从郑三元手里接过纸片……没有看懂排阵布局，疑窦丛生……

朱新梅提供的名单，除了蔡青年和他的住址是真实的以外，其他九名都是"死魂灵"——四名是列榜于灵谷寺无梁殿里的北伐阵亡战士，那影壁上共有33240名阵亡官兵，真的去查找，不很容易；那最后一排五个人，住菊花台，乃是下葬于此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驻外使节。朱工程师所以如此斗胆，原因很简单：他知道对面的当代英雄沈远、郑三元并非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对南京的历史遗存不了解，去核对死亡名单很困难，去公安局查对户口？公检法组织内部也分裂成两大派，有谁有那余兴去管这种无头案？好似去觅孝陵卫的守陵人：难！

南京是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你知道城墙上的哪块砖上的弹痕是太平天国时期洋枪洋炮留下的？哪块砖上的弹洞又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南京老人脸上的创疤，你能知道谁是1937年12月13日日寇大屠杀的见证人？更不必问你马娘娘的大脚印在哪里，春秋时代的冶城遗址在哪里了……

朱新梅不提鲁汉人，是想保护他过关。蔡青年是决不会将族兄抛给造反派的，马中国回缅甸了，不必为他担心。

但朱新梅低估了沈远的能耐。你仅是个鉴定人，灵蛇珠决不会存放在你那里，持有人只能是鲁汉人或蔡青年。定了你的性，归入"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明天才能与蔡青年一起批斗，同台演出。你作陪斗，作旁证，证实有这么回事了，才能打倒蔡青年，换上沈远。

二号头头汪卫"出差"去了高邮，能不能押回鲁汉人，取得夜明珠，就看这几天！今晚就看你这个碉堡能否攻破了，一、三、四号头头能不在你身上卖力气？郑三元继续审讯：

你在台湾的姐姐给了你什么任务？

没有这回事。

香港的丈人给了你什么潜伏任务？

没有那回事。

你丈母娘每年回一次日本，你又赖在金陵厂不愿走，为什么？你老婆为什么愿意跟一个国民党少将的儿子结婚？你又为什么跟那个鲁汉人打得火热？跟蔡青年

互相依存?

面对郑三元的四个为什么,朱新梅回答了四个不知道。郑三元火了,怒了,拍桌子打板凳:

好哇,四个不知道……嘿嘿,你想演"四进士"?告诉你,上海演《四进士》的那个麒麟童周信芳已经关进了牛棚!你不知道,我们知道!……你朱新梅是个货真价实的美、蒋、苏、日四方特务活动的亚洲通讯中枢负责人这我们知道!家中的秘密电话拆掉了,你就清白了?蔡青年重用你,你对他忠心耿耿,组成了中外连线的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你是该组织的秘书长,这我们也知道!

这……我……朱新梅想辩白,但历史不允许他辩白,人家早有准备,文武两手,闪出打手队,把"秘书长"一顿毒打。遵循的法律是林彪在"文革"中的名言: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何况你朱新梅是四方特务活动的中枢负责人,肩负四重罪的人呢。

打手们喘气流汗后还说风凉话:今晚你会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是吃素的……

郑三元退去,沈远接班当白脸,半夜又飘来一位女子的身影,她原是总工程师室的打字员,朱新梅的旧部,现在是沈远的女秘书——肖裙。三十岁的老姑娘,脾气有些冷,怪怪的刺刺的话向她的顶头上司掷过来:

朱副厂长阁下,密电码交出来吧,我好为你打字……

朱新梅听到这个女声,心中愣的不是个滋味,闭上了双眼,想调整一下精神……

沈远大学毕业分配进厂,在朱新梅手下干了几年,是个有妇之夫,照例应该晋升为助理工程师了,只因为跟肖裙有染,传出风流韵事,被传统观念很强的他判为有伤风化,不能晋升,以示惩处。现在机会来了,一个成了阶下囚,两个成了前狼和后虎的角色,前怕狼后怕虎的朱工程师岂能过上平安日子?……

批斗了三个小时,出了很多汗水的朱新梅口渴难忍,提出要求:喝几口自来水。靠椅上的沈远朝肖裙撇撇嘴,肖裙心领神会,去端了半杯温开水,里面掺和了少许致幻药粉……

朱新梅渴不择水,咕嘟咕嘟喝下,糊里糊涂顺着人家的话往下滑,闹出了个金陵政治大笑话,笑话跟悲剧之间无国界——

快说,你国民党少将的老子什么时候发展你入了国民党?沈远充白脸,嗓音不高。

四十年前。

你发展了多少人?

十一个。

怎么又是十一个?能列出名单吗?快写下!

朱新梅又列出另外的五个人姓名,不仅把蔡青年、鲁汉人、沈远、肖裙信手写了进去,还将郑三元收入网中……

不够数啊，还有谁？……肖裙只是在昏暗的地下室灯光中数了数字，三个字为一个人名，远远不够，又追问。沈远靠在椅子上懒得认真去看，只是捉弄一下这个上司罢了，幻觉中是不能写出认真的东西的。

还有谁？……朱新梅平时接触最多的是图纸和书本，人事交往少，脑电图上留下影像最深的最清晰的一串名字，也就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串，他又随手补充写上：

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陶铸……

天晓得，刚好十一个！刘、邓、陶是因为"文革"中天天有"打倒刘邓陶"的标语口号，才将过去不太为人知的陶铸揽进了名单中。沈远看过，气死了，一声怒吼：

我让你写国民党员，你发展的国民党员名单，怎么写上了这些？……好罢，你写吧，还有谁？

朱新梅想：还有谁？国民党员嘛……他又写上了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新梅！充白脸的沈远看到朱新梅竟敢将毛泽东的姓名与蒋介石父子三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国民党员名单上，白脸充血变红脸，上去捆了敌人一记耳光，用行动证明他与他之间势不两立。

肖裙接过纸条细看，也明白了沈远的"火源"在哪里，就喊：朱新梅罪该万死！

地下仓库里在半夜之间终于制造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朱新梅从少许致幻药粉中醒过来，已从"四方特务"嬗变成现行反革命，这个政治玩笑开得不大不小，惊心动魄，出乎意料。十一人足球游戏散场，十四人红黑名单成了反革命罪证，在上面签字画押吧！……他瘫软无力，但还是一挥而就，签名盖了手指印。哈，人到极限，什么都想通了，世界上的事，认真不得的，一认真就要送命。

朱新梅不知道，不认真也是很危险的，会被人玩死的。这时，值三班的四号头头邱运生来接沈远、肖裙、郑三元的班，将朱新梅带到地下仓库一间空房关押看管起来，明天上午还要就灵蛇珠的去向批斗朱新梅，有了他作旁证，蔡青年不能回避。

看守人员在门上挖了个小圆孔，定时从洞孔中往里窥测。电灯亮着，高高挂着，囚犯不会在里边造反，便反锁上门，去偷闲打牌消磨时光。安排好囚室的事，郑三元就下来喊邱运生回到地面开核心组会议研究明天的事……

事情按理说该告一段落了，造反派为什么不分昼夜连轴转，沈远要开什么会？

这个会议不长，却在沈远心里很重要。邱运生最后一个坐定，沈远主持会议，说：

打倒蔡青年的材料够多了：包庇历史反革命族兄鲁汉人，重用现行反革命分子朱新梅，里通外国跟族弟马中国——国民党特务营特务，组成"夜明珠唐人会"，出卖抗联杨靖宇将军，是牛鬼蛇神总后台！

肖裙旁问：批斗王雄的材料好像还不够，怎么对他定性？

沈远心里虚，就虚在王雄为代表的山西人身上，还虚在汪卫、郑三元是党员，他自己还不是。先解决蔡青年问题，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造反派里的党员站出来夺厂

党委的权。时机成熟了再解决王雄问题。他背后有山西帮，我们尚未摸到底细，还有个厂党委纪委书记是山西来的，夺权后我们里面没有人，大权旁落，印把子还在别人手里怎么办？沈远说。

汪卫是他的左膀，郑三元是他的右膀，左膀去开辟高邮战场了，右膀郑三元异想天开地说：我是党员，我介绍你入党，支部讨论通过，这不就结啦！金陵厂几十年才出你一个这样的人，不是朱新梅的压制，你早该是党内人士了！

肖裙在旁修裙边：对，不用等汪卫同志回来了，成立一个以三元同志为首的党支部，讨论通过沈远同志火线入党问题！

沈远的党籍很快解决了，形势的需要，明天的批斗大会上亮相，会后接过蔡青年手中的厂党委大印，顺理成章……看来，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不是不要共产党，核心是党权要紧握在手，呼风唤雨我自由，一天等于二十年。

郑三元是分工搞造反派情报的，他及时提醒沈远：社会上的保皇势力组织了赤卫队，我们厂也有，他们的黑后台是王雄，赤卫队大多数是山西人，头头是谁，我正在多方刺探。

沈远现在是党员了，人也更精神聪明起来了，冷冷一笑道：

我们按计划开蔡青年的批斗会，朱新梅陪斗，再拉出几个四类分子上台，造造声势。王雄不陪斗，是缓兵计，如果暗中有赤卫队分子捣乱会场，我们预先组织好队伍收拾他们，事后抓住舆论，说王雄组织赤卫队、蔡青年组织夜明珠打手队，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倒王雄的突破口不就一下子找着了！不够？再加王雄一条——假党员！

天才！……下面的文章好做了！邱运生一直欣赏、盛赞沈远的造反才情，今天他又发现了一次。

刚刚"入党"才三分钟的沈远，已经为王雄这个入党三十年的老党员设计了一张假党员名片了。郑三元问他：

朱新梅是现行反革命了，不能让他回家了，送公安局还是……

公检法是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将他关在地下库房里吧，派人看守，开长明灯，可以随叫随到，方便许多。

沈远又发明了库房模式的牢房。邱运生紧跟拍马：从今天起，大家统一口径，称呼沈司令，大事都要先向沈司令请示……

朱新梅一夜成了囚犯，躺在地下仓库的木板床上，终于全醒，回忆起前面的每一分钟，冷汗直冒，有的糊涂，有的清醒……

啊！我怎么会把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写在一块成了国民党了呢？……混账，混账……

自我谴责已无济于事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是自己争取来的，明天陪斗，在全厂万人大会上，我朱新梅的脸往哪儿搁？造反派说蔡书记包庇反革命分子，他多了一条罪名……家里人都将因我背黑锅，我成了害群之马，被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

我在政治上彻底完了！永远被踏上一只脚，这种日子过着又有什么意思？……明天要陪斗，让我过万人知道的羞辱生活了，过皮肉和精神双重痛苦和煎熬的日子了，哪一天判刑不知道，判什么刑却已大致清楚：公开污辱伟大领袖是国民党地下党员，死缓都不大可能……朱新梅，朱新梅，我的人生旅程走完了，眼前留下一条路，一条通向天堂的路……

天堂路，上帝伸出上天的圣手来扶一把，拉一拉，让我的灵魂借把力气升天堂……

朱新梅脱下长统棉袜，解下长裤带，扣上裤腰上的第一粒扣子，让长裤不至于往下掉落，给地球一个不光彩的尸体……

他朝房门方向有意识地喊了一声：

报告，朱新梅要解手……

门外不设防，没有人应声，没有一点动静，他的这句喊话成了他告别人生的最后绝响！

他回到床铺边沿坐下，将棉袜结成一条粗壮的绳索，又将裤带与棉袜结成一条更长些的带子……他想到去关灯，找不着拉线开关，灯泡高高悬挂在空中，人够不上它，地面没有桌子凳子，防备他自杀的措施周到，看守他的人也就高枕无忧去干别的事了。

啊，不留生路留死路，灯光烁亮下，他找到了门背后挂雨衣的一根大铁钉——是昔日库房管理员为方便自己钉上去挂衣服的，一人一搭手高，踮起脚才能够上它……

地下库房外，一片黎明前的黑暗……

地下库房内，一片光明……

这光明已不属于他了。他要自由了，他要飞了……

在这黑暗世界里的这块地下光明绝地，朱工程师，宝石鉴定专家，技术副厂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光明和壮丽……

亡灵是无言的，像他这样的灵魂，不应该压在地狱里，要让它进入天堂，停泊在美丽的寓言里过单身贵族生活。让仁慈的主为他护灵。

沈远心情舒畅，为革命奋战一夜心也甘，回到自己的宿舍睡下，还在掂量保皇派赤卫队的力量。大会定在下午二时举行，主要考虑到再给朱新梅半天时间，只要他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批斗大会上反戈一击，当面与蔡青年对质，证实夜明珠藏在蔡宅或鲁汉人那里，他就能立功赎罪……这些事，他已布置给过去跟朱新梅关系尚好的邱运生去做了。权在手，呼风唤雨都容易，收一码，放一码，随我高兴随我意……

沈司令……

沈远刚入睡回了回神，门外有个女人声音在唤他的新职称。听出是女秘书肖裙，开门迎进老相好，关上门说：你别叫我沈司令，邱运生这人爱拍马屁，你拍什么！

挡道的搬走了搞掂了，还怕什么？……肖裙三下五除二，在灯光下脱去衣服，钻进沈司令的安乐风光窝：我是你的秘书，你马上要领导一个万人大厂了，见过聂元梓、蒯大富，成了社会名流，也该有个人伴在身边，助你一臂之力，才能事业有成鹤……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携手革命造反到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裙呀……

造反成功了，我做什么？

做我的女秘书呀……

不，不……

那你想做什么？

做你的财产保管员……

你是指那两颗灵蛇珠？……鬼！

你我各人一颗，照亮革命道路……

这还得看明天下午的批斗大会成果呢，看朱新梅能不能幡然觉悟站到我们这一边向蔡青年开火，对质，引出那对夜明珠呢……

天麻麻亮，邱运生亲自出马去跟朱新梅谈条件。他曾是朱副厂长的小车司机，由他去近距离接触一次是合适的。他走到地下库房门口，朝灯光锃亮的那间先喊了声朱新梅，贴脸由观察孔从外往里瞧……

咦？……门是锁着的，灯是开着的，房间里的活人不见了！估计出了事，急喊：值班的在哪里？

两个值班的打扑克牌打昏了头，不觉时间的飞快，天亮了，地下仓库里是看不到阳光的，听邱运生在高呼，忙奔将出来，搪塞道：

我们刚看过，他在里边睡觉，死老虎，门开着他也不会跑……

打开锁，推开门，三个人，六只眼，一张望，不见床上人，跨进去，三回首，看到一具气绝身亡的电机、光学、鉴定专家的遗体挂在贴紧墙壁的门旮旯里……

抱下来，躺倒在地，摸摸心口，翻翻眼皮，捏捏人中，测测鼻息……不行了！

邱运生狠狠地揪了两个粗心大意玩忽职守的值班员各人一记耳光，气得说不出话……值班员说话了：

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过看守犯人的经验，好死不如恶活，他为什么要去死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邱运生背起了语录，他是靠死背语录表忠心被沈远选进联合造反司令部当上第四号人物的。

沈司令还在希望朱新梅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为他立功赎罪呢，情妇、女秘书肖裙还向他下达了分宝指标呢……风云突变，慌慌忙忙处理朱新梅的后事：怎么去自圆其说呢？三个头头急电通知在另一条战线上的二号头头汪卫回司令部。他是个快笔头，人称“汪家一支笔”，跟沈司令的“沈家一张嘴”举旗造反以来配合得天衣无缝。上午九时半，大字报专栏里贴出了一张汪卫起草的特急通告：

本厂现行反革命分子

朱新梅昨晚畏罪自杀

朱新梅，男，50周岁，汉族，南京人。死前系我厂副厂长兼总师办主任。朱新梅长期受我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包庇重用并结成死党，他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地下国民党员，孰可忍，孰不可忍？现行反革命分子朱新梅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人心大快。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朱犯在我厂党内走资派、吴三桂的孝子贤孙蔡青年庇护下，勾结另一个吴三桂的孝子贤孙、国民党员、反动军官鲁汉人，拉拢境外的第三个吴三桂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员马中国，组织成地下特务网，取名“夜明珠唐人会”，里通外国，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历史反革命分子想翻天！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进行到底！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金陵兵工厂联合造反司令部

全厂职工为之震惊！

厂里挖出了一个“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首战死了个国民党少将的儿子，为首的竟是厂党委书记蔡青年，这么多的吴三桂孝子贤孙从地下突然窜出……吴三桂是谁？不清楚。“地下特务网”，是搞破坏的人，看得懂。蔡青年变成特务头子，跟后来美国人造出来的“星球大战”一样耸人听闻，没有人相信，因为这远远超过了对一个人评价的底线。

开政治玩笑的造反派把迎着开政治玩笑的朱新梅开死了，造反派推迟了今天的批斗大会。有必要去外地取取经，领领市面，“北京来电”上是怎么说的？“上海来电”上又是怎么说的？……

四个头头兵分三路：邱运生配合沈远坐镇司令部；郑三元去上海、北京搞情报资料；汪卫去高邮捉拿鲁汉人……

朱新梅的后事很简单：火化。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硬要家属参加料理后事，只支付了国家规定的丧葬费。

过了不平安的夜，又节外生枝，潜伏状态中的赤卫队做了个小动作，在“金陵兵工厂联合造反司令部”通告的下部，以很小的圆珠笔头写上了一段批语：

根据史料记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非但是国民党员，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长。

吴三桂是三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高邮人。他的功过是非历史上早

有评说，做他的后人不能选择。我们包括你们在内都是黄帝的孝子贤孙，做龙的传人有什么不好？熊的后人也可以。

一群无党派群众

真乃一颗涩嘴的酸葡萄。

金陵兵工厂挖出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南京城，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热点。刷大标语是邱运生的专业，车轮跑遍了南京城。他过去为朱新梅开车，现在为沈远开车，不吉利。沈远说：

老邱，你开王雄的车吧，那车有空调。

邱运生有自己的想法：你是未来金陵厂的第一把手，我仍是个小车司机？你是为肖裙这小娘们，不是为我……他问：

沈司令，朱新梅、蔡青年、鲁汉人、马中国他们那个“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到底有没有夜明珠？

沈司令严肃起来：

这是我们的核心机密。什么时候公开，要看我们群众发动得怎么样，革命大批判能不能深入人心，尤其是汪卫开辟的第二战场，他去高邮捉拿鲁汉人的行动顺不顺利，能不能凯旋而归，从鲁汉人嘴里能掏出什么东西，能在他的住地抄到什么东西……

追查到“夜明珠唐人会”的标志物夜明珠，对沈远来说太重要了。朱新梅的死，少了唯一的见证人，使事情有些悬空、有些玄乎。小汽车的每一次颠簸，都会在他的心里引起一种忐忑不安，有点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翻的感觉和莫名意识……

第三十四章



不愿在国外做唐人街唐人的鲁汉人，回国不到三年，碰到这宗莫须有“夜明珠唐人会”特务案，真乃唐人奇遇！

第二个朱新梅的悲剧命运在等待着他吗？蔡青年自身难保，他这个唐人救不了鲁大哥了。马中国远在打其力，他这个唐人不用救了。能做鲁汉人保护神的唯有六安公社党委书记孙中伟，撑起把保护伞挡挡毒日头也好呀。

孙中伟是个有文化有思想有胆识的人，可遇到今天这种政治局面，他又有多大能耐？

高邮离南京二百多里路，隔山隔江。六安镇的居民传统观念强，破“四旧”不力。为避免受冲击和破坏，只有一件事做得比较好：所有吴宪公莲位都藏了起来。去年六月份，高邮界首镇上清代为高邮八大名刹之一的护国寺遭到冲击，住持和尚云岭被赶回了老家王家河村。孙中伟立即将祠堂屋三桂堂封闭，让鲁汉人迁移到六安镇马棚湾的一幢明末古屋去住了。

吴三桂的后裔们似乎三百多年后还记取着老祖宗造反造出的严重后果，对造走资派的反不感兴趣，按兵不动。孙中伟是公社第一把手，算得上走资派了，可他还是保持说一不二的权威，没有任何人提出罢他的官，这是个特例。鲁汉人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自族人的爱护之下。

去年，鲁汉人还曾在孙中伟的陪同下实现了游高邮湖的心愿，在旅途中还结识了住在湖中芦苇小岛上的一对奇特情侣……

要不是嫌地势低，他真想将灵塔建筑在这湖中小岛上呢！既做护灵人又做老渔翁，惬意！

尽管鲁大夫身有巨款，有灵蛇珠，有红宝石，有小金佛像，坐吃山不空，仍然天天上班，从不懈怠，像网上的蜘蛛，靠劳作生活。孙中伟经这两年多的接触交谈，对

鲁汉人的为人和医术也有了充分了解，加深了感情。工余，孙中伟会骑自行车到鲁大夫的住地聊上半天，同进晚餐后才回来。有一次，两人谈到吴三桂，孙中伟发表的见解让鲁汉人佩服：

我看过一些作家写吴三桂的小说，称他一代枭雄，也很在理。中国有很多先知先觉的伟人，像孔子、孟子、老子、孙子，我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伟大。吴三桂是后知后觉，在明清交替的特定历史年代，他玩弄了历史，历史也玩弄了他。吴族人大可不必因他而悲观，就像袁世凯的后人，不必为他们想当皇帝的祖先背上黑锅一样……

今天是个星期日，鲁汉人正在他的新居里写他的回忆录《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忽听门外有人向他传达公社给他的电话：

鲁大夫，孙书记请你下午二点钟去公社走一趟，有什么事，电话里没有说。

听出来，是卫生院里的护士小邹。哎，长得还真有些像唐人街上相遇的阿猫呢，他捉摸着，会不会是南京蔡青年的来电？

孙中伟是在上午九点钟接待南京客人的。这个不速之客正是汪卫！

名义上是外调，实际开来了两卡车人马，带来了公安局的人，事先踏勘好了，今天准备抓人取宝的。人马提前下车，待鲁汉人离开住地就采取行动，汽车空了，停放在六安镇上。汪卫拿着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在孙中伟面前有恃无恐地说：

我们是南京金陵兵工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的专案外调组，找鲁汉人调查一个案子，请公社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孙中伟先将介绍信过目，不冷不热应对大城市大单位来的陌生客人：

首先，我表个态：六安公社全体社员支持革命造反派，能做到的事，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做不到的，也请你们按照我们的意见办，城乡有别啊！

很好，我代表南京金陵厂的全体革命造反派表示感谢！汪卫也应对着。

你介绍信上盖的是"联合造反司令部"印章，怎么没有厂党委和厂部的公章呢？南京城里，你们那里是不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了，我们乡下人不清楚，公社一级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集体分工负责制。外调，我们答应下午二点钟请鲁大夫来公社接待室接受外调，人，不能由你们控制。有一点你们应该知道，鲁汉人接受外调也是蔡书记的意见，没有他的亲笔信，鲁大夫是不能离开六安的，他是我们卫生院的在编人员，以后蔡书记向我们要人，我们找不到你汪同志，怎么办？

孙中伟也有"情报人员"，他知道南京开来了两卡车人，预感到来者不善，外调是个幌子，跟批斗蔡青年有关联，南京的所有大工厂都在揪斗走资派……

汪卫想，城里已是造反派的天下，农村究竟是农村，公社书记还能抓住党委这块挡箭牌死不放，始料未及……

出了厂门，面对的是全中国，你二号头头汪卫属哪方土地神？别人是可以不理会你的。他退而求其次：人，我们不带走可以，公社在外调记录上要签字盖章。

公章可以盖，但我们要先审核内容，被外调人要签字。不盖公章、不签字的记录稿是无效的，不被认可的。

公社派旁听人，由他签字作旁证可以吗？

汪卫缠住细节不放，弯弯绕。孙中伟铁板一块绕弯弯：

我们不会派人旁听，你也不能派。没有公社公章和被外调人签字的任何文字都是废纸。

假如鲁汉人自愿跟我们走呢？

你们在南京六华春大酒店设宴请他客？告诉你们，鲁大夫不吃荤。他自愿跟你们走，我们不反对，但必须有去有回。我们这里也有造反派，我派二百名社员保护鲁大夫的安全，你保证他们在六华春吃饱了与鲁大夫一起回高邮！

汪卫发觉孙中伟在跟他玩空手道，便回绝：笑话了，造反派哪有公派的？根本行不通！

那么，没有人身安全保证，他自愿跟你们走也绝对行不通！孙中伟清楚，如果鲁大夫成了金陵厂造反派手中的玩物，起码有几条莫须有的罪状加身：

吴三桂的孝子贤孙，有天生反骨；

国民党员，历史反革命分子；

"夜明珠唐人会"成员，特务头子。

从蔡青年跟孙中伟的近期通话中，六安公社方面的吴族人已经知道南京方面发生了什么，将会发生什么，孙中伟在汪卫光临之前做好了准备，有所警惕，虚与委蛇是他的既定方针，与汪卫磨嘴皮，是争取时间作安排。蔡书记把鲁大夫交给他了，保护鲁汉人就是保证共产党的信义，就是高邮吴族兄弟对马家寨吴族兄弟的诚信。一旦鲁大夫有什么麻烦，甚至被加害，怎么对得起蔡书记？……

孙中伟预先给外调双方泡好两杯铁观音红茶，还放了些白糖……

鲁汉人搭乘公社的拖拉机来了……

孙中伟面带笑容，好让鲁汉人放松。明知前面的这个人嘴里将向他袭来串串凶险的话：

鲁大夫，这位是蔡书记那边厂里的造反派外调人员，将向你提出些他们要了解的事，你实事求是反映就可以了。外调就是采访，双方平等。记录下的内容，要你审核，由你签字才能通过，再由公社盖章才算有效，关键是你的签字，若有重大出入，与事实不符，你有权拒签，公社是根据你的意见和签字才决定要不要盖公章的，这一点，我已跟汪同志讲清楚了。再有，外调结束后我有事找你，不能跟他们走，别离开六安公社的土地。

孙中伟空出自己的办公室，虽不再在接待室也好让鲁大夫感觉孙中伟时刻在他身边……

孙中伟走出来，见门外多了两个穿公安制服的陌生人，便停下步，喊来两个民兵：

这两位公安同志初来六安，你们陪同他们去逛逛大街，干等着室内采访结束，太没意思了，太冷待客人了。

两个公安员是来逮捕鲁汉人的，到时他们并非孤军作战，一帮红卫兵、红卫军

一哄而上，拖上卡车就跑，很难对付。可喜六安镇不大，陌生人进入六安人视野，早被孙中伟布置的民兵——看穿，成了重点监视对象。

大陆总被大海包围着，城市总被农村包围着，造反派派来了一百人，孙中伟派了一千个社员民兵应对着，包围着……

公社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的外调正在进行当中……

鲁汉人逐一回答对方不友好的提问，在那一页错写的历史活页上忽然生发出了不少课题，使他吃惊，使他凝眉沉思，有时感到莫名和窒息，有时又感到迷离和新鲜——

蔡青年是你的同族兄弟？

是的。

你在缅甸仰光唐人街住什么地方？

唐人街云南会馆。

你有个同族兄弟在缅甸打其力？他住哪里？

是的，他叫马中国，住在打其力唐人街。

哦，都住在唐人街头……在那边行医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要回来找蔡青年呢？

我们不愿永远在国外做唐人街上的唐人，便决心回来……马中国一家也是要回来的。

哦，你们都自称唐人，蔡青年虽然没有在国外的唐人街上住过，他在西安城里住过，自称也做过唐城里的唐人……所以有"唐人得宝"一说，得的什么宝呢？……

鲁汉人的太阳穴跳动了一下，没有作答。

你们三年前回来找他，三个兄弟，三个唐人，请朱新梅鉴定夜明珠，利用这个机会，拉国民党少将的儿子加入了你们组织的"夜明珠唐人会"特务小组……老实讲吧，我们不是无的放矢。

鲁汉人双眼直瞪对方，不作声……

那个朱新梅虽然畏罪自杀了，他在日记里告诉我们，他为三个唐人鉴定的宝贝是夜明珠，"夜明珠唐人会"这个组织名称也是他为你们取的，以夜明珠作你们的会标……

鲁汉人面前的汪卫，在渐渐变形，变成一个奇人，说着奇怪的话，问着奇怪的问题……啊，蔡青年那边一定出了怪事，来人今天的意图很明显，会标指的是标志物，这个标志物就是图腾物，他们要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夺取夜明珠……

蔡青年，他在历史上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当过叛徒，出卖了杨靖宇。朱新梅是特务，被蔡青年重用是有原因的，这些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今天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找你谈话，你要大义灭亲，揭发他们的罪行……说不清夜明珠在哪里，唐人会是怎么回事，就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清楚了再回来！

鲁汉人见到了对方匕首上的冷光，就故意避开夜明珠，反探真相：

唐人会嘛，但凡住在唐人街上各个会馆里的华人，每年会餐一次，就叫唐人会，我不吃荤，没有资格参加的……

被一句话全盘否定了鲁汉人与唐人会的关系，汪卫急了，冒出一句：

什么会餐？——是蔡青年为首的特务会！四个人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五毒俱全！

鲁汉人也被激怒了，站起一声吼：

你先定蔡青年是叛徒，再定朱新梅是特务，最后定我和马中国两个历史反革命投奔他们……告诉你，我和蔡青年谁都不骗谁，休想在我面前玩弄江湖术，收起你这一套吧！我自己的事不清楚，倒是你这个外族人清楚？

汪卫见了泰山石，你硬他软；别误会，别误会，鲁大夫，我们只想核实一下，朱新梅死前交待出的夜明珠，藏在你这个唐人这里，还是藏在蔡青年他这个唐人那里？

鲁汉人想的只有一件事：夜明珠的确在蔡青年家，他成了走资派，成了特务和叛徒，肯定会被抄家，夜明珠将大难临头……倒不如由我一口断定夜明珠的下落，免得他们马上对蔡青年下手……他心一沉，怆然道：

夜明珠是在我这里！

好！痛快！汪卫大喜过望，竟向对手竖起了大拇指。鲁汉人一转舵，说：

朱新梅的话不可信。我玩的是两颗仿真品，真的不在我这里，也不在蔡青年那里……

鲁大夫，你看看这个……

在鲁汉人眼前的是朱新梅的那页日记抄件。他还能说什么呢？这可不是野人山的奇遇，对付的是野人和巨蟒。这是中国十亿人口参加的大奇遇、大寓言、大神话，远比三百多年前吴三桂经历的崇祯、爱新觉罗·皇太极、李自成三面制约的局面复杂……

哦……朱新梅那天鉴定的是两颗真品，不过，他还是在记忆上出了点错差。鲁汉人是凭他的社会经验在应变。

这不大可能吧！汪卫在冷笑。

我的两颗仿真品，他先鉴定，一看就说这不是真的，放在了一边。马中国带回的两颗是真品，他鉴定了一个小时，日记上写的就是他那两颗。我的仿真品值得他去记在日记本上吗？不过也难为他了，我和马中国跟他仅一面之交，很陌生，一真一假都做了鉴定，他自然分得很清楚，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他却张冠李戴，写错了：真品被马中国带回了缅甸了，却写上了我的姓名。我能给你们看的，只能是仿真品……

汪卫眨巴着眼，像遇到了真假孙悟空，看花了眼。忽然又想起：

不，朱新梅的日记里只写了"据鲁先生说：……"并没有马中国嘛！

不，你再看看，第一句他就写"蔡书记族兄鲁汉人族弟马中国携带两颗宝珠回国，嘱我鉴定"。能没有他吗？马中国不见到朱新梅的面，对夜明珠做鉴定，他能回缅甸吗？人走了，珠能不随着人走？换你，肯留下？

海关要检查的，他带不出去。

他不走海关，先在南京乘飞机到腾冲，再走一条通缅甸的罂粟花小道。

那……你的两颗仿真品呢？让我瞧瞧！

从这几个回合对话，鲁汉人探出：灵蛇珠目前尚未落入造反派之手。兴许，蔡青年收藏得很隐蔽，或者，他早转移出了后花园一号……

汪同志，你来迟了一步，我那两颗仿真品。被蔡青年拿去玩了……要不这样吧，我写张字条，你们带上它捎给蔡书记，请他凭我的字条把仿真品交给你们。

鲁汉人在去年"五一"节见到蔡青年时就知道，邓技师加工的仿真品玻璃球已交给了蔡青年，两边互证，更会让他们相信。

汪卫冷笑着说：既然在蔡青年那边，我们自有办法让他交出来的；真的在不在你这边，我们也自有办法弄清楚的。

生活，这个恶作剧的导演，能使勇敢者畏葸，不安。在办公室里一来一往拉锯战时，一群红卫兵、红卫军直奔鲁汉人住宅抄了他的家！汪卫说的"我们自有办法弄清楚的"，即指这个抄家行动，不管真的假的在你家里藏着都是插翅难飞的。

遗憾，小将们，造反的工人们风风火火干了好大一阵子，没有搜查到什么宝贝，算是游了趟马棚湾吧。大部分人上车回去了，留下十几个人到镇上，等会儿跟汪卫和公安员一起押着鲁汉人凯旋回南京。其中的一个弄潮儿还是抄朱新梅家的黄毛，她拎着一袋战利品前来见汪卫。公安员接过的物证有两样：

邓技师赠给鲁汉人的那帧野人跟远征军搏斗的写真照片；

一颗野人头骨。

这次远程袭击目标很明确：夜明珠。书籍及文字资料不在抄查标的中。这颗头骨，黄毛是当做杀人活埋的尸骨才搜交的，或许这鲁汉人还是个政府通缉的负案在逃犯呢。照片是觉得新奇好玩顺便拿来的。

鲁汉人的红宝石和小金佛像呢？——宝石放在身上对人体起保健作用，小金佛是佛祖，藏身能避难压邪。并非他能料事如神预见到了今天。所幸写了多时的《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初稿没有受到损失，偶逃厄运。

汪卫在办公室门外跟公安员嘁嘁喳喳讲了几句话，接过战利品头骨和照片，心里困惑地说：就这些？……回进办公室，抖抖精神坐下来继续外调：

我手里的这颗头骨，这张照片，都是从你的住屋里抄查来的，有什么须要说明的么？

鲁汉人的心扉好像受了一击，住屋被抄已无庸置疑。我能实说照片是从哪来的吗？头骨是从哪里来的吗？……照片的原主邓技师知道夜明珠，把他拉扯进来会使他重走朱新梅的不归路……划到自己身上的好！他说：

这张照片是我参加中国远征军去缅甸抗日归国途中，经野人山时拍摄的；头骨是从野人身上截取的，不是一般的人骨，它很有研究价值，是我们人类祖先古猿的遗骨。

不，不！汪卫因为抄不到夜明珠，怒不能解气，完不成沈远交下的任务怎好就这样回去？唯一办法是以人代珠——带走鲁汉人！他提高嗓门说：

我们根据朱新梅的交待，你们以夜明珠为标志物，以死人头骨为联络暗号，成

立了以蔡青年为首，你为骨干的国际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马中国是海外部的负责人。你必须跟我们回南京进一步坦白交待，反戈一击，立功赎罪。你窝藏这颗死人头骨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标志物、联络物都可以作罪证的！

外调到这个节骨眼上变调了，图穷匕首见。鲁汉人不是朱新梅，他也一反息事宁人常态，变得像头蓄势待发的雄狮，豁出一米九二身体内的正气侠胆，双眸赤焰流金，吼道：

你们竟能把夜明珠、野人头骨演变成严重的政治大案，想把蔡青年、鲁汉人置于死地！你们已开了杀戒，朱新梅死在你们手里，今天又来追杀我鲁汉人？我活了六十岁，有个唐人会，有颗死人头骨，有两颗夜明珠，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外调到此结束！中国人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窝里斗？

汪卫一阵惊诧，豁出一头细汗，压低声调说：鲁大夫，别激动，别激动……

鲁汉人呷了口已经冷却了的铁观音，将视线转向窗外，用冷漠蔑视对待不速之客。汪卫想象中的唐人泥菩萨成了一尊铁观音：

共产党对战俘营里的日本鬼子尚且优待，在你们眼里，抗日的中国远征军倒成了反革命？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汪卫对六安公社的运动很不满意，明摆着的历史反革命不揪斗，包庇重用，让他逍遥法外，很想发怒，又觉得凭他的力气不是这个唐人的对手，眼睁睁看着鲁汉人自己开门，扬长而去……

唐人如此刚烈，“反动气焰”如此嚣张，没有他签字的外调形同废纸，汪卫不愿就这样打道回府，遂追出门外，嘴歪歪，暗示两个公安员实施逮捕……

公安员亮出手铐，向捕捉对象逼近，怒喝道：站住！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

南京。

孙书记同意了，我就走。

我们是执行命令，无须向谁请示……两个公安员抓住了鲁汉人的右手和左臂……

鲁汉人使劲一甩，手铐一声脆响，滚落在水泥地上。

六安镇街头，自三百年前清兵诛灭吴三桂九族以来，很少见的一幕抓捕与反抓捕的活报剧上演了……

密切关注着鲁汉人今天接受外调的孙中伟，站在公社保卫科驻地的三层楼阳台上一览无遗，他起手打了个暗号，一帮平日里在街头玩石锁石担的小伙子摩拳擦掌从陈旧的明清老屋里纷纷跃出，阻拦住了汪卫和两个公安员的去路，七嘴八舌诘问：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逮捕六安公社的人，有逮捕证吗？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你们妨碍执行公务是犯法的！让开，让开！

街头汇集的人越来越多，千把人中没有一个是老年人和妇女，个个精壮壮的，憨气十足的，这架势，上过战场的就产生一种敢死队和爆破队的感觉，两个公安员只得暂停逮捕操作，从地上拾起手铐，收回囊中，向汪卫投去请示的目光：怎么办？

六安公社社员人多嘴多手臂多，指指戳戳，又问又说：

鲁汉人是医生，你们城里来的人就这样请医生的吗？不能跟你们随随便便去南京……

我们社员没有逮捕证，来个特案特办，先把那个白面书生抓起来！书生换医生！

白面书生专指汪卫。汪卫被困在人堆里，拼命介绍案情：

他是黑户！他是千里之外的马家寨人，当过国民党远征军军医，从缅甸过来，组织了一个特务小组叫"夜明珠唐人会"，我们要执行逮捕，进行审查，你们这是包庇反革命分子！

马家寨跟六安公社的人是同祖同族一家人，怎么能说鲁大夫是黑户？

山海关的总兵不用南京人来管……

应该说山海关总兵的后代人，不用南京的地方官来多管闲事……

孙中伟在阳台上看到南京来的红卫兵、红卫军在汪卫指挥下跟六安公社社员快要在推搡中发生武斗，便出场掌控现场局面，采取了"文革"初期普遍流行的方式：街头辩论。

街头辩论是文斗形式，在大庭广众之下是政治辩论家出彩斗法的自由天地，军人出身的孙中伟比较善于此道，他认为是种辨是非，明善恶，聚人心的斗争方式。孙中伟说：

你们为什么非要抓走我们六安公社卫生院的鲁大夫？当众辩论，你赢了，当场带走；你输了，我们扣住你们，让南京方面来人赎回去。

群众爆发出一阵掌声……

汪卫是个辩手，并不怕孙中伟，他摆开架势说：革命造反派能怕谁？鲁汉人是什么人……跟你们六安人一样，卖国贼吴三桂的孝子贤孙，历史反革命！

他讲这个话，本想借血统论来个下马威，吓倒不懂多少马列主义理论的农民，不经意犯了众怒，人群在躁动着……

他见孙中伟不敢搭腔，不识人地发表高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养儿子掘壁洞——这是马列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

孙中伟一是受辱，吴三桂的后裔都成了贼，二是他读了不少马列主义原著，里面从未见过这句"名言"，知道对手欺农村人不读书，才胡说白道，便来了个反击：

小伙计，你姓什么？哦，不姓孙不姓吴你姓蒋，蒋介石的后代，血脉近，更反动！

千人起哄万人喊：你姓蒋，更反动！

十来个红卫兵和十来个红卫军有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中的趋势，汪卫见不到身边的自己人了，想好你个孙中伟，明知我不姓蒋，挑动群众造我谣……便忙自卫忙纠正：

我不姓蒋，我姓汪，汪洋大海的汪……汪卫，捍卫党中央的卫！

汪卫自己在往孙中伟设的圈套里钻：你回答任何一个姓，都可以马上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个反面人物来调侃你，让你陷入尴尬境地，何况他的姓并不比姓吴姓孙的好避嫌……

哇！汪卫汪卫你姓汪，大汉奸汪精卫的本家，同祖同族……

哇！你原来跟汪精卫是同血脉，你跟汪精卫只少了中间一个精字，好亲密，靠得好近！

哇！你一定是汪精卫留在大陆的儿子！

哇！你一定是为了寻找炸开梅花山汪精卫墓穴的人进行报复才到高邮来的！

谁是炸墓人？谁是掘墓人？汪卫求你们了……在此作揖了……有人作着逗人笑的鬼脸。

哇！汪精卫是大汉奸，你不是小汉奸吗？快快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

汪卫悟出六安人在姓氏上跟他闹腾是为了报复，便避开姓氏而言他：

我们这次来，是来帮助你们揭开六安公社阶级斗争盖子的！……

孙中伟指了指街边青草地上的一块大青石，那上面有四只石耳朵，百把斤重，是三百年前吴三桂的练功石，对汪卫说：

你瞧，这块大青石底下有吴三桂的变天账，请你帮助我们揭开它，我们六安人连石连夜明珠全送给你，省得你下次再来！

大家快来看，汪精卫的儿子要帮助我们揭开大青石了，孙书记答应送给他了！……群众发出一片讥讽的笑声。

汪卫恼羞成怒，迫于无奈，拿出法宝，分给围观取闹起哄的六安人一叠小报：

你们看，鲁汉人是跨国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的骨干分子！上了报的事，还能是假的？

小报上的醒目标题："金陵厂挖出定时炸弹，蔡鲁马朱为骨干分子！"跃入眼帘，使孙中伟吃惊不小……

真的吴三桂后代无好人了，未经调查审批核实，金陵厂造反派竟敢如此荒唐制造出政治假案，对整个吴氏家族进行诽谤污辱，岂能不反击！他反弹似的将一束语言手雷掷向汪卫：

虽然说，我们的老祖宗一会儿降清，一会儿反清，并不是个伟人，今天生活在高邮和岑巩、扬州和苏州的吴族人跟他有血缘关系，但我们并不认为在他三百年后的后代人就必然会组织一个"夜明珠唐人会"特务小组起来反对共产党。他的后代人中有蔡青年，有孙中伟，参加了共产党。照你的逻辑，被抓的首先是你——近代祖宗汪精卫既卖国又反共，你能不反共？

一片蓄势已久的掌声如雷贯耳，爆出一阵吼鸣：

正是你，汪精卫的后代，孙中山先生的叛徒能不反共？

我是汪卫，决不是汪精卫的儿子……

是的，是的——快把汪精卫的儿子抓起来！孙中伟看到鲁汉人已在六安公社

社员保护下，像被蒸发似的消失了，红卫兵、红卫军和两个公安员抗不过有武功的、年轻力壮的千万个六安人，自己乱了阵脚，被挤得脚底离了地面，汪卫这回成了只软柿子，快被挤扁了，是被那两个公安员架着腋部挤出人群的……

街头辩论会到此结束！

孙中伟宣布后，放过了汪卫，让他记住这一天，看他狼狈万状爬上了大卡车……

汪卫回到大卡车上，抹抹汗，喘喘气，对驾驶室里的公安员说：快开，快离开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两个公安员，一个兼开车，一个坐在他右边。心中闷闷不乐的汪卫手里还拎着一只黄布袋，那里边盛放着那一颗取自野人山的野人头骨，一帧野人与远征军搏斗的照片。

汪卫的脸是汗湿的，身体也是汗湿的，他不寻夜明珠了，还想在野人头骨上做做文章，而不是带回它做纪念品的。这次没有完成沈远交给他的任务，有辱使命，难免诅咒几句，散散心中块垒：

高邮六安马棚湾不是个好地方，三桂堂里的桂花树助长了地方宗族势力，走资派孙中伟不仅还在走，连造反派都是由他派，笑话，天大的政治笑话出在高邮……高邮无高山，一潭臭水死水，我今天看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啰……

此刻，摆脱了险境的鲁大夫，已经有了四年大陆生活的鲁汉人，他也在散心中的块垒：

是不是真有帝国主义分子打进共产党内部来了？把蔡青年这样的共产党员都不放过……这不正是共产党的敌人所希望的么？

第三十五章



手里多了张小报，心里多了个问题：跨国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成立的？鲁汉人怎么成了该组织的骨干？孙中伟知道他在写回忆录，他是个业余野人研究者，但没有听他说过夜明珠……

没有夜明珠，哪来“夜明珠唐人会”？……孙中伟大事不糊涂，留下鲁汉人，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小酌，谈次心，摸摸底……

鲁汉人此番受到孙书记和故乡族人们的关照呵护，十分感动，汪卫给他的那点羞辱和不愉快交给高邮湖汩汩的流水了。过去面对野人，他孤立无援，今天凡有人群的地方，即使分成了左中右，他也不会处于绝境了。公社书记真没有把他当做客人外人，急难中看笑话，而是充当了保护伞。有言在先，书记有事要跟他谈，不要离开六安镇，他便在乱中脱险后回到卫生院休息，答应与孙中伟共进餐。

高邮特产除双黄鸭蛋外，酒也是这里历史悠久的名产。孙中伟特地购买了十个蛋一瓶三花酒（烧酒中浸以玫瑰、蔷薇、金银花），一盆盐水虾（高邮湖特产）。农村干部那个年代很清廉，苏北经济不发达，书记请客喝酒很简单。原本想添一斤猪头肉，想到鲁大夫不吃大荤，改为一盆糖醋蒜头。两人坐定后，看看天光，吃到不开电灯看不见下筷了，他才去拉开电灯……

鲁大夫，你是公社社员，中医大夫，县政协委员，不是走资派，他们无权对你这么做的，我的预见性不足，让你受惊了，我向你赔礼道歉。

鲁汉人淡然一笑，对白天发生的事不屑一顾：我十七年前离开野人山回到人类社会，遇到的事与野人山的奇遇相比就不算什么了。这一次算不上是惊险的奇遇，只觉得有些人真还不如野人山里的野人……

此话怎讲？

野人其实还不是人，是人科的猿类动物罢了，它的智商不高，不会欺骗人类，但

人类欺骗了它，它便用绝食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我遇到的人类中的一个汪卫，表演得很荒唐和丑恶……野人不够智慧不是它的错误更不是罪过，它对人类很真诚；聪明的人类中的一些人，却在靠虚伪、欺骗和玩弄权术过日子。

啊，鲁大夫，你不愧是位研究野人的专家，说得很深刻，很有创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应该真诚，善良，仁慈，和睦，比野人强才对。

喝着酒，吃着咸鸭蛋，话渐渐深入，孙中伟问：野人头骨跟那幅照片，对你很重要吗？

鲁汉人当然不能将请高僧招魂，把野人灵魂收入灵蛇珠的事告诉给孙中伟听……

一颗高级猿头骨，对古人类和古猿演变进化成人的研究很有价值。至今世界上只有过野人的毛发和脚印被发现，没有实物，制约了科学研究，所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汪卫视为人骨，哪能爱护它保护它？失去了很可惜。它跟人命案无关，跟政治无关，不是什么特务组织的联络暗器……那帧照片不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出面交涉，帮你讨回来……

这些人抢去了没有什么用，他们要的是夜明珠……

"夜明珠唐人会"又是怎么回事？……

事到如今，面对自己本族的保护神，同族的密语传人，何必隐瞒真情呢！鲁汉人说：

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是采撷到了两颗灵蛇珠，回大陆后，由蔡青年推荐，请朱新梅作了鉴定。朱新梅在他的日记里泄露了秘密，有"唐人得宝"之语，造反派想将夜明珠占为己有，滑头花脑想象出了这么个离奇荒唐的邪招。"唐人"的称谓，来源很简单：我们马家寨同族三兄弟，我和马中国都住在唐人街，戏称唐人。造反派借题发挥，一箭三雕，既打倒了人，又得到了珠宝。

哦……夜明珠是稀有珍宝，它能通灵，但跟特务扯不上去，造反派太荒唐了，太荒唐了。

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能值多少黄金美金，正如你说的它能通灵。蔡青年在他的家里养着一缸草皮，育着一块草皮，他说是从他的老上级抗联司令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土地上挖来的，草皮上洒着杨靖宇的热血，草皮上有杨靖宇的灵魂，草皮能通灵……你那天在大关刀前也曾说，大关刀虽无灵但它是吴族的族宝，是子孙后代的精神寄托……今天我告诉你的秘密正是通灵两字，在野人山里，1942 年我们中国远征军有六万人罹难，白骨都无法收敛，亡灵在异域上空飘浮，认不得回家……我听缅甸老教授讲，灵蛇珠能通灵，便在 1962 年跟马中国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二进野人山，采撷到了两颗灵蛇珠和一颗野人头骨……还请了缅甸的高僧经过念经焚香做法事一套招魂程序将附在灵蛇珠上面的六万远征军亡灵和野人亡灵引领出野人山，灵蛇珠成了龙的传人的图腾物，而不是什么特务组织的标志物……

哦……哦……哦……

孙中伟是听鲁汉人在去年"五一"劳动节提出要为六万亡灵造座灵塔立个碑的

事的，但印象并不深，知道得也不多，今天被汪卫这么一捣乱，觉得夜明珠的事不简单，不仅是吴族兄弟的事，而是国家的事。纪念抗日为亡灵雪耻的事，是龙的传人一部分——中国远征军亡灵回归的事，是将悲壮向崇高拓展的事。

夜明珠收藏在哪里我不问你了。孙中伟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南京金陵厂的造反派为了得到夜明珠他们有可能再来六安，今天我们统一一下口径：无论谁来问你，你就回答，解释权在六安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孙中伟那里。这样做，可以减少你的麻烦和压力。你照常工作，我让那些练石锁石担的年轻人保你的驾，没事便罢，有事不怕……

感谢孙书记为我壮胆！鲁汉人举杯敬了一杯酒。不敢，不敢，我是你的晚辈……孙中伟与他碰杯。

古人的事不去说它，同时代的吴氏族人被无端说成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往今人脸上抹黑，是孙中伟最忌讳最不痛快的事。他酒喝的不少，酒多话就多，海阔天空地从人性讲到狼性：

从人的本性上说，人之初，性本善。从狼的本性上说，狼之初，性本恶。今天从人性变成狼性的人，是少数。今天从狼性变成人性的狼，也是少数。我要给你讲个狼故事听听——讲个"狼外婆"变成狼好婆的故事听听……

鲁汉人发笑，我在泰国美斯乐打过野狼，吃过狼肉。狼性万年不变，你讲的是狼狗，不是野狼吧。孙中伟摆摆手，认真地讲：

有个看山人独居深山，与野狼为伍。一天早晨，他巡山归来，见两只野狼一左一右守候在他的木屋门外，定定地望着他。他认识它们，老熟狼了，时常同它们打照面，互不干扰，不惧怕它们。进了屋，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从屋里的柴堆内传出，跑过去一瞧，原来是一只小狼崽，双眼肿得像核桃。他抱起狼崽，哦，原来是被什么人玩了个恶作剧：用针线将小狼的双眼给缝合上了！他为它拆线，敷药，觉得小东西怪可怜的，怪可爱的，把它养着。一个星期后，小狼崽的双眼复明了，第一眼看到了这个世界和面前的他。他朝它嘴里喂自己吃的兔肉、羊肉、天天喂它，半个月过去了，这小生灵只要嗅到他的脚步声息，就会迎上去啃他的鞋帮子，嗅他的身子，还就地打滚，四条腿朝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小狼崽被那只夜夜来偷偷喂奶的母狼给叼走了……

鲁汉人提神听着，不再觉得是笑话……

过了几年，狼崽长大了，长成了一只称霸四方的母山狼，自作主张回到了他的身边，同他做伴巡山，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谁若来偷树，狼是母系社会，母狼有号召力，它昂起头，一声闷雷似的短嗥，它的狼兄狼弟会从四面八方奔来，跳起山林野狼舞，那些偷树的汉子早被吓得魂飞魄散。有人树偷不着便先打狼，巡山人又起来保护狼，用枪制止。

孙中伟呷口三花酒，讲第三段：

这个故事很真实，很有趣，狼跟人混熟了，它就是条狗，狗跟人不熟，它就是条狼。小狼崽的睁眼第一眼看世界很重要，守山人的印象气息声响不会忘记，狼外婆

变狼好婆不奇怪，同狼从小一起生活的狼孩，原因跟这相仿，狼的记忆力和嗅觉远远超过人类。现在社会上刮的血统论十分荒唐，造反派用这一套陈旧的理论想打倒蔡青年，想抓捕你，想夺取夜明珠……嘿嘿，我搬出汪精卫，打他一个冷不防，也对他玩了一回血统论……

鲁汉人觉得孙中伟这个晚辈在共产党培养下成长，有理论，有新思想，有胆量，是高邮吴族后人中出类拔萃的人。孙中伟为他压惊，说：为防不测，我派人送你回去，在你住的老屋前后住下几个小伙子做伴，他们读书不多，在家种田，坚持练功，做你叔公的保安人员绰绰有余，土保安，不用付工资，你跟他们是老小关系，不用客气，不用送礼……

鲁汉人这个独居的家是幢明末清初老屋，正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修建的，透出古色古香简约明亮的文化遗韵。孙中伟为他添置了家具。今天出门前，照片压在台面玻璃下，野人头骨锁在木箱里，红小兵黄毛这次奉命搜夜明珠，对本本册册这些纸东西不屑一顾，他写的回忆录才免遭一劫。有了保护他的人，阴霾全消，照例是可以好好睡一觉的了，可他没能入睡，一盏床头小灯伴他过了不眠之夜……他不能不去想许多事情：

蔡青年的处境安危……

邓技师是否进了造反派的视野……

灵蛇珠能通灵，能否通过难关……

还来得及采取的措施是明天晚上借公社孙书记的电话跟蔡青年通一次紧急电话……

鲁汉人大清早在晨雾未散的驰道上走着，先上卫生院，再在公社等候孙中伟的飞鸽自行车和他的身影。六安镇恢复了平静，吹过的那阵歪风随着时间在淡化，六安人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见了熟人打招呼，病家见了鲁大夫都会停下步尊称一声：鲁医生，您早！

孙中伟每天上班挺早，今天却拉在鲁汉人后面，问清情况马上开门，让出办公室，说：别捱到晚上打了，马上通话，蔡书记他还自由的话，这时不到上班，可能在家。

鲁汉人拨通蔡宅电话：

南京昨天来了个汪卫，找我外调，一批红卫兵抄了我的家……

我知道了……有损失吗？

抄去了一颗野人头骨和那张野人照片……

汪卫是冲着夜明珠去找你的，朱新梅同志已被斗死，我们不能连累第二人了，大家不去提起他，可保他的平安，他的安全比我和你的安全还重要……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明白了……

汪卫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你要依靠孙中伟和马棚湾的吴族人保护，和群众在一起，不能单独活动，不能远行，路遇绑架谁也不知，非常危险……

造反派将我和你，还有朱新梅和马中国划入一个叫做“夜明珠唐人会”……

因为朱新梅的突然死亡，他们将批斗我和王雄的大会推迟了。

家被抄了吗？

还没有，估计在批斗我之前会下手……

你和弟媳多保重！

你自己也保重，时间和历史才是公正的裁判员……

南京方面的电话先挂断了。

幸好搭上了这最后一次机会通了话，明天蔡青年就将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关进牛棚，失去自由。

牛棚马棚，失去自由，并不可怕，孙中伟听到一条消息：高邮县城里的一二把手也被造反派批斗了，游街了！如果南京金陵厂的造反派头头跟高邮县城里的造反派头头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劫持鲁汉人去南京批斗，就防不胜防了。为防不测，孙中伟一方面派民兵巡夜，力保一方平安，一方面通知鲁汉人暂时不上班，隐迹马棚湾……

一天晚上，一阵铃响，孙中伟骑车进了马棚湾，进了鲁汉人住房，带去了南京工人造反派跟高邮县城造反派联合揪斗县委书记、县长的消息，带去了金陵厂批斗蔡青年和王雄的消息……让鲁汉人惊诧的是，一向乐观开放自信的孙中伟情绪低落了不少，从对吴族人的呵护扩大到对国家的担忧，在他面前锁着双眉重复着一段话：

现在到处分裂成两大派，打派仗，文的不够来武的，手榴弹不够来大炮，小到千家万户，大到一市一省，分裂成两派三派甚至四派五派，除了吃饭，余下的只想争个谁革命，谁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生产停了，建设停了，交通停了，一切都乱了，还说乱了敌人，好像回到了五代十八国的纷乱时代……

鲁汉人也感到迷茫，偌大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怎么会一下子被“文革”这张大网罩住了呢？自己更像一只被这张大网粘住了的黄蜂，只能坐视现实生活在动乱中变幻了。马棚湾走出的吴三桂，风风雨雨六十六年，他走不出大清这张大网。他的后人之一鲁汉人，这只黄蜂是冲破了一千多公里长的野人山，又冲破了红色铁幕勇敢地回来的，想不到一场苦难刚结束，又被“文革”这张大网围困住了，而且围困在了马棚湾……人生的修炼多么的不容易，很像类人猿修炼成原始人类——真正意义上的野人那样艰难而漫长，要花几百万年呢！

又过了一段时日，连孙中伟都不能来跟他闲聊解闷了，保护他的民兵对他说：

鲁大夫，地方上的两派在武斗，形势很紧张，孙书记不能定期来看望你了，你在马棚湾是否安全，还得看形势发展……

他独自在夜色迷蒙的天光下自己跟自己对话，在东想西想中迷迷糊糊入睡，不上班，有时间了，回忆录反倒不想写了，锁着眉心，有时对着阳光白日里也在想：

这些造反派，成了无敌大将军，国民党他们要打，共产党他们也要打，美帝苏修他们也不放过，观点不同，要打，汉人要打，唐人要打，六亲不认，要打，谁给他们这

么大的权力呢？……中国人啊，为什么要互斗互耗折腾呢？

这一夜，白天想够了，终于入睡了，什么都不想了……

鲁大夫……鲁大夫……孙书记派我通知你，赶快跟我们转移……南京蔡书记来的电话……

好像已是一觉醒来，忽听门外有人在喊他的姓名，听了三遍，听明白是卫生院小邹在喊。他起床披衣，抹把干脸去开门，门开问小邹：

怎么，造反派要在高邮打仗了？叫我转移到哪里？

孙书记说，他接到南京蔡书记的急电，汪卫纠集了十大卡车的红卫军，带着长矛大刀，戴着钢盔，在汪卫带领下正朝高邮开进，目标是包围马棚湾，抓你鲁大夫！

鲁汉人听后却不挪窝……

小邹心急。鲁大夫自己定夺：我走了，孙书记交不出人，他不好办，汪卫会抓走他。我老光棍一个，竖起是一，横倒是一，不怕他们。唐人汉人都是我，远征军、历史反革命、吴三桂孝子贤孙、美蒋特务都是我……

小邹一股劲地催：请鲁大夫简单收拾一下跟我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孙书记为你安排好了。

为了孙中伟，鲁汉人不肯走，反劝小邹：战争中轮到谁冲谁就冲，谁守谁就守，我轮到守马棚湾，死在祖地也光荣，能让别人不再为我受罪……

正在僵持中，一阵自行车铃声从远而近，细心的孙中伟亲自赶来催他上路：鲁大夫，你赶快上路，高邮湖里我为你准备了一只船，从水路转移到邻县的小岛上躲一躲，是梁山你也得上！美帝苏修打进来也不能让你当俘虏。

我这样走了，把难题留给你怎么跟南京来捕我的人对话？

快上船，快上船！孙中伟不由分说，拉他一把，同来的两个民兵帮他拿东西，在背后推着他，别别扭扭才上了船，离开船码头还有一里地，步行中，孙中伟推着自行车，照着手电筒，边走边说：

这场运动，跟过去的不一样，大人小孩参加，好人坏人参加，男的女的参加，文的武的都用上，三年五年收不了场，全国性的，全民性的，一半对一半的话，五亿人成了革命造反派，五亿人成了反革命，谁说服得了谁？你又何必去充当替死鬼让造反派去玩？像朱新梅那样被他们玩死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对逼死人命负责……

我一走了之，你这个书记不能走，责任不全在你身上了？

在六安公社这块土地上，我是土地公公，有办法对付外来的野鬼，他来六千，我有六万，他来抓捕唐人，我是汉家军，他们究竟不是三百年前的清兵，共产党从来没有诛九族的政策，怕什么？中国还在共产党手里，不用怕。

走了半里路，见鲁汉人情绪稳定了，愿意听从他的安排了，孙中伟塞给他三袋咸鸭蛋，三袋饼干，一壶饮用水，水壶是他参军后的纪念品——行军壶盖盖上冲压成的五角星和"八一"两字在手电光中偶露红色。

我会不定期的去湖中小岛看望你的，祝鲁大夫一路平安！我那边的队伍等我

去指挥呢，不远送了，让小邹护士和船老大一同陪你上岛吧。孙中伟与鲁汉人在湖畔握手道别，两个民兵因为正是公社用兵之时也没有再送他。

护士小邹和鲁大夫一人一只手电筒，步行前进，渐渐消失在孙中伟的视野中，夜幕里，两团光圈，像两颗夜明珠照亮着软泥路面，朝近在咫尺的高邮湖滚动，滚动……

壮阔的高邮湖在不平静地滚动……

鲁汉人的心也在不平静地滚动……

他见过怒江，见过湄公河，见过长江，见过高邮湖，并与生活在那湖中小岛上的一对来自对岸廖沟村的放鸭夫妻相识，今夜是第一次在这样朦胧的月色中会见母亲湖，三百年前从马棚湾出发的高邮子弟一定喝过你的水，踏上平西路的……

迷人的高邮湖，比马家寨的龙鳌河更宽阔，回到母亲湖怀抱的游子将会得到母亲的呵护！

湖畔备有放鸭小船，操纵船桨的青年就是住在他屋前的民兵，家里世代为放鸭人，孙书记派他今夜将鲁大夫摆渡到湖中小岛，借住在旅游中相识的那对廖沟村青年夫妇家中。

鲁大夫与小邹登上放鸭小船往芦苇丛中穿行。大自然又要塑造这位被野人山塑造过一次的马家寨人了，从此没有人再叫他鲁汉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曾做过唐人街的唐人，从此他归隐于苏北大平原的大湖芦苇间，一叶小孤舟，一身蓑衣笠帽，一支渔竿，风雨无阻坐在船头，有时钓鱼，有时放鸭，有时遥望湖面远影，有时仰望蓝天上自由飞翔的天鹅，鸿雁……

住在湖中沙滩小岛上的一对放鸭情侣热情接纳了他，这位久违了的旅游者，一位散淡的高个老者。他不忌讳自己的处境，直说了：

我这次来，不是旅游，是来避难的……

上次他们对他也不忌讳，直说自己是避难在此相伴生活的一对情侣，一段人生经历让人同情：他们家住高邮湖西边的廖沟村，中学里，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廖汉人酷爱艺术，绘得一手丹青，一手好字，高考时因家庭问题未能如愿进入南京艺术学院，下乡务农。公社主任的女儿许佳是廖汉人高三的同班同学，她考取了南京中医学院而不去，愿意跟背时的廖汉人一起下乡当民办学校教师。许家父母反对，廖家父母为难，两人双双不辞而别私奔下了高邮湖，来到没人住的芦苇小荒岛……

鲁汉人继续说明来意：对岸的造反派要抓我去南京批斗，被公社书记护送到了你们这里，今后你们是我的患难朋友了，也可能要做几年邻居，为防意外，你们见到外人、家人时都不要提到我，平时称我朋友，叫就叫彭友……

高邮湖小荒岛上的营生，就是放鸭，捕鱼，过渔民生活。他们在此生活多年，白手起家筑起了窝棚，购置了放鸭船，以养鸭、收蛋、撒网捕鱼为生，男主人不放弃爱好，在不通电的茅草棚里从事鸭蛋彩绘和浮雕，孜孜不倦，历经五载，风雨同舟，有了个男孩，不靠家庭接济，不靠国家计划供应，艰苦度日……

因为同名不同姓，鲁汉人把小夫妻当做自己的晚辈，忘年交。孤寂的小环境中

反倒有了天伦之乐，过过八年野人山生活的鲁汉人非常适应，湖中的清静，湖水的拍岸，跟马棚湾、六安的热闹与胡闹比像两个世界……

一个月后，孙中伟乘着放鸭船上了小荒岛，带来了一批生活用品，从蚊香、风油精到报纸杂志红宝书，从面粉、大米到食油、煤油、小煤炉，考虑周到。还带来了湖岸上的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情况。孙中伟在小矮凳上坐下，说着"大陆上"的故事：

我当过兵带过部队，由得让外地的造反派冲冲杀杀进六安，不如六安人自己组织一支造反派队伍！我在马棚湾开了个秘密会议，会上大家选我当司令。六安人不可能推选一个不是吴族的人当司令，非我莫属。我当了司令，六安镇成了独立王国，顶住六安一片天，不是为了做大周皇帝反大清，手下有了兵马将相和军师，外地南京造反派来了，本地公社的造反派就能吓退他们。那天金陵厂来了十卡车人。我动员了全镇一万人严阵以待，对汪卫说：你想挑动工人跟农民武斗，让斧头和镰刀碰撞，我先农村包围城市，将你的十卡车人马打趴在六安镇土地上！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峙片刻，汪卫要我交出你来，我叫他拿出"夜明珠唐人会"的标志物和公安局的逮捕证……这批家伙，不向真理低头，会向实力低头。他退兵了，我不散伙，六安公社有了农民造反派，武器就是钉耙和锄头。

廖汉人用咸鸭蛋、湖虾招待，乐融融吃了一顿"芦苇宴"。孙中伟临别赠言：

鲁大夫，这场运动看不到尽头，你耐心在湖岛上做渔翁吧，野人研究过了，研究野鸭，野鸭研究完了，可以研究高邮麻鸭，它为什么能生双黄蛋，这可是个江苏难题，等你来破谜了。

有关蔡青年的信息，孙中伟只字未提，南京方面的情况，是他故意不提的，怕影响鲁大夫的情绪。1967 年下半年，南京的"文革"进入失控阶段，好得隐居在高邮湖的"老渔翁"眼不见心不烦，不愁吃不到双黄咸鸭蛋了，夏天洗澡也不用愁不用怕，跳入高邮湖，澄波百里任你游，不用登楼看风景；司马懿的兵马是不是真的会进城。还有后背上的那条蜈蚣状"返洪仪土"遗迹，廖汉人看不懂，看懂了也不会出卖你。

帮他洗衣做饭的许佳，人好心善，懂得爱情，懂得敬老，把他视若父亲。困境中的情侣没有户口，没有公费医疗，没有计划供应……鲁汉人别的帮不了大忙，医疗方面是"专家门诊"一级的，他发现许佳不适应湖上阴湿天气，得了关节炎、下肢酸痛麻木，不能进行重体力劳动，行走也有点困难，便说：

我有个土方，你可以试试。去六安找孙书记，借两只半人高的油桶，方的圆的都可以。粮站买二百斤小麦回来，粮票我这里有。

1968 年黄梅过后是暑热，高温天气持续到九月份，三个月时间可利用。二百斤小麦先铺开晒热晒烫，到生鸭蛋能焐热的高温，科学说法，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收拢来放进两只大油桶，一百斤小麦盛一桶，温度能在 40 摄氏度上保持两小时到三小时才渐渐褪热变成常温。许佳赤脚伸进小麦桶里，埋过膝盖，下肢坚持站立三个小时，吃力了，双手可扶住墙壁木板，双脚不能抽出，麦温消退到常温了，算一日

疗程结束。三个月下来，除去雨天缺少太阳光照而停止，实际进行了七十六天。

就这样，1969年又坚持了一年，鲁大夫说：顶多三年坚持不懈，治不好，我上昆仑山偷西王母的蟠桃给你吃。

明年你要是走了呢？许佳说。

看这局势，我是走不了的，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朋友做到底了，养老送终也很好办，不难为你们，实行水葬。就是我要拜托你们一件事，买下这个小荒岛，在岛上立个碑，造座灵塔，做不成金陵护灵人，就做个高邮护灵人。

廖汉人听了哈哈笑，说：鲁大夫，这个恐怕有困难，一是国家土地宁可荒着，不能买卖，二是我不属于公社正式社员，是黑户，怕造反派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活鸭和鸭蛋都不准我卖了，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我在另找出路：在鸭蛋壳上浮雕！这叫微型雕刻，南京夫子庙听说有个人，姓罗名彪，是个民间雕刻家，我得去拜师学艺……许佳埋怨地说：

鲁大夫你看看，他刻碎刻破的鸭蛋壳有一箩筐了，害得你也天天跟我们吃鸭蛋……

鲁汉人说：能不能让我看看那箩筐破蛋壳，找找原因……

你会针灸，会开刀，但医术跟艺术是两回事，别麻烦你了……廖汉人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出丑。许佳意在借外力劝阻他别去想当民间鸭蛋壳微雕家了，主动去搬出来……鲁汉人翻看了几个破蛋壳，风趣地说：

小廖同志呀，医术跟艺术有时是互通的，针灸的针尖，等于刻刀的刀尖，鸭蛋壳上也像人体是有穴道的，你没有看到，是功夫不深。

啥？鸭蛋壳上有穴道？

刀轻刀重，下刀时跟捉刀人的气息有关，气息就是一个人透气时的频率，它跟身体内部的脉冲有关，受气息内控，不能控制脉冲，就难以控制刻刀，你怎么能在薄薄的蛋壳上走刀？有人已能在头发上刻字刻画了，比你的蛋壳微雕更难，奥秘就在他练就了气功，走刀时能不透气，最大限度地控制脉冲，做到心随意到，得心应手，凝神定气。

在鲁大夫指点下，廖汉人真的练起了内气功，为了生存，人生就靠奋斗啊……

第三年，许佳的关节炎真的治愈了！

鲁汉人虽然暂时不能实现造灵塔立雪耻碑的愿望，他这个"漏网"唐人可以做个高邮湖里放鸭翁了……

陆地上运动的情况，唯一的信息渠道是孙中伟每月来岛上探望一回，那只放鸭船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船……

六十多岁的鲁汉人，成了个闲来看湖上野景，神来打湖上野鸭，兴来谈野人的"三野隐士"，望穿秋水，不见何日野人头骨能归来，灵蛇珠能入灵塔……大概老天爷让他当金陵护灵人的时机尚未来临吧……

第三十六章



汪卫从高邮六安公社铩羽而归。

缺少了“夜明珠唐人会”的标志物，全厂批斗大会被迫延期。必须对蔡青年住宅——后花园一号来一次保密大检查了。跟夜明珠直接有关系的人，一个死了，一个跑了，一个在国外，蔡青年是唯一有可能收藏了夜明珠的人。

金陵厂“四大金刚”核心会议紧张地进行着，郑三元独醒，他问沈司令：

发工资，要向银行贷款了，谁签字？

是呀，夺权前都是书记厂长的事，一万职工发不出工资吃不成饭，他们要造造反派的反，沈远责无旁贷。银行那头不能脱钩！被邱运生动员过来的干部科长柯平是行家，他提醒新主：光有造反派司令盖章不行，要有总会计师签字，银行认他！

沈司令马上把总会计师吸收进司令部，专司向银行领款、发工资，吃光银行吃金库，吃光牛排啃牛头。核心会议上，沈远对部下封官晋爵：

汪卫晋升为总务部长；郑三元晋升为宣传部长；邱运生晋升为联络部长；柯平晋升为组织部长，专门为沈远提供斗走资派的“炮弹”。

接下来集中讨论如何进入蔡青年家门，派什么人去后花园一号执行，怎么搜查？

“四大金刚”心里都是虚虚的，一夜称王不足以全部打消蔡青年在他们的脑海里的高大形象和印象。毛主席肯定了造反派，造反派一时不能全部否定了历史。那为什么又要打倒蔡青年呢？人人都生来就有表演欲望，给他机会了，为什么不表演一番？造反派的表演有时是清醒的，有时是糊涂的，有时是理智的，有时是失控的，善于总结经验的沈远，他在朱新梅身上吸取了斗人的教训，宣布对走资派今后一律实行“走读制”——白天批斗，晚上放回，死在家里怪不上他了。

蔡青年要随叫随到去造反派那里接受审查，写检查，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张

秀娟天天受惊吓，便让女儿回来做伴，帮助料理家务，她那个工作的棉毛纺织厂也停工闹革命了。蔡青年心里悬着鲁大哥的安全，邓技师那边存放的图腾物——灵蛇珠和草皮的安全。对自己，他并不悬着什么，心中自白：一生光明磊落，打仗时不贪生怕死，金山银山前不弯腰取一个铜板，有了些工资积累，变铁牛送给了马家寨，至于挖了一片草皮，自己搞了扩大面积的增植计划，让它回到大地上与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一起生长有什么罪过？说我拉党结派组成了"夜明珠唐人会"，心正不怕树影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谁说我是个护灵人，倒是真的。

嘭嘭彭……

一阵急促的重重的敲门声，不是鬼敲门，开门入户的是两个造反派红卫军、两个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黄毛白毛。她们长了两岁，已从红小兵升格进了红卫兵，有经验：

全厂保密大检查！

进入后花园一号，分工一人抄查一个房间，不讲话，不问询，埋头翻腾，旮旮旯旯搜了个遍，四壁上下都是硬邦邦的钢筋水泥制件，老鼠难打洞，壁虎难藏身，开龛掘洞藏匿什么都很困难，公家的房子，不可能预先为蔡青年造个暗室或夹弄。小榔头敲敲打打，声音并无异常。墙体、地面、天花板无改装痕迹，整日价抄下来，有分量的仅有一只小箱子。黄毛问：

小箱子的钥匙呢？

在我这里。张秀娟主动拿出一把铜钥匙，木然地安坐在床沿上作旁观人。

蔡青年目前尚属"走读生"，在家静候处理。他抽起了三角一分一包的南京牌香烟，踏三轮车的也抽它。他坐在小客厅里抽烟以示坦然，不屑一顾，让他担心的东西已经不在他家里。

小箱子里的确有宝贝：一支纯金苏制工艺小手枪（不能发射子弹），苏联朋友相赠，纪念国际合作，为他试射鉴定 AK—47 冲锋枪作出的贡献而特制；两颗玻璃球体仿真灵蛇珠；一大二小三颗红宝石。

这是什么？黄毛问。

蔡青年从小客厅缓步走过来作答：

夜明珠。

签个字吧，这些东西连箱子我们要带走。

蔡青年在一张抄没物品登记表上签了字。这并不是说今后有希望物归原主，而是起定罪作用才让物主签字的。抄查者不开收条，返身走了。

全厂保密大检查，邓技师家会不会假借大检查受到造反派的检查呢？……蔡青年不安起来，这种非法行动目的很明确，高邮那边未能得手，焦点又集中到自己身上……

小箱子连锅端到了"四大金刚"面前，带来了宝贝，也带来了疑团，面面相觑……

郑三元说：朱新梅日记本上写到的就是这样两个东西？这种玻璃球叫我们厂

的光学技师也能加工出来。

汪卫说：真的我们没有搜到。五百人去了，五万人对付我们，我看夜明珠十有八九是在马棚湾三桂堂大天井里那三棵被吴族人视为圣树的桂花树里！

沈远责问汪卫：你们两次去马棚湾，抄了鲁汉人的家，为什么不抄他的身？

汪卫没精打采说：公社书记包庇他，就是在他身上，抄到手上，我们也是带不走的……沈司令一脸伤心的雾气……雾气消散见曙光，强颜欢笑着说：

跟夜明珠有牵连的人，早有准备，他们黑串联，订立了攻守同盟对付我们，与造反派较劲……我们不能等了，不必等了，假的就假的吧，没有标志物，联络物还是有的，那颗头骨谁能说是假的？大会照样开，有这么个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不失为物证，假的夜明珠仍然可以利用一下的嘛！

这么说吧，如果中国是个像梵蒂冈教廷那样的欧洲弹丸小国，凭沈远的好使脑瓜，从脑沟里溢出的一条条计谋，尽可当上国王或教皇的了。明天的全厂批斗大会，是叫蔡青年和王雄出丑的舞台，也是一号头头沈远的表演舞台，这好比断头台是国王的归宿地，同样也是铡刀的表演场一样。

大操场能容纳下三万人，批斗台底部是用几十只大油桶搁上厚厚的木板架起的，上面再铺上帆布篷，只需一只扩音箱，两只话筒，就可以开场。后台搁置挑板上下，离开走资派的“请罪室”很近。为什么不贬称“牛鬼蛇神室”？因为里面有请罪时必不可少的毛主席画像，造反派又要高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怕被保皇派抓住话柄无限上纲，才不敢造次。

批斗大会开始，蔡青年和王雄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坐飞机”是标准式的，当年电视机不普及，很少给这次大会立此存照，被人记载下来的只有群众场景里的几组写真长镜头：

沈远先从王雄身上下刀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练练刀法——

王雄！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我的个人档案上全写着呢！

左权将军是怎么牺牲的？

在山西辽县麻田的战斗中，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杀害的，牺牲时间是1942年6月2日。

不！你是兵工厂的保卫局长，左权是你出卖的！

那是你今天下的结论，不是历史下的结论。

不是你的叛变，日本鬼子怎么能知道他是左权，枪弹朝他打呢？

你去问日本人吧。

你看，这是什么？——你变节投敌的旁证材料，我们在太原的敌伪档案里查到的！沈远将手中的几页纸在王雄面前晃几晃，又收起来，一个叛徒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相等于烤热一块烧饼。

打倒大叛徒王雄！台下一片随波逐流的口号声。

你的材料是假的！沈远你敢不敢让台下群众传阅一下？……有个不协调的音

符从一个振臂高呼的山西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老兵工的口中传出。相当勇敢的公开出击后，那人影迅速消失在三万人海中，山西老乡为他搭起的一条人造森林走廊保护这位造反派的潜在对手安全撤退……

王雄今天开始也列入了沈远手中的另册，带上黑字兵袖套，早请示，晚汇报，在日光下挨批斗，在月光下劳动，增加了一个"走读生"。沈远本想让王雄当朱新梅的接班人——划进那个"夜明珠唐人会"的，但把王雄制造成特务比叛徒难：他是新来的山西人，跟马家寨人、南京人、高邮人都无关系，全厂职工不会相信。今天被这个老山西一吼，永远少了个"唐人会"会员。

蔡青年有了王雄的前车之鉴，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话筒移到他面前，沈远老调重弹：

蔡青年，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中国人。

吴三桂是你什么人？

三百年前是一家。

这么说你主动承认是大叛徒吴三桂的孝子贤孙啦！

台下的宣传部长郑三元领头喊口号：打倒大叛徒蔡青年！

1940 年 2 月 23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将军在濛江县城南的三道崴子殉国，是谁密告了他的行踪给日寇？

是叛徒程斌出卖了杨靖宇。当年我们没有能及时侦察出来，拖到解放后的肃反运动才把他查清并揪了出来。

你跟杨靖宇见过面，谈过话，拍过照，是吗？

见过面，听他讲过话，没有跟他拍过照。

我们从你家中抄查到的这帧照片，就是铁证！你送给了关东军，关东军依样翻拍了几麻袋散发，最后找到了杨靖宇的行踪！

沈远高举照片，在蔡青年面前晃了晃，却被神枪手特有的明眸看清了：就是那帧邓技师赠送给鲁汉人的照片……为什么张冠李戴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呢？关东军是拍不到他的肖像的。

蔡青年凑近话筒解释：

杨靖宇将军在东北抗联活动时不留影，解放后在纪念堂供奉的像片是请人画的，朱总司令为纪念碑题了字。日寇撒的那些照片是杨将军的遗像，双眼是紧闭着的，你给台下的群众看看嘛！

沈远不知这些历史上的细节，给群众看，更加闹出笑话，第一斧算是白砍了，又来第二斧：你在东北谢东大院拿了多少金币银元？

当年上缴南满省委时有本细账，能够在档案里找到。

你就没有留下一块二块？

战士除了手中枪，世界不值多少钱。

红宝石、金手枪不是从谢东那里抢来的不义之财？不会是你的祖传遗产吧！

蔡青年一时语塞：否定是遗产，就要交代它们的来历，又不能说出鲁汉人……沈远抓住时机，抹抹嘴，像磨了磨刀，高举高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这是我们从他家里抄出的红宝石、金手枪！保皇派应该迷途知返，重新认识蔡青年了！三岁孩童都爱钱，你在谢东大院的金银堆中不留下千儿八百的？你骗谁？

这把金手枪不是敌产，不是遗产，是国际友人赠给我的纪念物，上面有镂刻着俄文姓名蔡青年三个字呢。红宝石是朋友送给我的。蔡青年说过离开话筒。

沈远抡起第三斧：

这颗死人头骨，你留着它做什么？

蔡青年从未见过鲁汉人携带的野人头骨，又怎么说成是从他家里抄得？他辩解道：

我一家三口连羊骨牛骨乌龟甲鱼壳都不留，哪来死人头骨？

沈远冷笑道：不敢面对现实了吧！我可以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这颗人头骨是高邮的鲁汉人和缅甸的马中国跟蔡青年联络的标志物，蔡青年家里有缸草皮，是他跟他们联络的标志物，对上了暗号，三个吴三桂的孝子贤孙聚首后，发展了朱新梅，成为了“夜明珠唐人会”国际特务组织的新成员！我们这次在后花园一号没有搜查到那缸草皮，被转移了！

蔡青年辩解：

鲁汉人和马中国是我的同族兄弟，在异域漂泊二十年，想回来定居，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

沈远抡起第四板斧：

大家看，这就是畏罪自杀的朱新梅交待的他跟蔡青年、鲁汉人、马中国三个自称为唐人的人组成的特务组织“夜明珠唐人会”的会标！

沈远双手托起两颗玻璃球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内部的小电珠所发的光是不显眼了。这个惊人之举收到了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群情激忿：真有那么回事的啦！他的女秘书肖裙略显英雄美色，尖着嗓子助威：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后台递出两顶高帽子，一顶套在王雄头上，上书“叛徒、特务、走资派”；一顶套在蔡青年头上，上书“叛徒、特务、走资派、孝子贤孙”，身兼四职。郑三元和邱运生开着两部宣传车，载着他们去城里游街造声势……

蔡青年并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起邓技师……那块黑土地上的青草皮，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更危及灵蛇珠的安全……

正副司令的认识是一致的：沈远认为，第一次全厂保密大检查不彻底，只抓到了浮在海面上的一堆藻类植物。汪卫认为，鲁汉人、马中国回国就为了这两颗玻璃球请朱新梅鉴定？夜明珠随马中国又出国了？当年为什么千里迢迢带回国呢？

沈远下决心了：蔡青年，鲁汉人，你们不肯说，嘿，权在手，七擒八擒由得我，我有美人美酒相伴，你们得 24 小时弯着腰。我要打一场持久战，看你坚持到几时，再

来一次扩大的保密大检查，把与你接触过的人统统圈进去，梳一遍……

蔡青年过起了野人生活。凌晨三时出发，在造反派监视下拔草，天麻麻亮时收工，身带三件宝——毛主席语录本、黑字兵袖章、"验明正身"的大木牌，拿着、戴着、挂着，像神道上的石人站着示众。

王雄站在马路对面，带着同样的三件宝，作着同样的姿势，怀着同样的心情，像神道上的石马站着示众。

造反派营造出了"文革"中一条抢眼的风景线，以一种特有的凄美载入中国历史画册。疯狂、荒诞的年代，造反王国的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这种神道，包括北京中南海……

天下千万不平事。

自有不怕邪的人。

当年拿着蔡书记开出的白纸字条渡过果腹之危的职工家庭，工作上接受过他帮助、表扬、教育的人，自动串联，壮大了"保皇一族"。他们中间想要找一个像沈远、汪卫这样的人，恐怕不容易，觅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能玩弄权术的谋士，更困难。按人口比例一万人中出一个，金陵厂现在已经有了，满额了。"保皇一族"年纪大，大有大的优势，运算更缜密，韧性更强，他们正在暗中集结，进入战壕，蕴藏的力量和胆识并不亚于造反派。

当年的太行山老兵工，会唱山西梆子戏的山里人，看到他们的老厂长王雄在紫金山下受罪，损了吕梁山英雄的脸面，心急如焚……

文水县出了个刘胡兰，文水县出身的山西老兵工家属，六十有九的老妇救会主任阎妈出面，串联像邓技师这样的客家人，两股热流合二而一，在家属区造舆论，百无禁忌，说出了一句粗俗的、气死造反派一号头头沈远的婆婆话：

俺老咧，俺不用月经带咧，闲着没啥用咧，俺要抓住那个能说会道的沈司令，让他嗅嗅俺山西老妪的血腥气！……

朝前半步七旬高龄的阎妈跻身赤卫队！

沈司令手下有情报网，他很快获悉有个山西老妪在背后与他作对，羞辱他，但权衡下来，很难对她下口咬住这只吕梁山的老锦鸡；她有抗日战争年代老救妇会的斗争经验，有佘太君的胆识，不争名，不争利，不争权，这类女杰啥都不怕，文水县十五岁的刘胡兰见铡刀腿不软，见了鲜血心不乱，何况阎妈今年六十九，老文水血更浓，骨更硬……沈远暂时不敢去嗅她的血腥气。

在摸索、侦察夜明珠的去向中，沈远摸到了一个情况：本厂家属区许多家属都曾受到过蔡青年那白纸字条的恩惠，其中有个光学车间的技师，云南人，名字叫做邓光波。

先下手！……沈远要将蔡青年在全厂的"关系户"一个不漏地清理一遍。

邓技师对这场"文革"是悬着心的，既清清楚楚，又糊里糊涂，不敢说话表态，少惹是非，暂处逍遥派。批斗蔡、王的大会，全厂停工，他也参加了，批斗到沈司令说"蔡青年家里有缸草皮……我们这次在后花园一号没有搜查到那缸草皮，被转移

了"的时候，他心里一阵阵紧张；批斗到了沈远展示玻璃球，定性为"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的会标时，他终于彻底明白了造反派在玩一出把戏，用心险恶和歹毒。自己加工的玻璃球竟成了特务组织的会标……野人头骨也成了联络标志物。他的眼睛一下变成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把白骨精看透了，在家自语：

沈远玩的是一出牛魔王想吃唐僧肉成正果的把戏，想把蔡青年、王雄打倒。吃唐僧肉，登台做大王……

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邓技师，清楚蔡书记拿来的那块草皮已经引起造反派的关注，别以此引来麻烦，怀疑到我与蔡书记的关系，一旦被抄家，两颗灵蛇珠便会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他反应很快，夹着一只纸盒，串门进了老邻居阎妈的家，镇定自若地说：

阎妈，这是蔡书记寄在我家的一块青草皮，上面有抗联杨靖宇将军牺牲时流下的鲜血，蔡书记将它看作有灵的宝物，怕造反派毁了它……现在你听沈远的口气，又成了什么标志物……我跟蔡书记的关系不错，有可能遭造反派的罪，有灵宝物被沈远抄去受辱，我对不起蔡书记，蔡书记对不起杨靖宇……

邓技师，你留下，俺阎妈阎罗王也不怕，每天浇瓢水不是？容易容易，俺代他做护灵人！

邓技师，你做对了，沈远是不敢抄阎妈家的！邓技师，你想对了，就金陵厂而言，沈远就是想吃唐人肉，吃出两颗夜明珠来为止。

邓光波不是光学技师吗，他的眼睛很尖锐，在云南光学厂有次曾跟时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照面，他就想起曾在当过远征军的舅舅家里见过此人一面……

第三十七章



邓技师……

有人摸上门。他不是走资派，不是另一派的成员，造反派进门前的口气就不一样。不是造反派的脾气改好了，而是毛主席最近有新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不敢不遵循，以示紧跟。

邓技师开门，迎进厂里的保密大检查人员。看出有什么结构上的变化么？对了，工人成了"文革"的主力军，学生上山下乡了，红卫兵退出充当主角的位置，黄毛白毛也下乡了。邓技师认识他们，彼此印象不恶，现在一方造反，一方不是保皇的赤卫队，逍遥派，谈不上什么势不两立。

请坐，请坐……邓技师年龄上是他们的长辈，技师又是技术工人的心中偶像，他们有礼貌地坐下了。

家里的老伴和孩子都不知道蔡书记拿来的灵蛇珠收藏在哪里。草皮，是知道的，但已经送人了。邓技师怕孩子坏了事，强令他们趴着做功课，以免在无意中去侧目看祖母的遗像。

遗像下面是骨灰盒，十九年了，每逢清明节或忌日点香供一供，叫清供，日后想把老人家的骨灰运回昆明安葬。

邓技师，我们是联合造反司令部沈远派来进行保密大检查的。家里有什么"四旧"的东西，应该保密的东西没有上交的吗？一个先这样说了。邓技师心中虚虚的，不像邻居阎妈来串门时那样轻松自在，心不由衷地去点燃香烛，往骨灰盒前放置着的小香炉里插……

邓技师，不到清明节就点烛焚香祭母了？

今天是老母忌日，云南人规矩，灵前点香表示一下，年年这样。

邓技师的心小鹿似的乱蹦，想出应急话。云南有没有这种民俗？是否属"云南

十八怪"中的一怪？是不是他老母的忌日？想必年轻的南京人来不及去查考的，专业的侦察员才具职业敏感。今天是保密大检查，重点不在死人身上。

邓技师，你是个孝子嘛！

扯着无神论大旗的造反派心头起了点变化，也在扑扑跳：鬼魂缠绕的骨灰盒是个冥器，别去触摸它，更不能挪动它，外人靠近它，说不定沾上鬼气带回家……他老母多少年未曾魂归南疆，这客居金陵的野鬼更不讲什么情面的……

这个胆小的这般想，那个胆大的称勇充强偏偏走前去瞧瞧，伸手摸了摸骨灰盒……邓技师吃惊不小，上衣里的胸口跳个不停……幸好此君乃无意之举，缩回手，说了句戏话：

邓技师，这盒子一旦漏了缝，鬼容易跑出来，你可得小心，家鬼有时也无情，天天点支香供着，你吃啥供啥，给点情才好。

最小的儿子怕鬼，听后抬头朝奶奶的骨灰盒直瞄，邓技师想：不好！说：有客人，你们快到对面小房间去做功课。

慢！……客人不客气了：先让我们摸摸你们的口袋和书包再换房间。

客人动手将一个个孩子的一个个口袋一一搜查过后再翻书包，由一个跟进了小房间，监视孩子的活动。这边的大房间被关上了，那个胆大的留下来，问邓技师：

蔡青年说了，有样东西寄存在你这儿？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跟造反派合作，交给我们……

有样东西？……邓技师敲敲额头，镇定一下说：哦，想起来了，蔡书记他曾第二次开了张白纸字条，让我们全家去四川酒家吃饭，我不好意思去了，就把纸条留下来，哟，快六七年啦，我马上给你找找，带回去还给蔡书记。

纸条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自己动手检查，你别走动……

两个客人不客气了，在两个房间里乱翻腾……邓技师有接触文件、技术资料的机会，可能存在泄密的事，受检查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客人不去翻工作笔记本、技术资料、图纸，专检方盒、圆盒、大箱、小箱、罈罈罐罐等容器，淌着一头汗，一无所获后抬头问邓技师：

蔡青年招供了，鲁汉人从缅甸带回来的，作为"夜明珠唐人会"会标的那个宝物在你这里，他说你是最信得过的老技师……藏在哪里了呢？

邓技师的胸口一阵颤动，转着应对念头，说：我的天！那天开大会不都见到沈远高举的夜明珠了吗？我在南京六亲无靠，你的意思我明白，把我当做了特务啦！……朱新梅死了，他是见了那宝物才死的，我可冤了，死了不能闭眼，压根儿就没见过那东西啊！……好罢，我跟你们走一趟，跟蔡书记当面对质，一起蹲牛棚……

你还不够格，邓技师。

牛棚能关牛，也能关我这只云南老岩羊……

你不是走资派，关你做什么？

可以升级嘛，沈远夺了权，玩起了玻璃球，也能把人头当玻璃球玩一玩嘛。

你……你怎么知道沈司令那天玩的是玻璃球？

我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别人能骗能瞒，可骗不过我这个与光学玻璃打了四十年交道的老光学工人！邓技师提高了嗓子，情绪有些失控。邓技师老伴不知怎么地闯了进来，帮他控制情绪，但新法话不会流利地说，搭错了语序还一点不知道：老邓，他们也是为了革命，为了文化嘛，你也不传支烟给这位同志解解困，瞧，多累！

你别瞎说，他们是为了"文化大革命"，你把话说倒了，对不起毛主席，让我来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批判你……邓技师做出立马要在家里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架势，一派冷面幽默家的形象。

两个客人除了邓宅的老鼠洞没有探索之外，踏勘了一遍，很失望，很无奈，又见老邓要对老伴开批判会，他读语录，喊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时你不能不跟着喊……一个去问另一个：我们怎么办？邓技师却一时找不到语录本，找到了同样是红色塑料面套的《毛泽东诗词和老三篇》合订本，第一页上的"最高指示"不很适合这特定场合，哎，读一段"最高诗词"代替吧，随便翻到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叫什么？那个胆大的不耐烦了，出来阻止：破"四旧"两年啦，还在家里点香烛搞迷信活动？——限期下葬！不执行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派破"四旧"战斗队来执行，把骨灰盒扔进秦淮河！

好的，我是准备清明节前找块坟地的，过一天马上去办，不能麻烦你们……邓技师说。

一场虚惊。

借鬼驱鬼。

邓技师不能与卧龙冈的诸葛军师相比，受惊之后夜不能眠，没有人与之商量，母亲的骨灰盒到了非下葬不可的时候了。骨灰盒下葬，灵蛇珠移置何方？断不能去跟蔡书记面谈的，一切要自己拿主意，滚动了一夜的思想，最后落在南郊的黄金山公墓。

正待启程，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山西文水县老妇救会主任阎妈和她的男当家，那个高喊"你的材料是假的！……"的老兵工来串门。

串门的目的很明确，男当家对邓技师说：我们铁了心要跟他们干了，不能让他们太放肆了！你正式参加我们的组织吧。

跟谁干？

跟姓沈的这帮人干啊！他们是四大金刚，俺组成十八罗汉！十八罗汉斗不过孙悟空，斗得过四大金刚。

怎么个干法？

组织敢死队，把王雄和蔡青年抢过来！

太行山退休老兵工参加过吕梁山抗日敢死队，余勇未泯，老当益壮，豪气尚在，把他们抢救过来后藏在哪里？两个活人，不是两颗灵蛇珠，不是那么好藏的，紫金山天文台下的密林里能藏……送饭是个问题——城南城北相距30里地呢。

阎妈出言吐语很像常香玉唱豫剧，力度足足的：俺找到了个藏人的秘密地方……先问你愿不愿意正式参加我们的组织？

愿意，愿意。蔡书记和王厂长都是好干部，为了营救他们，我当然参加……只是我想在这两天先把老母的骨灰盒下葬到黄金山公墓去。

嗨哟，太巧了！俺小女婿的老家在溧水县无想山附近的毛家山下，那里有块墓地，公社的，不要你花一分钱，比黄金山远一点，葬在那里，你母亲开眼见青山做伴，会安静快乐的。阎妈滔滔然地说。

真的？……那里安全吗？

有啥不安全的？普通一只盒子，除了一把老骨灰，还能有宝贝陪葬吗？盗墓贼只盗古墓，名人墓，富人墓。山西太行山的盗墓贼，去盗过吕梁山晋祠边上的古墓，从不会去盗黄崖洞边的烈士墓，那里除了黄土，只有烈士身上取不出来的日本子弹。我曾去埋过几个重伤不治而死的八路军战士和老兵工，那次战斗我们牺牲了四十八位同志，我老伴也险些儿归天。黄崖洞不睡，黄金山也不睡，我们准备今后就睡在这青山边了，跟你老母做个伴！

有人看墓守墓吗？

有，有……无想山下的无想寺，寺里有个和尚叫静心，被造反派赶出寺门，生活无着落，村上的人给他米麦油盐柴，给他几个钱，一块自留地，做俺小女婿老家几百户人家祖坟的看墓人。你母亲的新墓地，我们请他天天留神就是了。

那么，我与你们先去办成这件事，回来跟你们一起干，干到底。

老邓你够朋友的！我回家查查罗汉脸谱去，十八尊，你的脸像哪一尊，就定你那一尊的偏号，让造反派听不懂摸不清，嘿嘿……太行山退休老兵工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地下赤卫队领头羊。阎妈却抢功，说：

别去查了，邓技师很像伏虎罗汉，编号很靠前。王厂长，蔡书记快被沈远这帮人折磨死了，我们不救谁救？让好人活下来，我们就是这么个想法，不去管什么唐人会汉人会，吓死别人吓不了俺！

邓技师又看看阎妈，她更像是赤卫队的领头羊！他在想：《三国志》里的那个红脸使大关刀的关云长就是山西人，阎妈老两口不愧是运城两把老刀啊！……

两户邻居暗中串联又连了心，起个早，骑自行车赶六十里地，过溧水县城，上了无想山，车兜里牢牢扎着那个骨灰盒……

登山眺望，碧绿的山，蓝湛湛的天堂水库，是大跃进年代金陵厂的工人组织义务劳动帮助农民开辟筑成的。群山四周散落着几座陈旧的平屋草房，古拙而荒芜，一片不毛之地，想不到在人口密度很高的苏南有这么个保持着原生态野性美的地方。

无想山是群山中最高的一座山，南坡有一古寺——无想寺。原住持静心法师四十一岁，善眉慈目，出家人无家，生活清苦，在清苦中练内功，练悟性，这是宗教徒的自我完善。为本土农民看守墓地，解决些生活开支，不忘为菩萨燃几支香，"文革"中它们也很苦闷哩。

邓技师觉得这块地方风水好，安葬母亲遗骨很合适，盒中的灵蛇珠安全有保证，便跟老兵工去找着了静心法师。他白天种地，看坟山，天高气爽月朗的夜晚，一个人穿僧衣，套芒鞋，绕着幽暗曲折的山径朝无想山走，兜一圈返回，口中念佛经，处境变了心境不变，对佛祖的信念不变，殉教如殉国。他给邓技师母亲的遗骨挑选了一块向阳的坡地，开成一米立方的深潭，夯实，填上红砖，抹上水泥，洒上石灰，骨灰盒安置进去后，盖上钢板，石板，覆上黑土，草皮，夯实。不立碑，不造墓的外壳，仅在穴旁植了棵小松树。邓技师向静心法师解释：

日后还想迁回昆明，没有墓碑更安全，全托法师专心照应啦！

静心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自会尽心尽力照看好的，请放心。

邓技师付了挖地和看守费，谢别法师，静心送至山下天堂水库。

回头路两辆自行车骑得很快，到了溧水县城，停靠在公路边休息，喝口水，谈谈话，接接力再骑。邻居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老兵工对他泄露了秘密：

邓技师，告诉你吧，日后王、蔡二人的隐蔽地也就在无想山！山路只有静心法师熟悉，请他做伴，生活由我们山西来的老兵工包下来，五六千号人，供不起他们？

哦……邓技师点头佩服，说：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你们先走一步，太好了……领头人是你，还是阎妈？

干这种事，她行！当年她任妇救会主任，三十七岁，带领千把号人在山沟沟里转悠了几个月，日本鬼子找不到八路军，派飞机在天空找，她让妇女儿童戴上柳条帽，钻进林子不见了……今天这办法也是她想的，俺女婿是个识字人，他也说行，我就干。

有组织名称了么？

没有咧。

有多少人参加？

不多，有几个开汽车的，俺小女婿算一个，救人上山没有汽车和司机那可不行……顶多十八个吧，所以俺老伴命名“十八罗汉”，全是她在操作，可支持俺的家属真不老少，有几千哪！

老邻居办妥这件大事，脸上挂着喜悦一路回家，天色黑沉沉的，城市华灯初上，他们像是去新街口逛了一趟，没有谁去注意去怀疑邓技师今天干了什么不一般的事。

“危险品”被安全转移了！邓技师记挂着蔡书记和王厂长的安全。那个阎妈又来串门，邓技师先问：阎妈，我那盆寄养在你家的草皮……

草皮？——俺送给楼下的邻居代领养了！那东西，要靠地气，离了地皮仙草也难成活，活着也没有精神。邓技师笑说：

阎妈，你干什么事都有精神，真不像是个七十的人，倒像十七。

什么十七？连你十八，“十八罗汉”全了，名称有了，叫做“夜明珠反独霸同盟会”……孙中山不有个“同盟会”吗，山西不有个“牺盟会”吗？俺目标明确：营救蔡王，夺回金陵兵工厂，重建新秩序。

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

他们成立联合造反司令部你同意了？

他们来搞打砸抢呢？

俺用的是山地游击战，没有司令部，打了就跑，头头用代号，我是一号，俺老头是二号，你是三号，公开场合不露面，头头下边是伏兵，俺比沈远他们强在讲实力，不搞花架子，不个人出风头，打倒鬼子，回家种地，打倒沈远一伙，俺也散伙。

救出蔡书记、王厂长以后呢？

哎，毛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俺推出革命干部，沈远推出造反派头头自己，谁都不吃亏，眼下主要看军代表的脸色行事！

邓技师发现自己的邻居是个女战略家，显出了英雄本色。他也提了条意见：

我说名称就叫做"夜明珠反霸同盟会"好，"独霸"两字不能包含恶霸这层意思，反霸呢，反独霸恶霸两层意思都有了。

好，好！就叫夜明珠反霸同盟会。

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沈远那天在台上托举的不是什么夜明珠，是我加工的玻璃球！是我送给了蔡书记，被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去的。

阎妈发现邻居邓技师跟蔡书记的关系不一般，本领也不一般，连夜明珠也能仿造出来……可是，名称不能改的了，改成玻璃球反霸同盟会，玻璃容易碎（散），口彩不好。阎妈说。

阎妈乐滋滋的风风火火回去了，可见她三十七岁时风姿该是何等地雷厉风行！

朱新梅事件发生后，金陵厂老职工们，家属们，看到蔡青年和王雄的命运岌岌可危，没日没夜的批斗、游街、示众、拔草……成了沈远他们四金刚一伙手中的玩偶，有良心良知的中国人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次邻居老夫妻来串门，跟邓技师灯光下窃窃私语：

探子来报，今天蔡王二人被沈汪二人临时大赦回家一昼夜：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进城参加什么大联合三结合的重要会议了，会上将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好机会！你负责去蔡家我去王家……

去做什么？

动员他们上山打游击呗！

啊？……

啊什么？他们都是老游击队员，干老本行难什么？手软心慈自取不吉，在这关键时刻，沈远他们有可能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活着，打不倒，今后三结合，他们复职是肯定的，沈远他们咽不下这口气，让被他们百般斗千般辱的人再领导他们是万般不甘心的……

邓技师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阎妈是老革命了，分析得很对，看法人木三分，蔡王二人的确处境危险……

三号，我跟你说吧，许世友司令员都上大别山打游击了！"揪军内一小撮呀"，他受不了了不走？现在跟打日本鬼子、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俺妇救会的老传统不

能丢……

阎妈说话滔滔然，白发飘飘然，像个佘太君，身边少个穆桂英，她只能指挥邓技师了。

是上无想山？

俺老头跟你说过，没错。南京没有俺山西的山高山多，太行吕梁路太远，紫金山太近，溧水好，往南撤，进大别山，兴许能跟许世友会师呢！

有汽车？

都准备好咧！厂门口上车，为王厂长开车的是八号，俺小女婿；为蔡书记开车的，是他原来的小车司机，称七号。

邓技师半夜敲开蔡宅门。张秀娟出门迎客，低声问：邓技师你有事？

有急事！

老蔡难得回家，他在小客厅……

多少时间不能见上一面了，千言万语捡紧要的话问：东西有危险吗？

曾有过危险，现在绝对安全了，落地了！

百分之百？

对，百分之百。

草皮活着？

阎妈的主意：落地生根了。像你院子里的草皮一样生青碧绿，滋润着呢。

哦，万物不能离开大地，人也一样。

收拾一下日用东西，快跟我走，走出去厂门口有汽车，司机就是你的老司机，称七号。

啊，去哪儿？

相信我，相信阎妈，你从此不会在牛棚里过造反派强加给你的牛鬼蛇神生活了。

蔡青年明白了一半，说：不，我会因此带累你们这些好心的同志的……我能坚持，能忍耐。被他们知道，你们会受打击，受冲击，做牺牲品，不能有第二个姓朱的了……

时间要抓紧了！沈远他们要对你下毒手了，阎妈才先下决心这么做的。

这样做，符合斗批改政策吗？

放心吧，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办事。

毛主席又有最新指示了？

是的，毛主席说，要解放一批老干部，上山打游击。

毛主席是这么说了？

南京军区的许世友都上大别山打游击了！

邓技师想，说明是假传圣旨，你会跟我走吗？像朱新梅那样死了，一切都迟了，便说：王厂长也是今晚走，估计他现在已经上路，他的司机是八号。

这才坚定了蔡青年跟邓技师一起走的决心。邓技师从来不说假话，他的上当

不奇怪。虎落平阳被犬欺，战争年代的神枪手被造反派暗算，打黑枪，落得今天不如阴沟里的龟鳖自由，想想也够困惑和愤懑的了。他跟外房的妻子女儿打招呼：

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行动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害怕。他们来问起我的行踪，回答北京来人把我带走了，什么人，就说不认识；回答西安来人把我带走了，什么人，就说是造反派，揪我回去开批斗会。

张秀娟说：你快走吧，以后捎个信儿……

蔡青年最后说：你们绝对不能说是邓技师来领我出门的……圆圆别忘了天旱在那块草皮上浇几桶水，也别乱写什么草皮诗了。

邓技师领着蔡书记走小道，穿过职工医院，便由司机默默地将老领导和邓技师接应上车，划过厂大门，飞也似的朝中华门、雨花台、溧水县城、无想山而去……

鲁汉人有消息吗？蔡青年小声问坐在身旁的邓技师。

你放心吧，鲁大夫正在高邮湖的一个小岛上当放鸭翁呢，月夜风静在船头垂钓一会，比你快活。

蔡青年是相信的，邓技师的话，跟孙中伟在电话里跟他说的一样，大夫不做了，唐人不做了，做放鸭翁了，我也要上山打游击了，哪一天国内政治形势太平了，再提造灵塔立雪耻碑的事吧，好在邓技师为保护灵蛇珠作了重大贡献，珠还在，就好办，他也算个护灵人了！

第一个落脚点是毛家山村。在阎妈的小女婿家吃饭，休息，洗脸洗脚，等静心法师下山接应上山……

家临时安置在无想寺里。静心法师在偏殿里燃起了蜡烛。无神论者进入有神世界，不是这场"文革"，可能不会有此机会。这里虽有神鬼之斗争，阴阳之斗法，可无阶级斗争，蔡青年尽可以安安静静在斋房里睡上一觉，外面的山风伴着你，天上月亮伴着你，青龙山、白虎山、毛家山、无想山四重大山作屏障，让你重温一次长白山旧梦有什么不好？让你跟鲁大哥一个在山里一个在水上，一起过几天唐人李太白般的神仙日子有什么不好？……

邓技师下车后，他在山门外等候另一支"上山打游击"的人马会师……

营救王雄的山西文水县老妇救会主任阎妈和她的小女婿，开一辆罗马尼亚吉普朝溧水县城转移，正在向无想山疾驰。这辆车是擅自从金陵厂车库开出的，原先由邱运生开出去作派性宣传，现在他升官当了联络部长，开小汽车了，将它弃置在旧车库里，锁都不锁，正好被反对派"夜明珠反衙同盟会"暗中借用一回。大厂家大业大，闲置的待修的车辆多，在运输科开货车的阎妈小女婿侦察到了，否则有谁敢去冒险开这辆车？

蔡青年没有想到会在无想山上见到王雄。

王雄没有想到在无想寺里见到了蔡青年。

阎妈在山西太行山地区也算得上是个名人，书记和厂长在她面前好似穆桂英见了佘太君，只有听老太君的：

沈远他能搞阴谋，俺不能对他搞阳谋？俺不怕铡刀，你们也不用怕被打倒。许

世友上大别山是真的，你们上无想山也是真的，打不打游击，要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会儿听俺的。

她指挥了这场猛虎归山计，在她眼里造反派跟日本鬼子兵和国民党中央军区别不大，共产党的老干部一不小心会成他们的刀下鬼。

两位司机完成这次秘密任务后，开回头车返厂，入库，只当是夜游神去逛了趟新街口，知情人不讲，平安无事。厂大门口军管的警卫人员略知一二，他们支左不支派，不介入厂内派性斗争。谁能搞清什么人是左派什么人是右派呢？他们只服从部队首长的命令。

阎妈在煤油灯下指挥这场夜战，面目都看不大清：俺总算把你们从虎口夺了回来，毛主席暂时没有下令打苏修美帝，你们先在山谷里休养几天，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我手下的兵交给你们指挥，把金陵兵工厂夺回来，把那个什么沈司令抓起来。逼死朱副厂长的命案不算账了？我要让没有嗅过我血腥气的"四大金刚"手上沾上一点血，知道"夜明珠反霸同盟会"的厉害！……俺回去咧，让邓技师留下陪陪你们讲讲话。要不派个通讯员，让我那小女婿两头跑跑，传传话？有外人在场，你们称他八号。

阎妈走了，她为革命在小脚盛行的山西留了双大脚，跑了七十年，今天靠这双脚跑下山，走到溧水县城才能乘上溧水至南京南门的头班车，精神可嘉，大地可鉴。邓技师大概就是"夜明珠反霸同盟会"的驻无想山总代表了，他想宽他们的心，说：

吃饭、住宿都由静心法师安排，荤菜自己动手，素菜由他包下。你们今晚好好赏月吧，过几天舒心自由轻松的日子。有什么话要捎回去，有什么东西要捎上山，会有专人去办。我们也有个群众组织，头头是阎妈，我是她的部下，编号为三，她是一号。

王雄问：那你们不能称做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对象不是走资派嘛。有名称么？

邓技师说：简单一点，称作同盟会吧。

蔡青年难得一笑，说：邓技师竟是个同盟会会员，看不出，看不出。

王雄也笑着问话：你是三号，阎妈是一号，相当于黄兴的同盟会二号人物又是谁呢？

邓技师也笑了，回答：你记得么，开大会批斗你时，有个人在台下高呼"你的材料是假的，沈远你敢不敢让台下群众传阅一下"？这个人就是二号，是谁，今天我不告诉你，让阎妈有机会时，条件成熟时告诉你。

这是你们"同盟会"的纪律？

可以这样说吧……

好！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军队的胜利！

无想山上，无想寺里，两个高干好像难得的喝了杯高粱白酒，心胸里有些发热，百感交集。宽松点说，回到了那个战争年代，过打游击的生活，又是军民鱼水情了，像安泰地回到了大地，又活了；沉重点说，自己怎么就成了造反派眼中钉肉中刺了呢？毛主席肯定了造反派，造反派怎么否定了我们造反所得的一切，要否定历史

呢？老年人对青年人来讲，是弱者，对传承关系来说，不该是罪人啊！

蔡青年是神枪手，王雄是火炮专家神炮手，怎么着从1967年元月起双眼发了懵，有力量的，聪明的，竟是今天这些普通的老兵工呢？深厚的阶级感情，金石为开，能违拗他们的心愿和义举么？——应该珍惜，应该尊重！

两个老战友，难得有这种突然之间的重逢，谈的不是政治，不是工作，也不是命运，而是一堆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新问题：

老蔡，你怎么会被造反派打上了"夜明珠唐人会"的特务印记呢？

蔡青年将鲁汉人、马中国为何要携带灵蛇珠回国定居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王雄拿出一支旧钢笔，给他讲了一件事：麻田战事前，这支钢笔左权将军留在了我身上作纪念物。他牺牲后，我使用它，不离身，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觉得左权将军的英灵就附在这支钢笔上！鼓舞着我……黄崖洞战斗我们牺牲了四十八位同志，笔没丢！我从黄土堆里爬起来时，一手握枪，一手摸口袋里的这支钢笔。我认为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种精神寄托，人没有了精神就没有了灵魂，一个民族没有了灵魂就会消亡，就会失去力量，失去追求。谁见过真龙？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个烈士陵园，多少个纪念堂、纪念碑？这跟老百姓建公墓造坟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族兄族弟一心为野人山罹难的六万中国远征军亡灵建灵塔立雪耻碑，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灵蛇珠成了灵魂的图腾物，这跟你视草皮为图腾物，我视这支笔为图腾物，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共产党人的明智在于并不把这种信念当做宗教的教义束缚自己。

蔡青年感叹道：你的话，听了胜读十年书！今日金陵城内又多了位护灵人，图腾物是钢笔。

阎妈这举动出奇制胜。金陵兵工厂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出现了一张署名为"夜明珠反霸同盟会"的公告，堂堂正正宣布：

公　告

蔡青年、王雄两同志，在我会统一护送下，已于昨晚十一时上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汇报我厂运动实况。有关技术副厂长朱新梅同志的冤案调查材料，将随后送京。望金陵厂全体职工继续提供第一手材料，知情者的检举揭发文字，可通过我们的一号、二号、三号联络员报送本会。

金陵厂夜明珠反霸同盟会

联合造反司令部乱作一团，沈远召集核心组紧急会议，侦察"同盟会"的头头是谁？总部设在哪里？主要组成人员的阶级成分结构怎样？总人数有多少？……

沈远他一直侦察到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找不到这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的保皇派组织。日月递进，时间不等人，支左军代表表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党中央、国务院指示，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没有革命干部参加是不行的。金陵厂的原一二把手没有被打倒嘛，为什么不解放他们？坚持派性、打派仗的人，为小团

体的利益不作让步将被历史淘汰。

沈远和汪卫乱了阵脚，处境被动尴尬。再把“失踪”的蔡青年、王雄两尊钟馗请回来做自己的领导？不甘心；将单方面夺取的权力再分配，分流给无影无踪的“同盟会”？不甘心；军代表当现成的第一把手，结合进来的革命干部当第二把手？不甘心。大有自己打天下，别人坐天下的不愉快，有一种会被秋后算账的后怕。

郑三元和邱运生造反起家，未能跻身革命委员会，又盲目居功自傲，一场空后罢工不干了，成了失意者，有从天空掉下般的心痛和空虚。女秘书肖裙最是可悲：她被阎妈部下的同盟会会员从牙床上捉奸捉双，几个山西老娘子不讲情面，实施了同性虐待，“做”了她一顿，臭了她一回。沈远的坐江山美梦破灭了，声誉扫地，为了在红色政权里占有一席，只能弃妇从政，向支左军代表写出检查，这回轮到他出洋相了。

这天，解放军派军用吉普车在阎妈和邓技师引领下，从无想山秘密据点将“上山打游击”的老游击队员蔡青年和王雄接回了金陵兵工厂。在鞭炮声中，在烟雾中，沈远才看清了可以做他奶奶的老妇救会主任的真面目。

人家不要权，宣布立即解散“同盟会”，回家烧煮红薯去了；你沈远敢宣布解散联合造反司令部？在群众的激愤中，造反的“四大金刚”和那个柯平统统陷入了一场追查朱新梅死亡原因的危机中，彻底否定了那个子虚乌有的“夜明珠唐人会”假案。搬起石头压了自己脚，沈远、汪卫成了众矢之的，日子难熬起来……

邓技师无心栽柳柳成荫，作为老工人、群众组织“同盟会”的代表结合进了厂革命委员会。在“四人帮”被打倒后，有人跟邓技师开玩笑：

你是我们金陵厂的陈景润，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家——谁好谁坏，是真是假你都猜准了哇！

蒙受了这场由沈远、汪卫制造的诬蔑、污辱之苦的鲁汉人，在高邮湖中的小荒岛做了八年放鸭老翁、“三野渔夫”和隐士，跟廖汉人成了忘年交。他是他的老师；廖汉人的鸭蛋壳微雕已经成功。他是她的医生；许佳的关节炎已痊愈，并向他学会了针灸……

结束了避难逃亡生活的鲁汉人，在公社书记孙中伟专程去小岛接回他时，两家大人小孩难分难解，依依不舍，许佳哭了一场……鲁汉人整装待发，对他们一家人说：

感谢你们使我能在友谊中度过了漫长的八年水上春秋，感谢鸭群和双黄蛋，感谢高邮湖！再见了，高邮湖！

鲁汉人在孙中伟陪同下，1976 年 10 月 15 日去了南京，在与蔡青年、邓技师会面时第一次见到了王雄。虽为初识，王雄已心中了然。他是老保卫局长，对“夜明珠唐人会”这假案十分关注，认定鲁汉人是个关键人物、中心人物，所以对他说：

鲁大夫，你这把年纪了，别再去当中医了，在南京找个地方住下，在家见面、聊天、品茶、下棋都方便些。再请马中国回来，实现唐人大团圆。我没有资格做唐人，做你们的朋友吧。八年光阴无法挽回了，但今后的时光不能失去了，在“文革”前想

办而没有办成的事，不能再耽误了，抓紧办，我将大力帮助唐人圆梦！

1979年，鲁汉人真的在雨花台与菊花台之间的山冈上购置了一幢旧洋房，定居了下来。

蔡青年、王雄、邓技师相继于1980年头尾办了离退休手续，做密林中的高士逸士了。旧洋房的常客除了蔡青年和王雄，就是孙中伟和廖汉人。他们共叙友情，笑对人生，议论新生事物。旧式小洋房里没有点缀和摆设，连常见的毛主席像也好像跟信奉了多少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起退位给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物件——保险箱。那里面藏有大家都知道了的图腾物：两颗灵蛇珠！

1978年底，邓技师领着鲁汉人、蔡青年和王雄去无想山取回了灵蛇珠，并认识了静心法师。买下这幢旧洋房，就是为了能让它深藏在一个不被人知的天涯一角。王雄为这事，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安装报警器、电子探头、电话、防盗门等等。

1980年，离休后的蔡青年将家里的那缸草皮搬进了旧洋房，他为鲁大哥做伴，它为蔡青年做伴，大家为灵蛇珠做伴，目的是旧洋房里日夜不断人，起保卫作用。见了草皮，又让鲁汉人关注起被汪卫抄去的那颗高级猿头骨。最后见到它是在批斗大会上，沈远把它作为"夜明珠唐人会"特务组织的标志物出现的。王雄说：

沈远已被判刑了，我想法通过市公安局联系到他服刑的监狱，亲自去一趟，查问清楚这很有研究价值的头骨劫后余生流落到了哪里。

鲁汉人问：朱工程师一条人命，沈远被判了几年刑期？

王雄说：八年。汪卫没有判刑，下车间劳动去了，挽救教育为主，面不能扩大了。郑三元和邱运生没有判，也是这个原因，工人出身，被沈远、汪卫利用了，虽然他们是金陵厂"四大金刚"中的两个，分量不轻，还是要分别对待。

大家怀念起朱新梅，蔡青年说：

朱副厂长的平反工作，厂里新领导班子正在抓紧落实，要为他在黄金山公墓落个户，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王雄着实为灵蛇珠的事，也就是为落实鲁汉人的心愿想了许多，他说：

鲁老、蔡老，我试探过南京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吹入我耳朵里的风，觉得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为中国远征军建造灵塔珍藏灵蛇珠的事，为亡灵祭奠立雪耻碑的事，目前的政治环境还不成熟，还不良好，人民群众思想上能否乐意接受也是个不确定因素……倒不如先找个地方办个民间艺术珍藏展览会，将灵蛇珠公开展出半年，前言里介绍它的来历，说明珍藏它的用意，它的特定含义……设一本参观者的留言簿，开一个吸收民意的窗口。这样做，让罹难于野人山的亡灵通过灵蛇珠与中国人见面，它能通灵，就能让亡灵回家探视家人……哪年条件成熟了，环境许可了，正式向政府提出……

鲁汉人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之后才说：

马中国原来计划1966年全家归国的，"文革"驱散了他的归国梦。灵蛇珠的事，我得先听到他的声音。如果能与他同为护灵人则一大快事！

蔡青年马上说：那好，我们先给马老弟打个国际长途电话或发个电报吧。

于是，根据鲁汉人提供的通讯地址，蔡青年去鼓楼电信局发了电报。

一个月后才接着马中国从打其力发来的回电：

段希文将军病故，暂缓回国。我将另择良时争取早日与两兄在南京见面。要事你们可先行磋商办理。

鲁汉人在1981年做了两件事：

1981年5月7日，长他三岁的昔日首长杜聿明将军病故，他为杜长官祈祷三日，祝他昔日的病家亡灵能回南京看看，跟他的六万部下亡灵会会面，并在当晚向马中国发了报丧电报；

年底，他在南京菊花台下办了个民间艺术展览会，将灵蛇珠免费公开展出半年。

办事精细老到的王雄又建议：相同的两颗只需轮流展出一颗，晚上用玻璃仿真品置换下来回归旧洋房保险箱。为防万一，旧洋房里安装了报警器，接通了山下的群众艺术馆。

第三十八章



马中国暂缓回国缓了三年。

为段希文守灵守了三年吗？

缅甸方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三年时间里，南京方面鲁汉人的努力没有暂缓，他接受了王雄的建议，1981 年底，也就是农历春节前民间艺术展览会开幕了。与灵蛇珠同期展出的还有孙中伟的雨花石珍品展，廖汉人的鸭蛋壳彩绘微雕等项。

写南京，不能不写雨花台，这里有全国最大最美的烈士陵园。写雨花台，不能不写到雨花石，那上面发生过许多政治性强烈的故事……

南郊菊花台下有个专门从事雨花石收藏采集的农民玩家，得奇石无数，他为奇石命名而熟读了唐诗三百首，成了农民诗人。他参展的两颗天然形象石，一颗采自雨花台主峰下，石上有烈士群雕图像，跟耸立于烈士陵园正面的烈士群像竟然巧合，叹为观止！另一颗在江东门采得，红色石体上有 300000 字样，阿拉伯字，圆圈圈一个不少一个不多，排列在 3 字后面巧夺天工，奇！他视它为圣品，镇城之宝。有一天有一个日本旅游者出高价求购，导游员用汉语翻译给他听后，他说：

我胞兄死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日，你这位先生买去了这块奇石之后，如果思想上对侵华历史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没有真诚的认识，去掉 3 字或去掉后面的一个甚至五个 0 字，再给世人去看，去展览，说这是天意，大日本帝国圣战在支那南京只杀了三个人或者甚至说一个人都没有杀，此石出土于江东门，可以作证！……我这次为了赚你先生一笔大钱，损失的东西却是历史性的、无法弥补的。更不好交待的是，三十万死难同胞由我胞兄带头，日日夜夜向我讨还血债，讨还公道，要我为他们雪耻，我怎么办？……

翻译员正要直译他的话，被机灵的导游小姐抢前一步：他说，这是国宝，非

卖品。

君不见:此君乃金陵城最诚的一位护灵人么!他守护的是三十万遇难同胞的亡灵!

孙中伟的雨花石展品来自六合,也不乏精品。廖汉人展出的彩蛋和鸭蛋壳微雕,数量不多,却很新奇。他们是为鲁汉人的灵蛇珠造势的,借机来南京玩玩,借住在鲁汉人处,许佳留下帮他料理生活。

民间艺术展览会设在雨花台与菊花台结合部的群众艺术馆里,地处丘陵地带,四野密布森林,刚好有条公路支线从山脚下通过,一头通市内,一头通向安徽的当涂和马鞍山。此间雪松凌霄,山泉潺潺,余晖朝霞尽收眼底……

作为民间藏品,灵蛇珠尚未投保,为此,鲁汉人与蔡青年和王雄商议下来,采取了几项措施:邓技师和廖汉人常驻展览会,住在群众艺术馆,晚上闭馆后清场,将玻璃钟罩里的展品转移到保险箱里,置换上"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沈司令视作"会标"的玻璃球,接通了外线电话。

沈远被迫交权时,将抄没的纯金工艺手枪和仿真夜明珠交还了蔡青年。两颗缅甸红宝石却被肖裙死赖活赖吃灭,只交还了那块大的,幸亏法制渐渐恢复,判肖裙向原主赔偿二十万元人民币,她才被迫无奈地交还了失主。至于那帧野人照片和那颗野人头骨,早就不知去向,沈远自己也忘记了。

民间艺术展览会外,另设有一个值班室,距群众艺术馆一百米,由蔡圆、许佳值班。王雄跟市安全局的人熟悉,由他聘请了两个便衣警察来做保卫工作,并配有一辆警车巡逻,遇有紧急情况,这初步形成的保安系统对付盗贼可说安全无虞了。

旧洋房地势高,在尘嚣的古城边缘,是个难得的清静处所。站在小阳台上,可见满目葱绿,残存的旧别墅、旧碉堡常常如庞然大物进入旅游者的眼帘,它们把历史尘封在这片流入了很多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把战争停息在绿野里……

斜风斜雨人已老,青山青史事总虚。在这幢能俯瞰民间艺术馆的旧洋楼里,几个老人不以得失为喜愠,怡然泊然,耄耋之年仍关心国家大事,聊天喝茶下棋。那对太行山老夫妻也常来聚首,捎来山西红枣、核桃、柿饼堆在桌面上,有牙没牙都得尝尝,王雄说声"家乡的柿饼真好吃",老妇救会主任阎妈会乐成卖瓜的王大妈。她乐于为人做事不惜力,为朱新梅选了块好墓地,开了个追悼会。王雄说:

阎妈,我年轻时入过牺盟会,你们是"同盟会"会员,资格比我老多啦。以此来赞赏他们几位在"文革"中的表现。黄崖洞的战斗,左权将军在麻田牺牲后,烈士的掩埋,她都参加了,经历了,连左权赠钢笔给王雄的事她也是个见证人,难怪她在"文革"中成了舍身救王的保皇派,同志感情深厚哪!

蔡青年说:沈远是胡说,麻田战斗和黄崖洞战斗是两码事,他哪懂得这些。只有亲历战争的人才对英雄的牺牲耿耿于怀,就像王雄同志牢记着1942年6月2日,我牢记着1940年2月23日,沈远牢记的是1967年1月26日夺权。

"夜明珠唐人会"假特务案在十年动乱期间闹得纷纷扬扬,今天揭开神秘面纱,六朝古都的市民一睹为快,一饱眼福,每天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留言簿上留下许

多赞美的文字，人们并不因为夜明珠持有人明白告诉观众这是中国远征军野人山六万亡灵的图腾物而反感、恶感，起鸡皮疙瘩，心理上、精神上接受了这种象征意义，好像在无声地续写这本“无言的寓言”，对灵物有灵气之说不仅是鲁汉人、蔡青年、马中国、王雄、孙中伟的共识，也是中国人共同蕴藏在心底的意识。对为抗日而罹难的国民党军队，跟“国民党反动派”之间，没有画等号，理解多于误解，同情多于无情……

观众留言簿上反馈的心声心语，给在小洋房里啜茗憩息的老人们无限的安慰。说服鲁汉人免费、公开展出夜明珠、让六万颗死灵魂跟千万颗中国人的活灵魂见面、沟通、认同是王雄的建议，保证它们的安全自然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天天坐在旧洋房朝西的窗口，举起军用望远镜朝山下的公路上看野景，形形色色的人物，各式各样的车辆，一一在镜头前掠过，定格，掠过，定格……

王雄他曾用这架望远镜捕捉过日本鬼子的行迹，今天他在捕捉什么呢？一旦捕捉到了什么可疑之点，他会跟蔡青年交谈几句，将望远镜递给他。神炮手和神枪手的聚焦点都很准，定位落弹的精密度很高，为保护这图腾物，他们从不懈怠，守灵护灵，义不容辞。

鲁汉人呢，他泡茶，接电话，烧菜，放手让他俩去做保安员了。王雄今天带来了一个姑娘，比许佳细小比蔡圆高，长得结实漂亮，齐耳短发，讨人喜欢。王雄对鲁汉人说：

鲁老，参观夜明珠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讲解员不够了，我给你聘了这位姓卫名珠的南京姑娘，她能操普通话，你目测和口试合格的话，就让她去充任讲解员，住就住在值班室，跟蔡圆挤挤。

鲁汉人目测之后表示同意：明天去展厅熟悉一下，跟邓技师和廖汉人打个招呼，后天上班，工资我付。

在这里服务的，邓技师、廖汉人、许佳、蔡圆都不付工资，蔡青年和王雄也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的“志愿者”，两个便衣警察的工资由鲁汉人支付。

卫珠很积极主动，立马表态：我今天就上班，工资不用你付，是借用。她那双透明晶莹的大眼很灵秀，人走了，还像留下了影子。

王雄坐下跟鲁汉人摆棋局，喝茶。经历过九难十八磨的鲁汉人，对这个卫珠姑娘的到来，他是不会撞木钟的，一边摆棋局一边说：

王雄老兄，这位卫珠姑娘不同一般，是你帮我特聘来卫珠的警花吧？

真的瞒不过你这个唐人的火眼金睛，实言相告，卫珠是她的化名，她是位受过专门武功训练的人，会摄影，会无线电通讯。我发现山下有些人影连续几天重复出现在镜头里，不正常，不得不加强防卫力量。

俗话说，骏马能历险，耕地不如牛。干公安保卫的事，非借助王雄不行。他年轻时打入阎锡山老窝太原搞策反，长期搞这一行，眼下办民间艺术展览的群众艺术馆布防全由他设计，运作得隐蔽而流畅……

夜明珠在向公众展览……

三个老人同桌共叙的还是如何造灵塔立雪耻碑的事，根据观众的意向测验，造灵塔举行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罹难亡灵祭奠的这把火又重燃于心坎……

不约而同，三个人都集中到了一个真正的有神有灵论者——静心法师的身上。在起灵蛇珠的那一天，他们都在一起，跟法师谈起过这件事。据阎妈介绍，这个静心和尚原籍高淳，家境贫困，又遭一把天火烧了家产，烧死了父母双亲，没吃没喝没人疼，出家做和尚是旧社会穷人的一条求生路啊。

相逢在危难时期，相处时间虽然不长，蔡青年和王雄倒很推重他。这位纯朴善良的中年和尚，患难之中不还俗，对佛祖的信念坚贞不渝，这也是一种精神力量。静心知道骨灰盒原来藏着这样的宝贝呢！他认为夜明珠应该像释迦牟尼的灵骨那样，造灵塔将它供奉起来，世界各地的舍利子因为有佛祖的保佑才偷不走盗不走的。他说施主愿意的话，他可以在无想山的寺产上提供一块地，修建一座灵塔，举行祭奠也很方便。出自法师之口，鲁汉人表示可以作为候选地，怎么营造，什么时候营造，一是要等待好时机，二是要听听一起奇遇，一起采撷蟒珠的马中国的意见……

缅甸打其力唐人街的马中国迟迟不启程，这边的鲁汉人等不及了，才在王雄提供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先行展览……

夜明珠公开展览，免费参观已有三个月了，平安无事。展览厅里有邓技师、廖汉人坐镇，值班室里有蔡圆、许佳轮流守着，固定的有报警器，流动的有两个便衣警察，再加上有武功的警花卫珠在现场侦察……

这个"一夫夜呼必有应者"的保安环境和条件让铁骨铮铮的鲁汉人悠然进入梦乡……

他第一次沉睡被野人惊醒了！

他第二次沉睡被阿猫推醒了！

他第三次沉睡……

今夜山野已设防……

值班室今晚轮到一个便衣警察和蔡圆、许佳值班，凌晨属守夜，人都在瞌眬的睡意中。

深夜，公路上开来了一辆中吉普，载了五个武装警察，手握警棍，腰佩手铐和手枪，戛然停住，噌噌噌跳下车，亮着手电筒朝值班室走去……值班的便衣警察提问：

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

市刑警巡逻队的。

执行什么公务么？

有两个杀人抢劫犯向菊花台方向逃了，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吗？

我们是值班看守群众艺术馆的，追逃犯不是我们的职责，请原谅。

那好吧，借用一下电话，可以吗？

便衣警察属雨花台区分局，不认识他们，同行在执行公务，不能不配合。中吉普上留下司机，五个刑警进入值班室，控制了电话机。便衣警察要去观察一下夜色

中的警车车牌号，但立即被刑警阻挡了，并向他提出：

你别走，陪我们进展览厅搜查一下！

刑警的口音，生长在高邮湖畔的许佳听得出，是安徽凤阳人。蔡圆少经验，露了内情：

展览厅里有人值班，门是锁的，杀人逃犯进不去，不用查的。

刑警队员心里咯噔一下，未料除了值班的还有驻展览厅里夜不挪窝的……

那好吧，我们不进去了。留下一个人来随时跟市局联系，要接电话打电话。

可以。为了搞好上下级关系，分局与市局哪能分庭抗礼。刑警队员把守住了电话机，又使便衣警察失去了立即跟分局通话查问今晚市局有没有这个追捕任务的时机。

四个刑警队员重上吉普，向菊花台方向追捕逃犯，消失在夜幕中……

约摸过了一小时，中吉普原路返回停在原来的位置，车上跳下六个人，司机仍然留在车上不下车，不露面。啊，两个逃犯被抓获了，看样子，是在什么路边小旅馆里抓到的，衣着整齐，不乱不脏，没有厮打的痕迹，一点不狼狈，但都上了手铐。带队的刑警说：罪犯都上了铐，不用怕，逃不了的，帮我们看押几分钟，我们仍旧留下看守电话的一个同志。此人像个负责对外交涉的发言人，其他人都不讲话。便衣警察有了点不满，问：

你们抓到了人又不带走，还有什么任务？

我们这是去调囚车，你瞧，中吉普上是装不下八个人的。

值班室里又多了两个戴手铐的罪犯（那个年代还不称犯罪嫌疑人），出了问题担当不起，许佳和蔡圆只能和那个留守电话机的刑警一道负起看押责任，便衣警察这次不让步了，走近电话机，对刑警说：

我打个电话给分局，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看有什么指示……

守电话机的刑警很机灵，提起话筒拨号：

喂，市局吗？……

哎，又是安徽凤阳口音，听不出语病，一切正常，拨的不是空号，不在作假。

许佳和蔡圆是不懂公安这门学问的。便衣警察本能地发现了对方的几个细节有讹：

逃犯已抓获，用电话能通知市局派囚车，为什么非要开车回去通报？

拨电话号码时，起拨的号码指位好像与他熟记的指位差距很大很大……

话筒里的声音很高，听筒里的声音几乎没有传过来，做做样子的……

便衣警察开始诘问对方：

你能与市局通话，派辆囚车就可以了，开车回去做什么？

刑警回话：开囚车的司机不熟悉城南近郊的地形路况，不去接应行吗？

理由站住脚，问者不再问。

回程的中吉普兜一圈又回到老地方停住……值班室里风云突变——被铐住双手的罪犯突然脱下虚铐着的手铐，两人向值班室的许佳和蔡圆大声喝道：不准动！

看守电话机的刑警不向两个罪犯冲去，反而配合逃犯向便衣警察高喊：举起手来！

一个逃犯上前缴了便衣警察的手枪；另一个逃犯逼向许佳和蔡圆：

靠墙站！靠墙站！别乱动！别乱叫！

许佳和蔡圆没有对付罪犯的经验和力气，一起失去自由……

假警察来抢展览会里的东西啦！

蔡圆年轻，一拗身高喊着想脱身冲出去报警，却被劫匪把她和许佳铐在了一起，用手帕塞住了嘴。怕枪声打破黎明前的寂静，引来支援的真刑警，才没有开枪，威胁道：

你不想活了？你叫蔡圆，你父亲叫蔡青年，我们都知道，嘿嘿……

蔡圆可一点不认识他们，觉得太奇怪了。

为盗劫夜明珠，这伙新一代劫匪已经筹划、踏勘了三个月，对情况了如指掌。天底下，只有千年做贼，没有千年防贼，所以才盗窃案层出不穷。鲁、蔡、王三老虽然用尽心思设防，防不胜防，盗案还是发生了。王雄在望远镜里看出这种危险的存在，所以专门新聘了女警花卫珠，加强防卫上的薄弱环节，使之不能在白天发生，夜晚主要靠关门上锁，派人看守和报警系统……

夜明珠，不能吃不能用，又太有诱惑力，一些新兴的贪婪者在新气候新环境中孳生了！世界上有舍生忘死的毒贩，有亡命之徒的盗宝；老的亡命客死了，新的亡命徒会接过衣钵……

控制了值班室，控制了通讯报警系统，地处偏僻的山野里，歹徒们大胆地、猖狂地干了起来，四个人堂而皇之走到展厅门前，一个人轻轻敲门击板喊：

邓技师……邓技师……

邓技师今晚轮到他值班住在厅内，清场后已从玻璃罩里将真的置换了出来，由卫珠和他护送至小洋房里的保险箱中。他是个幸福的人，卫珠也是个幸福的人，他俩天天能近距离看到组成蝉眼的文石晶体闪烁的虹彩光泽，亲手将寒光闪闪的夜明珠收藏进保险箱……

门外哪一位？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前来搜查逃犯，一处都不能漏，你快开门！

邓技师先从暗孔往外窥一窥，路灯下看得清警服，不像歪路邪道上的人，便启锁开门……当他手握大铁锁还不知咋回事的时候，人已失去自由，被看押在了一边……

五十平方米的展厅，查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四支手电筒乱照一通，终于很快分工合作，一人掀防尘布，一人举起铁榔头敲碎了玻璃钟罩，一个伸进手去抓起了首饰盒……等那个看押邓技师的歹徒最后一个退出展览厅，时间不到五分钟……

一对仿真玻璃球体夜明珠发出蓝莹莹绿幽幽的寒光，它们没有生命，不能说是睡着了，却骗过了不懂行的劫匪……

邓技师在夜色中，没有室内灯光，很难看清是谁谁谁谁，但在闪光中，一道手电光掠过一个蒙了脸的人……

他们不知来看过多少回了，熟悉的盒子，熟悉的钟罩，熟悉的发光体，熟悉的看守人……决不会错，到手了！

歹徒们，劫匪们，很快跳上了中吉普，呼一声，车轮滚了，人也滚了……

你们不能抢走！……你们不能抢走！……邓技师追出展览厅。他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一点不作出惊慌无奈的反应，不喊几声，会引起歹徒们的疑心，辨出真假来，硬逼着他交出真品，守卫者会有危险，留作人质也很麻烦。

在值班室里的三个歹徒，缴了便衣警察的手枪，留下了两副手铐，也爬上中吉普跑了，没有人去追，不能称为逃，守夜人值班人拿歹徒没办法，去拉响了报警器，去打通了电话，都成了马后炮……

展览厅的大门重又锁上……

中吉普是向菊花台方向开的，进入安徽地界就抛下车子，脱下虎皮——警察制服，改乘当涂去马鞍山的火车。黎明前黑夜又静悄悄，一只黄鼠狼横穿公路，夜深人静，车辆很少上路了……

中吉普是盗来的，警服是买来的，人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凑合起来的。他们早先定了计划，定了相聚地点，定了财富的拍卖和分成方案，预先找到了愿意出高价每颗十万元的大买家。警方侦破这桩异地作案的盗案难度大，除非内部有人去投案自首，但头头明确交待，大家签字认可：谁出卖朋友，先干掉谁，生死不由自己定，上了贼船下船难！

鲁汉人在旧洋房里听到报警器响，看到警示灯亮，他的第三次沉睡真的又被震醒了，但这次是并不知道是谁把他震醒的。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在公安人员乘车赶往现场之前，邓技师、蔡圆、许佳和便衣警察都已赶到旧洋房，向鲁汉人报告案发过程，他听了紧皱双眉追问邓技师：

劫匪中有你认识或怀疑的人吗？

没有……只有一个用丝袜套住了脸，好像怕被我一眼认出来，有人在门外喊开门，能叫出我的姓，却又叫不出我的名……

蔡圆和许佳是不知道某些防盗细节的，只有邓技师、廖汉人和卫珠参与换置和护送灵蛇珠的操作，连便衣警察都不知道。他们是最急的人：便衣警察还失了支五四式手枪；许佳起码白养五年鸭，卖掉五万斤鸭蛋赔偿出自己的份额；蔡圆工作积攒了四千元存在工商银行里，怕赔不起的……

鲁汉人抬头望望天上那轮快要落下的满月，好像一颗放大了的夜明珠悬在天边，撒着淡淡的宇宙之光，夜空无云，地上却有鬼……

这一惊吓，使鲁汉人看到了芸芸众生的另一面，暗中寒心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污点，感叹虽未说出，心里却很强烈：

人啊人，为什么不懂自爱自尊？为什么为了私利的满足去戕害人？大家都没有了尾巴，为什么跟同样没有了尾巴的高级猿不同，没有它们那样纯朴，那样诚

实？……我这两颗灵蛇珠可不是给有脸的人买卖的，是给无言无脸的鬼魂祭奠的、超度的啊！

等了一会儿，蔡青年、王雄都未到，鲁汉人叮嘱道：你们都回去，保护好现场，等会儿向公安人员报告真实情况，为破案作出自己的努力，不用紧张，责任不在你们。

邓技师被留下。

廖汉人去接班。

市公安局的警车到了……

蔡青年和王雄同乘一辆小汽车赶到……

他们在车里谈着话：

看来，这灵塔不能不造了……

鲁大哥在“文革”前就提出来了……

可对立碑、祭奠亡灵的事，比造灵塔找地块还难，政府能批准吗？这对鲁老和马老都是件大事，对我们也是件大事……

对政府，对政治，恐怕也不是件小事……

第三十九章



王雄在仔细听取了邓技师等现场人员的讲述后，采取了第一条措施，天刚亮，卫珠来上班，准备按常规：由她和廖汉人置换夜明珠和玻璃球体。今天却听王雄说：你去将这块告示牌搬出去摆在展览厅门口。

告示牌上写着：本厅被盗，暂停展览。

市公安局介入，组织警力抓紧侦察、排查、布控……

王雄打电话邀请来了一批离退休的“白头翁”老干探帮助破案，赋闲旧洋房成了临时顾问室，清茶招待，香烟自备。这些白了头弯了腰的老同志虽然岁月往返急似梭，失去了冲锋陷阵的爆发力，可是在分析案情，判断真伪方面，“生姜还是老的辣”。王雄先向他们作了简短介绍：

蔡青年同志，杨靖宇将军老部下，抗日联军的神枪手……金陵兵工厂的老书记；

鲁汉人先生，早年参加云南陆军讲武堂，我们朱老总的同窗。1942 年随杜聿明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在野人山奇遇千年巨蟒，采得蟒珠，奇遇高级猿，采得野人头骨，经历传奇，医术也很高明……

老干探们报以热烈掌声，表示钦佩。

未等掌声冷却，王雄又接着说：

我要向各位透露一点秘密：鲁、蔡二位原籍贵州岑巩水尾镇马家寨，跟我省高邮六安镇马棚湾的孙姓都是同族同宗一家人。马棚湾人的始祖吴三桂，马家寨人始祖陈圆圆是在吴三桂死后避灾逃到了那里，借用军师的姓氏起的地名。三百年前都是吴三桂的子孙后代，三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老干探们的情绪被王雄调动起来：

哈哈，金陵城内，有轩辕黄帝的后裔，有三国名将的后裔，有林则徐的后裔……

今天又有了吴总兵、武举人的后裔，我们这些外来户客家人沾光了！

王雄继续说：

大家一定还能记得，“文革”初期，金陵兵工厂发生过一起所谓的“夜明珠唐人会”假案，被造反派头头抄热了，主要受害人便是鲁汉人、蔡青年、朱新梅以及在外国的马中国四位。朱新梅同志是我们的技术副厂长、光学专家、鉴定家，他已被害死，其中的三人还健在。夜明珠两颗还存在，它们是实物，是稀世珍宝，是通灵的奇物，鲁汉人先生一直将它们作为六万中国远征军亡灵的图腾物看待。公开展览，免费参观，是为了让死在野人山的同胞亡灵通过夜明珠与国内同胞见面，与亲人见面，无言胜于有言，无声胜于有声……可是，就在昨晚后半夜，一股歹徒化装成刑警队，持枪劫走了夜明珠！……劫匪共八人，交通工具是一辆中吉普，我们不知车牌号。现场保安人员的报告：八个歹徒中，一个蒙面，八个歹徒中，七个操安徽凤阳口音，一个操南京城南口音。

邓技师站起作补充：

叫开展览厅的一个歹徒，口音带老南京城南方言口音，能叫出我的姓和职称……抢劫过程中，我见一个蒙了丝袜面目不清，其余三个年龄都在三十上下，比蒙面人年轻……敲碎玻璃钟罩的歹徒，留下了一把铁榔头。我冲出展览厅，在路灯和月亮的光线下，看到歹徒们乘坐的那辆中吉普，车型和发动机声响，很像我们十五年前送王厂长上无想山去乘的那一辆……说完，邓技师递上铁榔头。

取下上面的指纹了吗？一个老干探问。

没有。

除了你，还有别人摸过它么？

值班室里的人都摸过。

乱了，难起破案作用了。

王雄在公安系统干了很长时间，老朋友多，帮助公安部门破过大案。现在他求援，大家愿意帮助。在生活中，他也是个以仁待众以敬招贤的人。老干探们纷纷提供破案设想：

黑夜盗劫，脸部模拟像是绘制不出的，尽快找到那辆中吉普，从车上找突破口……

从警服上打开缺口，查市场，查服装厂，根据口音必须走一趟凤阳服装市场……

劫匪目标明确，情况清楚，五分钟解决了，又叫得出“邓技师”三字……没有本厂人参与是干不成的，那个戴头套面罩的人，就是邓技师熟悉的人，或保安人员见过的人，他很怕你们认出他来……

不妨就在那个捏造“夜明珠唐人会”的造反派头头里边排查，家鬼可能就藏在那里边……

邓技师你一定认得那个蒙面人——他是在事先不知你会睡在里边守夜的状况下，临时脱下脚上的丝袜救了急，并不是遮羞，其余三个为什么不蒙脸呢？

家贼引进野贼，共同作案，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既然作案人都是凤阳口音的陌生人，这个家贼肯定是凤阳人氏！

王雄一一做了发言记录。

破案尚须耐心等待与快速进行相结合，送别客人，四个老朋友又聚首，理头绪，一个个人物在脑海里滚，在脑沟里转，在脑膜上过电影，最后引起老行家王雄注意的是顾问的这句话："那个戴头套面罩的人，就是邓技师熟悉的人。"还有那句话："既然作案人都是凤阳口音的陌生人，这个家贼肯定是凤阳人氏！"

邓技师认得的人，王雄能不认得？

王雄对邓技师说：

你跟卫珠两人直接配合公安局的侦破工作，回忆可疑罪犯的材料直接送给他们；我和蔡书记为防劫匪有内线，不在第一线露面。

仅过一星期，市公安局打电话给王雄了：劫匪乘坐的中吉普已在安徽当涂的一个山洞里找到，经确认，这辆车是进口罗马尼亚的车子，属金陵兵工厂运输科，今天双方现场侦查，结论很快出来了。

王雄为此打电话查询厂运输科：此车失窃日期时间？原司机是谁？运输科回话：

这辆进口车在"文革"中造反派接管运输科后，由邱运生开着作派性宣传用车，他下台后不久就辞职单干跑客运了，肖裙当了他的面包车售票员。旧车丢在车库里，再没有人去开它，什么时候丢的，什么时候入库停运的，没有谁知道，没有任何登记手续。这次是清理车库，统计报废车辆，才发现只有新车入库登记，不见旧车身影，才报了案……

邱运生……王雄头脑里闪现出一个粗壮结实的汉子形象，跟朱新梅开过小汽车，他是安徽凤阳城里人。又想起自己 1968 年上无想山，阎妈小女婿开的就是一部中吉普……

这部中吉普的钥匙他上交了吗？

交了，钥匙挂在这里呢！车旧了，人走了，不属我们厂里管了，这种车这种人，现在不单这一辆这一个，有些乱，没人管……

旧车变废车，废车变匪车……你们快配合公安派出所把车子领回来，找到邱运生，组织人员对他进行监控……

王雄搁了电话又打电话给厂保卫科……

邱运生免予刑事判决和行政处分后，心情还是不舒服，失权失意的生活过不惯了，要求辞职时工厂还给他一笔安家费，他用这笔钱承包了一辆中巴车跑客运，刚好搭上失意苦恼的肖裙，两个熟人就一吹一唱唠唠叨叨：

吃政治饭真没意思……真没意思……

肖裙对沈远判刑八年不敢发表意见，对自己参加夜审逼供朱新梅不敢承担责任，对吞下的东西又被迫吐出抱有不满、反抗情绪，对发生的夜明珠盗案，她是个知情人……她失去了风光一时的沈远，失去了对夜明珠的侈望，为花钱多工资收入低

而发愁……看上了能赚钱、赚活钱的邱运生，好像这下才真的找到了归宿，找到了真主……

王雄上菊花台旧洋房找鲁汉人和蔡青年谈案情进展，谈自己的判断：

车钥匙交了，邱运生可以事先配好，等于没交；参与盗案的人全是凤阳口音，是邱运生的同乡无疑；他在南京城南生活了二十年，口音凤阳腔带南京音也很自然；戴面套的一定是他邱运生，"四大金刚"之一的他要忌的熟人，展览厅里的保安人员中只有邓技师……我们应该马上监控邱运生！

蔡青年点头：你是老行家！

鲁汉人说：这人是个祸害。

王雄这才说：保卫科正在行动，他们会请示公安局的，逮捕证要由市局签发。

鲁汉人、蔡青年、王雄、邓技师的心灵相通，精神融洽，不是众人相助，马中国回来恐怕见不到灵蛇珠了；马中国一时回不来，又造不造灵塔呢？有没有个万全之计呢？大家一致意见是凭朱新梅的鉴定书，进入保险公司或送入中国人民银行金库。

王雄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这时，在通往民间艺术展览会所在地群众艺术馆的路上，来了一位年轻小伙子，气喘咻咻爬了一段坡，原来他身上还带着一架自拍家庭摄影机。今天轮到卫珠值班，展览厅关了，人不能断，上班又没有事，她就在值班室翻阅法国长篇小说《红与黑》打发时间，见有人不知停展前来参观，老远就打招呼：

请回吧，已停展多日了，对不起！

来者不听口头劝告，见前面是个女同志，悄悄整衣捋发，竟上前动问：

开馆时间上午九点，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参观？十点啦，你看看手表。

卫珠暗笑不作声，他趋近见告示，才知道她说的不虚，便友好地说：

我是晚报记者，专门来核实一个"读者来电"的。他出示记者证后，卫珠知道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夏斗斗。又接过他递上的一页打印稿，上面横项排列着：

晚报总编辑室：

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月前参观了贵市菊花台下的民间艺术展览厅，惊诧地发现，展出的夜明珠是假货，仅是两颗玻璃球，中间雕空后装上了微型电池和电珠而已。我们气愤地向贵报投诉：此欺骗行为是极不道德的，海内外的旅游者强烈呼吁政府立即取缔这种非法展品，公开向群众道歉，查办造假者！还社会一个真诚和公道！

卫珠看过，没有将这页打印稿递还给夏记者，笑盈盈地说：

夏记者，你别急，这不会是你唯一的打印稿吧？让我送给负责同志去看一下，你跟我一起去可以吗？

我知道你这位讲解员小姐做不了主，被家里的爷爷奶奶管着……好吧，走一趟吧。

记者先生的嘴果真是铁嘴，被你说对了一半，领导我的全是爷爷辈，没有奶奶辈。

卫珠骑上凤凰牌女式自行车，想想又下了车，对夏记者说：

让你在我后面跟着跑多不好意思，我推着车子走吧。

夏斗斗说：要不，我来带你。卫珠说：不，我带你！夏斗斗又说：女带男，让路人看了我挨骂。卫珠笑道：我跟你扳个手腕，谁赢了带谁！怎么样？夏斗斗说：来就来，接受挑战！扳手腕可是男子汉的专利。

夏斗斗的牛皮吹大了，一交手，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没有弄懂怎么会轻易就输给了她，她已经以胜利者的神采喊他：

上！坐在书包架上……

卫珠轻如飞燕，跳上自行车，一声铃响，凤凰直下，穿进一片雪松林，惊得鸟飞狗跳人让道，把个男子汉吓得心跳加剧：这小女孩，少林寺的女弟子？

卫珠跳下车，左手向前一指：到了！就在这幢老式小洋房里。

夏斗斗一抹屁股下了车，眼看她不喘气，不淌汗，像没带过人似的。文化人不识武化人，区区一介书生，不在她话下，他有眼不识女警花。她从打印稿上看到了什么？——仅是一字之差，认定这打电话的人就是盗贼之一！车停在一边，上了锁，她领他进屋，对一位爷爷辈的人说：

王老，这位是晚报记者夏斗斗同志，有个新情况提供给我们。白天参观者只能见到一颗，打印稿上却是两颗，个人投诉却说成我们，所以我认为很有价值，领他来见你。

王雄接过电话打印稿，过目后，朝里面一间两个正在下厨的人喊：

老鲁老蔡，有记者来访，一起谈谈，让许佳接手烧菜吧。

鲁汉人蔡青年走出厨房，老少五人坐下，卫珠沏上五杯香茗，夏斗斗瞪眼捉摸：这里是高档老年公寓？哪位是她的爷爷？……

电话记录打印稿从王雄手里转到蔡青年手里，又转到鲁汉人手里……王雄料到他们也能一目了然，出语急切：

他撞到我们枪口上了，究竟不是高智商罪犯，竟自投罗网。夏记者，这个电话的原发地号码记下了吗？

记下了，不过不是宅电，是个公用电话。

对方不是宅电，又不用你们回电，怎么正确无误地记录下的呢？不会有讹吧？

一般是这样：我们先要问对方的姓名和服务单位，以便保持联系，日后有了反馈结果再电告或函告对方。遇到对方什么都不肯留下，把电话挂了，事情却很有新闻价值，我们就不挂，通过邮电局去查询电话的出发地号码……这种事常有，比方有人求救，我们觉得真实，就会请公安部门介入，为了对社会对人民负责，我们会追访。

王雄从夏斗斗所指的记录稿背后一处地方抄下了公用电话亭的号码，问：

你快说说对方打电话的具体时间：几日几时几分？

嗯……前天晚上九点一刻吧，我值夜班。

卫珠，你马上带上五张图形一张照片去寻访这个公用电话亭的管理员，请他回忆这时段发生的事，打电话人是男是女，什么模样……什么口音，多大岁数，然后给

他看图形，是其中的哪一个，要是回忆不起来，再将照片给他看，说出"有点像"还不行，要说"就是他"才好——邱运生再狡猾，也不可能戴着丝袜面套去大街上打这个电话的！

卫珠发愣，问：图像、照片在哪里？

王雄歉然一笑：唷，我催过厂保卫科干事，他没送来，你稍候，我再催一下，请他马上送来。卫珠行动麻利，马上打电话给厂保卫科，说定她自己去取。回身拿了打印稿，跟夏斗斗招招手，出门跨上凤凰自行车，像只凤凰似的朝金陵兵工厂飞也似的去了……

夏斗斗没真正弄懂一个读者来电在三个老头一个姑娘手里接接传传之间成了个什么案件，像在他面前玩什么现代戏。他默然无言，只是猜测：她竟有这么大的臂力腕力，这么快的动作……不像个讲解员！

蔡青年面露笑容，对鲁汉人说：鲁大哥，王老请了几位老干探来帮忙，今天又来了这位夏记者，可以直捣黄龙了。

夏斗斗茫然而发问：三位老先生，读者来电里反映的问题，您们还没有作出答复呢？应该初步表个态，好在报纸上反馈给读者啊。

鲁汉人心里豁亮：

王雄设计的陷阱很巧妙，中国的"巴格达窃贼"将很快落网。白天展出真品，晚上置换仿真品，避免了一场劫难。歹徒向报社揭发，虽属偶然，却等于交上了自白书，露出了狐狸尾巴，侦查到这个打电话的人，破案在即！莫非那无言的灵蛇珠在冥冥之中辨善恶识真假，中国的巴格达窃贼呵，你们唱烂了"芝麻开门"也没有用的了，有灵则仙！

王雄回答：夏记者，你不用急，等候卫珠去办完这件事就有个圆满的结论告诉你。请你坐在这里喝定心茶，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进工作餐吧。你送来的信息，牵涉到一个案件，不是写出豆腐干式的新闻报道所能反映的，我建议你以后写篇大文章，跟踪采访我们这位鲁大哥，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很多……

他身上的传奇故事？

对，我们称他鲁大哥，其实他叫鲁汉人，又曾被称作鲁唐人……是位了不起的护灵使者！

鲁汉人，鲁唐人……汉人唐人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怎么……

喝茶，你喝茶……王雄在小夏同志面前玩幽默，哈哈一笑，问：1967年，你在不在南京工作？

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停课后参加了学校里的造反派，市民称我们"屁派"，跟南京的"好派"斗，斗斗斗，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斗斗，现在想想很好笑，居民证上印着呢，再改过来很麻烦……

这么说，你是亲历过南京"文革"的学生，应该很了解南京了……曾有个"夜明珠唐人会"的假案，听说过么？

我在"好派"的派报上见过报道。

对了，今天的这个案子跟夜明珠有直接关系！它是“夜明珠唐人会”假案的继续，像连续电视剧，案是假案，夜明珠是真的，人是真的。在你面前的这位鲁汉人先生，我们都称他鲁老鲁大哥，是总家大哥，他是“唐人会”的主角。“唐人会”的配角是这位蔡青年同志，他原是金陵厂的书记。配角之二在缅甸，他叫马中国。还有位配角叫朱新梅，早在“文革”初期被制造“夜明珠唐人会”的造反派头头们逼死了。制造这一假案的头头之一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也是你要找的“来电者”！我身上没有什么故事素材可以供你挖。他们两位是同族兄弟，鲁大哥是夜明珠的采撷者，蔡书记是夜明珠的保护者……

夏斗斗有幸跟“唐人会”假案中的主角配角见面，重温了几分钟“文革电影”，心中也不无感慨，说：唉，那是一个年轻人疯狂，老干部受罪，孩子犯罪，知识无用，老百姓苦难，毛泽东思想被利用的荒唐年代……

老年过来人，接受了这个年轻过来人的观点；夏斗斗受到了一种传统德行的感化。在这枫叶化丹的深秋里，三个老人亲密无间的高谊，他们笃念旧盟的性格，他们之间达到的共融性，可采幽兰编侠史，可与红枫比风骨。他们的相知相哲，是用岁月修炼出来的，也是器质颇同的自然结果吧。

三老和晚报记者用过午餐，许佳收拾桌面，间隔四个小时，卫珠就像凤凰一般飞了回来，众人听她的报告：

据公用电话亭女管理员回忆，前晚九点一刻来了个凤阳口音的中年男子，穿西装，一米七八样子，好像是在给报社打电话，说什么夜明珠的真假……我拿出图形和照片给她辨认，她第一眼就看准了，指着照片说，就是他！

这个人就是邱运生！

卫珠出示了女管理员签字的字条：向晚报打电话的人就是他——这张照片上的人。王雄对卫珠说：你回局里去，将案情汇报一下，马上签发逮捕令。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办这起案件，金陵厂保卫科配合。卫珠问科长：邱运生今天在哪里？科长回答：监控他的人说，他在夫子庙娱乐城。于是，突击搜查夫子庙娱乐城的战斗布置下去，夏斗斗带着摄影机准备抓拍现场镜头……

结果出人意料：夜夜来这里的邱运生，今夜不在。扑了个空，扫兴而归。又在邱运生住宅四周布控伏击……他却一夜未归。奇怪的是，保卫科派去监控他的那个人也一起从南京消失了！

邱运生自案发后仍开他的中巴客运汽车，表面装得镇定自若样子。肖裙仍然陪着他当售票员，呼呼喊喊拉客上车，短途到六合，长途到凤阳，一搭一档，一吹一唱演双簧。这个女人，她想堤内损失堤外补——未能在沈远身上实现的“理想”能在邱运生身上完成。邱运生家里并不穷，冒这次险一半为了钱一半为了她才去铤而走险的。

今晚怎么逃过了监控人员而免遭逮捕呢？并不是他神通广大，而是那个被派去监控他的厂保卫科干事，“文革”中与他的私交就不错，心不纯，嘴不净，被他几天

的吃吃喝喝玩玩拉拢了过去，酒肉朋友在酒席上泄漏了秘密：不瞒你四金刚说，我是被保卫科派来监视你这新兴的私营业主的……

邱运生心虚，小小娱乐城玩够了，便想着请朋友上中巴去了安徽凤阳老家玩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城。说玩，其实是诱探厂保卫科为什么要监控他的原因，是否跟盗窃案有关？

老弟，够朋友，你就直说吧，不够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保卫科想知道我的什么事？

对手也是个十分市侩的人，回话：我真不知道上面为什么要派我监视你，上面没有交底，干这一行的，你老兄知道，不执行不行，不让我知道的不问……

邱运生认为对方还或许有难以出口的要求，比如在酒桌面上，肖裙的手曾被他抓住不放，亲吻了一下说：外国电影里都是这样，对女士尊重……绅士都是这样。

邱运生便请来了参加盗夜明珠的凤阳老乡在凤阳大酒楼摆了一桌酒，由肖裙作陪，花天酒地一番，徽菜下肚，包下一个卡拉 OK 厅，尽情享受今宵……

夜深了，邱运生拉肖裙到一边，轻声暗语：今夜你陪着他……

我？……肖裙有些哀怨不解和无奈。

我们偷鸡不着蚀了把米，我倒犯了案，老账新账一起算，很麻烦，厂里是不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人一定知道真相，必须从他这里套出真话，才能设计我们今后的去向……好，看你的了！

肖裙跟邱运生已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利益，不付出代价哪能行？她答应了。答应的代价是要邱运生付给她一笔"精神损失费"一万元，他也答应了。能保自己和同案犯的平安，八个人八仙过海是种生活，八人入狱也是种生活，滋味太不一样，花点钱是合算的。肖裙究竟智商上比他高，要她这个知情人参加行动，讨个口彩：九。她坚持己见，不参加。出事了，她没事，主动权掌握在她手里。

厂保卫科干事醉醺醺踉踉跄跄入洞房，肖裙的功夫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磨练出来的，投入沈远怀抱是为了享造反派英雄的风光，投入邱运生怀抱是为了金钱上的享受，半夜时光就能当上个"万元女郎"……嘿，那跟邱运生一起干的人中间还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呢！也不是为了当个万元户么！……她是个女人精，进入洞房，房门上挂块"请勿打扰"小木片，返身关门时想：我肖裙虽是动物，是人科动物，不是随便让人玩的……坐在床边，自己塞上了鼻塞，点燃三支迷魂香，在香烟缭绕中旁若无人地脱下秋装，上了床，让他迷迷糊糊地在我身旁和衣入睡到大天亮吧……

肖裙比农村跳神的巫婆神汉聪明十倍，不说高科技，中科技是够格的，她购置了一种梦幻草药，煎成水，浇在一般的卫生香上，阴干，成了土制迷魂香，渗入白开水或自来水，成了梦幻水，1967 年夜审朱新梅时她就这般小试牛刀了。她自诩这是一个现代女性必须具备的对付男性的自卫术……

回溯三十三年前，中国远征军军医鲁汉人不也是应用了这种办法逃脱了高级猿对他的羁押，才安全或有惊无险地返回人类社会的么！道德的含义不同，科学的

含量却是相同的。

柔和的灯光没有离开这个温馨的小世界，这个有肉有灵的阴谋小世界。肖裙技高一筹，骗过了邱运生，骗过了身旁的对手，为了一万元，出演一场洞房戏，她不想从对手嘴里套出一句邱运生想知道的话，清晨起床，跟邱运生见面，送给了他一句提神的假话：

他说了，厂里怀疑你在利用跑客运贩毒。

邱运生听了落下一口气，心想：我从不吸毒贩毒，牢房离我远着呢！怕什么，明天就回南京，比如到凤阳拉客拉空了一趟……放下这一头心思，又想起那一头心思：明明是真的夜明珠，懂得物理学的一个同伙都看了，是真的，费了一龙二虎九牛之力，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开了又关上的房门，凤阳大酒楼的服务小姐在门外喊：

邱老板，请你合作一下，民警来查房了。

邱运生趿着皮拖鞋，走在软绵绵的地毯上，伸出右手去开房门……

邱运生，你被逮捕了！

南京长途汽车上下来的公安员向他出示了逮捕证，接着上了手铐。他的心这时才冷静下来，明白是听的假话，但又不明白是他还是她说了假话，连冰冷的镀铬手铐上腕都没有感觉，麻木了。肖裙没有证据参与此案，不能逮捕，也不能放过，留在凤阳皇城，做思想工作争取她作旁证，揭发其余七人，主动赎罪落个宽大处理。她是女人精，知道知情不报也是条罪，邱运生被押回南京，人未下车，凤阳县公安局手上已经有了肖裙提供的另外七个团伙的材料，开始布控了。这下邱运生可不再是"老四"，而是首犯。连夜突审，卫珠做初审记录员，夏斗斗拍摄现场新闻照片，明日即可见报。审讯开始，按顺序报了姓名、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和住地后，提审员问：

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

赌博？

我在问你呢！

玩女人？

还有！

贩毒？

还有！

吸毒？

还有！

没有了，我不赌、不嫖、不贩毒、不吸毒，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凭什么？

邱运生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次没有赃物——夜明珠，两颗玻璃球能值多少钱，判多重的罪？不说，没事，说了，也没大事……

那天晚上九时一刻，你给晚报编辑室打电话想告谁？

没有这回事。

电话记录稿在这里，接电话的记者在这里，电话亭的女管理员写的旁证材料在这里，你还想诋赖？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实交待吧，争取走坦白从宽的路……

初审竟没有收获，碰到了不怕开水烫的活猪，邱运生在人证、旁证面前都不认账。收押的第三天，凤阳方面的材料送过来了，提审员不再费精气神跟他说上一堆话，让他站着，抽着香烟，请个广播员来在他面前宣读一份由七个同伙之一的原中学物理老师招供的材料，听着听着……

充硬汉的邱运生渐渐地瘫软下来了，身子竟像一堆干牛粪，不容易把他提起来，要求坐下，脸色泛红泛白又泛红，冷汗直冒冒，双腿发软发抖，右脚板习惯性地乱动，像在找刹车踏板似的。

原中学物理老师写的招供材料，有七个人的签名，三千五百字，读了十分钟，主要的、关键的是这么三段：

> 盗夜明珠的事，发起人是邱运生，为首的是邱运生。他许愿到手后每个参与者分得一万元。让大家当上万元户。下家定价每颗十万元收购，他一人独得十三万元。当然风险也是他担的最大，我们在他立据承担最大责任的条件下，同意帮助和参与这次活动。
>
> 进入展览厅的四个人，是邱运生砸的钟罩，我取的盒子，上汽车时我又交给了邱运生，他放进了自带的一只锦盒里。下车弃车后，我们换乘去马鞍山的火车，路上车上都不敢去看锦盒里的东西。住进小旅馆，老板是邱运生的熟人，我们七个人都不认识。东西就锁在小旅馆老板的保险箱里代保管半夜。
>
> 翌日起床，进早餐后取回锦盒，在一间大房间里关门查看夜明珠，眼前变成了两颗蓝莹莹的玻璃球！我们一致指责邱运生，是他勾结小旅馆老板，预先设下圈套，调包了！他想借助老乡朋友的力量，得手独吞。为此，我们在大房间里吵了一场，不欢而散，那两颗玻璃球被我们当场砸个纷碎！向邱运生索要夜明珠或者一万元一人的分红，他说：大家不是上了我的当，是我上了南京几个老家伙的当……这事我们不信，公安局也不会相信。

坐着，老老实实交待，盗走的两颗夜明珠藏在哪里？想好了再说，等那个小旅馆老板揭发，就不算你主动坦白的了，量刑时是不一样的。提审员不急了，慢慢说。卫珠仍是记录员，等着他开口。

不料想邱运生这个贪得无厌的七尺男子汉号啕大哭起来，竭力喊冤，求饶着说：

天哪！天哪！呜呜……那是假的，假的，我没有夜明珠，没有，没有……呜呜……

怎么会是假的呢？人家公开展出了三四个月，参观的人每天好几千，总数有好几万了，都说是真的，没有一个人说是假的，留言簿用掉了三本，可以拿来给你看看。

是假的，是假的……我在“文革”期间见过，摸过这东西，后来还给了原主蔡……蔡书记，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

你自己那个晚上参加了盗窃行动吗？

参加了。

戴了丝袜头套面罩的是你吗？

是的。

你怀疑中间有人偷梁换柱把真的留下，假的交给了你吗？

不可能，不可能，真的留下了，那两颗玻璃球是在蔡书记家里，谁都换不到的，一定是展览会的保安人员早有提防，白天是真的，晚上换假的，让我们上了个大当……

你这样聪明的人，能干的人，会上人家的大当？有人走私卖给了外国人，而你代人受过，替人受罪，合算么？真货在哪里，还是老实交待的好。你同伙交待的材料，我们不会轻信，最后要以事实说话。

给自己的贪婪害得不能自拔的邱运生呻吟似的叹气，立地成佛为时已晚，哀莫大于自刑，路是自己走的，一错再错，自食其果。他在供状上签字时，握惯方向盘的大手，抖抖索索颤个不止。

鲁汉人在赋闲屋里听得邱运生落网和招供的消息，看到了夏斗斗的新闻报道和照片，心里也落下了块石头，少一害，灵蛇珠就多一分安全。要不要继续展出，怎样加强安全措施，是造灵塔前甩不去的一块心病。金陵城的护灵人，他盼望着马中国能早日回到中国……第二天，他跟蔡青年向马中国联名发了第二次电报，催归，并简要说了夜明珠的事……

第四十章



1980年6月18日，国民党残军的灵魂段希文心脏病复发，猝死于泰国美斯乐，泰国军方用飞机送到曼谷披耶泰医院抢救已来不及了，灵堂就设在医院里。

马中国顷接段夫人报丧电话，赶往曼谷，参加了守灵，也代表与段将军关系甚笃的鲁大哥向这位结识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作最后的告别……

守灵后，马中国陪同段夫人回到美斯乐，将段希文的遗体安葬于美斯乐的他那翁山之巅，从这里俯视泰、缅、老交界的金三角广大地域的村村寨寨，千沟万壑。他为何死了也要看着这混乱的金三角？或许他担心的事太多太多：

残军的第二代每况愈下；坤沙集团的日益强盛，无法无天，威胁着"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里的中国移民。

台湾传说，段希文生前已同解放军进行过秘密接触……

正当残军主帅归天，部队日趋衰落之时，大毒枭坤沙在金三角崛起，他出产的海洛因牌子叫"双狮踏地球"，意即他要统治整个金三角。

美斯乐残军内部发生了重大兵变：

以须祖月为首的一批年轻自卫队员，为了生活出路投奔坤沙去谋生；以储步日为首的一批年轻自卫队员，为了生活重操旧业贩烟土，抢劫马帮。

一切乱了套。

马中国是"外来和尚"，劝不动阻不住这些晚辈了。段希文跟他们兄弟俩的友谊特深，加上在二探野人山捕捉高级猿采撷灵蛇珠时所给予的帮助，1964年回国时给予的支持，都是永不会忘怀的情谊。在马中国为美斯乐的中国人命运担忧时，接到了鲁汉人和蔡青年联名拍来的电报。推在段希文的丧事上，暂缓回国，鲁汉人是不会怀疑的。其实，马中国不仅是因为这件事而暂缓，十七年了，世事万变，他在缅甸也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影响：1966年年底开始，信不能通，电报不能打，中国

大陆成了一道红色铁幕，非但关紧封闭，还曾经有一批红卫兵出境造反到了缅北热带雨林，与缅共联合起来成了反政府军，缅人谈红色变，怕中国输出革命的周边国家之一缅甸，对想在此期间进入中国大陆的华人，会引起不安，领归国护照的事，免开尊口。

鲁汉人和蔡青年的联名电报，可以证实今天的中国大陆，雨过天晴，"玉宇澄清万里埃"，又安定团结了，鲁大哥还能活着，好像孙悟空进了老君炉还能活着一样，是个奇迹。1982年，马中国去了趟仰光中国驻缅大使馆，询问过有关办理护照的事，过后又正式打了申请报告，等待缅甸联邦政府外交部和中国驻缅大使馆的答复……正是这段时间，现任拍卖公司经理的儿子马回国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马经理吗？……我是你的朋友，美斯乐的须祖月哇！

马回国跟父亲说起电话里的事，马中国当然记得，并说他跟须祖月的父亲同过事。马回国便觉然想到一个主意，对父亲说：

爸爸，公司业务是个旺季，我不能陪同您回国的话，是不是让这个须祖月先生与您同行，妈妈也能放心。上了点年纪的人，一路上没人照应是不方便的……

马中国权衡再三，终于答应约须祖月来打其力回谈；另一原因是，又接到第二封电报。

当年二十岁的小伙子，须祖月也步入中年，因为环境恶劣，连家都没有组成，投奔坤沙后当了自卫队中队长，负责贩运海洛因和烟土的护送，收点佣金，也属卖命钱，今天应邀洽谈，他却讲述了自己的不幸和储步日的死亡……

马中国对须祖月和储步日的印象，一个好，一个坏；储步日当年是要来打其力抢夺夜明珠的人，须祖月是当年向段希文报告这个情况的人。他愿意听听这不幸和死亡的故事……

这年夏天，接连几场暴雨，冲得热带雨林间的小道鲜红如毯，红土的细粒发着闪光，乍晴时，群山叠翠，碧空如洗……坤沙的马帮从一个秘密集散地浩浩荡荡出发了，整整五百匹驮马，全是鸦片，总数为三十吨。在须祖月带队下，共出动五百名自卫队护着马帮急匆匆赶往边境的秘密加工厂……

中午，骄阳似火，酷热难挨，鸦片马帮渡过了混浊的湄公河，驮马抖擞着身上的水珠，打着响鼻，沿着湄公河边的丛林小道迅速向南疾进，缠着蔓草的灌木丛挡着路，马帮停下，队形曲曲弯弯三千米……

押送马帮的自卫队前哨送回密报：前方有劫贼！

须祖月受人雇用，重任在肩，硬着头皮指挥：扎紧驮子上的货物，人在驮子在，继续前进！

贩运黑货的和劫夺黑货的，均非常人，都靠这一槌子买卖，遇上了，逃是逃不了的，只有冲过去，食指扣在扳机上，见人就打，先下手为强，强盗逻辑就是不讲理，从不谈判。

劫贼何许人呢？——储步日。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两个人都难料到今天走到了狭路相逢的敌对面。在金三角这块冷土上，谁不在为生活赚钱，为赚钱而走

上绝地？

忽然间，一架直升机出现了，盘旋于湄公河边的上空，兜了几圈，飞走了。是越南的？缅甸的？泰国的？老挝的？美国的？——飞机上没有任何可视标记。

储步日占山为王，不知对方是谁，从扩音喇叭里喊话：你们已误入我们的防区，必须立即退出！

马帮中的须祖月也在用话筒回答那边小山头上的喊话：我们是坤沙的自卫队，有取道任何地区的权利！

要过境，交出三十万美金过境费！

话筒中的话音变了调，双方未能听出对方是谁来着，黑道吃黑道，双方不摸底细，白天不敢贸然开枪，僵持着打口仗。队伍和货物不朝前走是不可能的，要闯就看谁的队伍强，运气好，打就成为必然。

夜色来临，路上的马帮冲了过去；山上的残军向路上的马帮冲了下去……

战斗从黑夜打到了天亮，双方才偃旗息鼓，舔各自的伤口，整顿人马，谁都不想撤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夺美金、黄金、鸦片的决战，不是鱼死便是网破。

两边的队伍，有的死了，有的伤了，他们曾在一起为段希文值班放哨，这一次却为自己的生活而流血。龙无头，家无主，段希文死后残军垮了。搞了通宵的火并，中国人自己打自己！马中国父子听须祖月这个故事，不是战斗的故事，而是龙的传人跟传人的残杀，不禁让马中国想到段希文在他和鲁汉人面前强调过的话：

大陆上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台湾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流落在缅甸、泰国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就统一了……谁又见过龙呢？可谁都认定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人就是靠这种龙的图腾精神传承了五千年。

今天，在泰缅边境金三角地区的龙的传人，他们又传承了什么呢？……

须祖月的故事还未讲完——

太阳冉冉升起后，忽然天空中传来异样的声响，准备厮杀的双方诧异地抬头仰望……

飞机！一架，两架，三架……沿湄公河飞来，谁也不曾得到过飞机支援的消息哟！……

飞机俯冲了！

刺耳的恐怖的尖叫啸声中，炸弹一颗接一颗落在了由残军组成的两支队伍阵地上，顿时腾起一片火海，震耳欲聋的爆炸摇撼群山，沉闷的回声同样振荡着两边的中国人的胸膛……

鸦片马帮和拦路黑帮如梦初醒……

六架小型轰炸机对着两崖阵地轰炸，两艘武装船只封锁了湄公河，两个营步兵投入战斗，去抓那些驮着鸦片逃散的马匹、丢掉枪四散的逃命人……

战斗结束。

双方都是被段希文强调的龙的传人，共丢下上百具尸体。储步日被炸死。须祖月侥幸留下一条命，打扫战场时无意间看到了昔日同伴的遗体。不能回去交差

了，脱离坤沙自卫队重新回到美斯乐，能说什么呢？像做了一场浑浑噩噩的噩梦。

那么，这场噩梦的制造者——飞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要说到坤沙。

他是个文质彬彬的舞枪弄毒的白面书生，不像传统的毒枭形象。缅甸联邦政府大力支持掸邦的大小头人建立自己的武装，同反政府的武装对抗。坤沙何等聪明，他拉起武装公开表示向政府效忠。他是世袭的莱莫山土司，如此忠心耿耿，立即得到嘉许，正式颁发大红纸任命书：令坤沙先生为弄亮地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他在此后的东剿西杀中，拉拢收编了周围的许多小股武装，吸收国民党残军人伙，扩展力量。机遇向坤沙敞开了大门：国民党残军两次撤台，他趁机大肆收买了一批不愿撤台的残军。须祖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奔他的。

缅甸联邦政府终于发觉，坤沙成了金三角的一只秃鹫，尾大不掉了。六架小型轰炸机就是缅甸国防军出动来惩罚他的。剿毒无罪，无可厚非，政府行为，国家行动，国际法通行。

须祖月看到前途无望，信任他的段希文又不在了，成了生活无着的孤儿，于是产生了脱离美斯乐这块伤心地来找马回国学做生意的念头，能在打其力唐人街谋只安稳的饭碗，心满意足了。作为长辈，又是二十年前六人野人山探险的参与者，马中国见了他面就责怪他：

你和储步日在美斯乐种种地不蛮好嘛，粮食不宜种可以种茶树，冒那种险，丢中国人的脸，还险些白送了命，合算么？

须祖月皱眉摇头，苦着脸说：

马叔，我们这些人在美斯乐活得很不自在，村头路牌上写着泰中两国文字，要为皇上和皇族卖命，美斯乐不成了我们永远走不出的坟墓了？段将军在那里永远地睡着不走了，我们这一代不能站着不走，所以去投奔了坤沙……

面对第二代龙的传人的末路和悲哀，马中国深表同情，包含着一种歉意地说：

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走错了一步，有责任。我和鲁大哥跟段希文将军，都是为推翻了清王朝的民国政府服务才投考讲武堂的，谁能想到你们这一代做了打着炎黄印记的泰皇子民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段将军说过，大陆上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台湾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流落在缅甸、泰国的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你仍然是龙的传人嘛！

我还是个龙的传人？……须祖月自嘲地重复着。

我想你还是吧……我又收到鲁医生在他生活的南京打来的电报，他说在那里办了个民间艺术展览会，展出了夜明珠。你是去采珠的人，可以回国去看看。想当年，我们请了缅甸高僧，念了经，焚了香，摆了祭坛，是作为两颗无言的有灵的能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图腾物看待的，也就是说，作为龙珠看待的，它所引领的当然是龙的传人的亡灵。你我都是龙的传人，都是采珠的人啊！

前辈和晚辈，同是天下沦落人，免得他再步储步日的后尘，落个尸骨不还乡，马中国悻悻然答应下来：

你自己写份申请书，我帮你以经商投资的身份领取护照。

啊？我什么本钱都没有……

我当老板，我投资，你当我的……助手，不要你出一分钱，陪同我一起回国做个护灵人！

须祖月满脸玫瑰色……

马中国想：中国大陆上的“文革”结束已有六七年了，鲁大哥有兴趣开办展览会，说明他安全珠安全社会也安全，南京投资环境好的话，不妨考察一下，先投资珠宝首饰业或旅游业。鲁大哥、蔡二哥在南京，离故土高邮也不远，段希文也说过，造灵塔最好造在南京，虽然是龙的传人的亡灵，黄土何处不埋人，黄龙黄土均相宜，那句“中国远征军活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魂”，还是有点道理的……

所料未及的是，在泰国少了个段希文，能通上层的段将军，泰国民众自卫队一员的须祖月，护照迟迟办不下来……只能先让他在拍卖公司干，以公司的外国雇员身份陪同马老板去中国大陆投资经商为由，向缅甸联邦政府申报领取出国护照……

机会终于来临——

据一则权威报纸上的电讯称，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81年有个指示，内容如下：

> 鉴于境外国民党残部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部人员大多在泰国边境山区安家，取得当地的“居留证”，从事生产或经商，有的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危害祖国，中央和总政停止了对这股武装的工作。

1983年的新春，护照如愿到了马中国和须祖月的手中。

启程前，堂姐夫司马中先生特来做客饯行。他也将自己经营的拍卖行和饭店实权传给了下一代，年事渐高，赋闲在家享清福，问起马中国回国后准不准备投资，马中国说：

发挥缅甸的优势，应该投资于珠宝业，红宝石和翡翠，在中国有市场，可以试一下。鲁大哥有一笔资金在仰光华侨银行，他也可以投资当老板。

司马中点头表示赞同，并说：南京有位中国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有位已故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他俩的作品，你给我在那里留意一下，真迹难买也代我购置些画册。

马中国也点着头表示愿意代劳。鲁大哥在电报上说要跟他商定灵蛇珠的最后归宿之事，所以他很想听听司马中的意见，便对堂姐夫第一次公开了保守二十年的秘密：

我跟鲁大哥1964年回国时，是带着两颗在野人山采得的灵蛇珠的。这次回去要看看他们在展览灵蛇珠的群众艺术馆安全措施是否跟上了。他想听听我对灵蛇珠最后归宿的意见。我呢，又想听听你的意见。

司马中着急地说：鲁大哥怎么想着去公开展览呢？那是很冒险的事！……又

叹息道：你老弟，当年让我看一眼再送回国不迟嘛，我玩了一世古董，就是没有见过灵蛇珠，有了，又从我身边滚过，很遗憾……

马中国深表自咎和歉意：鲁大哥怕夜长梦多，要紧携珠归国，想在马家寨的狮子山上造座灵塔……可到处碰壁，水尾镇的人民公社柳书记不同意收留我们……去茅台镇找丁美亚，不料她改嫁给了粮管所的书记，于是去南京找当了共产党一个大厂书记的蔡青年做政治担保。

大陆上共产党的书记真多，就没有一个当经理当老板的？……司马中好笑起来。

经理和老板在大陆是资本家的代名词，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文革"不就是抓党内走资派嘛，越抓越多，一小撮最后变成了一大片。

难道共产党的大大小小书记后来他们都有了资产，成了资产阶级？……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有了资产？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光毛泽东没有资产？他没有被称做走资派嘛……我弄不懂。司马中又好笑起来。

马中国又何尝懂了：我也弄不懂大陆上的事，1964年回去，在蔡青年家里看不出他有什么资产，房子是公家分配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房产权。喔，有缸草皮，他女儿写诗说是个宝，还有一件工艺品唐三彩，送给了我……

对了，经理，总经理是资产阶级，总理就不是，你看，周恩来是总理，孙中山是总理，没有被打倒嘛！……司马中跟马中国是无话不谈的，马中国没有接话，他又故弄玄虚似的说：

野人山是缅甸领土吧？可别因为夜明珠的归属引出什么国际争端，掀起驱逐华侨华人的运动，你我遭罪……

马中国摇摇头：野人山当年尚未划定国界线，我们行军三个月，在里面没有见到过界碑，我说这条巨蟒是从中国的高黎贡山游过去的，我们称它华蟒，游出国了也是中国的，跟野人山的归属有什么关系？

你真会替中国说话！

马中国说：我看到过一本晋人撰写的《搜神记》，书中有一篇《李寄斩蛇》，说闽中某山谷有大蛇，人们每年要给它奉献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至八月朝祭，送入蛇穴口，结果都被大蛇吞吃了，后来有个叫李寄的女孩奋力斩蛇，才废除了这一陋俗。用女孩祭蛇，是以蛇为图腾祖，名为蛇王娶媳妇，实为用人体作牺牲献祭的原始习俗。巨蟒能以图腾祖而长期生存，以至成吉思汗能聚得天下九龙真珠！

马中国的话引发司马中作更远的遐想：

你的话或许很对，成吉思汗把千年巨蟒都斩了，才能得九龙真珠。在他以前中国土地上的巨蟒一定很多，尊它为王为神……最后尊它为中国人的图腾物——龙！中国人成了龙的传人。不过，这不仅是汉族人的图腾物，云南的白族、怒族也都崇蛇，蛇是他们的图腾。这也说明白族和怒族形成的历史没有汉族久远。

马中国说：你的话不是或许很对，而是肯定对。鲁大哥和我就是将这对灵蛇珠作为图腾物看待的，作为中国远征军六万亡灵无言的图腾物带回中国的，祭奠它

们，就是祭奠他们。

司马中也关注着灵蛇珠的收藏和保护，意在提醒这三个吴三桂后裔应该怎样去收藏好这个国宝，郑重其事向他讲了个故事，作为临别赠言：

世界上，自古以来盗宝案件层出不穷。中国戏文里的“三盗九龙杯”是巧盗；孙殿英东陵盗宝是狂盗疯盗；阿拉伯国家的“巴格达窃贼”是神盗；还有一种盗宝方法叫奇盗——你遇到过听到过么？

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当然是中国的，但又可以说是外国的。马中国看司马中呷了口茶，说话很认真，不像茶后侃大山：

故事发生在中国，盗贼是个日本人……

司马中又呷了口茶：

唐代有个高僧叫希迁，人称他石头和尚，在南岳南台寺以石头为台，结庐而居。他是禅宗石头派的始祖，在湖南一带盛行，至五代，派生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日本的曹洞宗祖师道元禅师，曾自日本来中国求法，受戒于浙江宁波天童寺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孙如静，学习五年回国，这支宗派便在日本奠基繁衍。因此，日本的曹洞僧人视石头和尚开辟的道场——南岳南台寺为“祖庭”。公元 1907 年，石头和尚第四十二代法孙、日本僧人梅晓，率“礼祖代表团”赠南台寺藏经一部。南宗禅师自六祖慧能和尚起，多用全身葬法，漆贮尸体，安放龛中。禅宗石头派始祖希迁也不例外，他活到 91 岁高龄，自知不久于人世，开始停止进食，将平时搜集的草药数百种，泡制大汤剂。此汤剂奇香无比，每日痛饮数十次，饮后便溺频繁，大汗淋漓。转眼一月有余，饮量渐减，此时他脸面变得润如枣色，双眼炯炯有神，镇坐如钟。一日，口念佛经，无病而终。石头和尚死后，也就保存了肉体，停放月余不腐。唐德宗赐谥无际大师。特地筹建一座寺庙，安置肉身于其中。千余年来，香火不断……

司马中再呷了口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际大师的不朽肉身被在附近行医的日本牙医渡边四郎探知。他设法将小和尚毒死，偷偷将大师肉体窃出庙外隐藏，中国抗日战争末期，日本侵略者加紧掠夺中国珍宝。渡边四郎将大师肉身装船，经由上海偷运回国，秘而不宣。1947 年他死后，在清理其遗物时，才从他的日记中发现。石头和尚的肉身迄今仍供奉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曹洞宗总部的神龛中……

马中国没敢透一口大气，生怕司马中忘了什么细节讲不下去。

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你要启程回大陆了，给你提个醒，你给鲁大哥、蔡二哥提个醒：一个和尚的千年肉身其至会被盗运出中国，漂洋过海到日本……夜明珠为千年巨蟒承天露，得地气才修炼成的灵物，如果不采取高科技的保护措施，就不能展览。不能在你们手里得到又在你们手里失去。黄金有价，硬通货罢了，小小的国宝无价。石头和尚千年不腐的肉身，对人类遗体的防腐极有科研价值，对中药中医学有更大的研究空间，渡边四郎偷走的是古代中国的一颗医学原子弹！某种意义上讲，比千年灵蛇珠更宝贵！

眷眷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马中国感慨系之，说：这肉身等于是中国的木乃伊。这种事，也只能发生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非常时期。我一定会将你的话转告鲁大哥和蔡二哥。

马中国知道司马中对佛教艺术很有研究，顺便讨教一个问题：建造灵塔或者地宫藏灵蛇珠，安全系数有多高？

司马中呷了茶，还想了许久，才回答：银行金库尚且发生监守自盗案，东陵还发生了孙殿英盗宝案，绝对安全的地方，地球上没有。世界上只有像中国的乐山大佛、缅甸的大金佛才是偷不走盗不动的。小小的灵塔和地宫虽然搬不动，也得天天有人看守、护灵才好。

翌日，在家的最后一天，马中国跟家人作临别讲话，对儿子说：

此番回大陆，有须祖月同行，你们放心，打电报给你要求汇款，你就去办理。南京情况好，鲁伯伯、蔡伯伯处境好，我们再考虑归国定居的事。

吴娃提议：去茅台镇探望一次丁美亚和鲁小亚吧，为我们回国时探望她打个前站。

马中国欣然承诺：我一定顺道去一次，不管怎么说，鲁小亚是吴三桂的后裔，应当关注。

第四十一章



马中国十九年后重登归国路……

1964 年的那趟旅程犹在眼前，那个打坝的柳副书记健在否？徐连长好吗？如今的马家寨会是个什么样？

山神庙安然屹立在狮子山上吗？……

今天是由晚辈须祖月拎着旅行包、拉着旅行箱从仰光机场搭乘飞机又在贵阳中转的。不续乘去南京的航班，而是搭上了去岑巩县城的中巴，再搭上的士直奔马家寨。从交通状况的新变化，看出二十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有了变化，岑巩县城有了变化，马家寨也有了大变化……

马家寨前面的河谷小平原上，良田千亩，环抱着谷地的高山郁郁葱葱，龙塍河水缓缓流淌，红土大道两旁盖起了许多新瓦房，最高的民宅有四屋楼，昔日的那堵白粉墙连同那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标语都不见了，山神庙里香火缭绕，人头攒动，铸铁香炉里有了半炉香灰，上面一层是热灰，热灰里有火星、纸角。

村民们不认识他了，他也不认识他们，被看作外来的旅游客，被拉拉扯扯招待进了新盖成的大旅社，它的名称给马中国一个大大的惊诧：陈圆圆大旅社。路边还有一块醒目的路牌：

始祖母陈圆圆王妃墓由此向前！

马中国始料未及，这始祖母的秘密始终莫知隐情，记得寨内只有姓周的一家辛亥革命后复姓为吴，是密语传人。鲁、蔡、马三支已无老者留寨。今天怎么公开为旅游者张扬了呢？住进旅社后，热情的服务员主动向他讲述了泄密的经过，是那户复姓的吴家讲的，县里宣传部门来了调查的人，姓徐的一支族人谢绝采访。

第二天早晨，马中国在须祖月陪同下去了吴氏坟山，见陈圆圆墓前有许多人在焚香礼拜，公开祭奠，吴氏祠堂里布置出几幅文物照片，重新盛殓的陈圆圆骸骨，被

族人恭敬如神灵。说千道万，祖籍高邮马棚湾对吴三桂的祭奠早已公开，马家寨也不必对陈圆圆的墓葬地保密下去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清皇帝对反叛的平西王实现了斩草除根，吴三桂的骨灰都没有留下，其他几位如原配张氏等的墓地也无法寻觅，陈圆圆墓地的发现，破解了让许多研究明清历史的专家长期纳闷的谜。

为了听到真实情况，马中国爬上了狮子山，进了山神庙……

彼一时，此一时，十九年前他跟鲁汉人藏珠取珠二进山神庙，鬼都捉得着，今天香客们在那只铸铁香炉里焚香，挤挤轧轧，烛光摇曳，檀香阵阵，形成了烧香庙会格局。是对三百年前祖先的重温？是对山神的崇拜？是对陈圆圆和马宝的寻访和对话？……

马中国走走停停、随意听听乡人之间的野话——

我听说，最先是吴永存在酒店说出了吴族的秘密，上面派人来追问，他先不敢承认……

山外边都开放了，吴族人也想开放，公开了陈太婆墓地的方位……

可惜公开后不几天，陈太婆墓即被盗，公安局接到报案，马上追查，才把墓葬物品追了回来……马宝的墓，发现是个衣冠冢。

啊，是谁胆大包天盗的墓？

是个县城里来的，到处拾碎瓷片的那个人！

追回了些什么宝贝？

金银玉器不多，倒有几样庵堂道姑用的东西……

墓里的尸衣都烂了，只剩下陈太婆的一副修长骨架，头骨完整，三十六颗细密的牙齿还是全的，坐在牙床上，十足的美人模样……

马宝的墓也找到了，原先还以为那墓里肯定有宝贝，他生前曾是明朝的淮国公呢！

虽然陈圆圆墓的发现与发掘，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远远比不上秦陵汉墓，但它的意义不在墓而在人：

给那些中外明清史学家们一个惊喜。

给那些“秦淮八艳”探索家们一个惊诧。

给那些寻美者一个满足。“四大美人”也好，“金陵十二钗”也好，“秦淮八艳”也好，马家寨吴氏坟山里的陈太婆遗骸是至今能被人们找到的唯一的美人遗骸。从此，美得实在了，美得有分量了，美得有形象了，美得沉香有韵味了，美得像老象留下的一副象牙，洁白而坚硬……

马中国面对现实，不能去抱憾族人的泄密，而应该庆幸陈太婆的重见天日——她能与三百多年后的世界、没有了清王朝的中国、多了几十倍的后人见面，有什么不愉快不惬意的？

马中国也不能去抱憾鲁大哥在没有跟他磋商的情况下展出了灵蛇珠，而应该庆幸六万颗亡灵早一天化作天使、星辰、蝴蝶、小鸟与家人与国人见了面，只有龙的传人才能意会从灵蛇珠上发射出的无言的图腾信息……

第三天下午，马中国和须祖月已身在茅台。找丁美亚，是为日后吴娃探视她作铺垫。在昆明时，她们两个是一对好姐妹。马中国见到赤水河，心里就自呼：我又来了！

他们是乘坐就近开通的长途汽车抵达镇郊的小留子家的。沿途也筑起了一批商店住宅楼，快跟镇连接在一起了。冬天没有花香有酒香，市面繁荣了许多。他怕找不到老地方，问了个讯，摸上了有青石台阶的丁家老酒铺……

我找小留子，请大姐传个话……

马中国见丁家老酒铺店堂里坐着个端庄的老年妇女，头发花白，气色尚好，他先发话。她抬头睁眼一瞥这来客，笑盈盈地问：

老同志，你找小留子有什么事吧？他去税务局缴税款去了，等会儿就回，你们坐会儿吧。

你是？

小留子是我弟弟。

哦……你就是丁美亚了！马中国吃惊之下脱口而出。

老妇动容，惊愕之后细察来客……

鲁小亚是你的儿子吗？……马中国透出一缕云层里的太阳光，微露真相。

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我姓马，叫马中国……鲁汉人是我的族兄……他只能作自我介绍：吴娃，吴娃很想念你呐！……又是一记足以唤醒记忆的响锣。

思想的丝片丝条在时空隧道的加速器中快速回旋，两颗沧桑的头颅终于想到一块，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不由得颜衰重逢喜不自胜，像揭去傩戏的面具，各自认清了对方的本来面目，似惊似诧，漫长的三十六年，月华如水催人老啊……

你……你一向在哪里发财？……过得好吗？你们在一起？

我 1948 年初出国以后一直在缅北混日子，十九年前，我跟鲁大哥回来过。

听小留子说起过这件事。

误传鲁大哥为国捐躯……

不谈这个了……他还好吗？

他 1964 年回国定居后，一直在江苏省高邮祖地六安公社当医生……这是他第二次打电报催我回国了。我和吴娃一家人住打其力唐人街，她也想回来，托我专程来探望你，赠你一件小礼物，宝石戒指你有了，这是只翡翠玉镯，请笑纳……

我……我不知道他在国内……

他上次回来了就留下了，并且过了“文革”关，很有运气，好像有什么灵物在保护他……

真的么？

是真的，身上没有一两件通灵之物，哪能通过鬼门关……你 1940 年去过一次马家寨，后来这几十年又去过吗？

没有……没有……

这几年马家寨的新事你知道不?

知道,知道,小亚他去过,回来跟我说,那里找到了一个墓,墓里有副人骨头,三十六颗白牙齐齐的,好好的……

美亚嫂子,你知道墓里这副人骨头是什么人吗?

小亚说她叫陈太婆……陈圆圆。

你知道这陈圆圆跟鲁大哥跟小亚是什么关系么?

跟死人有什么关系?几百年了,同乡人吧,她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成分……对不上了吧?

不仅是同乡,鲁大哥和我,都是她的子孙后代,马家寨的原住民都是她的后人!

她姓陈,你姓马,他姓鲁,怎么都是她的后人?我弄不懂。

三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姓吴,太公叫吴三桂,为躲皇帝的追杀,他们的后代都改了姓,跟成分没有关系,跟宗族有关系……鲁大哥过去没有跟你讲过这些?

没有,从没讲过。我不是马家寨的媳妇了,上不了吴族家谱了……

你上不了家谱,鲁小亚可还是陈太婆的子孙呀,鲁小亚上了谱,你能不上?鲁大哥会来续的,或者已经在高邮续了。

丁美亚摇摇头:我不想。

只管说话,丁美亚这才想起应该请两位登门拜访的客人坐下来谈话了:哟!请坐……请坐!马中国趁自己去搬长凳坐的机会,才将翡翠手镯脱手放进了酒店的钱筒里,不要也得要了。他清楚丁美亚有她的难言之痛,不宜再问,转换话题:

我想见见你兄弟,也想见见小亚,可以吗?今天我们住在茅台了,有点时间。

那好,我替你们找个旅馆,等小留子回来,一起喝几杯酒。

丁美亚泡上两杯茶,坐等一会儿不见小留子回,便去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回来说:

他先回家了,马上来。

怎么,你弟弟搬了家?不在店里住了?

是的,他新造了一幢小楼房,一家都在那边,老屋我在住。

你不回家?

丁美亚欲言又止,停了须臾才吐出一句悲悯的话:小亚有了新家,我住粮管所公房,后来他死了,兄弟劝我搬回家来看守老屋老店。

马中国不知怎样去安慰她,勉强接茬:真太不幸了……是病故?

"文革"中死的。

中国大陆上的"文革"跟他有关系?

官大官小都是走资派,做官的都是当权派,斗法都一样,死法不一样……

上次回来走访茅台镇,听小留子说她改嫁给了镇上粮管所书记,官小也难逃厄运,由此及彼,当高干的蔡青年,背上刺了"反共义士"的鲁大哥,竟然能逃过大劫难,太不容易了……

明天我们就要踏上去南京的旅途了,你有什么话想带给鲁大哥吗?……

没什么话……祝他家庭幸福，永远健康……她没有什么新法话好讲，怕讲错话，就是这两句应对马中国的话，也不是她的话，原型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太熟了，不识字的中国人都能背，何况她是个识字人。

你有跟小亚的母子合影吗？

这……合适吗？

合适，合适，鲁大哥在高邮，一人一杆枪，无家无室。他在缅甸行医十几年，积攒的钱还在我这里呢。除了行医，就是捉摸野人，回国之后，奇遇“文革”，能平安到如今也就万幸了，哪有心思重组家庭呢！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丁美亚没有听进去，没有积极回应，马中国也就不宜多讲，不提什么灵蛇珠的事了，没话找话，用心良苦，又说：

丁嫂，鲁大哥多次在我面前说，不知美亚的那个美人麻治断根了没有，小留子帮她配了乌沙蛇药酒没有？……带张合影，也是这个意思，医生看病家，一看就清楚，就明白……

丁美亚自然流露：没有再发，没有再发……多谢他，多谢他……

马中国觉得她的内心起了些波澜……

小留子回来了，完全是个壮年汉子的形象，两撇黑胡子留得很艺术，长短如牙刷，一口白瓷牙，不抽烟，只喝酒，形成脸面上黑白分明的一道风景线。见面后，小留子问：

姐夫还在做医生么？……野人捉到了吗？

马中国忙回答：你姐夫在缅甸时常提到你，他医术高明，在外国也是个名医。野人也真的捉到了，进不了国，养在动物园。十九年前为了找你们才回国的，知道不能团聚了，才去了南京，定居在了那里。

像姐夫这样有本领的医生，现在是可以开私人诊所的，可以先富起来的……捉到了野人养在外国动物园里做什么？耍猴的赚钱了！耍野人更能赚钱了！神农架的野人考察热可疯呢！我就想到姐夫在家想捉野人的事……

马中国想不到小留子小时候受鲁汉人的影响这么深，便实说：你姐夫前番回来就带了个野人头骨回来，研究到了今天……

小留子却有新见解：野人要活的！头骨有什么用？恐龙骨、恐龙头有什么用？看看罢了，我小时候也曾想过，买个恐龙蛋回来焐，焐出条小恐龙来有多好！

哈，想不到你是个恐龙迷！

你跟马先生聊着，我去饭店订几个菜……丁美亚说着走出店堂。

在小留子的影像集里，留存的印象是鲁汉人的亲情，鲁小亚的鲁字，会牵动神经去怀念过去的日子，酒席间，他会给马中国讲姐夫如何去医治患麻风病的人，去捉乌沙蛇的事……

马中国呢，不遗余力讲述鲁汉人在野人山的奇遇，讲述中国远征军的事，讲述引领亡灵出野人山的祭奠场景，讲述带回灵蛇珠和野人头骨的事，讲述到这次重返马家寨看到陈圆圆墓被开发的事……

啥？姐夫和马先生你们都是陈圆圆的后人？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哎，我打电话让小亚来会见你……小留子为什么这样激动起来？听他说：

鲁小亚现在是茅台中学的教师，他对历史小说、传记文学一类的书有兴趣，自己也能动笔头写点人文方面的文章。去年我跟他去了趟马家寨，参观吴氏坟山挖出的古墓，知道里面埋葬的竟是陈圆圆……鲁小亚说，她可是位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美人，“秦淮八艳”之一，她跟吴三桂的故事，有许多作家写了许多作品，说到关于她的最后归宿地，有几种版本，一直不曾落实，都缺少考古资料地下实物……

打过电话，半小时后小亚骑自行车来了，小留子站起：

小亚，这两位客人中的年长者，你或许能记得，在昆明，他跟你父亲在一起……马家寨的马中国先生！他是你的叔叔，不然，我打电话让你来做什么？来认亲的哎！

鲁小亚都进入人生中年了，长得跟鲁汉人很相像，高高大大，穿西装，留一头油黑的长发，略有文艺人的风度和气质，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了。他摸摸前额，搓搓双手说：

噢，有点印象，有点印象，在昆明，妈妈还有个姐妹，叫……哎，妈，您一定记得，她叫什么？我跟这位马叔叔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一年？

丁美亚被儿子无意间逼上台前表态，回忆起来，皱着眉心说：民国……不，是1948年春节后吧，在下关……我们过节后就走了……

对！我和吴娃在离开昆明前专门去下关找你们，想两家结伴一起出国的，没能找上你们，又怕泄漏了出走缅甸的秘密，就不辞而别了……对父亲，你还有印象吗？……

这……马叔叔您也要去问我妈了，家里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

怎么会呢？在下关的时候，我记得的也有两次，去翠湖照相馆拍了吴娃和我，美亚和鲁大哥的合影……

“文革”呗，旧照片上我父亲穿军装，被红卫兵抄去可是要被批斗的……

丁美亚似嗔非嗔地说：你什么事都来问我，能记得这许多？小留子含笑道：是的，我也把许多旧照片烧了……现在能记住的就是1964年你们见我时的印象，小时候只记得姐夫行医很有点名气，给他评个职称的话，中草医院院长吧，治麻风病的药酒起码是他首创的。

马中国这次来茅台探营，吴娃专门给丁美亚带来了礼品，他自己却因无具体赠予对象，想得不周，空手来了，才觉得也该给小亚、小留子送点什么，来个画饼充饥吧：

陈太婆当年出家做了道姑，落葬时没有还俗，情况特殊，被人知道了马家寨人的秘密，吴族人会遭灾，所以她的陪葬品不会多，盗贼不了解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才干盗吴氏坟山的蠢事。鲁小亚你是教师，对历史又感兴趣，一定知道三百年前我们吴族祖先的那段苦难……陈圆圆在军师马宝的帮助下向多山的贵州逃难，是因为当时的思州知府李敷治是吴三桂的密友，他关照事败后的吴族人避难到思州，陈

圆圆削发进了天安寺，马宝出家聚山寺当了和尚。到达马家寨时，吴三桂已病死衡州，定居后才取了现在的这个寨名，对陈太婆和马宝都不可能厚葬，墓里不会有什么宝贝。我马叔叔也不会有什么宝贝，但有两只清朝民窑的瓷盘，上面绘有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戏文图案，下次带来赠送给你们！

谢谢，谢谢！鲁小亚为自己跟历史上的这两个人物挂上了钩，引来了他阐发观点的兴趣，说：吴三桂当年反清是不明智的，反明才是对的。他把握不住历史的钥匙，不懂社会发展规律。

为什么？马中国读过南明史，对历史也是饶有兴趣的人。

鲁小亚像在跟课堂上的学生讲历史课，自由发挥：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看，元朝成吉思汗把中国版图扩展到了中亚地区和南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太强大了，嗯，最后为什么会败在讨饭做和尚的朱元璋手里？光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汉族人联合起来，哪怕是短时间的联合，综合实力肯定比一个少数民族的力量强。明朝的江山坐了276年，又为什么会败在少数民族大清福临的手下？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朝政已十分腐败虚弱。大清王朝如果不由怒发冲冠为红颜的吴三桂带领清兵入关，崇祯也会败在李自成手中，李自成也会最终败在大清福临的脚下，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是金口，这是个致命伤。领导一个家族还可以，统治一个泱泱大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不行的。您马叔叔是从民国过来的人，孙中山先生他是个多么广开言路的人，将您和我父亲都吸引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毛主席他在晚年不也犯了这种毛病吗？

别收不住自己的嘴！……丁美亚拿出做母亲的威严把握儿子的言行。儿子说话有些张扬。

小留子把话头转向现实：我们不去说吴三桂怎么怎么的，你是鲁汉人的儿子，鲁汉人是陈圆圆的后代，必须归宗，什么时候去见见你失散四十年的老父亲？

不能请他老人家回趟茅台吗？我在学校不能停课，只能在暑假才走得开，跟舅舅开酒店不一样。

请你父亲回来做什么？南京不比茅台大！

哎，开个私人诊所呀，开个中草医院呀，用不着多少投资的……

丁美亚开口了：你父亲不是资本家，在国外发财回来，他在国内二十年了，遇上"文革"，活下来都不容易，有工作，拿工资，没工作，连个劳保待遇都没有，做医生的就永远不生病了？

鲁小亚说：那么，马叔叔长期在国外做生意，有没有钱借给我父亲，让他在茅台镇开办个乡村中草医院？

坐一旁的须祖月不甘寂寞，冷不丁插问：政府不办医院么？

这位是？……鲁小亚对他的口语听不清，引起注意。马中国说：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父亲认得的朋友，曾经一起进野人山擒野人采灵蛇珠。鲁小亚调侃道：我父亲还有这样年轻的朋友，忘年交，不简单，尊姓？

姓须，须祖月。

马中国回答小亚刚才的话：你父亲和我，手头是有些钱，他办医院，我办学校，在马家寨？在茅台？……要问你母亲的意见了。

丁美亚未料及绣球抛给了她，让自己表态……她的心情是复杂的，从美人麻想到乌沙蛇，从昆明随军想到鲁军医"阵亡"，从无奈的改嫁到粮管所书记的被斗死亡……一个女人被动地接受了生活种种的磨难，熬到头发白，重见马中国抛出的探测气球，一时真难开口……小留子不谈旧事而言今事：

投资当然要向马家寨投！打出吴三桂和陈圆圆这两张古人牌、美人牌，抱住吴氏坟山做文章，几年就能脱贫！水尾镇镇长看得很清楚，他曾跟那次去参观的鲁小亚说笑话：我们的祖先缺少远见，没有在公元 1677 年（康熙十七年）吴太公的忌日，在狮子山上种下三棵桂花树作纪念，到现在三百多年，枝繁叶茂，桂花挂满枝头，我们打出"三桂牌"蜜糖桂花，"三桂牌"年糕，"三桂牌"米酒……等于云南打出"过桥米线"，生意一定能做大，就业队伍也扩大了……

鲁小亚说：水尾镇镇长我认识，叫徐忠良，马家寨人。

什么？徐忠良，我也认识他。马中国回想起那个路遇的骑车人、民兵连长。

您马叔叔怎么会认识他？鲁小亚问。

是的，二十年前我和你父亲就认识他了，还认识了公社里的柳副书记。

喔，她呀，退休了，"文革"中被打倒了，又结合进公社革委会。

个中春秋，未经历中国大陆"文革"的马中国不知其详，但她退休了，多少是个好消息，重见她时不会重提政治担保这码事了。不由得又感慨系之：

十九年前，你父亲和我，带着灵蛇珠、野人头骨，想在狮子山上造灵塔立雪耻碑，定居在马家寨，被这个柳副书记卡住了，到茅台镇寻访你们，又未遇，只得去南京，鲁大哥叶落归根做了高邮人……

鲁小亚的中年正有幸生活在开放的新时代，心情自由，言论自由，思想也自由了许多许多，做不成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也是中午的骄阳，想到啥就说啥：

马叔，过去是这样的。现在政策好了，变了：1978 年 9 月 17 日，中央发了 55 号文件，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并且给予改正。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央又把地富反坏所谓的四类分子帽子摘掉了。现在政府着力在摘穷帽，对外开放搞活，吸收外资，您马叔是个资本家的话，非但不割您的尾巴，还会欢迎您来赚钱……我保证岑巩县委书记和县长派小轿车来接您，徐忠良能跟您同桌而感到荣幸……

你的嘴又收不住啦！母亲又嗔了儿子一句。

妈，您怕什么，现在台湾来岑巩投资的企业家有好几个……过去斗妈的红卫兵追问：在台湾的鲁汉人给了您什么潜伏任务？您答不上，我那时不知道父亲 1964 年已经回到了大陆……

鲁小亚的如诉如说，让马中国暗自吃惊，想不到丁美亚也为此受了不白之冤，倘若那次真的与她接触上了，她能说清楚吗？她将会落下什么重罪？

1964 年，我与你父亲想见到你们，放些钱给你们……你父亲看来想得比我深

比我远，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不见也罢，见了怕对你们不利，免得再给你们添麻烦……

马中国没有把话说完，丁美亚听着听着，老泪纵横，流淌在发烫的面颊上……

小留子当年向姐姐提到鲁汉人和马中国专程来茅台探望他们的事，因为没有能见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文革”中姐弟心照不宣，从不提及，红卫兵妙笔也不能生花，难做文章，世上总算少了桩“文革”冤案。再说了，茅台比高邮离开南京更远更远，沈远这般的聪明那般的英雄，也未能想到派外调人员远赴茅台抓“特务”、寻夜明珠，通灵啊，天意啊！

马中国注意到了丁美亚的感情流露，他有意促使他们母子能在大陆上见一面，鲁大哥，也可慰藉鲁大哥的思子之心，重温人间冷暖，不是夫妻，也还是旧时的情侣啊。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向母子两讲述着鲁大哥的浮萍踪影：

你父亲一生坎坷，怀着一颗爱国爱人的心，虽然多灾多难，却无怨无悔。出国抗日，九死一生，绝地逢生，当了野人八年俘虏，最后逃出野人山已是人鬼难分了！1950年，中国大陆已解放，回国有诸多困难，便在异域行医过云游生活，为罹难于野人山的战友积攒了一笔钱，想回国造座灵塔立个碑，招魂祭奠亡灵……终于在打其力我们兄弟重逢，二进野人山探险，采得通灵图腾物……顺利的话，十九年前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我只能说，桥断水不断，缘断情不断，靠无言的灵蛇珠，亡灵能与家人国人团聚，是福，今天大家都活着，也是福，总有机会相聚，不用梦中见面了吧……

丁家老字号的空间凝固了，一切静止了，丁美亚无言了……

小留子忍不住，说话了：小亚是吴三桂、陈圆圆的后裔嘛，姓鲁嘛，法律上姐姐你跟姐夫没有离婚嘛，造成现在这种局面要怪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嘛！

一连四个嘛，磨不出丁美亚一句话……

在中国的历史波涛里，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块腾冲火山脚下的火山岩，被洪水冲进了温泉里，浮在水面上，变得轻飘飘的，不能自己做主……

鲁小亚跟母亲的低头沉思无言无语相反，他是有话就说，而且不学舌，不人云亦云：

马叔，您带句话给我父亲，我争取机会去南京探亲。从历史的观点出发，造灵塔、立纪念碑，过去办不成的事，今天或许很好解决……但人心不同了，恐怕造座灵塔掘个地宫解决不了永久安全这个难题，要三思而行才好……灵塔不宜造在马家寨或者茅台，亡灵无言，但它有灵犀灵性，图腾物无言，但它能通灵，跟万人接触就万灵，不跟人接触就不灵。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据资料记载，滇军居多，灵塔造在昆明或腾冲才好；不选这两块地，非选南京不可——它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魂啊！死为党国魂，南京最相宜……

马中国似乎明白了鲁小亚的意思：他更愿意让父亲成为一个金陵的护灵人。

第四十二章



深秋中的南京禄口机场。

白杨树的枯叶全脱落了，法国梧桐也落光了阔叶，撑开向上托举的枝干，托着一轮红红的落日。夕阳做了田野的幕布，机场的背景。

姗姗来迟的马中国，他不信有神仙有圣人，他相信有人间的真情，有超越政治和党派的兄弟情谊，宗族血脉是一种亲和力，鲁大哥没有蔡青年的援手，很难想象能在大陆过"文革"关生活了十九年……

航班停下，通过海关安检，马中国和须祖月在候机楼下等候蔡青年来接站，一辆黑色公务车终于停在他们面前——鲁汉人、蔡青年、王雄，还带了个年轻记者一起来，坐得挤了些，马中国没有想到。

江南大地上宿草的清香，原野上的夕照余晖，深秋的寒风……

从亚热带回来的马中国和须祖月感觉到小车上装了空调，暖洋洋的。蔡青年先向马中国介绍了上次未曾谋面的王雄。王雄热情地说：

今天我为马先生设家宴洗尘，上回失之交臂真是可惜。

马中国忙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助手，第一次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中国远征军在国外生长的第二代须祖月先生。

欢迎，欢迎！在国外做个中国人，跟在国内做个中国人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须先生，双脚踏上中国大陆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王雄问。须祖月做中国人以来的这几天，跟马中国走了马家寨和茅台两个地方，今天到了南京，最大的发现即是最深的第一印象：

中国大陆上，我走过的三个地方人说的都是汉语，我却有的能听懂、有的听懂了一半、有的全听不懂——王老先生您说的是南京话吗？我能听懂一半。

王雄哈哈大笑：哈……须先生，你别上当，我是山西太原人，发音不标准，不比

南京话好听，真的南京话，你请我们的司机同志讲，他是标准的南京人氏。

司机朝前瞧瞧路况，不回头不转睛，说：真的南京话，只能在城南的小巷里去听老头老太讲话和吵架才能听到，不信你们问问记者。

王雄知道不宜跟开车的司机多讲话，便转向后座的夏斗斗：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朱元璋打下金陵城，杀剩了十几个人，有这么回事么？夏斗斗是南京人，似乎有责任向太原人作出答复，他说：

那些是不可信的民间传说，十年一讹，五百年至少讹了五十次。但明初南京人有大批逃亡迁移的事，这倒是事实，见证的历史记载要查档案，见证的人却好找：青海省西宁市，有个社区里的老居民，讲的是南京话，穿的是南京衣，用的家具厨具都是传下来的南京老古董，正月十五闹元宵，扎的灯都跟今天夫子庙的一样；明末也有大批南京人逃亡外迁，最大的两批是南明小皇帝永历南逃时带走了几万，吴三桂带兵追杀永历的十万军队中，大部分是南京、扬州、高邮人，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昆明人、贵阳人，总之是云贵高原人吧……

车中人谈谈说说，车轮进入市区，兜过明朝的标志性建筑——中华门城堡，驶过长干桥，拐入南宝塔根……

进入金陵兵工厂家属区后花园，二号就是王雄家，主人领客人进入一间经过装饰的客厅，一派现代化时尚气息：兰花型吊灯，新疆产地毯，黄羊皮沙发，电热器，电视机……

我儿子读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搞实用装饰，开了个装饰公司，家里的新潮是他的杰作，我权力下放，让他们搞去！……王雄笑呵呵地又说：我老伴跟阎妈结伴回太原探亲去了，家务由儿媳唱主角，我常去鲁老的赋闲屋跟他们聊天喝茶下棋，习惯了。

马中国想：王雄一个人，今晚这顿家宴他怎么操办？真麻烦了他……王雄早做好了准备，对客人说：菜是请招待所食堂厨师烧的，另加鲁老吃的素什锦，等会儿用餐车送来。晚上，你们老弟兄三个住招待所大套间，谈话方便，小须先生和小夏同志住在紧靠大套间的左右两个单间，里面都有彩电和电话……明天我和邓技师先到小会议室等候，一起去夫子庙吃广东菜馆的广式早点，玩夫子庙。

丰盛的洗尘酒，饮上了高邮的三花酒，三个"唐人"能在"文革"后第二次相聚不容易，肉体上吃过的苦头，灵魂里还能重复一遍，灵魂上烙下的记忆印章不用重复，都融进了生命，融进了历史，他们从马家寨先后走出去后，常言说的，鸟爱其羽，兽爱其皮，人惜其名，都没有愧对祖宗，是共产党员的，没有在党旗上抹黑，是国民党员的，没有在孙中山先生身上抹黑。

招待所的女服务员为他们沏上茶水，道声晚安，不再进入套间。

小须先生被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吸引住了，关门看电视。

夏斗斗被特邀参加了三兄弟之间的谈话，记者的任务是作深层次的报道，了解得越多，越能写出贴近生活贴近人物的好文章……

马中国先谈马家寨之行：我中途去了马家寨，看到吴氏坟山里的陈太婆墓石碑

从地下挖了出来，乡亲们翻造了王妃墓，展览了陈太婆的遗骸。这些守墓人都成了挖墓人……

鲁汉人插话：遗物文物可以展览，遗骸怎么能展览呢？胡搞了！

马中国又谈茅台之行：我在茅台见到了丁美亚、鲁小亚和小留子。有些变化想不到：那个粮管所书记"文革"中被斗死了，丁美亚回到了老屋居住；有些变化很振奋：小亚当上了中学教师，说话很有见地，他的有些话竟跟段希文的话惊人地相同！

什么话？蔡青年问。

他说为中国远征军的亡灵造灵塔，国情不同了，过去办不成的事，今天或许很好解决；人心不同了，恐怕造灵塔掘地宫都解决不了灵蛇珠的安全难题……图腾物无言，但它通灵，跟万人接触就万灵，不跟人接触就不灵。最发人深思的是小亚说了跟段希文话意一样的话：灵塔造在昆明才好，不选昆明市非选南京市不可——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中滇军居多，它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魂，死为党国魂，南京最相宜。

马中国说了鲁小亚的话意又对鲁汉人说：不认妻要认儿，小亚是吴族后人；见不到吴氏坟山里陈太婆的旧墓了，也要回去认认她的遗骸和三十六颗牙齿……

鲁汉人没有急着表态，他的心不在马家寨，不在陈太婆的三十六颗牙齿上，儿子的话提醒了他还是邱运生盗珠案提醒了他？……说不清。

我本想让你回来商量造灵塔的事的，现在我决定不造灵塔地宫了，雪耻碑还是要立的。这是鲁汉人的第一次明确表态。

马中国有些不解，鲁大哥不是那种一百步路走了九十九步忽然不想走了的人，近半个世纪魂牵梦绕的不就是为了这亡灵塔、雪耻碑吗？……与鲁大哥休戚相关二十年的蔡青年，略知玄机，说：

马老弟，你有所不知，自从你上次回国过后，环绕夜明珠发生了不少不愉快的事……

蔡青年向马中国讲述了诸如"夜明珠唐人会"、朱新梅被害、邓技师藏珠护珠、邱运生盗珠、夏斗斗送电话打印稿直至破案，谈得很简略，最后推出了晚报记者解困惑：

这段时间，鲁大哥跟这位夏记者谈了些想法，你听听他的……

夏斗斗是了解到鲁老的一些活思想，与刚才马中国说的很相似，便代言：

鲁老先生最担心的是造灵塔藏珠不能保证安全。他跟我说，你造灵塔，窃贼用计在不远处造间住房，从屋内挖地道，灵塔千年不动，他一年年不惜工本挖，长度角度都能精确计算，挖到塔底，你高枕无忧，他到手了卖到外国人手里了，高高兴兴，你蒙在鼓里！所以鲁老先生想过，不如铸尊大佛，夜明珠藏在佛肚里，盗贼可不会有那种能耐去打开佛肚……然而，刚才马老先生说了，图腾物无言，但它通灵，跟万人接触就万灵，不跟人接触就不灵……藏在铸佛肚里，安是安全了，不能跟活人交流也就不灵了。鲁老先生推翻了原来的设想，又没有新的启发，所以连大佛也不想铸了。

蔡青年被鲁汉人的想法打开了眼界，附和道：相传南京古时有四百八十寺，今

天留存的有几座？造塔而被留存下来的当然也有，譬如南京的灵谷寺塔，苏州的虎丘塔，但大部分都毁了，我们厂的北角，留下了个地名——南宝塔根，就是被毁的报恩寺琉璃塔遗址。造灵塔收藏灵蛇珠的方式看来过时了，造长城挡不住草原民族的铁骑，造灵塔挡不住贪婪者的贼手……铸尊大佛怎么能行呢？

马中国没有在造灵塔、铸大佛藏珠上表态，但他的发言使人吃一惊：

在我动身回国前夕，听司马中先生讲了一个石头和尚肉身被盗的故事……

他复述了那个日本间谍牙医渡边四郎偷运石头和尚肉身出国的全过程，然后说：

天底下，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外国入侵者的时候，造灵塔、铸大佛都无济于事，家贼不偷，外贼也会来窃，开光的大佛也不是藏宝地。

三个唐人加个报人，共商藏珠计，进入了死胡同，半夜了，难以想出来，这时泄了气的马中国提议：

偌大个中国，我不信神州大地放不下两颗网球大小的蟒珠——睡吧，明天再议。

这句话，给夏斗斗一个偶然的启发，居然被他提出了一条拙中藏巧的妙法：

哎呀，被我想起来了，马老你说神州大地，不是传说有五方五佛吗？流传着五岳为群神所居的说法吗？……五岳的大庙搬不动，五方的大佛搬不动——我们何不铸造一尊强盗小偷搬不动的大佛像，金的造不起造铜的，造铸铁的，造合金的，用两颗灵蛇珠做大佛的眼球，就避免了不跟人接触就不灵的缺陷。把大佛像的选址限在南京市，南京市城内城外有许多山，也能达到"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军队，死为党国魂，南京最相宜"的愿望。中国不败，没有外国强盗入侵，靠家贼的团伙力量是盗不走的！西藏布达拉宫里五世达赖灵塔，包裹它的黄金就有三千七百公斤，哪个家贼偷得走？

马中国披衣坐起，睡意全消……

鲁汉人捻捻阔额，睡意全消……

蔡青年理解古代孟尝君有食客三千的道理了，食客里有智者，几个智者就是智囊团，办法就不怕没有了。是不是我们这三个唐人老颓了，退化了，妙法被这个年轻的报人捷足先登，领去了这枚智者的奥运会奖牌？

马中国大加赞赏：

记者说话就是不一样！一句话能打开老者的死脑壳，缅甸有世界上最重的纯金佛像，还有世界上最重的729块石经，在曼德勒的古福宝寺内，都是谁也搬不动的宝贝……中国的乐山大佛，天神天将下凡亦奈何不了它。只要江山永固，就能起保险箱作用，国宝何愁会失落……夏记者的立意很高明，比我们三个老朽、三个唐人聪明。

蔡青年对鲁汉人说：

鲁大哥，我们只须造含金量百分之一的青铜像就可以保证永远不被空气腐蚀了，而且金光锃亮，只要周边的环保监测工作跟上，不建造污染空气的工厂，青山绿

水蓝天就行。一千公斤的青铜像，熔进十公斤黄金就可以了，其他有色金属比如锡的含量很少，就成合金。解决了保护灵蛇珠的难题后，为远征军亡灵立块雪耻碑的事，我想在今天已不是难题。缅怀他们——龙的传人，中国人不会反对，政府也会顺应民意。用文字说明为什么要纪念他们，国人自会理解，上一代要历史，下一代也要历史，中国军队远征入缅抗日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传承，立碑就是一种中国人的传承方式。我们早些日子拍过《血战台儿庄》电影，反映的就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当然，我们有所指，肯定了李宗仁，他回来了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有可能拍蒋介石指挥的某一战役，肯定他。当然，这要看台湾当局对回归祖国的态度了。

夏斗斗又说：

中国强盛了，中华民族万寿无疆了，不会再发生高僧肉体被盗、敦煌文物被盗的耻辱事了，外国强盗不能打进中国大门了，投资铸造青铜大佛，公开展示灵蛇珠，不会有大风险，对国内的盗窃集团，即使重演东陵盗宝，出了第二个孙殿英，也能关门打狗，叫他插翅难逃！

鲁汉人这才深思熟虑，发表主导性、决定性意见：

为了让六万亡灵死了做国民党的鬼，由马老弟向南京市溧水县无想寺投资，建造一尊青铜大佛、一座佛殿，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参观的人就会多了，将灵蛇珠置入大佛眼眶，天天能跟活着的中国人见面，是亡灵的心愿，是我的心愿。中国的寺院，中国的和尚，中国的山水，中国的大佛，一定要请中国的能工巧匠铸造。立雪耻碑的涵义，让蔡老弟和王雄先生出面跟政府有关部门磋商洽谈，力争在历史方面有所表达。钱由我出，用马老弟的名义投资，这样，你举家定居南京做南京人的事也不难解决了。啊，让我们吴氏兄弟做金陵护灵人吧。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事敲定，夏斗斗回单间补睡一小会儿，回回神，天亮后还要去夫子庙吃广式早点呢。

三个老兄弟，好像语犹未尽，茶水成了润嗓的油，你一言，我一语——

蔡青年说：我献出那把劫后余生的工艺金手枪，熔入青铜大佛，圆圆有四千元个人存款，也全数捐赠，表示对叔伯辈的支持。

鲁汉人说：蔡老弟，你留下吧，我不缺你四两黄金四千块钱，那是俄罗斯的黄金你女儿的辛苦钱，死灵魂虽然无言，我可以代言，他们是不忍心收受的。

马中国说：这就是鲁大哥的不对了——俄罗斯人的黄金很可能是用中国满清王朝的赔款浇铸成的工艺手枪。四千块钱不多，这可是陈圆圆后裔中一个叫蔡圆的女性奉献出的一片心意，你拒收的是人情族情……

鲁汉人拱手道谢。

蔡青年说：你们谁投资都好，法人代表谁当？我建议你们谁都不要去当。一，我们年事已高义与世无争，二，天下虽然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歹徒，也有以善为本的和尚——无想寺的静心法师他是藏珠护珠的最佳人选，"文革"中他为此有意

无意守护了八年，由一位高僧做法人，以他的道德品性作保证，超度亡灵，佛寺高僧传承无穷期，可以代代相传，浙江宁波天童寺里的佛祖舍利子放置在那里多少年了，平安无事嘛。三，由法师做法人代表，让他们以寺产——土地作投资，我们可以节省一大笔土地征用费，何乐而不为？购置土地使用权最多五十年，五十年以后呢？土地归还，佛像呢？灵蛇珠呢？我们不在了，却留下后遗症。四，这笔遗产很特殊，不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事，没有一个后人能继承，鲁小亚、马回国都不会存这种心思。五，让宗教界高僧做法人，以宗教普度众生的视角向政府提出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同胞的亡灵立块纪念碑，阐述一下历史，政策上会宽松灵活很多，几乎无瑕可击，我记得静心法师也表露过愿意献出一块寺产范围内的好地皮的。

三个唐人最后统一了思想，像共同写就了一首唐诗，仅在平仄音韵上煞费了一番斟酌。红尘中的事，托付给清净世界，或许能借助佛的力量吧，就像亡灵的回归要借助无言的图腾物灵蛇珠那样，让壮士们在奇幻的天空漫游吧！

好！大佛定名为无想大佛。佛无想，我也无想，马老弟也无想，只求无言的亡灵天天亮相，与天地同在，与青山同在，与国人同在。鲁汉人一锤定音。

真乃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第四十三章



晨岚在南郊丘陵绿林上空弥漫着……

高高的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中央的纪念碑，迎接着红日的曙光。马家寨三老畅谈通宵，闭眼睁眼仅在个把小时之间。住单间的小须和小夏也起身洗脸漱口刷牙了，大家要去夫子庙吃广式早点呢。

王雄起得更早，轿车停在招待所门口，他怕客人不适应南京要么在火里要么在冰里的气候而受了寒，特地给两个客人捎带来丝棉背心加在上身。

汽车行驶在秦淮河十里风光带上，巍峨的中华门城堡一闪而过，夏斗斗却跟须祖月讲着绵长的沈万山帮朱元璋造聚宝门时把自己的聚宝盆丢在秦淮河里的故事……他要让这位客人、游子领略一次帝王繁华地、桨声灯影中的媚香楼……

早餐过后，大家回到招待所会议室，蔡青年将昨夜议定的决策转话给王雄：

剩下的问题，一个是在无想大佛殿竖立纪念碑的问题，尚待有关部门批准，一个是工程由哪个厂承包，南京能不能设计、铸造这样巨型的青铜大佛。

王雄听得很认真，又听了鲁汉人和马中国各自的意见，一一记下大佛重量、尺寸、工艺要求和材料的质量标准，然后发表意见：

第一个问题，由我和蔡书记出面去请示市政府市政协；第二个问题，我打个电话给金陵厂的总工程师办公室顾力同志，好让他马上介入，我们厂能不能搞，要听他的。

顾力，是接朱新梅这个位子的人，是个有色金属铸造专家。

王雄在招待所挂了个电话，听他在高声说：顾总，你亲自来一下吧，客人和老书记都在招待所会议室等你光临呢！

等人心焦，王雄跟马中国聊起闲篇，免得变成枯坐：

我跟蔡书记一样，过去对造枪造炮的工艺懂得一些。铸造大佛是有色金属浇

铸，我们的黑色加工知识用不上了。好在我们厂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刚刚组成了一套军转民的班子，承接民用工程项目，能就近解决加工问题，节省造价……

马中国说：鲁大哥跟我 1964 年回来，带的这两颗灵蛇珠，想为战友的亡灵做点杜司令长官没能做成的事，又担心共产党不信神不信灵，自找麻烦，蔡青年却在家里养着一片青草地，说草皮上有杨靖宇的鲜血杨靖宇的灵，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的话我们信……他又说你王厂长也相信灵魂，保存着左权的一支钢笔……

王雄说：共产党不信神不信鬼，相信有灵魂，灵魂是一种精神，一种寄托，一种生者对死者的缅怀，一种能产生力量的动力，跟宗教对灵魂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同的。人间有信念，就有各种纪念活动和形式的存在。墓是一种纪念形式，碑也是一种纪念形式。草皮是蔡书记的灵物，钢笔是我的灵物，灵蛇珠是马先生跟鲁先生的灵物，龙是中国人的灵物……

马中国说：对，灵物都是无言的，但很有力量，很纯洁，很持久……鲁大哥他还有自己的灵物——野人头骨……他是个业余野考专家。

王雄说：可惜了，在"文革"中被那无知的人定为特务联络暗号，"文革"后又被他毁了。所幸夜明珠还在，有灵物它虽无言，自己保护了自己亦未可知。基度山伯爵遇到宝山是小说，"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是阿拉伯神话，你们二位是野人山悲剧事件的亲历者幸存者，不是畸言的制造者，我们应该用先进的防盗防火措施和科学的监控仪器来保护好夜明珠……

聊着聊着，推门走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外表看去粗壮敦厚，不像个知识分子，跟他前任朱新梅相比对比度太大。王雄站起作介绍：顾总，请你来不为别的，这两位是鲁先生、马先生，他们决定在南京市的无想山无想寺里浇铸一尊无想大佛，有些具体要求，你跟马先生策划一下，将基本方案拟定下来，再正式订立合同。

顾总是个新型的知识分子，注重实践，自己会翻砂操作，掌握着新工艺流程的第一手资料，在听取了马中国和鲁汉人的设想和要求后，拿出了自己的意见来磋商：

当然，塑佛祖释迦牟尼像最好，立式坐式都可以，视大殿高度而定。塑一尊伏虎罗汉表示征服邪恶是不是可能？可以，但不全面，不宏观。佛经里记载，佛祖出生时便有五百名弟子随他听法传道，这些弟子后来被称为"五百罗汉"。一尊伏虎罗汉代表不了五百，更代表不了六万，我知道你们是想用五百罗汉象征六万罹难与牺牲的远征军战友……而以佛祖为力量的代表，形象的代表，能以一代万。佛祖代表无穷，无限，无际，无容大。

决定铸造一尊释迦牟尼像，佛名随山名是通例，能有四川乐山下的乐山大佛行天下，无想山下的无想大佛也能天下行……

顾总跟鲁汉人，乙方与甲方，对着话：

设计草图有了吗？

有设想，无图纸。

坐像还是站像？

全身坐像。这样，佛殿不必很高，可以避雷击，形体更稳重。

质地呢？青铜，木质泥金？

青铜，掺金掺锡，永不锈蚀为标准。

总重量控制在几吨？

五吨吧。

不计底座，身高多少？

保持总体重量，身形合乎人体比例，以搬不动为原则，不是十个八个人搬不动，是千百个人难挪动。佛身和底座之间要加固，做些特殊处理……

鲁汉人强调搬不动难挪动，这想法有点异常，顾总被他引笑了，说：

这么重的大佛，就是八国联军第二次打进中国，就是日本鬼子兵第二次打进南京，也是很难盗走的，你鲁老先生放心吧！

在特殊的工艺要求方面，谙熟机械加工的蔡青年走过来当参谋，对顾总说：

无想大佛的双眸大小，闭合程度，要求刚好能放置进灵蛇珠，露而不脱，无法窃取。表面光洁度对佛身要求不高，眼眶内的要求特别高，不允许有半点磨损珠体的可能性存在。

顾总莞尔一笑，抽了支香烟吸着，想着，思索了一会儿才回答：

让金佛像搬不动挪不动很好办到，本体跟须弥座铆在一起，别说偷，天神下凡也难下手。大佛的双眸防盗是关键，好在佛祖的双目像观音像一样，不圆睁，不突出，嵌进灵蛇珠球体后，珠的直径一定大于眼眶，大部分在上下眼睑内藏着，盗是盗不走的。在制订铸造工艺程序时，就不能作一次性成型，要拼装了，至少大佛的头部要拼装，然后用电焊固定，这样的工艺流程，才能对佛像的眼窝部位从内部进行精加工，研磨抛光涂保护层，以保证它的浑圆度和光洁度，同时还可以在灵蛇珠的外露部分设计两块保护装置，年月久了，会有尘埃蒙在珠体表面，便可用器械从外冲洗，珠跟眼窝之间是滑动配合，除尘器操作时就不会产生死角，能保证珠体永洁，日夜锃亮，像活着，有生命那样，有灵那样……

内行说行话，外行也能听懂，口服心服。实际上，今天像个招标会，金陵兵工厂提出的方案如果甲方不满意，还可以向外单位招标。马中国在旁听了挺满意，便表态：

我们相信金陵厂的实力，由你们来承包吧。

顾总笑笑，不讲客气话：我厂下属有个金属工艺制像公司，民品均由他们承制，保证质量，履行合同有信誉，你们放心好了，是老书记老厂长揽下的工程，我们岂敢马虎？

毛估一下，总投资需要多少？蔡青年问。

顾总掏出袖珍计算器，自顾自一阵揿动，抬头说：这首先取决于黄金含量的多少和黄金价格的起伏度。如果含量在百分之一，五吨的青铜大佛需要五十市斤黄

金投入，不包括房地产和土地征用费，大约在二百万美元。

工程周期多长？马中国问。

一年半。我不单指大佛像从加工到安装的工期，泛指办手续，征用土地，平整场地，营造大殿，修通道路在内。有些软件比硬件办起来还难。

软件？马中国不解。

土地征用、报批手续等等，这些事办起来关卡多，图章多，一处不顺利能给你拖半年一年，就是所谓的投资环境很重要。前年我们承制过一尊大佛，到今年底刚出厂，名堂很多，土地局批了，开发区不批，文化局不批，旅游局批了，卫生局批了，环保局不批……各念一本经，各拉一个调，你摸不清真经在哪里。

真经在哪里呢？马中国又问。

在大佛肚里！顾总调侃地笑起来：最后县政协主席跟市政协主席出面协调，明白了，是个经济利益均等平衡的问题。过去我在书本上读到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港口城市时他们也会打起来，不也是为了那个“利益均等”吗？新时期，“全国一盘棋”的运行模式打破了。

蔡青年和王雄同时被顾总的话提了个醒：这类事，解决软件的关键部门在政协……

鲁汉人跟马中国碰头谈了几句话，回头对顾总说：一个月内资金到位，入金陵厂银行账户。你先行准备吧。

那么，明天签合同吧。顾总欣然道。

王雄看到洽谈双方很顺利，就不客气地对顾总说：今天中午就进入顾总业务范围了，午餐由你公费招待我们这三位客户，还是……

顾总还以颜色：你别忘了，你和蔡书记现在就是我们的客户，代表甲方，一块在小食堂进午餐，我作陪。食堂虽小，厨师能做全套淮扬菜和金陵菜，请鲁先生、马先生品尝……业务成交，顾总兼顾起公关角色。

鲁汉人有了余兴，也说趣话：顾总，马老弟是缅甸华人，缅甸爱吃异物的人很多，能摆桌猴宴给他尝尝吗？我吃素，不用你烦心。

哟，快到正午时间啦，我去老广东菜馆定做也来不及了……我属猴，你把我宰了吧……

你放心，我们鲁大哥不吃荤。王厂长属虎，他会吃属猴的……蔡青年说。王雄更会说逗趣话：我知道鲁、蔡、马三位不吃满汉全席，摆出慈禧太后的宫廷宴也不行，这样吧，你也知道他们是那个沈远牌的“夜明珠唐人会”会员，要么你请厨师摆桌全唐席！

顾总摊开双手：金陵派加淮扬派做桌全明席可能还凑合，全唐席必须请长安大厨来了。

你落伍了，全唐席是些什么菜都不知道？王雄说。顾总反问：

是些什么菜？你拿菜谱来让这里的厨师学学。西安昭陵、乾陵未曾打开，谁能像发现秦兵马俑那样发现全唐菜谱？

何必去打开昭陵乾陵呢？——电影《武则天》、电视《武则天》里摆的不全是唐宫宴席吗？

马中国被王雄和顾总的对话引得哈哈大笑，真诚，友谊，开放的氛围，加上这些落英缤纷的中国话，在国外的华人圈里很难听到，虽然仅是几句闲话趣话，却都含有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底蕴，体现着中国人的幽默天性。须祖月踏上祖国土地，听过夏斗斗跟他讲了聚宝门的故事，现在又感觉到国内龙的传人讲话，语言丰富多彩，更加生趣盎然了。

"搬不动"方案基本落实，马中国心头落下一块石头，坐下休息等吃饭，他还想起那年马学娥为他摆的猴宴，想起司马中讲的那个石头和尚肉身……

大圆桌能坐十二人，还缺好几个，王雄打电话邀来邓技师、卫珠、廖汉人，在日后的工程中，还要借力于他们。

满满一桌金陵菜肴，素炒猴头菇的味道也很美，让"猴头"替代猴脑吧。冬天里还能吃上太湖银鱼、阳澄湖大蟹，采购员费的心思比厨师多。席间无新闻，只发生了一则小趣闻：马中国第一次吃阳澄湖里冬日大闸蟹，老熟的蟹黄硬硬的一块疙瘩，很像高邮双黄鸭蛋的蛋黄，便问：名厨功夫不浅，把鸭蛋黄移入蟹壳里了？

顾总不去点穿，让他吃了一口知道自己错怪了金陵厨师，顾总才说：冬藏的老黄蟹养蟹人舍不得自己吃，营养不比猴脑差，不到贵客不上桌，物以稀为贵，价钱也必然高些……

用过午餐，稍事休息，乘车去游览玄武湖、灵谷寺无梁殿和中山陵。鲁汉人、马中国作为客户、投资方，顾总派了厂车，大家借光。

旅游车停在灵谷寺与无梁殿中间地区的草皮上，大家先进了无梁殿。鲁汉人对南京无梁殿里至今能保存下北伐时期国民党军队阵亡官兵的排名榜书感到惊诧和兴趣……夏斗斗用手电筒一个个查看上面的名单，因为过于细心，检索很慢，照他这样照将下来，影壁上共有烈士姓名 33240 个，在一个名字上停一秒钟，就要滞留九小时一刻钟，大家等他，在无梁殿里过夜吧。殿内光线暗，寻找谁的姓名在上头是不容易的，卫珠便问他为什么这般的认真，他出乎意料地回答：

我想寻找到朱新梅向沈远提供的灵谷寺无梁殿里那五个北伐阵亡战士的姓名呢！下次不知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来……

记者也不忘记玩了个幽默。

明天，马中国要与金陵厂金属工艺制像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后天，要去溧水无想寺拜访静心法师，商谈由他当法人代表，并作出土地投资的决定。如果土地解决了，大佛殿的选址就不成问题。

晚餐仍在招待所小食堂吃。王雄因事暂时告别不作陪。蔡青年用过餐回到大套间，给张秀娟打了个电话，让她跟女儿一起来，把东西带来……

晚上九点，秀娟母女来访。

这是个没有外族人参加的家族会。

侄女叫了声鲁伯伯、马叔叔，坐下呷茶，文静得像尊古貌的玉石像。蔡青年通

知蔡圆是为"投资"而来，秀娟打开盒子后，他说：

这柄纯金工艺手枪，是我拿得出手的唯一家私，让它发挥作用，化作有情物，熔进青铜无想大佛金身，护卫中国远征军亡灵。图腾物灵蛇珠，它带着亡灵飞翔在蓝天上，回来又停息在大佛身上，工艺手枪也就沾了灵气，不是件开心事吗？

如此之快兑现了承诺，一颗怀仁慕义的兄弟族情让鲁汉人感叹。蔡老弟本来跟远征军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因了两个兄弟是远征军的关系，他也成了个远征军亡灵的护卫者、信奉者。他的身边有同样的信物、灵物——草皮。可我和马中国并没有像他爱护灵蛇珠一样去爱护青草皮啊，连水都没有浇洒过一次……难道参加了共产党的人，胸襟会变得宽大？

青铜无想大佛是需要黄金投入，推辞拒收反而会让蔡老弟不愉快……鲁汉人说：

好，我恭恭敬敬代表六万亡灵感谢你，收受下这份厚礼。

张秀娟行动不便少出门，今天帮老蔡的两个兄弟圆一个奇幻的梦，一个寓言式的梦，她的心情也不平静，为了灵蛇珠，她也受了不少惊吓……她说：

鲁大哥啊，当年老蔡在东北，没收了大汉奸谢东那么多不义的财产，金砖银洋用麻袋装，可惜没有留下一块半块，想不到今天黄金有了大用场，他帮不了大忙帮小忙，这柄枪原本跟夜明珠放在一起，过几天化成金液，仍旧跟夜明珠在一起，我和圆圆也感到有趣得很……圆圆还说，将来大佛殿要绿化铺草皮，让有灵的草皮去伴有灵物，做朋友，用点种法移植一块到无想山，再铺上些带有烈士灵魂的雨花石。

马中国听了嫂子一席话，涕泗横流，接过首饰盒，说：嫂子，休言女子非英物，你了不起啊！……让烈士的灵化物作铺垫，不敢当。

蔡圆不声张，站起身，拉开牛皮小坤包，拿出刚从银行里取出的四千元人民币，用红纸包着，递给马中国：

马叔，我也为鲁伯伯造青铜无想大佛添上金液一滴，这是我自愿的；草皮一片，我做不了主，要爸爸表态了，我想他会自愿的，只要大佛殿的绿化真的需要。

马中国不清楚中国大陆上一个普通纺织女工1983年以前的月工资是多少，不知道这是蔡圆当年的全部积蓄，转脸问鲁汉人：

鲁大哥，我们能不能收下侄女的这份重礼？

鲁汉人在大陆生活二十年，知道这是侄女的全部私房了，他也早就想好了周全的妙法，出其不意地说：

收下，收下，照单全收！圆圆的一片心意我们能不收受吗？

马中国上前双手接过红纸包，不点数，凝视着鲁大哥，知道下面他有话要说……

蔡老弟，我和马老弟妄为叔伯，在侄女身上从未送过人情，俗话叫一毛不拔，今晚该不该补上一课？我们的第一份小礼物你可不能不收下，不能代女儿拒收哇……

蔡青年不知道鲁大哥会跟他玩什么唐人戏法，随口说：叔伯辈分大，送礼我不

干涉，但下不为例。

好！……鲁汉人钻了个语言空子：我知道你从来不收人情礼，家里的青草皮是你自己挖的，唐三彩已转送给了马老弟，纯金工艺小手枪是半赠半奖，又送给了无想大佛……你已说了"不干涉"三字，今天我将最后一颗缅甸庞土司赠予我的红宝石赠给圆圆，并且已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给她配上了白金项链，作为我们叔伯二人的礼物，其中包括你的满月礼、成年礼、结婚礼……一股脑儿全部算了进去啦！

蔡青年明白他们的用意，是对自己赠礼的回赠：圆圆，快谢谢鲁伯伯和马叔叔。

张秀娟坐了一会儿，便要催着女儿告退，回首说了句后来被蔡青年认为很经典的话：

马先生的公子叫回国，这次怎么不让他回国呢？不回中国不能算是中国的。

说得马中国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过错，羞难当，赶紧许下诺言：我一定在大佛工程完成后，让全家回国参观，做一回大陆上的中国人，不是唐人街上的唐人。不过嫂子呀，你也该陪同蔡老兄回趟马家寨看看我们的血地，去拜会一次陈太婆，看看她的新墓和遗骨，否则陈圆圆不认识蔡圆，蔡圆也不认识陈圆圆了。

张秀娟被马中国说得笑起来：对，一定得回去圆一回。

张秀娟和蔡圆离去。这边外线电话铃响，是回报社洗印照片的夏斗斗打来的，询问去无想山的时间……

第四十四章



日光如流，岁月不居，禅房里的静心法师在这块绝尘世界守住无想寺三十年，也进入了人生的壮年期，习惯了静守，抬头望明月，看星星。地在转，星在移，山无思，寺无想。今后有了以佛祖释迦牟尼为金身的无想大佛，佛无想，他也无想了，成了无想僧，是不是会成罗汉？未必。唐玄奘这样的高僧，取经回来成天价住在大雁塔里读经写经，也未成神仙嘛……

无想寺属石头和尚的南宗派。

静心法师入选县政协委员，修炼成高僧，被南京市栖霞寺佛学院聘为讲师，无想寺里也有了佛学院的学生前来实习。昨天早晨接到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局的电话，通知他，今天有几个投资商光临无想寺参观考察，请做好准备。

大清早，静心法师五点钟召集身边的佛学院学生到禅房，叮嘱他们：

今天上午九时，南京市的几位施主和客商来参观、考察、投资，你们自己身上要换新衣新芒鞋，佛殿里做好卫生工作，去农贸市场采购金针、木耳、香菇、豆腐干丝、塘藕、大米、面粉和菜油，饮用水用明矾沉淀，水缸洗净，去天堂水库运新鲜水上山。神泉下的石观音像披的那件纱衣，神道上的石级……都要整一整，游客随意扔下的香烟壳、塑料袋、包装纸都要拾起归入垃圾桶……

当家和尚既要念经讲佛管菩萨，又要抓生活管理，运作一座历史悠久又频临荒废的唐代古刹不是件容易的事，盛时的唐代，无想寺寺产地域很大，四座山都是它的。少林寺武和尚可以打出去，无想寺的文和尚只有被人打进来，到1958年大跃进年代，连唐代留下的青石墙基和花岗石石础都被挖去修了天堂水库，山上成片的野山茶花树、野杨梅树、野枇杷树……所剩无几，能"坚持"着活下来的坚韧者恐怕像静心和尚那样，是没处去安家啊！荒榛和野花丛生，景色跟野人山的野人洞那一段有点相似了。

去年县政府投资铺通了上山道，接通了电源，修缮了斋舍静房和命名为“养颜精舍”的客房，供施主、游客们使用，设了素斋、茶室，成了宗教古建筑的一个风景点。美中不足的是至今山上没能喝上自来水，靠和尚下山去天堂水库挑水喝，弟子们“走天堂路”成了必修课。

俗家人和出家人共修的课程是上山走月亮，看月亮——这里的四座大山山峰不高且成环形状起伏不断脉，山脊有一条赏景赏月者千年走出来的天堂路，夜色格外宜人……

静心法师想不到“文革”中无意间做了两件普通的善事：安葬骨灰盒、照料走资派——会给他、给寺、给山带来好机遇。他农民出身，落难当和尚，和尚落难又当农民。他种植的青菜萝卜成了蔡青年、王雄的美味佳肴，出家人成了“堡垒户”，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友好相处，患难与共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多少次他引领他们走山道，走月亮，看月亮，穿密林，抬头望清风明月，低头攀古树老藤，脚踏野花野草，领略回归大自然的生命乐趣，重温了军民同乐、僧俗大同的原生态……

今天同车上山访名寺的有鲁汉人、蔡青年、马中国、王雄、邓技师和须祖月。司机正是护送王雄上山的阎妈小女婿。

嚓——小面包车戛然而止。

嚓——提早上山来的夏斗斗，选的第一个照相留影点就在这里。众人下车，他的快门响过，跟大家汇合。

静心法师脚踏芒鞋，双手合掌：

请上禅房休息片刻……

禅房里挂着静心法师自己画的写的佛教教义和佛像，中间是尊红木座白玉佛像。佛像前并无香烛或蒲团，这里是不进行佛事的。俗客来了，不能开口就谈和尚下海开发旅游业，马中国在佛国缅甸受了点佛教文化熏陶，能天南海北讲一些道道，他说：

中国的国教是道教，老子的《道德经》才是地道的中国货。然而中国人对佛教教义的虔诚却是天下第一，教徒人数也是第一。听说，藏传佛教的信徒磕满十万个等身头才算踏进佛国，不苦修十年进不了佛门。

静心法师笑笑，说：中国自东晋以来，外传佛教在中国分成了许多宗许多派。西藏、青海的黄教有自己的创造，但也是从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印度传入。世界上的任何宗教都是不统一的，修炼成正果的人很少，功德圆满了，就是罗汉，佛祖门下就有五百，几千年下来，佛教界内部也没有发现第五百零一尊罗汉产生，可见成佛成仙的不易了……

王雄把话题引进主题，问：

法师，你的寺产土地面积有多大？

静心想了想说：

山地方圆五平方公里都是，包括青龙、白虎、紫龙、毛家山。山上的山草灌木归无想寺，成林的树木、花果属集体经济了，归林场和果农了。古建筑遗存当然属我

们，寺产土地上谁造屋建厂是不允许的，打官司我们会赢——土地证在土地局呢。我们这里是古寺穷和尚，地处南京市南郊，交通不便，制约了无想寺的香火，老南京才会开汽车上山祭佛烧香，他们也有可能自唐至今一代代传下来的，跟无想寺有缘分。新南京人对无想寺无知，对无想山无闻，我们不能去登广告做宣传，属无言……

王雄哈哈无言一笑，然后亮出一扇窗：

静心法师，你何不用寺产土地作投资进行开发利用呢？这里的自然环境不比南京东郊差多少，港台地区的富和尚中，有的就是靠发挥名寺古寺这个优势才改善生活条件的。

静心道：深山老林古寺荒郊，土地不值钱，没有哪个生意人会到这里来投资，再说，佛教圣地清净处，不是什么事都能做的，只能卖些香烛方便香客和善男信女……你没听说，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后山，投资商开办了个溜冰场，被南京百姓指责吗？有投资商跟我洽谈过营造墓地的事，我拒绝了……

蔡青年向静心法师开启另一扇窗：

如果你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土地投入作资产，引进外资，在无想山下铸一尊青铜大佛，取名无想大佛，盖起无想大佛殿，佛无言又无想，谁又会来对你说三道四的呢？……把自来水引上山，成为一个南京市南郊的新旅游景点，穷和尚慢慢变富和尚，不想吗？

鲁汉人接上话茬：

无想寺属石头和尚的南宗派，他被唐德宗赐谥为“无际大师”；青铜大佛取名“无想大佛”，无际与无想境界一样，尊奉的都是佛祖释迦牟尼，依靠的都是唐朝名寺名山，再有了你这高僧，构成了佛教圣地的四大要素——名山、名寺、高僧、大佛。这里将有大发展的前景！

鲁汉人第一次来是取灵蛇珠的。当时就觉得这里云栖梵径，绿雾绿霰，令人嗟叹，是个亡灵安息的好地方，是举行野人山祭的理想天堂……

静心法师略有心动，问：

施主们想铸什么样的无想大佛像，什么样的无想大佛殿？

马中国说：青铜含金质地的佛祖像，坐在须弥座上，跟无想寺尊奉的南宗吻合，重五吨，总重一万市斤！在江南哪里去觅？在南京也没有第二尊。大殿为塔式，肯定是个无想山的标志性建筑物，远远超过现存古建筑的高度和规模。

静心法师不声张，闭着眼在想：

中国的云冈、乐山、龙门、大足有的是石佛，江南的许多名寺里有的是贴金、涂金大佛像，如果无想寺有了一尊这样的含金青铜大佛像……想到此处，他终于同意了下来。

为了解无想寺四周的山势地貌，静心法师引领众俗家人在无想寺四边走了一圈，以确定在哪一块地上营造这座大佛殿……

夏记者抓拍了几张照片作资料……

回进禅房，坐定，鲁汉人提出：

无想山的南麓，四山的中央谷地那块小盆地，驻足的人最多，人气最旺，将来参观的人一定也会最多，虽然草皮都被踏光了，可以用长白山的草皮重新点种，比没有灵气的那些野草要好得多。就在这上面建造一座塔式大佛殿，便于僧俗群众参观瞻仰和疏散，无想大佛居中朝南……只有佛知道灵魂的来源和存在吧。

静心法师在这个节骨眼上才锁定：面前这位高高的施主才是主角，被称为鲁大哥的他，说话最有分量……他捻着胸前的象牙骨质佛珠有些讨好地对大施主说：

知道这是块什么土地吗？为什么小孩大人都欢喜在这块地上玩吗？别的地块长满野草，这块地上几乎寸草不生，全是被踏光的。溧水县志上有记载：这是块昔日南唐后主李煜常来散步的地方，跟他一起在这块中央草坪上漫步和吟诵诗词的，还有大文人韩熙载！他曾设书房于寺内，写了两句赠僧诗："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南唐后主有了他，便常来这里消夏赏景，吟诗作词。后来李后主被北宋的赵匡胤俘虏去了北方，死后没有能跟父亲和祖父葬在南京，剩下了"南唐二陵"。韩熙载死后，在无想山西侧留下了读书台。现在你们不难明白，这是块圣地、灵地，踏青的人不断是有来由的。

方案既定，组织了一套班子进行施工和监督。静心法师专跑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局。蔡青年和王雄专门帮助鲁汉人和马中国做对外协调工作，立碑的事，不属工程甲乙双方的职能范围，也就是顾总所指的"软件"了……

大事落实后，还有件要事，用过中午素斋，又在禅房集中，鲁汉人向静心法师表述：

法师呀，我们是合作伙伴了，工程只待政府批文下来。我们兄弟三个年事渐高，终有尽期，佛地是永久的，因此我们认定，这工程由我们投资，法人代表由你做！无想大佛殿的一切拜托你了，让六万亡灵安息在这里，也让一颗野人的亡灵安息在这里，我们高兴，他们也愿意……大佛工程结束，举行过祭奠仪式，我也会常来与你做伴，与亡灵做伴，与大佛做伴，借住在养颜精舍，或许每年要勾留好多日子……

静心法师没有口头答应做法人代表，耳朵不聋，听清了，听进了，说：

大施主，无想寺以后就是你的家，我会专给你辟一处清净的地方让你休息、写作和研究的，这样我也有幸成了金陵护灵僧啦！

宗教事业原是政府财政拨款的大户，此番有了外资投入，寺院合作，无想山旅游新景点的工程建设项目，在市里很快通过立项，圆图章盖满，批文下来了！

缅甸仰光华侨银行四百万美金汇到了金陵兵工厂的账户。

无想大佛从图纸变成十八只大象都挪不动它的含金青铜实体，巍巍金身只用了一年零八十一天就完工了！

在工程进行中，马中国不用他天天上班监工，抽空跟着鲁汉人去高邮六安镇和马棚湾寻根访友，会见了孙中伟和廖汉人夫妇。关于在大佛殿里立雪耻碑纪念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军人的事比较敏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政府允不允许这么做？难题落在蔡青年和王雄肩上，因而他们没有同去高邮。

孙中伟当了六安镇长，职务变了，人没变，他是第一次结识马中国，引领他们去见识了那把少年吴三桂玩的一百五十市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去三桂堂瞻仰了那三棵生命永驻的桂花树，马中国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好像摸到了历史，摸到了吴三桂留在刀柄上的灵气，他率领十万江苏子弟转战云贵高原当平西王的图景与幻影在眼前忽闪忽闪……

孙中伟说：

可叹我们无法找到吴太公的遗骨了，马家寨陈太婆墓的出土，为吴氏后人目睹老祖宗提供了机会，我们一定要组成高邮吴氏宗族访亲团去马家寨祭拜陈太婆。

马中国说：

六安镇是在孙中山先生当临时大总统的一天就公开了家族秘密，改姓了孙。马家寨是在1980年有个岑巩县的宣传部干部黄透松和岑巩县文化局干部晏晓明去调查后，从吴氏坟山里挖出了陈圆圆墓前的那块刻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的碑石，才知道真相的，两地时隔七十年，真不一般。

马中国还特意跟鲁大哥在马棚湾的那幢旧宅里住了一宿，会见了那位卫生院的护士小邻，又随孙中伟游览了秦邮古城，去回访廖汉人和许佳，回味一下在高邮湖小荒岛上八年的"三野渔夫"生活……

总算还了鲁汉人的愿，如了马中国的愿……

就是在马中国、鲁汉人勾留、飘游在高邮，过足回乡梦的几天里，在南京的蔡青年和王雄为立雪耻碑的事上下疏通着，奔走着……

他们知道，立不成这块雪耻碑，等于鲁大哥和马老弟四十年的心愿和奋斗破灭了白花了……这对两位老兄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悲剧性的，永久性的。两位共产党的高干，离休了，未下马，年老了，心未老，天寒了，脚未冻，第一站到了溧水县政府，县人大，两处的两个秘书级干部不知这两个老头吃过几碗干饭，回答他们的要求时打小官腔：

在南京市范围内，我们保护了许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遗存，但要像你们今天所讲的要新增一处，恐怕没有先例，县里也不敢超前开放，让我们请示一下再说，你们等待回音吧，留个电话号码在这里……

老抗联老八路无奈之下，记住了顾总讲的话，去找政协，而且越级直接找到了省政协，反映了鲁汉人和马中国两位原中国远征军幸存者的要求：在无想寺无想大佛殿里竖立一块雪耻碑，定的日期也正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1945年9月9日。1986年9月9日立碑，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41周年，很有意义。

俗话说，大干部好见，小干部难弄。省政协主席还请来了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两人的表态完全一致，十分明朗：

对为抗日而罹难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来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没有什么不妥。在南京市建灵殿立石碑也很正常。鲁先生、马先生千里迢迢回大陆，投资开发旅游景点，改革意识、发展意识、开拓意识就是我们的政策依据。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是中国人，国民党的军队阵亡官兵魂归南京，用灵蛇珠作为灵魂的图腾

物有创意，让无想大佛超度他们，正是宗教才能起的作用，对增进两岸中国人的交流，早日实现海峡两岸两边和平统一有作用，有影响，须要磋商的一点是，“雪耻碑”显得小气，为什么不称“纪念碑”呢？既然为抗日牺牲和罹难的官兵都称烈士，对国民党军队中的远征军不能例外，一视同仁！作为金陵护灵人，应该理直气壮。

鲁汉人和马中国对出自共产党地方政府官方的大手笔称道不已，拿到批文后，一个隆重的无想大佛开光典礼在无想山下的无想大佛殿内举行，同时也是野人山罹难壮士的祭奠道场，各界人士前来庆贺，前来凭吊，含有双重意义。静心法师作为法人代表，他双手合十，说道：

今日开始，市政府派驻本寺的武警战士负责日夜守护无想大佛殿！现在请鲁汉人、马中国两位大施主为无想大佛开光典礼剪彩！为无想大佛纪念碑揭碑！

无想大佛和纪念碑均被黄色绸布蒙住了，不露真颜是为了要给大家来个惊喜。先由鲁汉人和静心法师上前揭开大佛面罩，绸布泻水般落下，露出金身，满殿金光灿灿，庄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知耻而后勇，这是民族力量之所在。

掌声中，由马中国揭开石碑上的黄绸布，给人一个肃穆的黑碑体，碑高九尺九寸，象征抗战胜利的日子，宽八尺一寸五分，象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碑文如下：

无想大佛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方面为确保滇缅公路畅通，1942 年 2 月，中国军队动员入缅。由于指挥失误，中国十万远征军至 8 月初共伤亡六万余人。第五军逼走野人山，在缅北境内英勇作战，伤亡 7300 人，撤退途中，死伤 14700 人。这是一次悲壮的行程。

鲁汉人和马中国乃亲历野人山艰险旅程的两位中国远征军，亦为捐赠无想大佛金身的施主。为超度野人山罹难官兵，寄托哀思，两位施主献出采自野人山巨蟒之通灵瑰宝——灵蛇珠两颗，镶嵌于无想大佛双眸之中。投资三百五十万美元铸造含金青铜无想大佛，供人瞻仰，领略灵光普照，和平来到，让无言的幽灵成为可视物，灵蛇珠成为不朽的图腾物。每年举行野人山祭，不忘国耻，纪念亡灵，实现六万中国远征军罹难壮士还乡之梦。

一切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永垂不朽，笑卧九泉。

——两个中国远征军幸存者敬立

公元 1986 年 9 月 9 日

鲁汉人马中国一生清风道骨，可与蔡青年相媲美。三个唐人像三首唐诗，又在这南唐后主李煜的故地共同书写了一首唐诗——龙的传人看到碑文，千言万语难说尽，回荡心间。三个同族老兄弟站在一起，脸上都有了金子般的灿烂微笑……

哦，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走进祖国不锁的大门，让每一个佛教信徒走进佛门，

普度众生达彼岸！我们中华民族龙之传人，本来就是由炎黄集团、苗蛮集团、百越集团、东夷集团发展融合而来，现代各族人民的细胞中，都有这四大部族集团的基因群，其中包括港台澳同胞和海外几千万华人兄弟姐妹……

一行人从无想大佛殿走出，进入禅房，准备用素斋。王雄坐在鲁汉人旁边，对他说：

鲁大哥，今天你该是个最快乐的人了！

鲁汉人却摇摇头，喟然一笑：

我的事尚未做完，路尚未走完，能成为最快乐的人么？

王雄身旁坐着今天特地来参加大佛开光仪式的孙中伟，他问：今天你该是个多难而无悔的人了，还有什么遗憾的事么？

鲁汉人说：我最遗憾的就是在"文革"中失去了野人头骨，又不能三探野人山去取回高级猿的遗骸了……

他业余研究野人四十多年，唯一缺少、得而复失的是高级猿的实物标本头骨。别的事，大伙儿都能帮忙，伸出援手，一天就可以解决，野人这事儿，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是专家，外行人插不上手。十月份，马中国和须祖月要回缅甸了，蔡青年和静心法师知道他难舍灵蛇珠，便劝他别一个人回旧洋房去住了，暂时定居在养颜精舍吧，这里的自然环境倒很有野人山的气势呢。

自从鲁大哥在无想山上住下后，蔡青年天天搭车上山来与他做伴，与草皮做伴，与灵蛇珠做伴：无想大佛殿外围移植的正是由蔡青年精心养护的长白山草皮，南唐后主那块缺少草皮的圣地还真合适，长得旺盛着呢！三个月后——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护灵日的前一天，蔡青年带着张秀娟和圆圆就一同住进了养颜精舍，全家伴鲁汉人过夜，聊天，共进晚餐。鲁汉人回金陵二十二年今年是第一次在南郊过这个护灵日。13日10时，从金陵城中传出一阵阵一波波响彻宇宙的警报声，高亢而深沉……蔡青年特地会晤鲁大哥，对他说：

每年的今天，是金陵人的护灵日，800万悼念30万，人人肃立默哀，你也成了金陵护灵人！

第四十五章



鲁汉人独居养颜精舍，每天踱步入无想大殿，看上几眼闪烁着金光的大佛，与灵蛇珠对视、凝视之后，再与值班的武警战士道声好，便沿山路散步。无想山满眼松柏，山势雄壮，龙脉贯通，古人择此筑寺，李后主、韩熙载在此读书作诗，足见慧眼识神山了。

鲁汉人没有做完的第二件事便是整理修改他的回忆录《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和潜心研究国内外野人考察资料和图片。他很关注国内神农架野人考察工作的进展和新发现。这年月，人们已经忘却他过去曾经是位民间名医、军医和一个珍爱生命的业余野考爱好者。

静心法师悉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比过去照料“上山打游击”的蔡青年和王雄还要细心——没有他这位大施主，哪有无想寺的今天？只要他走出养颜精舍，不论早晚，都会陪同他散步，聊上几句话，看一会儿天空上的水彩画：云、月、星的互动和相映成趣的动漫画面……

白天休息，静心法师会在鲁汉人的要求下，给他讲些《坛经》；鲁汉人会在静心法师要求下，传授些针灸、中草药知识。他并无出家入佛门的想法，归隐深山人不知而已。他认为一个研究“人是猴子变的”人，跟“人是上帝造的、泥丸捏的”宗教学识是格格不入的，但活着的人是必须学会相容共存互为补充的生活本领的。

鲁汉人上山之后：

蔡青年天天来，坐着聊聊，下棋，散步；

王雄常常来，与他喝茶、聊聊高级猿新闻；

邓技师定期来，跟他聊昆明和元谋人；

孙中伟专程来探望，带了些茶叶和鸭蛋；

廖汉人和许佳逢节日来，帮他洗衣补袜；

阎妈老两口也来探望他，像英雄惜英雄；

夏斗斗和卫珠来探望他，像子孙见爷爷。

时序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京市汤山葫芦洞发现了猿人！用碳14测定，猿人距今30万年，这是被鲁汉人认定的真正意义上的野人，他喜出望外，向前来探望他的晚报记者夏斗斗提出要求：

年轻人，你能陪我去汤山葫芦洞实地观察一下吗？

夏斗斗果真为他调来了新闻采访车，开车的是老熟人——警花卫珠。

一个业余野人研究者，年近九秩高龄，不肯错过近在咫尺的"南京猿人"，要去目睹，他要让记忆中的类人猿头骨印象，跟汤山发现的猿人头骨形象作个比对，野人山的情结难以释怀。

鲁老，那只是南京猿人，不是野人……卫珠好笑他童心未泯。

你真的不知道猿人才是民间传说的野人，才是从高级猿进化成的原始人类？我在野人山见过高级猿，见过它的遗骸，带回了它的头骨，有只灵蛇珠还是它灵魂的图腾物呢。

或许您是对的，您是过来人，历史见证人……卫珠不敢在他面前充知识老人：老先生坐稳了，我要开车了。

采访车不走南京市区了，从溧水县境插入江宁县境，可直接到达汤山葫芦洞……

1993年3月13日，南京汤山采石工人在汤山镇西边雷公山北麓采石头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洞口。当时工人们想通过炸药就能将它炸开，谁知炸药放进去就掉下去了，而且放多少掉多少，众人十分惊讶，于是动手将小洞眼挖大一点，不料发现下面竟是一个很大的溶洞。洞长80米，两头大，中间较窄，形如葫芦，故称之为"葫芦洞"。洞中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便请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到现场考察。专家小组对这些化石进行了鉴定，发现它们分别是葛氏斑鹿、中国鬣狗、黑熊等15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而且这些化石年代在距今10多万年至50万年间，很有研究价值。正当专家们为没有发现人类化石而惋惜时，现场清理工人在挖掘过程中竟又发现了一个头骨化石。它包括有头盖骨、眼眶骨、鼻骨、部分颧骨和上颌骨，推测是一年轻女性。随后，在小洞和大洞之间的砾石层中又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据推测是一男性……

两个年轻人帮助鲁汉人实现了实地考察和参观的愿望。

以此为端，激发了他野人研究的第二春，又重新回到旧洋房，请高邮湖小岛上的许佳重新回来照料生活，住一阵，回去一阵，两头兼顾。夏斗斗成了他的新闻资料传递人、供应人，有一份"猴娃"材料放在他的写字台上：

据对湖北"猴娃"曾繁胜（生于1956年10月22日，死于1989年）遗骸的研究，使用法兰克弗颅骨测量仪对"猴娃"的颅骨进行国际标准测量发现，"猴娃"的脑容量为671.97毫升，而正常人的脑容量为1400—1450

毫升。头骨很低、很小，因为矢状缝、冠状缝过早愈合，所以整个颅骨限制了往大往高的发展。与现代人和猩猩的颅骨作比较，“猴娃”更接近于现代人类，跟猩猩差别比较大。现代人类的额骨高而宽，比较突出，“猴娃”的额骨却很窄而低平，与猩猩相同。

鲁汉人想到：如果当年采撷回来的高级猿头骨现在重新找回来，采用现代先进的DNA技术，就能准确作出类人猿进化到了几分像猿几分像人的科学结论了。“猴娃”其实是人类生育过程中出现的胎儿病变，于野人研究无补。于是，他托王雄先生去办件事：追问一下那个汪卫，那个野人头骨在哪里流浪？

受托之后，王雄热心不减，去找到了“汪副司令”——他现在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营销员。问及旧事，他冥思苦想一会儿才兀然道：

啊，总算给我想起来了！我交给了沈远，在批斗大会上用上了一次，定作联络暗号了不是！在沈远进牢房前我们清理了一次司令部，它还在，觉得这颗死人骨头没有用了，不是个吉祥物，把它烧了好！……还滋滋直冒油烟味呢！

鲁汉人终于死了这条心，固执地认为中国神农架有可能存活着一个犹如野人山里的高级猿群落，要圆这个梦，只有去那里……

1994年6月，农历端午节前几天，蔡青年来旧洋房探视，带来了好消息：马中国打前站，全家回国定居南京。路线不变，他在途中去了马家寨和茅台，拍摄了几张陈圆圆墓和文物的照片，带来让大家看看。

鲁汉人为迎接马中国全家回国，腾出旧洋房，赠给兄弟，又搬回了养颜精舍。

马中国第三次回南京的日期是1994年端午节前夕，大概有意回来吃粽子的。蔡青年独自去机场接站，王雄、邓技师、孙中伟、夏斗斗都应邀到养颜精舍聚会……

鲁汉人兴奋地对留在身边的人说：

你们看，我不能不长寿的理由在这里：野人山减去了我八年春寿，“文革”消去了我八年夏寿，这回等马老弟回归又磨去了八年秋寿……留下这八年冬寿，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这三个唐人自蔡老弟第一个走出马家寨后，第一次定居在一个城市里……再一个八年之后呢，我的灵与肉或许真的感到疲惫了，松软了，该休息了，连个小偷都抓不住了，灵与肉要友好地分离了，灵魂就附到无想大佛的眼球上去吧……

正闲扯间，山下一声喇叭响，汽车停在草坪上，蔡青年领着马中国向山腰走来……

又一个八年后的马中国，白发重了，西装红领带，气色不减，跟鲁大哥一行人握手后，奇怪，他不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举着，喊一样地讲着：

岑巩县的马家寨人，像高邮马棚湾人一样不再闭塞和沉默了，紧跟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动了不少金点子，把吴太公、陈太婆的秘密非但公开了，而且打出了这样一张牌，材料是我这次回去从大旅馆里拿到的纪念品……

夏斗斗从他手里接了过去，看到的是水尾镇人民政府支持下立的一块碑的

陈圆圆墓说明

神州佳人倾城震国惊寰宇

狮山脚下隐恨寄爱藏香身

陈圆圆墓葬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旁的狮形山麓，居东经108°57′00″，北纬27°25′12″，墓系泥土封堆，简易平常，立有清雍正六年，隐姓埋名墓碑，墓门坤向。陈圆圆明清之际盖世佳人，江苏苏州（古吴门）人氏，吴三桂之爱姬，马家寨之始祖。陈圆圆芳魂为何归于此地，外人难以知晓，只有马家寨吴氏心明如镜。据寨第十一代秘传人1983年吐露隐情，马家寨吴氏系吴三佳之后代，祖籍江苏高邮。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与清廷对峙，举兵失势，遭灭九族之灾，为保全后代，陈圆圆削发为尼，避难于此，不久开辟此寨。为掩人耳目，保护三桂子孙及纪念军师马宝，故以双全齐美之计起寨名马家寨。陈圆圆离世后，族人将其还俗安葬于此。为确保除患安息吴氏无恙，简垒坟冢以隐姓埋名之妙策撰刻碑文，后人对墓守口如瓶，代代秘传，家族内统称始祖陈老太婆，此秘一隐三百余年，成为悬古之谜。真情流露后引起国内国际文史界哄动。1984年至今《贵州文史丛刊》、《北京晚报》、《中国旅游》、《奥秘》等数十家报刊登载文章，影响甚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会长冯其庸，澳大利亚教育家扎布尔先生等国际著名学者闻讯专程前来实地踏勘。陈圆圆究竟魂归何处，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云南说、上海说、苏州说等等。马家寨吴氏说：陈圆圆墓就在这里，我们千余人都是她的亲子孙，如若不信，请进马家寨亲自问问他们。立此碑承蒙水尾镇人民政府大力支持，马家寨吴氏协助。许昆奇、胡德昌、张洪发组织施工，撰文吴晓明。书文陈永祥。刊刻吴能良。

公元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立

这件新闻刚刚发生不久，陈圆圆墓被挖了，被盗了，马中国上次跟须祖月一起去看到的景象就是文物被追回来后公开展出的场面。这次他带了照相机，将盛殓的陈圆圆骸骨、随葬品都一一拍了下来，立此存照。

马中国又出示了这些照片，说：

有些随葬品被盗了，只剩下这具女性骨骼，36颗牙齿完好无损，排列细密均匀。我是被特许在陈列馆里拍到的。

夏斗斗惊喜莫名道：

啊，中国古代"四大美人"是见不到她们的影子了，陈圆圆是"秦淮八艳"之一，在南京生活过，今天能见她的骨骼照片，是个重要发现！……根据这照片上的36颗牙齿来看，我可以命名她为"美人牙"。牙膏厂想做广告，用上它倒是个创意，广

告费的开价可是不会低的，马老先生你得好好保护这知识产权，别让人翻拍了去！

王雄说：夏记者，你十年前采访夜明珠被盗案，今天是不是想在美人牙上做文章了？

不，不，我不写这些花边文章，要写就写“野人之谜”一类的大文章，鲁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马老先生做我的艺术顾问，资料来源：回忆录《我和马中国在野人山的奇遇》！

静心法师对鲁汉人重返无想寺养颜精舍，让出自己的旧洋房给马中国安家居住，很是钦佩，感激他们两位大施主救活了一座山、一座寺，整个无想寺向他们开放。当夜，在无想寺吃过素斋，众人下山回去了，只留下夏斗斗作陪。鲁汉人呢，也的确需要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助他一臂之力完成他的野人研究文章。

晨起，静心法师和夏斗斗相伴他走在山间草坪上，呼吸新鲜空气，吸收灵气，使他不至于像个出没在荒榛衰草间的孤老头。他看到林间六月长着的野枇杷、野杨梅，疑将无想山看作了野人山，幻想着哪一天会有一只类人猿朝他款款走来……难忘野人山啊！

半个世纪前的逼走野人山，祸兮福兮？难说。祸是被高级猿掳了去，当了八年俘虏。福是采撷到了灵蛇珠和野人头骨，使得举行野人山祭有了图腾物，研究野人有了标本……

夏斗斗住了几天就要下山向报社汇报工作，临走前跟鲁老先生有段对话：

鲁老，您是位拥有坚韧灵魂的强者，全身充满着二十世纪历史的光芒，您雕刻的岁月不老，岁月雕刻的您老了……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您懂得 260 多种中草药，是不是准备学石头和尚哟？没有见您搜集草药泡制大汤剂嘛。

小夏记者哪，一个人像一个国家那样，要靠自身的强大。中国有个肥皂牌子很好，叫“固本”，听说过吗？疾病不上身，自然而然会长寿。

什么时候您不再研究野人了，想封笔了？

我想，应该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这年是龙年，我要做卧龙了，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了，包括你。

夏斗斗替他算了算，从今年到 2000 年的最后一天——12 月 31 日，尚有六年。

自 1994 年端午节始，鲁汉人便住养颜精舍，跟无想大佛做伴，跟灵蛇珠做伴，跟六万颗战友的亡灵做伴，跟高级猿的亡灵做伴……

他写着野人的研究文章，写着日记，有时还写打油诗，心境平静，很少下山、进城……

1999 年 10 月，发觉自己的眼睛不如从前了，静心法师劝他不要在灯光下看报了，电视也要少看，养眼即养神，养神即养身……

他戴着老花镜，看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有关野人的事，刊载在本省的《扬子晚报》上：

“野人”再现鄂西北

北京电：据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原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袁振新教授昨天证实，我国鄂西北地区某地再次发现奇异珍稀动物出没。他认为，这种奇异珍稀动物应该是濒临灭绝的一种巨猿，而绝非人们传说的所谓“野人”。

9月25日上午，当地青年农民李某忽然听到屋外玉米地边的山梁上，有像妇女哀嚎般的叫声，于是，他立即操起考察队员于军留下的摄像机往外跑。当他爬上山冈，看见一个棕色的“野人”，朝他咚咚走过来，并大声吼叫。他事后向于军回忆道，“我当时真的有点吓破了胆”，连摄像机也忘了打开，马上往下撤。等跑回乡里，把遇到“野人”的事说了，“野人”已经不知去踪。于军当即拨通长途电话向袁振新作了报告。袁振新等组队于10月1日从北京出发，前往鄂西北地区进行考察。

从鄂西北刚刚回到北京的袁振新对记者说，9月25日发现奇异珍稀动物的出没地，在我国鄂西北地区神农架、保康县和房县三县交汇处某地，海拔为845米。……23年前，袁振新率队也是在这一带对奇异珍稀动物进行跟踪的。10月9日袁振新率队返京后，当即向贾兰坡院士进行了汇报，贾兰坡认为，这次奇异珍稀动物的出没对于进一步研究是很重要的。

看过这则消息，鲁汉人心飞向了神农架，也飞向了野人山，可以说，这是1942年4月野人山中第一次看到“野人”情景的再现，一忽儿就不见了，真是这样。为此，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用谐音嵌进了一个“日”字当做“十”字解读，就是一个借代“个十百千万”递进式的句式：

一生日记龙尾停
百岁始作护灵人
千年灵蜡育灵珠
万代古猿想变人

搁笔就进入2000年的最后一刻时间，2001年的最初第一分钟，钟声敲响元旦到，新千年的人了，很欣慰。二十世纪里的老人，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亿万人，而已幸存，更觉生命的可贵。他的时间观念、诚信意识、“固本”哲理的清晰度真不像是位近百岁的老人，前面有个接力棒的话，他一定会向前追赶的。

新世纪的第一个太阳，太阳的第一束阳光，照进了无想山上靠东边的一间养颜精舍……

今年是鲁老九十五高寿，不学石头和尚的升天法，也比石头和尚多活了四岁，前来向他贺岁祝寿的另两位唐人也近九秩……

夏斗斗为他整理的回忆录也早已出版。旧友新朋先后赶到，使他的精神像旭日东升，双手不玩钢质健身球了，换成两颗坚硕的山核桃，上面是廖汉人特地为他雕刻的“老渔翁放鸭图”，有点纪念意义。鲁老心境如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居中朝前方一一看去：

蔡青年，马中国，王雄，静心法师，邓光波，孙中伟，廖汉人，马回国，夏斗斗，须祖月，张秀娟，顾力，蔡圆，卫珠，许佳，马唐丽……（吴娃呢？她留在茅台劝说美亚母子呢！）

大家像众星捧月，等待老寿星级人物发话，他忽然敲磐般高唤：

中伟你当过兵，蔡老弟你当过兵，马老弟你当过兵，王老你当过兵，还有你小须当过兵，卫珠姑娘也是兵，我老朽不朽也当过兵……谁能抵得上三百年前的武举人？

问得突然，思维飞得太远，竟让年老的猜不透，年轻的跟不上，一个个试探着反问他：

鲁老您指的是蔡青年？

他当过师长，万余人马罢了！

哦，王老？

他当过保卫局长，厂长，万把人……

马中国，马老？

他当过团参谋长，只做三分主……

孙中伟？

他当过营长，有兵千儿八百罢了。

夏斗斗脑门一拍发热了：

鲁老您今天站得高，寿高眼高，一览众山小，莫非有所指，是您自己？

鲁汉人摇摇头，不欺小，认真回答：

我统率的野战医院，不满一百个女兵，连属于我领导的最后一个护士小邹，才九十九，被我用民间药方医治好的病家倒是能上万的，他们不是军人是病人，红辣椒画不到关云长脸上，我们王老是山西人，他有意见了。

十六个人，被一个人难住了，问住了……

激凌凌的卫珠出了个好主意，学着鲁老突发话：文状元夏斗斗，你比武举人官大，快说说，我们这堆人口里，谁能够得上三百年前的武举人？

夏斗斗是大学文科毕业生，晚报记者，还够加上个“资深”，他为藏灵蛇珠、护夜明珠尚且想出了个“搬不动”妙计，让鲁老先生一笔花去了三百五十万美金，区区小技，难不住他，被他当场点石成金破了谜：

哦，鲁老昨天没有将高考试卷答案告诉你，而预先告诉了我……他指的不是凡人是佛，是无想大佛哎！

胡说了，怎么是无想大佛呢？

夏斗斗的确有文才，他作着别开生面的独家阐述，点破了鲁老的题：

咦！无想大佛两只眼，一只眼窝里一颗灵蛇珠，是六万中国远征军亡灵的载体，无言的图腾物……两只眼窝里两颗灵蛇珠，能承载多少亡灵？——十二万！同志，十万大军，当年吴三桂就是率领十万大军横扫云贵高原，下缅甸，遁缅甸王莽猛白交出南明小皇帝永历，带到昆明，奉旨将永历及其子绞死于篾子坡的……无想大佛心里全明白，它无想，不想说罢了。尚余二万空额呢！

卫珠较劲：不对吧，无想大佛是无想，但它不是无言，无想不等于无言，你去查《辞海》！

夏斗斗不理会卫珠，又引申：

佛法无边，点石成金，点草呢？大佛殿四周铺的是有灵性的长白山草皮，被佛这么一点，草木皆兵，无想山山上有多少草多少树将被点化？你算算，抵不上举兵十万的平西王吗？如果算上有灵的雨花石……

卫珠还是不信他的胡扯：你不懂佛法，你不懂佛法！……我问法师，你说说，佛经上有他这样的说法吗？

静心法师终于被推到台前，高僧善解佛意，也善解人意，摸准了鲁老的心意，向众位俗家人道：

鲁老先生既借古又喻今，佛法无边，只有无想大佛能抵上和超过三百年前的武举人吴三桂。鲁老能入禅了，他对佛法的理解是深刻的，入了空门又入禅的，叫高僧，不入空门而入禅的，叫高人。鲁老就是高人，在佛教界称为居士，比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他就是位德高望重的居士。

居士再往上升一级呢？……仙人了吧？卫珠不是在开玩笑，她确实不懂佛门规则，警花不悟佛手是蔬果。爱开玩笑的夏斗斗抓住机会涮了她一把：

哟呵，你的爷爷辈一个个入禅成仙去了，你在仙人那里一定能学会一手仙人掌回来摆擂台比武招亲的……

鲁汉人对夏斗斗的解读颇为满意，他就是觉得无想大佛两个眼眶里的灵蛇珠日夜发亮，承载着六万亡灵，胜过当年拥兵十万的吴三桂的。他没有什么神功仙道，一生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引领战友亡灵回国。

夏斗斗通过这几年对三位吴三桂后裔的跟踪采访和长期生活接触，对他们的了解不是仅局限于投资造大佛这个层面上……他说的话很像对他们的新年献辞：

南京城里这三位老先生，你们的一生各人在写自己的一部寓言作品。千万人生活在网络世界里，你们生活在被灵魂包围的又是无言的寓言世界里。蔡老先生在写一部草根的寓言；鲁老先生在写着一部野人的寓言；鲁老先生又跟马老先生合作写着一部灵蛇珠的寓言。被写的对象都是无言的又都是有灵气的……你们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你们是精神贵族！被我探索出来不容易吧，你们共同追求的这种荣辱感，这种雪耻精神，常使我汗颜，知耻而后勇才是大勇。

新千年的元旦日，庆贺的、送礼的、探望的人都走了，散了，无想山又恢复了清静，鲁汉人已习惯了这种生活，跟野人山不同的是：不是高级猿母子俩伴着他，而是轮值的两个武警战士伴着他……

后半夜了，他回到养颜精舍，静心法师竟然在那里静候着，向他合了个十字，说：

大施主，我今天也送你一份薄礼，请笑纳。

鲁汉人揿亮壁灯，见香案上有一卷装裱过的立轴，展开轴卷看去，上面画的正是无想大佛金身，工笔重彩，惟妙惟肖，笔墨功夫不凡，是静心法师的作品，落款为"静心和尚沐手敬书"，并题上了四句七言绝句，但很像俳句，别有一番僧味和佛教轮回说的影子：

大佛与灵珠同在
灵珠与亡灵同在
亡灵无言图腾在
图腾有形头不在

静心法师对鲁老说：

您向世人揭开了野人之谜，又向世人揭开了蝈珠之谜，谁能有像您这样的奉献呢？怎么说不是不入空门的高人？

鲁汉人却出乎静心法师的意料，他回答：静心法师哟，你说的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有了通明的政治环境，再不见十年浩劫那种人斗人的遍地野火了，想到猴猿变成人类的不容易，不比十颗百颗通灵的蝈珠重要？阳历9月9日也是个中华民族的雪耻日，它是属于全民族的，中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其中包括悲壮的中国远征军野人山罹难壮士在内！我们能在无想大佛殿举行公祭，这是对这些亡灵的最大慰藉，对历史的一次国家公证。南京这座城市，金陵这块土地，有中国最大最美的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有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北伐阵亡将士的无梁殿排名榜，33240个烈士一个也不少，有明孝陵，有中山陵，今天又有了无想大佛殿的这块纪念碑……在守灵护灵这件大事上，南京是做得最好的，我为能成为一个金陵护灵人感到高兴，满足了我的一生期许。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静心法师当然明白鲁老的话意，政通人和的环境也是宗教界的福祉，他说：您说得对，金陵人是可爱的、博大的，又是深沉的。

鲁汉人语犹未尽，又对静心法师说：

中国远征军的六万颗亡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过去是陌生的，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对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对历史老人来说，不陌生；对不理尘事的僧尼来说是陌生的，对红尘中的人来说，永远不可遗忘他们，就像人类不能忘记古猿是他们自己的祖先那样。在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人有相信灵魂的自由。

美哉！金陵求索人。

善哉！金陵护灵人。

壮哉！为抗日罹难的野人山壮士们！

野人山的悲剧在“二战”以后很少被人提及，不愿意旧话重提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中国军人的耻辱。所以这段史实逐渐淡出后人的视线，变得鲜为人知。两位亲历者、幸存者又是护灵者的中国远征军老人，为百媚千红的红尘世界捧上了这束肃杀的白菊花……

两颗蟒珠像为你点燃起的两盏长明灯……

鲁汉人他想招回的是要中国强盛的梦！

第四十六章



为圆鲁大哥三探野人山的梦，有经济实力的孙中伟倡议组织一个野人山旅游团，自费到贵州马家寨、滇西腾冲、松山和中印缅三国边境的那块地球绝地野人山去。人员有邓技师、马中国、吴娃、鲁汉人、蔡青年、张秀娟、蔡圆、须祖月、孙中伟。吴娃已在茅台镇，实际上是云贵高原八人行。孙中伟知道此行有些事能做到，有些事做不到也不勉为其难，预计的内容很丰富多彩：鲁汉人一家人的团聚，重访马家寨，缅怀远征军战友的血地腾冲、松山，重进野人山野人洞……

鲁汉人真得感恩八年天然野物的滋养，让他身体九秩过后不觉衰老，行走自如，作长途旅游尚能胜任，去云贵高原会会家乡的土地森林山山水水，见见丁美亚母子叙叙旧，作一次临终前夕的告别也是有意思的。当然，还有远征军第五军的那些幸存者，最后走出野人山的战友们，能活到现在的不多了，哦，记得当年有一批十七八岁的学生兵，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也有，不过七八十岁，没有战死、没有去台湾该留在云南和贵州享享晚年清福了……但愿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像我那样曲折离奇东漂西流，地球上转了一圈，最后能落脚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人是鬼都好，成了神仙也能吃上昆仑山的蟠桃，感知国运昌盛。

最愿意回云南贵州的人是马中国。为什么？他当年打了松山打腾冲，是个参与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削弱“云南王”龙云的势力，有意让龙云的表弟卢汉任云南省主席。1937 年，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60 军，卢汉任军长，出征抗日，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打得日寇寸步难行，伤亡惨重，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抗日名将张冲就是卢汉的老部下。卢汉作为第一受降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六万多日军的投降，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那位从野人山活着出来的杜聿明，1945 年 10 月 3 日当了昆明防守司令，下令第五军采取军事行

动，很快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职。卢汉虽有 20 万大军在越南受降，但蒋介石的中央军已远远超过了滇军，驻在昆明四周，对滇军构成了威胁……不久，60 军被调至东北战场打共产党了。1948 年 12 月，被蒋介石软禁了三年的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到香港定居。马中国还比他早半年就全家移居缅甸了。当 1949 年 8 月 14 日龙云在香港宣布“云南起义”，马中国作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滇军的家底，听了自然高兴，可惜已不能参加迎接解放昆明了。而蒋介石 8 月 24 日屡次电召卢汉去重庆，派张群出面保证重庆之行一定安全。卢汉不得不在 9 月 6 日飞重庆。没有料到，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委任他出任绥请主任，给了他指挥云南军警宪特的大权，还承认让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现银 100 万元的军费，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就如前文邓技师曾对鲁汉人和蔡青年所叙说的，中央银行云南分行早已被卢汉掌控，现在蒋介石如此慷慨，寄希望于大西南，就是寄希望于卢汉，名正言顺了，但把握时机是一个问题。1949 年 6 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的周体仁受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卢汉长谈，卢已明确表态暗地里筹划起义，龙云在 8 月 14 日宣布“云南起义”，此举险些帮了卢汉的倒忙。如果把握不当，国民党部队先进攻并占领云南，将给历史留下无穷后患……

如前文所述，国民党第 26 军曾跟卢汉的滇军打了一仗。卢汉把隐藏在滇西丛林中的部队运到昆明，又挑选了一批炮手，用美国从缅甸运回的大炮打 26 军。但单凭滇军抵抗还是不够的，卢汉从 6 月起就跟南下的解放军建立了秘密联络关系，所以叶剑英给他密件，要求他先稳住，拖到解放大军压境时再起义。现在，他取得了共产党南下大军的支援，在昆明外围打阻击战的时机已到，12 月 2 日晚，在昆明五华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起义，冷不防的国民党要员张群、李弥、沈醉等人被他扣押了起来，演出了一出捉人者反被捉的人间喜剧。卢汉宣布起义后，至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截获，蒋介石在 1949 年 12 月 10 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张群是卢汉的好友，决定放了他。1950 年，周恩来总理对千家驹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做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马中国要去的是松山和腾冲，那里的山沟沟里有他的足印，大街小巷有他的回忆，更有远征军战友的血和魂留在这块土地上，两次回国都无暇去看上一眼。他记得松山和腾冲四周抗战胜利后是营建了许多烈士墓碑的，不知解放之后怎么样了，有后来人去祭祀吗？墓碑前有鲜花或香烛吗？密支那一仗和龙陵一仗打得都很激烈，但比起松山和腾冲两仗来，他因未曾亲自参加，印象就不很深刻了。这个旧地重游的情结犹如鲁汉人对野人山的情结那样终生不会忘却。

蔡青年一家三口，对中国远征军既陌生又熟悉，蔡青年是很想回家乡去熟悉一下昔日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中留下的历史痕迹的，也想去马家寨看看发掘出的陈圆圆墓中遗存，去茅台镇会一会丁美亚母子和吴娃。

邓技师是想将老母的遗骨迁葬回故乡昆明，领他们看看大观楼，看云南老厂的新面貌，如果真的能实现三探野人山，他也很想走一走当年鲁汉人和马中国走过的路，那类人猿的骨架在不在？

实际的旅行路线是从南京新火车站乘开往终点站昆明的火车，回过头来一站站玩，到贵州省与丁美亚母子和吴娃会师于茅台镇。同坐一节车厢，有老有少旅途中谈谈说说解闷的话儿不会少，负责公关、后勤、财务的总管由孙中伟担任，张秀娟、蔡圆母女俩得到特别照顾——坐卧铺。鲁汉人九十六岁了怎么不照顾坐了硬座呢？是他自己要与众人共兴，同坐一节车厢。老朋友王雄怎么没有能同行呢？被卫珠请去协助办案了，连带卫珠和夏斗斗都去不了，少了不少热闹气氛。唯独不管的是现金，孙中伟全权委托张秀娟和蔡圆在管，出纳，过过手，女同胞比男同胞细心，何况还有那只收藏过蟒珠和类人猿头骨的宝箱呢。

日期选在清明节前，这边提前给朱新梅上了坟，那边可赶上邓技师为母亲移灵入穴，不能让她第二次受惊了。

经历战争考验的鲁、蔡、马三老在孙中伟、须祖月面前，后者只有当听众的份。对战争有研究的蔡青年和马中国又比鲁汉人健谈，他们两人从南京一直谈到铜陵，题材是老题材，观点是新观点，换句话说，在抗日战争方面都能从民族战争的高度去评价了，一改过去那种偏面性的理解，客观公正评价胜败，党派的分歧色彩淡化了，容易思想统一，语言的共同点几乎是百分之百，听众也高兴：

马中国说：1942 年夏天，我们的惨败是战略上的一个失算造成的。

蔡青年问：什么失算？

我们的情报不准，漏掉了日军一个加强第 56 师团，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怎么会漏掉整个师团的呢？

因为敌情依据最初主要是我方缴获的一份被击毙的日军联络官的文件，得知将同中国军队对阵的是第 55 师团，第 33 师团与西路普罗美方面的英军接仗，18 师团尚未跟进。杜聿明以为在全局上，与中国三个军对抗的最多不过第 55、第 18 两个日本师团，于是他决定在同古放手大打。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第 56 师团在我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 3 月 28 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战，第 18 师团于 3 月 29 日也加入同古方向战斗，杜聿明第五军三个师实际上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在交战，错把三个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所以戴安澜的第 200 师差点被围歼，接着新编第 22 师、第 96 师轮番上场仍然节节败退。直到斯瓦阻击战，侦察员马玉山从日军第 55 师团司令部智取到一份作战地图带回，杜聿明方知敌第 18 师团主力两个联队、山炮和重炮各一个大队加入了第 55 师团进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 56 师团已投入战场，于是自然地认为日军两个师团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五军的正面。具体情况是日军主力继续北上，孤军奋进以期牵住远征军主力，另外兵分东西两路攻克和邦占领东枝。此刻英军送来错误情报，史迪威和罗卓英在这紧要关头出现两次调兵失误，打破了远征军正常应对在激战中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向后方作

有秩序的退却，被突然穿插进来的日军第56师团切断了退路，占领密支那。

中国远征军一共出了多少兵力？蔡青年问。

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般估计是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第5、第6、第66三个军共9个师，对付日军2个师团，可以打成平手。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在缅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个精锐师团外加一个第5飞行师团。就是全部远征军的装备都达到机械化第200师的水平，还需增加3个师，方能与敌持平。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的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增援上来后，及时按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三个军同日军三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等地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时，鲁汉人讲话：杜聿明说过，敌我双方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都不清楚对方投入了多少兵力。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在情况不能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日军主力，使日军56师团先头部队平井支队在4月22日中午10点左右冲入和邦，从侧翼突破。如果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军主力三个师从4月19日开始向东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线展开有三天充裕的时间，第200师48小时内即可赶到和邦布防，新编第22师、第96师亦可随后赶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战场情况将是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与我第5军主力在和邦迎头相撞，另外，新编第28师也可投入作战。如此，纵然不能击败日军第56师团，但维持一个僵持局面没有太大的问题。杜聿明对我叹息，说他没有坚持己见，服从了史、罗的命令，没有彻底闹翻，未能独断独行，下令第五军全部向东枝集中，造成逼走野人山的悲剧，饮恨终身。

蔡青年问鲁汉人：中国远征军最后跑出野人山的肯定是你，有没有留在野人山周围不走的？不中不印不缅失去了国籍当野人做国际流浪汉的？

鲁汉人说：不会有这种人，不会有这种人，别说男的，女的也没有。至于从野人山跑出多少人，要问马老弟了。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的时候有极少数女兵，大约数十人吧，后来，被毒蛇咬的，被野狼咬的，被瘴气染的，两个月后很少见了。染上瘴气后发高烧，进入癫狂状态，经常脱光了衣服，又哭又闹，疯狂地跑，上山跑到悬崖边纵身跳下，就这样告别人世。吃了野草中毒而亡的，都不声不响倒下，误食变成了自杀，没有那么多中草药施救他们。只有一个战友在倒下前对我说：鲁军医，把我们到缅甸打仗和穿越野人山的经过告诉国人，我们是为国捐躯，我们是爱国青年。我问他是哪里人，几岁了？他回话：湖南人，18岁……

马中国说：走出野人山的人大概不到5000人，当中只有一位女战士，我在另一个基地，她在朗姆茄基地，人未见，从报纸上知道，也属22师，师长廖耀湘和夫人黄伯容去探望过她，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去为她画像。为了重组远征军，蒋介石重新启用卫立煌，1943年11月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共20万人。1943

年攻打松山，9 月 7 日成功收复松山，我参加了松山战役后，未及参加攻打龙陵的战役。那时的兵力是 10 个师，经过 5 天激战，全歼日军，于 11 月 3 日夺回龙陵。在印度的中国军队，由美国供给装备，组成驻印军，国内动员学生参军，由美国军官训练。记得我们在 1945 年 1 月才与驻印军在猛育胜利会师。他们被称作驻印远征军。

蔡青年问马中国：光复腾冲的战役你参加了吗？

这个战役要到腾冲参观了战场遗迹后跟你细细道来，有几个细节很特别……

马中国卖关子，蔡青年又问起在对面坐着的邓技师：听说那个沈醉先生前几年故世了，他指挥部下杀了不少人，后半生也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忆文章，你见过他吗？

我见过他，但不认识他。认识他、是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写的一张起义电文，才知道我过去在光学厂里见到过的沈醉是国民党的大特务。邓光波说。

蔡青年说：你是老昆明了，又见过有“军统三剑客”之称的沈醉，他这种人能宣布倒戈起义，是很不简单的事，要有点勇气的。

邓光波的年纪略小于沈醉，在一次国民党要员视察云南光学厂时，被技术科推为技师代表同桌陪酒，认识了他，当时沈醉的公开身份是个订货商，要求光学厂制造一批望远镜配备云南省三百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他想了想说：

龙云是卢汉的表哥，已在香港通电云南起义，1949 年 11 月中旬，卢汉宣布休假半月，不再到省政府办公。表面上是闭门养病，实际上是在调兵遣将，为起义做准备，还下决心戒掉了多年的鸦片烟嗜好。沈醉通过安插在卢汉身边的内线，知道了戒烟的事，推测卢汉下一步的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出国，二是谋反起义。沈醉将这一情况向台湾报告，毛人凤 11 月下旬两次拍电报给沈醉，传蒋介石下决心杀卢汉。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张群是卢汉的多年好友，亲自乘飞机从成都到昆明与卢汉见面做工作。12 月 9 日中午，卢汉得知张群要来昆明，便将机场控制起来，只许进、不许出。沈醉得知机场情况后，感到事态严重，是到执行毛人凤命令的时候了，准备出击时，传令兵送来张群邀他于当晚 10 点去卢汉家开会的通知。有张群的签名，不会有假。他与副手研究之后说，如果他在晚上 11 点钟以后不回来、也无电话，那就由副手率领全体人员，携带文件、电台和武器弹药前往昆明外围的中央军 26 军军部。随后又给台湾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告急。自己去卢宅凶多吉少，又无别的路可走，只有先去开会，随机应变。可放心的是妻子粟燕萍和几个孩子已被毛人凤强行空运到了台湾。沈醉把车子开进卢公馆，下车走到大客厅门口，就见张群垂头坐在沙发上，想上去问句话，被道旁的卫士拦住了：请到前面会客室休息。张群是西南军政最高长官，连他都失去了自由，证明自己已被软禁。走到客厅，见“中央军”军长李弥和余程万等人都来了。在枪口的威逼下，到会的人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搜身之后押往五华山省政府的一个房间。这里早已关着张群的随从们。沈醉自忖：以死相拼必死无疑，逃出去，毛人凤不会饶他，逃不出去，共产党不会饶他，自己只有走第三条路：跟着卢汉起义，真投降。经过一夜的思

考，他决定号召云南省三百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的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同他这个站长起义，并且将昨天达到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也一起交了出来。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对昆明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逃台根本不可能了。卢汉的部下递给沈醉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他在上面签字。他看了一遍后说：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我写的，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吧！他一挥而就：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立即一致遵照……

沈醉是个聪明人，自己拯救了自己，蔡青年说，也拯救了他部下的那批人。

这时，孙中伟饶有兴趣地移身过来参加漫谈。他是个肯学习、钻文史的人，从商并没有妨碍对知识的渴求，坐下后问马中国：

叔公，当年中国派了多少军队入缅抗日？第一次入缅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马中国义不容辞的样子，又对孙中伟虚心三分地说：我的肚子里可没有你收藏的雨花石那么多，怕说不好，年数又多了……这么说吧，前后派了 40 万军队。回来的不足半数，包括死在野人山的约六万人。1942 年 4 月，25 万中英缅士兵集结在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等待与日军主力决战。战区总司令蒋介石飞抵曼德勒，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然而英国人不愿意在热带丛林里拼光自己的士兵，他们只打算利用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而将自己的主力撤到印度。4 月 14 日，英军第一师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军 33 师团趁势紧逼，一支 3000 人的联队近乎奇迹地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了滨河大桥。英军紧急求援，向中国新编 38 师师长孙立人急呼救命。孙立人立即命令 34 岁的刘放吾率 113 团驰赴仁安羌。英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恳求孙立人立即命令 113 团渡河作战，但孙立人认为仓促攻击会暴露我军兵力，要刘放吾做一段时间的准备。刘放吾的 113 团抵达滨河北岸，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从 18 日凌晨开战打到 19 日拂晓，113 团渡河猛攻日军 33 师团。日军曾全力反扑，滨河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尸体，33 师团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 5 时全部撤出战斗。这一仗，刘放吾的 113 团 800 名弟兄失掉一半，毙敌 1200 人，解救了 500 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英军第一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 7000 余人陆续撤出阵地，高呼“中国万岁”。刘放吾团长为此擢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新 38 师后来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中将军长。刘放吾是湖南桂阳人，黄埔军校第 6 期毕业，参加过两次淞沪抗战，1942 年 3 月 28 日入缅时是上校团长。1948 年 12 月他奉命到台湾，不久，因孙立人遭软禁，刘放吾受牵连，直到退役仍为少将军衔。1963 年我在缅甸的华文报纸上看到过一则“冒牌将军”的消息：主角林彦章冒充刘放吾将军骗取英国驻香港三军司令菲士廷的信任，集资 1000 万元，被香港当局侦破，下令拘捕。

孙中伟很感兴趣，插问：怎么会跟英国高官搭上了关系呢？

马中国说下去：菲士廷这位英国驻香港三军司令，原来就是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被113团救出的7000余名英军中的炮兵团长，1950年官拜中将，他念念不忘中国军人的救命之恩，到处打听刘放吾，希望能当面表达谢意。骗子林彦章知悉后就说他就是当年救菲士廷的中国军人刘放吾的部下，竟然获得了他的信任，成为座上客。林借此特殊身份到处招摇撞骗，集资建造"菲士廷新村"。1963年10月18日，台湾刊出一组关于刘放吾将军的报道，其中一篇的标题就是《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此时的刘放吾在台湾做煤球煤气生意。1992年4月初，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会见了刘放吾将军，对他表示了感谢和敬佩。

马中国在缅甸华文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是真实的。1994年6月29日，刘放吾将军在美国洛杉矶去世。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国防大学将刘放吾将军列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之一；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先生应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邀请，9月3日，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活动和纪念仪式。

南京至昆明的旅程就这样在平稳的车轮滚动中与人声的滔滔中随风而去……

第四十七章



抗日战争年代的松山是何等的重要，解放后，这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山，又是国民党正规军抗日的主战场，不管是悲壮剧还是喜剧，提到这些都有些忌讳。“文革”之后打破了历史认识上的局限，松山这块变冷了的热土重又回归世人的视野。间或有人来光顾它的面容了。记起它的马尾松焦裂时的脆响了。这里没有设立什么对青少年的教育基地，日本军队修建的阵地却不是人为地保护了下来，而是地处偏僻，无人关照，被人遗忘等等原因，自然而然地被六十年的草木覆盖着，养息着，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成为了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一处抗日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在南京还乡旅游团中马中国是唯一参加攻打松山的中国远征军中的军官，接着攻打了腾冲，称得上是“云南通”，他很想去探望探望六十年前曾送过盐巴给他们的彝族人和傣族人……

过去的几十年，松山这块渗透了污血的土壤，被烈火烧焦发烫的岩石，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都嵌满弹片和子弹头的抗日圣地，在课本里，在历史资料里都很少见到松山战役的叙述。在美国人嘴里叫它高黎贡山系间一座长满松树的山，在日本人嘴里叫它“拉孟”。内地人很少听到“松山战役”这个名称。昆明人是知道的，出保山市，过惠通桥，怒江岸边就有许多中国远征军烈士墓，有名无名的，单个的少，集体的多，一排排，一列列，沉睡在丛林中、滇缅公路畔，山谷里，山沟里，都能在不经意间弯腰拾捡起一颗子弹壳、一块尸骨，半个多世纪了，没有人清理过松山战场……

马中国、鲁汉人、蔡青年在孙中伟和须祖月两位中年人陪同下，包租两辆当地旅游公司的三轮小汽车爬山闯进松山下的一个彝族小村寨，说不上旧地重访，六十多年前马中国暗访过的彝族老人傣族或傈僳族老人，不可能还活着甚至记得他送盐巴那回事，他们的小辈，能讲本民族语言也通汉语，交流还是可以的。乡间公路

坎坷不平似贵州山区，民房多数是木板房，屋顶都是奇形怪状不伦不类的铝皮或铁皮做成，山民杀猪宰羊用的刀具竟是日本刺刀，挑水用的水桶是日本军用水桶，饭锅、菜锅是用日本飞机残骸的铝片敲打成型的，男人们的烟嘴是用大口径的机枪弹壳制作的……在松山四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沿线，大多数不规范的民舍建筑都是利用松山战役后留下的战利品、遗留物自己创造一下配以弹洞累累的松木搭建起来的，六十多年了，掩映在新生成长起来的松林下、山坡上，木棚旁边是战争的残存物——枯焦的半截老树桩，在它上面搁根竹竿晾衣服，并不是有意留着作纪念碑的。孙中伟和须祖月听不懂山民的彝族话，“发言人”还是由马中国充任：

老乡，1944 年的 6 月份，远征军在这里打鬼子，仗打得轰轰烈烈，死了很多人，你们知道不？

知道，知道，我们老辈人都跟我们讲过，今天我们还留了不少东西，你们谁要买去玩玩？便宜得很哪！

这家人便拿出各式各样的子弹、手榴弹、刺刀、炮弹壳、日军帽、飞机铝片、美国油桶、坦克钢轮给他们挑，当面论价出售。

这些东西怕都沾着鬼气吧？马中国故意说。

我们住在山上几十年了，没听到过鬼叫见到过鬼影。老乡笑着回话。

鬼到哪里去了呢？

鬼都被子弹炮弹打死了呗！

你的话听着新鲜，鬼还能再死一次？人再活一次的事倒听说过的。

为了证实鬼能再死一次似的，老乡搬出一棵树桩，脱皮了，竟是楠木，上面布满机枪子弹，弹孔数不胜数，估计当年战场上的情景：战士先以树干为掩体，在战位上对敌射击，遭到敌方暗堡内的机枪扫射，相持了一段时间，以至于留下了蜂窝般的弹痕，战士肯定难逃死亡，倒在了树干下，你们看看，远征军死一次能够么？变成鬼后，再死一次两次都无所谓了，鬼死过几次，这里的鬼也就不叫不闹不敢现影了，你说是不？

蔡青年听了感叹：老乡啊，鬼能再死一次二次，是你对生命的新解释，新的无鬼论，好，好！

鲁汉人做过让几万颗灵魂聚集在蟒珠上的努力，灵魂跟鬼的存在是一样的，他相信松山下老山民的自我理解，身处死城不怕鬼，与远征军长期做伴。为找老乡作向导，前去货摊上选择了几样东西作纪念，付钱后问：

谁愿意为我们作向导去四边走一走？兜一圈回来，在你们开的铺子里吃便饭，好么？

靠山吃山，他们靠战争留下来的“遗产”生活了几十年，有的自产自销利用战场遗物做成的工艺品赚钱吃饭，现在有人来松山参观游览了，哪块山沟有地堡，哪个山谷死了多少人，保山人不知昆明人不知他们知，没有人来管过，他们可以做主。地是他们的，山是他们的，不长稻不长麦，祖祖辈辈管着这片冷静的土地和山林，现在有了寨子开办的“农家乐”饭店，跟旅游公司挂了钩，生财之道刚刚开辟，今天碰

上了这五位外地客人，一声答应之后好奇地问：

外地人都知道我们滇西有座松山么？

知道，世界上也有许多人知道。鲁汉人答。

为了一座荒山，日本人当年干吗要占着不走，国民党的军队干吗要不惜牺牲千万人夺回来？美国人当年也出动了不少飞机呢，光复松山的日子我们记得，1944年8月初，远征军炸开山顶冲上去，日本鬼子没有一个活的。

马中国的回答很简单：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上支援中国的军货都从仰光通过滇缅公路运到昆明，松山在公路边上，日本鬼子就阻断了中国唯一的生命线，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出兵入缅，为什么要不惜代价打下松山的道理。

蔡青年问：老乡年龄多大了？

快六十了。

喔，打松山时你才几岁，是不懂这些的，知道的也是听前辈老人讲故事才记得的。

啊，你说得真对，我爷爷常带我去山上拾东西，一边给我讲当年战争的故事，后来不讲了，直到死。

为什么不讲了呢？

大人们都说，国民党军队打仗的事，不能讲，学校里老师上课也从不讲松山、腾冲、龙陵的故事，讲了不好，"文革"时更没人敢讲了，听到了造反派要抓反革命……

在场听到此话的人报以一阵苦涩的嘻笑。

历史是人造的段落故事，一段段故事，一辈辈人，我们只能身处，不能超脱。身在松山的少数民族，人离不开山，日本人侵占松山的险恶环境下，他们的老辈隐忍着过来了，这一辈拾掇战争留给他们的"矿"过日子。当年打松山的主要部队是何应钦的侄子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和副军长李弥领导的荣誉第一师，李弥是昆明人，他熟悉松山周围住的少数民族，曾在攻打松山前到过彝族村寨了解敌情，现在寨内有位高寿的前辈当年见过李弥并参加了民工队伍，帮助远征军打松山日寇。马中国将他请出讲他的亲历故事。老人用汉语讲话：

你们要知道些什么呢？

先讲松山山顶是怎么炸的？马中国当年半途去了打其力，漏失了这个关节。

先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了躲在壕沟里的鬼子，士兵挖地道挖了20天，用电气导火索点燃了炸药。打下山顶战事未了，我过了十多天战事平息后才上山帮助收拾战场，在一个坑道里看到48对尸体，远征军和鬼子一对一扭打在一起，死在了一起……后来，李弥在9月7日下午陪祭烈士，参加支援的民夫每人发一万元法币奖励金。

哦……哦……连我们的东北抗联神枪手蔡青年都哦哦连声，感叹不已。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抗日战争的注解，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各不相同，对五千年中国历史和人物也都各不相同，褒贬迥异，这是令人可以理解的。其实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除了汪精卫为代表的卖国集团外，对末代皇帝溥仪我们都给了公正的

评价，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可以任意抹杀或者回避的，做反面解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不难想象冲破双方的认知隔阂要靠智者们的不懈努力。

蔡青年第一次听到远征军抗日打仗的细节，很震撼，很共鸣，问老乡：

你知道中国远征军中有个戴安澜将军吗？

知道有这个人，被日本人的机关枪打死的。

知道东北抗联的杨靖宇将军吗？

不知道了。我们云南只知道龙云、卢汉。

蔡青年不再问了；鲁汉人不放过：他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你也要记住他哟！

在这个彝族小寨耽搁了一会儿，继续在向导领路下往松山高处走；当年那些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地堡和星罗棋布的掩体仍一一呈现在眼前，交通壕、坑道，使整个松山阵地全部联成一片。再往下走是第二层，是士兵休息室，铁床架子尚在，再往下探是发电室、电动水泵抽水系统，大量的武器弹药库、食物储藏库，野战病院和供军事人员的慰安所等等……马中国呵了一声，他不由得想起当年用美国大马力水泵灌水竟不见山下有日军逃出避难，山中竟筑成了排水系统、发电系统、通信系统，日军的战争机器是高效率的，两年时间就建筑成了如此庞大的地下堡垒……

根据日本人写的《大东亚作战史》记叙，当年的日本南方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大将曾到过松山阵地视察，可见松山在日本侵华战略上的位置有多么地重要。

解放后，这场滇缅抗战在国内似乎逐渐被人忘却了。可是在海外，仍有许多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当然还少不了日本人，因这场动天地惊鬼神的战争而联系在一起，好像永远停留在1942—1945年的中国云南和缅甸的热带密林丛中以及印度的驻印军兵营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松山这个战场保存得如此完好，全世界少见。村寨里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在战争一结束就跑到战场上去参观捡拾一些有用的东西，后来几十年一直靠掘满山满沟里的破铜烂铁卖钱，都没有掘完，所以他们对战后敌我双方的尸体遗骨，哪个阵地上的子弹多，炮弹破片和弹壳多……全然了解，积聚于胸……

抗日战争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悲壮史，不管是内战中失败撤走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内战中胜利坐了江山的中国人，当时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战的。

孙中伟参观过松山抗战遗迹，同在村寨的小饭馆吃了顿彝族风味的便饭，喝了碗米酒，心中有许多新鲜的感触，在乘车返回客栈的路上对鲁汉人说：

老叔公，我们在去腾冲市参观前，是不是同保山市有关单位提个建议：已建立的远征军烈士墓要保护好，在怒江两岸的村村寨寨普查一次，找找有没有当年四十万人的远征军中，当他死了实际上没有牺牲的外省籍的老兵，流落在热带雨林中，怒江山谷中，少数民族独家村落的茅棚里？

不会有了吧，像鲁大哥失落在野人山八年，还不是自己跑了出来，又能夠自己找到我的门上来……马中国代鲁汉人回答，笑语不断，鲁汉人不理他，认真接话：

小孙说得很对，亡者入墓入寺，生者入籍归宗，打上中国人的印记，自古如此。

去腾冲旅游前，孙中伟真的这样做了。见多识广天天看报关心时事的原人民公社书记，年龄跟须祖月差不多，他没有代沟，远征军的故事，抗战的人物的典型烂熟于心，见过松山的荒凉，有感而发：

当中国国内的抗战典型战例——松山大战的战场几乎被人忘却的时候，1992年访问美国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里握住刘放吾将军的手，重提当年113团在仁安羌救出数千英军的往事。她说："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不但救了七千多名英国人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我今天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坐下来听你详细讲述当年怎么打赢仁安羌战役的"。

须祖月也说了由衷的话：段希文将军在美斯乐说了句有力的话："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一直记着它。今天我在松山彝族村寨听到句有趣的话："鬼被打死了。"鬼都会被打死的战场，想想有多凶险！唉，中国远征军活下来有多么地不容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年代野心有多大，南京有他们制造的大屠杀，缅甸、云南怒江西岸有他们吃中国人肉中国人心的记录，刚才还听那位彝族老人说，日本鬼子还挑中国人的肛门，把肠子全部挑出来这样的酷刑残害我们中国人……这样去想，为拯救同胞战死在疆场有多么地光荣和自豪！

毛主席不是有诗句这样写着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矢志不移的原人民公社书记、吴三桂后裔之一的孙中伟，又想向保山市提建议了：将松山抗日战场的原始状态永远保留下来，国家投资办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四十八章



腾冲古称腾越。

日本鬼子侵占缅甸密支那后直扑腾冲，占领腾冲后由148联队守卫，占地仅34平方公里，明朝修建的城墙高2.8尺，墙砖为火山岩，十分坚固。搭梯子上不去，炸弹炸在岩石上竟滚落下来，不能在城墙上炸开，美国空军一时没了办法。1944年7月24日开始炮轰飞机炸，到8月初想了个办法：炸弹上加钢钎，落地后钢钎入地炸弹不滚动了，在城墙上爆炸。收效后，出动60架飞机，8月4日才炸开了城墙，日本鬼子调来了飞机，来不及了，中国远征军8月13日分三路冲进腾冲古城，一米一米推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18日巷战才基本结束，但几个主要战斗场地，比一房一屋的争夺困难多了，市民早知道中国军队要光复腾冲，大战在即，人都跑光了，内线人员的侦察情报很少能提供给前线连队利用……

好得马中国在当年腾冲战役结束前夕参加了收复工作，记忆中最接近战场实景的有两个场面。他说：

198师有个步兵连队冲进城，先打下了38师打了几个月都打不下的英国领事馆，消灭了死守在那里的日本一个小队鬼子，连长说，快到前边大柳树下休息调整一会，补充些子弹再转进，打出城后在来凤山下集中。转进到哪里呢，据说前面有处日本鬼子专设的营妓（慰安妇）所，关着的一群日本女兵没有来得及撤走，也来不及自杀殉国，要中国军队去解救。一听这种战斗不费力，精神舒松下来，走到大柳树下也不再用战士警惕的眼光去观察战场新环境了，美式卡宾枪放下，人躺下，眼闭上，悠闲地抽美国骆驼牌香烟了……咔嚓——美国造打火机的火苗尚未熄灭，高高的茂盛的大柳树上鬼子设防的树干中突然长出几个“窗口怪物”，扔下集束手榴弹，射下丛丛机枪子弹，鬼子发射的也是复仇子弹，中国军人没有一个能逃出厄运，牺牲在腾冲黎明前的暗流中……当然，大柳树上暗藏着的鬼子亮相后难逃被消灭

的命运，后续部队彻底消灭了他们！

光复腾冲的整个战役打了几个月，远征军死亡军官128名，阵亡士兵1132名，比起野人山中的遇难，松山战役的牺牲，数量少得多了，在城内大佛寺附近的一个战场上，有日本鬼子一个联队死守近月，不肯投降，而将总司令从重庆下达一道训令：为纪念"9·18"事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远征军协力同心一定要在"9·18"事件前的某一天光复腾冲！……马中国是知道这个雪耻日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跟鲁汉人、蔡青年、邓技师、孙中伟和须祖月一行人，现在是以旅游者的情绪解读1944年8月21日发生在大佛寺附近的旧事的：

今天已是9月14日了，大佛寺战斗尚未结束，枪声四起，包围圈越来越小，可反方向射出的子弹不停，常有战斗人员被打死打伤，却是找不到日本鬼子的狙击手躲在什么地方向中国人放冷枪……为防发生像大柳树下的悲剧，集团军司令部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骑兵连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高速视察大佛寺外围各条能驰骋战马的大道，观察这些子弹从何而来，马蹄声过，枪弹的火光闪现，却又寻觅不到暗藏在掩体后面的鬼子兵，再上演一次，倒下了一匹战马，我们的狙击手伏在马背后举枪观察射击目标，形成双方的狙击手互相对射，结果，远征军的狙击手倒下了，一时间，喧闹的战场竟鸦雀无声，五分钟过后，一道闪光从一口大铜钟的方向过来，我方又倒下一个战士……

翌日，大铜钟成了主攻目标，四面八方有狙击手在向大铜钟渐渐靠拢，寻突破口，大铜钟上不时发出受子弹打击后的咚咚声，小小的共鸣之后，又一片死绝，不免有些诡异的恐怖气氛，神鬼无常，是大铜钟里出了无常鬼不成！……几个勇谋双全的战士百米冲刺滚动身体接近了大铜钟，几乎到了举手可触的零距离，贴地听听，抬头细看，已能看清钟体表面的大字——大明景泰元年制。阳文凸现，它们的周围已被乱枪的弹痕点缀，像人脸上的几处麻点，不伤它的尊严，无损它的命运，它仍岿然不动……事到此时，有头脑的武将油生了文思，喔！日本鬼子不可想象地躲进了有几吨重的明朝古铜钟内负隅顽抗，学会了"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不成？呵，铜钟的中间部位有个好似射击孔的大洞，成了鬼子向外射击的天然洞口，大铜钟成了他的保护伞！外面的狙击手想击毙他，自然比从暗堡的射击口去击毙对手难上几十倍。好了，活鬼子现下成了死老虎，怎么收拾他，还是个难题，从洞口伸进枪杆射不到他，射通铜钟厚厚的铜壁置他于死地，也办不到，倾倒铜钟活捉他，又将无谓地牺牲自己的战友……还是有个战士想到了和尚击鼓撞钟过年的习俗，在钟架上吊起一条粗绳，悬起一根粗木，几人合力向大铜钟撞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贴地的大铜钟虽然其共鸣声不像悬空的那么洪亮，共鸣之声也显木讷闷憋，吼吼吼四声，阵阵震溢之后，是死是活，猫腰趋前瞧一瞧再说……哗！躺在钟膛地上的这个鬼子兵七窍流血，已回国见武士道祖宗了！

蔡青年听马中国讲这个有趣的二战抗日故事，曾联想到自己在长白山兵工厂击退日寇袭击的往事，相比之下，让自己从铜钟的洞口外向内远距离击毙狙击手也真有一定难度，认为用共鸣震死敌人，是种科学的战术，声波、光波和气流也是一种

克敌制胜的武器，不由得赞赏一声，发表感慨：

中国远征军的指战员们打出了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是互补的，国内国共合作，国际苏美中英法合作才是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和国民党领导下的阵地战各有千秋，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南方有美国的帮助，东北有苏联的帮助，仗主要靠中国人打的，所以抗日战争称为全民族的战争，真如国歌上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滇西的几个战役打得很激烈艰苦，中国远征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腾冲古城内外有许多烈士墓和无名英雄的烈士碑，让后人祭拜和瞻仰，松山下的坡地上虽然也有，相比之下，冷凄得多了。马中国提出：龙陵什么时候去参观？

蔡青年说：在保山市休息一天吧，到了旅馆你给我们讲讲龙陵的光复故事，大同小异的话就不去了，先让邓技师回昆明把安葬老母的大事办了，一同去大观楼玩一趟。

鲁汉人说：让须祖月陪同吧，没人陪同不放心，你也上了年纪了。

邓光波谢辞不掉，带着各人送赠的礼品先行从腾冲乘车在须祖月陪同下去了昆明。一行六人乘原车回保山市。光复龙陵的故事全由马中国在汽车上开讲，包车人少也不影响别的客人，蔡圆也很爱听马叔叔的讲述。

龙陵县城是在腾冲光复的同时开打的，打的时间比较长。牺牲比松山和腾冲两个战役大，据战后统计，日本鬼子死 10620 人，我方死 28340 人。主力是 71 军作战，2 个师打了 20 天剩下了 2000 人，发动了三次进攻才攻下，美国空军在飞机上拍的航空照片发现：山谷中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行军路上，一长串头尾会移动的小树不间断地往龙陵方向靠近，不知发生了什么敌情。71 军司令部黄杰召开情报会议分析，原来是日本鬼子的增援部队，坐着装甲车向龙陵开进，每辆车上直立着一棵树作掩护，对付航拍，兵力不下一万二千名。好在缅北滇西战场已无大战，龙陵是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了，便调集友军决战龙陵，远征军三面包围县城，一半军队打援，11 月 1 日攻占核心地区，一直打到 1945 年 1 月 27 日，全歼日寇占领县城的驻军，打援的部队向反攻的日军追击，终于在畹町与另一支驻印中国远征军会师，云南全境光复……

远征军打的日本鬼子好像比爸爸在的东北抗联打的日本鬼子厉害……蔡圆发疑问。

不错，日本鬼子派的精锐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占领龙陵城的日本指挥官叫田岛，是个中国通，被占领的龙陵城里的小学生都听过他说中国话，教唱日语歌，进行奴化教育，穿汉服时，跟中国人就一个样子了。不过，在中国大西南的日军被消灭的日子很晚，越到最后越疯狂，就叫垂死挣扎。

包车里的人谈话断断续续，车轮在过怒江上的惠通桥。此桥废了又建、建了又废，战争给它带来了累累创伤，历史给它记下了功劳，没有它，处于弱国地位的旧中国，恐怕早被松山的日本驻军越过怒江占领了全部云南土地，可悲的是我们用了断桥之法，等于自残之法才保了怒江东岸的保山市不被支解……

看到惠通桥、怒江和保山市，让鲁汉人想起了六十年前，一批十七八岁的保山市华侨学校的男女青年学生，抱着爱国主义热情踊跃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场景，有几个女学生当了野战医院的护士还没有退进野人山，就在滇缅公路上被日机炸死了……

孙中伟插话：最近看到报纸上说，走出野人山的只有一个叫刘桂英的长沙人，她是个护士，是新编第 22 师的，师长廖耀湘和夫人请她到家里做客，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去为她画像。1945 年 1 月，或许就是刚才马老你说的龙陵光复的日子，驻印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朗姆茄基地出发，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 18 师团进行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回国。

你们不是说野人山里没有日本鬼子嘛？蔡圆发问。马中国责无旁贷要由他回答：

日本人占领仰光后从惠通桥打不过怒江，调兵追击中国远征军的战略进攻态势没有停止过，驻印军从印度打回云南和缅北，日军组织了新师团进野人山的边缘地带阻击驻印军，破坏新建筑成的史迪威公路，野人山也成了抗日战场了，打散的日寇有极少数没能跑出来……报纸上刊载过，在菲律宾的鬼子兵在森林里躲了三十年呢，鲁大哥你不被困住了八年么？

如此说来，我们第二次进野人山是 1963 年，日军进野人山在 1944 年底，野人洞离印度的边境不远，有可能小野人是被日本鬼子打跑的，大野人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那么，小野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它母亲的身边团聚了！野人山不必三探了，既无活体亦无灵魂了……鲁汉人倏忽间打消了去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旧地重游之旅；但愿它仍然活在地球上就好……

马中国补充了几句：大野人被害的时间应该在 1950 年之后，你先一步逃出来了，没遇上鬼子兵是大幸！日本鬼子没有你的本领大，不懂中草药，误吃有毒野果，说不定永远走不出野人山了。只要保证蟒珠里没有一颗日本鬼子的死灵魂就好。

第四十九章



最吸引“旅客”的地方只剩下中国酒乡——贵州茅台镇丁家老酒店了。

此番成行，马家寨鲁、蔡、马同族三兄弟可以实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家福：丁美亚、张秀娟、吴娃第一次见面，小亚与鲁汉人六十多年之后父子相会，两个时代的两个人，战争中离散，困苦中进取，不成豪杰也成了人中人，天地沧桑都在个人的命运之石中击出了火星，传承着一个家族的血脉。

丁家老酒店已被拆除，马中国到过鲁小亚新居，丁美亚就住在儿子媳妇那里。弟弟小留子拿到了政府拨给的拆迁费造了新房子，退休后做着寓公，享清福了。马中国先用手机打了电话给吴娃，约定今日中午抵茅台镇，请她去公共汽车站迎接。这段时间里，吴娃做美亚嫂子的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凭吴娃的口才，凭老姐妹数十年的情感，想来她能胜任“特命全权大使”这个荣誉称号的。说到鲁小亚，马中国是有心计的人，他承诺过送给侄子的礼物这回也特地带来了：一只绘有吴三桂、陈圆圆戏文的清乾隆年间出品的瓷瓶。更有一篇记载李自成进京直到退出都城整个过程的《甲申日记》，是明朝崇祯内监王永章撰写的日记，里面记载着吴三桂与其父吴襄在陈圆圆被李自成扣作人质后的两地通信。这对研究历史的鲁小亚来说十分重要，一定饶有兴趣。做通了小亚的思想工作对促进父母双方能仁爱、包容处事将起作用。历史人物所走的路，今人可以作出评价，当时所处环境已成历史不能再来一次，马中国提供资料给小亚的用意无非为了证实吴族在马家寨的太婆陈圆圆的确有其人其事。汉民族的江山转移到满族人手里，等于宋朝江山转移到蒙族人手里的元朝，仍然是中国人在写历史，不为大耻奇辱，跟汪精卫的卖国、溥仪当日本人的儿皇帝有别。

老街都拆迁换了新貌，仅剩的遗迹恐怕就是那顶跨越在赤水河上的大石桥了，当年鲁汉人和马中国在走投无路时决策去南京找蔡青年的主意就是在这里定的，

纪念地不能不看。眼前的景致，不能同日而语，除了河水的波浪不变，色泽不变，两岸变成了林立的绿化带、住宅区，鲁小亚母子的新宅就在那一片绿树围绕的高楼里。

小亚通过吴娃与马中国的手机通话，知道一行人中午抵达，先将舅舅小留子请到，辈分上，以他出面才般配，会客厅中间已摆上大圆桌，满桌面陈列似的放着烟酒糖各式土特产品，两边靠墙的沙发前茶几上，一杯杯清茶蒸气冉冉上升……

这种场景中，只有马中国和吴娃老夫妻俩充当司仪式人物了，老头老太一拨，下一辈的人也都属退休阶层，第三代也都长大，迟来的第一次见面，没有个"中介人"真不行呢，马中国在吴娃领出小房间里丁美亚之后说：

来来来，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先说说嫂嫂丁美亚，数十年如一日，一人独自抚养儿子成家立业，好比岳母；二嫂张秀娟，跟随二哥出生入死，好比孟母，从长春迁沈阳，从沈阳迁西安，从西安迁南京，三迁家门不离不散；弟媳吴娃，助我国外创业，好比淮阴漂母——她们是中华三大贤母，万世流芳，我们吴族三门女当家大爱无疆，成就了我们兄弟仨安危相济，长寿百岁活到今天，伟大的爱心用在儿女身上，使小辈有了知恩必报的美好品质，有了今天的大团圆。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孙中伟，他是我们旅游团的团长，真实的身份是吴太公血地吴族的掌门人，鲁大哥在高邮得到他的保护，朝夕相处，功德无量。还有两位在昆明办事，过几天相约在茅台会师，到时再作介绍……

蔡青年在旁心急了：给三位老太太戴过三顶高帽子，说了一箩筐，怎么漏掉了鲁汉人哥嫂见面的关子戏呢？……马中国在打迂回战，转到丁小亚身上：

上次小亚说暑期放长假才能去南京探望父亲，他不能兑现，是教学工作忙，我想跟鲁大哥一起回贵州探望嫂子，这几年他忙着一件大事，云贵高原人一说就明白：他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遇难的几万战友聚财立碑营建一座佛殿，铸造一尊青铜无想大佛，让远离滇缅公路抗日前线的南京人个个知道中国远征军抗日战争中的艰难经历和牺牲精神。大佛造好了，碑立了，我们都是中国远征军烈士的守灵人。云南怒江沿岸、松山脚下、腾冲城里的无名烈士碑都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建立的，在南京的碑是在共产党改革开放条件下人民政府批准的。

孙中伟摸透了鲁汉人的心思，马中国说到守灵人这层意思也不便说下去了，蔡青年将要说什么话他自己会说，只有他居中说几句能揭开父子之间不便直说的心声：

从辈分上说，我与鲁小亚是同辈，今天第一次见面称一声兄弟。烈士碑林如果没有人守，百年千年以后可能不见了。绍兴的大禹陵，无锡的泰伯墓，南京的明孝陵都因为有人守护，千年百年立在天地间，改朝换代不用愁。小亚是研究文史的，能不能回到吴族太公的血地马棚湾写一写祠堂里的三棵桂花树？血脉文脉都根连根，斩不断的。爷叔们年纪都大了，鲁老自己说一生做了一件事：将六万颗中国远征军野人山遇难烈士的灵魂引领出了野人山。一生研究野人，将一颗野人的灵魂一起带出了野人山，一生积蓄用在了无想大佛身上，为什么如此地痴迷？信念使

然！世界上的人类，没有比民族信念更伟大了，纪念野人山遇难烈士是民族的礼赞，比家族的礼赞更重要。鲁、蔡、马三位爷叔千古后谁来传承这种民族的礼赞与守望？……鲁小亚最适合最理想。茅台的住宅留着，让你妈住，你爸回茅台有个落脚地，不要了就转送给你舅舅家。南京鲁老的旧洋房赠给了马老，我替你在高邮造套写字楼，让你父亲从养颜精舍搬出来与你一起住，既报恩又写书，让鲁老继续研究他的业余老课题：猴子怎样变成人。不能因为爱喝酒舍不得离开酒乡哇！

蔡青年顺着故意问一句：鲁大哥，中伟代言不代心，你说是留在茅台，还是带丁美亚母子去南京和高邮认认祖，看看你为之奋斗一生的业绩？

我两手空空，有什么业绩？一切要尊重丁美亚和小亚的意见，他们相扶一生，不能再分开了。鲁汉人第一次提到丁美亚，她的名分却没有认定，留有空间。

吴娃在茅台住了一段时日了，她跟嫂子一定有心的交流，摸了些底牌的，不认亲也该认几十年的姐妹情，可吴娃就是不插话，想让丁美亚自己表态？想不到，寡言少语的二嫂张秀娟又说出了段非凡的话：

大嫂心里不要有政治隔阂，蔡青年和我是共产党员，鲁大哥和马老弟是国民党员，按现在的政策，他们兄弟俩可以恢复党籍，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补办个手续嘛，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国民党也革命，共产党爱国，国民党也爱国，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也抗日，大嫂是中国远征军军医的夫人，有什么不光荣的？

光荣，光荣！吴娃顺水推舟，说：大嫂被"文革"中的冲击波凉着了，不敢说话，变得胆小怕事，连马家寨的陈太婆墓发掘了都不让小亚去参观，怕人家多一句闲话。

丁美亚的思想桎梏是不是存在这层隐痛？只有为儿子的小亚知晓，他在含笑凝视母亲，不轻言表态。马中国暗暗佩服二嫂张秀娟内秀的品格，不当官，不外露的普通女共产党员竟有许多闪光点。蔡青年在玩味张秀娟这段对丁美亚起针灸作用的美言……

是的，我母亲的嗓门里一直被这根硬骨头哽着，比别人低一头似的。鲁小亚看着白发满头的母亲低声自语。她改嫁给那个粮管所书记根本原因也是想解脱这种身不由己的枷锁。一半也为了小亚。大家都这般的高龄了，回茅台团聚可能是最后一次，丁美亚一家不肯去南京，鲁汉人不宜留在茅台的话，等于是生离死别的黄昏宴……蔡青年一家是第一次会见大嫂，丁美亚是尊佛，也要用天神天将的力气将她搬到南京去，找个话头说动她吧……离休的书记不罢休，沉思了一阵才说：

大嫂子，我看这样吧，鲁大哥在南京的无想山上造了尊无想大佛纪念中国远征军的野人山遇难战友，日夜在山上守灵，你去了就代鲁大哥做守灵人，让他抽出身来写点东西，写什么呢？总结一下中医药治病的经验，为人民服务没有止境，许多实例都是治病救人的法宝，带到棺材里去可惜了。七十多年前你得的美人麻，喝了乌沙蛇药酒好了，七十年没有复发，不是独一无二的秘方？

一语引发千层浪，这是丁美亚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她曾为丈夫的执着从军欢愉过，为丈夫的高明医术钦佩过，为他们同族兄弟的友谊深情击掌过，为他业

余的研究野人兴趣包容过，也为他的战场命运担忧过……如果相依为命的儿子愿意跟父亲同道走，自己不跟小亚一起过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耳畔传来小亚跟中伟的对话：

小亚先生，你研究明史的话，居江苏有益，一，明孝陵、明故宫都在南京，喝酒的话，江苏有名酒洋河大曲……二，南京有博物院……

不，我住茅台，并不喝酒，上课喝酒会影响形象，生活喝酒会误事。

茅台让你难舍的是什么呢？

难舍的是教过他们的一批批学生。

学生都进城读书或打工了，你守在茅台也见不到他们啦！

你说的倒也是个理。

你过去了，见见吴太公的血地，让母亲跟你一起见见赤水河之外的大江河大世面，让父亲跟你讲讲野人山，让蔡叔叔跟你讲讲杨靖宇，让马叔叔跟你讲讲吴太公陈太婆的故事，当然，你父亲出巨资铸造的无想大佛更值得一看，它的身上除了佛光，还有灵光……

是的，是的，让我先征求一下母亲她老人家的心愿……小亚对宁静庄重的母亲瞥了一眼。

先到南京看看玩玩，过江上高邮我们有专车往返，出游给鲁老调配一辆轿车，我全程陪同，让你们玩个痛快。

谢谢，谢谢。

本家人，不用谢，我们等待回昆明的邓技师和国民党留泰国残军的第二代须祖月两个人回茅台后一起启程返宁。

你们马家寨不想去了？

要去，要去，都在贵州又不很远，我们还要送一批马棚湾吴太公的遗物照片给陈太婆陈列馆，双方印证，互认族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可以评说，不能代人受过，相隔 360 年了，即使被称作吴三桂的孝子贤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他留给马棚湾一把青龙偃月刀外，没有什么了，三棵桂花树是后人栽的，这跟马家寨狮子山下的陈圆圆墓一样，作个纪念罢了。

啊，孙先生的历史观点跟我相当，有共同语言，有共同语言，太好了，太好了……

鲁小亚像相遇了知音，看上去心里明确了去高邮和南京走走的决心，又继续说：

马家寨的民间组织“南明历史研究兴趣小组”邀我去参加讨论“陈圆圆是否回到吴三桂身边的问题”，以此来证明陈圆圆墓穴中遗骨的真伪。今天马叔公和孙大哥你俩来了，走访马家寨时一起去，三个人三张嘴比我一人贫嘴有说服力。

历史靠考证和物证才有说服力，明朝崇祯皇帝内监王永章写于当时的《甲申日记》，记载着李自成进京直到退出都城整个过程的宫内所见所闻，最有权威性，最有说服力了。鲁小亚知道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占有第一手资料，别人没有的自己有，别

人有的自己没有，嘴短不说，脸都没地方搁。现在马叔公专门为他带来了《甲申日记》，便通宵恶补，连看了五遍，加以消化，认真写了发言提纲……

鲁汉人自称一生做了一件事：引领遇难于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战友灵魂走出野人山，为他们找了个归宿地，安息在中国土地上，立了碑，为他们守灵。

鲁小亚也想为马家寨的乡亲做件事：狮子山下的陈太婆墓是真实的，有史为证……

第五十章



吴三桂兵败，亲将亲兵各奔东西，家属家人有目的逃难隐蔽，诛九族后能留下性命的，历史上为吴三桂写大传的历史学家也不一定全清楚，战争中的明清两个朝代、汉满两个民族的政权交替完成后，“三藩之乱”平定后，吴三桂的亲属流散到了何地是不敢漏出风声的。从昆明逃出来的陈圆圆和军师马宝是一支，侄子、儿女们又是两个分支。上世纪发现了陈圆圆的墓，立了碑，出土了文物，认定了陈圆圆的遗骨，成了县里一大景点。有人就提出疑点：

李自成的大顺军入京后，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在京里，想将陈圆圆送到山海关吴三桂处，却被大顺军发现了，即把陈圆圆送入宫与明太子关在一起作为人质，与吴三桂进行谈判。如果陈圆圆没有被大顺军放回，并且证实到了吴三桂兵营，那么贵州水尾镇马家寨狮子山下的陈圆圆墓是个子虚乌有的假墓，马家寨人空欢喜一场为其次，欺骗全国人民，骗取钱财为大罪。乡镇干部吃不消了，批准本县的一批陈圆圆迷自发组成“南明历史研究兴趣小组”，小有名气的中学退休教师鲁小亚被邀成为小组成员。

于是，在邓技师和须祖月回茅台之前，翌日即乘车前往马家寨，鲁、蔡、马族兄弟仨不必说，孙中伟是第一次千里寻访，鲁小亚充当了主角，马中国和孙中伟成了特邀人员，他俩是准备小组讨论时发言的。蔡青年是旧地重游，马家寨的老人们都还记得东方红拖拉机的事吧，他不准备出席讨论会，陪鲁大哥上狮子山去家庙烧炷香，看看陈太婆墓的出土文物就可以了。吴娃和张秀娟因为不放心丁美亚，尤其是张秀娟双脚不方便，没有同行。蔡圆和小留子充当了贴身保护人同行了。

茅台向东行，过遵义市，至岑巩，公路行程一天半，孙中伟是打的走的，仅在遵义会议旧址停下参观了一会儿，旅游者年龄大了，而包车安全些，方便些，少受些旅途劳累。蔡圆带了些药，以防晕车，小留子带了些矿泉水和干粮，只有鲁小亚像出

差，带上了硬面笔记本和红黑钢笔，加上旅行茶杯里加盖密封的茶水。

马家寨换了一页历史，不仅墙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标语不见了，连房子都拆了，不仅手推车、自行车没有了，连东方红拖拉机也不见了，人是新人，房是新楼，地是新绿，路是新路，大片小片三层浇注的新水泥公路。大河的潺潺流水、青油油的狮子山没有变，家庙没有变，铁香炉没有变……

变化最大的当然是吴氏坟山地块上的陈太婆墓区了。为不打扰乡亲，蔡青年和鲁汉人压根儿没有答应露真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走走停停，坐坐歇歇……让蔡圆负责去三星级的陈圆圆大旅馆订下一行人的房间和食堂伙食。

下午一时是马家寨南明历史研究兴趣小组的活动时间，什么时间结束未定，东道主招待住宿和吃饭。鲁小亚是熟人了，与召集人见面，为马中国和孙中伟作了介绍，新建的村委会藏书楼是小组活动会场：一帧坐势的陈圆圆遗像图是唯一的标志性布置了。参加不定期的研究小组活动的有五十多人，讨论的主题就是那个又要紧又尴尬的陈圆圆有没有被大顺军放回，送到了吴三桂兵营？实质是要弄清陈圆圆墓的真假，防伪造。

在各说各的，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小亚喝口茶水，右手臂做了个好似拨开乌云见太阳的空中滑行动作，左手捧着一本《甲申日记》，说：

我新近看到这本书，书名叫《甲申日记》，是明朝崇祯内监王永章撰。原文摘录给大家读一读，不必作什么解释词——

甲申（公元 1664 年）三月二十二日三桂给吴襄信：“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迂避，出城为是。告知陈妾（圆圆），嘱伊耐心。”

三月二十五日又一信：“得探京城已陷，儿拟退驻关外，家口均陷伊手，只能归降。陈妾安否？”

又一信：“接二十日谕（吴襄给三桂信），知已归降，欲保家口，只能归顺。陈妾骑马来三桂营，何曾见有踪迹？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

三月二十七日又一信：“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所掠，昨乘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深恐陈妾或已回家，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之间又一信：“奉谕（即吴襄信）陈妾安养在宫，太子既在宫中，曾否见过？父亲可面奏（自成），但求陈妾、太子送来，（三桂）立即降顺。”

以上诸信，是吴襄向大顺政权上交的。大顺（李自成）即作出反应：四月初六便发檄与三桂云：“太子好好在宫，汝莫想借他为由。朕已封为宋王，将尔等妻女与他同居。”

当时谣传吴三桂欲奉立明太子为帝，故大顺遂施行分化政策。“四月初九，自成下诏亲征吴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宋王、吴陈氏（圆圆）、吴李氏（三桂两妹）皆随行。”

清多尔衮亦率军于四月初七日从沈阳出发，十九日大顺军、清军都到达了山海

关附近。

“四月二十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是夜太子与圆圆放还至三桂军中。”

这次放还，双方似有密约。二十六日闯又为誓书与三桂云：“大明朝义兴皇帝（即明太子）使监国大学士平南王吴三桂，大顺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尚书王则尧、张若麒于四月二十二日立誓于山海关。自誓之后，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顺已得北京，准于五月初一日交还大明朝世守。如北（清）兵侵掠，合力攻击。休戚相共。有逾此盟，天地殛之。”

李自成在一片石战败，与吴三桂私下订约，条件是放还明太子与陈圆圆，实际上是放还了，由于清兵的介入，双方力量起了很大的变化，吴三桂便背约。大顺军联明抗清的战略就无法实现。《甲申日记》又写道：

“五月二十八日，牛金星揭吴三桂告示：大约我胜利与我和，清胜即与清合，彼诱得太子、陈氏（圆圆），便尔背盟，实非人类。”

鲁小亚宣读完明朝崇祯内监王永章的日记摘录，十分明确地传递给人们一个信息：李自成是放还了太子和陈圆圆的，吴三桂在接到太子和陈圆圆之后，背盟了，李自成吃了大亏上了大当，吴三桂自此人生走上了另一条路，投机性很明显，出卖了李自成，出卖了明太子。鲁小亚又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吴三桂出卖了李自成，出卖了明太子，加速了明清两朝交替，做了清朝的藩王，历史发展没有给他一个好结局，但说他卖国又不妥！他把中国卖给了满族人，满族人也是中国人，跟宋朝江山败给了蒙古族的中国人一样，只是明清换朝过渡中，他充当了中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物英雄榜里没有他的位置。既然是陈圆圆回到了吴三桂兵营中，下面的历史真实性就无法推翻，无法否认，马家寨的老百姓故事没有造假，陈太婆的牙齿和遗骨都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宝！至今曹操墓、刘备墓有人抢注，貂蝉墓、祝英台墓有人抢注，为什么陈圆圆墓没有人抢注？拿不出证据哇！……

鲁老师的材料能不能打印几十份？

鲁老师读书读得多，记性又好……

有学校返聘你去上课，去不去？……

过几天，我就将去南京和高邮了，跟我身旁的两位老先生一起去。鲁小亚从容回话。

一星期半个月能回来吗？

江苏研究南明史的专家名家像柳亚子等等，来过马家寨的冯其庸也是无锡人啊……去了觅他们的资料恐怕一年半载都不够，高邮的地方志编辑和民间肯定有许多吴三桂、陈圆圆的传说，取经回来的日期难定，我写信给水尾镇宣传办公室吧。鲁小亚的话不便说透，到了南京也要看看，那无想山、无想大佛能不能俘获他的灵魂？去了那里，对茅台，对马家寨就无想了，不想了？……

马中国和孙中伟本想多少讲几句的，听鲁小亚在认认真真做这件释惑的事，捍

卫着马家寨人的尊严，也就不讲了。接着听完热烈的发言，马中国提议：

小亚，我们去跟另一分队会合吧，我带了照相机，一起拍三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三人走出藏书楼会议室，向狮子山踱步而去，迎来了鲁汉人和蔡青年，将相机递给了蔡冈，三角架支起，对好镜头取好景，嚓，嚓，嚓，嚓，嚓，嚓，每张重复一次：

第一帧，拍的是以陈太婆墓、马宝墓为背景的吴氏坟山；

第二帧，拍了家庙里的铁香炉；

第三帧，拍了吴太公晚年留给后裔的青龙偃月刀。

这是兄弟仨自1932年之后的第一次还乡合影，这是两地族人兄弟第一次在陈太婆的安息地合影，这是两个共产党员和两个国民党员的合影。因为高龄的关系，鲁汉人取消了野人山之旅，今天在青龙偃月刀前合影，他想到了吴太公，更联想到了赞美古人刘关张三结义的那句话：心同日月义动天。作为一页历史，抗日战争翻过去了，作为一页历史，史无前例的"文革"翻过去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统文脉，中国人的道德、智慧是人类历史这一部巨著中的一部分，越积越厚实，越积越光辉，必须由一代代后人传承下去。此番鲁小亚和丁美亚答应同去南京，接应做金陵护灵人的角色，真是不虚此行！鲁大哥的人生可以死而无憾了。

寿星是什么？仅是时间长度的积累。一年又一年，吴三桂三个后裔年龄积累都超过大清王朝从顺治到宣统的二百六十七年了，以至于接班守灵的人鲁小亚都过了花甲。可昨天的事恍然就在眼前，不由得又感叹人生的短暂了，所以谁都无法去跟时间比长短。守望炎帝陵、黄帝陵的子孙是守民族的传统，守大禹陵的子孙除此之外还在守文化，那陵地的一块巨石上刻载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呢！

鲁小亚小时候没能看懂鲁汉人背后那"反共义士"四个被国民党强迫刺上的文字，可他现在已经能看懂中国历史并在研究中国历史了。父亲一生业余研究野人没有什么成就，甚至没有能亲手开枪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即使用医术拯救过千万人的生命，也称不了英雄。儿子受母教远比受父爱多得多，这次能听从父辈的话携老母归宗作南京之行，他的视野和蕴含的哲理心理跟父亲是不同的，当然有所新的期望了。在启程坐卧铺车回故土的车厢里，他向家人族人畅所欲言：

我问过父亲了，去无想寺守灵，一不是去天天叩拜日日烧香，二不是去学做和尚改变信仰，不妨碍我自由心灵的游荡，不会做背上刺字的羔羊。到了南京，有许多新事可以做，可以学，比如说：参观一下明孝陵、明城墙、明故宫，了解明太祖朱元璋，参观一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了解一下南京人的苦难，参观一下中山陵、新街口孙中山铜像、藏经楼孙中山纪念馆，了解一下孙先生的革命业绩，参观一下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梅园新村，了解一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参观一下太平天国陈列馆，了解一下最后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南京有众多的历史古迹，都是我向往已久的圣地，眼见为实。当然，孙中伟先生对我说了，马栅湾也有一把吴太公留下来的青龙偃月刀，后人纪念他种植的桂花树，还有父亲"文革"受难时避险的湖中小岛……这些，都是我饶有兴趣接触的地方。小亚自觉加入了怀旧派。

这一次，丁美亚听了小亚的话后，没有去指责儿子开口无忌的毛病，也无欣赏的笑意，她变得平静、安泰多了，难不成心里也想开开眼界，看看新世界，在江南的春风里沐浴一次，荡涤一番？

完成母亲遗骨迁葬的邓技师刚刚跟须祖月赶回来，坐在蔡青年卧铺对面，说：

无想寺无想大佛殿外面的长白山巴根草肯定发青了，野生的菊花脑也发嫩芽了，这是南京的特产，下口清凉解热，南京的盐水鸭鲜嫩可口，到了南京先给鲁嫂子尝尝。

孙中伟也插话：我上南京带了吴太公爱喝的高邮三花酒，不爱喝酒的鲁小亚你也要破例尝一杯，度数不高。

对，喝了吴太公爱喝的三花酒，才算还乡认祖，认得你了。鲁汉人说。

真的吗？鲁小亚故意生疑，觉得父亲的话对他有分量，问母亲：妈，我一定要开戒吗？

丁美亚不知如何是好，回话道：又要问我么？在旁的吴娃正经地接茬：

儿行千里娘担忧，你妈哪一天不为你担心？现在好了，团聚了……过了年，再将舅舅和你媳妇和孩子一起接到南京，南京是个大城市，不会嫌多了几个贵州人，报不上户口吧。

孙中伟力挺：报高邮的户口也一样，现在过江很方便，铁路公路过江隧道啥都有，随意选择吧。最后，由蔡青年定音：

鲁大哥是县政协委员，政府会安排的，大家放心，让死者安息，让生者都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党和政府民政部门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职责，对我们这些高龄老者还有些特殊照顾，就怕自己吃不下玩不动不想享受，就像无想大佛那样，进入仙境，无声无息，不吃烟火食了，永享天福了。等鲁大哥百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会筹备一个隆重的寿星会，请市长参加，让他为中国远征军野人山幸存者、知名中医、野人研究者、吴三桂后裔、无想大佛捐资者鲁汉人老先生拜寿，为金陵守灵者鲁汉人先生颁发荣誉市民证书！

鲁汉人没有笑，鲁小亚没有笑，默不作声的丁美亚却笑了，加入怀旧人的队伍想必是件快心惬意的事，百岁不怀旧，等待何时？想当年鲁汉人也是个一冲而起的角色，有大鹏之志的人，很有耐心的人，他这一生，不能顺风翱翔或逆风怒飞，原因在于参加远征军进了野人山被野人禁锢了八年，回国后被"文化大革命"捆绑了八年，这种大鹏的性情被磨光了，他能活下来不容易，半野人、半渔翁的生活过后又过起了半僧人的生活，为来为去少了个家。吴娃跟她说了，鲁汉人的大难不死，是一心为了远征军的大国之魂回到中国，他用十四年在缅甸行医积攒下的巨款铸造了无想大佛，把远征军烈士的灵魂安葬了，也自觉地做了守灵人。小亚过去是不知道这些的，听说过后，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以至于积极为吴族做了件大事，弄清了陈圆圆墓的真伪……他们父子二人是欢喜做大事的人，我不离开他们，或许能为他们做些小事，弟媳张秀娟、吴娃不都是在这么做么，共产党都看得起他，我不能宽容他什么呢？……对，死者相守，生者相伴，让他有个完整的家。

丁美亚在列车上一路修正着自己的定位。蔡青年说的那句颁发荣誉市民证书的话，听了最舒心、最惬意了。

车至南京，迎接还乡旅游团的是老朋友王雄。他受市公安局之邀协助办案已完成任务，前天夏斗斗和卫珠将他坐车送了回来。他豪气不减当年，在南宝塔根的一幢新建写字楼上办公，相约宴请他们，办桌接风酒，见见鲁大哥的大嫂子和儿子，见见马老的夫人吴娃。蔡青年说不能破费你的，我们自己来。王雄却用新异的口吻向刚在写字楼里坐定的众人说：

你们在野人山、滇缅公路、云南贵州看到了什么，我先不问。这段时间里，南京又有了一大变化，它比汤山葫芦洞发现南京猿人还要轰动，还要神圣。南京就是南京，别的地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而且这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近在咫尺，五百米吧……

五百米？不就在我们金陵厂的范围里么？蔡青年问。

是啊，是啊，我们汽车过的南宝塔根，就是大报恩寺塔的遗址外围地名。明朝建筑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是江南名塔，佛教圣地，国家决定在原址重建在战争中毁了的历史古迹。我们厂前几年已将这块土地划归市政府国土局了。古塔不在了，地宫还在，政府就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世界仅存，已密藏 1400 多年的阿育王塔，塔里的金棺银椁里密藏千年佛顶骨舍利。金陵古都，法缘殊胜。法门寺考古发掘的是佛指。顶骨舍利是最智慧头脑的象征，现在已知的佛顶骨，全世界只有一块，它不在古印度，而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事。追溯佛顶骨舍利的历史，是唐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王全策派使者出使印度取回一块片状的佛顶骨。北宋高僧施护献出，供奉于宋天禧寺（古称长干寺，明称大报恩寺）阿育王塔内。释迦牟尼涅槃后，其真身舍利被摩揭陀国、迦毗罗卫等八国建塔供养。阿育王即位后，重新分佛舍利供养。中国有 19 处阿育王塔供奉佛舍利，金陵长干寺为其一。北宋真宗年间，下诏重修长干寺与佛塔，新建的佛塔敕名“圣感舍利塔”，长干寺后改称天禧寺。宋李之仪在《天禧寺新建法堂记》中明确记载天禧寺塔中供奉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明朝重建圣感舍利塔时改名大报恩寺塔。清朝李鸿章在金陵兴办金陵洋炮局时，把没了地面建筑物的大报恩寺塔地基划入了洋炮局，成了金陵兵工厂的地产。在这次考古发掘中，从地宫出土大型石碑一块，镌刻有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长篇铭文，详细介绍在塔下地宫瘗藏的物件清单。经开启检点，与碑刻铭文记载完全一致。文献记载，唐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润如刺史李德裕打开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发现佛祖舍利 21 枚，请出 11 枚迁往润州（镇江市），在北固山甘露寺建塔供奉，而留下来的 10 颗这次一并发现。佛顶真骨舍利也有 7 个，这是文献记载的数字。而金陵大报恩寺阿育王塔内发掘出的佛顶骨舍利是 1400 多年来现世的唯一一块。

鲁汉人听了王雄的新消息，说：哦，这件大事是胜过汤山葫芦洞和无想山无想大佛了，佛顶骨在什么地方，要去看看，要去看看……

暂时密藏在南京朝天宫，要举行了供奉法会和庆典仪式后才能供信众瞻拜。

我们这边将建成金陵大报恩寺文化园区，其中大报恩寺琉璃塔重建工程将率先启动。工程完工后，佛顶骨舍利将被迎请至琉璃塔内供奉。我被市里特聘为工程保安局的志愿服务团成员，这间新写字楼办公房间就是我的接待室。

王雄的一番话太新鲜了，太古色古香了，真合马中国和鲁小亚的兴趣，马中国借题发挥，对丁美亚唠叨：

嫂子你听听，到了南京，不是看几百年前的文物，而且看1400多年前的佛祖头顶真骨舍利，是看几十万年前猿人头骨的真身，而且就在500米之内的金陵大报恩寺文化园区，要参观券的话，尽管向王雄先生要……

孙中伟为留住丁美亚母子，也说起诱导话：刚才你们车过中华门，见识了吧，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墙脚下的秦淮河东关头水域，是南京云锦工人洗涤龙袍的水，只有用了这段水域的秦淮河水，皇帝穿的龙袍才光鲜，永不褪色。

张秀娟和蔡圆母女俩呢，回到南京就是东道主，说不出滔滔不绝的话，不声不响回家去摘菜园子里的菊花脑，去采购卤菜店里的盐水鸭，这些大嫂子、大侄子可能没有吃过的南京特产，眼被吸住了，耳被吸住了，嘴被吸住了，渐渐地，不怕心不被吸住……

马中国又对鲁小亚另辟蹊径：

茅台镇除了酒还有什么？何况你又不喝酒，学历史的人，要有侠士气概。我听说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先生，辛亥革命后从英国回来，临上船时发表声明："我是中国人！"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

鲁小亚抬头睁眼朝马中国凝视定神几十秒钟，咀嚼着这句话的涵义……

鲁小亚回头问邓技师：邓叔公，南京这么好，您为什么要将母亲的遗骨迁还云南呢？

噢，那是我老母的遗愿。我自己一家是不回去了，做金陵人了，要等眼见"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古都重造大报恩寺琉璃塔，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之都。我祝大家成为靠佛福而成为高龄的金陵人！邓光波是融入金陵福地的客家人，他的新家就住在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旁边，将是眼福最好的人，天天能观光，夜夜能得佛祖的保佑了。

丁美亚是随子上路，不在乎无想大佛的蟒珠里藏着六万颗远征军的灵魂，也不在乎高邮马棚湾是吴三桂的血地。马中国和吴娃是她可以信任的夫妇，六十多年的亲情了，他们出了国都还愿意回国家居在南京，马中国和鲁汉人都参加过国民党，回南京看到他们信仰的国父，相信死在北京的孙先生的灵魂一定也能回到灵寝所在地钟山中山陵，我是没有资格当金陵护灵人的，暂且栖身而已。他们兄弟仨六七十年江湖走下来，又能走到一起，住在一块，是件好事，没有在战争中牺牲是件幸事，都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大概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既然全世界唯一现世的佛祖头顶真骨在南京，证明南京确是个帝王之都龙脉之地，我的一生最后能找到能信赖的恐怕只能是佛祖了，住下来，看几眼佛祖头顶真骨，眼睛闭了，心花开了，也是个幸福的归宿……

命运之神又让她登上了鲁汉人的风雨之舟，愿她不再哀愁，得到鲁汉人的终生

关怀，完成坎坷人生的百年守望。一生最难消受的是别离，丁美亚已消受了半个多世纪了。古代虞姬以自刎泣别楚霸王，传说她身下的血开成花，人们唤她虞美人。后被人推崇，吟唱，成了词牌名，从远唐一路逶迤而来，一唱三叹。我相信，在无想山上贱生贱长的长白山巴根草，移居到金陵城下的鲁汉人一家，从现在起始，一定会做着花的梦，在佛祖身边过着团聚的日子，同族兄弟填写一曲新的词牌，传给后人，听那有草根芬芳的世纪新曲。最后还是王雄的几句话化解了她的疑心，他说：

丁嫂，南京是个灵魂得以舒展的地方。不仅是30万侵华日军大屠杀的被害同胞，野人山的罹难同胞，深埋了1400年的佛祖灵骨今天不也重见光明，得以舒展灵魂了！历史上，共匪蒋匪互喊了八九十年，谁能预知架在匪字上的三根木头一旦扔掉，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新时期，中国人的灵魂舒展了，丁嫂子还有什么事不舒展的呢？我们欢迎你投奔金陵，合家团聚，在金陵实现亲人与灵魂的大圆合！

后记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通常将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和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这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动员这三支部队共40万大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这段历史被长期遮蔽、淹没乃至被遗忘。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又有些误写。第一次入缅作战，10万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仅剩下4万人，其中1万人英勇战死，5万人被野人山热带雨林所吞噬，尸骨和灵魂留在了异域他乡，少量的老兵至今留在缅北，成了国际流浪汉，极少数幸存者回来了，诸如本书中的鲁汉人和马中国，历险生活和坎坷曲折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路绘成了一幅幅画卷。

我与吴氏三兄弟的相识相知，完全是历史的巧遇，可遇而不可求。上世纪末，两位幸存者已届耄耋之年，人生进入无悔无想境界，我请他们进入南京市溧水县无想山下的无想寺养颜精舍，成了金陵古城的守灵人。

本书书稿曾于上世纪末入选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序列。本世纪初叶回到故乡苏州，成了新吴江人，拙作经吴江市作家协会、市文联推荐，市宣传部评审筛选，遂进入吴江文库，得以顺利与读者见面。感谢为本书面世出过力的文友们。

赵彤于松陵

2011.9.9